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一七册

中華書局影印
中國書店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一七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70.37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72）

後漢書目錄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梁　剡令劉昭補志
唐　章懷太子賢注

帝后紀一十二
志三十　共一百三十卷
列傳八十八

帝后紀
後漢書卷一上
帝紀第一上
光武上 秀
後漢書卷一下
帝紀第一下
光武下
後漢書卷二
帝紀第二
明帝 莊
後漢書卷三
帝紀第三
章帝 炟
後漢書卷四
帝紀第四
和帝 肇
殤帝 隆
後漢書卷五
帝紀第五
安帝 祜
後漢書卷六
帝紀第六
順帝 保
冲帝 炳
質帝 纘
後漢書卷七
帝紀第七
桓帝 志
後漢書卷八
帝紀第八
靈帝 宏
後漢書卷九
帝紀第九
獻帝 協
後漢書卷十上
后紀第十上
光武郭皇后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　章德竇皇后
和帝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後漢書卷十下
后紀第十下
安思閻皇后　順烈梁皇后
孝崇匽皇后　桓帝懿獻梁皇后
桓帝鄧皇后　桓思竇皇后
孝仁董皇后　孝靈宋皇后

靈思何皇后　獻帝伏皇后
獻穆曹皇后

志

後漢書卷十一
志第一 律曆上
律準　候氣

後漢書卷十二
志第二 律曆中
賈逵論曆　永光論曆
延光論曆　漢安論曆
熹平論曆　論月蝕

後漢書卷十三
志第三 律曆下
曆法

後漢書卷十四
志第四 禮儀上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禖
養老　先蠶
祓禊

後漢書卷十五
志第五 禮儀中
立夏　請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黃郊
立秋　貙劉
案戶　祠星
立冬　冬至
臘　大儺
土牛　遣衞士
朝會

後漢書卷十六
志第六 禮儀下
大喪

後漢書卷十七
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卽位告天　郊
封禪

後漢書卷十八
志第八 祭祀中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後漢書卷十九
志第九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後漢書卷二十

志第十 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二
後漢書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天文中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殤一
安四十六 順二十三
質三
後漢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天文下
桓二十八 靈二十
獻九 隕石
後漢書卷二十三
志第十三 五行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眚 屋自壞
訛言 旱
謠 狼食人
後漢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五行二
災火 草妖
羽蟲孽 羊禍
後漢書卷二十五
志第十五 五行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後漢書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 五行四
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風拔樹
螟 牛疫
後漢書卷二十七
志第十七 五行五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痾
人化 死復生
疫 投蜺
後漢書卷二十八
志第十八 五行六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後漢書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 郡國一
河南 河內
河東 弘農
京兆 馮翊
扶風

右司隸
後漢書卷三十
志第二十 郡國二
潁川 汝南
梁國 沛國
陳國 魯國
右豫州
魏郡 鉅鹿
常山 中山
安平 河閒
清河 趙國
勃海
右冀州
後漢書卷三十一
志第二十一 郡國三
陳留 東郡
東平 任城
泰山 濟北
山陽 濟陰
右兗州
東海 琅邪
彭城 廣陵
下邳
右徐州
後漢書卷三十二
志第二十二 郡國四
濟南 平原
樂安 北海
東萊 齊國
右青州
南陽 南郡
江夏 零陵
桂陽 武陵
長沙
右荆州
九江 丹陽
廬江 會稽
吳郡 豫章
右揚州
後漢書卷三十三
志第二十三 郡國五
漢中 巴郡
廣漢 蜀郡
犍爲 牂牁
越巂 益州
永昌 廣漢屬國
蜀郡屬國 犍爲屬國
右益州
隴西 漢陽
武都 金城
安定 北地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
張掖屬國　張掖居延屬國
右涼州
上黨　太原
上郡　西河
五原　雲中
定襄　鴈門
朔方
右并州
涿郡　廣陽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玄菟　樂浪
遼東屬國
右幽州
南海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趾　九真
日南
右交州
後漢書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四 百官一
太傅　太尉
司徒　司空
將軍
後漢書卷三十五
志第二十五 百官二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後漢書卷三十六
志第二十六 百官三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後漢書卷三十七
志第二十七 百官四
執金吾　太子太傅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司隸校尉
後漢書卷三十八
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
州郡　縣鄉
亭里　匈奴中郎將
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王國　宋衛國
列侯　關內侯
四夷國　百官奉
後漢書卷三十九
志第二十九 輿服上
玉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耕車
戎車　獵車
軿車　青蓋車
綠車　皁蓋車
夫人安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輕車　大使車
小使車　載車
導從車　車馬飾

後漢書卷四十
志第三十 輿服下
冕冠　長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遠遊冠　高山冠
進賢冠　法冠
武冠　建華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却敵冠
樊噲冠　術氏冠
鶡冠　幘
佩　刀
印
黃赤綬　赤綬
綠綬　紫綬
青綬　黑綬
黃綬　青紺綸
后夫人服

列傳
後漢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一
劉玄　劉盆子

後漢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
王昌　劉永
張步　李憲
彭寵　盧芳

後漢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
隗囂 囂音五高反　公孫述

後漢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四 宗室四王三侯
齊武王 縯子北海靜王興　趙孝王 良
城陽恭王 祉　泗水王 歙
安成孝侯 賜　成武孝侯 順
順陽懷侯 嘉

後漢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五
李通　王常
鄧晨　來歙 曾孫歷

後漢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六
鄧禹 子訓 孫騭　寇恂 曾孫榮
後漢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七
馮異　岑彭
賈復
後漢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八
吳漢　陳俊
蓋延　臧宮
後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九
耿弇 弟國 國弟子恭 國子秉 秉弟夔
後漢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
銚期　王霸
祭遵 從弟彤
後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一
任光 子隗　李忠
萬脩　邳彤
劉植　耿純
後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二
朱祐　景丹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傅俊　堅鐔
馬武
後漢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三
竇融 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後漢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
馬援 子廖 族孫棱 子防 兄子嚴
後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十五
卓茂　魯恭 弟丕
魏霸　劉寬
後漢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十六
伏湛 子隆　侯霸
宋弘　蔡茂 郭賀附
馮勤　趙憙
牟融　韋彪 族子義
後漢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七
宣秉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
列傳第十八上
桓譚　馮衍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列傳第十八下
馮衍 子豹
後漢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十九
申屠剛　鮑永 子昱
郅惲 子壽
後漢書卷六十上
列傳第二十上
蘇竟　楊厚
後漢書卷六十下
列傳第二十下
郎顗　襄楷
後漢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廉范　王堂
蘇章 族孫不韋　羊續
賈琮　陸康
後漢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樊宏 子儵 族曾孫準　陰識 弟興

後漢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朱浮　馮魴
虞延　鄭弘
周章
後漢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梁統 子竦 曾孫商 玄孫冀
後漢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張純 子奮　曹褒
鄭玄
後漢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鄭興 子衆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 子楷 楷子陵 陵弟玄
後漢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桓榮 子郁 孫焉 曾孫鸞 玄孫典 彬
丁鴻
後漢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張宗　法雄
滕撫　馮緄
度尚　楊琁

後漢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江革
劉般 子愷　周磐
趙咨
後漢書卷七十上
列傳第三十上
班彪
後漢書卷七十下
列傳第三十下
班彪 子固
後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 曾孫種　鍾離意
宋均 族子意　寒朗
後漢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光武十王
東海恭王 彊　沛獻王 輔
楚王 英　濟南安王 康
東平憲王 蒼 子任城孝王尚
阜陵質王 延　廣陵思王 荊
臨淮懷公 衡　中山簡王 焉
琅邪孝王 京
後漢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 孫穆　樂恢
何敞
後漢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敏
胡廣
後漢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袁安 子敞 玄孫閎　張酺
韓棱　周榮 孫景
後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郭躬 弟子鎮　陳寵 子忠
後漢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班超 子勇　梁慬
後漢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楊終　李法
翟酺　應奉 子劭
霍諝　爰延
徐璆
後漢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後漢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 明帝八王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羨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昞　濟陰悼王長
後漢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李恂　陳禪
龐參　陳龜
橋玄
後漢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崔駰 子瑗 孫寔
後漢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周燮　黃憲
徐穉　姜肱
申屠蟠
後漢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後漢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章帝八王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歲　平原懷王勝 和帝子
後漢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張晧 子綱　王龔 子暢
种暠 子岱 拂 拂子劭　陳球
後漢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杜根　欒巴
劉陶　李雲
劉瑜　謝弼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虞詡　傅燮
蓋勳　臧洪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張衡
後漢書卷九十上
列傳第五十上
馬融　蔡邕
後漢書卷九十下
列傳第五十下
蔡邕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左雄　周舉子勰
黃瓊孫琬
後漢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荀淑子爽 孫悅　韓韶
鍾皓　陳寔子紀
後漢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李固子燮　杜喬
後漢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吳祐　延篤
史弼　盧植
趙岐
後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後漢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陳蕃　王允
後漢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黨錮
劉淑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夏馥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張儉　岑晊
陳翔　孔昱
苑康　檀敷
劉儒　賈彪
何顒
後漢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郭太　符融
許劭
後漢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竇武　何進
後漢書卷一百
列傳第六十
鄭太　孔融
荀彧
後漢書卷一百一
列傳第六十一
皇甫嵩　朱儁
後漢書卷一百二
列傳第六十二
董卓

後漢書卷一百三
列傳第六十三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
列傳第六十四上
袁紹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
列傳第六十四下
袁紹子譚　劉表
後漢書卷一百五
列傳第六十五
劉焉　袁術
呂布
後漢書卷一百六
列傳第六十六循吏
衛颯　任延
王景　秦彭
王渙　許荊
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仇香　童恢
後漢書卷一百七
列傳第六十七酷吏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紆
黃昌　陽球
王吉
後漢書卷一百八
列傳第六十八宦者
鄭衆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侯覽
曹節　呂強
張讓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
列傳第六十九上儒林
劉昆　洼丹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孫期　歐陽歙
牟長　宋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楊倫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
列傳第六十九下儒林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玄
李育 何休
服虔 潁容
謝該 許慎
蔡玄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
列傳第七十上 文苑
杜篤 王隆
夏恭 傅毅
黃香 劉毅
李尤 蘇順
劉珍 葛龔
王逸 崔琦
邊韶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
列傳第七十下 文苑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酈炎 侯瑾
高彪 張超
禰衡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
列傳第七十一 獨行
譙玄 李業
劉茂 溫序
彭脩 索盧放
周嘉 范式
李善 王忳
張武 陸續
戴封 李充
繆肜 陳重
雷義 范冉 一名丹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翊 王烈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
列傳第七十二上 方術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郃 段翳
廖扶 折象
樊英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
列傳第七十二下 方術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
徐登　費長房
薊子訓　劉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
甘始　王真
王和平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
列傳第七十三 逸民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真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
列傳第七十四 列女
鮑宣妻　王霸妻
姜詩妻　周郁妻
曹世叔妻　樂羊子妻
陳文矩妻　孝女曹娥
許升妻　袁隗妻
龐淯母　劉長卿妻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孝女叔先雄
董祀妻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
列傳第七十五
東夷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
列傳第七十六
南蠻　西南夷
後漢書卷一百十七
列傳第七十七
西羌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列傳第七十八
西域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
列傳第七十九
南匈奴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爲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八十
烏桓　鮮卑
光武起後漢乙酉歲改建武元年傳及十二帝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申凡一百九十

五年

後漢書目錄

後漢書卷一上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光武帝紀第一上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業興故廟稱世祖謚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伏侯古今注曰秀之字曰茂伯仲叔季兄弟之次長兄伯升次仲故字文叔焉南陽蔡陽人南陽郡今鄧州縣也蔡陽縣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西南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長沙郡今潭州縣也○劉攽曰按文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文意不足蓋此生字當作子字發生舂陵節侯買舂陵鄉名本屬零陵泠道縣在今永州唐興縣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號舂陵故城今在隨州棗陽縣東事具宗室四王傳買生鬱林太守外鬱林郡今桂州縣前書曰郡守秦官秩二千石景帝更名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鉅鹿郡今邢州縣也前書曰都尉本郡尉秦官也掌佐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景帝更名都尉回生南頓令欽南頓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前書曰令長皆秦官也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滿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欽生光武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隆高也許負云鼻頭為準鄭玄尚書中候註云日角謂中庭骨起狀如日性勤於稼穡種曰稼斂曰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仲郃陽侯喜也能為產業見前書王莽天鳳中王莽建國六年改為天鳳○劉攽曰註按莽號始建國年凡三字此少一始字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東觀記曰受尚書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言賊鋒銳蜂起字或作蜂諭多也地皇三年天鳳六年改為地皇南陽荒饑韓詩外傳曰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曰大侵諸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吏新野新野屬南陽郡今鄧州縣續漢書曰伯升賓客劫人上避吏於新野鄧晨家因賣穀於宛東觀記曰時南陽旱饑而上田獨收宛縣屬南陽郡故城今鄧州南陽縣也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

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圖河圖也讖符命之書讖驗也言為王者受命之徵驗也易坤靈圖曰漢之臣李陽也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十一月有星孛于張前書音義曰孛星光芒短蓬然張南方宿也續漢志曰張為周地星孛于張東南行卽翼軫之分翼軫楚地是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攻南陽斬阜賜等殺其士衆數萬人光武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時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董巴輿服志曰大冠者謂武官冠之東觀記曰上時絳衣大冠將軍服也○劉攽曰註案當云大冠者謂武冠武官冠之少武冠二字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富水縣東北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廣雅曰聚居也音慈諭反前書音義曰小於鄉曰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前書曰尉秦官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也進屠唐子鄉闕曰多所誅殺曰屠唐子鄉有唐子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南又殺湖陽尉湖陽屬南陽郡今唐州縣也東觀記曰劉終詐稱江夏吏誘殺之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縣名屬南陽郡在棘水之陽古湖區也故城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棘音己力反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王莽置六隊郡置大夫一人職如太守南陽為前隊河內為後隊潁川為左隊弘農為右隊河東為北隊滎陽為祈隊隊音遂屬正梁丘賜王莽每隊置屬正一人秩如都尉戰於小長安續漢書曰淯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漢軍大敗還保棘陽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沘水西大破之斬阜賜沘水在今唐州沘陽縣南廬江灊縣亦有沘水與此別也沘音比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前書曰納言虞官也掌出納王命所謂喉舌之官也歷秦漢不置王莽改大司農為之桓

譚新論云莊尤字伯石此言嚴避明帝諱也秩宗虞官也掌郊廟之事周謂之宗伯秦漢不置王莽改太常爲秩宗後又興兵故納言秩宗皆有將軍號也淯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淯水之陽也淯音育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爲天子以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前書曰奉常秦官景帝更名太常應劭漢官儀曰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稱太常老子曰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東觀記曰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徇略也昆陽定陵郾皆縣名並屬潁川郡昆陽故城在今許州葉縣北郾今豫州郾城縣也定陵故城在今郾城西北郾音於建反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王莽時哀章所獻金匱圖有王尋姓名王邑王商子於莽爲從父兄弟也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潁川郡今洛州陽翟縣也初光武爲春陵侯家訟逋租於尤尤見而奇之逋違也春陵侯敞即光武季父也東觀記曰爲季父故春陵侯詣大司馬府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藁錢若干萬時宛人朱福亦爲舅訟租於尤尤止車獨與上語不視福上歸戲福曰嚴公寧視卿耶及是時城中出降尤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爲乃如是初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說文曰募廣求之也旌旗輜重千里不絶周禮曰析羽爲旌熊虎爲旗輜車名釋名曰輜廁也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重音直用反時有長人巨無霸王莽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巨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見前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鄭玄注周禮云軍壁曰壘崔瑗中壘校尉箴曰堂堂皇帝設爲壘壁尉者主壘壁之事又驅諸猛獸猛或作獷獷猛貌也音古猛反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聚名也酈元水經注曰潁水東南經陽關聚聚夾潁水相對在今洛州陽翟縣西北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

皆惶怖憂念妻孥孥子也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謂伯升圍之未拔也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閒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驃騎大將軍武帝置自霍去病始佻音太堯反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王莽置五威將軍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李軼初起猶假以爲號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幾音祈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珤萬倍珤古寶字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亟急也音紀力反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翟義字文仲方進少子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雲子信爲天子義自號柱天大將軍以誅莽莽乃使孫建王邑等將兵擊義破之義亡自殺故坐不生得坐音才臥反見前書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遇或爲過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雲車即樓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敵猶墨子云公輸般爲雲梯之械瞰臨城中俯視曰瞰音苦暫反旗幟蔽野廣雅曰幟幡也音熾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說文曰鉦鐃也似鈴或爲地道衝輣橦城衝橦車也詩曰臨衝閑閑許慎曰輣樓車也輣音步耕反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

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 續漢志曰雲如壞山謂營軍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墜其下覆頭殺將血流千里厭音一葉反 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 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 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憙 憙音許記反 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 敢死謂果敢而死者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 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 殪仆也音於計反或作壹 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 水經曰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滍音直理反 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 數過於萬故以萬為數 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 縣名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 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 父城縣古應國也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以伯升見害心不自安故謝 司徒官屬迎弔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 三輔謂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共在長安中分領諸縣淮南子曰智過百人謂之豪白虎通云賢過萬人曰傑時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攻莽於漸臺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將軍申屠建等傳莽首詣宛 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 前書曰司隸校尉本周官武帝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秩比二千石音義云以掌徒隸而糾察故曰司隸 於是致僚屬作文移 東觀記曰文書移與屬縣也 從事司察一如舊章 續漢書曰司隸置從事史十二人秩皆百石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 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 漢官儀曰幘者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方言曰覆髻謂之幘或謂之承露 而服婦人衣諸于繡擷 前書音義曰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字書無擷字續漢書作擷並音其物反揚雄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關而西謂之擷褕郭璞注云俗名擷掖據此即是諸于上加繡擷如今之半臂也或繡下有擷字○劉攽曰繡擷及註案言字書無擷即無音矣何得言並明衍此字 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 續漢志曰時知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 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 漢官儀曰太尉秦官也武帝更名大司馬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眊三重馮衍與田邑書曰今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犛牛之尾哉續漢志曰更始時南方有童謠云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更始為赤眉所殺是不諧也光武由河北而興是得之也 鎮慰州郡所到部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 二千石謂郡守也長吏謂縣令長及丞尉也三老者鄉官也高祖置前書曰舉人年五十已上有修行能率眾者置以為三老每鄉一人擇鄉三老為縣三老與令長丞尉以事相教復其徭戍續漢志曰每刺史皆有從事史假佐每縣各置諸事曹史也○劉攽曰注各置諸事曹史案文多一事字 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 漢初遣丞相史分刺州武帝初置刺史察州秩六百石成帝更名牧秩二千石漢官典儀曰刺史行郡國省察政教黜陟能不斷理冤獄也 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 說文曰苛小草也言政令繁細禮記曰苛政猛於虎 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

至邯鄲縣名屬趙國今洺州縣也前書音義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城郭字皆從邑因以名焉故趙繆王子林繆王景帝七代孫名元前書曰元坐殺人爲大鴻臚所奏諡曰繆繆音謬東觀記曰林作臨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赤眉賊帥樊崇等恐其衆與王莽兵亂皆朱其眉以相別故曰赤眉續漢書曰是時上平河北過邯鄲林進見言赤眉可破上問其故對曰河水從列人北流如決河水灌之皆可令爲魚上不然之列人縣故城在今洺州肥鄉縣東北光武不答去之真定縣名屬真定國今恆州縣也林於是乃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輿前書曰立國將軍孫建奏云不知何一男子遮臣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故郎因而稱之十二月立郎爲天子都邯鄲遂遣使者降下郡國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縣名屬涿郡今幽州縣也薊本字從契從邑見說文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說文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謂之檄以徵召也又曰以財有所求曰購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即插以雞羽謂之羽檄而故廣陽王子劉接廣陽王名嘉武帝五代孫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趣急也讀曰促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縣名屬安平國在饒河之陽故城在今瀛州饒陽縣東北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客館也傳音知戀反下同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椎音直追反紿言邯鄲將軍至紿言欺誑也音殆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蒙冒也天時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山海經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時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所度處今俗猶謂之危度口臣賢案呼沱河舊在饒陽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無船適遇冰合得

過續漢書曰時冰滑馬僵乃各以囊盛沙布冰上度焉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下博縣屬信都國在博水之下故曰下博故城在今冀州下博縣南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老父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猶有祠堂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信都郡今冀州也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堂陽及貰並屬鉅鹿郡堂陽在堂水之陽今冀州縣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西南貰音時夜反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東觀記曰王莽分鉅鹿爲和戎郡卒正職如太守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昌城縣屬信都國故城在今冀州西北宋子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平棘縣北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縣名屬鉅鹿郡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言下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中山國一名中人亭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張曜中山記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拔盧奴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定州安喜縣水經注曰縣有黑水故池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爲名所過發奔命兵前書音義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若有急難權取驍勇者聞命奔赴故謂之奔命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新市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恆州東北元氏房子屬常山郡並今趙州縣也防與房古字通用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柏人縣名屬趙國今邢州縣故城在縣之西北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爲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之收浮禹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於是引兵拔廣阿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象城縣西北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上谷郡故城在今嬀州懷戎縣漁陽郡在漁水之陽今幽州縣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突騎言能衝突軍陳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漢官儀曰尚書四員武帝置成帝加一爲五有侍曹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人庶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四夷事成帝加三公尚書主斷獄事僕射秦

官也。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謁射為尚書僕射。○劉攽曰：注有侍曹尚書，案前書皆太常侍曹，少一常字。光武因大饗士卒，遂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倪五兮反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䜌，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邢州柏人縣東北。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即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今俗謂之倫城，聲之轉也。䜌音力全反。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反側不安也。詩國風曰「展轉反側」。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為蕭王，蕭縣屬沛郡，今徐州縣也。續漢志曰：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封漢上為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謂所居為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貳，離異也。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縣名，屬梁郡，今宋州也。擅，專也。公孫述稱王巴蜀，蜀有巴郡，故總言之。李憲自立為淮南王，淮南郡，今壽州也。秦豐自號楚黎王，習鑿齒襄陽記曰：秦豐，黎丘鄉人，黎丘楚地，故稱楚黎王。黎丘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北。張步起琅邪，郡有琅邪山，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東北。○劉攽曰：案此文不足，以上下注觀之，郡下少一名字，城下少一在字。董憲起東海，郡名，今海州縣。延岑起漢中，郡名。故城在今梁州南鄭縣東北。田戎起夷陵，縣名，屬南郡，有夷山，故曰夷陵，今峽州縣也。故城在今縣西北。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諸賊或以山川土地為名，或以軍容彊盛為號。銅馬賊帥東山荒禿、上淮況等，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五校賊帥高扈，檀鄉賊帥董次仲，五樓賊帥張文，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並見東觀記。各領部曲，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部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眾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眾。秋，光武擊銅馬於鄡，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東。鄡音苦堯反。前書紀年曰：衞鞅封于鄡。臣瓚案：下文云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又進至館陶，並與鄡相近。俗本誤作鄔，而蕭該音一古反，云屬太原郡；臧矜音作鄡，一遙反，云屬臺陽郡，並誤。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縣名，屬清河郡，今貝州縣，故城在州西北。賊數挑戰，挺身獨戰也，古謂之致師，見左傳。挑音徒了反。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鹵與虜同。郭璞注爾雅曰：掠，奪取也。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館陶縣屬魏郡，今魏州縣。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前書音義曰：蒲陽山，蒲水所出，在今定州北平縣西北。本或作蒲陽，渠，大也。尚書曰：殲厥渠魁。列侯即徹侯，為列者，言見序列也。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猶言致死。由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赤眉別帥與大彤、青犢十餘萬眾在射犬，續漢志曰：野王縣有射犬聚，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北也。光武進擊，大破之，眾皆散走。使吳漢、岑彭襲殺謝躬於鄴。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函谷，谷名，因谷以名關。舊關在弘農縣西。前書楊僕為樓船將軍，有功，恥居關外，武帝乃為徙於新安。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之東。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舞陰王李軼等屯洛陽，舞陰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唐州泌陽縣西北。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孔安國注尚書云：孟，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論衡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同於此盟，故曰盟津，俗名治戍津，今河陽縣津也。

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平陵，昭帝陵也，因以為縣，故城在今咸陽縣西北。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平帝崩，王莽立楚孝王孫廣戚侯顯子嬰為孺子，莽篡位，廢為定安公。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北平縣屬中山國，今

易州承樂縣地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無右字此加右誤也營州西南別有右北平郡故城非此也又戰於順水北酈元水經注云徐水經北平縣故城北光武追銅馬五幡破之於順水即徐水之別名也在今易州本或作慎者誤也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賊追急短兵接短兵謂刀劍也楚辭曰車錯轂兮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弇頻射卻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散兵歸保范陽縣名在范水之陽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沒東觀記曰上已乘王豐小馬先到矣而營門不覺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曹輩也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兄子謂伯升子章及興也眾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懾大威懾懼也音之涉反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縣名屬勃海郡今幽州縣也故城在縣東與戰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賊入漁陽乃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追戰于潞東潞縣名屬漁陽郡今幽州縣也有潞水因以為名蕭該音義云潞今屬上黨臣賢按潞縣與漁陽相接言上黨縣者非也及平谷大破滅之平谷縣屬漁陽郡故城在今潞縣北朱鮪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溫今洛州縣馮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斬其將賈彊於是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言早當即尊位以定眾心今執謙退失於事機也孫子名武吳王闔閭將善用兵有兵法十三篇反音翻大王雖執謙退柰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誰謂未有主也前書音義曰直騁曰馳亂馳曰騖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光武使出曉之使曉諭諸將乃引軍還至薊夏四月公孫述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尚書

曰人墜塗炭孔安國注云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蹙迫也音子六反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光武又不聽行到南平棘縣名屬常山郡今趙州縣故城在縣南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閒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揚雄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眾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縣名今趙州高邑縣也鄗音火各反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續漢書曰彊華潁川人也彊音其兩反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為主也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謂彊華奉赤伏符也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尚書中候曰武王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長三尺赤文有字告以伐紂之意也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壇謂築土場謂除地秦法十里一亭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其地在今趙州柏鄉縣水經注曰亭有石壇壇有圭頭碑其陰云常山相隴西狄道馮龍所造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焉○劉攽曰注壇廟之東案自上初無說廟之文則多一廟字六月己未即

皇帝位燔燎告天，天高不可達故燔柴以祭之庶高煙上通也爾雅云祭天曰燔柴燎音力弔反音禋于六宗，精意以享謂之禋續漢志平帝元始中謂六宗為易卦六子之氣水火雷風山澤也光武中興遵而不改至安帝即位初改六宗為天地四方之宗祠於洛陽之北戌亥之地望於羣神。山林川谷能興致雲雨者皆曰神不可徧至故望而祭之尚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屬音燭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詩大雅曰百辟卿士鄭玄註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元元謂黎庶也元元由言喁喁可矜憐之辭也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卯金劉字也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為赤帝後次代周○劉攽曰注檢班固傳注為下合有劉字一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為建武，大赦天下，改鄗為高邑。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為天子。甲子，前將軍鄧禹擊更始定國公王匡於安邑，大破之。安邑縣屬河東郡今蒲州縣也斬其將劉均。秋七月辛未，拜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野王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時據赤伏符文故從縣宰而超拜之事具梁傳壬午，以大將軍吳漢為大司馬，偏將軍景丹為驃騎大將軍，大將軍耿弇為建威大將軍，偏將軍蓋延為虎牙大將軍，偏將軍朱祐為建義大將軍，中堅將軍杜茂為大將軍。時宗室劉茂自號厭新將軍，王莽號新室言欲厭勝之率眾降，封為中山王。己亥，幸懷。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陟縣西天子所行必有恩幸故稱幸遣耿弇率彊弩將軍陳俊軍五社津，水經注曰鞏縣北有五社津一名土社津有山臨河其下有穴潛通淮浦有渚謂之鮪渚呂覽云武王伐紂至鮪水即此地備滎陽以東。使吳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前書廷尉秦官也聽獄必質於朝廷與衆共之尉平也故稱廷尉執金吾賈復、前書曰中尉秦官武帝改為執金吾吾禦也執兵革以禦非常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將軍鐔音徒南反圍朱鮪於洛陽。八月壬子，祭社稷。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於懷宮。進幸河陽。更始廩丘王田立降。廩丘縣屬東郡城在今濮州雷澤縣北也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詔曰：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寸兩行唯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它皆倣此○劉攽曰注告某官云案文當更有云字更始破敗，棄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冗音人勇反冗散也朕甚愍之。今封更始為淮陽王。淮陽郡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南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為太傅。高密縣屬高密國今密州縣故城在今縣之西南卓以平帝時為密令故曰前辛卯，朱鮪舉城降。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遂定都焉。蔡質漢典職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又洛陽宮閣名有卻非殿臣賢案俗本或作卻北殿者誤遣岑彭擊荊州羣賊。十一月甲午，幸懷。劉永自稱天子。十二月丙戌，至自懷。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劉攽曰案史記事事有相連則用而字今赤眉自殺更始隗囂自據隴右明此而字衍文盧芳起安定。郡名今涇州縣破虜大將軍叔壽擊五校賊於曲梁，戰歿。曲梁屬廣平國今洺州縣也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危八度虛危齊地賊張步擁兵據齊至五年乃破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庚辰，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尚書曰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孔安國注云慎刑罰亦能用勸善也惟諸將業

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
慄慄日慎一日太公金匱曰黃帝居人上惴惴若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
人上慄慄如不滿日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其顯效未酬名籍
未立者大鴻臚趣上續漢志曰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王入朝及拜諸侯封
者趣音促朕將差而錄之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
不過百里史記太史公曰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地不過百里故利以建
侯取法於雷易屯卦震下坎上震為雷初九曰利建侯又曰震驚百里故封諸侯地方百里
以法雷也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
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
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前書曰謁者秦官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
石中興但三十人蔡質典職儀曰皆選儀容端正任奉使者前書曰諸侯王金璽盭綬列侯金印紫綬盭
音戾草名也似艾可染綠因以名綬也○劉攽曰注蔡質典職儀案前後注皆云漢典職儀明脫一漢字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
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藩屏也言建諸侯所以為國之藩蔽也詩大雅曰四
國于藩壬午更始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降皆
復爵位壬子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于城南
始正火德色尚赤漢禮制度曰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
象寢光武都洛陽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為一廟藏十一帝主於其中元帝次當第八光武第九故立元
帝為祖廟後遷而不改續漢志曰立社稷於洛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有牆門
而已白虎通曰天子之壇方五丈諸侯之壇半天子之壇社者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
示有土也稷者五穀之長得陰陽中和之氣故祭之也續漢書曰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為壇八陛中
又為重壇天地位皆在壇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
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營有通道以為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
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外營中營凡千五百一十四神高皇帝配食焉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方壇四陛地
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中嶽在未四嶽各依其方淮海俱在
東河在西濟在北江在南餘山川各如其方漢初土德色尚黃至此始明火德徽幟尚赤服色於是乃正

○劉攽曰注立元帝為祖廟案以世數言之元帝乃是光武考非祖也作祖字誤是月赤眉
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園謂塋域陵謂山墳寇掠關中大司徒
鄧禹入長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納於高廟漢官儀曰
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秩千石十一帝謂高祖至平帝神主以木為之方尺二寸穿中央達四方天子主
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衞宏舊漢儀曰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壁坎中
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真定王楊臨邑侯讓謀反楊景帝七代孫
讓即楊弟遣前將軍耿純誅之二月己酉幸修武縣名屬河內郡
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修武今懷州縣也大司空王梁免
壬子以太中大夫宋弘為大司空遣驃騎大將軍景
丹率征虜將軍祭遵等二將軍擊弘農賊破之因遣
祭遵圍蠻中賊張滿蠻中聚名故城蠻子國在今汝州西南俗謂之麻城漁陽
太守彭寵反攻幽州牧朱浮於薊延岑自稱武安王
於漢中辛卯至自修武三月乙未大赦天下詔曰頃
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論語之文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郎議省刑法遣執金吾賈復率二將軍擊更始郾王
尹遵破降之遵或作尊驍騎將軍劉植擊密賊戰歿密縣屬河
南郡今洛州縣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四將軍伐劉永夏四
月圍永於睢陽更始將蘇茂殺淮陽太守潘蹇而附
劉永甲午封叔父良為廣陽王兄子章為太原王章
弟興為魯王舂陵侯嫡子祉為城陽王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臨
沂縣南五月庚辰封更始元氏王歙為泗水王泗水國今兗州
縣地故真定王楊子德為真定王周後姬常為周承休
公武帝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成帝封姬延為周承休公常即延之後承休所封故城在今汝州東
北癸未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
拘執論如律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

皇太子。大赦天下。增郎謁者從官秩各一等。漢書曰郎官掌
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秩六百石已下丙午。封宗子劉終為淄
川王。淄川國今淄川縣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丙辰。幸內黃
縣名屬魏郡今相州縣大破五校於羛陽。降之。羛陽聚名屬魏郡故城在今相
州堯城縣東諸本有作義者誤也左傳云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於戲陽杜預注云內黃縣北有戲陽城
戲與羛同音許宜反遣游擊將軍鄧隆救朱浮。與彭寵戰於潞。
隆軍敗績。蓋延拔睢陽。劉永奔譙。今亳州縣破虜將軍鄧
奉據淯陽反。九月壬戌。至自內黃。驃騎大將軍景丹
薨。延岑大破赤眉於杜陵。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今萬年縣東南關
中饑。民相食。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為征南大將軍。
率八將軍討鄧奉於堵鄉。水經注曰堵水南經小堵鄉在今唐州方城縣堵音
者。銅馬青犢尤來餘賊共立孫登為天子於上郡。春秋
保乾圖曰賊臣起名孫登巧用法多技方蓋立以應圖之上郡故城在今歷州上縣東南登將樂
玄殺登。以其眾五萬餘人降。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
伐赤眉。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安輯青徐二州。招張
步降之。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
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歿。
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屬所謂侯子孫所屬之郡縣也錄其見名
上於尚書封拜之是歲。蓋延等大破劉永於沛西。沛今徐州縣也初
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旅
生。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作穭音呂古字通麻尗尤盛。野蠶成繭。
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偏將軍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杜
茂為驃騎大將軍。大司徒鄧禹及馮異與赤眉戰於
回溪。溪名也俗名回坑在今洛州永寧縣東禹異敗績。征虜將軍祭遵
破蠻中。斬張滿。辛巳。立皇考南頓君已上四廟。壬午。

大赦天下。閏月乙巳。大司徒鄧禹免。馮異與赤眉戰
於崤底。大破之。崤山名底阪也一名嶔岑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餘眾南向
宜陽。縣名屬弘農郡韓國都也故城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韓城是也帝自將征之。己
亥。幸宜陽。甲辰。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
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
怖。遣使乞降。丙午。赤眉君臣面縛。面偝也謂反偝而縛之奉高
皇帝璽綬。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
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
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
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
光武詔以屬城門校尉。前書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秩比二千石也戊申。
至自宜陽。己酉。詔曰。羣盜縱橫。賊害元元。盆子竊尊
號。亂惑天下。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眾束手
降服。先帝璽綬歸之王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
朕曷足以享斯哉。享當也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
子當為父後者爵人一級。二月己未。祠高廟。受傳國
璽。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海西縣屬琅邪郡張步為齊王。步
殺光祿大夫伏隆而反。幸懷。遣吳漢率二將軍擊青
犢於軹西。大破降之。軹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三月壬
寅。以大司徒司直伏湛為大司徒。續漢志曰光武即位依武帝故事置
司徒司直建武十一年省彭寵陷薊城。寵自立為燕王。帝自將征
鄧奉。幸堵陽。夏四月。大破鄧奉於小長安。斬之。馮異
與延岑戰於上林。破之。關中上林苑也吳漢率七將軍與劉
永將蘇茂戰於廣樂。大破之。廣樂地闕今宋州虞城縣有長樂故城蓋避隋
煬帝諱虎牙大將軍蓋延圍劉永於睢陽。五月己酉。車
駕還宮。乙卯晦。日有食之。續漢志曰日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樊崇謀作亂

其七月伏誅六月壬戌大赦天下耿弇與延岑戰于穰大破之穰縣屬南陽郡今鄧州縣秋七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伐秦豐戰於黎丘大破之獲其將蔡宏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續漢志曰縣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侯國之相亦如之皆掌理人並秦制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詔書有名而特捕者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雇山歸家前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蓋延拔睢陽獲劉永而蘇茂周建立永子紆為梁王冬十月壬申幸舂陵祠園廟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南宅南二里有白水焉即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十一月乙未至自舂陵涿郡太守張豐反涿郡故城在今幽州范陽縣是歲李憲自稱天子西州大將軍隗囂奉奏時鄧禹承制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與延岑戰於東陽斬其將張成東陽聚名也故城在今鄧州南臨淮郡復有東陽縣非此地也

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二月壬子幸懷壬申至自懷遣右將軍鄧禹率二將軍與延岑戰於武當破之武當縣屬南陽郡有武當山今均州縣也夏四月丁巳幸鄴己巳進幸臨平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定州鼓城縣東南遣大司馬吳漢擊五校賊於箕山大破之吳漢傳曰東郡箕山五月進幸元氏辛巳進幸盧奴遣征虜將軍祭遵率四將軍討張豐於涿郡斬豐六月辛亥車駕還宮七月丁亥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圍劉紆於垂惠垂惠聚名在今亳州山桑縣西北一名禮城董憲將賁休以蘭陵城降憲圍之前書曰賁赫賁音肥今姓作賁音奔蘭陵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東○劉攽曰注案文當云今姓作奔音如此便足不當更云今姓作賁音奔也多一賁字倒一奔字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平狄將軍龐萌救賁休不克蘭陵為憲所陷秋八月戊午進幸壽春今壽州縣太中大夫徐惲擅殺臨淮太守劉度惲坐誅遣揚武將軍馬成率三將軍伐李憲九月圍憲於舒舒縣名故城在今廬州廬江縣西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宮太傅卓茂薨十一月丙申幸宛遣建義大將軍朱祐率二將軍圍秦豐於黎丘十二月丙寅進幸黎丘是歲征西大將軍馮異與公孫述將程焉戰於陳倉破之

五年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宮二月丙午大赦天下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拔垂惠乙丑幸魏郡今相州也壬申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武帝封孔吉為殷紹嘉公安即吉之裔也彭寵為其蒼頭所殺漁陽平秦呼人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於良人也大司馬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降之平原郡今德州縣也復遣耿弇率二將軍討張步三月癸未徙廣陽王良為趙王始就國平狄將軍龐萌反殺楚郡太守孫萌而東附董憲遣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二將軍伐田戎於津鄉大破之南郡有津鄉故城在今荊州江陵縣東夏四月旱蝗河西大將軍竇融始遣使貢獻五月丙子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前書音義曰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也國謂諸侯王國也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殊死謂斬刑殊絕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一切謂權時非久制也並見前書音義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臣賢案范曄序例云帝紀略依春秋唯孛彗日食地震書餘悉備於志紀流俗本於此下多有甲申白虹見南北竟天者誤它皆倣此六月建義大將軍朱祐拔黎丘獲秦豐而龐萌蘇茂圍桃城任城國有桃聚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北○劉攽曰正文案文多一而字說與上同帝時幸蒙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北因自將

征之先理兵任城乃進救桃城大破萌等秋七月丁丑幸沛祠高原廟（前書音義曰原再也已立廟更立者爲原）詔修復西京園陵進幸湖陵征董憲（湖陵縣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方與縣東一名湖陸）又幸蕃（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蕃音皮）遂攻董憲於昌慮大破之（昌慮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古邾國之濫邑左傳曰邾庶其以濫來奔卽此也）八月己酉進幸郯（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東北郯音談）留吳漢攻劉紆董憲等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郯獲劉紆漢進圍董憲龐萌於朐（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音其于反）冬十月還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臨淄今青州縣）帝幸臨淄進幸劇（縣名故城在今青州壽光縣南故紀國城也）張步斬蘇茂以降齊地平初起太學（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十一月壬寅大司徒伏湛免尚書令侯霸爲大司徒十二月盧芳自稱天子於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西州大將軍隗囂遣子恂入侍交阯牧鄧讓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貢（交阯郡今交州縣也南濱大海輿地志云其夷足大指開析兩足並立指則相交阯與趾同古字通應劭漢官儀曰始開北方遂交於南爲子孫基阯也七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並屬交州見續漢書）詔復濟陽二年徭役（濟陽縣故城在今曹州冤句縣西南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哀帝建平元年帝生於濟陽宮故復之前書音義曰復謂除其賦役也復音福）是歲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

（劉攽曰章懷注書避世字作代作業民字作人治字作理作化所引他書亦皆易之後人不知或觸改還本字又不能都換之亦有誤改代爲世者雖不甚害義聊記之以曉學者）

後漢書卷一上

後漢書卷一上考證

光武帝紀上光武帝紀○臣浩按班固傳固與陳宗尹敏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則此紀本固等所撰今考三國志注載漢晉陽秋等書所引紀中語有今書不載者是爲范史所更定也

字文叔注伏侯古今注曰秀之字曰茂○臣宗萬按後漢以光武諱改秀才爲茂材卽前漢詔舉秀才異等史官亦追改之前書武紀元封五年詔注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是也

南陽蔡陽人注蔡陽縣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西南○臣召南按隨州隨字應作隋自隋文帝省隨爲隋唐初因之是以唐書新舊二志並作隋州也

與其帥王鳳陳收○臣召南按陳收應作陳牧劉元傳平林人陳牧又以牧爲大司徒封陰平王

更始元年○臣浩按張衡傳衡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言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可知今紀所載更始元年二年亦范史承用張衡之說改定者非班固等所撰本紀舊文也

訟逋租於尤注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臣宗楷按壬寅前書作乙未

又宛人朱福○臣召南按朱福卽朱祜朱祜傳注引東觀記云祜作福避安帝諱也臣浩按劉攽刊誤于周章傳云安帝名祜此作祐字誤于朱祜傳云祜或作祐蓋安帝名祜朱仲先亦名祜故東京史臣改從福以避諱也今考范史各本及資治通鑑皆作朱祜惟綱目作朱祐

傳首詣宛注城中少年朱弟張魚○朱監本作于宋本作宋臣松齡按前書王莽傳作朱

謝躬討郎注劉攽曰注有侍曹尚書前書皆太常侍曹少一常字○前書作常侍曹尚書無太字

前將軍鄧禹擊更始定國公王匡於安邑○臣召南按定國上公乃匡之初封至此時爲比陽王久矣

劉以前文言舞陰王李軼後文言遣執金吾賈復擊更始郾王尹遵則此文言定國公亦范書刊削之未盡者

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注高密縣屬高密國○何焯曰茂本傳注云今洛州密縣此云高密者衍高字而注因以誤耳又注云卓以平帝時爲密令卓字應改茂字

征西大將軍馮異與公孫述將程焉戰於陳倉破之○何焯曰焉字疑作烏

後漢書卷一上考證

後漢書卷一下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光武帝紀第一下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鄉為章陵縣世世復傜役比豐沛無有所豫（高祖豐沛邑人故代代復今比之也復音福）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言踴貴也）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說文稟賜穀也音筆錦反）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大戴禮曰六十無妻曰鰥五十無夫曰寡禮記曰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爾雅曰篤困也蒼頡篇曰癃病也漢律今亡）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職猶常也）揚武將軍馬成等拔舒獲李憲二月大司馬吳漢拔朐獲董憲龐萌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三月公孫述遣將任滿寇南郡（今荊州也）夏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有事謂祭也左傳曰有事於太廟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義陵平帝康陵）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公孫述五月己未至自長安隗囂反蓋延等因與囂戰於隴阺諸將敗績辛丑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並郡名天水今秦州安定今涇州北地今寧州隴西今渭州）吏人為隗囂所詿誤者（說文曰詿亦誤也音古賣反）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前書音義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管子曰張官置吏所以奉主之法）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漢官儀曰司隸校尉部河南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河東弘農七郡於河南洛陽故謂東京為司隸）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并音必政反）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代郡太守劉興擊盧芳將賈覽於高柳戰歿（高柳縣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初樂浪人王調據郡不服（樂浪郡故朝鮮國也在遼東）秋遣樂浪太守王遵擊之郡吏殺調降遣前將軍李通率二將軍與公孫述將戰於西城破之（西城縣屬漢中今金州縣也）夏蝗秋九月庚子赦樂浪謀反大逆殊死已下丙寅晦日有食之冬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詩小雅鄭玄注云告凶告天下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永念厥咎內疚於心（疚病也詩曰憂心孔疚）其勑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武帝建元元年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也）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有司修職務遵法度十一月丁卯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謂十分而稅其一也孟子曰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武帝初通西域始置校尉屯田）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景帝二年令人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云舊制）隗囂遣將行巡寇扶風（行姓巡名漢有行祐為趙相見風俗通）征西大將軍馮異拒破之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劉敞曰案郡有都尉國有中尉此時罷郡都尉官耳不當有國字）始遣列侯就國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漢官儀曰使匈奴中郎將擁節秩比二千石匈奴傳云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為庶民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耐輕刑之名前書音義曰一歲刑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音乃代反亡命謂犯

犯罪而背名逃者令吏為文傳記其姓名而除其罪恣逐逃不歸因失亡籍又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單盡也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倉卒謂喪亂也諸厚葬者皆被發掘故乃知其咎惡也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二月辛巳罷護曹都尉官三月丁酉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軍假吏謂軍中權置之吏也今悉罷之令還復民伍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王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謫責也音直革反左傳曰人君為政不用善自取謫於日月之災也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夏四月壬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公車門名公車所在因以名焉漢官儀曰公車掌殿司馬門天下上事及徵召皆總領之五月戊戌前將軍李通為大司空甲寅詔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杜預左傳云不以道取為略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言從賣人之事以結其罪是夏連雨水漢忠將軍王常為橫野大將軍八月丁亥封前河間王邵為河間王隗囂寇安定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擊卻之冬盧芳所置朔方太守田颯音立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是歲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前書音義曰長水地名胡騎所屯射聲謂工射者夜中聞聲則射之因以為名二校尉皆武帝置今省之

八年春正月中郎將來歙襲略陽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殺隗囂守將而據其城夏四月司隸校尉傅亢下獄死隗囂攻來歙不能下閏月帝自征囂河西太守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五郡謂隴西金城天水酒泉張掖高平縣名屬安定後改為高平今原州縣○劉攽曰壯案高平縣名後改為高平不成文理蓋合有一郡字隴右潰隗囂奔西城遣大司馬吳漢征南大將軍岑彭圍之進幸上邽不降上邽縣名屬隴西郡故邽戎邑今秦州縣命虎牙大將軍蓋延建威大將軍耿弇攻之潁川盜賊寇沒屬縣河東守守兵亦叛○劉攽曰案文多一守字若云太守之兵又不合去太字京師騷動秋大水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帝自征潁川盜賊皆降安丘侯張步叛歸琅邪安丘縣屬北海郡今密州縣有渠丘亭琅邪太守陳俊討獲之戊寅至自潁川冬十月丙午幸懷十一月乙丑至自懷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蓋延等還軍長安天水隴西復反歸囂十二月高句驪王遣使奉貢是歲大水左傳曰平原出水為大水

九年春正月隗囂病死其將王元周宗復立囂子純為王徙鴈門吏人於太原三月辛亥初致青巾左校尉官○劉攽曰案前史漢置官皆用置字字書置立也致字訓送詣上文光武為司隸致僚屬招致之義可作致字今建此官宜作置蓋緣前文遂誤此字改作置無疑公孫述遣將田戎任滿據荊門水經注曰江水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故以名也此二山楚之西塞也在今硤州夷陵縣東南夏六月丙戌幸緱氏登轘轅緱氏縣有緱氏山轘轅山有轘轅坂並在洛陽之東南遣大司馬吳漢率四將軍擊盧芳將賈覽於高柳戰不利秋八月遣中郎將來歙監征西大將軍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驃騎大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

繁時，（縣名，屬鴈門郡，今代州縣。）茂軍敗績。是歲，省關都尉，（前書曰：秦官也，武帝置。）復置護羌校尉官。（漢官儀曰：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節以護西羌。王莽亂，遂罷。時班彪議宜復其官，以理冤結。帝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都於隴西令居縣。）

十年春正月，大司馬吳漢率捕虜將軍王霸等五將軍擊賈覽於高柳，匈奴遣騎救覽，諸將與戰，卻之。修理長安高廟。夏，征西大將軍馮異破公孫述將趙匡於天水，斬之。征西大將軍馮異薨。秋八月己亥，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戊戌，進幸汧。（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隗囂將高峻降。冬十月，中郎將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前書曰：天水冀縣有落門聚。在今渭州隴西縣東南，有落門山，落門水出焉。）其將王元奔蜀，純與周宗降。隴右平。先零羌寇金城、隴西，（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之西南。）來歙率諸將擊羌於五谿，大破之。（續漢志曰：隴西襄武縣有五谿聚。）庚寅，車駕還宮。是歲，省定襄郡，（定襄故城在今勝州界。）徙其民於西河。（郡名，今石州離石縣。）泗水王歙薨。淄川王終薨。

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己酉，幸南陽；還，幸章陵，祠園陵。城陽王祉薨。庚午，車駕還宮。閏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與公孫述將田戎、任滿戰於荊門，大破之，獲任滿。威虜將軍馮駿圍田戎於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岑彭遂率舟師伐公孫述，平巴郡。夏四月丁卯，省大司徒司直官。（漢官儀曰：武帝置丞相司直，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司直仍舊，今省。）先零羌寇臨洮。（縣名，屬隴西郡。故城在今岷州。）六月，中郎將來歙率揚武將軍馬成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縣名，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舊名武街城。）安遣閒人刺殺中郎將來歙。（閒，諜也，謂伺候閒隙也。）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左傳曰：凡師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宿為次。）八月，岑彭破公孫述將侯丹於黃石。（即黃石灘也。水經注曰：江水自涪陵東出百里而屆于黃石，在今涪州涪陵縣。）輔威將軍臧宮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沈水，大破之。（水經注曰：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沈水及沈水者，並非。）王元降。至自長安。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民。」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公孫述遣閒人刺殺征南大將軍岑彭。馬成平武都，因隴西太守馬援擊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隴西、扶風。十二月，大司馬吳漢率舟師伐公孫述。是歲，省朔方牧，并并州。（朔方郡，在今夏州朔方縣北。上并音必政反。）初斷州牧自還奏事。（前書音義曰：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京師。今斷之。哀帝改刺史曰州牧。）

十二年春正月，大司馬吳漢與公孫述將史興戰於武陽，斬之。（武陽，縣，屬犍為郡，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東也。）三月癸酉，詔隴蜀民被略為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為庶民。夏，甘露降南行唐。（縣名，屬常山郡，今恆州縣。）六月，黃龍見東阿。（今濟州縣。）秋七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九月，吳漢大破公孫述將謝豐於廣都，斬之。（廣都，今益州縣。）輔威將軍臧宮拔涪城，斬公孫恢。（涪城，今綿州縣也。恢，述之弟。）大司空李通罷。冬十一月戊寅，吳漢、臧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之。述被創，夜死。辛巳，吳漢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廣雅曰：夷，猶滅也。）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是歲，九真徼外蠻夷張遊率種人內屬，（九真，今愛州縣。）封為歸漢里君。省金城郡屬隴西。參狼羌寇武都，（武都，今武州也。參，音所今反。）隴西太守馬援討降之。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說文曰：逗，留止也。前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漢法，軍行逗留畏懦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以軍法，直取勝敵為務也。逗，古住

字横野大將軍王常薨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部
施刑屯北邊施讀曰弛弛解也前書音義曰謂有赦令去其鉗鈦赭衣謂之弛刑築亭
候亭候伺候望敵之所前書曰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因之不改修烽燧前書音義曰邊
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皋桔皋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燃火擧之以相告曰烽
又多積薪寇至卽燔之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乃擧烽廣雅曰兜零籠也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戊子詔曰往年
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
養導擇之勞豫養謂未至獻時豫前養之導亦擇也至乃煩擾道上疲
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續漢志曰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膳飲食明
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漢官儀曰口實膳羞
之事也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滹沱河以備匈奴盧
芳自五原亡入匈奴丙辰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
河閒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爲王不應經義以其服屬既疏
不當襲爵爲王其以興爲臨湘侯臨湘縣今潭州長沙縣得爲真定侯
邵爲樂成侯樂成縣故城在今瀛州樂府縣西北○劉攽曰注案府當作壽茂爲單
父侯今宋州縣音善甫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
七人丁巳降趙王良爲趙公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
興爲魯公庚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爲宋公周承休公
姬常爲衞公省幷西京十三國廣平屬鉅鹿真定屬
常山河閒屬信都城陽屬琅邪泗水屬廣陵淄川屬
高密膠東屬北海陸安屬廬江廣陽屬上谷據此惟有九國
云十三謬也三月辛未沛郡太守韓歆爲大司徒丙子行
大司空馬成罷夏四月大司馬吳漢自蜀還京師於
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班布也謂偏布勞來之其有功者以策書紀其勳也勞音
力到反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
封者四十五人罷左右將軍官前書曰左右將軍周官也秦漢因之至此
罷建威大將軍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
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瞽無目之人也爲樂師取其無所見於音
聲審也郊廟之器鐏彝之屬也樂器鐘磬之屬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爲葆輿者車之總名
也輦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時草創未暇今得之始備時兵革既息天
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調謂發也至乃十存一焉甲
寅冀州牧竇融爲大司空五月匈奴寇河東秋七月
廣漢徼外白馬羌豪率種人內屬廣漢今益州雒縣也徼猶塞也音吉
弔反羌有百五十四種在廣漢西北者爲白馬羌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
雉白兔日南郡屬交州冬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
來被略爲奴婢者謂公孫述時也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
爲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
略人法從事復置金城郡前年省幷隴西
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
將報命中郎將劉襄也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志爲褒成侯
平帝封孔均爲褒成侯志均子也古今志曰志時爲密令越巂人任貴自稱太守
遣使奉計越巂郡武帝置本邛都也巂水名因越巂水而置郡故以名焉計謂人庶名籍若今
計帳秋九月平城人賈丹殺盧芳將尹由來降平城屬鴈門郡
今雲州定襄縣也是歲會稽大疫會稽今越州縣莎車國鄯善國遣
使奉獻莎車鄯善並西域國名鄯音市戰反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
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爲庶民賣者
無還直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自殺事見侯霸傳丁
未有星孛于昴汝南太守歐陽歙爲大司徒建議大
將軍朱祐罷丁未有星孛于營室二月徙鴈門代郡
上谷三郡民置常關居庸關以東前書曰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
縣有關時胡寇數犯邊故徙之○劉攽曰據注文及他處盡云常山關正文少一山字初巴蜀

既平，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三月，乃詔羣臣議。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藩籬也屏蔽也詩大雅曰介人維藩大邦維屏毛萇注云當用公卿諸侯爲藩屏也公羊傳曰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有衆大之辭言之○劉攽曰注必有按今公羊云必以作有非也八百。史記曰唐虞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也同姓諸姬並爲建國，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爲周室輔。詩魯頌也宇居也周成王封周公子伯禽於魯言大開爾居以爲我周家之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孔安國注尚書云九族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禮記月令天子孟夏迎夏於南郊還乃封諸侯行爵出祿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廣雅曰輿載也言載在地者皆圖畫之司空掌土地故令上之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爲濟南公，蒼爲東平公，延爲淮陽公，荊爲山陽公，衡爲臨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琅邪公。癸丑，追謚兄伯升爲齊武公，兄仲爲魯哀公。六月庚午，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七年罷○劉攽曰案文致亦當作置說同十四年改青巾左校尉爲越騎校尉。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墾闢也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歐陽歙下獄死。十二月庚午，關內侯戴涉爲大司徒。盧芳自匈奴入居高柳。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免。虎牙大將軍蓋延薨。

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反，略有城邑。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東觀記曰刺史太守多爲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爲名聚人田中并度廬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擿猶發也音它狄反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委守謂棄其所守也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言課居先也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盧芳遣使乞降。十二月甲辰，封芳爲代王。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是歲，始行五銖錢。武帝始爲五銖錢王莽時廢今始行之

十七年春正月，趙公良薨。二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東觀記曰上以日食避正殿讀圖讖多御坐廡下淺露中風發疾苦眩甚左右有白大司馬吏病苦如此不能動搖自強從公出乘以車行數里病差四月二日車駕宿偃師病差數日入南陽界到葉以車騎省留數日行黎陽兵馬千餘匹遂到章陵起居平愈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幸葉、章陵。葉縣故楚葉公邑屬南郡今許州縣也葉音式涉反五月乙卯，車駕還宮。六月癸巳，臨淮公衡薨。秋七月，妖巫李廣等羣起據皖城，縣名屬廬江郡故城在今舒州有皖水音下板反遣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之。九月，破皖城，

诡辩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我们现在很难断定。但它的迅速发展时期，在中国是产生了“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在古希腊是伯利克里执政时民主制发展的鼎盛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即指周平王东迁至秦王朝统一中国这一段历史时期。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永久魅力的“童年时代”，也是诡辩论盛兴、诡辩家辈出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激动人心的社会大变革时代。铁制农具的使用和推广，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奴隶制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严重障碍。奴隶的大批逃亡，国人们此起彼伏的起义，新兴地主阶级对旧有制度的革新，造成了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奴隶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由于奴隶制的瓦解，原本依附于奴隶主阶级的“士”人阶层也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地位和生活保障。因为他们过去都有土地，一般不劳动，平素以学为事，有文，有武，大都通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等知识，此时只好自谋出路。于是他们或收弟子，办“私学”，成为传授知识和技艺的教师；或云游四方，靠舞文弄剑，成为“说客”或“侠客”。这就促进文化典籍大量流于民间，使民间文化空前地活跃起来，从而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局面，为学术争鸣和学派的形成，创造了最适宜的条件。

随着东周王朝的衰落，各诸侯国纷纷独立，一时间形成了小国林立、诸强争雄的政治局面。由于兼并战争连绵不绝，社会混乱问题尖锐地摆在各阶级面前，成为关系各个阶级、各个政治集团安危存亡的头等大事。此时，有着强烈进取精神的各诸侯国的新兴的统治者，为保生存，热切地寻找安邦治国的法宝，竞相争取和招纳具有一技之长的文武之士。

辛亥大司馬吳漢薨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六月庚寅廣漢太守蔡茂爲大司徒太僕朱浮爲大司空壬辰左中郎將劉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武帝省太尉置大司馬將軍成帝賜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哀帝去將軍位在司徒上見前書乙未徙中山王輔爲沛王秋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內附東夷有辰韓卞韓馬韓謂之三韓國也冬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匈奴寇天水壬寅車駕還宮是歲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復濟陽縣傜役六歲

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將軍劉尚破益州夷平之夏四月安定屬國胡叛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烏嶺縣西北遣將兵長史陳訢討平之訢音欣秋鮮卑寇遼東遼東太守祭肜大破之冬十月遣伏波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不剋匈奴寇上谷中山其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都護宣帝置始以鄭吉爲之秩比二千石都總也言總護南北道居烏壘城察西域諸國動靜以聞事見前書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二月己巳至自長安夏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秋七月司隸校尉蘇鄴下獄死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詔曰○劉攽曰案史無有書制詔曰者唯下三公及它官詔有云制詔某官史亦不著曰字明此多一制字也說者云武后諱詔曾改此詔作制後人因誤重之也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弛解脫也倉頡篇曰鉗鈦也音奇炎反前書音義曰鈦足鉗也音徒計反又太蓋反舊法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今赦許之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漢儀注曰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又七歲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時又口加三錢以補車騎馬逋稅謂欠田租也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爲尋求之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光祿勳杜林爲大司空是歲齊王章薨青州蝗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薁音於六反鞬音紀言反比其名也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前書音義曰沙土曰幕今磧也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於江夏郡名故城在今安州雲夢縣東南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九月辛未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況字文伯京兆人玉音肅冬十月丙申太僕張純爲大司空高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十二月武陵蠻叛寇掠郡縣遣劉尚討之戰於沅水武陵郡今朗州也沅水名出牂柯東北過臨沅縣至長沙入洞庭湖尚軍敗歿是歲匈奴薁鞬日逐王比率部曲遣使詣西河內附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虜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在今朗州武陵縣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蠻不剋於是伏波將軍馬援率四將軍討之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武帝時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前書音義曰人道尚右言捨天子仕諸侯爲左官左僻也阿曲附益王侯者將有重法是爲舊制今更申明之冬十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於是

分爲南北匈奴。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貊人穢貊國人也貊音陌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遼東太守祭肜招降之。烏桓大人來朝。烏桓謂渠帥也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蕃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郤地千餘里。三月，南單于遣子入侍。戊申晦，日有食之。伏波將軍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冬十月，叛蠻悉降。夫餘王遣使奉獻。夫餘國在海東去玄菟千餘里是歲，烏桓大人率衆內屬，詣闕朝貢。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續漢志曰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斛四百石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月四十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奉音扶用反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初作壽陵。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蓋取久長之義也漢自文帝以後皆預作陵今循舊制也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掌宮室景帝改爲大匠秩二千石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廣雅曰無慮都凡也謂請園陵都凡制度也袤音茂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禮記塗車芻靈自古有之鄭玄注云芻靈束茅爲人馬也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謂赤眉入長安惟霸陵不掘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陂音普何反池音徒何反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雲中郡名在今勝州北郴音丑林反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中郎將卽段郴也漢官儀曰使匈奴中郎將屯西河美稷縣也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施刑補理城郭。施與弛同解見上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東觀記曰時城郭丘墟埽地更爲上悔前徙之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況薨。五月丁丑，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朱祐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帝從其議又改大司馬爲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卽日罷，○劉攽曰案二漢稱行者皆云行某官事不如今但云行某官也明此少事字以太僕趙憙爲太尉，大司農馮勤爲司徒。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乞和親。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故涼城是也冬，魯王興、齊王石始就國。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爲北海王，以魯國益東海。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鍾虡之樂。漢官儀曰虎賁千五百人戴鶡尾屬虎賁中郎將又云舊選羽林爲旄頭被髮先驅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爾雅曰木謂之虡所以懸鍾磬也說文曰虡飾爲猛獸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詔郡縣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時更始子鯉因沛獻王輔殺劉盆子兄恭故王侯賓客多坐死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冬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蠶室宮刑獄名有刑者畏風須暖作窨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焉窨一禁反見前書音義其女子宮。謂幽閉也北匈奴遣使貢獻，乞和親。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遣使者舉冤獄，出繫囚。庚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乙丑，詔令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各有差。

三十年春正月鮮卑大人內屬朝賀二月東巡狩甲
子幸魯進幸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有星孛於紫
宮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為中山王五月大水賜
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
粟人五斛秋七月丁酉幸魯國（○劉攽曰案它處皆不言國此多一字）
復濟陽縣是年徭役冬十一月丁酉至自魯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
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癸酉晦日
有食之是夏蝗秋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
募下蠶室其女子宮是歲陳留雨穀形如稗實（杜預注左
傳云稗草之似穀者音蒲解反）北匈奴遣使奉獻
中元元年春正月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
康淮陽王延趙王盱皆來（盱音況于反）丁卯東巡狩二月
己卯幸魯進幸太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于東嶽辛
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禪于梁父（岱宗太山也梁父太山下
小山也封謂聚土為壇墠謂除地而祭改墠為禪神之也續漢志曰時上御輦升山即位於壇南北面尚
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三分璽親封之藏玉牒已以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畢皇帝再拜禪
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祀焉其玉牒文祕刻石文辭多不載）
張純薨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己卯大赦天下復嬴
博梁父奉高（四縣屬太山郡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界）勿出今年田租芻
稾改年為中元行幸長安戊子祀長陵五月乙丑至
自長安六月辛卯太僕馮魴為司空乙未司徒馮勤
薨是夏京師醴泉湧出（尚書中候曰後乂在官則醴泉出也）飲之者固
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赤草朱草也大
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已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郡國頻上甘露羣臣
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朱草生）孝宣

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
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為中
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
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太史史官之長
也前書音義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之上）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
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秋郡
國三蝗冬十月辛未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為司徒甲
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
王呂太后賊害三趙（謂高帝子趙幽王友趙恭王恢趙隱王如意）專王呂
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呂產呂祿並呂后兄弟子呂后崩各擁南北軍欲為
亂周勃陳平等誅之）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
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薄太后高帝姬孝文帝之母）孝文
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
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
祭（園謂塋域也於中置寢）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是歲初起
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大戴禮云明堂者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
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上上圓下方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禮圖又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圓下方
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牖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十二戶法陰陽之數胡伯始云古清
廟蓋以茅今蓋以瓦下藉茅存古制也漢官儀曰明堂四面起土作塹上作橋塹中無水明堂去平城門
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歷明堂乃至郊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
月皆於中行鄉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諸侯曰泮宮東西南有水北無下天子也漢宮閣疏曰
靈臺高三丈十二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漢官儀北郊壇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所謂方壇四陛但
有壇祠舍而已其數吹樂及舞人御帳皆從南郊之具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皆在壇上地理
羣神從食壇下南郊焚積北郊埋積○劉攽曰注去城一里所謂方壇四陛案謂當作為上文云去城一
里所句為方壇四陛傳寫之誤以為為謂以所屬下句甚無謂也）宣布圖讖於天下
復濟陽南頓是年徭役參狼羌寇武都敗郡兵隴西

太守劉盱遣軍救之及武都郡兵討叛羌皆破之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伏侯古今注曰是歲在丁巳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文帝葬皆以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劉攽曰案文多一無字光武崩諸侯有奔喪之義光武從事簡約既敕刺史二千石無離城郭又不得遣吏及因郵奏事不近事情明此多一無字無疑蓋凡弔喪及赴葬皆遣吏及因郵也廉范傳肅宗崩廬江嚴麟奉章云云此則遣吏之證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左傳曰息肩于晉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分猶半也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黃帝老子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左傳曰於文止戈為武也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蔡邕光武碑文云光武將生皇考以令舍不顯開宮後殿居之而生有赤光照室中東觀記曰光照室中盡明如晝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辟音頻亦反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為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唶曰唶嘆也音子夜反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漢以火德王故曰炎正大盜謂王莽篡位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日殺齊君而盜其國向所謂智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乎九縣飆回三精霧塞九縣九州也飆回謂亂也三精日月星也霧塞言昏昧也精感為象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貺自甄誕大也書曰誕膺天命甄明也靈貺謂佳氣神光之類也沈幾先物深略緯文幾者動之微也物事也沈深之幾先見於事也謚法經緯天地曰文尋邑百萬貔虎為群貔執夷虎屬也書曰如虎如貔言甚猛勇也長轂雷野高鋒彗雲長轂兵車雷野言其聲盛淮南子曰雷以為車輿彗星也音似銳反英威既振新都自焚王莽初封為新都侯史記曰周武王伐紂紂衣其寶玉自焚而死莽雖被殺戮亡與紂同故假以言之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虔劉皆殺也左傳曰虔劉我邊垂謂公孫述稱帝於庸蜀盧芳據代郡也紛紜猶亂也梁謂劉永趙謂王郎也三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河南河北河東也未澄謂朱鮪等據洛州未歸光武也四關謂長安四塞之國重擾謂更始已定關中劉盆子入關殺更始發掘諸陵也神旌乃顧遞行天討周禮曰析羽為旌神旌者猶言神兵神算也詩云乃眷西顧書云天討有罪也金湯失險車書共道前書曰金城湯池不可攻矣金以喻堅湯取其熱光武所擊皆失其險固也禮記曰天下車同軌書同文靈慶既啓人謀咸贊靈慶謂符讖也左傳曰天啓之也人謀謂羣下勸即尊號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贊助也明明廟謨赳赳雄斷詩曰明明天子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上決勝千里之外赳赳武貌也於赫有命系隆我漢於赫歎美之詞音烏詩云有命既集系猶繫也

劉攽曰案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音狩耳字不作狩狩田獵之名春秋天王狩于河陽彼直謂狩獵不與巡守同而此書巡守字皆作狩不可盡改又案他書亦多作巡狩字蓋世俗相傳迷誤已久以彼證字或真以狩字為是故粗論之以曉學者○又案光武改中元元年續漢志云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中元仍冠建武字今紀無建武字誤脫之宋丞相作紀年譜亦嘗論此

後漢書卷一下

後漢書卷一下考證

光武帝紀下比豐沛注高祖豐沛邑人○臣召南按應作沛豐邑人高祖乃沛縣之豐邑人及即位後始置豐縣與沛縣並言豐沛也

輿車駕會高平下劉攽曰注按高平縣名後改為高平不成文理蓋合有一郡字○臣承藿按高平本非郡名蓋高平縣後改為平高見唐志

邳為樂成侯注樂成縣故城在今瀛州樂府縣西北○臣召南按樂府縣當是樂壽縣之訛唐無樂府縣其深州樂壽縣初隸瀛州舊唐志曰樂壽漢樂成縣是其証也

焉為左翊公○臣召南按左翊公當作左馮翊公脫馮字以中山簡王焉傳証之可見

進幸葉章陵注葉縣故楚葉公邑屬南郡今許州縣也○臣召南按南郡當作南陽郡唐葉縣本隸許州至開元後改隸汝州也

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癸酉詔曰○諸本皆同臣松齡按癸酉移前甲戌移後寫者倒誤耳下文又云戊申幸河內戊子至河內按四月甲戌安得有戊申戊字明是甲字之訛觀下戊子可見

韓國人率衆請樂浪內附注有辰韓下韓馬韓謂之三韓國也○下韓應作弁韓

屯聚青山注青山在今慶州烏嶺縣西北○臣松齡按慶州祗有馬嶺縣無烏嶺縣

後漢書卷一下考證

後漢書卷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明帝紀第二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謚法曰照臨四方曰明伏侯古今注曰莊之字曰嚴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帝生而豐下杜預注左傳云豐下蓋面方也東觀記云帝豐下銳上項赤色有似於堯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十七年進爵為王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即皇帝位年三十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帝王紀曰原陵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在臨平亭東南去洛陽十五里有司奏上尊廟曰世祖夏四月丙辰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假至也音格懷柔百神惠於鰥寡懷安也柔和也禮曰凡山林能興雲致雨者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懷柔百神也書曰惠于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剏基之主則尚武功以定禍亂其繼體而立者則守文德穀梁傳曰承明繼體則守文之君也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前書音義曰男子者謂戶內之長也商鞅為秦制爵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大夫十四右更十五小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賜爵者有罪得贖貧者得賣與人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文帝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人之師也其以戶口率置員事見前書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漢置賜爵自公士已上不得過公乘故過者得移授也同產同母兄弟也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無名數謂無文簿也占謂自歸首也○劉攽曰及流人無名數案他傳詔書皆上有脫無名數則云及流人云云此無故不當有及字三年詔亦無可互驗鰥寡孤獨篤癃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為內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黃綬漢制二百石以上銅印黃綬也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此制引以為謙也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帝謙言年尚少壯思慮輕淺故須賢人輔弼實賴有德左右小子攜持也左右助也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六尺謂年十五以下大節謂大事撓屈也音女孝反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太尉憙告謚南郊趙憙也應劭風俗通曰禮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謚之司徒訢奉安梓宮李訢也梓宮以梓木為棺風俗通曰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死因以為名司空魴將校復土馮魴也將校謂將領五校兵以主穿壙也前書音義曰復土主穿壙填墓事也言下棺訖復以土為墳故言復土其封憙為節鄉侯訢為安鄉侯魴為楊邑侯秋九月燒當羌寇隴西敗郡兵於允街允街縣名也允音鉛街音佳屬金城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東南城臨麗水一名麗水城赦隴西囚徒減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調又所發天水三千人亦復是歲更賦更謂戍卒更相代也賦謂雇更之錢也前書音義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古者天下人皆當戍邊三日亦名為更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當行者不可往即還因任一歲次直者出錢三百雇之謂之過更○劉攽曰注有一月二更案文多一有字緣一月字似有故衍因任一歲案任當作住遣謁者張鴻討叛羌於允吾允吾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允音沿吾音牙鴻軍大敗戰歿冬十一月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討燒當羌十二月甲寅

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勑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禮記孟春之月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仲春無作大事以妨農事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前書音義曰右趾謂刖其右足次刖左足次劓次黥次髡鉗為城旦舂城旦者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舂者婦人犯罪不任軍役之事但令舂以食徒者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完者謂不加髡鉗而築城也次鬼薪白粲次隸臣妾次司寇作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放手謂貪縱為非也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舉非其人並正舉主之罪又郡縣每因徵發輕為姦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元會儀見下夏五月太傅鄧禹薨戊寅東海王彊薨遣司空馮魴持節視喪事賜升龍旄頭鑾輅龍旂旄頭見光武紀鑾鈴也在鑣交龍為旂唯天子用之今特賜以葬六月乙卯葬東海恭王秋七月捕虜將軍馬武等與燒當羌戰大破之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八月戊子徙山陽王荊為廣陵王遣就國是歲遼東太守祭肜使鮮卑擊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渠帥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越巂姑復夷叛姑復縣名州郡討平之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二千石已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其纓各如其綬色玄衣纁裳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三禮圖曰冕以三十升布染而為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故謂之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董巴輿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皂上絳下前二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周禮屨人掌王赤舃青絇鄭玄注云赤舃為上冕服之舃也絇屨鼻頭以青絲飾之絇音劬三禮圖曰屨複下曰舃其色各隨裳色○劉攽曰注二千石已下至小吏案上文已云二千石則此冠兩梁多一二字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五經通義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牲幣及玉各依方色○劉攽曰注白招矩案禮作白招拒音矩不便作矩也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祉亦福也詠謂詩云降福穰穰之類景帝詔曰歌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明功其班時令勑羣后班布也時令謂月令也四時各有令若有乖舛必致妖災故告之○劉攽曰正文案此詔方敘行禮事未有勑下語則此其字為衍文下文自有其令天下云云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元氣天氣也王者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也故望之焉時律者即月令孟春律中太蔟仲春律中夾鍾之類大戴禮曰聖人截十二管察八音之清濁謂之律呂律呂不正則諸氣不和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色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象鄭司農注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預注云物謂氣色災變也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奉計謂計吏也詩曰因時百蠻百言衆多也獨言蠻通四夷也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周禮曰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又曰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撥理也公羊傳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淮南子曰九州之外

（有八寅八寅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而胄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明帝自謂無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劉攽曰注案文意當更有成康之賢日字然後云成康之時）盥洗進爵踧踖惟慙（鄭玄注論語云踧踖敬恭貌盥音管）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蕩明達之貌戚戚常憂懼也）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若順也）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儀禮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矣謂之爲侯者天子射中之可以服諸侯也天子侯中一丈八尺畫以雲氣焉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二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三節○劉攽曰注儀禮曰大射之禮案此非儀禮本文不合著曰字）秋九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東海王政來朝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尚書康王曰眇眇予末小子孔安國注云眇眇猶微微也）閒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東觀記曰十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孝經援神契曰尊事三老父象也宋均注曰老人知天地之事者安車坐乘之車輭輪以蒲裹輪輭音而兗反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說文綏車中把也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續漢志曰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坐于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導自阼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於己禮大隆也醬醢也珍謂肴羞之屬即周禮八珍之類鄭玄注儀禮云酳漱也所以潔口音胤○劉攽曰注老人知天地之事案本以知天地人三才故謂之三老則此之字當作人也）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咽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鹿鳴小雅篇名也新宮小雅逸篇也升登也登堂而歌所以重人聲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佾列也謂舞者行列也左氏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萬亦舞也詩云公庭萬舞）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也）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詩大雅也）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禮記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耋釋名曰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中山王焉始就國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東觀漢記曰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又云霍光墓在茂陵東司馬門道南四里式敬也禮記曰行過墓必式）進幸河東所過賜二千石令長已下至於掾史各有差（續漢志曰郡國及縣諸曹皆置掾史）癸卯車駕還宮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下獄死是歲始迎氣於五郊（續漢書曰迎氣五郊之兆四方之兆各依其位中央之兆在未壇皆三尺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服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皆白歌白藏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服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少府陰就子豐殺其妻酈邑公主就坐自殺（酈縣屬南陽郡酈音櫟）

三年春正月癸巳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儀謂渾儀以銅爲之置於靈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

天文之官也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正謂
日月五星不失其文也三時謂春夏秋左傳曰務其三時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
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
去其螟蜮以及蝥賊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根曰蝥蜮一名短狐今之水弩含沙射
人為災言此者欲令臣下順時行政勿侵擾也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單辭謂偏辭也
夙夜匪懈以稱朕意二月甲寅太尉趙憙司徒李訢
免丙辰左馮翊郭丹為司徒己未南陽太守虞延為
太尉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炟音丁達反為皇太
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
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
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為千乘王千乘
國名今青州縣故城在今淄州高苑北羨為廣平王六月丁卯有星孛
于天船北天船星名續漢志曰天船為水彗出之為大水是歲伊洛水溢到津城門伏侯古今
注曰彗長三尺許見三十五日乃去秋八月戊辰改太樂為太予樂尚書
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故據璇璣鈐改之漢官儀曰太予樂令一人秩六百石壬申
晦日有食之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
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
儲積也墊溺也音丁念反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
以致戒懼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余歟此能求過于
天必不逆諫矣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政
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絕無日食之異今之動變
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
百工箴諫國語曰天子聽政公卿至于庶士獻詩師箴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而後王斟
酌事焉其言事者靡有所諱冬十月蒸祭光武廟禮記曰冬
祭曰蒸蒸衆也冬物畢成可祭者衆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前書曰文始舞
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其舞人執羽籥五行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

其舞人冠冕衣服法五行色武德者高祖四年作言行武以除亂也其舞人執干戚光武草創禮樂未備
今始奏之故云初也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觀舊廬十二
月戊辰至自章陵是歲起北宮及諸官府京師及郡
國七大水
四年春二月辛亥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禮記曰天
子親耕于東郊為藉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五經要義曰天子藉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
而致孝敬也藉蹈也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續漢志云正月始耕既事告祠先農漢舊儀曰先農即神
農炎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從皇帝親執耒耜而耕天子三推三公五孤卿十大夫十二士庶人終畝乃
置藉田倉置令丞以給祭天地宗廟以為粢盛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燠沐燠暖
也音於六反沐潤澤也言無暄潤之氣也煩勞羣司積精禱求積精猶儲精也說文
云告事求福曰禱而比再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奉
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秋九月戊寅千乘王建薨
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免丙辰河南尹范
遷為司徒太僕伏恭為司空十二月陵鄉侯梁松下
獄死坐縣飛書誹謗
五年春二月庚戌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罷歸藩琅邪
王京就國冬十月行幸鄴與趙王栩會鄴常山三老
言於帝曰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
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
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重難也拳拳猶勤勤
也禮記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息其復元氏縣田租更賦六歲勞
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續漢志曰五伯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
多少隨所典領至自鄴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
中南單于擊卻之是歲發遣邊人在內郡者賜裝錢
人二萬
六年春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東平王蒼淮陽王延琅

邪王京東海王政趙王盱北海王興齊王石來朝二月王雒山出寶鼎雒或作雒盧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夏禹之時令遠方圖畫山川奇異之物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以象之令人知鬼神百物之形狀而備之故人入山林川澤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惡氣謂罔兩之類事見左傳遭德則興遷於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史記曰周鼎亡入泗水中秦始皇過彭城齋戒欲出周鼎於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礿祭之日禮記曰夏祭曰礿音藥礿薄也夏物未成祭尚薄陳鼎於廟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冬十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陵會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東平王蒼淮南王延琅邪王京東海王政十二月還幸陽城遣使者祠中岳壬午車駕還宮東平王蒼琅邪王京從駕來朝皇太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秋八月戊辰北海王興薨是歲北匈奴遣使乞和親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遷薨漢官儀曰遷字子閭沛人也三月辛卯太尉虞延為司徒衛尉趙憙行太尉事遣越騎司馬鄭眾報使北匈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武帝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至此復置焉以中郎將吳常行度遼將軍曼柏縣在今勝州銀城縣也秋郡國十四雨水冬十月北宮成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占著謂附名籍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凡徙者賜弓弩衣糧壬寅晦日有食之既既盡也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天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勑厲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為盈縮當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譴也○劉攽曰正文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案文為當作謂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封有正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後魏相奏去副封以防壅蔽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宜之淫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間明主不聽此言微子未詳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北匈奴寇西河諸郡

九年春三月辛丑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算口算已見光武紀夏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

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偕俱也所徵之人令與計吏俱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聞。是歲，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書大有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袁宏漢紀曰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荊有罪，自殺，國除。夏四月戊子，詔曰：「昔歲五穀登衍，鄭玄注周禮云五穀黍稷麥麻豆也登成也衍饒也音以戰反今茲蠶麥善收，其大赦天下。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墮。」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北至夏至也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校學也鹿鳴詩小雅篇名宴羣臣嘉賓之詩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鄭玄注周禮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子鄭衆曰有六孔世本曰暴辛公作塤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有八孔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冬十月，徵淮陽王延會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輿音預徵沛王輔會睢陽。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十一年春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東平王蒼、淮陽王延、中山王焉、琅邪王京、東海王政來朝。秋七月，司隸校尉郭霸下獄死。是歲，漅湖出黃金，廬江太守以獻。漅湖名音子小反在今廬州合肥縣東南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西南夷傳曰罷益州西部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置哀牢博南二縣去洛陽七千里在今匡州匡川縣西夏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自滎陽至于千乘海口。汴渠即莨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遏汴以東積石為隄亦號金隄成帝陽嘉中所作也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曾參字子輿閔損字子騫並孔子弟子皆有孝行也仲尼葬子，有棺無槨。論語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前書音義曰擔音丁濫反言一石之儲方言作甔云罌也齊東北海岱之閒謂之甔郭璞注曰所謂家無甔石之儲者也埤蒼曰大罌也字或作儋音丁甘反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饗。史記曰秦德公始為伏祠歷忌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庚日必伏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說文云臘冬至後祭百神始皇更臘曰嘉平冀賽祭也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游食謂浮食者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罷。乙未，大司農牟融為司空。冬十月，司隸校尉王康下獄死。是歲，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十三年春二月，帝耕于藉田。禮畢，賜觀者食。三月，河南尹薛昭下獄死。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王景傳曰平帝時汴河決壞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瀁廣溢，莫測圻岸，圻堮也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埶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

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
漸就壤墳爾雅曰丘再成曰陶丘孫炎曰形如累兩盂也郭璞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也
尚書曰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孔安國曰無塊曰壤墳起也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
神禮記曰凡祭玉曰嘉玉儀禮曰絜牲剛鬣東過洛汭歎禹之績水北曰汭洛汭
洛水入河處也績功也河洛皆禹所加功故歎之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周禮
曰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也色謂其黃白青黑之類孔安國曰水所去土復其性也濱
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濱近也豪右大家也庶
繼世宗瓠子之作瓠子隄名也武帝元封二年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沈白馬玉璧
令羣臣皆負薪塡河在今濮州濮陽縣西也因遂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
壬寅車駕還宮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
自劾制曰冠履勿劾災異屢見咎在朕躬憂懼遑遑
未知其方將有司陳事多所隱諱使君上壅蔽下有
不暢乎昔衛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論語孔子曰衛靈公無道季康
子曰夫如是奚其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主宗廟王孫賈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今何
以和穆陰陽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
孤勉思職焉十一月楚王英謀反廢國除遷於涇縣
涇縣屬丹陽郡今宣州縣故城在縣東有涇水出蕪湖因水立名所連及死徙者數
十人是歲齊王石薨
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司徒虞延免自殺夏四月丁巳
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為司徒穆字綏公宛人前楚王英自殺
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荊子元壽為廣陵侯初作壽陵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詔亡命自
殊死以下贖死罪縑四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
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
者半入贖徵沛王輔會睢陽進幸彭城癸亥帝耕于
下邳三月徵琅邪王京會良成良成縣名屬東海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

北徵東平王蒼會陽都陽都縣名屬琅邪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南又徵
廣陵侯及其三弟會魯祠東海恭王陵還幸孔子宅
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孔子宅在今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
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七十二弟子顏閔之徒漢晉春秋曰帝時升廟立羣臣中
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東平國名
故城在今鄆州東辛卯進幸大梁大梁城魏惠王所築故城在今汴州至定陶
祠定陶恭王陵恭王元帝子康夏四月庚子車駕還宮改信
都為樂成國臨淮為下邳國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
為樂成王衍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昞為常山王長
為濟陰王濟陰郡今曹州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郎從官二
十歲已上帛百匹十歲已上二十匹十歲已下十匹
官府吏五匹書佐小史三匹令天下大酺五日前書音義
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恩詔橫賜得令聚會飲食五日酺布也言天子布恩於天下史
記趙惠文王三年大赦置酒大酺五日○劉攽曰正文從官二十歲以上又云十歲以下案郎從官不可
年十歲以下者以十七年事校之脫視事二字乙巳大赦天下其謀反大逆
及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冬車騎校獵上林苑周禮校人
掌王田獵之馬故曰校獵謂以木相貫穿為闌校以遮禽獸十二月遣奉車都尉
竇固駙馬都尉耿秉屯涼州前書曰奉車都尉掌乘輿駙馬都尉掌天子之
副馬駙副也並武帝置秩二千石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彤出高闕高闕山名因以名塞在朔方北
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駙馬都尉耿秉出居延本匈奴地
名也武帝因以名縣屬張掖郡在今甘州張掖縣東北騎都尉來苗出平城伐
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呼衍匈奴王號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
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祁音時留兵屯伊吾盧城本匈奴中地名既破呼衍即其
地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城是也耿秉來苗祭彤並無功
而還夏五月淮陽王延謀反發覺癸丑司徒邢穆駙

馬都尉韓光坐事下獄死所連及誅死者甚衆坐與延同
謀戊午晦日有食之六月丙寅大司農西河王敏為
司徒漢官儀曰敏字叔公并州隰城人也秋七月淮陽王延徙封阜陵
王阜陵縣名屬九江郡故城在今滁州全椒縣南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
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敦煌
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恣聽之女子嫁為人
妻勿與俱謀反大逆無道不用此書是歲北匈奴寇
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擊破之
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於甘陵北海王睦薨二月乙
巳司徒王敏薨三月癸丑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是
歲甘露仍降樹枝內附仍頻也內附謂木連理也前書終軍曰衆枝內附是無外
也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儋
耳僬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山海經曰周僥
國在三首國東為人短小冠帶一名僬僥國語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楊浮異物志曰儋耳南方夷生
則鏤其頰皮連耳匡分為數支狀如雞腸纍纍下垂至肩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夏
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並
集朝堂奉觴上壽壽者人之所欲故卑下奉觴進酒皆言上壽制曰天生
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
享斯惟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
常擇吉日策告宗廟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
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
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從官視事十
歲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黃綬○劉攽曰
案文既云中二千石下至黃綬不須更比二千石明多此三字貶秩奉贖在去年以
來皆還贖秋八月丙寅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張掖郡故
匈奴昆邪王地也漢官儀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及張掖屬國

繫囚右趾已下任兵者任堪也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
營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
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昆侖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
體故名之周穆王見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臺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
遂入車師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去蒲類海
百里之內初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宣帝初置鄭吉為都護護三十六國秩比
二千石元帝置戊己校尉有丞司馬各一人秩比六百石戊己中央也鎮覆四方見漢官儀亦處西城鎮
撫諸國是歲改天水為漢陽郡
十八年春三月丁亥詔曰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
下贖死罪縑三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
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
入贖夏四月己未詔曰自春已來時雨不降宿麥傷
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賜天下男子爵
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劉攽曰及流民無名數多一及字欲占者人
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冤
獄錄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
能興雲致雨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揚州其山曰會稽其川曰三江荊州其山曰衡
山其川曰江漢豫州其山曰華山其川曰滎洛青州其山曰沂山其川曰淮泗兗州其山曰岱山其川曰
河泲雍州其山曰嶽其川曰涇汭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其川曰河泲冀州其山曰霍其川曰漳幷州其山
曰恒其川曰滹沱此謂九州名山大川也長吏各絜齋禱請冀蒙嘉澍說文
曰時雨所以澍生萬物淮南子曰春雨之灌萬物無地不澍無物不生澍音之戍反六月己未
有星孛于太微焉耆龜茲攻西域都護陳睦悉沒其
衆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劉攽曰檢詳耿恭
傳恭作戊校此不合有己字也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
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禮藏
主於廟既不起寢廟故藏於后之易衣別室更易也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

巳石椁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東觀記曰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為小廚財足祠祀○劉攽曰注案三丈五步不成文理當作五尺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說文曰杅飲器音于方言曰盌謂之盂說文曰糒乾飯也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東觀記曰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劉攽曰注上濁明主案文當作上濁主明館陶公主光武女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少刑也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並見本傳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贊曰顯宗丕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勝危心言常危懼姦勝猶勝姦佞備章朝物省薄墳陵朝物謂朝儀文物也永懷廢典下身遵道廢典謂明堂辟雍之禮廢於漢不行下身謂進爵授綬之類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懋惟帝績增光文考懋勉也書曰惟我文考光于四海

後漢書卷二

後漢書卷二考證

明帝紀初置度遼將軍注武帝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何焯曰前書昭紀元鳳三年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此與南匈奴傳注皆誤作武帝

戊己校尉耿恭注劉攽曰檢詳耿恭傳恭作戊校此不合有己字也○臣承耆按耿恭傳恭與關寵皆為戊己校尉此必後人所增

後漢書卷二考證

後漢書卷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章帝紀第三

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諡法曰：溫克令儀曰章。伏侯古今注曰：炟之字曰著，音丁達反。）母賈貴人。永平三年，立為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十八年八月壬子，即皇帝位，年十九。尊皇后曰皇太后。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帝王紀曰：顯節陵方三百步，高八丈。其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洛陽三十七里。）冬十月丁未，大赦天下。賜民爵，人二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三級，脫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子；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鄭玄注云：愆，過也。率，循也。由，用也。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違失，皆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為國元老；（趙憙，光武時為太尉，明帝時行太尉事，故曰三代在位。元，長也。詩曰：方叔元老。）司空融（融，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詩雨無正之文也。三事，三公也。鄭玄注云：當王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復君臣之禮，不肯晨夜省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尚書益稷之文也。孔安國注云：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面從我。）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十一月戊戌，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空。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酒泉，今肅州縣也。前書音義曰：城下有泉，味若酒，因名酒泉焉。）其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戊己校尉耿恭。甲辰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衣，（日昃，日昳。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食無兼珍，澤臻四表，（尚書曰：光被四表。）遠人慕化，僬僥、儋耳，款塞自至；（款，扣。僬僥、儋耳，解見明紀。）克伐鬼方，開道西域，（鬼方，遠方。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威靈廣被，無思不服。以烝庶為憂，不以天下為樂。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雅樂，博貫六藝，（周禮保氏教之六藝：一曰禮，二曰樂，三曰射，四曰馭，五曰書，六曰數。前書藝文志曰：以禮、樂、春秋、易、詩、書為六藝。博貫，謂究極深幽耳。○劉攽曰：注前書藝文志曰以禮樂春秋，案文多一曰字。）不舍晝夜，聰明淵塞，著在圖讖。（河圖曰：圖出代，九天開明，受用嗣興，十代以光。又括地象曰：十代禮樂，文雅並出。謂明帝也。）至德所感，通於神明；功烈光於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自稱不德，無起寢廟，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祖禰則日祭，高曾則月祀，三祧則時享。今此除日祀之法，祧時月之祭。○劉攽曰：注三祧則時享，案自古但有二祧，無三祧，明三字誤。）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天下聞之，莫不悽愴。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臣愚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續漢書曰：五年再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禘之為言諦，諦審昭穆尊卑之義。祫者，合也。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祖廟，謂之殷祭。四時正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粢盛酎，十月嘗稻等，謂之間祀，即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即更衣也。○劉攽曰：注立秋嘗粢盛酎，案漢制立秋嘗粢，粢，稷也。八月飲酎，此文誤出一盛字，少八月飲三字。）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前書：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制曰：「可。」是歲，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兗、豫、徐州田租、芻稾，其以見穀賑給貧人。（○劉攽曰：案詔無它語，不當有其字。）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
稟往來煩劇或妨耕農稟給也稍為少少給之不頓與○劉攽曰注案少文為當作
謂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并音必政反流人欲
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
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前書
曰百石已下有斗食佐史之秩言小吏也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
督察尤無狀者無狀謂其罪惡尤大其狀無可寄言故云無狀它皆類此丙寅詔
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
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
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
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
寬帝典所美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尚書舜典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愷悌君子大雅所歎愷樂悌易也詩大雅泂酌篇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布告
天下使明知朕意酒泉太守段彭討擊車師大破之
罷戊己校尉官二月武陵澧中蠻叛武陵郡今澧州水經曰澧水出
武陵充縣西歷山之北也三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己巳詔曰朕
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孔安國注尚書曰不敢荒
怠自安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
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
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
賢才問以得人論語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子游為武城宰孔子謂之
曰汝得人焉耳乎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
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
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
貢士或起甽畒不繫閥閱說文曰甽田中之溝音工犬反史記曰明其等曰閱
積其功曰閥言前代舉人務取賢才不拘門地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

以功則政有異迹敷陳奏進也令各陳進其言則知其能否也尚書曰敷奏以言明試
以功則政之類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彬彬雜半之貌其令太傅三公
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之士各一人夏五月辛卯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
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任堪也典主也長謂縣長相謂侯相秋七月
辛亥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籞禁苑也音語前書音義曰折竹以
繩連之使人不得往來謂之籞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史記曰房為天
駟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九月永昌哀牢夷叛冬十月武
陵郡兵討叛蠻破降之十一月阜陵王延謀反貶為
阜陵侯
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
惟先帝憂人之本本謂稼穡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
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
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
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
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史記扁鵲曰以管窺天以
隙視文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
師而後諸夏公羊傳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侯而外夷狄王者欲一平天下曷以內
外之辭言自近者始也○劉攽曰注案公羊本文曷為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少之言二字
甲辰罷伊吾盧屯兵永平十六年置永昌越巂益州三郡民
夷討哀牢破平之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
者四百餘家令歸本郡癸巳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
吹綸絮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穀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
紗也綸似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前書齊有三服官故詔齊相罷之六月燒當羌
叛金城太守郝崇討之敗績羌遂寇漢陽秋八月遣
行車騎將軍馬防討平之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

宮。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己巳，罷常山呼沱、石臼河漕。（石臼，河名也。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時鄧訓上言此漕難成，遂罷之。漕，水運也。音才到反。）行車騎將軍馬防破燒當羌於臨洮。（臨洮，縣名，屬隴西郡，卽今岷山之州。）閏月，西域假司馬班超擊姑墨，大破之。（姑墨，西域國名，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冬十二月丁酉，以馬防為車騎將軍。武陵漊中蠻叛。（漊，水名，音婁。源出今澧州崇義縣西北山。）是歲，零陵獻芝草。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為皇太子。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己丑，徙鉅鹿王恭為江陵王，汝南王暢為梁王，常山王昞為淮陽王。辛卯，封皇子伉（音抗）為千乘王，全為平春王。（平春縣，屬江夏郡。）五月丙辰，車騎將軍馬防罷。甲戌，司徒鮑昱為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虞字仲春，馮翊人。）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太后。（○劉攽曰：案陰后不稱太，則此太衍字也。）冬，牛大疫。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前書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教，殷曰庠，周曰序。○劉攽曰：夏曰教，教當作校。）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言雖承一師之業，其後觸類而長，更為章句，則別為一家之學。）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勝從兄子建也。京氏，京房也。）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顏安樂。大小戴，戴德、戴聖也。）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文也。講猶習也。篤，厚也。志，記也。言人能博涉學而後識之，切問於己所未悟之事，近思己所能及之事，好學亦仁之一分，故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博士屬太常，故云下）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續漢志曰：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前書，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制臨決焉。又曰：施讎甘露中諸五經於石渠閣。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殿北，藏祕書之所。）作白虎議奏。（今白虎通。）是時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二縣屬零陵郡。泉陵城在今永州零陵縣北。洮陽故城在今湘源縣西北。）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新離供養，（去年馬太后崩。）愆咎眾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詩小雅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孔，甚也。醜，惡也。）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前書鄒陽曰：巖穴之士。）甲申，詔曰：「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春秋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公羊傳曰：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休注曰：不書穀至麥苗，獨書人食最重也。）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炎如焚。（炎焚言熱氣甚。韓詩：旱魃為虐，如炎如焚。）凶年無時，而為備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忉忉，痛心疾首。（忉音刀。詩曰：憂心忉忉。又曰：疢如疾首。）前代聖君，博思咨諏，（咨諏，謀也。音子余反。）雖降災咎，輒有開匱反風之應，

（武王有疾周公作請命之書藏於金匱後管蔡流言成王疑周公天乃大風禾木盡偃成王啓金匱得書乃郊天謝過天乃反風起禾事見尚書）今予小子徒慘慘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尚書大傳曰五嶽皆觸石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務加肅敬焉三月甲寅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書曰元后作人父母）有司其議糾舉之荊豫諸郡兵討破武陵漊中蠻夏五月辛亥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遲猶希望也音持二反側席謂不正坐所以待賢良也）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書舜典曰朕其試哉又曰歷試諸艱札簡也）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戊辰太傅趙憙薨冬始行月令迎氣樂（東觀記曰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也）是歲零陵獻芝草有八黃龍見於泉陵（伏侯古今注曰見零陵泉陵湘水中相與戲其二大如馬有角六枚大如駒無角）西域假司馬班超擊疏勒破之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王京薨夏五月辛酉趙王盱薨六月丙辰太尉鮑昱薨辛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以大司農鄧彪為太尉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焉東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夏六月甲寅廢皇太子慶為清河王立皇子肇為皇太子己未徙廣平王羨為西平王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前書高廟飲酎奏武德五行之舞音義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者言醇也武帝時因八月嘗酎

令諸侯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丁孚漢儀式曰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二長九寸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一長三尺已上若翠羽各二十準以當金）甲辰詔書云（○劉攽曰案文少一曰字）祖考來假明哲之祀（假音格格至也尚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明哲祭祀則能致祖考之神來至）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言顯宗神坐今新加之）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肅敬雍和相助也詩大雅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百辟諸侯有來助祭皆有肅雍之德無慨僾也）皆助朕之依依（依依思慕之意）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九月甲戌幸偃師東涉卷津（卷縣名屬河南郡也○卷音邱權反）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刺探謂候伺也○探音湯勘反）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孔子曰顏回一瓢飲）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遂覽淇園（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之苑也）己酉進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門闌走卒賜錢各有差勞賜常山趙國吏人復元氏租賦三歲辛卯車駕還宮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恣聽之有不到者皆以乏軍興論（軍興而致闕乏當死刑也）及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前書曰鬼薪白粲已上皆三歲刑也男子為鬼薪取薪以給宗廟女子為白粲使擇米白粲然）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人有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

入贖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
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煓音它官
反一名執嘉三輔黃圖曰高祖初都洛陽太上皇崩葬櫟陽北原陵號萬年仍令置萬年縣在今櫟陽東
北故祭祀焉以中牢祠蕭何霍光進幸槐里岐山得銅器
形似酒罇獻之又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
方伯已見明帝紀人之無良相怨一方詩小雅也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
善者各相寃於一方而怨之義見韓詩斯器亦曷爲來哉公羊傳曰孔子抱麟而泣
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又幸長平御池陽宮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在池陽南有長
平觀去長安五十餘里東至高陵造舟於涇而還造至也謂次比舟令相至
爲橋而渡也爾雅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每所到幸輒會郡縣
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
二月丁亥車駕還宮是歲京師及郡國螟
八年春正月壬辰東平王蒼薨三月辛卯葬東平憲
王賜鑾輅龍旂夏六月北匈奴大人率衆欵塞降冬
十二月甲午東巡狩幸陳留梁國淮陽潁陽戊申車
駕還宮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
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
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
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是歲京師及郡國螟
元和元年春正月中山王焉來朝日南徼外蠻夷獻
生犀白雉劉欣期交州記曰犀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
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線自本達末則爲通天犀閏月辛丑濟陰王長
薨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爲本尚書洪範八政一曰食是
爲政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耒耜農器也耒其柄耜其
刃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飢色
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
不以爲負負猶憂也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
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雇耕傭賃種餉餉饟
也古餉字音式上反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後欲
還本鄉者勿禁夏四月己卯分東平國封憲王蒼子
尚爲任城王六月辛酉沛王輔薨秋七月丁未詔曰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說文曰笞擊也立
謂立而考訊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令丙爲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
甲令乙令丙又景帝京御定箠令箠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平去節故曰箠長短有數也○
劉攽曰注景帝京御定箠令案景帝定令行於天下不止京御京御衍字也蓋景似京帝似御因而誤出
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鉆
音其廉反說文曰鉆鐵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慘苦無極念其痛
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孔安國注尚書曰以鞭爲
理官事之刑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八月甲子太尉鄧
彪罷大司農鄭弘爲太尉癸酉詔曰朕道化不德吏
政失和元元未諭抵罪於下寇賊爭心不息邊邑
屋不修修或作脩永惟庶事思稽厥衷與凡百君子共弘
斯道中心悠悠將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
年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妻子自
隨占著在所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
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者
贖各有差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
跱儲積也跱具也言不預有蓄備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柱音竹主反
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
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九月乙未東平王忠薨辛丑
幸章陵祠舊宅園廟見宗室故人賞賜各有差冬十
月己未進幸江陵詔廬江太守祠南嶽又詔長沙零

陵太守祠長沙定王舂陵節侯鬱林府君還幸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賜從者各有差十二月壬子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祇敬也左傳胥臣云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今康誥之言事同而文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卽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左傳曰以重幣錮之杜預注曰禁錮勿令仕也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衞而已

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令諸懷妊者說文曰妊孕也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孚甲前書音義曰莩葉裏白皮也易曰百果甲坼也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條事條也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說文云悃愊至誠也悃音苦本反愊音孚逼反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莊子曰有庚桑子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居畏壘之山畏壘之人相與云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平原人況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勑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二月甲寅始用四分歷續漢書曰時待詔張盛京房鮑業等以四

分歷請與待詔楊岑等共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四分之歷始頒施行詔曰今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咸皆也秩序也言山川之神尚未次序而祭之書曰咸秩無文其議增修羣祀以祈豐年丙辰東巡狩己未鳳皇集肥城肥城縣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成陽縣屬濟陰郡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臺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大母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于宮屋翺翔升降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前書曰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祀上帝於是上作明堂於汶上如帶圖焉汶水出太山朱虛縣萊蕪山癸酉告祠二祖四宗二祖謂高祖世祖四宗謂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明帝爲顯宗大會外內羣臣丙子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勳其二王之後禮記曰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公羊傳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王也漢之二王殷周之後也先聖之胤東觀記曰孔子後褒成侯等咸來助祭東后蕃衞東后謂東方國君也諸侯爲天子蕃屛故曰蕃衞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尚書呂刑文皆天子同姓諸侯有父叔兄弟子孫列者故總而言之百僚從臣宗室衆子要荒四裔要荒二服名要服去王城二千里荒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要者言可要束以文教荒者言其荒忽無常也裔遠也謂荒服之外也沙漠之北葱嶺之西西河舊事曰葱嶺山名在敦煌西其山高大多葱故以爲名焉冒耏之類字書曰耏多須貌音而言須鬢多蒙冒其面或曰西域人多著冒而長故舉以爲言也○劉攽曰注西域人多著冒而長案文當有一須字蘇紀文言冒耏跋涉懸度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左傳子太叔曰跋涉山川西域傳曰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五十里陵踐阻絕駿奔郊時駿疾也音俊尚書駿奔走在廟郊時祭天處也前書音義曰時神靈之居止者咸來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疚病也纂

盥也盥洗享薦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詩小雅遄速也已止也祉福也鄭玄注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亦欲
歷數既從靈燿著明歷數既從謂行四分歷也靈燿著明謂日月貞明
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諸犯罪不當得赦
者皆除之復博奉高嬴無出今年田租芻稾戊寅進
幸濟南濟南縣名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西北三月己丑進幸魯祠東
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
成侯及諸孔男女帛壬辰進幸東平祠憲王陵陵在今鄆
州須昌縣東甲午遣使者祠定陶太后恭王陵太后即元帝傅昭儀
也定陶恭王康其陵在今曹州濟陰縣北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
井關在今澤州晉城縣南今太行山上關南有天井泉三所也夏四月乙巳客星
入紫宮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假于祖禰假至也音格禰父廟易曰
王假有廟告祠高廟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皇黃龍鸞鳥
比集七郡孫柔之瑞圖曰鸞鳥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雞身赤尾色亦被五采鳴中五音人君
進退有度親疏有序則至也比類也或一郡再見及白烏神雀甘露屢
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武帝時芝草生于甘泉宮宣帝時嘉穀玄稷降于郡國神
雀仍集皆大赦天下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
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加賜河南女子百
戶牛酒前書音義蘇林曰男子賜爵女子賜牛酒姚察云女子謂賜爵者之妻史記封禪書百戶
牛一頭酒十石臣賢案此女子百戶若是戶頭之妻不得更稱爲戶此謂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天下稱
慶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子賜牛酒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已下
錢帛各有差及洛陽人當酺者布戶一匹城外三戶
共一匹賜博士員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匹令郡
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改廬
江爲六安國江陵復爲南郡建初四年改爲江陵國今又復之徙江
陵王恭爲六安王秋七月庚子詔曰春秋於春每月

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三正謂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
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
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
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孳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
大傳曰夏十三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必以三微之
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也律十二月立春不
以報囚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
陽助生之文月令仲冬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
定也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
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
囚九月壬辰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
東觀記曰黃龍見肥城句窳亭槐樹上古今注云黃龍見路陽元延亭部窳音庾加賜男子
爵人二級先見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
令長十五匹丞尉半之詩云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
詩小雅也取雖無大德要有喜悅之心欲歌舞也式用也它如賜爵故事丙申徵
濟南王康中山王焉會烝祭冬十一月壬辰日南至
初閉關梁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王弼注曰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故爲復則至
於寂然大靜先王則天地而行者也
三年春正月乙酉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憯
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
謂智仁聖義忠和詩邶風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
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丙申北巡狩濟南王康中
山王焉西平王羨六安王恭樂成王黨淮陽王昞任
城王尚沛王定皆從辛丑帝耕于懷二月壬寅告常
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
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冤也今四國無政

不用其良詩小雅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言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
用善人也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
霍華霍山名也今在廬江灊縣西南亦名天柱山爾雅曰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東柴岱
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
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
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謂永平十二年修汴渠底績遠
圖復禹弘業尚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注云底置績功也遠圖猶長算也言能復禹爲理水
之大功聖跡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尚書曰若
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構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
月令孟春之月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人必躬親之田事既飭今肥田
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
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
勞乙丑勑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
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夾轅者爲服馬服馬
外爲騑馬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詩大雅也鄭玄注云敦敦然道旁之
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
孝禮記孔子曰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
稱朕意戊辰進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出長城史記蒙恬
爲秦築長城西自臨洮東至海癸酉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
正堂明日又祠顯宗于始生堂皆奏樂明帝生于常山元氏傳舍
也三月丙子詔高邑令祠光武於即位壇復元氏七
年徭役己卯進幸趙庚辰祠房山於靈壽靈壽縣名屬常山郡
今恆州縣也房山在今恆州房山縣縣西北俗名王母山上有王母祠辛卯車駕還宮
賜從行者各有差夏四月丙寅太尉鄭弘免大司農
宋由爲太尉由字叔豫長安人五月丙子司空第五倫罷太
僕袁安爲司空秋八月乙丑幸安邑觀鹽池許慎云河東鹽
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一十六里今蒲州虞鄉縣西九月至自安邑冬十月
北海王基薨燒當羌叛寇隴西是歲西域長史班超
擊斬疏勒王
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追擊叛羌戰歿夏
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戍
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司空袁安爲司徒光祿
勳任隗爲司空桓虞字仲春馮翊萬年人隗字仲和南陽宛人秋七月癸卯
齊王晃有罪貶爲蕪湖侯蕪湖縣名屬丹陽故城在今宣州當塗縣東南壬
子淮陽王昞薨鮮卑擊破北單于斬之燒當羌寇金
城護羌校尉劉盱討之斬其渠帥壬戌詔曰朕聞明
君之德啓迪鴻化緝熙康乂光照六幽緝熙光明也六幽謂六合
幽隱之處也訖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風翔于海表威靈行
乎鬼區鬼區即鬼方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
之貺尚書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來儀謂鳳也書曰鳳皇來儀
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皇仍集麒麟並臻甘
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絶朕夙夜祗畏
上天無以彰于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爲章和元年秋
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月令仲秋之令其賜高
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爲醴酪死罪囚犯法在丙
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八月癸
酉南巡狩壬午遣使者祠昭靈后於小黃園小黃縣屬陳留
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舊儀曰昭靈后高祖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爲作園廟于小黃屬陳留
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仍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
之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劉攽曰注天下平定仍使使者案仍當作乃仍者重複
之辭無用于此甲申徵任城王尚會睢陽戊子幸梁己丑遣
使祠沛高原廟豐枌榆社前書音義曰枌白榆高祖里社在豐縣東北十五里

原廟解見光武紀乙未幸沛祠獻王陵徵會東海王政乙未
晦日有食之九月庚子幸彭城東海王政沛王定任
城王尚皆從辛亥幸壽春壬子詔郡國中都官繫囚
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其
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減罪一等輸司寇作亡
命者贖死罪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七匹完
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
半入贖復封阜陵侯延爲阜陵王己未幸汝陰縣名屬汝
南郡今潁川縣冬十月丙子車駕還宮北匈奴屋蘭儲等率
衆降是歲西域長史班超擊莎車大破之月氏國遣
使獻扶拔師子扶拔似麟無角拔音步末反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來朝壬
辰帝崩於章德前殿年三十三遺詔無起寢廟一如
先帝法制
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以上華嶠之辭章帝素
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
科寵時爲尚書以吏政嚴切乃上書除慘酷之科五十餘條具本傳也深元元之愛著
胎養之令元和二年令諸懷妊者賜穀人三斛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
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周至也平徭簡賦而人賴其
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羣后
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
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烏呼懋哉懋美也
贊曰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諒惟淵體於穆歎美
也尚書曰齊聖廣淵也左右藝文斟酌律禮藝文謂諸儒講五經同異帝親稱制
論決也律謂詔云立春不以報囚也禮謂修禘祫登靈臺之屬思服帝道弘此長懋
儒館獻歌戎亭虛候獻歌謂崔駰遊太學時上四巡等頌氣調時豫憲

平人富

後漢書卷三

後漢書卷三考證

章帝紀正雅樂○雅宋本作予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東都賦本作正予樂五臣改作雅樂

歛酎高廟注九真交阯日南者用犀角二○者字似當作皆

甲辰詔書云注劉攽曰按文少一曰字○此注應在書云二字之上謂詔字下脫去曰字也

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此句之下何焯校本增廣平王羨爲西平王八字今諸本俱無存以備考

祠房山於靈壽注房山今恒州房山縣縣西北○下縣縣字疑衍

後漢書卷三考證

後漢書卷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和殤帝紀第四

孝和皇帝諱肇謚法曰不剛不柔曰和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臣賢案許慎說文肇音大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爲己子建初七年立爲皇太子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三月丁酉改淮陽爲陳國今陳州楚郡爲彭城國今徐州西平幷汝南郡西平縣故柏子國也在今豫州吳房縣西北六安復爲廬江郡即今廬州廬江縣西故舒城是遺詔徙西平王羨爲陳王六安王恭爲彭城王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在洛陽東南三十九里古今注曰陵周三百步高六丈二尺庚戌皇太后詔曰先帝以明聖奉承祖宗至德要道天下清靜庶事咸寧今皇帝以幼年煢煢在疚疚病也煢然在憂病之中也煢或作嬛詩周頌云嬛嬛在疚朕且佐助聽政外有大國賢王並爲藩屏內有公卿大夫統理本朝恭己受成夫何憂哉孔子曰舜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尚書曰予小子垂拱仰成然守文之際必有內輔以參聽斷侍中憲朕之元兄行能兼備忠孝尤篤先帝所器親受遺詔當以舊典輔斯職焉憲固執謙讓節不可奪今供養兩宮兩宮謂帝宮太后宮宿衛左右厥事已重亦不可復勞以政事故太尉鄧彪元功之族三讓彌高元功謂高密侯禹也彪父邯中興初有功封鄳侯父卒彪讓國異母弟鳳論語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注云太伯周大王之長子欲讓其弟季歷大王有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大王薨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彪讓封弟故以比之鄳音莫杏反海內歸仁爲羣賢首先帝褒表欲以崇化今彪聰明康彊可謂老成黃耇矣老成言老而有成德也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黃謂髮落更生黃者耇亦老也詩序曰外尊事黃耇其以彪爲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古者君在諒闇百官總己之職事以聽於冢宰錄尚書事則冢宰之任也朕庶幾得專心內位於戲羣公其勉率百僚各修厥職愛養元元綏以中和稱朕意焉辛酉有司上奏孝章皇帝崇弘鴻業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方表戒惟人面無思不服巍巍蕩蕩莫與比隆巍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孔子美帝堯之辭見論語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清廟文王廟也於穆嘆美之詞言助祭者禮儀敬且和也請上尊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癸亥陳王羨彭城王恭樂成王黨下邳王衍梁王暢始就國建初三年章帝不忍與諸王乖離皆留京師今遣之國夏四月丙子謁高廟丁丑謁世祖廟戊寅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武帝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收利私家更不得鑄鐵煮鹽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前書音義曰縣官謂天子其申勑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京師旱詔長樂少府桓郁侍講禁中長樂宮之少府也郁桓榮子也冬十月乙亥以侍中竇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扶拔扶拔解見章帝紀永元元年春三月甲辰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爲真漢官儀曰羽林郎出補三百石丞尉自占丞尉小縣丞尉三百石其次四百石

（比秩爲真，皆所以優之。○劉攽曰：案文云丞尉小縣三百石，其次四百石，已足，不當更有丞尉字。）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今在朔方窳渾縣北。闞駰十三州志云：窳渾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窳音羊主反。）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稒陽縣屬九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界。稒音固。）南單于出滿夷谷，（滿夷谷闕。）與北匈奴戰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鞮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北單于遣弟右溫禺鞮王（鞮音丁兮反。）奉奏貢獻。秋七月乙未，會稽山崩。閏月丙子，詔曰：匈奴背叛，爲害久遠。賴祖宗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遂掃厥庭，（詩曰：仍執醜虜。庭謂單于所居也。）役不再籍，（猶言不籍再舉。）萬里清蕩，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堪。有司其案舊典，告類薦功，以章休烈。（類，祭天也。書曰：類于上帝。薦，進也。以功進告于天。）九月庚申，以車騎將軍竇憲爲大將軍，以中郎將劉尚爲車騎將軍。冬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徙出塞者，（○劉攽曰：案還徙者不可投之塞外，明此徙字是從字。）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庚子，阜陵王延薨。是歲，郡國九大水。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二月壬午，日有蝕之。（東觀記曰：史官不覺，涿郡言之。）己亥，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前書西河郡美稷縣、上郡龜茲縣並有屬國都尉，其秩比二千石。十三州志曰：典屬國，武帝置，掌納匈奴降者也。哀帝省并大鴻臚，故今復置之。）夏五月庚戌，分太山爲濟北國，分樂成、涿郡、勃海爲河閒國。丙辰，封皇弟壽爲濟北王，開爲河閒王，淑爲城陽王，紹封故淮陽王昞子側爲常山王。賜公卿以下至佐史錢布各有差。己未，遣副校尉閻礱討北匈奴，取伊吾盧地。丁卯，紹封故齊王晃子無忌爲齊王，北海王睦子威爲北海王。車師前後王並遣子入侍。（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卽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里。）月氏國遣兵攻西域長史班超，超擊降之。六月辛卯，中山王焉薨。秋七月乙卯，大將軍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北匈奴遣使稱臣。冬十月，遣行中郎將班固報命南單于。遣左谷蠡王師子（左谷蠡，匈奴王號。師子，其名也。谷音鹿，蠡音離。）出雞鹿塞，擊北匈奴于河雲北，大破之。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元，首也。謂加冠於首。儀禮，冠者先筮日，後筮賓。東觀記曰：時太后詔袁安爲賓，賜東帛乘馬。）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黃金，（奉朝請無員，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將、大夫、郎吏、從官帛。（將謂五官及左右郎將也。大夫謂光祿、太中、中散、諫議大夫也。十三州志曰：大夫皆掌顧問應對言議。夫之言扶也，言能扶持君父也。）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酺五日。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庚辰，賜京師民酺，布兩戶共一匹。二月，大將軍竇憲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居延縣屬張掖郡，居延澤在東北。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城。）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閼氏，匈奴后之號也。音焉支。）夏六月辛卯，尊皇太后母比陽公主（東海恭王彊女。）爲長公主。辛丑，阜陵王种薨。（阜陵王延之子。）冬十月癸未，行幸長安。詔曰：北狄破滅，名王仍降，（仍，頻也。）西域諸國納質內附，豈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鴻烈歟？（迪，蹈也。言由祖宗蹈明智，有重光累聖之德，成此大業也。書曰：茲四人迪哲。又曰：宣重光也。）寤寐歎息，想望舊京。其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及三老、官屬錢帛，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十一月癸卯，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東觀記曰：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廟記云：曹參冢在長陵旁道北，近蕭何冢。）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

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爲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續漢志曰大鴻臚掌封拜諸侯及其嗣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有功也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劉攽曰案西域傳此時但置戊校尉參一己字庚辰至自長安減弛刑徒從駕者刑五月

四年春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款塞乞降於除鞬名也鞬音九言反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璽綬東觀記曰賜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閏月丁丑太常丁鴻爲司徒夏四月丙辰大將軍竇憲還至京師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丙辰郡國十三地震竇憲潛圖弒逆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射聲校尉郭璜郭況子也東觀記曰璜作瑝音同璜子侍中舉衛尉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皆下獄死使謁者僕射續漢書曰謁者僕射一人秩千石爲謁者臺率主謁者天子出奉引也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是夏旱蝗秋七月己丑大尉宋由坐黨憲自殺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任光子也癸丑大司農尹睦爲太尉錄尚書事錄謂總領之也錄尚書自牟融始也丁巳賜公卿以下至佐史錢穀各有差冬十月己亥宗正劉方爲司空十二月壬辰詔今年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稾有不滿者以實除之所損十不滿四者以見損除也武陵零陵澧中蠻叛燒當羌寇金城

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戊子千乘王伉薨辛卯封皇弟萬歲爲廣宗王廣宗縣名今貝州宗城縣隋煬帝諱廣故改爲宗城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內外廐及涼州諸苑馬說文曰廐馬舍也漢官儀曰未央大廐長樂承華等廐令皆秩六百石又云牧師諸苑大十六所分置西北邊分養馬三十萬頭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稅丁未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鬵爲貲而豪右得其饒利鬵音尋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鬵貧人既計釜鬵以爲貲財懼於役重多卽賣之以避科稅豪富之家乘賤買故得其饒利詔書實覈說文云覈考實事也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甲寅太傅鄧彪薨戊午隴西地震三月戊子詔曰選舉良才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周禮鄉大夫掌其鄉之政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而舉賢能者於王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勑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才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也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訖竟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勑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負負亦憂也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庚寅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冗散也流散者舉案其實而給之開倉賑稟三十餘郡夏四月壬子封阜陵王种兄魴爲阜陵王种無嗣故以魴襲也六月丁酉郡國三雨雹東觀記曰大如鴈子秋九月辛酉廣宗王萬歲薨無子國除匈奴單于於除鞬叛遣中郎將任尚討滅之壬午令郡縣勸民蓄蔬食以助五穀蓄積也其官有陂池

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歲假猶租賃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漢官儀曰睦字伯師章人十一月乙丑太僕張酺爲太尉是歲武陵郡兵破叛蠻降之護羌校尉貫友討燒當羌羌乃遁去南單于安國叛骨都侯喜斬之

六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譯獻犀牛大象己卯司徒丁鴻薨二月乙未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兗冀青州貧民許侯馬光自殺東觀記曰光前坐黨附竇憲歸國爲憲客奴所誣告乃自殺丁未司空劉方爲司徒太常張奮爲司空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之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稅漢循周法商賈有稅流人販賣故矜免之又欲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復音福丙寅詔曰朕以眇末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饉流亡尚書曰濟河惟兗州言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歎用思孔疚孔甚也疚病也詩云憂心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於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爲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不急謂非要甚非所以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前書音義曰公車署名也公車所在故以名焉漢官儀曰公車令一人秩六百石掌殿門諸上書詣闕下者皆集奏之凡所徵召亦總領之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夏四月蜀郡徼外羌率種人遣使內附五月城陽王淑薨無子國除章帝子也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它事秋七月京師旱詔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已下皆免遣丁巳幸洛陽寺寺官舍也風俗通云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錄囚徒舉冤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還宮而澍雨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犂斬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南單于安國從弟子逢侯率叛胡亡出塞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〇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使匈奴中郎將杜崇討之冬十一月護烏桓校尉任尚率烏桓鮮卑大破逢侯闞駰十三州志曰護烏桓校尉擁節秩比二千石武帝置以護內附烏桓既而幷於匈奴中郎將中興初班彪上言宜復此官以招附東胡乃復更置焉馮柱遣兵追擊復之〇劉攽曰案文少一破字詔以渤海郡屬冀州武陵漊中蠻叛郡兵討平之

七年春正月行車騎將軍鄧鴻〇劉攽曰案文亦少一事字度遼將軍朱徽中郎將杜崇皆下獄死時南單于安國與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令斷其章緣此驚叛安國卒見殺帝後知之皆徵下獄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見公卿問得失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十三州志曰侍御史周官卽柱下史秩六百石掌注記言行糾諸不法員十五人出有所案則稱使者焉謁者秦官也員七十人皆選孝廉年未五十曉解儐贊者歲盡拜縣令長史及都官府丞長史博士秦官博通古今秩皆六百石孝武初置五經博士後稍增至十四員取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主領焉議郎郎官皆秦官也冗無所掌秩六百石或四百石〇劉攽曰注歲盡拜縣令長史及都官府丞長史案文多一史字若是王國長史則當幷守丞言之明此但是令長耳下文又自有長史也詔曰元首不明化流無良政失於民謫見于天謫譴也責也禮曰陽事不得譴謫見于天日爲之食深惟庶事五教在寬是以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其人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初開其議詔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任堪也音仁林反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長相長縣長相侯相也十三州志云縣侯邑則令長爲相秩隨令長本秩五月辛卯改千乘國爲樂安國千乘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樂安故城在今青州博昌縣南六月丙寅

沛王定薨秋七月乙巳易陽地裂（易陽縣在易水之陽今易州也）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八年春二月己丑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癸亥樂成王黨薨甲子詔賑貸并州四郡貧民五月河內陳留蝗南匈奴右溫禺犢王叛爲寇秋七月行度遼將軍龐奮（○劉攽曰亦少一事字九年行征西將軍劉尚下亦同）越騎校尉馮柱追討之斬右溫禺犢王車師後王叛擊其前王八月辛酉飲酎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敦煌戍其犯大逆募下蠶室其女子宮自死罪已下至司寇及亡命者入贖各有差九月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曰蝗蟲之異殆不虛生（禮記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洪範五行傳曰貪利傷人則蝗蟲損稼）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恫矜思弭憂釁（尚書曰恫矜乃身孔安國注曰恫痛也矜病也言如痛病在身欲除之也矜音古頑反）昔楚嚴無災而懼（解見明紀）成王出郊而反風（成王疑周公天乃大風禾則盡偃王乃出郊祭天乃反風禾起事見尚書）將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災變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興蝗之咎庚子復置廣陽郡（高帝時燕國也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也）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有罪自殺（北海郡今青州縣）十二月辛亥陳王羨薨丁巳南宮宣室殿火

九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蠻夷及撣國重譯奉貢（撣音擅東觀記作擅俗本以禪字相類或作禪者誤也說文曰譯所以傳四夷之語也）三月庚辰隴西地震癸巳濟南王康薨西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夏四月丁卯封樂成王黨子巡爲樂成王六月蝗旱戊辰詔今年秋稼爲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稾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稅秋七月蝗蟲飛過京師八月鮮卑寇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前書音義曰肥子奔燕封於此今平州也）遼東太守祭參下獄死（東觀記曰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略吏人祭參坐沮敗下獄誅）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丙申葬章德皇后燒當羌寇隴西殺長吏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九月庚申司徒劉方策免自殺甲子追尊皇妣梁貴人爲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懷梁皇后于西陵（謚法曰正德美容曰恭執義揚善曰懷東觀記曰改殯承光宮儀比敬園初后葬有闕實後乃議改葬）十一月癸卯光祿勳河南呂蓋爲司徒（蓋字君玉宛陵人也）十二月丙寅司空張奮罷壬申太僕韓稜爲司空己丑復置若盧獄官（前書曰若盧獄屬少府漢舊儀曰主鞫將相大臣也）

十年春三月壬戌詔曰隄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爲負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爲煩擾將顯行其罰夏五月京師大水（東觀記曰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人廬舍）秋七月己巳司空韓稜薨八月丙子太常太山巢堪爲司空（堪字次朗太山南城人）九月庚戌復置廩犧官（漢官儀曰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也）冬十月五州雨水十二月燒當羌豪迷唐等率種人詣闕貢獻戊寅梁王暢薨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丙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

皆免歸田里。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己巳，復置右校尉官。東觀記曰置在西河鵠澤縣。秋七月辛卯，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十二年春二月，旄牛徼外白狼、薄夷率種人內屬。闞駰十三州志曰旄牛縣屬蜀郡前書曰旄牛所出歲貢其尾以為節旄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采，以助蔬食。三月丙申，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匱乏也京師去冬無宿雪，以其經冬故言宿也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詩大雅周宣王遇旱之詩言今人何罪而天令饑饉乎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埶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董仲舒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禮記王制曰析言破律也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壬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武帝時置博士弟子太常擇人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焉昭帝增員滿百人宣帝倍之元帝更設員千人成帝更增員三千人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反，象林縣屬日南郡今鬱林州郡兵討破之。閏月，賑貸敦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戊辰，秭歸山崩。秭歸縣屬南郡古之夔國今歸州也袁山松曰屈原此縣人既被流放忽然暫歸其姊亦來因名其地為秭歸秭亦姊也東觀記曰秭歸山高四百餘丈崩填谿水壓殺百餘人六月，舞陽大水，賜被水災尤貧者穀，人三斛。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九月戊午，太尉張酺免。丙寅，大司農張禹為太尉。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是歲，燒當羌復叛。

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二月，任城王尚薨。丙午，賑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秋八月，詔象林民失農桑業者，賑貸種糧，稟賜下貧穀食。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護羌校尉周鮪擊燒當羌，破之。荊州雨水。九月壬子，詔曰：荊州比歲不節，今茲淫水為害，淮南子曰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高誘注云平地出水為淫水餘雖頗登，而多不均浹，深惟四民農食之本，慘然懷矜。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稾；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冬十一月，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條枝大爵。西域傳曰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條枝國臨西海出師子大雀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鳥也丙辰，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眾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鮮卑寇右北平，遂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戊辰，司徒呂蓋罷。十二月丁丑，光祿勳魯恭為司徒。辛卯，巫蠻叛，寇南郡。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也

十四年春二月乙卯，東海王政薨。繕修故西海郡。平帝時金城塞外羌獻地以為西海郡也光武建武中省金城入隴西郡至是復繕修之金城即今蘭州縣也

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三月戊辰臨辟雍饗射大
赦天下夏四月遣使者督荊州兵討巫蠻破降之庚
辰賑貸張掖居延敦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下貧穀
各有差五月丁未初置象林將兵長史官闞駰十三州志曰將兵長史居在日南郡又有將兵司馬去雒陽九千六百三十里六月辛卯廢皇后陰
氏后父特進綱自殺秋七月甲寅詔復象林縣更賦
田租芻稾二歲壬子常山王側薨是秋三州雨水冬
十月甲申詔兗豫荊州今年水雨淫過多傷農功其
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芻稾其不滿者以實
除之辛卯立貴人鄧氏為皇后丁酉司空巢堪罷十
一月癸卯大司農徐防為司空是歲初復郡國上計
補郎官上計令計吏也前書音義曰舊制使郡丞奉歲計武帝元朔中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與計偕拜為郎中中廢今復之
十五年春閏月乙未詔流民欲還歸本而無糧食者
過所實稟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二
月詔稟貸潁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敦煌貧民前書音義曰陳留本鄭邑後為陳所幷故曰陳留今汴州縣也江夏郡高帝置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五月戊寅南陽
大風六月詔令百姓鰥寡漁采陂池勿收假稅二歲
秋七月丙寅濟南王錯薨錯音七故反復置涿郡故鹽鐵
官續漢書曰其郡縣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也九月壬午南
巡狩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並從賜所過二
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
是秋四州雨水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舊宅癸丑祠
園廟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戊午進幸雲夢臨漢
水而還雲夢今安州縣也即在雲夢澤中十一月甲申車駕還宮賜

從臣及留者公卿以下錢布各有差十二月庚子琅
邪王宇薨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
決小事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鄭玄注云靡草薺亭歷之屬臣賢案五月一陰爻生可以言微陰今月令云孟夏乃是純陽之月此言夏至者與月令不同是歲初
令郡國以日北至案薄刑
十六年春正月己卯詔貧民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
自農者貸種糧二月己未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
多傷稼禁沽酒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
以耕者為雇犂牛直五月壬午趙王商薨秋七月旱
戊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霑疑吏行慘刻
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
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辛酉司徒魯恭免
庚午光祿勳張酺為司徒辛巳詔令天下皆半入今
年田租芻稾其被災害者以實除之貧民受貸種糧
及田租芻稾皆勿收責八月己酉司徒張酺薨十月
辛卯司空徐防為司徒大鴻臚陳寵為司空十一月
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岯山即柏岯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爾雅云山一成曰岯東觀記作岯並音平眉反流俗本或作坯者誤也賜百官從臣布各有差北
匈奴遣使稱臣貢獻十二月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官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在遼東郡昌黎城也
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午引三署郎召見禁中漢官儀三署謂五官署也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將以司之郡國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四等無員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謂禁中選除七
十五人補謁者長相高句驪寇郡界夏四月庚午大
赦天下改元元興宗室以罪絕者悉復屬籍五月癸

酉雍地裂東觀記曰右扶風雍地裂流俗本雍下有州者誤也秋九月遼東太
守耿夔擊貊人破之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
殿年二十七立皇子隆爲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
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
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
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
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南海郡秦置今廣州
縣也廣雅曰益智龍眼也交州記曰龍眼樹高五六文似荔支而小廣州記曰子似荔支而圓七月熟荔
支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實如雞子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醋者至日禺中翕然俱赤卽可食置謂驛
也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
海臨武縣屬桂陽郡今郴州縣也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
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
復受獻由是遂省焉謝承書曰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補臨武長縣接交州舊獻龍眼
荔支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頓仆死亡不絕道經臨武羌乃上書諫曰臣聞上
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故天子食太牢爲尊不以果實爲珍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
風發南州土地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
必延年益壽帝從之章報羌卽棄官還家不應徵召著唐子三十餘篇
論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
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
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西域傳曰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皆降服西至海瀕四萬
里皆重譯貢獻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
數也

孝殤皇帝諱隆謚法曰短折不成曰殤古今注曰隆之字曰盛和帝少子也
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卽皇帝位時誕育百餘日
誕大也詩大雅誕彌厥月先生如達鄭玄注云大矣后稷之在其母懷也終人道十月而生詩又云載生
載育育長也達音他末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儀見皇后紀北
匈奴遣使稱臣詣敦煌奉獻
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太尉張禹爲太傅司徒徐防
爲太尉參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封皇兄勝爲平
原王癸卯光祿勳梁鮪爲司徒漢官儀曰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三
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在洛陽東南三十里俗本作順者誤尊廟
曰穆宗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閒王開常山王
章始就國夏四月庚申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東觀記曰
鄧太后雅性不好淫祀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追擊戰歿
丙寅以虎賁中郎將鄧騭爲車騎將軍司空陳寵薨
五月辛卯皇太后詔曰皇帝幼冲承統鴻業朕且權
禮佐助聽政兢兢寅畏寅敬也不知所濟深惟至治之
本道化在前刑罰在後將稽中和廣施慶惠與吏民
更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來諸犯禁錮詔書雖解
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復爲平民壬辰河東垣山
崩垣縣今絳州縣也古今注曰山崩長七丈廣四丈六月丁未太常尹勤爲
司空郡國三十七雨水己未詔曰自夏以來陰雨過
節煖氣不效效猶驗也將有厥咎寤寐憂惶未知所由昔
夏后惡衣服菲飲食孔子曰吾無間然菲薄也間非也今新
遭大憂且歲節未和徹膳損服庶有補焉其減太官
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太官令周官也
秩千石典天子廚膳導官掌擇御米導擇也尚方掌作御刀劍諸器物內署掌內府衣物秩皆六百石並
見續漢書丁卯詔司徒大司農長樂少府曰朕以無德佐
助統政夙夜經營懼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遠先
內後外自建武之初以至於今八十餘年宮人歲增
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

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宮人皆爲庶民以抒幽隔鬱滞之情(抒舒也食汝反)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秋七月庚寅勅司隸校尉部刺史(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有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爲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見續漢書)曰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揣音初委反)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平民謂善人也書曰延及平人)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詩小雅也)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稾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殯于崇德前殿年二歲

贊曰孝和沈烈率由前則王赫自中賜命彊懕(懕惡也謂誅竇憲等)抑沒祥符登顯時德(謂用鄧彪等委政也)殤世何早平原弗克(平原王勝以痼疾不得立也左傳曰弗克負荷)

(劉攽曰紀書孝和葬慎陵章懷注云俗本作順陵者誤臣攽案皇后紀和熹皇后合葬順陵以爲皇后紀誤而靈帝父孝仁皇稱慎陵世數不遠陵名必不相襲參校前後孝和實葬順陵言慎乃更爲誤耳疑此亦非章懷之失蓋傳寫誤以順爲慎亦因以慎爲順耳)

後漢書卷四

後漢書卷四考證

和帝紀追至河渠北鞮海○何焯云竇憲傳及通鑑皆作私渠比鞮海

屬國都尉官注典屬國武帝置哀帝省幷大鴻臚故今復置之○何焯曰光武紀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故屬國都尉亦罷此復置之與典屬國無與

復置涿郡故鹽鐵官○何焯曰按涿郡故安縣有鐵官無鹽官則此鹽字乃安字之譌

殤帝紀朕且權禮○禮字疑有誤宋本無禮字亦不成句姑仍監本

後漢書卷四考證

後漢書卷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安帝紀第五

恭宗孝安皇帝諱祜，謚法曰寬容和平曰安伏侯古今注曰祜之字曰福肅宗孫也。父清河孝王慶，母左姬。帝自在邸第，倉頡篇曰邸舍也說文云屬國之舍也前書音義曰第謂有甲乙之次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笫之閒。笫簀也年十歲，好學史書，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可以教童幼和帝常稱之，數見禁中。延平元年，慶始就國，鄧太后特詔留帝於清河邸。八月，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其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齋于殿中。續漢志曰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日王青蓋車皇孫則綠車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洛陽南宮有崇德殿不以凶事臨朝故吉服也羣臣陪位，引拜帝為長安侯。不即立為天子而封侯者不欲從微即登皇位皇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豈意卒然顛沛，天年不遂，悲痛斷心。朕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唯長安侯祜質性忠孝，小心翼翼，翼翼敬慎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能通詩論，篤學樂古，仁惠愛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係後，莫宜於祜。係卽繼也禮，昆弟之子猶己子；禮記檀弓之文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為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王父謂祖也穀梁傳曰衞靈公廢太子蒯聵立孫輒不受父之命而受王父命其以祜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禮儀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侯祜：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前書音義曰禮有大行人有小行人主謚號官也韋昭云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天子崩未有謚故稱大行也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風俗通曰天子新崩未有謚故且稱大行皇帝義兩通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孫，謙恭慈順，在孺而勤，孺幼也或作在孺丕勤宜奉郊廟，承統大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帝其勉之哉！」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猶臨朝。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

九月庚子，謁高廟。辛丑，謁光武廟。六州大水。己未，遣謁者分行虛實，舉災害，賑乏絕。丙寅，葬孝殤皇帝于康陵。墳在慎陵塋中庚地高五丈五尺周二百八步乙酉，隕石于陳留。西域諸國叛，攻都護任尚，遣副校尉梁慬救尚，擊破之。慬音勤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詔以宿麥不下，宿舊也麥必經年而熟故稱宿賑賜貧人。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薨。使司空持節弔祭，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乙酉，罷魚龍曼延百戲。漢官典職曰作九賓樂舍利之獸從西方來戲於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魚嗽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燿日光曼延者獸名也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曼延音以戰反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大赦天下。蜀郡徼外羌內屬。東觀記曰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降附戊寅，分犍為南部為屬國都尉。稟司隸、兗、豫、徐、冀、并州貧民。司隸領河南河內河東弘農都於洛陽魏末因為司州二月丙午，以廣成游獵地廣成苑名在汝州西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丁卯，分清河國封帝弟常保為廣川王。廣川縣屬信都國故城在今冀州棗強縣東北庚午，司徒梁鮪薨。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己卯，永昌徼外僬僥種夷貢獻內屬。甲申，葬清河孝王，贈龍旗虎賁。夏五月甲戌，長樂衞尉魯恭

爲司徒前書曰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也長樂建章甘泉宮皆隨所掌以爲官名秩中二千石也丁丑詔封北海王睦孫壽光侯普爲北海王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九真郡名今愛州縣六月戊申爵皇太后母陰氏爲新野君丁巳河東地陷壬戌罷西域都護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爲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隲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秋九月庚午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是日太尉徐防免以災異屢見也辛未司空尹勤免以水雨漂流也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丁丑詔曰自今長吏被考竟未報考謂考問其狀也報謂斷決也自非父母喪無故輒去職者劇縣十歲平縣五歲以上乃得次用壬午詔太僕少府減黃門鼓吹以補羽林士漢官儀曰黃門鼓吹百四十五人羽林左監主羽林八百人右監主九百人廄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乘輿天子所乘車輿也不敢斥言尊者故稱乘輿見蔡邕獨斷諸所造作非供宗廟園陵之用皆且止丙戌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庚寅太傅張禹爲太尉太常周章爲司空漢官儀曰章字次叔荊州隨縣人也冬十月倭國遣使奉獻倭國去洛陽萬二千里男子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見本傳辛酉新城山泉水大出東觀記曰突壞人田水深三丈十一月丁亥司空周章密謀廢立策免自殺戊子勑司隸校尉冀幷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勑所部長吏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郡在所爲封長檄不欲勿強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也欲歸者皆給以長牒爲驗強音其兩反十二月乙卯潁川太守張敏爲司空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雨水或山水暴至二十八大風雨雹

二年春正月稟河南下邳東萊河內貧民古今注曰時州郡大饑米石二千人相食老弱相棄道路車騎大將軍鄧隲爲種羌所敗於冀西續漢書曰種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冀縣屬天水郡也○劉攽曰正文案官無車騎大將軍者明大字衍隲後乃爲大將軍耳二月乙丑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稟貸流民夏四月甲寅漢陽城中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以下各有差即日降雨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東觀記曰雹大如芋魁雞子風拔樹發屋秋七月戊辰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尚書注曰璇美玉也以璇爲璣以玉爲衡二者正天文之器也七政日月五星各異其政制即今之渾儀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饑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憂心京京詩小雅曰憂心京京爾雅曰京京憂也閒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尙浮言無卓爾異聞卓爾高遠之貌也論語曰如有所立卓爾其百僚及郡國吏人○劉攽曰案此不成文理當有一令字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衍猶引也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誡閏月辛丑廣川王常保薨無子國除癸未蜀郡徼外羌舉土內屬東觀記曰徼外羌薄申等八種舉衆降九月庚子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續漢書曰王國有中大夫秩比六百石謁者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劉攽曰正文二漢諸侯王未嘗有主稱蓋是國字前書多言王國此注中亦有王國文主字作國無疑也或謂主指公主案公主但有家令無郎謁者又此詔文但言國相移名其非公主明矣或者傳寫見後有王主之文遂謬於此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

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
令得外補移書也調選也冬十月庚寅稟濟陰山陽玄菟貧
民征西校尉任尚與先零羌戰于平襄尚軍敗績平襄
縣屬天水郡故襄戎邑也十一月辛酉拜鄧騭為大將軍徵還京
師留任尚屯隴右先零羌滇零稱天子於北地滇零羌名
音丁田反遂寇三輔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
炳十二月辛卯稟東郡鉅鹿廣陽安定定襄沛國貧
民廣漢塞外參狼羌降分廣漢北部為屬國都尉是
歲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元服謂加冠也士冠禮曰令月吉辰加爾
元服鄭玄云元首也大赦天下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金帛各
有差男子為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人二級流民
欲占者人一級遣騎都尉任仁討先零羌不利羌遂
破沒臨洮縣名屬隴西郡高句驪遣使貢獻三月京師大饑
民相食壬辰公卿詣闕謝詔曰朕以幼沖奉承鴻業
不能宣流風化而感逆陰陽至令百姓饑荒更相噉
食永懷悼歎若墜淵水咎在朕躬非羣司之責而過
自貶引重朝廷之不德貶引謂貶損引過也重音直用反其務思變
復以助不逮癸巳詔以鴻池假與貧民續漢書曰鴻池在洛陽東
二十里假借也令得漁采其中壬寅司徒魯恭免夏四月丙寅大鴻
臚九江夏勤為司徒勤字伯宗壽春人也三公以國用不足奏
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
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續漢志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赤黃色營士謂五校營
士也漢官儀曰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領士七百人長水領士千三百六十七人也己巳詔上
林廣城苑可墾闢者賦與貧民甲申清河王虎威薨
五月丙申封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丁酉沛王

正薨癸丑京師大風六月烏桓寇代郡上谷涿郡秋
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遣侍御史龐雄
督州郡兵討破之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皆令種宿
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種餉九月鴈門烏桓及
鮮卑叛敗五原郡兵於高渠谷東觀記曰戰九原高梁谷渠梁相瀕必有
誤也冬十月南單于叛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十一月
遣行車騎將軍何熙討之○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十二月辛酉
郡國九地震乙亥有星孛于天苑天苑星名是歲京師及
郡國四十一雨水雹續漢書曰雹大如鴈子也幷涼二州大饑人
相食
四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
車輦於庭故曰充庭車也以年饑故不陳辛卯詔以三輔比遭寇亂人庶
流冗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算芻稾前書音義曰天下人皆戍邊三日
可人人自行行者自戍三日不可往復還因便住一歲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言過其本
更之日故曰過更又曰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也稾上郡貧民各
有差海賊張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
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
法雄討破之度遼將軍梁慬遼東太守耿夔討破南
單于於屬國故城丙午詔減百官及州郡縣奉各有
差二月丁巳稟九江貧民南匈奴寇常山乙丑初置
長安雍二營都尉官漢官儀曰京兆虎牙扶風都尉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
護園陵扶風都尉居雍縣故俗人稱雍營焉西羌傳云虎牙都尉居長安乙亥詔自建初
以來諸祅言它過坐徙邊者各歸本郡其沒入官為
奴婢者免為庶人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
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洛陽
宮殿名曰南宮有東觀前書曰凡諸子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全數也三月南單于降

先零羌寇褒中，縣名，屬漢中郡，今梁州褒城縣。漢中太守鄭勤戰歿。徙金城郡都襄武。襄武，縣名，屬隴西郡，今渭州郡。戊子，杜陵園火。癸巳，郡國九地震。夏四月，六州蝗。東觀記曰：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丁丑，大赦天下。秋七月乙酉，三郡大水。己卯，騎都尉任仁下獄死。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冬十月甲戌，新野君陰氏薨，東觀記曰：新野君薨，贈以玄玉赤紱，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大將軍鄧騭罷。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郡國十二地震。己丑，太尉張禹免。甲申，光祿勳李脩為太尉。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豫州襄城人也。二月丁卯，詔省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三月，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安定郡今涇州也。美陽，縣，故城在今武功縣北。北地徙池陽，北地郡今寧州也。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北也。上郡徙衙。上郡今綏州也。衙縣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左傳曰秦晉戰于彭衙，即此也。夫餘夷犯塞，殺傷吏人。閏月丁酉，赦涼州、河西四郡。戊戌，詔曰：「朕以不德，奉郊廟，承大業，不能興和降善，為人祈福，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猾，亂也。夏，華夏也。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以蝗蟲滋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將何以匡救，濟斯艱戹，承天誡哉！蓋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賢顯善，聖制所先。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之詞也。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眾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六月甲辰，樂成王巡薨。秋七月己巳，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九卿：奉常、光祿、衛尉、太僕、鴻臚、廷尉、少府、宗正、司農。校尉謂城門、屯騎、越騎、步兵、胡騎、長水等。○劉攽曰：注胡騎字誤，當作射聲，上三年注中甚明，說又在後。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九月，漢陽人杜琦、王信叛，東觀記曰：琦自稱安漢將軍。與先零諸種羌攻陷上邽城。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刺殺杜琦。東觀記曰：漢陽故吏杜習手刺殺之。是歲，九州蝗，郡國八雨水。

六年春正月庚申，詔越巂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犍為，郡名。前書音義曰：故夜郎國也。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西北也。三月，十州蝗。夏四月乙丑，司空張敏罷。己卯，大常劉愷為司空。五月，旱。丙寅，詔令中二千石下至黃綬，一切復秩還贖，賜爵各有差。戊辰，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理冤獄。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員谿闕也。辛巳，大赦天下。遣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續漢書曰：傳信首詣洛陽，梟縠城門外。冬十一月辛丑，護烏桓校尉吳祉下獄死。是歲，先零羌滇零死，子零昌復襲偽號。

七年春正月庚戌，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要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也。命婦者，其大夫之妻也。臣賢案：東觀、續漢、袁山松、謝沈書、古今注皆云六年正月甲寅謁宗廟，此云七年庚戌，疑紀誤也。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夏四月乙未，平原王勝薨。丙申晦，日有食之。五月庚子，京師大雩。左傳曰：龍見而雩。杜預注云：謂建巳之月，龍星角亢見東方。雩，遠也，遠為百穀求膏雨。周禮司巫職曰：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注云：雩，吁也，嗟而求雨。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破先零羌。八月丙寅，京師大風，蝗蟲飛過洛陽。詔賜民爵，郡國被蝗傷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滿者，以實除之。九月，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零陵，郡名，今永州縣。丹陽，郡名，今潤州江寧縣。餘並見上。賑給南

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飢民，又調濱水縣穀輸敖倉。（詩曰：「搏狩于敖。」即此也。秦於此築太倉，亦曰敖倉，在今鄭州滎陽縣西北。東觀記曰：「濱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十萬斛送敖倉。」）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元初。賜民爵，人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脫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貞婦帛，人一匹。二月己卯，日南地坼，（東觀記曰：「坼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三月癸酉，日有食之。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京師及郡國五旱、蝗。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五月，先零羌寇雍城。六月丁巳，河東地陷。秋七月，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蠶陵，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因以為名焉。）九月乙丑，太尉李脩罷。先陵羌寇武都、漢中，絕隴道。辛未，大司農山陽司馬苞為太尉。（謝承書曰：「苞字仲成，東緡人也。」）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先零羌敗涼州刺史皮陽於狄道。乙卯，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見光武紀也。）十一月，是歲，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春正月，詔稟三輔及幷、涼六郡流冗貧人。蜀郡青衣道夷奉獻內屬。（青衣，縣名，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今嘉州龍遊縣也。東觀記曰：「青衣蠻夷唐律等歸義。」）脩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民田。（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發人鑿十二渠，引水灌田。」所鑿之渠在今相州鄴縣西也。）二月戊戌，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槨朽敗者，皆為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錢人五千。辛酉，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疇。（前書音義曰：「美田曰疇。」）三月癸亥，京師大風。先零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夏四月丙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甲戌，詔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災異不息，憂心惶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裁與纔同，古字通。）今羣飛蔽天，為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邪？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既不奏聞，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欺罔罪大。今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假貸猶寬容也。盛夏不可卽加刑罰，故且寬容。）其務消救災眚，安輯黎元。」六月丙戌，太尉司馬苞薨。（謝承書曰：「苞為太尉，嘗食麤飯，著布衣，妻子不歷官舍。會司徒楊震為獎豐等所譖，連及苞，苞乞骸骨，未見聽，以疾薨也。」）洛陽新城地裂。秋七月辛巳，太僕太山馬英為太尉。（英字文思，兗州蓋縣人也。）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慮音閭。有醫無閭山，因以為名焉。）九月，又攻夫犂營，殺縣令。（夫犂，縣名，屬遼東屬國。）壬午晦，日有食之。冬十月，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不輸作也。）亡命死罪以下贖，各有差。其吏人聚為盜賊，有悔者除其罪。乙未，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東觀記曰：「至北地靈州丁奚城也。」）光等大敗，並沒。左馮翊司馬鈞下獄，自殺。（東觀記曰：「安定太守杜恢與司馬鈞幷威擊羌，恢乘勝深入，為虜所害，鈞等擁兵不救，收鈞下獄也。」）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十二月，武陵澧中蠻叛，州郡擊破之。（東觀記曰：「蠻田山、高少等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夷、六亭兵追擊，山等皆降，賜五里、六亭渠率金帛各有差。」）己酉，司徒夏勤罷。庚戌，司空劉愷為司徒，光祿勳袁敞為司空。

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酈元水經注曰：「晉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人踵其遺蹟，蓄以為沼，分為二派，北瀆即智氏故渠也。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溉灌，東南出城，注於汾水。」今所修溝渠即謂此。）東平陸上言木連

理東平陸縣名古厥國也屬東平國今兗州平陸縣也序例曰凡瑞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見於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故書某處上言也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蒼梧郡今梧州縣也合浦郡今廉州縣也二月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討之逴音丁角反郡國十地震三月辛亥日有食之丙辰赦蒼梧鬱林合浦南海吏人為賊所迫者夏四月京師旱五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破之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匈奴擊先零羌於靈州破之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故城在今慶州鳥領縣西北越巂徼外夷舉種內屬六月中郎將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七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平之緱氏地坼九月辛巳趙王宏薨冬十一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降丙戌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為常至此復遵古制也癸卯郡國九地震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北地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庫災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己巳鮮卑寇遼西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東陽樂城是五月丁丑太常李郃為司空六月戊辰三郡雨雹秋七月辛丑陳王鈞薨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霽雨止也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左傳曰凡雨三日以上為霖京房別對災異曰人勞怨苦雨水絕道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鄭玄注云助老氣也行猶賜也方今案比之時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九月護羌校尉任尚使客刺殺叛羌零昌冬十一月己卯彭城王恭薨十二月越巂夷寇遂久殺縣令遂久縣屬越巂郡甲子任尚及騎都尉馬賢與先零羌戰于富平上河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故城在今靈州回樂縣西南酈元水經注曰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虔人羌率眾降虔人羌號也東觀記曰虔人種羌大豪恬狼等詣度遼將軍降隴右平是歲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春正月越巂夷叛二月壬戌中山王憲薨三月京師及郡國五旱詔稟遭旱貧人夏六月高句驪與穢貊寇玄菟郡名在遼東秋七月越巂蠻夷及旄牛豪叛殺長吏旄牛縣屬蜀郡華陽國志曰在邛崍山表也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漢令今亡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戹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綺文繒縠紗也璣珠不圓者也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鷙鳥鷹鸇之類也廣雅曰鷙執也以其能服執眾鳥月令孟秋鷹乃祭鳥始用行戮言有司怠惰不遵法令將欲糾其罪順秋行誅伺鷹鸇之鷙擊也且復重申以觀後效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鮮卑寇代郡殺長吏冬十月鮮卑寇上谷十二月丁巳中郎將任尚有辠棄市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壬子詔三府選掾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各五人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補令長丞尉乙卯詔曰夫政先京

師後諸夏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鄭玄云婦使謂組紃之事其賜民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斛貞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節謂志操義謂推讓甄明旌章也里門謂之閭旌表者若今之揭闕而顯之三月庚辰始立六宗祀於洛城西北續漢志曰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非也乃更六宗祠於戌亥之地禮比大社也夏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賜棺木漢官儀太醫令一人秩六百石除田租口賦沛國勃海大風雨雹五月京師旱六月丁丑樂成王賓薨丙戌平原王得薨秋七月鮮卑寇馬城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以名焉其故城今朔州也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九月癸巳陳王竦薨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既郡國八地震是歲永昌益州蜀郡夷叛與越巂夷殺長吏燔城邑益州刺史張喬討破降之

永寧元年春正月甲辰任城王安薨三月丁酉濟北王壽薨車師後王叛殺部司馬沈氏羌寇張掖沈氏羌號也續漢志曰羌在上郡西河者號沈氏也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為皇太子改元永寧大赦天下賜王主三公列侯下至郎吏從官金帛又賜民爵及布粟各有差己巳詔封陳王羨子崇為陳王濟北王子萇為樂成王河閒王子翼為平原王壬午琅邪王壽薨六月沈氏種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討沈氏羌破之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己巳司空李郃免癸酉衛尉廬江陳襃為司空襃字伯仁舒縣人也自三月至是月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風雨水十二月永昌徼外撣國遣使貢獻撣音擅戊辰司徒劉愷罷遼西鮮卑降癸酉太常楊震為司徒是歲郡國二十三地震夫餘王遣子詣闕貢獻燒當羌叛

建光元年春正月幽州刺史馮煥率二郡太守討高句驪穢貊不剋二月癸亥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謂宮人無子守園陵者也王主公卿以下錢布各有差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丙午葬和熹皇后丁未安樂王寵薨戊申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夏四月穢貊復與鮮卑寇遼東遼東太守蔡諷追擊戰歿丙辰以廣川并清河國丁巳尊孝德皇元妃耿氏為甘陵大貴人甘陵孝德皇后之陵因以為縣今貝州清河縣東也甲子樂成王萇有罪廢為臨湖侯續漢書曰坐輕慢不孝故貶臨湖縣名屬廬江郡也己巳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賜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甲戌遼東屬國都尉龐奮承偽璽書殺玄菟太守姚光五月庚申特進鄧騭及度遼將軍鄧遵並以譖自殺乳母王聖與中黃門李閏等譖告尚書鄧訪等謀廢立宗族皆免官騭與遵皆自殺丙申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秋七月己卯改元建光大赦天下壬寅太尉馬英薨八月護羌校尉馬賢討燒當羌於金城不利甲子前司徒劉愷為太尉鮮卑寇居庸關九月雲中太守成嚴擊之戰歿鮮卑圍烏桓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救之戊子幸衛尉馮石府續漢書曰賜賞寶劍玉玦雜繒布等○劉攽曰注按文多一賞字贊語注可驗是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冬十一月己

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坼裂詔三公已下各上封事陳得失遣光祿大夫案行賜死者錢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災甚者勿收口賦鮮卑寇玄菟庚子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癸卯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丙午詔京師及郡國被水雨傷稼者隨頃畝減田租甲子初置漁陽營兵伏侯古今注曰置營兵千人也冬十二月高句驪馬韓穢貊圍玄菟城夫餘王遣子與州郡并力討破之

延光元年春二月夫餘王遣子將兵救玄菟夫餘王子尉仇台也擊高句驪馬韓穢貊破之遂遣使貢獻三月丙午改元延光大赦天下還徙者復戶邑屬籍賜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加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三匹夏四月癸未京師郡國二十一雨雹癸巳司空陳褒免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劉授為司空漢官儀曰宗正卿秩中二千石授字孟春徐州武原人也己巳改樂成國為安平封河間王開子得為安平王六月郡國蝗秋七月癸卯京師及郡國十三地震高句驪降虔人羌叛攻穀羅城穀羅屬西河郡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八月戊子陽陵園寢火景帝陵也辛卯九真言黃龍見無功無功縣屬九真郡己亥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視事一歲已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敕身率下防姦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清白謂貞正也愛利謂愛人而利之也無拘官簿謂受超遷之不拘常隳也〇劉攽曰注案文受當作將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綬隱親悉心勿取浮華墨綬謂令長之屬也隱親猶親自隱也悉盡也言令三公以下各舉所知皆隱審盡心勿取浮華不實者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冬十月鮮卑寇鴈門定襄十一月鮮卑寇太原燒當羌豪降十二月九真徼外蠻夷貢獻內屬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詔賜壓溺死者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其壞敗廬舍失亡穀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傷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皆被災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為收斂之虔人羌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

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叛寇靈關殺縣令靈關道屬越巂郡益州刺史蜀郡西部都尉討之詔選三署郎三署解見和帝紀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丙辰河東潁川大風夏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九真言嘉禾生東觀記曰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丙申北海王普薨秋七月丹陽山崩八月庚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九月郡國五雨水冬十月辛未太尉劉愷罷甲戌司徒楊震為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熹為司徒熹字季明青州長廣人也十一月甲辰校獵上林苑鮮卑敗南匈奴於曼柏是歲分蜀郡西部為屬國都尉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丁丑告陳留太守祠南頓君光武皇帝于濟陽復濟陽今年田租芻稾庚寅遣使者祠唐堯於成陽古成伯國也故城在今濮州雷澤縣北逕國征記云成陽東南有堯冢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北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三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鳳皇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田租賜男子爵人二級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太山王者告岱之庭為五嶽之宗故日岱宗燔柴以告天齊王無忌北海王普樂安王延來朝壬辰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巳告祀二祖六宗二祖高祖光武

也。六宗謂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代宗，孝宣曰中宗，孝元曰高宗，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勞賜郡縣，作樂。三月甲午，陳王崇薨。戊辰，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還，幸東平，至東郡，歷魏郡、河內。壬戌，車駕還京師，幸太學。是日，太尉楊震免。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假于祖禰。假音格。格，至也。壬戌，沛國言甘露降豐縣。戊辰，光祿勳馮石為太尉。五月，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匈奴中郎將馬翼討破之。日南徼外蠻夷內屬。六月，鮮卑寇玄菟。庚午，閬中山崩。閬中，縣，屬巴郡，臨閬中水，因以為名，今隆州縣也。辛未，扶風言白鹿見雍。辛巳，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災害，督錄盜賊。秋七月丁酉，初復右校令、左校丞官。續漢志曰：將作大匠屬官有左右校，皆有令、丞。中興未置，今始復。日南徼外蠻豪帥詣闕貢獻。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頻陽縣故城在今雍州美原縣西南。衙縣見上。潁川上言木連理。白鹿、麒麟見陽翟。鮮卑寇高柳。梁王堅薨。明帝孫，節王暢之子也。八月辛巳，大鴻臚耿寶為大將軍。戊子，潁川上言麒麟一、白虎二見陽翟。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常侍江京等譖之也。乙巳，詔郡國中都官死辠繫囚減罪一等。詔敦煌、隴西及度遼營，漢官儀曰：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縣也。○劉攽曰：正文詔敦煌，案文詔當作詔。其右趾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辛亥，濟南上言黃龍見歷城。歷城縣，屬濟南國，今齊州縣也。庚申晦，日有食之。冬十月，行幸長安。壬午，新豐上言鳳皇集西界亭。今新豐縣西南有鳳皇原，俗傳云即此時鳳皇所集之處也。丁亥，會三輔守令掾史於長安，作樂。閏月乙未，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觀上林、昆明池。遣使者祠太上皇于萬年，以中牢祠蕭何、曹參、霍光。十一月乙丑，至自長安。十二月乙未，琅邪言黃龍見諸縣。諸，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西南。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雨水、疾風、雨雹。○劉攽曰：案文衍一諸字，史又未書有如此者。

四年春正月壬午，東郡言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濮陽，縣名，屬東郡，即古昆吾國，帝顓頊之墟，今濮州縣。二月乙亥，下邳王衍薨。甲辰，南巡狩。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辛酉，令大將軍耿寶行太尉事。祠章陵園廟，告長沙、零陵太守，祠定王節侯、鬱林府君。乙丑，自宛還。丁卯，幸葉，帝崩于乘輿，年三十二。祕不敢宣，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庚午，還宮。辛未夕，乃發喪。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以后兄大鴻臚閻顯為車騎將軍，定策禁中，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北鄉侯懿。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北鄉侯犢，今作懿，蓋二名。甲戌，濟南王香薨。光武曾孫，節王錯之子也。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石字次初，荊州湖陽人也，馮魴之孫。司徒劉熹為太尉，參錄尚書事，前司空李郃為司徒。辛卯，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樊豐、侍中謝惲、周廣、乳母野王君王聖坐相阿黨，豐、惲、廣下獄死，寶自殺，聖徙鴈門。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在今洛陽東北二十七里。伏侯古今注曰：陵山周二百六十丈，高十五丈。廟曰恭宗。六月乙巳，大赦天下。詔先帝巡狩所幸，皆半入今年田租。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西域都護之長史也。擊車師後王，斬之。丙午，東海王肅薨。冬十月丙午，越巂山崩。辛亥，少帝薨。是冬，京師大疫。

論曰：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永初元年，令吏人入錢穀得至關內侯也。移民逃寇。羌既

轉盛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推咎台衡，以答天眚。台謂三台三公象也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平伊尹為阿衡即其義也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哲智也索盡也謂鄧后專制國柄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贊曰：安德不升，秕我王度。秕穀不成也諭政教之穢左傳祈招之詩曰思我王度降奪儲嫡，開萌邪蠹。儲嫡謂太子也邪蠹謂江京等也馮石承歡，續漢志曰上賜衛尉馮石寶劍玉玦雜繒布等故曰承歡也楊公楊震逢怒謂樊豐楊公逢怒。續漢志曰上賜衛尉馮石寶劍玉玦雜繒布等故曰承歡也楊公楊震逢怒謂樊豐等譖震云有恚恨心帝免之○劉攽曰注續漢志案前又作漢書今此作志志不記如此事作書是彼日而微，遂祲天路。日君道也微不明也祲陰陽相侵之氣也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言君道闇亂政化陵遲漢祚衰微自此而始故言遂祲天路也

紀書殤帝葬康陵臣攽案前書平帝已名康陵不當重複章懷注云在慎陵塋中庚地庚與康相似但少許不同然檢續漢志亦作康陵又質帝年敘康陵在恭陵上都是康字不知此字自章懷已前誤之耶或者後人傳寫一處誤之遂都改令之同也然章懷注語則似作庚無疑

後漢書卷五

後漢書卷五考證

安帝紀調揚州五郡租米注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日知錄曰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為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者注非

其百寮及郡國吏人注劉攽曰按此不成文理當有一令字○何焯曰按下云各使指變以聞則不當有令字也

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注東觀續漢袁山松謝沈書○臣承蒼按東觀下脫一記字續漢下脫一書字

大尉司馬苞薨注謝承書曰司徒楊震為樊豐等所譖達及苞苞乞骸骨未見聽以疾薨也○何焯曰按永寧元年十二月劉愷罷楊震始為司徒苞之薨在其前六年甚矣謝書之失實也

太常李郃為司徒○監本郃訛郤今改正

北海王普來朝○何焯曰按北海王普於上年薨此乃恭王翼嗣位來朝普當作翼

後漢書卷五考證

後漢書卷六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順冲質帝紀第六

孝順皇帝諱保（諡法曰慈和徧服曰順伏侯古今注曰保之字曰守）安帝之子也母李氏爲閻皇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前書曰長秋皇后官本秦官將行也景帝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秩二千石中興常用宦者）中常侍樊豐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殺之太子數爲歎息王聖等懼有後禍遂與豐京共構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及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中常侍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國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十九人見孫程傳）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漢官儀曰崇賢門內德陽殿也）即皇帝位年十一近臣尚書以下從輦到南宮登雲臺召百官尚書令劉光等奏言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棄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姦臣交構遂令陛下龍潛蕃國（從太子廢爲王故曰龍潛蕃國）羣僚遠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鄉不永漢德盛明福祚孔章（孔甚也章明也）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內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祚奉遵鴻緒爲郊廟主承續祖宗無窮之烈上當天心下厭民望而即位倉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奏制曰可乃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漢官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孝武建安三年初置期門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又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又以天有羽林之星故取名焉又取從軍死士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光武中興以征伐之士勞苦者爲之故曰羽林士）閻顯兄弟聞帝立率兵入北宮尚書郭鎮與交鋒刃遂斬顯弟衞尉景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己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壬申謁高廟癸酉謁光武廟乙亥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子午道平帝時王莽通之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褒斜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己卯葬少帝以諸王禮司空劉授免（東觀記曰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罷）賜公卿以下錢穀各有差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爲司空（敦字文理京縣人也）其令郡國守相視事（○劉攽曰案他處上有詔語則下有其令云云無有特出其字者明多此字）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漢法視事滿歲乃得舉今帝新即位施恩惠雖未滿歲得令舉人）癸卯尚書奏請下有司收還延光三年九月丁酉以皇太子爲濟陰王詔書奏可京師大疫辛亥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尚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宮者皆增秩賜布各有差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先帝聖德享祚未永早棄鴻烈姦慝緣間人庶怨讟上干和氣疫癘爲災朕奉承大業未能寧濟蓋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蕩滌宿惡與人更始其大赦天下賜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匹坐

法當徙勿徙亡徙當傳勿傳徒囚逃亡當傳捕者放之勿捕宗室以
罪絕皆復屬籍其與閻顯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
修厥職以康我民辛未皇太后閻氏崩辛巳太傅馮
石太尉劉熹司徒李郃免馮石字次初東觀記曰馮劉以阿黨權貴李郃以人
多疾疫免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丙戌太常桓焉為太傅
大鴻臚朱寵為太尉參錄尚書事長樂少府九江朱
倀為司徒朱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朱倀字孫卿壽春人也倀音丑良反賜百官隨
輦宿衛及拜除者布各有差○劉攽曰案文云及拜除者隨輦宿衛乃是賞
功拜除者未知何謂蓋傳寫之誤當云賜百官隨輦宿衛拜除者布各有差拜除謂已遷升其官布又加
賜賜衍及字也一隴西鍾羌叛護羌校尉馬賢討破之夏五
月丁丑詔幽并涼州刺史使各實二千石以下至黃
綬實謂驗實之也二千石太守也黃綬丞尉也前書曰比二百石以上銅印黃綬年老劣弱
不任軍事者上名嚴勑障塞繕設屯備立秋之後簡
習戎馬六月己亥封濟南王錯子顯為濟南王秋七
月庚午衛尉來歷為車騎將軍八月鮮卑寇代郡代
郡太守李超戰歿九月辛亥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
冬十月辛巳詔減死罪以下徙邊其亡命贖各有差
丁亥司空陶敦免鮮卑犯邊庚寅遣黎陽營兵出屯
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
塞下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調選也五營五校也
謂長水步兵射聲胡騎車騎等五校尉也○劉攽曰正文案調五營弩師何為更言舉明此舉字是衍字
一郡舉五人教習也又注案此五校之名大誤檢百官志有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今此誤云胡騎車
騎當改胡作屯車作越且二漢有車騎將軍及騎都尉官耳無車騎校尉也又胡騎中興長水兼所以知
非章懷之誤者安紀永初三年注五校引用漢官儀甚明壬寅廷尉張皓為司空
甲辰詔以疫癘水潦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傷害什四
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十二月辛巳賜王主
貴人公卿以下布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申樂安王鴻來朝丁卯常山王章薨
二月鮮卑寇遼東玄菟甲辰詔稟貸荊豫兗冀四州
流冗貧人所在安業之疾病致醫藥護烏桓校尉耿
曄率南單于擊鮮卑破之三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疏
勒國遣使奉獻夏六月乙酉追尊諡皇妣李氏為恭
愍皇后葬于恭北陵西域長史班勇敦煌太守張朗
討焉耆尉犂危須三國破之並遣子貢獻秋七月甲
戌朔日有食之壬午太尉朱寵司徒朱倀罷庚子太
常劉光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勳許敬為司徒劉光字仲
遼即太尉劉矩之弟許敬字鴻卿平輿人辛丑下邳王成薨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甲午詔實
覈傷害者賜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
為收斂乙未詔勿收漢陽今年田租口賦夏四月癸
卯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魏郡陳留東郡稟
貸貧人六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理輕繫甲寅濟南王
顯薨秋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帝縞素避正殿爾雅曰縞
皓也繒之精白者曰縞辛亥使太常王龔持節告祠茂陵九月
鮮卑寇漁陽冬十二月己亥太傅桓焉免東觀記曰無清介辟
召策罷是歲車騎將軍來歷罷
四年春正月丙寅詔曰朕託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
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庶獄彌繁憂悴永歎疢
如疾首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解見章紀三朝之會朔
旦立春嘉與海內洗心自新其赦天下從甲寅赦令
已來復秩屬籍三年正月已來還贖其閻顯江京等
知識婚姻禁錮一原除之妻父曰婚婿父曰姻一猶皆也務崇寬和

敬順時令，遵典去苛，以稱朕意。丙子，帝加元服，冠也。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帛人一匹。二月戊戌，詔以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敕有司檢察所當禁絶，如建武永平故事。夏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音力公反。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五州雨水。秋八月庚子，遣使實覈死亡，收斂稟賜。丁巳，太尉劉光、司空張皓免。東觀記曰以陰陽不和久託病策罷。九月，復安定、北地、上郡歸舊土。安帝永初五年徙，今復之。癸酉，大鴻臚龐參爲太尉，錄尚書事。太常王龔爲司空。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許敬免。東觀記曰爲陵轢使官策罷，二千石祿終身。○劉攽曰：注陵轢使官，案文官當作者。鮮卑寇朔方。十二月乙卯，宗正劉崎爲司徒。崎字叔峻，華陰人也。是歲，分會稽爲吳郡。拘彌國遣使貢獻。

五年春正月，疏勒王遣侍子，及大宛、莎車王皆奉使貢獻。夏四月，京師旱。辛巳，詔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更。京師及郡國十二蝗。冬十月丙辰，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皆減罪一等，詣北地、上郡、安定戍。乙亥，定遠侯班始坐殺其妻陰城公主，腰斬。始，班超孫也。尚順帝姑陰城公主。東觀記曰陰城公主名賢得。同產皆棄市。

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間王開薨。三月辛亥，復伊吾屯田，章帝建初二年罷也。復置伊吾司馬一人。秋九月辛巳，繕起太學。護烏桓校尉耿曄遣兵擊鮮卑，破之。丁酉，于闐王遣侍子貢獻。冬十一月辛亥，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贍恤窮匱，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絶。疑郡縣用心怠惰，恩澤不宜。易美損上益下，書稱安民則惠。易益卦曰損上益下，人說無疆。惠，愛也。尚書曰安人則惠，黎人懷之。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稾。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撣國遣使貢獻。東觀記曰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爲漢歸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及撣國王雍由亦賜金印紫綬。撣音擅。壬申，客星出牽牛。于闐王遣侍子詣闕貢獻。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皇后梁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著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二月，海賊曾旌等寇會稽，殺句章、鄞、鄮三縣長，三縣皆屬會稽郡。鄮縣今越州縣也。句章故城在今鄮縣西。鄞故城在鄮縣東南。鄞音銀，鄮音茂。攻會稽東部都尉。詔緣海縣各屯兵戍。丁巳，皇后謁高廟、光武廟。詔稟甘陵貧人，大小口各有差。京師旱。庚申，敕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嶽瀆，遣大夫謁者詣嵩高、首陽山，并祠河洛，請雨。首陽山在洛陽東北。戊辰，雩，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贍，詔案行稟貸，勸農功，賑乏絶。甲戌，詔曰：政失厥和，陰陽隔并，冬鮮宿雪，春無澍雨。分禱祈請，靡神不禜。說文曰：禜，設緜蕞爲營，以祈水旱。禜音詠。詩曰靡神不舉。深恐在所慢違如在之義。論語曰祭神如神在。今遣侍中王輔等持節分詣岱山、東海、滎陽、河洛，盡心祈焉。濟水，四瀆之一，至河南溢爲滎澤，故於滎陽祠焉。三月，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庚寅，帝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改元陽嘉。詔宗室絶屬籍者一切復籍。稟冀州尤貧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賦。夏五月戊寅，阜陵王恢薨。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風地動銅儀。時張衡爲太史令作之。丙辰，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

甲乙科員各十人前書音義曰甲科謂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任試者意投射取而答
之謂之射策上者為甲次者為乙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也除郡國耆儒九
十人補郎舍人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皆減死一
等亡命者贖各有差鮮卑寇遼東冬十一月甲申望
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望都縣名屬中山國今定州縣也章帝改曲逆
為蒲陰亦屬中山與望都相近故城在今定州北東觀記亦作蒲本多作蒱蒱字者誤也東觀又云為不
祠北岳所致詔曰政失厥中狼災為應至乃殘食孤効博訪其故山岳尊靈國所望秩而比不奉祠淫刑
放濫害加孕婦也○劉攽曰注本多作蒱蒱字者誤案文多一蒱字詔賜狼所殺者錢
人三千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
通章句文史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
淵子奇不拘年齒史記曰顏回魯人好學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新序曰子奇年十八
齊君使之化阿至阿鑄其庫兵以為耕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化十二月丁未東
平王敞薨庚戌復置玄菟郡屯田六郡閏月丁亥令
諸以詔除為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
廉選歲舉一人戊子客星出天苑辛卯詔曰間者以
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
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
肱股詩刺三事尚書益稷篇帝作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詩小雅曰三事大夫莫肯夙
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也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三司三公也卽
太尉司空司徒也歸猶委任也其簡序先後情覈高下歲月之次文
武之宜務存厥衷庚子恭陵百丈廡災恭陵安帝陵也廡廊屋也
說文曰堂下周屋曰廡也是歲起西苑修飾宮殿
二年春二月甲申詔以吳郡會稽饑荒貸人種糧三
月使匈奴中郎將王稠率左骨都侯等擊鮮卑破之
辛酉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
及諸王國郎夏四月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官武帝元朔四年

初置南部都尉於隴西臨洮縣中興以來廢至此復置之也己亥京師地震五月
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鴻業無以奉順乾坤協序
陰陽災眚屢見咎徵仍臻地動之異發自京師矜矜
祗畏不知所裁羣公卿士將何以匡輔不逮奉答戒
異異不空設必有所應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
諱戊午司空王龔免六月辛未太常魯國孔扶為司
空扶字仲淵疏勒國獻師子封牛東觀記曰疏勒王盤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似虎
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卽今之峯牛丁丑洛陽
地陷是月旱秋七月己未太尉龐參免八月己巳大
鴻臚沛國施延為太尉延字君子蘄縣人也鮮卑寇代郡冬十
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黃鐘作樂器隨月律
子為黃鐘律長九寸聲有輕重長短度量皆出黃鐘隨月律謂月令正月律中太蔟二月律中夾鐘三月
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呂五月律中蕤賓六月律中林鐘七月律中夷則八月律中南呂九月律中無射
十月律中應鐘十一月律中黃鐘十二月律中大呂東觀記曰元和以來音戾不調復修如舊典蔟音湊
三年春二月己丑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
勿考竟須得澍雨三月庚戌益州盜賊劫質令長殺
列侯夏四月丙寅車師後部司馬率後部王加特奴
等掩擊匈奴大破之獲其季母五月戊戌制詔曰昔
我太宗丕顯之德假于上下儉以恤民政致康乂朕
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譴怒大變仍見春夏連旱
寇賊彌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與海內洗心更始
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諸犯不當得赦
者皆赦除之賜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
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賜帛人二匹絮三斤秋七月庚
戌鍾羌寇隴西漢陽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擊破之
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乙巳大司農南

郡黃尚爲司徒光祿勳河東王卓爲司空（黃尚字伯河南郡邔
人也王卓字仲遼河東解人也邔音求紀反）丙午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
攻破屯官驅畧人畜
四年春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爲後世襲封
爵自去冬旱至于是月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夏
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東觀記曰以選舉貪汙策罷也）戊寅執金吾
梁商爲大將軍前太尉龐參爲太尉六月己未梁王
匡薨秋七月己亥濟北王登薨閏月丁亥朔日有食
之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十一月圍度遼將軍耿曄於
蘭池（續漢志曰雲中郡沙南縣有蘭池城）發諸郡兵救之烏桓退走十
二月甲寅京師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夫餘王來朝乙卯詔曰朕秉政不
明災眚屢臻典籍所忌震食爲重今日變方遠地搖
京師（東觀記曰陽嘉四年詔曰朕以不德請見於天零陵言日食京師不覺故此言日變方遠○劉
攽曰正文日變方遠案注引東觀記曰零陵言日食則是遠方也言方遠無理與注皆誤）咎徵不
虛必有所應羣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
所諱己巳宗祀明堂登雲臺改元永和大赦天下秋
七月偃師蝗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帝避御雲臺十
一月丙子太尉龐參罷十二月象林蠻夷叛乙巳以
前司空王龔爲太尉
二年春正月武陵蠻叛圍充縣（充縣屬武陵郡故城
在澧州崇義縣東北充音衝夷道縣屬南郡）又寇夷道二月廣漢屬國都尉擊破白馬
羌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之三月辛亥北海王翼
薨乙卯司空王卓薨丁丑光祿勳馮翊郭虔爲司空
（虔字君賢池陽人也）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五月日南叛蠻攻
郡府秋七月九眞交阯二郡兵反八月庚子熒惑犯

南斗（熒惑火星也南斗北方之宿也前書音義曰犯謂七寸內光芒相及）江夏盜賊殺
邾長（邾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竟陵縣東邾音朱）冬十月甲申行幸長
安所過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賜粟人五斛庚子
幸未央宮會三輔郡守都尉及官屬勞賜作樂十一
月丙午祠高廟丁未遂有事十一陵丁卯京師地震
十二月乙亥至自長安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岸
崩地陷戊子太白犯熒惑夏四月九江賊蔡伯流寇
郡界及廣陵殺江都長戊戌遣光祿大夫案行金城
隴西賜壓死者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
爲收斂之除今年田租尤甚者勿收口賦閏月蔡伯
流等率衆詣徐州刺史應志降（續漢書曰志字仲節汝南南頓人也曾祖
父順）己酉京師地震五月吳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
王衡破斬之六月辛丑琅邪王遵薨九眞太守祝良
交阯刺史張喬慰誘日南叛蠻降之嶺外平（續漢書曰祝良
字邵卿長沙臨湘人）秋七月丙戌濟北王多薨八月己未司徒
黃尚免九月己酉光祿勳長沙劉壽爲司徒（壽字伯長臨湘
人也）丙戌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
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各
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冬十月燒當羌寇金城護
羌校尉馬賢擊破之羌遂相招而叛十二月戊戌朔
日有食之
四年春正月庚辰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有罪誅
（事見梁商傳也）連及弘農太守張鳳安平相楊皓下獄死二
月乙亥京師地震夏四月癸卯護羌校尉馬賢討燒
當羌大破之戊午大赦天下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五月戊辰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爲濟北王秋八月
太原郡旱民庶流冗癸丑遣光祿大夫案行稟貸除
更賦冬十月戊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十一
月丙寅幸廣成苑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夏四月庚子中山王弘
薨南匈奴左部句龍大人吾斯車紐等叛圍美稷美稷
縣屬西河郡也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討吾斯車紐破之使匈
奴中郎將陳龜迫殺南單于己丑晦日有蝕之且凍
羌寇三輔殺令長且音子余反丁丑令死罪以下及亡命
贖各有差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
兵辛未太尉王龔罷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隴山之關也今
名大震關在今隴州汧源縣西也壬午太常桓焉爲太尉丁亥徙西
河郡居離石離石縣名在郡南五百九里西河本都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上郡居
夏陽朔方居五原句龍吾斯等東引烏桓西收羌胡
寇上郡立車紐爲單于冬十一月辛巳遣使匈奴中
郎將張耽擊破之車紐降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
姑山賢軍敗沒安定太守郭璜下獄死詔貸王侯國
租一歲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二月丁巳有
星孛於營室三月武都太守趙冲討鞏唐羌破之庚
子司空郭虔免丁巳河閒王政薨丙午太僕趙戒爲
司空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夏五月庚子齊王無忌薨使匈奴
中郎將張耽大破烏桓羌胡於天山東觀記曰耽將吏兵繩索相懸
上通天山鞏唐羌寇北地秋七月甲午詔假民有貲者戶
錢一千八月丙辰大將軍梁商薨壬戌河南尹梁冀
爲大將軍九月諸種羌寇武威辛亥晦日有蝕之冬

十月癸丑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十一月庚子
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屯三輔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漢
安二月丙辰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
隱者各一人賾幽深也索求也秋七月始置承華廄東觀記曰時以
遠近獻馬衆多園廄充滿始置承華廄令秩六百石八月南匈奴左部大人句
龍吾斯與薁鞬臺耆等反叛薁音於六反鞬音居言反丁卯遣侍
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羨欒巴
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臧
否九月庚寅廣陵盜賊張嬰等寇郡縣冬十月辛未
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甲戌行車騎將軍張喬罷○劉
攽曰案文少一事字十一月壬午司隸校尉趙峻爲太尉大司
農胡廣爲司徒峻字伯師下邳徐人也癸卯詔大將軍三公選
武猛試用有效驗任爲將校者各一人是歲廣陵賊
張嬰等詣太守張綱降
二年春二月丙辰鄯善國遣使貢獻夏四月庚戌護
羌校尉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當羌於參䜌破
之參䜌縣屬安定郡䜌音力全反六月乙丑熒惑犯鎮星丙寅立南
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爲南單于冬十月辛丑令郡國
中都官繫囚殊死以下出縑贖各有差其不能入贖
者遣詣臨羌縣居作二歲甲辰減百官奉丙午禁沽
酒又貸王侯國租一歲閏月趙冲擊燒當羌於河陽
破之河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
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十二月揚徐盜賊攻燒城
寺殺略吏民是歲涼州地百八十震
建康元年春正月辛丑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

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來地百八十震山谷拆裂壞敗城寺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重數內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祿大夫案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爲煩擾三月庚子沛王廣薨領護羌校尉衛琚追討叛羌破之琚音居南郡江夏盜賊寇掠城邑州郡討平之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於是胡羌烏桓悉詣寔降辛巳立皇子炳爲皇太子改年建康大赦天下賜人爵各有差秋七月丙午清河王延平薨八月揚徐盜賊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馮赦督州郡兵討之庚午帝崩於玉堂前殿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斂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

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僞無忘在外之憂離遭也矯正也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儌僻之多與殆近也言順帝儌前之僻不能改正也

孝冲皇帝諱炳諡法曰幼少在位曰冲司馬彪曰冲幼早夭故諡曰冲伏侯古今注曰炳之字曰明順帝之子也母曰虞貴人建康元年立爲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卽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丁丑以太尉趙峻爲太傅大司農李固爲太尉參錄尚書事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於憲陵在洛陽西十五里陵高八丈四尺周三百步廟曰敬宗是日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三郡水涌土裂庚戌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己未九江太守丘騰有罪下獄死東觀記曰騰知罪法深大懷挾姦巧稽留道路下獄死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賊范容等於歷陽軍敗耀顯爲賊所歿冬十月日南蠻夷攻燒城邑交阯刺史夏方招誘降之壬申常山王儀薨己卯零陵太守劉康坐殺無辜下獄死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馬勉等稱無上將軍攻燒城邑己酉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十二月九江賊黃虎等攻合肥是歲羣盜發憲陵護羌校尉趙冲追擊叛羌於鸇陰河戰歿涼州姑臧縣東南有鸇陰縣故城因水以爲名

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於玉堂前殿年三歲清河王蒜徵至京師

孝質皇帝諱纘諡法忠正無邪曰質古今注曰纘之字曰繼肅宗玄孫曾祖父千乘貞王伉祖父樂安夷王寵父勃海孝王鴻母陳夫人冲帝不豫大將軍梁冀徵帝到洛陽都亭及冲帝崩皇太后與冀定策禁中丙辰使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入南宮丁巳封爲建平侯其日卽皇帝位年八歲己未葬孝冲皇帝於懷陵在洛陽西北十五里伏侯古今注曰高四丈六尺周百八十三步廣陵賊張嬰等復反攻殺堂邑江都長堂邑縣屬廣陵郡今揚州六合縣也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長曲陽縣屬九江郡在淮曲之陽故城在今豪州定遠縣西北東城縣故城在定遠縣東南也甲申謁高廟乙酉謁光武廟二月豫章太守虞續坐贓下獄死乙酉大赦天下賜人爵及粟帛各有差還王侯所削戶邑彭城王道薨叛羌詣左馮翊梁並降三月九江賊馬勉稱皇帝九江都尉滕撫討馬勉范容周生大破斬之東觀記曰傳勉頭及所帶玉印鹿皮冠黃衣詣洛陽詔縣夏城門外章示百姓夏四月壬申雩庚辰濟北王安薨丹陽賊陸宮等圍城燒亭寺丹陽太守江漢擊破之五月甲午

詔曰朕以不德託毋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憂心京京爾雅曰京京憂也故得禱祈明祀○劉攽曰案文云得無理當是復字冀蒙潤澤前雖得雨而宿麥頗傷比日陰雲還復開霽寤寐永歎重懷慘結寤覺也寐臥也詩曰寤寐永歎唯憂用老將二千石令長不崇寬和暴刻之為乎其令中都官繫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須立秋任保也郡國有名山大澤能興雲雨者二千石長吏各絜齋請禱竭誠盡禮又兵役連年死亡流離或支骸不斂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賴其德呂氏春秋曰周文王使人掘地得死人骸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今我非其主邪遂令吏以衣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人乎今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卹以慰孤魂是月下邳人謝安應募擊徐鳳等斬之丙辰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魯閔公立二年而薨文僖公立僖雖是閔庶兄然常為閔臣位次當在閔下後文公即位乃進僖公神位居閔之上左傳曰躋僖公逆祀也定公八年經書從祀先公從順也順祀謂退僖神位於閔下穀梁曰從祀先公貴正也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為萬世法六月鮮卑寇代郡秋七月庚寅阜陵王代薨廬江盜賊攻尋陽又攻盱台盱音吁台音怡今楚州縣也滕撫遣司馬王章擊破之九月庚戌太傅趙峻薨冬十一月己丑南陽太守韓昭坐臧下獄死東觀記曰強賦一億五千萬檻車徵下獄丙午中郎將滕撫擊廣陵賊張嬰破之丁未中郎將趙序坐事棄市東觀記曰取錢縑三百七十五萬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率諸將擊孟等大破斬之

本初元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鴻範九疇休咎有象尚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孔安國注云洪大也範法也書類也言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其八曰庶徵有休徵咎徵之應休美也咎惡也徵驗也人君行善政則百穀用成家用平康是休徵也政有乖失則百穀用不成家用不寧是咎徵也休之與咎皆象人君之政故言休咎有象也象或作家夫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言君政純和則瑞氣降若逆時令則災異感所禁雖微其應乃大前聖所重即謂唐堯欽若昊天箕子休咎之應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曰明德慎罰眚過也明德慎罰尚書康誥之言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敕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言東作之時須育養細微敬事之始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無殺蟲胎夭飛鳥無麛卵慶賜遂行無有不當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壬子廣陵太守王喜坐討賊逗遛下獄死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謂比年張嬰寇廣陵華孟寇九江也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為之尚書一夫弗獲則曰時予之辜況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節賑濟乏厄掩骼埋胔之時月令孟春之月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又曰掩骼埋胔鄭玄注曰為死氣逆生氣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其調比郡見穀出稟窮弱收葬枯骸務加埋卹以稱朕意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四府掾屬諸大將軍府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掾屬

二十四人司徒府三十一人司空府二十九人漢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也比二千石三署郎皆屬焉三署謂五官署左右署也儒生爲詩者謂之詩家禮者謂之禮家故言各隨家法也四姓小侯解見明紀也○劉攽曰注漢官左右中郎將案文少一儀字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

進五月庚寅徙樂安王爲勃海王海水溢戊申使謁者案行收葬樂安北海人爲水所漂沒死者又稟給貧羸庚戌太白犯熒惑六月丁巳大赦天下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閏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弒帝崩於玉堂前殿年九歲丁亥太尉李固免戊子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爲司空

贊曰孝順初立時髦允集爾雅曰髦俊也郭璞注云士中之俊猶毛中之髦時匪砥匪革終淪嬖習砥礪也革改也張晧王龔龐參張衡李郃李固黃瓊之儔也淪沒也言順帝初升天位又羣賢總集不能因茲自礪改革前非而終溺於私嬖近習也謂封孫程等十九人爲侯又詔中官養子襲封爵之類也保阿傳土后家世及保安也阿倚也言可依倚以取安傳姆之類也傳土謂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增邑土也后家謂拜后父梁商爲大將軍商薨仍拜子冀爲大將軍弟不疑爲河南尹冲天未識質弒以聰陵折在運天緒三終言陵遲夭折在於時運所以天之胤緒頻致三終也

後漢書卷六

後漢書卷六考證

順帝紀宗祀明堂登雲臺○何焯曰此靈臺也緣下

避火雲臺而訛

九月庚寅○宋本無庚寅二字

後漢書卷六考證

後漢書卷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桓帝紀第七

孝桓皇帝諱志諡法曰克敵服遠曰桓志之字曰意肅宗曾孫也祖父河間孝王開父蠡吾侯翼順帝時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翼帝許之蠡吾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西蠡音禮母匽氏諱明本蠡吾侯之媵妾史記曰匽姓咎繇之後也匽音偃翼卒帝襲爵為侯本初元年梁太后徵帝到夏門亭洛陽城北面西頭門也門外有萬壽亭將妻以女弟妻音七計反會質帝崩太后遂與兄大將軍冀定策禁中閏月庚寅使冀持節以王青蓋車續漢志曰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故曰王青蓋車也迎帝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東觀記曰太后御卻非殿秋七月乙卯葬孝質皇帝于靜陵在洛陽東南三十里陵高五丈五尺周三百三十八步齊王喜薨辛巳謁高廟光武廟丙戌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恒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所在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本初元年廬江賊攻盱台廣陵賊張嬰等殺江都長盱台江都並近淮故言淮夷時中郎將滕撫屢擊破之其餘衆猶未殄也百姓疲悴困於徵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臧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信音申古字通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九月戊戌追尊皇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冬十月甲午尊皇母匽氏為孝崇博園貴人博本漢蠡吾縣之地也帝既追尊父為孝崇皇其陵曰博陵置園廟焉故曰博園在今瀛州博野縣西貴人位次皇后金印紫綬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詔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失戊午大赦天下賜吏更勞一歲男子爵人二級為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匹災害所傷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其不滿者以實除之二月荊揚二州人多餓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沛國言黃龍見譙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又命列侯將大夫御史謁者千石六百石將謂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中郎將也大夫謂光祿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博士掌通古今比六百石議郎郎官謂三中郎將下之屬官也有中郎侍郎郎中又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壬辰詔州郡不得迫脅驅逐長吏長吏臧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為罪若有擅相假印綬者與殺人同棄市論丙午詔郡國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唯謀反大逆不用此書又詔曰比起陵塋作靜陵也彌歷時歲力役既廣徒隸尤勤頃雨澤不沾密雲復散儻或在茲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其令徒作陵者減刑各六月是月立阜陵王代兄勃遒亭侯便為阜陵王便光武玄孫也阜陵王恢之子以順帝陽嘉中封勃遒亭侯今改封也遒音子由反本傳作便親紀傳不同蓋有誤郡國六地裂水涌井溢續漢志曰水溢壞城寺室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殺李固杜喬芝草生中黃藏府漢官儀曰中黃藏府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也六月太尉胡廣罷大司農杜喬為太尉秋七月勃海王鴻薨章帝曾孫也樂安夷王寵之子質帝之父也梁太后改封勃海立帝弟蠡吾侯悝為勃海王乙未立皇后梁氏九月丁卯京師地

震太尉杜喬免冬十月司徒趙戒爲太尉（戒字志伯蜀郡人也）司空袁湯爲司徒前太尉胡廣爲司空十一月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于己氏（續漢志曰時以爲鳳凰政既衰缺梁冀專權皆羽孽也己氏縣名屬濟陰郡故城在今宋州楚邱縣也古戎州己氏之邑也）戊午減天下死罪一等戍邊清河劉文反殺國相謝暠欲立清河王蒜爲天子事覺伏誅蒜坐貶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尉氏縣屬陳留郡今汴州縣也）前太尉李固杜喬皆下獄死（續漢志曰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曲如鉤謂梁冀胡廣等直如弦謂李固等）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伏誅（東觀記曰江舍及李堅等）

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庚午大赦天下賜河間勃海二王黃金各百斤（河間王建勃海王悝）彭城諸國王各五十斤（彭城王定）公主大將軍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將大夫郎吏從官四姓及梁鄧小侯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年八十以上賜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緜三斤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梁冀府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板楯西南蠻之號）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顧爲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馬氏爲孝崇園貴人嘉禾生大司農帑藏（說文曰帑者金布所藏之府也帑佗朗反）五月癸丑北宮掖廷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六月改清河爲甘陵立安平王得子經侯理爲甘陵王（安平今定州縣也經今貝州經城縣）秋七月京師大水河東言木連理冬十月長平陳景自號皇帝子署置官屬又南頓管伯亦稱真人並圖舉兵悉伏誅。

三年春三月甲申彭城王定薨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東井二十三度東井主法梁太后枉殺公卿犯天法也）五月乙亥詔曰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理爲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於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象（已上略成帝詔詞）間者日食毀缺陽光晦暗朕祗懼潛思匪遑啓處（遑暇也啓跪也詩小雅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傳不云乎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公羊傳之文也）昔孝章帝愍前世禁徙故建初之元並蒙恩澤流徙者使還故郡沒入者免爲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務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于今歲凡諸妖惡支親從坐及吏民減死徙邊者悉歸本郡唯沒入者不從此令六月庚子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乙卯震憲陵寢屋秋七月庚申廉縣雨肉（續漢志曰肉似羊肺或大如手五行傳云棄法律逐功臣時則有羊禍時則有赤眚赤祥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專權枉誅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廉縣屬北地郡也）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前書曰旗星中四星名曰天市）京師大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郡國五山崩冬十月太尉趙戒免司徒袁湯爲太尉大司農河內張歆爲司徒（歆字敬讓）十一月甲申詔曰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寐寤歎疢如疾首（監寐言雖寐而不寐也寤覺也）今京師廝舍死者相枕（廝舍賤役人之舍也）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胔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壖官之餘地也前書音義曰壖城郭旁地音奴緣而戀二反）表識姓名爲設祠祭又徙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稟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我民。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己亥詔

曰：曩者遭家不造，先帝早世，謂順帝崩。詩周頌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注云：造，成也。言成王遭武王崩，家道未成。永惟太宗之重，深思嗣續之福，詢謀台輔，稽之兆占。既建明哲，克定統業，天人協和，萬國咸寧。元服已加，將即委付，而四方盜竊，頗有未靜，故假延臨政，以須安謐。幸賴股肱禦侮之助，殘醜消蕩，謂建和二年長安陳景反，南頓管伯等謀反，並伏誅。民和年稔，普天率土，遐邇洽同。遠覽復子明辟之義，尚書曰：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今太后亦還政於帝也。近慕先姑歸授之法，先姑謂安帝之閻皇后也。爾雅曰：婦人謂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殁則曰先舅先姑也。及今令辰，皇帝稱制，羣公卿士，虔恭爾位，戮力一意，勉同斷金，金者剛之物也。言人能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展也大成，則所望矣。詩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鄭玄注云：允，信也。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言誠能致太平，是所望也。

二月，扶風妖賊裴優自稱皇帝，伏誅。裴姓，優名也。風俗通曰：裴伯益之後。甲寅，皇太后梁氏崩。

三月，車駕徙幸北宮。甲午，葬順烈皇后。夏五月庚辰，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皇后。秋七月，梓潼山崩。梓潼縣屬廣漢郡，今始州縣也，有梓潼水。冬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師疾疫，使光祿大夫將醫藥案行。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二月，九江、廬江大疫。甲午，河間王建薨。夏四月己丑，安平王得薨。河閒孝王開之子，初爲樂成王後，改曰安平。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司徒張歆罷，光祿勳吳雄爲司徒。秋七月，武陵蠻叛。冬十月，司空胡廣罷。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閏月庚午，任城王崇薨。太常黃瓊爲司空。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爲于寘國所殺。敬殺于寘王建，故國人殺之。丙辰，京師地震。夏四月甲寅，孝崇皇后匽氏崩。庚午，常山王豹薨。五月辛卯，葬孝崇皇后于博陵。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八月，濟陰言黃龍見句陽，縣名，屬濟陰郡。左傳曰盟于句瀆之丘是也。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北，一名穀丘。金城言黃龍見允街。允街，縣名，屬金城郡。音緣皆。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十一月，司空黃瓊免。十二月，特進趙戒爲司空。右北平太守和旻坐臧，下獄死。

永興元年春二月，張掖言白鹿見。三月丁亥，幸鴻池。夏五月丙申，大赦天下，改元永興。丁酉，濟南王廣薨，無子，國除。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乏絕，安慰居業。冬十月，太尉袁湯免，太常胡廣爲太尉。司徒吳雄罷，司空趙戒免。以太僕黃瓊爲司徒，光祿勳房植爲司空。十一月丁丑，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是歲，武陵太守應奉招誘叛蠻，降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大赦天下。二月辛丑，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癸卯，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異之降，必不空發。勑己脩政，庶望有補。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長音直亮反。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致逆也。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爲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京師蝗。東海朐山崩。朐，山名也，在今海州朐山縣南。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雲漢，詩大雅篇名也。周宣王時大旱，故作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鄭玄注云：雲漢，天河也。倬然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視天河，望其候焉。川靈涌水，蝗

螽孳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饑饉荐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為飢餓者儲。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為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太尉胡廣免，司徒黃瓊為太尉。閏月，光祿勳尹頌為司徒。（頌字公孫，鞏人。）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蜀郡李伯詐稱宗室，當立為太初皇帝，伏誅。冬十一月甲辰，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賜所過道傍年九十以上錢各有差。太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叛，殺長吏。

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壽。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司隸州部洛陽。）勑州郡賑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十分之三，（貸音吐得反，又音徒得反。）以助稟貸；其百姓吏民者，以見錢雇直。（雇猶酬也。）王侯須新租乃償。（須，待也。）夏四月，白烏見齊國。六月，洛水溢，壞鴻德苑。（續漢志曰：「水溢至津城門，漂流人物。時梁冀專政，忌害忠良，威權震主，後遂誅滅也。」）南陽大水。司空房植免，太常韓縯為司空。（縯音翼反。）詔太山、琅邪遇賊者，勿收租賦，復更算三年。又詔被水死流失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千；壞敗廬舍，亡失穀食，尤貧者稟，人二斛。巴郡、益州郡山崩。（益州，郡名也，武帝置。諸本無郡字者，誤也。）秋七月，初置太山、琅邪都尉官。（漢官儀曰：「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都尉。建武七年省，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今二郡寇賊不息，故置。」）南匈奴左臺且渠伯德等叛，寇美稷，（美稷，西河縣也。）安定屬國都尉張奐討除之。

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中官，常侍以下。）二月甲申，東海王臻薨。三月，蜀郡屬國夷叛。秋七月，鮮卑寇雲中。太山賊公孫舉等寇青、兗、徐三州，遣中郎將段潁討破斬之。冬十一月，置太官右監丞官。（漢官儀曰：「太官右監丞，秩比六百石也。」）十二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己未，大赦天下。夏四月，九真蠻夷叛，太守兒式討之，戰歿；遣九真都尉魏朗擊破之，復屯據日南。閏月庚辰晦，日有食之。六月，初以小黃門為守宮令，置冗從右僕射官。（漢官儀曰：「守宮令一人，黃門冗從僕射一人，並秩六百石也。」）京師蝗。秋七月，河東地裂。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長沙蠻叛，寇益陽。（縣名，屬長沙國，在益水之陽，今潭州縣也，故城在縣東。）司空韓縯為司徒，太常北海孫朗為司空。（朗字代平。）

延熹元年春三月己酉，初置鴻德苑令。（漢官儀曰：「苑令一人，秩六百石。」）夏五月己酉，大會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甲戌晦，日有食之。京師蝗。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博陵郡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後徙安平。）大雩。秋七月己巳，雲陽地裂。甲子，太尉黃瓊免，太常胡廣為太尉。冬十月，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十二月，鮮卑寇邊，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擊破之。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己亥，阜陵王便薨。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夏，京師雨水。六月，鮮卑寇遼東。秋七月，初造顯陽苑，置丞。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于懿陵。大將軍梁冀謀為亂。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詔司隸校尉張彪將兵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與妻皆自殺。衛尉梁淑、河南尹梁胤、屯騎校尉梁讓、越騎校尉梁忠、長水校尉梁戟等，及中外宗親數十人，皆伏誅。太尉胡廣坐免。司徒韓縯、司空孫朗下獄。（東觀記曰：「並坐不衛宮，止長壽亭，減

（死一等，以贖之。）壬午，立皇后鄧氏，追廢懿陵爲貴人冢。詔曰：「梁冀奸暴，濁亂王室。孝質皇帝聰敏早茂，冀心懷忌畏，私行殺毒。永樂太后親尊莫二，（和平元年，有司奏太后所居皆以永樂爲稱，置官屬太僕少府焉。）冀又遏絕，禁還京師，（謂太后常居博園，不得在洛陽。）使朕離母子之愛，隔顧復之恩。禍害深大，罪釁日滋。賴宗廟之靈，及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說文曰：「悺，憂也。」音工奐反。今作心旁官，卽宦字也，今相傳音綰。）唐衡、尚書令尹勳等激憤建策，內外協同，漏刻之閒，桀逆梟夷，（梟，縣首於木也。）斯誠社稷之祐，臣下之力，宜班慶賞，以酬忠勳。其封超等五人爲縣侯，勳等七人爲亭侯。」（五縣侯謂單超新豐侯，徐璜武原侯，具瑗東武陽侯，左悺上蔡侯，唐衡汝陽侯。七亭侯謂尹勳宜陽都鄉，霍諝鄴都亭，張敬山陽西鄉，歐陽參脩武仁亭，李瑋宜陽金門，虞放冤句呂都亭，周永下邳高遷鄉。）於是舊故恩私，多受封爵。大司農黃瓊爲太尉，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爲司徒，（恬字伯休，盧奴人。）大鴻臚梁國盛允爲司空。（允字伯代。）初置祕書監官。（漢官儀：祕書監一人，秩六百石。）冬十月壬申，行幸長安。乙酉，幸未央宮。甲午，祠高廟。十一月庚子，遂有事十一陵。壬寅，中常侍單超爲車騎將軍。十二月己巳，至自長安。賜長安民粟人十斛，園陵人五斛，行所過縣三斛。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卽與羅亭相近，在今鄯州也。）天竺國來獻。

三年春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丙午，車騎將軍單超薨。閏月，燒當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積石，大破之。（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卽禹貢云「導河積石」是也。）白馬令李雲坐直諫，下獄死。夏四月，上郡言甘露降。五月甲戌，漢中山崩。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七月，司空盛允爲司徒，太常虞放爲司空。（放字子仲，陳留人也。）長沙蠻寇郡界。九月，太山琅邪賊勞丙等復叛，寇掠百姓，遣御史中丞趙某（史闕名也。）持節督州郡討之。丁亥，詔無事之官權絕奉，豐年如故。冬十一月，日南蠻賊率衆詣郡降。勒姐羌圍允街，（勒姐，羌號也。姐音子野反。）段熲擊破之。太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十二月，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荊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丙署，署名也。續漢志曰：丙署長七人，秩四百石，黃綬，宦者爲之，主中宮別處。）大疫。二月壬辰，武庫火。司徒盛允免。大司農种暠爲司徒。三月，省冗從右僕射官。（永壽三年置。）太尉黃瓊免。夏四月，太常劉矩爲太尉。甲寅，封河閒王開子博爲任城王。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己卯，京師雨雹。（東觀記曰：大如雞子。續漢志曰：誅殺過差[illegible]小人也。）六月，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並頹裂。（博，今博城縣也。太山有徂來山，一名尤來。）己酉，大赦天下。司空虞放免。前太尉黃瓊爲司空。犍爲屬國夷寇鈔百姓，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零吾羌與先零諸種並叛，寇三輔。秋七月，京師雩。減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九月，司空黃瓊免。大鴻臚劉寵爲司空。冬十月，天竺國來獻。南陽黃武與襄城惠得、昆陽樂季訞言相署，皆伏誅。先零沈氐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十一月，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十二月，夫餘王遣使來獻。

五年春正月，省太官右監丞。（永壽三年置。）壬午，南宮丙署火。三月，沈氐羌寇張掖、酒泉。壬午，濟北王次薨。夏四

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東觀記曰：時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輔各奔出城。桂陽郡在桂水之陽，今連州縣。）驚馬逸象突入宮殿。乙丑，恭陵東闕火。（安帝陵也。）戊辰，虎賁掖門火。己巳，太學西門自壞。五月，康陵園寢火。（殤帝陵也。）長沙、零陵賊起，攻桂陽、蒼梧、南海、交阯，遣御史中丞盛脩督州郡討之，不剋。乙亥，京師地震。詔公卿各上封事。甲申，中藏府丞祿署火。秋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闥火。（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廣雅曰：闈謂之闥。）烏吾羌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破之。八月庚子，詔減虎賁、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與冬衣；（東觀記曰：以京師水旱疫病，帑藏空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住寺，減半奉。據此，謂簡選疲弱不勝軍事者，留住寺也。）其公卿以下給冬衣之半。艾縣賊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令。（東觀記曰：時賊乘刺史車，屯據臨湘，居太守舍，賊萬人以上屯益陽，殺長吏。艾，縣名，屬豫章郡，故城在今洪州建昌縣。）又零陵蠻亦叛，寇長沙。己卯，罷琅邪都尉官。（永壽元年置。）冬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辛丑，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討之。假公卿以下奉。又換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濯龍中藏錢還之。十一月，馮緄大破叛蠻於武陵。京兆虎牙都尉宗謙坐臧下獄死。（京兆虎牙都尉屯長安，見西羌傳。）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太尉劉矩免，太常楊秉為太尉。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三月戊戌，大赦天下。衛尉潁川許栩為司徒。（栩字季闕僊人。）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秋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平陵，昭帝陵也。）桂陽盜賊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叛，太守陳奉與戰，大破降之。隴西太守孫羌討滇那羌，破之。八月，車騎將軍馮緄免。冬十月丙辰，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十一月，司空劉寵免。南海賊寇郡界。十二月，衛尉周景為司空。

七年春正月庚寅，沛王榮薨。三月癸亥，隕石于鄠。夏四月丙寅，梁王成薨。五月己丑，京師雨雹。秋七月辛卯，趙王乾薨。野王山上有死龍。荊州刺史度尚擊零陵、桂陽盜賊及蠻夷，大破平之。冬十月壬寅，南巡狩。庚申，幸章陵，祠舊宅，遂有事于園廟，賜守令以下各有差。戊辰，幸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祠湖陽、新野公主、魯哀王、壽張敬侯廟。（光武姊湖陽長公主，新野長公主，兄魯哀王，舅壽張敬侯樊重，並光武時立廟。）護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十二月辛丑，車駕還宮。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為周守藏史。苦縣有神廟，故就祠之。苦縣屬陳國，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也。苦音戶，又如字。）勃海王悝謀反，降為廮陶王。（廮陶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廮陶縣西南。）丙申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太僕左稱有辠自殺。癸亥，皇后鄧氏廢。河南尹鄧萬世（鄧后之叔父也。）虎賁中郎將鄧會下獄死。（鄧后之兄子。）護羌校尉段熲擊勒姐羌，破之。三月辛巳，大赦天下。夏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惠帝陵也。）丁巳，壞郡國諸房祀。（房謂祠堂也。王渙傳曰：時唯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令王渙祠。）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五月壬申，罷太山都尉官。（永壽元年置。）丙戌，太尉楊秉薨。丙辰，緱氏地裂。桂陽胡蘭、朱蓋等復反，攻沒郡縣，轉寇零陵，零陵太守陳球拒之。遣中郎將度尚、長沙太守抗徐等擊蘭、蓋，大破斬之。（謝承書曰：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少為郡佐史，有膽智策略。三府表徐有將率之任，特遷長沙太守。風俗通曰：衛大夫三抗之後。漢有抗喜，為漢中太守。）蒼梧太守張敘為賊所執，又桂陽太守任胤背敵畏懦，皆

棄市。閏月，甲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楯掖庭朔平署火。長秋，宮名。漢官儀曰：朔平署司馬一人。六月，段熲擊當煎羌於湟中，大破之。湟，水名，在今鄯州湟水縣。秋，七月，太中大夫陳蕃爲太尉。八月，戊辰，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畝十錢也。九月，丁未，京師地震。冬，十月，司空周景免，太常劉茂爲司空。茂字叔盛，彭城人也。辛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勃海妖賊蓋登等蓋，古盍反。稱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鐵券，相署置，皆伏誅。續漢書曰：時登等有玉印五，皆如白石，文曰「皇帝信璽」「皇帝行璽」，其三無文字。璧二十二，珪五，鐵券十一。開王廟，帶玉綬，衣絳衣，相署置也。十一月，壬子，德陽殿西閤黃門北寺火，延及廣義、神虎門，燒殺人。廣義、神虎，洛陽宮西門，在金商門外。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火災，諸宮寺或一日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等上疏諫曰：唯善政可以已之。書奏不省。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

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東觀記曰：戴異田得金印，到廣陵以與龍尚。己酉，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飢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謂長沙、桂陽、零陵等郡也，並屬荊州。災異日食，譴告累至。政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絕今歲調度徵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遣三府掾賑稟之。陳留太守韋毅坐臧自殺。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司徒許栩免。五月，太常胡廣爲司徒。六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秋，七月，沈氏羌寇武威、張掖。詔舉武猛，三公各二人，卿、校尉各一人。太尉陳蕃免。庚午，祠黃老於濯龍宮。遣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南匈奴、烏桓、鮮卑。九月，光祿勳周景爲太尉。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並以譖棄市。時小黃門趙津犯法，質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奏瑨、質等。司空劉茂免。大秦國王遣使奉獻。時國王安敦獻象牙、犀角、玳瑁。冬，十二月，洛城傍竹柏枯傷。光祿勳汝南宣酆爲司空。酆字伯應，封東陽亭侯。南匈奴、烏桓率眾詣張奐降。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爲黨人，並坐下獄，書名王府。河南牢脩告之，事具劉淑傳。

永康元年春，正月，先零羌寇三輔，中郎將張奐破平之。當煎羌寇武威，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鸞鳥，大破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鸞。西羌悉平。夫餘王寇玄菟。太守公孫域與戰，破之。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五月，丙申，京師及上黨地裂。廬江賊起，寇郡界。壬子，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黨錮，改元永康。時李膺等頗引宦者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當赦，帝許之，故除黨錮也。丙寅，阜陵王統薨。秋，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巴郡言黃龍見。續漢志曰：時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相戲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間。郡欲以爲美，故上言之。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政化衰缺，而多言瑞應，皆此類也。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爲妖孽。而人言生龍，皆龍孽也。六州大水，勃海海溢。詔州郡溺死者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爲收斂。其亡失穀食，稟人三斛。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破之。十一月，西河言白兔見。十二月，壬申，復癭陶王悝爲勃海王。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年三十六。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是歲，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前史謂東觀記。飾芳林而

考濯龍之宮。薛綜注東京賦云濯龍殿名芳林謂兩旁樹木蘭也考成也既成而祭之左傳曰考仲子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浮圖今佛也續漢志曰祀老子於濯龍宮文罽為壇飾淳金銀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左傳曰史嚚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五邪謂單超徐璜左悺唐衡具瑗也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忠賢謂李膺陳蕃竇武黃瓊朱穆劉淑劉陶等各上書極諫以折宦官等姦謀之鋒也雖願依斟流彘亦不可得已。帝王紀曰夏帝相為羿所逐相乃都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氏史記曰周厲王奸利暴虐周人相與畔而襲厲王王出奔于彘言帝寵幸宦豎令執威權賴忠臣李膺等竭力諫爭以免篡弒之禍不然則雖願如夏相依斟周王流彘不可得也斟灌斟尋國故城在今青州彘晉地也

贊曰。桓自宗支越躋天祿。越謂非次也躋升也天祿天位也左傳子家羈曰天祿不再政移五倖刑淫三獄。五倖佞也淫濫也五倖即上五邪也三獄謂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成瑨劉瓆也傾宮雖積皇身靡續。帝王紀曰紂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百餘人據桓帝紀納三皇后又博採宮女五六千人並無子也

後漢書卷七

後漢書卷七考證

桓帝紀辛巳謁高廟光武廟○何焯曰光武廟上疑脫壬午謁三字

自號皇帝子○皇監本作黃今從宋本臣會汾按黃帝子義亦可通猶前書言白帝子赤帝子也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己亥詔曰○何焯曰若以甲子下赦則己亥歸政當在二月疑日有訛

後漢書卷七考證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靈帝紀第八

孝靈皇帝諱宏，（諡法曰：亂而不損曰靈。伏侯古今注曰：宏之字曰大。）肅宗玄孫也。曾祖河間孝王開，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淑以河間王子封為解瀆亭侯，萇襲父封，故言世封也。解瀆亭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北也。）帝襲侯爵。母董夫人。桓帝崩，無子，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使守光祿大夫劉儵持節，將左右羽林至河間奉迎。（續漢志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舂黃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城上烏者，處高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蠻夷叛逆，父既為軍吏，子弟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討胡既死，後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者，言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姹女數錢，言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室也。石上慊慊者，言太后雖積金錢，猶慊慊常若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也。我欲擊之者，言太后教帝使賣官受錢，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鼓求見，鄉懸鼓者復怒而止我也。）

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己亥，帝到夏門亭，（東觀記曰：到夏門外萬壽亭，羣臣謁見。）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改元建寧。以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使護羌校尉段熲討先零羌。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在洛陽東南三十里，高十二丈，周三百步。）廟曰威宗。庚午，謁高廟。辛未，謁世祖廟。大赦天下。賜民爵及帛各有差。段熲大破先零羌於逢義山。（山在今原州高平縣。逢一作塗。）閏月甲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夏氏為孝元皇后，考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慎園在今瀛州樂壽縣東南，俗呼為二皇陵。）

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酆免。長樂衛尉王暢為司空。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及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又故刺史二千石清高有遺惠為衆所歸者，皆詣公車。太中大夫劉矩為太尉。六月，京師雨水。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復破先零羌於涇陽。（涇陽，縣名，屬安定，故城在原州涼縣南也。）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寵為司空。九月丁亥，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及尚書令尹勳、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皇太后遷于南宮。（太后與竇武密謀欲誅曹節，今武等既誅，故太后被遷。）司徒胡廣為太傅，錄尚書事。司空劉寵為司徒，大鴻臚許栩為司空。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各有差。十一月，太尉劉矩免，太僕沛國聞人襲為太尉。（姓聞人，名襲，字定卿。風俗通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氏焉。）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三月乙巳，尊慎園董貴人為孝仁皇后。（續漢志曰：置永樂宮儀，如桓帝尊匽貴人之禮。）夏四月癸巳，大風，雨雹。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五月，太尉聞人襲罷，司空許栩免。六月，司徒劉寵為太尉，太常許訓為司徒，（訓字季師，平輿人。）太僕長沙劉囂為司空。（囂字重寧。）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大破先零羌於射虎塞外谷，東羌悉平。九月，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丹陽山越賊圍太守陳夤，夤擊破之。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㝢、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為鉤黨，下獄，（鉤謂相牽引也。事見劉淑、李膺傳。）死者百餘

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五屬謂五服內親也）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爲黨人（續漢志曰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爲裝具時有識者竊言葦笥郡國讞篋也後黨人禁錮會赦有讞者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庚子晦日有食之十一月太尉劉寵免太僕郭禧爲太尉（禧字公房扶溝人也禧音僖）鮮卑寇幷州是歲長樂太僕曹節爲車騎將軍百餘日罷

三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夏四月太尉郭禧罷太中大夫聞人襲爲太尉秋七月司空劉囂罷八月大鴻臚橋玄爲司空九月執金吾董寵下獄死冬濟南賊起攻東平陵（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濟州東）鬱林烏滸民相率內屬（烏滸南方夷號也廣州記曰其俗食人以鼻飲水口中進噉如故）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以下各有差唯黨人不赦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太尉聞人襲免太僕李咸爲太尉（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大疫使中謁者巡行致醫藥司徒許訓免司空橋玄爲司徒夏四月太常來豔爲司空（豔字季德南陽新野人）五月河東地裂雨雹山水暴出秋七月司空來豔免癸丑立貴人宋氏爲皇后（執金吾宋酆女前年入掖庭爲貴人）司徒橋玄免太常宗俱爲司空（俱字伯儷南陽安定人）前司空許栩爲司徒冬鮮卑寇幷州

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夏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長樂太僕侯覽有罪自殺六月京師雨水癸巳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繫太學諸生千餘人（時有人書朱雀闕云天下大亂公卿皆尸祿故捕之事見宦官傳）冬十月勃海王悝被誣謀反丁亥悝及妻子皆自殺十一月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東觀記曰會稽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遣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夤討破之十二月司徒許栩罷大鴻臚袁隗爲司徒鮮卑寇幷州是歲甘陵王恢薨

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醫藥丁丑司空宗俱薨二月壬午大赦天下以光祿勳楊賜爲司空三月太尉李咸免夏五月以司隸校尉段熲爲太尉沛相師遷坐誣罔國王下獄死（國王陳愍王寵也臣賢案陳敬王傳云國相師遷又東觀記曰陳行相師遷奏沛相魏愔前爲陳相與陳王寵交通知魏愔爲沛相此言師遷爲沛相蓋誤也）六月北海地震東萊北海海水溢（續漢志曰時出大魚二枚各長八九丈高二丈餘）秋七月司空楊賜免太常潁川唐珍爲司空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太尉段熲罷鮮卑寇幽幷二州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正月夫餘國遣使貢獻二月己巳大赦天下太常陳耽爲太尉（耽字漢公東海人也）三月中山王暢薨無子國除夏六月封河閒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秋洛水溢冬十月癸丑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十一月揚州刺史臧旻率丹陽太守陳夤大破許生於會稽斬之任城王博薨十二月鮮卑寇北地北地太守夏育追擊破之鮮卑又寇幷州司空唐珍罷永樂少府許訓爲司空

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封河閒王建孫佗爲任城王（建桓帝弟）夏四月郡國七大水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延園陵災（成帝陵也在今咸陽縣西）遣

使者持節告祠延陵鮮卑寇幽州六月弘農三輔螟遣守宮令之鹽監穿渠為民興利前漢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並無鹽今蒲州安邑縣西南有鹽城○劉攽曰按鹽城當作鹽池耳及無鹽字下當有一監字說文曰監字訓為鹽池然則注家案地志求鹽所在則無之二漢志不謂池為監也而據今所見則有池云令郡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冬十月丁巳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拜冲帝母虞美人為憲園貴人順帝虞美人也憲園在洛陽東北質帝母陳夫人為渤海孝王妃渤海孝王鴻之夫人也改平準為中準漢官儀曰平準令一人秩六百石也使宦者為令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為丞令

五年夏四月癸亥大赦天下益州郡夷叛太守李顒討平之復崇高山名為嵩高山前書武帝祠中嶽改嵩高為崇高東觀記曰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改之名為嵩高山大雩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輕繫休因徒五月太尉陳耽罷司空許訓為太尉閏月永昌太守曹鸞坐訟黨人棄市訟謂申理之也其言切直帝怒檻車送槐里獄掠殺之也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六月壬戌太常南陽劉逸字大適安衆人為司空秋七月太尉許訓罷光祿勳劉寬為太尉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司徒袁隗罷十一月丙戌光祿大夫楊賜為司徒十二月甘陵王定薨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漢官儀曰太子舍人王家郎中並秩二百石無員是歲鮮卑寇幽州沛國言黃龍見譙

六年春正月辛巳大赦天下二月南宮平城門及武庫東垣屋自壞平城門洛陽城南門也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厥妖城門自壞夏四月大旱七州蝗鮮卑寇三邊謂東西與北邊市賈民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秋七月司空劉逸免衛尉陳球為司空八月遣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出雲中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護烏桓校尉夏育出高柳並伐鮮卑晏等大敗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太尉劉寬免帝臨辟雍辛丑京師地震辛亥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十一月司空陳球免十二月甲寅太常河南孟郁為太尉郁字叔達音乙六反庚辰司徒楊賜免太常陳耽為司空鮮卑寇遼西永安太僕王旻下獄死永安宮之太僕也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阯烏滸蠻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沒郡縣太尉孟郁罷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癸丑光祿勳陳國袁滂為司徒滂字公熹己未地震始置鴻都門學生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時其中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召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光和太常常山張顥為太尉顥字智明搜神記曰顥為梁相新雨後有鵲飛翔近地令人擿之墮地化為圓石顥命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夏四月丙辰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為雄司空陳耽免太常來豔為司空五月壬午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亡去不獲東觀記曰白衣人言梁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因忽不見六月丁丑有黑氣墮所御溫德殿庭中東觀記曰墮所御溫明殿庭中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秋七月壬子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洛陽宮殿名南宮有玉堂前後殿據楊賜傳云墮嘉德殿前八月有星孛于天市九月太尉張顥罷太常陳球為太尉司空來豔薨冬十月屯騎校尉袁逢為司空皇后宋氏廢后父執金吾酆下獄死丙子晦日有食之十一月太尉陳球免十二月丁巳光

祿大夫橋玄爲太尉是歲鮮卑寇酒泉京師馬生人（京房易傳曰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謁者巡行致醫藥三月司徒袁滂免大鴻臚劉郃爲司徒（郃字季承）乙丑太尉橋玄罷太中大夫段熲爲太尉京兆地震司空袁逢罷太常張濟爲司空（濟字元江細陽人）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辛巳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熲並下獄死丁酉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時上祿長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族有乖典訓帝從之）東平王端薨五月衛尉劉寬爲太尉秋七月使匈奴中郎將張修有罪下獄死（時張修擅斬單于呼徵更立羌渠爲單于故坐死）冬十月甲申司徒劉郃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步兵校尉劉納謀誅宦者事泄皆下獄死巴郡板楯蠻叛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剋十二月光祿勳楊賜爲司徒鮮卑寇幽并二州是歲河間王利薨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京房易傳曰二首下不一也厥妖人生兩頭）

三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公府三公府也駐駕停車處也廡廊屋也音無禹反續漢志云南北四十餘間壞）三月梁王元薨夏四月江夏蠻叛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秋表是地震涌水出（表是縣屬酒泉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八月令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各有差冬閏月有星孛于狼弧（二星名也）鮮卑寇幽并二州十二月己巳立貴人何氏爲皇后（南陽宛人也車騎將軍何眞女）是歲作畢圭靈昆苑（畢圭苑有二東畢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魚梁臺西畢圭苑周三千三百步並在洛陽宣平門外）

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騄驥善馬也調謂徵發也）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二月郡國上芝英草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交阯刺史朱儁討交阯合浦烏滸蠻破之六月庚辰雨雹（續漢書曰雹大如雞子）秋七月河南言鳳皇見新城羣鳥隨之賜新城令及三老力田帛各有差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太尉劉寬免衛尉許馘爲太尉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永巷宮中署名也漢官儀曰令一人宦者爲之秩六百石掌宮婢侍使○劉攽曰注侍使案使當作史卽給尚書郎侍史之類）司徒楊賜罷冬十月太常陳耽爲司徒鮮卑寇幽并二州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鬭帝著商估服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三禮圖曰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續漢志曰靈帝寵用便嬖子弟轉相汲引賣關內侯直五百萬令長强者貪如豺狼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也昌邑王見狗冠方山冠龔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續漢志曰驢者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駕之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二月大疫三月司徒陳耽免夏四月旱太常袁隗爲司徒正月庚申永樂宮署災（續漢志曰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災）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巴郡板楯蠻詣太守曹謙降癸酉令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八月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冬十月太尉許馘罷太常楊賜爲太尉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遂巡狩于廣成苑十二月還幸太學

六年春正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二月，復長陵縣比豐沛。三月辛未，大赦天下。夏，大旱。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始置圜圜署，以宦者為令。冬，東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大有年。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續漢書曰三十六萬餘人。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以應之。安平王續、甘陵王忠。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都亭在洛陽。八關謂函谷、廣城、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小平津、孟津也。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時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若與黃巾合謀，悔之無救。帝懼，皆赦之。唯張角不赦。詔公卿出馬、弩，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郡守褚貢。夏四月，太尉楊賜免。太僕弘農鄧盛為太尉。盛字伯能。司空張濟罷，大司農張溫為司空。朱儁為黃巾波才所敗。侍中向栩、張鈞坐言宦者，下獄死。時鈞上書曰：今斬常侍，縣其首於南郊，以謝天下，即兵自消也。帝以章示常侍，故下獄也。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邵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五月，皇甫嵩、朱儁復與波才等戰於長社，大破之。長社，今許州縣也，故城在長葛縣西。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張曼成，斬之。交阯屯兵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遣交阯刺史賈琮討平之。皇甫嵩、朱儁大破汝南黃巾於西華。西華，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詔嵩討東郡，朱儁討南陽。盧植破黃巾，圍張角於廣宗。宦官誣奏植，抵罪。植連破張角，垂當拔之。小黃門左豐言於帝曰：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中郎將董卓攻張角，不剋。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續漢志曰：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以為不祥，墮地棄之。其後政在私門，上下無別，兩頭之象。

秋七月，巴郡妖巫張修反，寇郡縣。劉艾紀曰：時巴郡巫人張修療病，愈者雇以五斗米，號為五斗米師。河南尹徐灌下獄死。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倉亭，獲其帥。其帥卜巳也。倉亭在東郡。乙巳，詔皇甫嵩北討張角。九月，安平王續有罪誅，國除。冬十月，皇甫嵩與黃巾賊戰于廣宗，獲張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屍。發棺斷頭，傳送馬市。以皇甫嵩為左車騎將軍。十一月，皇甫嵩又破黃巾于下曲陽，斬張角弟寶。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與先零羌叛，以金城人邊章、韓遂為軍帥，攻殺護羌校尉伶徵、金城太守陳懿。伶，姓也。周有大夫伶州鳩。癸巳，朱儁拔宛城，斬黃巾別帥孫夏。詔減太官珍羞，御食一肉；廄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是歲，下邳王意薨，無子，國除。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之形。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弩，備具。續漢志曰：龍蛇鳥獸，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是歲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二年春正月，大疫。琅邪王據薨。二月己酉，南宮大災，火半月乃滅。續漢志曰：時燒靈臺殿、樂成殿，延及北闕，度道西燒嘉德、和驩殿。己亥，廣陽門外屋自壞。洛陽城西面南頭門也。稅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黑山賊張牛角等十餘輩並起，所在寇鈔。司徒袁隗免。三月，廷尉崔烈為司徒。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剋。夏四月庚戌，大風雨雹。五月，太尉鄧盛罷。太僕河南張延為太尉。延字公威，歆之子。秋七月，三輔螟。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免。八月，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九月，特進楊賜為司空。冬十月庚寅，司空楊賜薨。光祿大夫許相為司

空相字公弼平輿人許訓之子前司徒陳耽諫議大夫劉陶坐直言下獄死十一月張溫破北宮伯玉於美陽因遣盪寇將軍周慎追擊之圍榆中榆中縣名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東也又遣中郎將董卓討先零羌慎卓並不剋鮮卑寇幽并二州是歲造萬金堂於西園洛陽民生兒兩頭肆臂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庚戌大赦天下太尉張延罷車騎將軍張溫爲太尉中常侍趙忠爲車騎將軍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鍾四其音中黃鍾也子爲黃鍾及天祿蝦蟆又鑄四出文錢天祿獸也時使掖廷令畢嵐鑄銅人列於蒼龍玄武闕外鍾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事具宦者傳案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六月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車騎將軍趙忠罷秋八月懷陵上有雀萬數悲鳴因鬭相殺懷陵沖帝陵也續漢志曰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也冬十月武陵蠻叛寇郡界郡兵討破之前太尉張延爲宦人所譖下獄死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二月滎陽賊殺中牟令中牟今鄭州縣劉艾紀曰令落皓及主簿潘業臨陣不顧皆被害己亥南宮內殿罘罳自壞前書音義曰罘罳連闕曲閣也音浮思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滎陽賊破之拜苗爲車騎將軍夏四月涼州刺史耿鄙討金城賊韓遂鄙兵大敗遂寇漢陽漢陽太守傅燮戰沒扶風人馬騰漢陽人王國並叛寇三輔太尉張溫免司徒崔烈爲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爲司徒光祿勳沛國丁宮爲司空宮字元雄六月洛陽民生男兩頭共身劉艾紀曰上西門外劉倉妻生也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舉兵叛○劉攽曰案他處叛賊未書言舉兵者當由其人名舉故衍攻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護烏桓校尉公綦稠等舉兵自稱天子寇幽冀二州○劉攽曰案張舉自稱天子誤出一兵字秋九月丁酉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冬十月零陵人觀鵠觀姓鵠名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十一月太尉崔烈罷大司農曹嵩爲太尉十二月休屠各胡叛是歲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五年春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殺郡守邢紀丁酉大赦天下二月有星孛于紫宮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東三月休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夏四月汝南葛陂黃巾攻沒郡縣葛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太尉曹嵩罷五月永樂少府樊陵爲太尉陵字德雲胡陽人也六月丙寅大風太尉樊陵罷益州黃巾馬相攻殺刺史郤儉自稱天子又寇巴郡殺郡守趙部益州從事賈龍擊相斬之郡國七大水秋七月射聲校尉馬日磾爲太尉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凡八校尉皆統於蹇碩司徒許相罷司空丁宮爲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爲司空字子高安衆人衛尉董重爲驃騎將軍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遣中郎將孟益率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張純等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甲子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於平樂觀平樂觀在洛陽城西十一月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右將軍皇甫

嵩救之遣下軍校尉鮑鴻討葛陂黃巾巴郡板楯蠻叛遣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公孫瓚與張純戰於石門大破之時烏桓反叛與賊張純等攻薊中故瓚追擊之石門山名在今營州西南是歲改刺史新置牧

六年春二月左將軍皇甫嵩大破王國於陳倉三月幽州牧劉虞購斬漁陽賊張純下軍校尉鮑鴻下獄死夏四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太尉馬日磾免幽州牧劉虞為太尉丙辰帝崩于南宮嘉德殿年三十四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大赦天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渤海王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上軍校尉蹇碩下獄誅時蹇碩謀欲立渤海王協發覺〇劉攽曰正文蹇碩下獄案碩以此時誅明少死字五月辛巳驃騎將軍董重下獄死董重皇后之弟子也六月辛亥孝仁皇后董氏崩辛酉葬孝靈皇帝于文陵在洛陽西北三十里陵高十二丈周回三百步庚寅孝仁皇后歸葬河間慎陵徙渤海王協為陳留王司徒丁宮罷八月戊辰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攻諸宦者庚午張讓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幸北宮德陽殿何進部曲將吳匡與車騎將軍何苗戰於朱雀闕下苗敗斬之辛未司隸校尉袁紹勒兵收偽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讓珪等復劫少帝陳留王走小平津小平津在今鞏縣西北續漢志曰時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案獻帝未有爵號為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尚書盧植追讓珪等斬數人其餘投河而死獻帝春秋曰河南中部掾閔貢見天子出率騎追之北到河上天子飢渴貢宰羊進之厲聲責讓等曰君以閹宦之隸刀鋸之殘越從洿泥扶侍日月賣弄國恩階賤為貴劫迫帝王蕩覆王室假息漏刻遊魂河津自亡新以來姦臣賊子未有如君者今不速死吾射殺汝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天子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死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熒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辛未還宮大赦天下改光熹為昭寧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司空劉弘免董卓自為司空九月甲戌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論曰秦本紀說趙高譎二世指鹿為馬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曰丞相誤也以問羣臣左右或言鹿或言馬者高皆陰法中之自此之左右不敢言之也而趙忠張讓亦紿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時宦官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之乃使趙忠等諫曰人君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散離自是不敢復登臺榭見宦官傳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優哉

贊曰靈帝負乘委體宦孽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帝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徵亡備兆小雅盡缺詩小雅曰小雅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缺亦廢也麋鹿霜露遂棲宮衛史記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聽子胥曰臣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言帝為政貪亂任寄不得其人尋以獻帝遷播洛陽丘墟故麋鹿棲宮衛也協韻衛音于別反

劉攽曰熹平五年書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中平五年又書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年數日月無少異者蓋必有一誤臣攽案中平五年十月又書甲子帝稱無上將軍云云壬午到甲子凡四十五日非一月所能兼也則中平所記為衍矣又案續漢志中平五年亦無此異

後漢書卷八

後漢書卷八考證

靈帝紀癸酉晦日有食之○晦監本訛朔從宋本改

臣會汾按上文已序冬十二月事係此語於年終當作晦字元年二月日食皆在十月晦晦而日食司天者失其御也

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顧炎武曰尚書上脫古文二字

其部師有三十六萬○師當作帥萬當作方○何焯曰三十六方見皇甫嵩傳不知何自訛寫爲方復緣注引續漢書語相沿不察也

後漢書卷八考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獻帝紀第九

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諡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協之字曰合。張璠記曰：靈帝以帝似己，故名曰協。帝王紀曰：協字伯和。母王美人，爲何皇后所害。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即位，封帝爲渤海王，徙封陳留王。九月甲戌，即皇帝位，年九歲。遷皇太后於永安宮。董卓遷也。洛陽宮殿名曰永安宮，周迴六百九十八丈，故基在洛陽故城中。大赦天下，改昭寧爲永漢。丙子，董卓殺皇太后何氏。初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續漢志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中，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少府，亦無員。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乘輿中官俱止禁中。又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應劭曰：黃門侍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然則黃門郎給事黃闥之內，故曰黃門郎。本既無員，於此各置六人也。獻帝起居注曰：自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黃門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劉攽曰：註乘輿中官俱止禁中，案文當云參乘輿中官俱止禁中，少一參字，誤一與字。賜公卿以下至黃門侍郎家一人爲郎，以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靈帝中平四年，安平準爲中準，使宦官爲令，自是諸內署令丞悉以閹人爲之，故今竝令士人代領之。乙酉，以太尉劉虞爲大司馬。董卓自爲太尉，加鈇鉞、虎賁。禮記曰：諸侯賜鈇鉞，然後專殺。說文曰：鈇，莝刀也。蒼頡篇曰：鈇，斧也。加鈇鉞者，與專殺也。丙戌，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甲午，豫州牧黃琬爲司徒。遣使弔祠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后。白波賊寇河東，薛瑩書曰：黃巾郭泰等起於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賊。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十一月癸酉，董卓爲相國。十二月戊戌，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省扶風都尉，置漢安都護。扶風都尉，比二千石，武帝元鼎四年置，中興不改，至此以光擾三輔，故省之，置都護令總統西方。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以討董卓。辛亥，大赦天下。癸酉，董卓殺弘農王。白波賊寇東郡。二月乙亥，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免。庚辰，董卓殺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珌。珌音必。東觀記曰：周珌，豫州刺史慎之子也。續漢書、魏志並作毖，音秘。以光祿勳趙謙爲太尉。謝承書曰：謙字彥信，太尉趙戒之孫，蜀郡成都人也。太僕王允爲司徒。丁亥，遷都長安。董卓驅徙京師百姓悉西入關，自留屯畢圭苑。壬辰，白虹貫日。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未央宮，蕭何所造也。張璠記曰：帝入宮日，大雨晝晦，翟雉飛入長安宮。己酉，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戊午，董卓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夷其族。隗，紹之叔父。基，袁術之母兄。卓以山東兵起，依紹、術爲主，故誅其親屬。獻帝春秋曰：尺口以上男女五千餘人，皆下獄死。夏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光祿大夫种拂爲司空。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風俗通云：胡母姓，本陳胡公之後也。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也。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後將軍袁術、河內太守王匡各執而殺之。英雄記曰：匡字公節，太山人也。輕財好施，以任俠聞，爲袁紹河內太守。唯韓融獲免。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光武中興，除王莽貨泉，更用五銖錢。冬十一月庚戌，鎭星、熒惑、太白合於尾。是歲，有司奏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竝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和帝母梁貴人號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后，順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王氏譜曰：

（歙字通曜，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歙素謂堅無禮，堅此時欲殺歙，歙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罪。歙窮迫，刮金飲之而死。）又殺南陽太守張咨。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丁丑，董卓自為太師。袁術遣將孫堅與董卓將胡軫戰於陽人，（陽人，聚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史記秦滅東周，徙其君於陽人聚，即此地也。）軫軍大敗。董卓遂發掘洛陽諸帝陵。夏四月，董卓入長安。六月丙戌，地震。秋七月，司空种拂免，光祿大夫濟南淳于嘉為司空。太尉趙謙罷，太常馬日磾為太尉。九月，蚩尤旗見于角、亢。（天官書曰：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熒惑之精也。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白下。見則王者征伐四方。角、亢，蒼龍之星。）冬十月壬戌，董卓殺衞尉張溫。十一月，青州黃巾寇泰山，泰山太守應劭擊破之。黃巾轉寇勃海，公孫瓚與戰於東光，復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是歲，長沙有人死，經月復活。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袁術遣將孫堅攻劉表於襄陽，堅戰歿。袁紹及公孫瓚戰于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界城，近枯漳水，則界橋在此也。）瓚軍大敗。夏四月辛巳，誅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錄尚書事，總朝政，遣使者張种撫慰山東。青州黃巾擊殺兗州刺史劉岱於東平。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黃巾於壽張，降之。五月丁酉，大赦天下。丁未，征西將軍皇甫嵩為車騎將軍。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師。六月戊午，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奐、（三輔決錄注曰：奐字文明，茂陵人。）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並戰歿，（頎音祈。）吏民死者萬餘人。李傕等並自為將軍。己未，大赦天下。李傕殺司隸校尉黃琬，甲子，殺司徒王允，皆滅其族。丙子，前將軍趙謙為司徒。秋七月庚子，太尉馬日磾為太傅，錄尚書事。八月，遣日磾及太僕趙岐，持節慰撫天下。車騎將軍皇甫嵩為太尉。司徒趙謙罷。九月，李傕自為車騎將軍，郭汜後將軍，樊稠右將軍，張濟鎮東將軍。濟出屯弘農。甲申，司空淳于嘉為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為司空，並錄尚書事。冬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光祿大夫周忠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袁宏記曰：時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過度，無變也。朝臣皆賀。帝令候焉，未晡一刻而食。賈詡奏曰：立司候不明，疑誤上下，請付理官。帝曰：天道遠，事驗難明，欲歸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丁卯，大赦天下。三月，袁術殺揚州刺史陳溫，據淮南。長安宣平城門外屋自壞。（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也。）夏五月癸酉，無雲而雷。六月，扶風大雨雹。華山崩裂。太尉周忠免，太僕朱儁為太尉，錄尚書事。下邳賊闕宣自稱天子。（風俗通曰：闕，姓也，承闕黨童子之後也。縱橫家有闕子著書。）雨水。遣侍御史裴茂訊詔獄，原輕繫。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前書音義曰：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講，習也。論語之文也。）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劉艾獻帝紀曰：時長安中為之謠曰：頭白皓然，食不充糧，裹衣褰裳，當還故鄉。聖王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黃。）冬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袁宏記曰：孛于天市，將從天子移都。其後上東遷之應也。）司空楊彪免。太常趙溫為司空。公孫瓚殺大司馬劉虞。十二月辛丑，地震。司空趙溫免。乙巳，衞尉張喜為司空。（獻帝春秋曰：喜作嘉。）是歲，琅邪王容薨。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興平甲子帝加元服二月壬午追尊諡皇妣王氏爲靈懷皇后甲申改葬于文昭陵丁亥帝耕于籍田三月韓遂馬騰與郭汜樊稠戰於長平觀遂騰敗績左中郎將劉範前益州刺史种劭戰歿前書音義曰長平阪名也上有觀在池陽宮南去長安五十里今涇水南原畦城是也袁宏紀曰是時馬騰以李傕等專亂以益州刺史劉焉宗室大臣遣使招引共誅傕焉遣子範將兵執騰故涼州刺史种劭太常拂之子也拂爲傕所害劭欲報仇遂爲此戰夏六月丙子分涼州河西四郡爲廱州謂金城酒泉燉煌張掖丁丑地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大蝗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免戊午太常楊彪爲太尉錄尚書事三輔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洗謂蕩滌也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賦卹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袁宏紀曰時敕侍中劉艾取米豆五升於御前作糜得滿三盂於是詔尚書曰米豆五升得糜二盂而人委頓何也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閤謝○劉攽曰案閣當作閤閤門也詣閣無理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八月馮翊羌叛寇屬縣郭汜樊稠擊破之九月桑復生椹人得以食司徒淳于嘉罷冬十月長安市門自壞以衞尉趙溫爲司徒錄尚書事十二月分安定扶風爲新平郡是歲揚州刺史劉繇與袁術將孫策戰于曲阿策字伯符孫堅子曲阿今潤州縣繇軍敗績孫策遂據山東吳志曰孫策既破繇遂渡兵據會稽策自領會稽太守太傅馬日磾薨于壽春壽春縣屬九江郡今壽春縣也

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二月乙亥李傕殺樊稠而與郭汜相攻三月丙寅李傕脅帝幸其營焚宮室夏四月甲午立貴人伏氏爲皇后丁酉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山陽公載記曰時弓弩並發矢下如雨及御所止高樓殿前帷簾也是日李傕移帝幸北塢服虔通俗文曰營居曰塢一曰庳城也山陽公載記曰時帝在南塢傕在北塢時流矢中傕左耳乃迎帝幸北塢帝不肯從強之乃行大旱五月壬午李傕自爲大司馬六月庚午張濟自陝來和傕汜秋七月甲子車駕東歸郭汜自爲車騎將軍楊定爲後將軍楊奉爲興義將軍董承爲安集將軍並侍送乘輿張濟爲驃騎將軍還屯陝八月甲辰幸新豐冬十月戊戌郭汜使其將伍習夜燒所幸學舍逼脅乘輿楊定楊奉與郭汜戰破之壬寅幸華陰露次道南是夜有赤氣貫紫宮獻帝春秋曰赤氣廣六七尺東至寅西至戌也張濟復反與李傕郭汜合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王師敗績殺光祿勳鄧泉衞尉士孫瑞廷尉宣播大長秋苗祀獻帝春秋播作幡也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聲校尉沮儁風俗通曰沮姓也黃帝時史官沮誦之後音俱余反壬申幸曹陽露次田中曹陽澗名在今陝州西南七里俗謂之七里澗崔浩云自南山北通於河楊奉董承引白波帥胡才李樂韓暹及匈奴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李傕等戰破之十二月庚辰車駕乃進李傕等復來追戰王師大敗殺略宮人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等皆戰歿進幸陝夜度河乙亥幸安邑是歲袁紹遣將麴義與公孫瓚戰於鮑丘鮑丘水名出北塞中南流經九莊嶺東俗謂之大榆河又東南經漁陽縣故城東是瓚之戰處見水經注瓚軍大敗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二月韓暹攻衞將軍董承夏六月乙未幸

聞喜。秋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己卯，謁太廟。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癸卯，安國將軍張楊為大司馬，韓暹為大將軍，楊奉為車騎將軍。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彊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穭，穭音呂。埤蒼曰：穭自生也。穭與穭同。或饑死牆壁閒，或為兵士所殺。辛亥，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曹操殺侍中臺崇、尚書馮碩等。風俗通曰：金天氏裔孫曰臺駘，其後氏焉。山陽公載記曰臺字作壹。○劉敞曰：注山陽公載記曰，案文多一曰字。封衛將軍董承為輔國將軍，○劉攽曰：案文多一為字。伏完等十三人為列侯，贈沮儁為弘農太守。庚申，遷都許。己巳，幸曹操營。九月，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罷。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己以聽。

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三月，袁紹自為大將軍。夏五月，蝗。秋九月，漢水溢。是歲饑，江淮閒民相食。袁術殺陳王寵。孫策遣使奉貢。

三年夏四月，遣謁者裴茂率中郎將段煨討李傕，夷三族。獻帝起居注曰：傳傕首到許，有詔高懸之也。呂布叛。冬十一月，盜殺大司馬張楊。十二月癸酉，曹操擊呂布於徐州，斬之。

四年春三月，袁紹攻公孫瓚于易京，獲之。公孫瓚頻失利，乃臨易河以自固，故號易京。其城三重，周六里。今內城中築京，土京在幽州歸義縣南。爾雅曰：絕高謂之京。非人為之丘。衛將軍董承為車騎將軍。夏六月，袁術死。是歲，初置尚書左右僕射。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續漢志曰：女子李娥年六十餘，死，瘞於城中，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出之。

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洩。壬午，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秋七月，立皇太子馮為南陽王。壬午，南陽王馮薨。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曹操與袁紹戰於官度，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為官度，袁紹、曹操壘尚存焉，在今鄭州中牟縣北。紹敗走。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大梁，酉之分。東海王祗薨。是歲，孫策死，為許貢客所射傷。弟權襲其餘業。權字仲謀。

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紹薨。于窴國獻馴象。馴象謂隨人意也。是歲，越巂男子化為女子。

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於北郊，斯禮久廢，故曰初。總章始復備八佾舞。袁紹紀云：迎氣北郊，始用八佾。佾，列也，謂舞者之行列。往因亂廢，今始備之。總章，樂官名，古之安代樂。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司直秩比二千石，武帝元狩五年置，掌佐丞相舉不法也。建武十一年省，今復置之。

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領冀州牧。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十二月，賜三公已下金帛各有差。自是三年一賜，以為常制。

十年春正月，曹操破袁譚於青州，斬之。魏書曰：操攻譚不克，乃自執桴鼓，應時破之。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眾降。魏志曰：燕本姓褚，常山真定人也。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萬餘人，博陵人張牛角為主，牛角死，燕代為主，故改姓張。燕剽勇，軍中號曰張飛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賊。秋九月，賜百官尤貧者金帛各有差。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三月，曹操破高幹於并州，獲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敗之，追斬其首。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雝州刺史邯鄲商。袁宏漢紀曰：雝州作涼州也。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為琅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

濟陰、平原八國皆除。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蹋頓。蹋頓，匈奴王號。柳城，縣名，屬遼西郡，今營州縣。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鶉尾，巳之分。己巳，黃巾賊殺濟南王贇。河閒孝王五代孫。十一月，遼東太守公孫康殺袁尚、袁熙。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免。夏六月，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為丞相。秋七月，曹操南征劉表。八月丁未，光祿勳郗慮為御史大夫。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也，少受學於鄭玄。壬子，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是月，劉表卒，少子琮立，琮以荊州降操。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

十四年冬十月，荊州地震。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曹操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遂等大敗，關西平。曹瞞傳曰：時婁子伯說操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比明，城立。超、遂數挑戰，不利，操縱虎騎夾擊，大破之，超、遂走涼州。是歲，趙王赦薨。

十七年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秋七月，洧水、潁水溢，螟。八月，馬超破涼州，殺刺史韋康。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邈為濟北王，敦為東海王。山陽公載記曰：時許靖在巴郡，聞立諸王，曰：將欲歙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冬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五諸侯，星名也。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復禹貢九州。獻帝春秋曰：時省幽并州，以其郡國并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并為雍州；省兗州，并荊州、益州。於是有兗、豫、青、徐、荊、揚、冀、益、雍也。九州數雖同，而禹貢無益州，有梁州，然梁、益亦一地也。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案禮含文嘉曰：九錫謂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大雨水。徙趙王珪為博陵王。是歲，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是年秋，三星逆行入太微，守帝座五十日。彭城王和薨。

十九年夏四月，旱。五月，雨水。劉備破劉璋，據益州。冬十月，曹操遣將夏侯淵討宋建于枹罕，獲之。枹罕縣，屬金城郡，今河州縣也。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譙人也。十一月丁卯，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二皇子。山陽公載記曰：劉備在蜀，聞之，遂發喪。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為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孝悌力田二級，賜諸王侯公卿以下穀各有差。秋七月，曹操破漢中，張魯降。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進號魏王。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匈奴南單于來朝。是歲，曹操殺琅邪王熙，國除。坐謀欲渡江，被誅。

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冬，有星孛于東北。是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三輔決錄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偉，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耿紀、韋晃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事敗，夷三族。三月，有星孛于東方。杜預注左傳云：平旦眾星皆沒，而孛星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夏五月，劉備取漢中。秋七月庚子，劉備自稱漢中王。八月，漢水溢。冬十一月，孫權取荊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魏志曰：操字孟德，薨時年六十六。子丕襲位。魏志曰：丕字子桓，操之太子。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丕稱天

子。獻帝春秋曰：帝時召羣臣卿士告祠高廟，詔太常張音持節奉策璽綬，禪位于魏王。乃爲壇於繁陽故城。魏王登壇受皇帝璽綬。奉帝爲山陽公，山陽，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修武縣西北。邑一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都山陽之濁鹿城。濁鹿一名濁城，亦名清陽城，在今懷州修武縣東北。四皇子封王者，皆降爲列侯。明年，劉備稱帝于蜀，孫權亦自王於吳，於是天下遂三分矣。魏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薨。自遜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謚孝獻皇帝。八月壬申，以漢天子禮儀葬于禪陵，續漢書曰：天子葬，太僕駕四輪輴爲賓車，大練爲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將作作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旂長三刃，十有二旒，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太常跪哭曰，十五舉音，止哭。晝漏上，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行曰：請拜送。車著白絲參紼，長三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挽校尉三百人，皆赤幘不冠，持幢幡，皆銜枚。羽林孤兒、巴渝櫂歌者六十人，爲六列。司馬八人執鐸。至陵南羨門，司徒跪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入房，執事下明器。太祝進醴獻。司空將校復土。擢音徒丁反。帝王紀曰：禪陵在濁鹿城西北十里，在今懷州修武縣北二十五里，陵高二丈，周回二百步。劉澄之地記云以漢禪故以名焉。○劉攽曰：注「太常跪哭曰十五舉音止」，案續漢志曰字作曰在哭字上。置園邑令丞。太子早卒，孫康立五十一年，晉太康六年薨。子瑾立四年，太康十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爲胡賊所殺，國除。

論曰：傳稱「鼎之爲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故言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今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言神器至重，獲人負而趨走者，斯亦窮盡之運歸於此時乎，言不可復振也。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有力者負之而趨，而昧者不知。」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厭，倦。誅，責也。漢自和帝以後，政教陵遲，故言天厭漢德久矣。禍之來也，非獨山陽公之過，其何所誅責乎。○左傳宋子魚曰：「天既厭商德。」孔子曰：「於予予何誅。」○劉攽曰：注「於予予何誅」，案今論語下予當作與。

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辰，時也。播，遷也。言獻帝生不逢時，身既播遷，國又屯難。詩曰：「我生不辰。」左傳曰：「震蕩播越。」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春秋孔演圖曰：「劉四百歲之際，褒漢王輔，皇王以期，有名不就。」宋均注曰：「雖褒族人爲漢王以自輔，以當有應期名，見攝錄者，故名不就也。」虞賓謂舜以堯子丹朱爲賓。虞書曰：「虞賓在位。」是也。以喻山陽公爲魏之賓也。

後漢書卷九

後漢書卷九考證

獻帝紀董卓爲相國○何焯曰。爲相國上脫一自字。

置漢安都護注。總統西方。○監本西字訛四。從宋本改。

南陽王馮薨○監本脫馮字。今從宋本。臣會汾按他處王薨皆書名。但此句蒙上立皇子馮爲南陽王文。雖無馮字亦可。

斬其蹋頓○何焯曰。其字應衍。

改元延康○監本延字訛建。按建康。順帝年號也。從宋本改。

至今負而趨者○今應作令。

丞作虞賓注虞書○監本訛作商書。今改正。

後漢書卷九考證

後漢書卷十上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后紀第十上

光武郭皇后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

章德竇皇后　和帝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鄭玄注禮記曰后之言後言在夫之後也）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鄭玄注周禮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也）九嬪掌教四德（九嬪比九卿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也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世婦主喪祭賓客（婦服也明其能服事於人也比二十七大夫周禮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女御序于王之燕寢（御謂進御于王也比八十一元士周禮曰女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也）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周禮云女史掌王后之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也鄭玄注云亦如太史之於王也彤管赤管筆也詩云詒我彤管注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列女傳曰齊孝公孟姬華氏之女從孝公遊車奔姬墜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姬泣曰妾聞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今立車無軿非敢受命）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毛萇注云窈窕幽閒也）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周禮內宰職曰以陰禮教六宮以婦職之法教九御）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肅敬也雍和也謁請也言能輔佐君子和順恭敬不行私謁詩序曰雖則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前書音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見魯詩）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列女傳曰周宣姜后齊侯之女也宣王常夜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忘德敢請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之過夫人何事遂勤政事成中興之名焉）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幽王時西夷犬戎兵攻殺幽王于驪山之下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東遷洛邑以避犬戎政遂微弱）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傳曰桓公多內寵有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也）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元妃嫡夫人也史記曰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愛幸立以為妃）終於五子作亂（桓公六夫人生六子桓公卒立公子昭於是公子無虧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等五公子皆求立公子昭奔宋是作亂也）冢嗣遘屯（冢大也遘遇也屯難也晉獻公受驪姬之譖殺太子申生故曰遘也）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上曰衣下曰裳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綠衣黑今反以黃為裏非其禮制諸妾上僭也）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史記曰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水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以充入之并秦為七也）爵列八品（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釐理）高祖帷薄不脩（大戴禮曰大臣坐汙穢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謂周昌入奏事高帝擁戚姬是不脩也）孝文衽席無辯（鄭玄注禮記曰衽臥席也孝文幸慎夫人每與皇后同坐是無辨也）然而選納尚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婕妤一娙娥二容華三充衣四已上武帝置昭儀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順常十三舞涓共和娛靈保林良娣使夜者十四此六宮品秩同為一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彫謂刻鏤也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斲彫而為樸）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鄭玄注周禮曰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為六宮也夫人已下分居焉）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漢儀注曰八月初為筭賦故曰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

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閫門限也）權無私溺之授（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也）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前書音義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也有甲令乙令丙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淄黑也蠹食木蟲以諭傾敗也）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芊音亡爾反）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太后昭王母也號宣太后史記曰昭王立年少宣太后自知事以同母弟魏冄為將軍任政封為穰侯太后攝政始於此也）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謂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也）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周禮幕人掌幃帟幄幕之事鄭玄注曰帟中坐上承塵也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隲等迎立安帝年十三沖帝崩梁太后與兄冀迎立質帝年八歲質帝崩太后與兄冀迎立桓帝年十五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迎立靈帝年十三）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霧露謂疾病也不可指言死故假霧露以言之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矯詔遷太后於雲臺謝弼上封事曰伏惟皇太后援立明聖幽居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縲索也紲繫也囹圄周獄名也鄉亭之獄曰犴犴音五旦反謂外戚等被誅也）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踵跡也輈車轅也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陵夷猶頹替神寶帝位也）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謂安帝母左姬及祖母宋貴人之類並見清河孝王傳）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謂賈貴人虞美人之類是也）以纘西京外戚云爾（纘繼也）

郭皇后紀

光武郭皇后諱聖通真定槀人也（槀縣名故城在今恒州槀城縣西）為郡著姓父昌讓田宅財產數百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仕郡功曹娶真定恭王女號郭主（恭王名普景帝七代孫）生后及子況昌早卒郭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更始二年春光武擊王郎至真定因納后有寵及即位以為貴人建武元年生皇子彊帝善況小心謹慎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二年貴人立為皇后彊為皇太子封況緜蠻侯以后弟貴重賓客輻湊況恭謙下士頗得聲譽十四年遷城門校尉其後后以寵稍衰數懷怨懟十七年遂廢為中山王太后進后中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徙封況大國為陽安侯（陽安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故道國城是也）后從兄竟以騎都尉從征伐有功封為新郪侯官至東海相（新郪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郪丘城是也音七私反）竟弟匡為發干侯（發干縣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南）官至太中大夫后叔父梁早終無子其壻南陽陳茂以恩澤封南䜌侯（䜌音力全反）二十年中山王輔復徙封沛王后為沛太后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二十六年后母郭主薨帝臨喪送葬百官大會遣使者迎昌喪柩與主合葬追贈昌陽安侯印綬謚曰思侯二十八年后薨葬于北芒帝憐郭氏詔況子璜尚淯陽公主除璜為郎顯宗即位況與帝舅陰識陰就並為特進

數授賞賜。劉攽曰案文授當作受恩寵俱渥。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永平二年，況卒，贈賜甚厚。帝親自臨喪，謚曰節侯。子璜嗣。元和三年，肅宗北巡狩，過真定，會諸郭，朝見上壽，引入倡飲甚歡。說文曰倡樂也聲類曰俳以太牢具上郭主，家賜粟萬斛，錢五十萬。永元初，璜爲長樂少府。長樂少府皇太后宮秩二千石居長信宮曰長信少府長樂宮曰長樂少府子舉爲侍中，兼射聲校尉。及大將軍竇憲被誅，舉以憲女壻謀逆，故父子俱下獄死，家屬徙合浦。郡名今廉州縣宗族爲郎吏者，悉免官。新郪侯竟，初爲騎將，前書曰車戶騎將屬光祿秩比千石從征伐有功，拜東海相。永平中卒，子嵩嗣。嵩卒，追坐染楚王英事，國廢。建初二年，章帝紹封嵩子勤爲伊亭侯。勤無子，國除。發干侯匡，官至太中大夫。建武三十年卒，子勳嗣。勳卒，子駿嗣。永平十三年，亦坐楚王英事，失國。建初三年，復封駿爲觀都侯。卒，無子，國除。郭氏侯者凡三人，皆絕國。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說文曰贅肬也老子曰餘食贅行河上公注曰行之無當爲贅莊子曰附贅縣肬言醜惡也及至移意愛析，嬿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沈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逡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陰皇后紀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謚法曰執德遵業曰烈東觀記有陰子公者生子方方生幼公公生君孟名睦即后之父也今世本睦作陸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成里，時年十九。及光武爲司隸校尉，方西之洛陽，令后歸新野。及鄧奉起兵，后兄識爲之將，后隨家屬徙清陽，止於奉舍。光武即位，令侍中傅俊迎后，與胡陽、寧平主諸宮人俱到洛陽，以后爲貴人。寧平縣屬淮陽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皇后。建武四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九年，有盜劫殺后母鄧氏及弟訢，音欣帝甚傷之，乃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莊子曰孔子見盜跖謂柳下惠曰幾不免虎口也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弗敢當，列於媵妾。爾雅曰媵送也孫炎曰送女曰媵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谷風之詩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謚貴人父陸爲宣恩哀侯，弟訢爲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後。及尸柩在堂，使太中大夫拜授印綬，如在國列侯禮。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十七年，廢皇后郭氏而立貴人。制詔三公曰：「皇后懷執怨懟，數違教令，不能撫循它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內，若見鷹鸇。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闈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豈可託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戴涉也宗正吉持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詩豳風東山之詞也宜奉宗廟，爲天下

毋主者詳案舊典時上尊號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謔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見常歎息顯宗即位尊后爲皇太后永平三年冬帝從太后幸章陵置酒舊宅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並受賞賜七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合葬原陵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奩鏡匣也音廉）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馬皇后紀

明德馬皇后諱某（謚法曰忠和純淑曰德諱某者史失其名下皆類此）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客卿敏惠早夭母藺夫人悲傷發疾慌惚后時年十歲幹理家事勑制僮御（幹正也廣雅曰僮御皆使者也）內外諮稟事同成人初諸家莫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后嘗久疾太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雖有患狀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乃當踰於所生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黃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埶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恩不報（孤負也）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爲天爲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東觀記曰明帝馬皇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常稱疾而終身得意）皆孝順小心婉靜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矣又援姑姊妹並爲成帝婕妤葬於延陵臣嚴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緣先姑當充後宮由是選后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顯宗即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閒（纖介猶纖細也閒隙也）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后所居宮也長者久也秋者萬物成熟之初也故以名）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焉請立皇后不敢指言故以宮稱之）遂立爲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周官周禮也仲舒書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也蕃音繁）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大練大帛也杜預注左傳曰大帛厚繒也太后兄廖上書曰今陛下躬服厚繒是也）朔望諸姬主朝請（漢律春曰朝秋曰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續漢志曰濯龍園名也近北宮）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

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十五年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偟爲思所納思后所納之言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廣雅曰較明也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白越越布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漢制外戚以恩澤封侯故曰舊典也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成帝封太后弟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等同時爲關內侯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安侯也爲丞相貪驕與淮南王霸上私語後薨武帝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竇嬰文帝竇皇后從兄子魏其侯也爲丞相坐與灌夫朋黨棄市也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樞機近要之官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也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太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褠臂衣今之臂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西京外戚呂祿呂產竇嬰上官桀安父子霍禹等皆被誅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衛尉太后兄廖兩校尉兄防兄光也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以恩澤封爵外家爲外施也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竇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后也兄即王信後封爲蓋侯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條侯周亞父也前書曰高帝與功臣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後必殃也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拳拳猶勤勤也音權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方言曰飴餳也陳楚宋衛之間

通語不能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己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慎慙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遺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前書曰東織西織屬少府平帝改名織室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禮記王制曰凡居人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人居其間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人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言少慕古人書名竹帛不顧命之長短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得貪嗇也言彌復吝惜封爵不欲濫封親戚也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惕懼也厲危也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敕絕禱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

賈貴人南陽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宮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以爲貴人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策書加貴人王赤綬續漢書曰諸侯王赤綬也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永巷宮中署名也後改爲掖庭永巷宮人卽宮婢也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

竇皇后紀

章德竇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大司徒融之曾孫也祖穆父勳坐事死事在竇融傳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見后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年六歲能書親家皆奇之建初二年后與女弟俱以選例入見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肅宗先聞后有才色數以訊諸姬傅訊問也傅謂傅母及見雅以爲美馬太后亦異焉因入掖庭見於北宮章德殿后性敏給傾心承接稱譽日聞明年遂立爲皇后妹爲貴人七年追爵諡后父勳爲安成思侯安成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吳房縣東南后寵幸殊特專固後宮初宋貴人生皇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既無子並疾忌之數閒於帝漸至疎嫌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遂自殺廢慶爲清河王語在慶傳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少失母爲伯母舞陰長公主所養長公主光武女梁松尚焉年十六建初二年亦與中姊俱選入掖庭爲貴人四年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八年乃作飛書以陷竦飛書若今匿名書也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自是宮房惵息惵懼也音牒周書曰臨捕以威而氣惵懼也后愛日隆及帝崩和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皇太后臨朝尊母沘陽公主爲長公主益湯沐邑三千戶兄憲弟篤景並顯貴擅威權後

遂密謀不軌。永元四年。發覺被誅。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嫕音一計反。上書陳貴人枉歿之狀。太尉張酺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上奏。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中元元年。黜呂后不宜配食高廟。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上官太后。昭帝后也。父安與燕王謀反。誅。太后以年少。又霍光外孫。故不廢也。其勿復議。於是合葬敬陵。在位十八年。帝以貴人酷歿。斂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上尊謚曰恭懷皇后。謚法曰。敬事尊上曰恭。慈仁哲行曰懷。追服喪制。百官縞素。與姊大貴人俱葬西陵。儀比敬園。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

陰皇后紀

和帝陰皇后。諱某。光烈皇后兄執金吾識之曾孫也。后少聰慧。善書蓺。永元四年。選入掖庭。以先后近屬。故得為貴人。有殊寵。八年。遂立為皇后。自和熹鄧后入宮。熹音許其反。愛寵稍衰。數有恚恨。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十四年。夏。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巫師為蠱。故曰巫蠱。左傳注曰。蠱。惑也。事發覺。帝遂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褒於掖庭獄雜考案之。朱及二子奉毅與后弟軼輔敞辭語相連及。以為祠祭祝詛。大逆無道。奉毅輔考死獄中。帝使司徒魯恭持節賜后策。上璽綬。遷于桐宮。以憂死。立七年。葬臨平亭部。葬于亭部內之地也。父特進綱自殺。軼敞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縣。宗親內外昆弟皆免官。還田里。永初四年。鄧太后詔赦陰氏。徙者歸故郡。還其資財五百餘萬。

鄧皇后紀

和熹鄧皇后。諱綏。蔡邕曰。謚法有功安人曰熹。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為翦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前書曰。教學童之書也。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下意猶出氣也。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后嘗夢捫天。捫。摸也。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咶之。咶音是。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見后。驚曰。此成湯之法也。續漢書曰。相者待詔相工蘇文曰。此成湯之骨法。家人竊喜而不敢宣。后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脩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七年。后復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后長七尺二寸。姿顏姝麗。姝。美色也。詩曰。彼姝者子。絕異於衆。左右皆驚。八年。冬。入掖庭為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外舍。

外家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顧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脩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說文曰簪笄也珥瑱也以玉充耳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而后獨着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離並也禮記曰離坐離立無往參焉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脩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漸疏每當御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陰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爲遂造祝詛欲以爲害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而當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武王有疾周公爲文請命於太王王季文王曰若爾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也越姬心誓必死之分越姬楚昭王之姬越王句踐女也昭王讌遊越姬從謂姬曰樂乎對曰樂則樂矣而不可久也王曰願與子生死若此乎姬曰若王樂遊要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太史史曰是害王身請移於將相王曰將相於孤猶股肱也不聽姬曰大哉君王之德妾請從王死矣昔日遊樂是以不敢聽命今君王復禮國人爲君王死何況妾乎妾願先驅狐狸於地下昔日口雖不言心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遂自殺故曰心誓事見列女傳也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高帝愛幸戚夫人帝崩呂太后斷夫人手足去眼薰耳使居鞠室中名曰人彘也卽欲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后信以爲然乃止明日帝果瘳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后愈稱篤疾深自閉絕會有司奏建長秋宮帝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豈易哉唯鄧貴人德冠後庭乃可當之至冬立爲皇后辭讓者三然後卽位手書表謝深陳德薄不足以充小君之選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卽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人間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煢煢孤特之貌也詩曰煢煢在疚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詩邶風序曰衞莊姜送歸妾也其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周禮王后首服爲副所以副首爲飾若今步搖也釋名曰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搖也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卽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蠱事遂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爲莫不歎服以爲聖明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太官導官尙方內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漢官儀曰

太官主膳羞也前書音義曰導官主擇米以供祭祀尚方掌工作刀劍諸物及刻玉為器漢官儀曰內者主帷帳並署名也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經常也太后勅止曰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其蜀漢釦器九帶佩刀並不復調蜀蜀郡也漢廣漢郡也二郡主作供進之器元帝時貢禹上書蜀廣漢主金銀器各用五百萬是也釦音口以金銀緣器也止畫工三十九種又御府尚方織室錦繡冰紈綺縠金銀珠玉犀象瑇瑁彫鏤翫弄之物皆絕不作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儲峙猶蓄積也糒乾飯也又詔諸園貴人其宮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覈上名自御北宮增喜觀閱問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大憂謂和帝殤帝崩殤帝康陵方中秘藏方中陵中也冢藏之中故言秘也及諸工作事減約十分居一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謥詷言怱遽也謥音七洞反詷音洞至有濁亂奉公為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騭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干犯也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太后愍陰氏之罪廢赦其徙者歸鄉勅還資財五百餘萬永平元年爵號大夫人為新野君萬戶供湯沐邑湯沐者取其賦稅以供湯沐之具也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

大降三年秋太后體不安左右憂惶禱請祝辭願得代命太后聞之即譴怒竊勅掖庭令以下但使謝過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舊事衛士得代歸者上親饗焉前書蓋寬饒傳曰歲盡當代上臨饗罷衛卒是也大儺逐疫禮記月令有大儺旁磔土牛以送寒氣鄭玄注云儺陰氣也此月之中日歷虛危有墳墓四星之氣為厲鬼隨彊陰出以害人故儺御之也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侲子逐疫之人也音振薛綜注西京賦云侲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鞀悉罷象橐駝之屬豐年復故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筭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讎對也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終盡憂哀毀損事加於常贈以長公主赤綬東園祕器玉衣繡衾東園署名屬少府主作凶器故言祕也又賜布三萬匹錢三千萬騭等遂固讓錢布不受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謚曰敬君太后諒闇既終諒闇居喪之廬也或為諒陰諒信也陰默也言居憂信默不言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餘減罪死右趾以下至司寇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齋七日賜公卿百僚各有差庚戌謁宗廟率命婦羣妾相禮儀相助也儀禮曰命夫者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大夫之妻也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周禮宗廟祭之日曰王服衮冕而入立於阼后服副褘從王而入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次后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此謂交獻也卒事凡九獻焉因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或穿掘萌

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
非其時不食論語曰不時不食言非其時物則不食之前書召信臣曰不時之物有傷於人
不宜以奉供養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
所省二十三種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
賊內起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
阨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平望
縣屬北海郡今青州北海縣西北平望臺是也一名望海臺也以太后多德政欲令
早有注紀上書安帝曰臣聞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易繫
辭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庖
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伏羲神農爲三皇故言皇德也書述
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
絃竹謂簡冊帛謂縑素黃帝以下大代樂音所以章顯功德是流音於管絃伏惟皇太后
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德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齊蹤虞妃比
跡任姒虞妃舜妻娥皇女英也任文王母姒武王母也孝悌慈仁允恭節
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內朝流化四
海易家人卦曰女正位乎內正家而天下定矣禮記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海及元興
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譽援立陛下
爲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遭水潦東州饑荒
延平元年安帝初即位六州大水永初元年司隸兗豫徐冀幷六州貧人也垂恩元元冠
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羣下損膳解驂以贍黎苗廣雅
云苗衆也惻隱之恩猶視赤子隱痛也尚書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乂也克己
引愆顯揚仄陋崇晏晏之政尚書考靈耀曰文塞晏晏敷在寬之
教敷布也尚書曰敬敷五教在寬興滅國繼絕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
徙人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
於朝弘德洋溢洋溢言多充塞宇宙洪澤豐沛漫衍八方
華夏樂化戎狄混幷丕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

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勳可誦而不可名
古之帝王左右置史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之舊
典世有注紀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
異輒書是爲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
之美咸皆也熙廣也尚書曰庶績咸熙言堯之朝政衆功皆廣假音格格至也尚書曰祐我烈祖格于
皇天言伊尹佐湯功至于天也堯洪水九載湯大旱七年高宗成王有雉雊迅風
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高宗殷王也祖乙之子名武丁當祭成湯有飛
雉升鼎耳而雊高宗修德殷道中興成王疑周公乃有雷電大風之變成王改過幾刑措也上考
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三母謂后稷母姜
嫄文王母太任武王母太姒也詩大雅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曰太任有身生此文王又曰太姒嗣徽
音則百斯男也修行佐德詩云既有烈考亦有文母是佐德也○劉攽曰注案今詩皆作右字
右有音耳不當作有也思不踰閾閾門限也左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未
有內遺家難外遇災害覽總大麓經營天物麓錄也言大錄
萬機之政書曰納于大麓又曰暴殄天物也功德巍巍若茲者也宜令史
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燿勒勳金石縣之
日月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
帝從之廣雅曰攄舒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烝烝猶進進也六年太后詔徵和
帝弟濟北河閒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
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倉頡篇曰邸舍也教
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
詔導恩愛甚渥詔告也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
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
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
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論語孔子言也言人終日飽食不措心于道義難矣哉言
終無遺大也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

（聖謂好車，良謂善馬也。墨子曰：聖王為衣服之法，堅車良馬不知貴也。）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尚書曰：弗學面牆也。）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小侯解見明紀。）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先公謂鄧禹。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故曰文德也。）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言能自約束脩整也。）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心懷畏懼，託病不朝。太后使內人問之。時宮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曰：汝我家出，爾敢爾邪！婢怒，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永寧二年二月，寢病漸篤，乃乘輦於前殿，見侍中、尚書，因北至太子新所繕宮。還，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王、主、羣僚錢布各有差。詔曰：朕以無德，託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際，海內無主，元元戹運，危於累卵。（說苑曰：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國困人貧，恥功不成，令曰：左右諫者斬也。荀息求見，公曰：諫邪？息曰：不敢。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為九層之臺，男女不得耕織，社稷一滅，君何所望？君曰：寡人之過。乃壞臺焉。）勤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為樂，上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以安劉氏。自謂感徹天地，當蒙福祚，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內外謂新野君薨，及和、殤二帝崩也。）頃以廢病沈滯，久不侍祠，自力上原陵，加欬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無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盡忠恪，以輔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順陵。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前政謂周公也。辟，君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言周公攝位，復還成王。今太后不還，故曰闕也。）至使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器謂神器，謂帝位也。）直生懷懣，懸書於象魏，（象魏，闕也。直生，杜根等上書請太后還政。）借之儀者，殆其惑哉！（借猶假也。殆，近也。言太后不還政於安帝，近可惑也。）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太后建光之中崩，歸政安帝。）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帝寵用乳母王聖及其女伯榮，出入宮掖，通傳姦賂。太尉楊震及鄧騭等皆被中官讒誣也。）衰斁之來，茲焉有徵。（斁，敗也。安帝臨政，衰敗逾甚，故曰有徵也。）故知持權引譽，所幸者非己，焦心卹患，自強者唯國。（言執持朝權以招眾譽者，所幸不為己身。唯憂國也。）是以班母一說，闔門辭事，（太后兄大將軍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許，以問班昭，乃許之。語見昭傳也。）愛姪微愆，髡剔謝罪。（太后兄騭子鳳受遺事洩，騭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語見騭傳。）將杜根逢誅，未值其誠乎！（誠，信也。言未為太后所信。）但蹊田之牛，奪之已甚。（左傳申叔時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此喻杜根上書，雖曰有罪，太后殺之，為過甚也。）

後漢書卷十上

後漢書卷十上考證

皇后紀上后紀增秩十四注此大宮品秩同爲一等
○臣昆裘按宮當作官舞涓等皆官名非宮名也

光烈陰皇后紀九年有盜劫殺后母鄧氏及弟訢○
臣世駿按三國志注引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
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
之即此事也章懷失注孫盛作漢晉陽秋在范史
前百年所按光武紀必後漢時班固等所撰者

尊后爲皇太后○監本脫一皇字從宋本添

明德馬皇后紀歲給二千萬○此句之下一本有諸
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終十一字宋本無

章德竇皇后紀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何焯
校本沘改沘

梁貴人者○此句之下一本有褒親愍侯四字宋本
無

和熹鄧皇后紀使修石白河○何焯曰使修當作罷
修

后憂繼嗣不廣○此句之下一本有恆垂涕歎息五
字宋本毛本南監本俱無

其賜貴人王青蓋車○王字諸本誤玉臣宗萬按王
青蓋車見安帝紀注有明文

後漢書卷十上考證

後漢書卷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后紀第十下

安思閻皇后　順烈梁皇后　孝崇匽皇后
懿獻梁皇后　孝桓鄧皇后　桓思竇皇后
孝仁董皇后　孝靈宋皇后　靈思何皇后
獻帝伏皇后　獻穆曹皇后

閻皇后紀

安思閻皇后諱姬（諡法曰謀慮不愆曰思）河南滎陽人也祖父章永平中為尚書以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以重職顯宗為後宮親屬竟不用出為步兵校尉（漢官儀曰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屬北軍中候也）章生暢暢生后后有才色元初元年以選入掖庭甚見寵愛為貴人二年立為皇后后專房妬忌帝幸宮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鴆殺李氏（鴆毒鳥也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三年以后父侍中暢為長水校尉封北宜春侯（北宜春縣屬汝南郡以豫章有宜春故此加北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西南也）食邑五千戶四年暢卒諡曰文侯子顯嗣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帝始親政事顯及弟景耀晏並為卿校典禁兵延光元年更封顯長社縣侯（長社縣屬潁川郡前書音義曰其社中樹暴長故名長社今許州縣）食邑萬三千五百戶追尊后母宗為滎陽君（續漢志曰婦人封君儀比公主油畫軿車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加其首為帶）顯景諸子年皆童齔（大戴禮曰男八歲而齔女七歲而齔齔毀齒也音初刃反）並為黃門侍郎后寵既盛而兄弟頗與朝權后遂與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共譖皇太子保廢為濟陰王四年春后從帝幸章陵帝道疾崩於葉縣后顯兄弟及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晏晚也臣下不敢斥言帝崩猶言晚駕而出）還為大害乃偽云帝疾甚徙御臥車行四日驅馳還宮明日詐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發喪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臨朝（蔡邕獨斷曰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攝政臨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為兩通一詣后一詣少帝）以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惠王名壽章帝子也）立為皇帝顯忌大將軍耿寶（耿弇之弟舒之孫）位尊權重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惲惲弟侍中篤篤弟大將軍長史宓（音文曰憚字伯周宓字仲周篤字季周）侍中周廣阿母野王君王聖聖女永永壻黃門侍郎樊嚴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為唱和皆大不道豐惲廣皆下獄死家屬徙比景（比景縣名屬日南郡前書音義曰日居於頭上景在己下故名之）宓嚴減死髡鉗貶寶為則亭侯遣就國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景為衛尉耀城門校尉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少帝立二百餘日而疾篤顯兄弟及江京等皆在左右京引顯屏語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時有定前不用濟陰王今若立之後必當怨又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為然及少帝薨京白太后徵濟北河閒王子未至而中黃門孫程合謀殺江京等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顯景晏及黨與皆伏誅遷太后於離宮家屬徙比景明年太后崩在位十二年合葬恭陵帝母李氏瘞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聞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

上尊諡曰恭愍皇后，葬恭北陵，為策書金匱藏于世祖廟。在恭陵之北，因以為名。漢官儀曰：置陵園令、食監各一人，秩皆六百石。金匱，緘之以金。

梁皇后紀

順烈梁皇后諱妠，諡法曰：執德尊業曰烈。聲類曰：妠，娶也，音納。大將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孫也。后生有光景之祥。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韓嬰所傳詩也。大義略舉。常以列女圖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劉向撰列女傳八篇，圖畫其象。父商深異之，竊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商曾祖統，更始二年擢中郎將、酒泉太守，使安集涼州。時西河擾亂，眾議以統素有威信，乃推統與竇融共完全五郡。雖大位不究，而積德必報，若慶流子孫者，儻興此女乎。永建三年，與姑俱選入掖庭，時年十三。相工茅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太史卜兆得壽房，又筮得坤之比，易坤卦六五爻變而之比。九五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九五居得其位，下應於上，故吉。遂以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詩國風序曰：言后妃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詩大雅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也。顧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剝坤下艮上，五陰而一陽，眾陰在下，騈頭相次，似貫魚也。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陽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以乘氏侯商先帝外戚，商祖姑章帝貴人，生和帝也。春秋之義，娶先大國，公羊傳曰：天子娶於紀，紀本子爵也，先褒為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也。梁小貴人宜配天祚，正位坤極。正其內位，居陰德之極也。易曰：女正位乎內也。帝從之，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為皇后。壽安是德陽宮內殿名。后既少聰惠，深覽前世得失，雖以德進，不敢有驕專之心，每日月見謫，謫，責也。禮記云：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為之食；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為之食。輒降服求愆。建康元年，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為冲帝。尊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冲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時揚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賦斂煩數，官民困竭。太后夙夜勤勞，推心杖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慝，多見誅廢。貪財曰叨。慝，惡也。分兵討伐羣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以寧。而兄大將軍冀鴆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以邪說疑誤太后，遂立桓帝而誅李固。太后又溺於宦官，多所封寵，以此天下失望。和平元年春，歸政於帝，太后寢疾遂篤，乃御輦幸宣德殿，見宮省官屬及諸梁兄弟，詔曰：朕素有心下結氣，從閒以來，加以浮腫，逆害飲食，寖以沈困，寖，漸也。比使內外勞心請禱，私自忖度，日夜虛劣，不能復與羣公卿士共相終竟，援立聖嗣，恨不久育養，見其終始。今以皇帝將軍兄弟委付股肱，其各自勉焉。後二日而崩。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五。合葬憲陵。

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十三選入掖庭。續漢志曰：美人父詩，為郎中。詩父衛，屯騎校尉。又生女舞陽長公主。自漢興，母氏莫不尊寵。順帝既未加美人爵號，而冲帝早夭，大將軍梁冀秉政，忌惡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陳夫人者，家本魏郡，少以聲伎入孝王宮，得幸，生質帝。亦以梁氏故，榮寵不及焉。熹平四年，小黃門趙祐，續漢志曰：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以下眾事。諸公主及王大妃等疾苦，則使問之。議郎卑整上言：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漢有卑躬，為北平太守。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隆漢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

莫不加寵。今沖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生聖皇，而未有稱號。夫臣子雖賤，尚有追贈之典，況二母見在，不蒙崇顯之次，無以述遵先世，垂示後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為憲陵貴人，陳夫人為渤海孝王妃，[孝王名鴻，章帝子千乘貞王伉之孫。鴻生質帝，帝立，徙渤海王焉。]使中常侍持節授印綬，遣太常以三牲告憲陵、懷陵、靜陵焉。[懷陵，沖帝陵。靜陵，質帝陵。]

匽皇后紀

孝崇匽皇后諱明，[匽音偃。]為蠡吾侯翼媵妾。[蠡吾侯翼，河閒王開子，和帝孫。]生桓帝。桓帝即位，明年，追尊翼為孝崇皇，陵曰博陵；以后為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為孝崇皇后，遣司徒持節，奉策授璽綬，齋乘輿器服，備法物，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以下，皆如長樂宮故事。[漢官儀曰：「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及職吏，皆宦者為之。」]又置虎賁、羽林衛士，起宮室，分鉅鹿九縣為后湯沐邑。在位三年，元嘉二年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為喪主，[石，蠡吾侯翼子，桓帝兄。]斂以東園畫梓壽器、玉匣、飯含之具，禮儀制度比恭懷皇后。[東園署名，屬少府，掌為棺器。梓木為棺，以漆畫之。稱壽器者，欲其久長也，猶如壽堂、壽宮、壽陵之類也。漢舊儀曰：「梓棺長二丈，廣四尺。」玉匣者，腰已下為札，至足，亦縫以黃金為縷。飯含者，以珠玉實口。]使司徒持節，大長秋奉弔祠，賻錢四千萬，[公羊傳曰：「貨財曰賻。」]布四萬匹。中謁者僕射典護喪事，侍御史護大駕鹵簿。[漢官儀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侍御史在左駕馬，詢問不法者。」今儀比車駕，故以侍御史監護焉。]詔安平王得、河閒王建、渤海王悝，[悝音恢。]長社、益陽二長公主，[長社公主，桓帝姊，耿弇弟霸玄孫援尚焉。益陽公主，桓帝妹，侍中寇榮從兄子尚焉。]與諸國侯三百里內者，及中二千石、二千石、令長相，皆會葬。將作大匠復土，繕廟，合葬博陵。

梁皇后紀

桓帝懿獻梁皇后諱女瑩，[謚法曰：「溫和聖善曰懿，聰明叡智曰獻。」]順烈皇后之女弟也。帝初為蠡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為婚，未及嘉禮，[嘉禮，婚禮。]會質帝崩，因以立帝。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公羊傳曰：「祭公來逆王后于紀。」傳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膺，當也。紹，繼也。聖善謂母也。言娶妻當嗣親也。詩云：「母氏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謂太后先有令許結親也。詩云：「天監在下，有命既集。」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徵，成也。納幣以成婚。]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漢書舊儀：「聘皇后，黃金萬斤。」呂后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也。儀禮曰：「納采用鴈。」鄭玄注云：「納其采擇之禮。用鴈，取順陰陽往來也。」周禮：「王者穀圭以聘女。」鄭玄注云：「士大夫以上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然禮雜記以圭，此云用璧，形制雖異，為玉同也。乘馬，四匹馬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也。]建和元年六月，始入掖庭，八月，立為皇后。時太后秉政而梁冀專朝，故后獨得寵幸，自下莫得進見。后藉姊兄廕埶，恣極奢靡，宮幄彫麗，服御珍華，巧飾制度，兼倍前世。及皇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見御轉稀。至延熹二年，后以憂恚崩，在位十三年，葬懿陵。其歲，誅梁冀，廢懿陵為貴人冢焉。

鄧皇后紀

桓帝鄧皇后諱猛女，和熹皇后從兄子鄧香之女也。母宣，初適香，生后。改嫁梁紀；紀者，大將軍梁冀妻孫壽之舅也。后少孤，隨母為居，因冒姓梁氏。冀妻見后

貌美永興中進入掖庭爲采女絕幸（采擇也以因采擇而立名）明
年封兄鄧演爲南頓侯位特進演卒子康嗣及懿獻
后崩梁冀誅立后爲皇后帝惡梁氏改姓爲薄封后
母宣爲長安君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鄧香之女不
宜改易它姓於是復爲鄧氏追封贈香車騎將軍安
陽侯印綬更封宣康大縣宣爲昆陽君康爲沘陽侯
賞賜巨萬計（巨大也大萬謂萬萬也）宣卒賵贈葬禮皆依后母
舊儀以康弟統襲封昆陽侯位侍中統從兄會襲安
陽侯爲虎賁中郎將又封統弟秉爲淯陽侯宗族皆
列校郎將帝多內幸博採宮女至五六千人及驅役
從使復兼倍於此而后恃尊驕忌與帝所幸郭貴人
更相譖訴八年詔廢后送暴室以憂死（漢官儀曰暴室在掖庭內
丞一人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也）立七年葬於北邙從
父河南尹萬世及會皆下獄死統等亦繫暴室免官
爵歸本郡財物沒入縣官

竇皇后紀

桓思竇皇后諱妙章德皇后從祖弟之孫女也延熹
八年鄧皇后廢后以選入掖庭爲貴人其冬立爲皇
后而御見甚稀帝所寵唯采女田聖等永康元年冬
帝寢疾遂以聖等九女皆爲貴人及崩無嗣后爲皇
太后太后臨朝定策立解犢亭侯宏是爲靈帝太后
素忌忍積怒田聖等桓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
又欲盡誅諸貴人中常侍管霸蘇康苦諫乃止時太
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而中常侍曹節等矯詔殺
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景竇氏雖誅帝猶
以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寧四年十月朔率羣臣朝于
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漢官儀曰黃門令秩六百石）因此數
爲太后訴怨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中常侍
曹節王甫疾萌附助太后誣以謗訕永樂宮（靈帝母所居也
訕謗毀也）萌坐下獄死熹平元年太后母卒於比景后感
疾而崩立七年合葬宣陵

董皇后紀

孝仁董皇后諱某河間人爲解犢亭侯萇夫人（萇河間孝
王開孫淑之子也）生靈帝建寧元年帝即位追尊萇爲孝仁
皇陵曰慎陵以后爲慎園貴人及竇氏誅明年帝使
中常侍迎貴人并徵貴人兄寵到京師上尊號曰孝
仁皇后居南宮嘉德殿（嘉德殿在九龍門內）宮稱永樂拜寵執
金吾後坐矯稱永樂后屬請下獄死及竇太后崩始
與朝政使帝賣官求貨自納金錢盈滿堂室中平五
年以后兄子衛尉修侯重（修今德州縣也故城在縣南修今作蓨音修）爲
驃騎將軍領兵千餘人初后自養皇子協數勸帝立
爲太子而何皇后恨之議未及定而帝崩何太后臨
朝重與太后兄大將軍進權埶相害后每欲叅干政
事太后輒相禁塞后忿恚詈言曰汝今輈張怙汝兄
耶（輈張猶彊梁也）當勑驃騎斷何進頭來何太后聞以告進
進與三公及弟車騎將軍苗等奏孝仁皇后使故中
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諝等交通州郡（漢官儀曰永樂太僕用中
人爲之）辜較在所珍寶貨賂悉入西省（辜較解見靈紀西省即謂永樂
宮之司）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師（蕃后謂平帝母衛姬時王莽攝政恐其專權后
不得留在京師故云故事也）輿服有章膳羞有品請永樂后遷宮
本國奏可何進遂舉兵圍驃騎府收重重免官自殺
后憂怖疾病暴崩在位二十二年民間歸咎何氏喪

還河間合葬慎陵

宋皇后紀

靈帝宋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也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劉攽曰案宋貴人安得有從曾孫姓宋者當是漏一父字建寧三年選入掖庭爲貴人明年立爲皇后父酆執金吾封不其鄉侯不其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蓋其縣之鄉也其音基決錄注酆字伯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勃海王悝及妃宋氏熹平元年王甫譖悝與中常侍鄭颯交通欲迎立悝悝自殺妃死獄中也妃卽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太中大夫程阿共構言皇后挾左道祝詛禮記曰執左道以亂衆殺無赦鄭玄注云左道若巫蠱也帝信之光和元年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在位八年父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闥者皆憐宋氏無辜共合錢物收葬廢后及酆父子歸宋氏舊塋皐門亭詩云迺立皐門注云王之郭門曰皐門漢官儀曰十二門皆有亭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勃海王悝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上帝天地震動也書曰帝乃震怒也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恐以事問於羽林左監許永續漢志曰羽林左監一人秩六百石主羽林左騎右亦如之永或作詠曰此何祥其可禳乎禳謂除也永對曰宋皇后親與陛下共承宗廟母臨萬國歷年已久海內蒙化過惡無聞而虛聽讒妬之說以致無辜之罪身嬰極誅禍及家族天下臣妾咸爲怨痛勃海王悝桓帝母弟也處國奉藩未嘗有過陛下曾不證審遂伏其辜昔晉侯失刑亦夢大厲被髮屬地左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杜預注曰厲鬼趙氏之先祖也晉侯先殺趙同趙括故怒也天道明察鬼神難誣宜并改葬以安冤魂反宋后之徙家復勃海之先封以消厥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何皇后紀

靈思何皇后諱某南陽宛人家本屠者以選入掖庭風俗通曰漢以八月筭人后家以金帛賂遺主者以求入也長七尺一寸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號曰史侯道人謂道術之人也獻帝春秋曰靈帝數失子不敢正名養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拜后爲貴人甚有寵幸性彊忌後宮莫不震懾光和三年立爲皇后明年追號后父眞爲車騎將軍舞陽宣德侯因封后母興爲舞陽君時王美人任娠左傳曰邑姜方娠杜預注曰懷胎爲娠音之刃反一音身畏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協后遂酖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固請得止董太后自養協號曰董侯

王美人趙國人也祖父苞五官中郎將美人豐姿色聰敏有才明能書會計會計謂會其數而筭之以良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帝愍協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賦令儀頌中平六年帝崩皇子辯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爲所害舞陽君亦爲亂兵所殺幷州牧董卓被徵將兵入洛陽陵虐朝廷遂廢少帝爲弘農王而立協是爲獻帝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董卓又議太后踧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於永安宮因進酖弒而崩在位十年董卓令帝出奉常亭舉哀華延儁洛陽記曰城內有奉常亭公卿皆白衣會不成喪也有凶事素服而朝謂之白衣會左傳曰不書葬不成喪合葬文昭陵初太后新立當謁二祖廟欲齋輒有變故如此者數竟不克

時有識之士心獨怪之後遂因何氏傾沒漢祚焉明年山東義兵大起討董卓之亂卓乃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強飲之不得已乃與妻唐姬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抗舉也）曰皇天崩兮后土穎（史記周烈王崩周人赴齊威王曰天崩地坼也）身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埶不復為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唐姬潁川人也王薨歸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略得姬傕因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不自名少帝之姬也袁宏紀曰為傕所略不敢自言）尚書賈詡知之（魏志曰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漢陽閻忠見而異之曰詡有良平之才）以狀白獻帝帝聞感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為弘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弘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趙忠元有成壙因而葬焉）謚曰懷王帝求母王美人兄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拜奉車都尉興平元年帝加元服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朕稟受不弘遭值禍亂未能紹先以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禮章有闕中心如結（詩云心如結兮）三歲之感蓋不言吉且須其後於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為靈懷皇后改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敬章帝陵恭安帝陵）使光祿大夫持節行司空事奉璽綬斌與河南尹駱業復土斌還遷執金吾封都亭侯（凡言都亭者並城內亭也漢法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亭侯視中二千石也）食邑五百石病卒贈前將軍印綬謁者監護喪事長子端襲爵

伏皇后紀

獻帝伏皇后諱壽琅邪東武人（東武今密州諸城縣）大司徒湛之八世孫也父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陽安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東北）為侍中初平元年從大駕西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為貴人興平二年立為皇后完遷執金吾帝尋而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帝乃潛夜度河走（度所在今陝州縣北水經曰銅仲所渡處是獻帝東遷潛度所）六宮皆步行出營（周禮曰王后率宮之人鄭玄注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濺音子見反）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棗栗為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比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卒子典嗣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浹徹也音子協反）自後不敢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說文曰妊孕也音仁蔭反）累為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為策曰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二紀于茲。既無任姒徽音之美。太任文王母太姒武王母徽美也詩云太姒嗣徽音又乏謹身養己之福。左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之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而陰懷妒害。苞藏禍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璽續漢志曰乘輿黃赤綬四綵黃赤縹紺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退避中宮。遷于它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致于理。爲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爲郗慮副。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代荀彧爲尚書令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勒兵入宮收后。閉戶藏壁中。○劉攽曰案文少一后字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曹皇后紀

獻穆曹皇后諱節。諡法曰布德執義曰穆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留住於國以待年長十九年。並拜爲貴人。及伏皇后被弒。明年。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綬抵軒下。抵擲也軒闌校也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論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爲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上官昭帝后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爲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唯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統。以追尊之重。特爲其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蔡邕集謚議曰漢世母氏無謚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德上下優劣混而爲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人曰熹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謚宜爲和熹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贊曰。坤惟厚載。陰正乎內。易曰坤厚載物又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詩美好逑。逑匹也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后妃有關雎之德爲君子好匹易稱歸妹。兌下震上歸妹卦也婦人謂嫁曰歸妹爲少女之稱兌爲少陰震爲長陽少陰而承長陽悅以動之歸妹之象也以六五與九二相應五爲王侯故易言帝乙歸妹祁祁皇孋。言觀貞淑。祁祁衆多也孋亦儷也觀示也言諸后皆示其貞淑配皇爲儷案字書無孋字相傳音麗蕭該音離媚茲良哲。承我天祿。班政蘭閨。宣禮椒屋。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蘭林蕙草披香發越蘭林殿名故言蘭閨椒房也既云德升。亦曰幸進。德升謂馬鄧等也幸進謂閻何之類也身當隆極。族漸河潤。公羊傳曰河海潤千里也視景爭暉。方山並峻。乘剛多阻。行地必順。易曰屯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又坤卦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王弼注云地之所以得無疆者以卑順行之故也咎集驕滿。福協貞信。慶延自己。禍成誰釁。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漢法大縣侯視三公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建武十五年封武陽公主爲長公主即是帝女尊崇亦爲長非惟姊妹也輿服志曰長公主赤罽軿車與諸侯同綬也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鄉亭侯視中二千石肅宗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爲縣公主。東平王傳曰封蒼女五人爲縣公主孝王女傳不見其數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案鄧禹玄孫少府褒尚舞陰長公主耿弇曾孫侍中良尚濮陽長公主岑彭玄孫魏郡守熙尚涅陽長公主來歙玄孫虎賁中郎將定尚平氏長公主並安帝妹也長社益

陽公主，桓帝妹也。解見上。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馮定，獲嘉公主子，襲封獲嘉侯；馮奮，平陽公主子，襲封平陽侯：此其類也。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其職僚品秩，事在百官志。沈約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恨。其志今闕。續漢志曰：諸公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其餘屬吏增減無常。漢官儀曰：長公主傳一人，私府長一人，食官一人，永巷長一人，家令一人，秩皆六百石，各有員吏。而鄉公主傳一人，秩六百石；僕一人，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也。不足別載，故附于后紀末。

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舞陽縣屬潁川郡。松，梁統之子，其傳云尚光武女舞陰公主。又鄧訓傳，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與交通。此云舞陽，誤也。松坐誹謗誅。

皇女中禮，十五年，封涅陽公主，適顯親侯大鴻臚竇固。涅陽屬南陽郡。顯親縣屬漢陽郡。固，竇融子。肅宗尊為長公主。

皇女紅夫，十五年，封館陶公主，適駙馬都尉韓光。光坐與淮陽王延謀反，誅。

皇女禮劉，十七年，封淯陽公主，適陽安侯長樂少府郭璜。璜，郭況子也。璜坐與竇憲謀反，誅。

皇女綬，綬一作緩。二十一年，封酈邑公主，適新陽侯世子陰豐。豐害主，誅死。酈縣屬南陽郡，音擲，亦反。新陽縣屬汝南郡。豐，陰就子。

世祖五女。

皇女姬，永平二年，封獲嘉長公主，適楊邑侯將作大匠馮柱。獲嘉縣屬河內郡。楊邑縣屬太原郡。柱，馮魴子。

皇女奴，三年，封平陽公主，平陽縣屬河東郡。適大鴻臚馮順。順，馮勤子也。

皇女迎，迎或作延。三年，封隆慮公主，隆慮縣屬河內郡。適牟平侯耿襲。牟平縣屬東萊郡。襲，耿弇弟舒之子。

皇女次，三年，封平氏公主。平氏縣屬南陽郡。既不言所適，不顯始終，蓋史闕之也。它皆倣此。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沁水縣屬河內郡。適高密侯鄧乾。乾，鄧震之子，禹之孫。

皇女小姬，十二年，封平皐公主，平皐縣屬河內郡。適昌安侯侍中鄧蕃。昌安縣屬高密國。蕃，鄧襲子，禹之孫也。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儀公主，適軼侯軼，志作軼，音佚。衛古曰又音徒系反。黃門侍郎王度。軼縣屬江夏郡。度，王符子，霸之孫。

皇女惠，十七年，封武安公主，適征羌侯世子黃門侍郎來稜。征羌縣屬汝南郡。稜，褒之子，歙之孫。安帝尊為長公主。

皇女臣，建初元年，封魯陽公主。魯陽縣屬南陽郡。

皇女小迎，元年，封樂平公主。樂平，太清縣，屬東郡，章帝更名。

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成安縣屬潁川郡。

顯宗十一女。

皇女男，建初四年，封武德長公主。

皇女王，四年，封平邑公主，平邑縣屬代郡，今魏郡昌樂東北又有平邑城。適黃門侍郎馮由。

皇女吉，永元五年，封陰安公主。陰安縣屬魏郡。

肅宗三女。

皇女保，延平元年，封修武長公主。修武縣屬河內郡。

皇女成，元年，封共邑公主。共縣屬河內郡。

皇女利，元年，封臨潁公主，臨潁縣屬潁川郡。適即墨侯侍中賈建。即墨縣屬膠東國。建，賈參子，復之曾孫。

皇女興，元年，封聞喜公主。聞喜縣屬河東郡。

和帝四女。

皇女生，永和三年，封舞陽長公主。

皇女成男三年封冠軍長公主冠軍縣屬南陽郡

皇女廣永和六年封汝陽長公主汝陽縣屬汝南郡

順帝三女

皇女華延熹元年封陽安長公主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完伏湛五世孫

皇女堅七年封潁陰長公主潁陰縣屬潁川郡

皇女修九年封陽翟長公主

桓帝三女

皇女某光和三年封萬年公主

靈帝一女

後漢書卷十下

後漢書卷十下考證

皇后紀下安思閻皇后紀家屬徙比景注景在巳下○景字上監本多一日字從如淳原注減

桓思竇皇后紀章德皇后從祖弟之孫女也○此句下監本有父諱武三字注臣會汾按下文有太后父大將軍武句此處不復須注且后父亦不當言諱也明是後人添入今從宋本刪

孝仁董皇后紀王美人者趙國人也○臣艮裘按后紀序曰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私恩追尊者隨事附出此紀例也卷內自賈貴人以下皆應附各紀之末不應另傳此必非范氏之舊

獻穆曹皇后紀皇女奴適大鴻臚馮順注順勳子也○監本訛作馮勳子也從宋本改

皇女華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注完伏湛五世孫○何焯曰以伏后紀及湛傳參校五世誤當作七世

後漢書卷十下考證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幷注

律曆志第一

律曆志　律準　候氣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橈作甲子（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橈博物記曰容成氏造曆黃帝臣也月令章句大橈採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隸首作數（博物記曰隸首黃帝之臣一說隸首善算者也）二者既立以比日表（表即晷景）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用同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說苑曰以粟生之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物有多少受以量（說苑曰千二百粟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斛）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說苑曰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重一斤三十斤重一鈞四鈞重一石）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前志曰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廣於萬）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羲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以為志而元帝時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字少翁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為角南呂為羽則徵濁也）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放升降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為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長短為制）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鄭玄曰宮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去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蔟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去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為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一為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生變宮三分變宮益一生變徵自此已後則隨月而變所謂還相為宮）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故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前書曰黃

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音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乃定。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黃鍾之實。前書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滋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曖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成於丁豐茂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則可見矣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爲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爲上生太蔟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律爲寸，於準爲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爲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爲小分。以其餘正其强弱。

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鍾。黃鍾爲宮，太蔟商，林鍾徵。

一日律九寸。

準九尺。

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

下生謙待。色育爲宮，未知商，謙待徵。

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强。

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

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下生去滅。執始爲宮，時息商，去滅徵。

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强。

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十六。

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丙盛爲宮，屈齊商，安度徵。

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

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

分動十七萬八十九。

下生歸嘉。分動爲宮，隨期商，歸嘉徵。

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强。

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

下生否與。質末爲宮，形晉商，否與徵。

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强。

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則。大呂爲宮，夾鍾商，夷則徵。

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

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

下生解形。分否爲宮，開時商，解形徵。

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强。

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

凌陰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凌陰爲宮，族嘉商，去南徵。

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下生分積。少出爲宮。爭南商。分積徵。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
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
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呂。太簇爲宮。姑洗商。南呂徵。
一日律八寸。
準八尺。
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
下生白呂。未知爲宮。南授商。白呂徵。
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九寸。萬六千三百八十三。
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下生結躬。時息爲宮。變虞商。結躬徵。
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
準七尺八寸。萬八千一百六十六。
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歸期。屈齊爲宮。路時商。歸期徵。
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
準七尺七寸。萬六千九百三十九。
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
下生未卯。隨期爲宮。形始商。未卯徵。
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六寸。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形晉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
下生夷汗。形晉爲宮。依行商。夷汗徵。

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
準七尺五寸。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無射。夾鍾爲宮。中呂商。無射徵。
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四寸。萬八千一十八。
閉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
下生閉掩。閉時爲宮。南中商。閉掩徵。
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徵弱。
準七尺三寸。萬七千八百四十一。
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鄰齊。族嘉爲宮。內負商。鄰齊徵
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徵強
準七尺二寸。萬七千九百五十四
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爭南爲宮。物應商。期保徵
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一寸。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應鍾。姑洗爲宮。蕤賓商。應鍾徵
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徵強
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
下生分烏。南授爲宮。南事商。分烏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
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十。

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
下生遲內。變虞爲宮。盛變商。遲內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
準七尺三千三十。
路時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
下生未育。路時爲宮。離宮商。未育徵。
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
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遲時。形始爲宮。制時商。遲時徵。
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
準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
上生色育。依行爲宮。謙待商。色育徵。
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
準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上生執始。中呂爲宮。去滅商。執始徵。
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準六尺六寸。萬一千六百四十二。
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
上生丙盛。南中爲宮。安度商。丙盛徵。
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準六尺五寸。萬三千六百八十五。
內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動。內負爲宮。歸嘉商。分動徵。

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
準六尺四寸。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
上生質未。物應爲宮。否與商。質未徵。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
準六尺三寸。萬八千四百七十一。
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呂。蕤賓爲宮。夷則商。大呂徵。
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
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爲宮。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
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十一。
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盛變爲宮。解形商。分否徵。
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
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
上生凌陰。離宮爲宮。去南商。凌陰徵。
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
準六尺一寸。萬二百二十七。
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制時爲宮。分積商。少出徵。
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
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

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上生太簇。林鍾爲宮。南呂商。大簇徵。
一日律六寸。
準六尺。
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未知。謙待爲宮。白呂商。未知徵。
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
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三。
去滅十一萬六千五百八。
上生時息。去滅爲宮。結躬商。時息徵。
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
上生屈齊。安度爲宮。歸期商。屈齊徵。
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
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
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上生隨期。歸嘉爲宮。未卯商。隨期徵。
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强。
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晉。否與爲宮。夷汙商。形晉徵。
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强。
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上生夾鍾。夷則爲宮。無射商。夾鍾徵。

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
上生開時。解形爲宮。閉掩商。開時徵。
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强。
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去南爲宮。鄰齊商。族嘉徵。
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强。
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
上生爭南。分積爲宮。期保商。爭南徵。
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强。
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
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南呂爲宮。應鍾商。姑洗徵。
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强。
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
上生南授。白呂爲宮。分烏商。南授徵。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强。
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
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變虞。結躬爲宮。遲內商。變虞徵。
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强。
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

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時。歸期爲宮，未育商，路時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強。
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未卯爲宮，遲時商，形始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強。
準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七。
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
上生依行。夷汗爲宮，色育商，依行徵。
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強。
準五尺。萬二百二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上生中呂。無射爲宮，執始商，中呂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
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
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
上生南中。閉掩爲宮，丙盛商，南中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
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
上生內負。鄰齊爲宮，分動商，內負徵。
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強。
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六。
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應。期保爲宮，質未商，物應徵。

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強。
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
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賓。應鍾爲宮，大呂商，蕤賓徵。
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
準四尺七寸。八千十九。
分烏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
上生南事。分烏爲宮，窮次無徵，不爲宮。
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
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
遲內九萬二千五十六。
上生盛變。遲內爲宮，分否商，盛變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
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
上生離宮。未育爲宮，凌陰商，離宮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
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時。遲時爲宮，少出商，制時徵。
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
準四尺五寸。萬二百一十五。
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前書注曰：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爲琯。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

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為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弦候部莫知復見。薛瑩書曰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官樂但有太蔟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鐘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觀問鄴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宜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備詔書以防言下三公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灰輕濕故灰重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易緯曰冬至人主不出宮寢兵從樂五日擊黃鐘之磬公卿大夫列士之意得則陰陽之晷如度數夏至之日如冬至之禮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者其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多譌言政令為之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月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道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葭莩出河內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動。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曆。月令章句曰古之為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為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為度故曰黃鍾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其餘皆補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知耳決之明也

後漢書卷十一

後漢書卷十一考證

律曆志上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監本作其同用也依宋本改

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字少翁○臣召南按文不當有字少翁三字

後漢書卷十一考證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并注

律曆志第二

律曆中 賈逵論曆 永元論曆 延光論曆 漢安論曆 熹平論曆 論月食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稍後天朔先曆朔或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武八年中太僕朱浮太中大夫許淑等數上書言曆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曆署七月十六日食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曆即縮用筭上爲日上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曆不中詔書令岑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五官曆皆失岑皆中庚寅詔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書令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防等未能分明曆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先是九年太史待詔董萌上言曆不正事下三公太常知曆者雜議訖十年四月無能分明據者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以爲牽牛中星從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錯以問史官雖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蔡邕云梵清河人二月甲寅遂下詔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河圖曰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予末小子託在於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拯濟元元尚書璇璣鈐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閒者以來政治不得陰陽不和災異不息癘疫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以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以正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謬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日也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曆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獲咸喜以明予祖之遺功於是四分施行而訢梵猶以爲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晦朔失實行之未期章帝復發聖思考之經讖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曆者衛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嚴勗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訢梵等十人以爲月當先小據春秋經書朔不書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其月也即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梵等以爲當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諧耦十六日月朓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同時不得異日又上知

訢梵宂見勑毋拘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曆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跌逵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

逵論曰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太初曆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牽牛八度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經曰黃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極二十五度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與行事候注天度相應尚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在牽牛所起又編訢等據今日所在牽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與考靈曜相近即以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詔書曰石不可離令兩候上得算多者太史令玄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歲中課日行及冬夏至斗一十一度四分一合古曆建星考靈曜日所起其星間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術以爲冬至日在牽牛初者自此遂黜也逵論曰以太初曆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日朔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以太初曆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曆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曆十七得朔三日晦三得二日又以新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以等齊治曆者方以七十六歲斷之則餘分稍長稍得一日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曆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貫數千萬歲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太初曆不能下通於今新曆不能上得漢元一家曆法必在三百年之間故讖文曰三百年斗曆改憲漢興當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改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以二日爲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逵論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曆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爲變至以爲日卻縮退行於黃道日得行度不爲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臣謹案前對言冬至日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今史官一以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其斗牽牛與鬼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黃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日卻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其直東井輿鬼出赤道北五度赤道者爲中天去極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以遙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已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無行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無行十五六度者如安言問典星待詔姚崇井畢

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却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案逵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為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郭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為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以候是以少循其事逵論曰又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永平中詔書令故太史待詔張隆以四分法署弦望月食加時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支知月行多少今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不應或異日不中天乃益遠至十餘度梵統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又非所謂朓側匿乃由月所在道有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為分率以其術法上考建武以來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宜課試上案史官舊有九道術廢而不修熹平中故治曆郎梁國宗整上九道術詔書下太史以參舊術相應部太子舍人馮恂課校恂亦復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為近太史令颺上以恂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則十餘度杜預長曆曰書稱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曆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曆謬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於朝此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曆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日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論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譏一朝近於指鹿為馬故傳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為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曆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曆唯一食曆術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諸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書著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曆無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

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之食以考朔晦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曆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夏顯依體為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其術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史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幷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曆之最疏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曆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曆也學者覽焉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以日長短為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一氣俱十五日，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隨日南北為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為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為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昔太初曆之興也，發謀於元封，啓定於天鳳，積百三十年，是非乃審。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訖於永元，七十餘年，然後儀式備立，司候有準。天事幽微，若此其難也。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卻二日。學士修之於草澤，信向以為得正。及太初曆以後天為疾，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百七十一歲當棄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不去，故令益有疏闊。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百寮會議，羣儒騁思，論之有方，益於多聞識之，故詳錄焉。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興參案儀注者，考往校今，以為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弘等四十人議：「郎用甲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為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曆，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四分曆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為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率甚，未有善應。臣伏惟

聖王興起各異正朔以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
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太宗
遵修三階以平黃龍以至刑犴以錯五者以備洪範庶徵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
累仍痾禍非一議者不以成數相參考真求實而汎
采妄說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曆衆賢所立是非
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元
和鳳鳥不當應曆而翔集遠嘉前造則喪其休近譏
後改則隱其福漏見曲論未可為是臣輒復重難衡
興以為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
稽於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
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
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
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興前以為九道
密近今議者以為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
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況天之曆數
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上納其言遂改曆事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世微於數虧道
盛於得常數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武皇帝攄發
聖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
令司馬遷治曆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
正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設清臺之候驗
六異課效觕密太初為最其後劉歆研幾極深驗之
春秋參以易道以河圖帝覽嬉雒書乾曜度推廣九
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
與天相應少有闕謬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
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曆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
弦望不效挾廢術者得竄其說至永和二年小終之
數寖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以
保乾圖三百年斗曆改憲就用四分以太白復樞甲
子為癸亥引天從算耦之目前更以庚申為元既無
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閼之歲同
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鉤深致遠案弦望足以知
之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曆宗訢等
議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
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曆可成也四分曆仲
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
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
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
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曆
元明文圖讖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
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
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
所超於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
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
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案百七
十歲二蔀一章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
抄曶以成毫氂毫氂積累以成分寸兩儀既定日月
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
術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細
觕以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
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氂差以

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
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
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以
補其闕且課曆之法晦朔變弦以月食天驗昭著莫
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爲曆驗章和元年以來
日變二十事案五行志章和元年訖漢安二年日變二十三事古今注又長月食二
十八事與四分曆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
便近孝章皇帝曆度審正圖儀晷漏與天相應不可
復尚文曜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即位羲和
立禪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萇弘分官運斗
樞曰常占有經世史所明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
黃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聖帝明王
莫不取言於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晷儀正衆疑
祕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
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
更三聖年歷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
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
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爲曆用甲寅
爲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爲元者近秦所用代周
之元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與本庚
申元經緯有明受虛欺重誅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
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真以羣臣會司徒府議蔡邕集載
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議郎蔡邕
議以爲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

以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蔡邕命論曰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百有二歲孝武皇
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
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爲
非甲寅爲是案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
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
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黃帝始用太初丁丑之
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
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連見劾奏
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
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
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
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
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
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
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
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
曆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
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
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
闢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爲開
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
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
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
年下不及命曆序獲麟漢相去四蔀年數與奏記譜
注不相應當今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爲乙丑朔乙

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衆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曆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爲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爲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罪臣昭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可以言天機矣賢明在朝弘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淺妄之徒詔書勿治亦深盡各之致

太初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爲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食術以八月其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曆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以紺法署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曆以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曆食者十六事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後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三月官曆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曆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爲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兄整前後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整所上五屬太史太史主者終不自言三月近四月遠食當以見爲正無遠近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躭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於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恂術以五千六百四十日有九百六十一食爲法而除成分空加縣法推建武以來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錯辟二千一百誠術

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為法乘除成月從建康以
上減四十一建康以來減三十五以其俱不食惝術
改易舊法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以相踰各引
書緯自證文無義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
黃道月從九道以赤道儀日冬至去極俱一百一十
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黃道在斗十九
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進退故月行井
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婁十二度以上皆不應率不
行以是言之則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
數難定術法多端曆紀非一未驗無以知其是未差
無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允執其
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惝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
驗改未失是以檢將來為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
有二十三食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
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愆信於天文述而不作惝久
在候部詳心善意能揆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
與見食相應然協曆正紀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
辰丙申詔書以見食為比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惝術
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以審術數以順改易
耽以說等議奏聞詔書可惝整誠各復上書惝言不
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惝術為洪議所侵事下永
安臺覆實皆不如惝誠等言劾奏謾欺詔書報惝誠
各以二月奉贖罪整輸作左校二月遂用洪等施行
誠術光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
年到今年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曆河平
元年月錯以己巳為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
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二事以同為異者二十九事尚
書召穀城門候劉洪勑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
各訟曆故議郎蔡邕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
相參推元謂分考校月食審己巳元密近有師法洪
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己巳元則考靈曜
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經緯於以追
天作曆校三光之步今為疏闊孔子緯一事見二端
者明曆興廢隨天為節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己巳顓
頊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
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憲之節甲寅己巳讖雖有
文略其年數是以學人各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
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
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
五度課兩元端閏餘差自五十分二之三朔三百四
中節之餘二十九以效信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
有書而已以漢成注參官施行術不同二十九事不
中見食二事案漢習書見己巳元謂朝不聞不知聖
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己巳前已
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
以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
密其說蔀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遣漢歸鄉里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為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曆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善算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于世博物記曰洪篤信好學觀乎大藝羣書意以為天文數術探賾索隱鉤深致遠遂專心銳思為曲城侯相政教清均吏民畏而愛之為州郡之所禮異

後漢書卷十二

後漢書卷十二考證

律曆志中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

○臣承祚按太初元年用太初曆。史記曆書具存。三統之法。作於劉歆。前書雖備載其說。而當時未嘗用也。此志內章帝詔蔡邕議具有明文。無用三統曆之說。

日過度月行十五度○推尋文義。過字下疑脫一字。

史官以郭日月行○臣召南按文當作史官以部日月行。部郭字相近而訛耳。

後漢書卷十二考證

後漢書卷十三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幷注

律曆志第三

律曆下 曆法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琁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琁衡追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燿天光，重黎其上也。（顓頊曰重黎。）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唐虞夏商曰羲和。）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月令章句曰：「帝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始曆數時。」言承平者叶之，承亂者革之。）及至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淫湎，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

章陰在執除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元並發端焉曆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爲歲然其景不復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爲歲之日數日日行一度亦爲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端卽是起舍合朔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于端是則月行之終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以日一周減之餘十二十九分之七則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爲一歲之月以除一歲日爲一月之數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四時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中之始日節與中爲二十四氣以除一歲日爲一氣之日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爲沒并歲氣之分如法爲一歲沒沒分于終中中終于冬至冬至之分積如其法得一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蔀以一歲日乘之爲蔀之日數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以二十蔀爲紀紀歲青龍未終三終歲後復青龍爲元元法四千五百六十樂叶圖徵曰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終始或盡一其曆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宋均曰紀卽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卽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共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沿前而終言之也韓子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元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也紀法千五百二十月令章句日紀還復故曆紀月萬八千八百蔀法七十六月令章句曰七十六歲爲蔀首蔀月九百四十章法十九章月二百三十五月令章句曰十九歲七閏月爲一章周天千四百六十一日法四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沒數二十一爲章閏通法四百八十七沒法七因爲章閏日餘百六十八中法四十二大周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月周千一十六月食數之生也乃記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其月食百三十五率之相除得五百一十三之二十而一食以除一歲之月得歲有再食五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也分終其法因以與蔀相約得四與二十七五之會二千五十二二十而與元會元會四萬一千四十蔀會三千五十三歲數五百一十三食數千八十一月數百二十五食法二十二

推入蔀術曰以元法除去上元其餘以紀法除之所得數從天紀算外則所入紀也不滿紀法者入紀年數也以蔀法除之所得數從甲子蔀起算外所入紀歲名命之算上即所求年太歲所在推月食所入蔀會年以元會除去上元其餘以蔀會除之所得以七十二乘之滿六十除去之餘以二十除所得數從天紀算之起外所以入紀不滿二十者數從甲子蔀起算外所入蔀會也其初不滿蔀會者入蔀會年數也各以不入紀歲名命之算上即所求年蔀

天紀歲名	地紀歲名	人紀歲名	蔀首
甲子	庚辰	庚子	庚申一
癸卯	丙申	丙辰	丙子二
壬午	壬子	壬申	壬辰三

辛酉	戊辰	戊子	戊申四
庚子	甲申	甲辰	甲子五
己卯	庚子	庚申	庚辰六
戊午	丙辰	丙子	丙申七
丁酉	壬申	壬辰	壬子八
丙子	戊子	戊申	戊辰九
乙卯	甲辰	甲子	甲申十
甲午	庚申	庚辰	庚子十一
癸酉	丙子	丙申	丙辰十二
壬子	壬辰	壬午	壬申十三
辛卯	戊申	戊辰	戊子十四
庚午	甲子	甲申	甲辰十五
乙酉	庚辰	庚子	庚申十六
戊子	丙申	丙辰	丙子十七
丁卯	壬子	壬申	壬辰十八
丙午	戊辰	戊子	戊申十九
乙酉	甲申	甲辰	甲子二十

推天正術置入蔀年減一以章月乘之滿章法得一名爲積月不滿爲閏餘十二以上其歲有閏

推天正朔日置入蔀積月以蔀日乘之滿蔀月得一名爲積日不滿爲小餘積日以六十除去之其餘爲大餘以所入蔀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小餘四百四十一以上其月大求後月朔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小餘滿蔀月得一上加大餘命之如前

一術以大周乘年周天乘減之餘滿蔀日則天正朔日也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入蔀年減一以月餘乘之滿中法得一名曰大餘不滿爲小餘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以蔀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冬至之日也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七除命之如前小寒日也

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餘以十二乘之滿章閏數得一滿四以上亦得一算之數從前年十一月起算盡之外閏月也或進退以中氣定之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餘之數皆加大餘七小餘三百五十九四分三小餘滿蔀月得一加大餘大餘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望次下弦又後月朔其弦望小餘二百六十以下每以百刻乘之滿蔀月得一刻不滿其數近節氣夜漏之半者以算上爲日

推沒滅術置入蔀年減一以沒數乘之滿日法得一名爲積沒不盡爲沒餘以通法乘積沒滿沒法得一名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以蔀名命之算盡之外前年冬至前沒日也求後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四小餘滿沒法從大餘命之如前無分爲滅

一術以爲五乘冬至小餘以減通法餘滿沒法得一則天正後沒也

推合朔所在度置入蔀積月以日乘之滿大周除去之其餘滿蔀月得一名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五分以宿次除之不滿宿則日月合朔所在星度也求後合朔加度二十九加分四百九十九分滿蔀月得一度經斗除二百三十

五分。

一術以閏餘乘周天以減大周餘滿蔀月得一合以斗二十一度四分一則天正合朔日月所在度推日所在度置入蔀積日之數以蔀法乘之滿蔀日除去之其餘滿蔀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十九分以宿次除去之則夜半日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一度求次月大加三十度小加二十九度經斗除十分。

一術以朔小餘減合度分卽日夜半所在其分二百三十五約之十九乘之

推月所在度置入蔀積日之數以月周乘之滿蔀日除去之其餘滿蔀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十分除如上法則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求次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月小二十二度三十三分分滿法得一度經斗除十九分其冬下旬月在張心署之謂盡漏分後盡漏盡也。

一術以蔀法除朔小餘所得以減日半度也餘以減分卽月夜半所在度也

推日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月節氣夜漏之數以蔀法乘之二百除之得一分卽夜半到明所行分也以增夜半日所在度分爲明所在度分也

求昏日所入度以夜半到明日所行分分減蔀法其餘卽夜半到昏所行分也以加夜半所在度分爲昏日所在度也。

推月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節氣夜半之數以月周乘之以二百除之爲積分積分滿蔀法得一以增夜半度卽明月所在度也

求昏月所入度以明積分減月周其餘滿蔀法得一度加夜半則昏月所在度也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術曰置合朔度分之數加七度三百五十九分四分之三宿次除之卽得上弦日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四從大分滿蔀月從度

推弦望月所入星度術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數加度九十八加分六百五十三半以宿次除之卽上弦月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滿蔀月從度

推月食術曰置入蔀會年數減一以食數乘之滿歲數得一名曰積食不滿爲食餘以月數乘積滿食法得一名爲積月不滿爲月餘分積月以章月除去之其餘爲入章月數當先除入章閏乃以十二除去之不滿者命以十一月算盡之外則前年十一月前食月也

求入章閏者置入章月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則入章閏數也餘分滿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爲食在閏月閏或進退以朔日定之求後食加五百二十分滿法得一月數命之如法其分盡食算上

推月食朔日術曰置食積月之數以二十九乘之爲積日又以四百九十乘積月滿蔀月得一以并積日

以六十除之，其餘以所會蔀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前食月朔日也。

求食日，加大餘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小餘滿蔀月爲大餘，大餘命如前，則食日也。

求後食朔及日，皆加大餘二十七，小餘六百一十五。其月餘分不滿二十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其食小餘者，當以漏刻課之，夜漏未盡，以算上爲日。一術，以歲數去上元，餘以爲積月，以百一十二乘之，滿月數去之，餘滿食法得一，則天正後食也。

推諸加時，以十二乘小餘，先減如法之半，得一時，其餘乃以法除之，所得算之數從夜半子起，算盡之外，則所加時也。

推諸上水漏刻，以百乘其小餘，滿其法得一刻，不滿法，法什之，滿法得一分，積刻先減所入節氣夜漏之半，其餘爲晝上水之數，過晝漏去之，餘爲夜上水數。其刻不滿夜漏半者，乃減之，餘爲昨夜未晝。其弦望

其日五星數之生也，各記於日與周天度相約而爲率，以章法乘周率爲用法，章月乘日率如月法爲積月，月餘以月之月乘積爲朔大小餘，乘爲入月日餘，以日法乘周率爲日度法，以率去日率，餘以乘周天，如日度法爲度之餘也。日率相約取之，得二千九百九十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億五十八萬二千三百，而五星終，如蔀之數與元通。

木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　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　合積月十三　月餘四萬一千六百六　月法八萬二千二百一十三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百四十七　虛分九十三　入月日十五　日餘萬四千六百四十七　日度法萬七千三百八　積度三十三　度餘萬三百一十四

火周率八百七十九　日率千八百七十六　合積月二十六　月餘六千六百三十四　月法萬六千七百一　大餘四十七　小餘七百五十四　虛分一百八十六　入月日十一　日餘千八百七十二　日度法三千五百一十六　積度四十九　度餘一百一十四

土周率九千九十六　日率九千四百一十五　合積月十二　月餘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七　月法十七萬二千八百二十四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虛分五百九十二　入月日二十三　日餘二千一百六十三　日度法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四　積度十二　度餘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

金周率五千八百三十　日率四千六百六十一　合積月九　月餘九萬八千四百五　月法十一萬七百七十　大餘二十五　小餘七百三十一　虛分二百九　入月日二十六　日餘二百八十一　日度法二萬三千三百二十　積度二百九十二　度餘二百八十一

水周率萬一千九百八　日率千八百八十九　合積月一　月餘二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　月法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二　大餘二十九　小餘四百九十九　虛分四百四十九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四萬四千八百五　日度法四萬七千六百三

十一　積度五十七　度餘四萬四千八百五

推五星術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滿日率得一名爲積合不盡名合餘餘以周率除之不得焉退歲無所得星合其年得一合前年二合前二年金水積合奇爲晨偶爲夕其不滿周率者反減之餘爲度分

推星合月以合積月乘積合爲小積又以月餘乘積合滿其月法得一從小積爲月餘積月滿紀月去之餘爲入紀月每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爲閏不盡爲閏餘以閏減入紀月其餘以十二去之餘爲入歲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星合所在之月也其閏滿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星合閏月閏或進退以朔制之

推朔日以蔀日乘之入紀月滿蔀月得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積日滿六十去之餘爲大餘命以甲子算外星合月朔日

推入月日以蔀日乘月餘以其月法乘朔小餘從之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所得得滿日度法得一爲入月日不盡爲日餘以朔命入月日算外星合日也

推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度餘以斗二十一四分一命度算外星合所在度也

一術加退歲一以減上元滿八十除去之餘以沒數乘之滿日法得一爲大餘不盡爲小餘以甲子命大餘則星合歲天正冬至日也以周率小餘并度餘餘滿日度法從度即正後星合日數也命以冬至求後合月加合積月於入歲月加月餘於月餘滿其月法得一從入歲月入歲月滿十二去之有閏計焉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朔日以大小餘加今所得其月餘得一月者又餘二十九小餘滿蔀月得一如大餘大餘命如前

求入月日以入月日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一從日其前合月朔小餘不滿其虛分者空加一日日滿月先去二十九其後合月朔小餘不滿四百九十九又減一日其餘命如前

求合度以積度度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度命如前經斗除如周率矣

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二百二十分半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在日後十三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微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五日旋逆日行七分度之一八十四日進十二度復留二十五日復順五十八日行九度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十三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百六十六日行二十八度伏復十六日七千二百二十二分半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有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分行星三十二度與萬三百一十四分通率日行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三百九十八

火晨伏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在日後十六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二十三分度之十四八十四日行一十二

度微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留不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復留十一日復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又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十六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六百三十六日行百三度伏復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七十九日有千八百七十二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與九百九十三分通率日行千八百七十六分之九百九十七

土晨伏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在日後十五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四十三分度之三八十六日行六度留不行三十三日旋逆日行十七分度之一百二日退六度復留三十三日復順八十六日行六度在日前十五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見三百四十日行六度伏復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有二千一百六十三分行星十二度與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分通率日行九千四百一十五分之三百一十九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後九度而見東方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順日行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日行一度九十分度之十五九十一日行百六度益疾日行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九度而晨伏東方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而與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百八十一分行星如之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在日前九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微遲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而進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凡三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有五百六十二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後十六度而見東方見逆一日退一度留不行二日旋順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而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後十六度而晨伏東方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而與日合一合五十七日有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星如之

水夕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遲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日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度伏九日退七度而復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有四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如之

通率日行一度。

步術以步法伏日度分如星合日度餘，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也。術分母乘之，分日如度法而一，分不盡，如法半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如一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書度。經斗除如行母四分一。其分有損益，前後相放。其以赤道命度，進加退減之。其步以黃道。

日名天正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冬至、大寒、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據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

斗二十六 四分 退二　牛八　女十二 二進　虛十 三進

危十六 二進　室十六 二進　壁十 二進

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

奎十六　婁十二 二進　胃十四 二進　昴十一 二進

畢十六 二進　觜二 二退　參九 四退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 三退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一進

張十八 一進　翼十八 一進　軫十七 一進

南方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一退　氐十五 二退　房五 三退

心五 三退　尾十八 三進　箕十一 三退

東方七十五度

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

斗二十四 一進　牛七　女十一　虛十

危十六　室十八　壁十

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

奎十七　婁十二　胃十五　昴十二

畢十六　觜三　參八

西方八十三度

井三十　鬼四　柳十四　星七

張十七　翼十九　軫十八

南方百九度

角十三　亢十　氐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

東方七十七度

右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

黃道去極，日景之生，據儀表也。漏刻之生，以去極遠近差乘節氣之差。如遠近而差一刻，以相增損。昏明之生，以天度乘晝漏，夜漏減三百而一，為定度。以減天度，餘為明；加定度一為昏。其餘四之，如法為少；不盡，三之，如法為強，餘半法以上以成強。強三為少，少四為度。其強二為少弱也。又以日度餘為少強，而各加焉。張衡渾儀曰：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一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曆景去極之法以為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雖卒成也。是以作小渾，盡赤道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誠極之為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為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篾之半際夕多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

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為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貫赤道且等故以箴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黃道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而度猶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重廣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為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曆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二十四氣

冬至 月令章句曰冬至之為極有三意焉晝漏極短去極極遠晷景極長極者至而還之辭也

日所在斗二十度百一十分八分退二　黃道去極百一十五度

晷景丈三尺　晝漏刻四十五　夜漏刻五十五

昏中星奎六弱　旦中星亢二少強退一月令章句曰中星當中而不中日行遲也未當中而中日行疾也

小寒

日所在女二度七分進二　黃道去極百一十三強

晷景丈二尺三寸　晝漏刻四十五八分　夜漏刻五十四二分

昏中星婁六半強退一　旦中星氐七少弱退二

大寒

日所在虛五度十四分進二　黃道去極百一十一大弱

晷景丈一尺　晝漏刻四十六八分　夜漏刻五十三二分

昏中星胃十一半強退一　旦中星心半退三

立春

日所在危七度二十一分進二　黃道去極百六少弱

晷景九尺六寸　晝漏刻四十八六分　夜漏刻五十一四分

昏中星畢五少強退三　旦中星尾七半弱退三

雨水

日所在室八度二十八分退三　黃道去極百一強

晷景七尺九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八分　夜漏刻四十九二分

昏中星參六半弱退四　旦中星箕六大弱退三

驚蟄

日所在壁八度三分進一　黃道去極九十五強

晷景六尺五寸　晝漏刻五十三三分　夜漏刻四十六七分

昏中星井十七少弱退三　旦中星斗少退二

春分

日所在奎十四度十分　黃道去極八十九少強

晷景五尺二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五八分　夜漏刻四十四二分

昏中星鬼四　旦中星斗十一強退二

清明

日所在胃一度十七分退二　黃道去極八十三少弱

晷景四尺一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八三分　夜漏刻四十一七分

昏中星星四大進　旦中星斗二十一半退二

穀雨

日所在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　黃道去極七十七大強

晷景三尺二寸　晝漏刻六十五分　夜漏刻三十九五分

昏中星張十七進二　旦中星斗六半

立夏

日所在畢八度三十一分退三　黃道去極七十三少弱

晷景二尺五寸二分　晝漏刻六十二四分　夜漏刻三十七六分

昏中星翼十七大進二　旦中星女十少弱一

小滿

日所在參四度六分退四　黃道去極六十九大弱

晷景尺九寸八分　晝漏刻六十三九分　夜漏刻三十六一分

昏中星角六弱　旦中星危大弱進二

芒種

日所在井十度十三分退三　黃道去極六十七少弱

晷景尺六寸八分　晝漏刻六十四九分　夜漏刻三十五一分

昏中星亢五大退一　旦中星危十四強進二

夏至月令章句曰夏至之為極有三意焉晝漏極長去極極近晷景極短

日所在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退三　黃道去極六十七強

晷景尺五寸　晝漏刻六十五　夜漏刻三十五

昏中星氐十二少弱退二　旦中星室十二少弱退三

小暑

日所在柳三度二十七分　黃道去極六十七大強

晷景尺七寸　晝漏刻六十四七分　夜漏刻三十五三分

昏中星尾一大強退三　旦中星奎二大強

大暑

日所在星四度三分進二　黃道去極七十

晷景二尺　晝漏刻六十三八分　夜漏刻三十六二分

昏中星尾十五半弱退三　旦中星婁三大退一

立秋

日所在張十二度九分進一　黃道去極七十三半強

晷景二尺五寸五分　晝漏刻六十二三分　夜漏刻三十七七分

昏中星箕九大強退三　旦中星胃九大強退二

處暑

日所在翼九度十六分退二　黃道去極七十八半強

晷景三尺三寸三分　晝漏刻六十二分　夜漏刻三十九八分

昏中星斗十少退　旦中星畢三大退三

白露

日所在軫六度二十三分退一　黃道去極八十四少強

晷景四尺三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七八分　夜漏刻四十二二分

昏中星斗二十一強退一　旦中星參五半弱退四

秋分

日所在角四度三十分　黃道去極九十半強

晷景五尺五寸　晝漏刻五十五二分　夜漏刻四十四八分

昏中星牛五少　旦中星井十六少強退二

寒露

日所在亢八度五分退三　黃道去極九十六少強

晷景六尺八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二六分　夜漏刻四十七四分

昏中星女七大進一　旦中星鬼三少強

霜降

日所在氐十四度十三分退二　黃道去極百二少強

晷景八尺四寸　晝漏刻五十三分　夜漏刻四十九十分

昏中星虛六大進一　旦中星星三大強進一

立冬

日所在房四度十九分退三　黃道去極百七少強

晷景丈四寸二分　晝漏刻四十八二分　夜漏刻五十一八分

昏中星危八強進二　旦中星張十五大強進一

小雪

日所在箕一度二十六分退三　黃道去極百一十一弱

晷景丈一尺四寸　晝漏刻四十六七分　夜漏刻五十三三分

昏中星室二半二強 進　旦中星翼十五大強進二

大雪

日所在斗六度一分退三　黃道去極百一十三大強

晷景丈二尺五寸六分　晝漏刻四十五五分　夜漏刻五十四五分

昏中星壁半一強 進　旦中星軫十五少強進一

易緯所謂晷景長短不與相應，今列之于後，并至與不至各有所候，以參廣異同。冬至晷長一丈三尺，當至不至，則旱，多溫病；未當至而至，則多病暴逆心痛，應在夏至。小寒晷長一丈一尺四分，當至不至，先小旱，後小水，丈夫多病喉痺；未當至而至，多病身熱，來年麻不熟耳。大寒晷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先大旱，後大水，麥不成，病厥逆；未當至而至，多病上氣嗌腫。立春晷長一丈一寸六分，當至不至，兵起，麥不成，民疲瘵；未當至而至，多病熛疾疫。雨水晷長九尺一寸六分，當至不至，早麥不成，多病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癰。驚蟄晷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則霧，稚禾不成，老人多病噎；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脛腫。春分晷長七尺二寸四分，當至不至，先旱後水，歲惡，米不成，多病耳痒。清明晷長六尺二寸八分，當至不至，菽豆不熟，多病嚏振寒洞泄；未當至而至，多溫病暴死。穀雨晷長五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熟，多病疾瘧振寒霍亂；未當至而至，老人多病氣腫。立夏晷長四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旱，五穀傷，牛畜疾；未當至而至，多病頭痛腫嗌喉痺。小滿晷長三尺四寸，當至不至，凶言國有大喪，先水後旱，多病筋急痺痛；未當至而至，多慄嗌腫。芒種晷長二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凶言國有狂令；未當至而至，多病厥眩頭痛。夏至晷長一尺四寸八分，當至不至，國有大殃，旱，陰陽並傷，草木夏落，有大寒；未當至而至，病眉腫。小暑晷長二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前小水後小旱，有兵，多病泄注腹痛；未當至而至，病臃腫。大暑晷長三尺四寸，當至不至，外兵作，來年饑，多病筋痺胸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脛痛惡氣。立秋晷長四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暴風為災，來年黍不熟；未當至而至，多病咳上氣咽腫。處暑晷長五尺三寸二分，當至不至，國多浮令，兵起，來年麥不熟；未當至而至，病腰耳熱不出行。白露晷長六尺二寸八分，當至不至，多病痤疽泄；未當至而至，多病水腹閉疝瘕。秋分晷長七尺二寸四分，當至不至，草木復榮，多病溫悲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胸鬲痛。寒露晷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來年穀不成，六畜鳥獸破殃，多病疝瘕腰痛；未當至而至，多病疢熱中。霜降晷長九尺一寸六分，當至不至，萬物大耗，年多大風，人病腹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胸脅支滿。立冬晷長丈一寸二分，當至不至，地氣不藏，來年立夏反寒，早旱晚水，萬物不成；未當至而至，多病臂掌痛。小雪晷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來年蠶麥不成，多病脚腕痛；未當至而至，亦為多肘腕痛。大雪晷長一丈二尺四分，當至不至，溫氣泄，夏蝗蟲生，大水，多病少氣，五疽水腫；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痛，應在芒種。月令章句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為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每次三十二度三十三分之十四，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為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雨水居之，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驚蟄、春分居之，魯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趙之分野。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晉之分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秦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周之分野。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楚之分野。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鄭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燕之分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越之分野。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齊之分野。蔡邕分星次度數與皇甫謐不同，參明氣節所在，故載焉。謐所列在郡國志。

中星以日所在為正，日行四歲乃終。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之，如法為少；大餘不盡，三之，如法為強。以減節氣昏明中星，而各定矣。強正弱直也。其強弱相減，同名相去，異名從之。從強進少為弱，從弱退少而強。從上元太歲在庚辰以來，盡熹平三年歲在甲寅，積九千四百五十五歲也。宋世治曆何承天曰：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違，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弊。是以多歷年歲，猶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讖緯，遂開治亂，此之為弊，亦以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感其說，探為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會不懷劉歆之生，不達太初，二三君子為曆，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數。元和中，數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而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曆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犧。皇犧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曆載彌久，暨於黃帝，班

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曆數天難諶斯是以五三迄于來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闊徵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其元尠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算近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略舉是以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蔡邕戊邊上章曰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叔父衞尉質時為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雒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鞫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縣促遣偏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恩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慺慺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劃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情顧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其所論志志家未以成書如有異同今隨事注之于本志也

贊曰象因物生數本杪曶律均前起準調後發該覈衡琁檢會日月

後漢書卷十三

後漢書卷十三考證

律曆志下日有光道○光監本作九依宋本改臣召南按黄道居中日光道前書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一日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此光道之明文也

後漢書卷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十四

梁　劉　昭補并注

禮儀志第四

禮儀上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禖 養老 先蠶 祓禊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為禮儀志 謝沈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為志譙周後改定以為禮儀志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皁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袜以行禮如故事 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縈之也何休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闇者社者土地之主也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縈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曰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土地別神也尊之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決疑要注曰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日有變伐鼓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已下皆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察巡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 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此詔之謂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詔書絕立春寬緩詔書不復行

正月上丁祠南郊 白虎通曰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 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 蔡邕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 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 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 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陛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 前書志曰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之舞也 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 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為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尚書陛西陛為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魂聞之今者日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與此儀仲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省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于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蔡邕曰孝明以正月旦百官及四方來朝者上原陵朝禮是謂甚違古不墓祭之義臣昭以為邕之言繆 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 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

宗廟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酎少
府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真交阯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
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曰皇帝惟八月酎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皇帝暮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
火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尾薦之而御更衣巾侍上熟乃祀之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
汙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
儀。大喪，唯天郊越紼而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
故事。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
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辨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
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
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高祖廟，如禮謁。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
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
陛下摛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
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獻
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
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也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瞻兼侍中假貂蟬
加濟北王給之
正月，天郊，夕牲。周禮展牲干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衆
官丞至壇東就位太祝吏牽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腯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
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前今之郊祀然也晝漏未盡十八
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干寶周官注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辰
也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
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
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
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

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躬耕帝藉盧植注曰帝天
也藉耕也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賀循藉田儀曰漢耕
日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春秋傳曰耕藉之禮唯齋三日左傳曰鄭人藉稻杜預注曰藉稻履行之薛綜
注二京賦曰為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帝藉田在國之辰地干寶周禮注曰古之王者貴為天子富
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蓄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也
三曰閑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違也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
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鄭玄注周禮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月令章句曰者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事反卑
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曰天子耕藉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為
耦一耜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
之職事故以九為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為文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
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
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
之使庶人耘芋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鄅人藉稻故知藉為耕也韋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
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杜預注曰鄭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贊曰藉稻藉也本以躬親為
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
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為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
祀以為粢盛皇帝躬秉耒耜而耕古為甸師官賀循日所種之穀黍稷穜稑稑早也穜晚也干寶周禮注
曰穜晚秔稻之屬稑麥穀黍稷之屬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
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
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春秋釋痾曰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
歌縣何休曰漢家法陳郡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
祠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萇傳曰弗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
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鄭玄注云弗之言祓也禋

祀上帝于郊禖以祓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禖祀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韣弓衣也祀以高禖之命飲之以醴帶以弓衣尚使得男也離騷曰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嘉王逸曰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其卵嘉而吞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為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盧植注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以為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為神晉元康中高禖壇上石破詔問出何經典朝士莫知博士束晳答曰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為主祀以太牢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

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輭輪蒲裹輪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鄭玄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按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

行大射之禮

袁山松書曰天子皮升彙禮親射大侯

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鄭玄注儀禮曰狗取擇人孟冬亦如之石渠論曰鄉射合樂而大射不何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玄冠衣皮弁服與禮異服虔應劭曰漢家郡縣饗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籩俎皆如士制

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

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亦參五之也

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

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

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

禮記曰天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反升歌清廟孝養之詩也

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

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卿答拜中與謬從鈞議後草之深得其意

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前書禮樂志曰顯宗因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

丁孚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闟戟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禁婦人无觀按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

祠先蠶禮以少牢

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絳衣得以作中絮而已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蠶室作法晉后祠先蠶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采桑壇之東南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

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春者蠢也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

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不育俗以為大忌至此月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灞水亦斯義也後之良史亦據為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為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天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為世忌乎杜篤乃猶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雒禊也自魏不復用三日大宴者焉

後漢書卷十四

梁 剡令 劉昭 補并注

禮儀志第五

禮儀中

立夏 請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黃郊 立秋 貙劉 案戶 祠星 立冬 冬至 臘 大儺 土牛 遣衛士 朝會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

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為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毋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為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服虔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為百穀求膏雨也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

閉諸陽，衣皂，興土龍，

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有山名曰凶犂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為也董仲舒云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毋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潔清辯口利辭者以為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青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閭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蟆焉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豭豬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老豭豬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豭豬聞彼鼓聲皆燒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毋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臼于衡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為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為小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豭豬燔之四通神宇闔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霤毋舉土功聚巫市旁為之結蓋為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龜五玄酒具清酒膊脯令各為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闔外溝蝦蟆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至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為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大昊祭之桐木魚九玄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閭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蟆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為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玄衣祀禮如春以壬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為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閭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蟆池皆如春四時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體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雨難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反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為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為之

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

周禮曰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玄曰皇赤皁染羽為之也旱暵注陽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之

反拘朱索社，伐朱鼓。

漢舊儀曰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

朱繩反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干寶曰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
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禱賽以少牢
如禮漢舊儀曰武帝元封日到七月畢賽之秋冬春不求雨古今注曰武帝元封六年五月旱女及
巫丈夫不入市也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
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
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
者贊皇太子臣某甲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
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孚
漢儀曰太常任蓋下東向讀文與此異也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
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為某丁孚漢儀有夏勳策文曰
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為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位為漢輔往率舊職敬敷
五教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寶惟秉國之均旁祗厥緒時亮天工可不慎與勤而
戒之讀策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
侍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
三下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
報謹謝贊者立曰謝皇帝為公興皆冠謝起就位供
賜禮畢罷臣昭曰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其儀良未可了案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今取
以備闕云尚書令臣囂僕射臣鼎尚書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
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令月吉日以宋貴人為皇后應期正位羣生
兆庶莫不式舞易稱受茲介祉詩云干祿百福子孫千億萬方幸甚今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司
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囂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愚闇不達大義
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
祗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
懿體山河之儀威容昭曜德冠後庭羣寮所咨人曰宜哉卜之蓍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臨
兆民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慎中饋無替朕
命永綏天祿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蓋下東向
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襲授璽綬中常侍長樂太僕高鄉侯覽長
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訖
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
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
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夏后氏
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萑葦有叢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
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殖不失其類
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者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
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
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難止惡氣桃印
本漢制所以輔卿金魏除之也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
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
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
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
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皁領
緣中衣迎氣於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
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
鹿麛月令曰天子乃厲飭執弓挾矢以獵月令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戰事也四時
閑習以教民事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
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漢官

名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匹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於文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月令孟冬天子講武習射御角力盧植注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關蹋鞠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誘故寄教於田獵閑肆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爲不敬田不以禮爲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旗而前卻故曰節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以蒐田夏教茇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狩田春夏示行禮取禽俠事而已秋者殺時田徵之正其禮盛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爲下唯此時施行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

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漢官名秩曰賜司徒司空帛四十匹九卿十五匹古今注曰建武八年立春賜公十五匹卿十匹

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白暮皆罷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食曰貙膢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

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皁，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春。諸王時變服，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

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白虎通曰至日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閒竽；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閒九尺，二十五弦，宮處于中，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郎坐于端門左塾。太子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闋，皆音以竽。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鍾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鍾蕤賓之律應若道不得則鍾音不調鍾音不調則黃鍾蕤賓之律不應鼓音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則太蔟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曆正律曆正則夷則之律應磬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竽音調則法度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合歲氣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

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下臣以法賀主鼓音調主以法賀臣磬音調主以德施於百姓琴音調主以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皁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五日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眾鍾以止眾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鳴則息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爲之說非典文也先臘一日大儺譙周論語注曰儺卻之也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

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衞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壄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爲害夔魖罔象木石之怪壄仲游光兄弟八人恆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獿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埤蒼曰獝狂無頭鬼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侲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衞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衞士外爲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得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爲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儡主閱領眾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儡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儡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竟更始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爲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鷙性食鬼魅者也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爲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

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爲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周禮曰府史以下則有胥有徒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徭役若今衛士矣蔡邕曰見客平樂饗衛士瑰偉壯觀也

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獻帝起居注曰舊典市長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賀正月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粗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沒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蔡邕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舉觴御坐前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散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爲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鄣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鍾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圓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於此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雒陽宮閣簿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蔡邕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類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鍾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詩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嘉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

後漢書卷十五

後漢書卷十六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幷注

禮儀志第六

禮儀下 大喪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衞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緜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唅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飯唅珠玉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唅以玉諸侯飯以珠唅以珠璧大夫士飯以珠唅以貝槃冰如禮周禮凌人天子喪供夷槃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冰于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故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見杜詩傳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駔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駔外有捷盧也渠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玄曰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注曰衽小腰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卽日卽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卽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卽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衞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施輕車介士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釋服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徒跣也佐吏以下布衣冠幘絰帶無

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纖，禪也。凡三十六日而釋。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以木爲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裏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轓，疏布惡輪。走卒皆布構幘。太僕四輪輈爲賓車，大練爲屋幭。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略載前漢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爲固地。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爲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錦金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役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裹，表以石焉。國語日木石之怪夔、罔兩。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斿，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

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卻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太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東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是如策用此書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爲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

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筲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夕曰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玄注既夕曰屑薑桂之屑黍飴載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翭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翭也彤弓一卮八牟八鄭玄注既夕曰牟盛湯漿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槃匜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虡鎛四無虡爾雅曰大鍾謂之鏞郭璞注曰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鎛磬十六無虡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簨虡鄭玄曰不縣之也壎一簫四笙一篪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笮一甲一冑一既夕謂之役器鄭玄曰笮矢箙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柰何冒危險

不以義割恩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騶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凡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綿絮以障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俑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醳小紅服纖醳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皁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附之後焉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虡皆在周垣內隄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紀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虡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寺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

文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沖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爲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爲行馬四出門寢殿鍾虡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爲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蔡質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河南尹無徵也魏文帝終制略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言察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按董卓傳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成帝陵解金縷探含璣焉呂氏春秋略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心爲之慮則莫如無動無動莫如無利葬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然而忘姦寇之變豈不惑哉民之于利也犯白刃涉危難以求之忍親戚欺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爲利甚厚固難禁也國彌大家彌富其葬彌厚珠玉金銅不可勝計姦人聞之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能止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彌疏則守之彌息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爲丘隴其高若山陵樹之若林叢或設闕庭都邑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者則惑矣大凡死者其視萬世猶一瞑也人之壽久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慮其情固不相當矣必以無窮爲慮然後爲可今有銘其墓曰此中有金寶甚厚不可掘也必爲世笑矣而爲之闕庭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聞見則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不掘也而猶皆爭爲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無邑之所遺而憚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儀食智巧窮匱則合黨連衆而謀名丘大墓上會不能禁也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紀市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爲死者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辱以爲儉則不發不發則不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東冢掘齊未亡而莊公掘國存而乃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止之爲無窮慮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丁孚漢儀曰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案以爲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閣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柙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宮中二十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丁孚漢儀曰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紱葬青羽蓋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一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宮門

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黃綬，皆賜常車驛牛贈祭。宜自佐史以上達，大斂皆以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絰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絰去杖，不敢以戚凶服當尊者。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于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

之服錫衰絰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聞不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衛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爲發哀又臨其喪自王主貴人以下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虎朱鳥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縕布蓋牆魚龍首尾而已二百石黃綬以下至于處士皆以簟席爲牆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謚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謚如禮下陵羣臣釋麤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迺隆

後漢書卷十六

後漢書卷十六考證

禮儀志下備三爵如禮注蔡質漢儀曰十二陵令見在河南尹無敬也○按何焯校本今改令劄在字

又世至爲丘隴何焯校本曰至疑之

後漢書卷十六考證

後漢書卷十七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幷注

祭祀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獺知祭祀，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獺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爲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爲祭祀志。（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脩者爲祭祀志即邕之意也）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爲壇營於鄗之陽。（春秋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日行皇）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圓丘象天方澤則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繭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就故類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焉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卯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淳汙阜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東祀　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三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　爲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于南門之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　爲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　爲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勦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　爲周道勦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勦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爲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　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土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　爲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　爲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爲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勦望亞列望道外徑二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爲周道勦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勦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　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六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處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宗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業）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

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卽壝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爲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河雒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祭故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帷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鋪命抉日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於壇南巳地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服虔注漢書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爲封謂負土於泰山爲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盧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洪遵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詔書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上幸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灞涇雒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卽事之漸不祭配林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諸有事將祀之先郊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祭十二月臘祭

正月解來太守濤齋親自執事作牘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牘三十胸太守拜章縣
文辭馬傳選雒陽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
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
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
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
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
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讖圖家
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
帝由封禪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
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
合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郭璞注山海經
曰泰山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二百步乃上石立之泰山顚。風俗通曰石高二丈
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
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
封泰山。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高九尺下有玉牒書也恐所施用非是，乃祕
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
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爲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父受
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其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
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
義功德盛於高宗武王宜封禪爲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欲封夷吾
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齋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予末小子迎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
篤爲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
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
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
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

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
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
以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
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
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
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
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
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
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
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范甯曰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
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爲登封之禮，告功皇天，
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
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
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
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
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
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
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
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
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
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
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
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五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
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
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

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遇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齎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復勉强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巖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蹀蹀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腳不隨早食上晡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汶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如路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故為五岳之長耳望秩于山川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徧以尊卑祭之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對大夫伯子男班于羣神孔安國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矣遂覲東后從臣太尉憙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予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孔安國書注曰同音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修五禮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范甯曰吉凶賓軍嘉也五玉范甯曰五等諸侯之瑞珪璧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范甯曰玄纁黃三孤所執二牲范甯曰羔鴈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雉也士所執贄范甯曰贄謂上所執之以為贄者也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晏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

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晳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比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岱嶽之瑞以日為應也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群神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日高三丈所燔燎燔燎煙正上也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百為貴臣諸公王侯御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千寶周禮注曰對輦日輦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儀曰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臾群臣畢就位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群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封禪儀曰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陛戟臺下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騶騎三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為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事畢皇帝再拜群臣稱萬歲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封禪儀曰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黝高岸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讙但讙石無相應和者陽不能已口不能獸夜半後到百官明旦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臥巖石下閉日早太醫令復遣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路道蛟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臥水飲無一人雖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和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今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

梁甫九十里夕牲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地為墠後改墠曰禪神之矣封禪儀曰功効如彼天瘞如此群臣上壽國家不聽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稾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虞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丘墟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主禮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迹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金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後漢書卷十七

後漢書卷十七考證

祭祀志上九州平天下予〇予本或作于

後漢書卷十七考證

御覽所得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幷注

祭祀志第八

祭祀中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

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窻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辟雍

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靈臺未用事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氣之端神明之變化觀日氣之所驗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極倉廪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暴暑之災陸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上班教曰明堂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曆記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響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問道也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于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闈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數也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袁宏紀曰夫越人而藏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之義鈞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為貶黜者乎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袁山松書曰行夏之時殿祭之日儀牲尚黑耳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群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群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去邑七里因火數也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南郊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圜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語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鍪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

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

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祠禮畢命儒者論難

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

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可當祭上從郃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姑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於太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之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為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逵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為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旱所宗者入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望于山川禜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所禋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為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於六宗禮祖考所尊者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于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汲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為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之義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

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璿璣考七政審己天命之定遂上郊廟嘗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遵特天下而遺其祖宗悉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數四瀆從祖考而文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為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升從郊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為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為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據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為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日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顯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盡各爾志宜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與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為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日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煙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而今之而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丁登六置宗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槱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齋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為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後漢書卷十八

後漢書卷十八考證

祭祀志中靈臺未用事注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監本崇字下衍矣字向明二字誤作堂字俱依宋本改

又以周諸廟論之○論下衍曰字

又明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明下衍堂字之下脫太字俱依宋本改

又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六九何焯校本改九六

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注月令章句去邑七里○本亦作南郊七里臣艮夔按下祭黃帝后土注云南郊五里互見之文也

後漢書卷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十九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幷注

祭祀志第九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四時祫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廬稻田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絪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釦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卻六寸白銀釦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堆俎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祖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儐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觶酒從帝進拜謁贊饗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卻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卮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承丁孚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撫夙與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寧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薦其嘉薦普淖鹹鹺豐本明粢醪用薦酎事于恭懷皇后尚饗嘏辭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俾守爾民勿替引之太常再

拜太牢左拼以致皇帝

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尊號曰世祖廟。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虞詔、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數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

以元帝於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即位，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章帝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爲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丞弼，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憙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乂安，刑措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顧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受而勞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武宜元祖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愼其祖武。文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

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宜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墓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勑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沖、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間孝王孫

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
傳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閒孝王曾
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
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
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
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
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
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墠四世為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於世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墠而
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蹕禮也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
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
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書
載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
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
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
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
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
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
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
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四
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
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
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
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弈弈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
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
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
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
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
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
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
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
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
廟事實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與乎得失者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畢
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後王深戒來世宜鑒志之所取於焉斯尤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
道未成易周也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馬融周禮注曰社稷
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栢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
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為五
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為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
五祀乎土自列於五祀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社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
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方壇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諸侯
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
為封社明土謹敬絜淨也祭社有樂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
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
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無屋有牆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
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盧植曰謂無屋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
牢具使有司祠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
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為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
又祀中霤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內漢舊儀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也
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
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
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
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蔬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殷

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
為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王莽奏立官稷后稷配也大司農鄭玄說古者
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
稷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五穀
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
尤多故稷為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
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也孔晁云周祀一社
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到于今是祀而後諸儒論之其文衆矣郡縣
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
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
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
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彧令統答焉統答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而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
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復亦以鄙君難事有先漸譾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
經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
易出異而歸同乎離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
曰今記之言社報與郊達禮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以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
社之謂穀地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
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
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為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為首在於上宗伯之體
所書列上下之敘上句蓋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
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成者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祠邪三料之祭各指其體今
獨攄出社稷以為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為句龍則傳難言祀
句龍為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神壘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可
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難曰
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

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明罰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
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
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用賜命受國遷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指苟免而去當死
之也易句龍為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廢無
谷傳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為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
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文天地之序也今使句
龍載冒其名稱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則事之
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
盛一宮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大傳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
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
或有尊之則不遇當若五辯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
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案經傳求案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
為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
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國家亦有五
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韋昭曰
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霤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
天下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
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
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
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
侍祠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
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
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為郡國
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

於戊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
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
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
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
著自秦以來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
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
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
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
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已
贊不同圖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琥璋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自上皇以
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
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
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
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
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
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
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
檢封之閒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玉貴五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敢題
刻告厥成功難可知者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
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
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
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
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
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發化德敷世洽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興封所以成德昭告御天遴以相
感若此論可通非乎七十二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
之象若信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
為失所難以為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
國紊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後漢書卷十九

後漢書卷十九考證

祭祀志下語在章紀注謝沈書曰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臣世駿按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大雅文也以茲爲哉漢碑有之以許爲御以繩爲慎非有避諱不知何自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注馬昭曰○諸本皆作馬昭何焯校本改臣昭

後漢書卷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二十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并注

天文志第十

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二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星經曰歲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恆山冀州幽州并州歲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熒惑主輿鬼柳七星張翼軫鎮星主東井太白主奎婁胃昴畢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為東海丙子為琅邪戊子為彭城庚子為下邳壬子為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為漢中丁亥為永昌己亥為巴郡蜀郡犍為辛亥為廣漢癸亥為犍為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為魏郡渤海丙戌為安平戊戌為鉅鹿河間庚戌為清河趙國壬戌為恆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為南陽己卯為零陵辛卯為桂陽癸卯為長沙丁卯為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為東郡陳留丙辰為濟北戊辰為山陽泰山庚辰為濟陰壬辰為東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為豫章辛巳為丹陽己巳為廬江丁巳為吳郡會稽癸巳為九江凡六郡第七星為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為潁川壬午為梁國丙午為汝南戊午為沛國庚午為魯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為玄菟丙寅為遼東遼西漁陽庚寅為上谷代郡壬寅為廣陽戊寅為涿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為五原鴈門丙申為朔方雲中戊申為西河庚申為太原定襄壬申為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凡有大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

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鬬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尚書曰帝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或云石申父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覩成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鬬于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謝沈書曰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以顯天戒，明王事焉。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所著靈憲渾儀略具辰燿之本今寫載以備其理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樞運有逌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庬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天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

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儛道中其可覩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實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爲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跱各有攸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蜷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蚖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憑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蠩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闇闇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斁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覿于東覿于東屬陽行速者覿于西覿于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候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寔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兩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明者續其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爲亂兵，星占曰其國內外用兵也其所以孛德。孛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爲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宋均注鉤命決曰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處起也韓揚占曰其象若竹彗樹木條長短無常其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又一日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陂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撝奪誅戮如仇讎自是觀之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果如晏子之言孛之與彗如似匪同張爲周地。星孛于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爲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士衆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衆，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

鬪東牽從羣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以示富強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為衝車以撞城為雲車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覆敗之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袁山松書曰怪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兵并力猋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滍水死者委積滍水為之不流殺司徒王尋軍皆散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為兵太微為天廷太白贏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為將軍皆以虎為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為漢將鄧曄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斧敬法闥商人杜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以更始入長安赤眉賊立劉盆子為天子皆以大兵入宮廷是其應也

光武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蕃十一月辛亥月犯軒轅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漢史鎮星逆行輿鬼女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是歲太白經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昴黃帝星占土犯鬼皇后有憂失土其勢河圖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軒轅孟康曰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軒轅者後宮之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後廢為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為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孟康曰流星光跡相連也絕跡而去為飛也流星為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殺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閏月庚辰火入輿鬼過參北庚申月在斗赤如丹者也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為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雷柳為周軫為秦蜀大流星出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吳漢發南陽卒三萬人乘船泝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臣昭曰述雖以白承黃而此遂號為白帝於文繁長書僻未通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岑彭馮駿平武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從弟衛尉永遂至廣都殺述女壻史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斬述將田戎吳漢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臧宮破涪殺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夜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所殺數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以上是大將出伐殺之應也其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為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者兵將怒之徵也

十二年正月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入氐暈珥圍角亢房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類。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流移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納、閻興軍下曲陽、臨平、呼沱以備胡。匈奴入河東，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以東，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應。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昴頭兩星八月辛酉水見東方翼分九月甲午火犯輿鬼十二月丁卯大星流有光發東井西行聲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輿鬼西北黃帝占曰熒惑守輿鬼大人憂一曰貴人當之巫咸曰水見翼多火災石氏曰為旱郗萌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出大水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炎長三丈韓揚占曰在昴大國起兵也稍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韓揚占曰彗出營室東壁之間為兵起也二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彗星為兵入，除穢。昴為邊兵，彗星出之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一曰昴星為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歙以事繫獄，踰歲死。營室，天子之常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為皇后，除宮之象也。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星逆行十七年三月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星東己酉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十九年閏月戊申火逆從氐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月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郗萌曰熒惑逆行氐為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為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當見而見，是贏而進也。東井為水衡，水出之為大水。是歲五月及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白氣為喪，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藩，除宮之象也。荊州星經曰彗在東井國大人死七十日王當之五十日相當之三十日兵將當之後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年七月古今注曰戊申月犯心後星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輿鬼五星天府也黃帝占曰輿鬼天目也朱雀頭也中央星如粉絮鬼為變害故言一名天尸斧鑕戒以病亡戒以誅斬火鬼金天以制法其西南一星主積布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北一星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日主鈇鉞鑕郗萌曰輿鬼者參之尸也鉞射狼謀中參左肩事尸之東井治留尸輿鬼故曰天尸鬼之為言斷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輿鬼大臣誅有干鈇乘質者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為男子從北入為女從西入為老人從東入為丁壯棺木倍價熒惑為凶，衰。輿鬼尸星主死亡。熒惑入之為大喪，軒轅為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之為死喪。其後二年，光武崩。

中元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為將相。後太尉趙憙、司徒李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為使，中郎將竇固、揚虛侯馬武、揚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後漢書卷二十考證

天文志上闕苞授揆○困學紀聞曰闕苞似是人名氏。

湯則巫咸○困學紀聞曰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乂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爲正。

以顯天戒明王事焉注攝提熒惑地候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臣召南按攝提地候熒惑俱屬陽故曰附于日。非謂土木火必附日而行。金水不附日而行也。

光武下古今注壬寅犯心火星○何焯校本。火改大。

威虜將軍馮駿○臣召南按公孫述傳。作破虜將軍。光武紀又作威虜將軍馮駿。

是時西北討公孫述○臣永祚按公孫述在西南。北字疑誤。

後漢書卷二十考證

後漢書卷二十一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并注

天文志第十一

天文中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殤一 安四十六 順二十三 質三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流星爲外兵西南行爲西南夷是時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大牟替滅陵斬首傳詣雒陽古今注曰閏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執法星所光芒相及十一月辛未土逆行乘東井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火星黃帝星經曰出入井爲人主一日陽爵祿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五日去天船爲水彗出之爲大水是歲伊雒水溢到津城門壞伊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河爲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雲中至原陽貫索貴人之牢其十二月陵鄉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廷下獄死妻子家屬徙九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天之真女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古今注曰三月庚戌客星光氣二尺所在太微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十五日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多雨水郡十四傷稼古今注曰十二月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古今注曰歷斗建箕房過角亢至翼芒東指滅見至五十日郁萌占曰客星舍房左右羣臣有吞棄死者又占有奪地牽牛主吳越房心爲宋後廣陵王荊與沈涼楚王英與顏忠各謀逆事覺皆自殺廣陵屬吳彭城古宋地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星十一年六月壬辰火犯土星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爲大喪質星爲大臣誅戮晉灼曰鬼五星其中白者爲質其十二月楚王英與顏忠等造作妖謀反事覺英自殺忠等皆伏誅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十二月戊午月犯木星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昴主邊兵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侯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耿忠開陽城門侯秦彭太僕祭肜將兵擊匈奴一曰軒轅右角爲貴相昴爲獄事客星守之爲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弘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爲大將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三年孝明帝崩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石氏星經曰歲星守房良馬出廄古今注曰正月丁未月犯房房右驂爲貴臣歲星犯之爲見誅是後司徒邢穆坐與阜陵王延交通知逆謀自殺

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畢爲邊兵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肜坐不進下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微皆屬張張周地爲東都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爲兵喪其八月壬子孝明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

日稍滅。太白在昴，為邊兵。彗星出天市，為外軍。牽牛為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巂唐城，永昌太守王尋走奔楪榆；安夷長宋延為羌所殺，以武威太守傅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與子男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為侯。

二月九日古今注曰：甲申，金入斗魁。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散為三，滅。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長八九尺，稍入紫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忌。後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木火俱在參。三月戊寅，木火在東井。六年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歷文昌，餘氣正白，句曲西如文昌，久久乃滅，黃帝星經曰：[illegible]東井，有土功之事，一曰大水。郗萌曰：[illegible]參，后當之；熒惑守，大人當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閣道入紫宮，留四十日滅。閣道、紫宮，天子之宮也。客星犯入留久，為大喪。後四年，孝章皇帝崩。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古今注曰：大如拳，起參東南。有光，色黃白。古今注曰：癸亥，鎮在參。又流星大如桃，色赤，起太微東蕃。石氏曰：鎮守參，有土功事。二月，流星起天棓，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白。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丈。三月古今注曰：戊子，土在參。丙辰，流星起天津。古今注曰：星大如桃，起天津，東至斗，黃白頗有光。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東北行。古今注曰：色黃無光。參為邊兵，天棓為兵，太微天廷，天津為水，天將軍為兵，流星起之，皆為兵。其六月，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度遼將軍鄧鴻出朔方，並進兵臨私渠北鞮海，斬虜首萬餘級，獲生口牛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追單于至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古今注曰：十一月壬申，鎮星在東井。石氏曰：天下水，其大出，流殺人。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巫咸曰：辰守奎，多水火災，亦為旱。古今注曰：土在東井。奎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為兵喪。辛未，水金木在婁，亦為兵，又為匿謀。郗萌曰：辰守婁，有兵，兵罷，兵起。巫咸、石氏云：多火災。古今注曰：丙寅，水在奎，土在東井，金在婁，木火在昴。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宮東蕃，西北行五丈，稍滅。古今注曰：三月甲子，火在亢南端門第一星南。乙亥，金在東井。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至少微西滅，有塤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大星東北二尺所。古今注曰：丁丑，火在氐東南星東南。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雞子，起太微西，東南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西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柄間消。星紫宮占曰：有流星出紫宮，天子使也。色赤言兵，色白言喪，色黃言吉，色青言憂，色黑言水。出皆以所之野命東西南北。紫宮，天子宮。文昌、少微為貴臣。天津為水。北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少微、天津，文昌為天子使，出有兵誅也。竇憲為大將軍，憲弟篤、景等皆卿校尉，憲女弟壻郭舉為侍中射聲校尉，與衛尉鄧疊母元俱出入宮中，謀為不軌。至四年六月丙寅，發覺，和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勒兵屯南北宮，閉城門，捕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及疊、疊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獄誅。憲弟篤、景等皆自殺。金犯軒轅，女主失勢。竇氏被誅，太后失勢。

五年古今注曰：正月甲戌，月犯歲星。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巫咸曰：太白守井，五穀不成。黃帝經曰：五星及客星守井，皆為水。石氏曰：為旱。又曰：太白入東

[井，留一日以上，乃占大臣當之，期三月；若一年，遠五年。古今注曰：木在輿鬼]七月壬午，歲星犯軒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爲水。石氏曰：爲旱。]火犯房北第一星。東井秦地，爲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爲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爲大將將死。火犯房北第一星，爲將相。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東井。閏月己丑，流星大如桃，起參北，西至參肩南，稍有光。]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九月，行車騎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跡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徵、護烏桓校尉任尚、中郎將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徵、中郎將崇皆抵罪。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有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巫咸占曰：熒惑守參，多火災。海中占曰：爲旱。太白守參，國有反臣。郗萌曰：有攻戰伐國也。]戊寅，金火俱在東井。[郗萌曰：熒惑守井，百川皆滿，太白又從，舍蓋二十日，流國。又曰：雜糴貴，又將相死。]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春秋緯曰：五星有入軫者，皆爲兵大起。巫咸占曰：五星入軫者，司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皆爲兵發。司始入處之率，一日期十日，軍罷。石氏星經曰：辰星守軫，歲水。郗萌曰：鎮星出入留舍軫，大十日，不下必有大喪。春秋緯曰：太白入軫，兵大起。郗萌曰：太白守軫，必有死王。]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雒書曰：太白守心，後九年大饑。]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宮。金火在心，皆爲大喪。三星合軫，爲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爲外兵，有死將。三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樂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吳棽坐事徵下獄誅。[古今注曰：永元八年九月辛丑夜，有流星大如拳，起婁。]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羨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竇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九月，司徒劉方坐事免官自殺。隴西羌反，遣執金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節鄉侯趙世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色。[古今注曰：六月庚辰，月入畢中。]占曰：流星白爲有使客，大爲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遲亦遲；大如瓜爲近，小行稍有光爲遲也。又正王曰：邊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樓薄種王唐繒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

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輿鬼。十二月癸巳，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黃。軒轅爲後宮，星出之爲失勢。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卯，月犯軒轅，在太微中。二月十日丁酉，水入太微西門。十一月丁丑，有流星大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閣道，稍有光，色赤黃，須臾西北有雷聲。]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從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黃帝占曰：辰星犯昴，大臣誅，國有憂。郗萌曰：多蝗蟲。]十月辛亥，流星起鉤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黃白。氣生紫宮中，爲喪。客星從紫宮西行至昴，爲趙。輿鬼爲死喪。鉤陳爲皇后。流星出之，爲中使。後一年，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殤帝卽位，一年又崩，無嗣。鄧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卽位，是爲孝安皇帝，是其應也。清河，趙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

亥，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氐。巫咸曰：辰星守氐，多水災。海中占曰：天下大旱，所在不收。荊州星占曰：太白守氐，國君大哭。流星起斗，東北行至須女，須女，燕地；天市為外軍。水金會為兵誅。其年，遼東貊人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為爍，為大人憂。古今注曰：七月甲申，月在南斗中。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正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韓楊占曰：多火災。一曰：地震。檢其年十八郡地震，期年漢陽火。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心為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之，為反臣。雒書曰：熒惑守心逆，臣起。黃帝占曰：逆行守心，二十日，大臣亂。客星在東井，為大水。荊州經曰：客星干犯東井，則大臣誅。是時安帝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為車騎將軍，弟弘、悝、閶皆以校尉封侯，秉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將軍兄弟，誅常侍鄭衆、蔡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為遠國王。事覺，章自殺。東井、弧皆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鄧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四月乙亥，月入南斗魁中；八月己亥，熒惑出入太微端門。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河圖曰：亂臣在旁。己亥，太白入斗中。古今注曰：三月壬寅，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中。石氏經曰：太白守畢，國多淫刑也。十二月，彗星起天菀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太白晝見，為強臣。前志曰：太白晝見，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是時鄧氏方盛。月犯心後星，不利子，心為宋。五月丁酉，沛王牙薨。太白入斗中，為貴相凶。臣昭案：楊厚對曰：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以斯而言，太白入之，災在貴相。天菀為外軍，彗星出其南，為外兵。是後使羌氐討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任尚護羌校尉馬賢擊羌，皆降。

四年，古今注曰：二月丙寅，月犯軒轅大星。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尺，西南指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輿鬼，指上階，為三公。後太尉張敏免官。太白入輿鬼，為將凶。後中郎將任尚坐臧千萬，檻車徵，棄市。韓揚占曰：太白入輿鬼，亂臣在內。臣昭以占為明堂任尚所能感也。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春秋漢含孳曰：陽弱辰逆，太白經天。莊云：陽弱君柔不堪。鈎命決曰：天失仁，太白經天。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中。三年三月，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黃帝占曰：火近期十五日，遠期四十日。又曰：大臣當之，亂國易主。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執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昴。郗萌曰：客星入虛，大人當之。又曰：客星守危，強臣執國命，在后族。又且大風有敗。黃帝星經曰：客星入守若出危，大饑，民食貴。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石氏經曰：歲星入留輿鬼，五十日不下，民有大喪；百日不下，民半死。黃帝星經曰：守鬼十日，金鐵散諸侯。郗萌曰：五穀多傷，民以饑死者無數。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石氏占：太白入鬼，一曰病在民女主，一曰將戮死。己巳，辰星入輿鬼中。郗萌曰：以辠誅大臣。一曰后疾。一曰大人憂。五月己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中。戊戌，犯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黃帝經曰：大人當之，國易政。五年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輿鬼質

星丙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郗萌曰太白守輿鬼疾在女主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中。黃帝經曰熒惑犯守鬼國有大喪有女喪大將有死者一荊州星占曰熒惑犯鬼忠臣戮死不出一年中丁卯，鎮星在輿鬼中。黃帝經曰鎮入鬼中大臣誅海中石氏曰大人憂辛巳，太白犯左執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寧十年之中，太白一晝見經天，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五入輿鬼，鎮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輿鬼，歲星辰星再入輿鬼，凡五星入輿鬼中，皆為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質星為誅戮，斗為貴將，執法為近臣，客星在虛危為喪為哭泣。星占曰不一年遠期二年昴畢為邊兵，又為獄事。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騎將軍騭等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延光古今注曰元年四月丙午太白晝見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門。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石氏星占太白守昴兵從門闕入主人走郗萌曰不有亡國必有誅主又云入昴大赦五月癸丑，太白入畢。郗萌曰太白入畢馬驚人走又曰有中喪九月壬寅，鎮星犯左執法。四年，太白入輿鬼中。古今注曰四月甲辰入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為亂臣，太白犯昴畢，為近兵，一曰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白入輿鬼中，為大喪，太白出太微為中宮有兵，入斗口，為貴將相有誅者，客星見天市中，為貴喪。是時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黃門劉安與阿母王聖、聖子女永等並構譖太子保，並惡太子乳母男廚監邴吉。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為濟陰王，以北鄉侯懿代，殺男吉，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從南陽還，道寢疾，至葉崩。

閻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遣司徒劉熹等分詣郊廟告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尊閻氏為太后。北鄉侯懿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黃門孫程、王國、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為天子，是為孝順皇帝。皆姦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古今注曰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郃上書諫曰臣聞天不言懸象以示吉凶挺災變異以為譴誡昔齊桓公遭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聽用齊以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弒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歷天市梗河招搖搶槍十六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紘積水間稍微不見客星一占曰魯星歷天市者為穀貴使河三星備非常泰陵入星為凶喪紫宮北辰為至尊如占恐宮廬之內有兵喪之變千里之外有非嘗暴逆之憂嘗星不得過歷尊宿行度從疾應非一端恐復有如王阿母毋子賤妾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令有之宜當抑遠饒足以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天所重慎誡非阿妾所宜干豫天故挺變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成悔之靡及也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古今注曰丁巳月犯心七月丁酉犯昴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乙巳，熒惑入輿鬼，太白晝見，為強臣。熒惑為凶，輿鬼為死喪，質星為誅戮。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陰城公主堅得，鬭爭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產皆棄市。古今注曰其年九月戊寅有白氣廣三尺長十餘文從北落師門南至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五年閏月庚子太白晝見六年彗星出於斗牽牛滅

於盧危，盧危爲齊；牽牛吳越。故海賊發於會稽，山賊攙於濟南。五年夏，熒惑守氐，諸侯有斬者。是冬班始腰斬馬市。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爲兵，牽牛爲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千餘人燒句章，殺長吏，又殺鄞、鄮長，取官兵，拘殺吏民，攻東部都尉；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劫略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臣昭案：郎顗表云十七日己丑。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苑主馬牛，爲外軍。色白爲兵。是時敦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盤等兵二萬人入于寘界，虜掠，斬首三百餘級。烏桓校尉耿曄使烏桓親漢都尉戎末瘣等出塞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恨，鈔遼東、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戎、北狄爲寇害，以馬牛起兵，馬牛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臣昭案：郎顗傳陽嘉元年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二年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古今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十一月辛未，又晝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晝見。四月乙卯，太白熒惑入輿鬼。永和元年五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大星。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斗爲吳。黃帝經曰：不期年，國有亂，有憂。海中占：爲多火災。一曰旱。古今注曰：九月壬午，月入畢口中。明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蔡伯流等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八月古今注曰：己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閏月甲寅，辰星入輿鬼。己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十二月丁卯，月犯軒轅大星。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爲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爲兵喪。流星爲使，聲隆隆，怒之象也。辰星入輿鬼，爲大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逵、蘧政、陽定，內署令石光，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騰、賁與商謀反，矯詔命收騰、賁。賁自解說，順帝寤，解騰、賁縛。逵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爲羌所沒殺，是其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晝見。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斗爲貴相，爲揚州。熒惑犯入之，爲兵喪。其六年，大將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又專權於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墓星。郗萌占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下亂，易政，以五色占之吉凶。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河圖曰：彗星出貫奎，庫兵悉出，禍在彊侯外夷，胡應逆首誅也。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古今注曰：五月庚寅，太白晝見。十一月甲午，太白晝見。營室者，天子常宮；墳墓主死；彗星起而

在營室墳墓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
崩昴為邊兵又為趙羌周馬父子後遂為寇又劉文
封清河相謝暠欲立王蒜為天子暠不聽殺暠王閔
門距文官兵捕誅文蒜以惡人所封廢為尉氏侯又
徙為犍陽都鄉侯薨國絕歷東井輿鬼為秦皆羌所
攻鈔炎及三台為三公是時太尉杜喬及故太尉李
固為梁冀所陷入坐文書死及至注張為周滅於軒
轅中為後宮其後懿獻后以憂死梁氏被誅是其應
也
漢安古今注曰元年二月壬午歲星在太微中八月癸丑月犯南斗入魁中二年正月
己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
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七月甲申太白晝見辰
星犯輿鬼為大喪熒惑犯鎮星為大人忌明年八月
孝順帝崩孝沖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晝見韓揚古曰天下有喪一日有白
衣之會明年正月又崩
孝質本初元年古今注曰三月丁丑月入南斗三月癸丑熒惑入輿
鬼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皆為大喪五月庚戌太白
犯熒惑為逆謀閏月一日孝質帝為梁冀所鴆崩

後漢書卷二十一

後漢書卷二十一考證

天文志中攻蕪唐城○臣召南按文當作嶲唐城嶲
唐永昌郡屬縣也
二月九日甲寅流星過紫宮○臣良裘按書日例惟
甲子此兼言九日訛也上書八月庚寅慧星出天
市此不應更紀二月事且上書元年正月丁巳則
二月九日安得為甲寅乎下云十二月戊寅慧星
出考章帝紀在建初二年此二月九日乃二年九
月之訛也
水在輿鬼中注辰星犯昴○臣承祚按正文在輿鬼
而注為犯昴必誤臣召南按犯昴當作犯鬼

後漢書卷二十一考證

後漢書卷二十二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幷注

天文志第十二

天文下　桓三十八　靈二十　獻九　隕石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二年，二月辛卯，熒惑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鎭星犯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犯輿鬼爲死喪，質星爲戮臣。入太微爲亂臣。鎭星犯輿鬼爲喪，彗星見天市中爲貴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梁冀益驕亂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爲南頓侯，後四歲，梁皇后崩，梁冀被誅，猛立爲皇后，恩寵甚盛。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鎭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鎭星爲貴臣妃后，逆行爲匿謀。辰星入太微爲大水。一曰後宮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大水。熒惑留入太微中，又爲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月己酉，晝有流星長二尺所，色黃白。癸巳，熒惑犯歲星爲姦臣謀，大將戮。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爲水，爲兵，爲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爲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爲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二年，四月，懿獻皇后以憂死。大將軍梁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議郎邴尊，又欲殺鄧后母宣，事覺，桓帝收冀及妻壽襄城君印綬，皆自殺，誅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爲彗。熒惑犯輿鬼質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坐蠻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億以上，入府取銅虎符，肅背敵走，不救城郭，又監黎陽謁者燕喬坐贓，重泉令彭良殺無辜，皆棄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謙坐贓，下獄死。客星在營室，至心作彗，爲大喪。後四年，鄧后以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辰星犯歲星爲兵。熒惑犯質星有戮臣。歲星犯軒轅爲女主憂。太白犯房北星爲後宮。其八年二月，太僕南鄉侯左勝以罪賜死，勝弟中常侍上蔡侯愔、北鄉侯黨皆自殺。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還于祠宮死。宗親侍中泚陽侯鄧康、河南尹鄧萬、越騎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鄉侯鄧會、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昆陽侯鄧統、淯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繫暴室。萬、會死，康等免官。又荆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爲賊所拘略，桂陽太守任胤背敵走，皆棄市。熒惑犯輿鬼質星之應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輿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九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留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輿鬼質星有戮臣熒惑入太微爲賊臣太白犯心前星爲兵喪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將相有誅者歲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爲人主太白熒惑入輿鬼皆爲死喪又犯質星爲戮臣熒惑留太微中百一日占爲人主太白晝見經天爲兵憂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皆坐殺無辜荆州刺史李隗爲賊所拘尚書郎孟璫坐受金漏言皆棄市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黄門令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熒惑留守太微之應也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大臣伏誅其八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史朱瑀覺之矯制殺蕃武等家屬徙日南比景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守爲兵亂斗爲吳其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昭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炤垣墻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六年司徒劉郃爲中常侍曹節所譖下獄死白氣衝北斗爲大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攻盜賊苴康斬首數千級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流星爲貴使軒轅爲內宮北斗魁主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元年黄巾賊起上遣中郎將皇甫嵩朱儁等征之斬首十餘萬級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張爲周地彗星犯之爲兵亂後四年京都大發兵擊黄巾賊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微爲亂臣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郭勝孫璋等並爲姦亂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宮車晏駕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爲喪虛齊地明年瑯邪王據薨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占曰國皇星爲內亂外內有兵喪其後黄巾賊張角燒州郡朝廷遣將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

六年宮車晏駕大將軍何進令司隸校尉袁紹私募兵千餘人陰將雒陽城外竊呼幷州牧董卓使將兵至京都共誅中官對戰南北宮闕下死者數千人燔燒宮室遷都西京及司徒王允與將軍呂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旋兵攻長安公卿百官吏民戰死者且萬人天下之亂皆自內發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爲兵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誅滅中官大將軍部曲將吳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死者數千人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後星占曰爲大喪後三年而靈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宮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爲貴人喪明年四月宮車晏駕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枉矢流發其宮射所謂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盡誅中官於省中殺進俱兩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爲諸黃門所殺己巳車騎將軍何苗爲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主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公征討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間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紹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紹軍爲曹公所破七年夏紹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星埽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荊州分也時荊州牧劉表據荊州時益州從事周羣以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將伐荊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周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益州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張魯別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別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餘日占曰歲星入太微人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占曰除舊布新之象也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僖公十

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爲從高反下之象或以爲庶人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後漢書卷二十二

後漢書卷二十二考證

天文志下後六年司徒劉羣爲中常侍曹節所譖○何焯校本羣改郃

宋建別據枹罕○何焯校本宋改宗

後漢書卷二十二考證

後漢書卷二十三

梁　剡令　劉昭　補幷注

五行志第十三

五行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眚　屋自壞　訛言　旱　謠　狼食人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耽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蜀亡魏徵不至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為不宿禽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漢書音義曰遊田馳騁不反宮室飲食不享鄭玄曰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略也注五行辭鄭玄曰皆出注大傳也漢書音義曰無獻事之禮出入不節鄭玄曰角為天門房有三道出入之象也奪民農時鄭玄曰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飭計耦耕事是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為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及有姦謀鄭玄曰亢為朝廷房心為明堂謀事出政之象則木不曲直鄭玄曰君行此五者為逆天東宮之政東宮於地為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折槁是為木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沴沴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譴于天矣洪範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以揉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鄭玄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洪範曰貌曰恭厥咎狂鄭玄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方儲對策曰君失制度下不恭承臣恣淫慢厥罰恒雨鄭玄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也管子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雨霖不止淮南子曰金不收則多淫雨厥極惡孔安國曰醜陋時則有服妖鄭玄曰服貌之飾也時則有龜孽鄭玄曰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屬木時則有雞禍鄭玄曰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微也至孽則牙孽也至乎禍則著矣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鄭玄曰痾病也貌氣失之病也漢書音義曰若梁孝王之時牛足反出背上也此下欲伐上之禍時則有青眚青祥鄭玄曰青木色也眚生於此祥自外來也惟金沴木鄭玄曰沴殄也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痾眚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為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為之占也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隅中至日昳為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大傳又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玄曰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管子曰明王有四禁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伐大本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斂夏無過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爵賞祿傷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草天冬雷草木夏落而秋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多螣蟇蟲也大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廉也馳車充國者追察之馬也羣羽朱飾者斬生之斧也五采纂組者蕃功之室也與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能去此取彼則王道備也續漢書曰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轗軻孽害也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為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農楊音案劍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死唯音為關內侯以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荊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

亂明帝以荆同母弟大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廣陵荆
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皇后甚幸於上故人人莫不
畏憲憲於是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
憲乃賤顧之後上幸公主田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
之上以后故但譴勅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竇太后
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
憲兄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
歸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遂
誅滅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十七年雒陽暴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害禾稼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方儲對策曰雨不時節妄賞賜也
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淫雨傷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是時羌反
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案本傳陳忠奏以為王侯二千石為女使伯榮獨拜車下柄在臣妾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荆豫兖冀部淫雨傷稼
六年冀州淫雨傷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
秉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邴尊
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
吏民密與近臣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略其年八月
冀卒伏罪誅滅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
謀變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朱瑀等共與中
常侍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
死者數百人案武死無兄弟有兄子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
誣曰勃海王悝謀反其十月誅悝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羣臣大
行尚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共謀
欲誅廢中官下文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
京都死者數千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
擁髯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
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
齲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
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梁冀別傳曰冀婦女又有不聊生髻折要步者
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
軍梁冀家所為京都歙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
梁冀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誡
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踧眉啼泣吏卒掣頓
折其要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
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

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內慍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爲司隸校尉以次誅鉏京都正清（臣昭案本傳寅誅左悺貶具瑗雖尅折姦首羣閹相蒙京都未爲正淸）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爲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爲粧具下士盡然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以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人）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羣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應劭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孽臣內孽又贈亡人顯號加於頑凶印綬汙於腐屍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其爲戎今假號雲集不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風俗通曰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櫑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魁櫑挽歌斯之效乎）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爲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裾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爲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袁山松曰禪位於魏）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

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冠距鳴將。是歲后父禁爲平陽侯，女立爲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致天下大亂。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爲臣，徵爲事，蓋爲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以爲太學前疑所居，（本傳楷書無前疑之言也。）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沴木，木動也。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強陵主。』此皆小人顯位亂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爲大將軍，同母弟苗爲車騎將軍，兄弟並貴盛，皆統兵在京都。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爲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殺，兵戰宮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

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閒。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殺太師董卓，夷三族。（袁山松曰：李傕等攻破長安城，害允等。）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李傕、郭汜闘長安中，傕追劫天子，移置傕塢，盡燒宮殿城門官府民舍，放兵寇鈔公卿以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傕、汜追上到曹陽，虜掠乘輿輜重，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邠等數十人。

五行傳曰：好攻戰，（鄭玄注曰：參伐爲武府，攻戰之象。）輕百姓，（鄭玄注曰：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飾城郭，（鄭玄注曰：昴畢閒爲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孔塗道衞，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侵邊境，（鄭玄注曰：畢主邊兵。）則金不從革。（鄭玄注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爲金。金性從刑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冶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爲不從革。其他變異皆屬沴也。洪範曰：從革作辛。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也。漢書音義曰：言人君言不見從，則金鑠亦不從人意。）謂金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言不從，是謂不乂。（鄭玄曰：乂，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厥咎僭，（鄭玄曰：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厥罰恆暘，（鄭玄曰：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暘也。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從。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僭，陽從之。推徵其跡，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傷。淮南子曰：殺不辜，則國赤地。）厥極憂。（鄭玄曰：殺氣失，故於人爲憂。）時則有詩妖，（鄭玄曰：詩之言志也。）時則有介蟲之孽，（鄭玄曰：蝝蟲螟，螟之類，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時則有犬禍，（鄭玄曰：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時則有口舌之痾，（鄭玄曰：言氣失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

金介蟲劉歆傳以爲毛蟲又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幷冀州民人流移時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爲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主事此不從而僭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東海魯國東平山陽濟陰陳留民訛言相驚有賊捕至京師民皆入城也

世祖建武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雒陽大旱帝至南郊求雨即日雨五年夏旱

京房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陰衆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春秋考異郵曰國大旱冤獄結旱者陽氣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亂感天則旱徵見又云陰厭陽移君淫民惡陰精不舒陽偏不施又云陽偏民怨徵也在所以感之者上奢則求多求多則下竭下竭則潰君不仁管子曰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則夏旱方儲對策曰百姓苦士卒煩碎賣犯税失中暴飾外營經歷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熟推其祥接合於天圖之事情旱災可除夫旱者過日天王無意於百姓恩德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以無澤於是時天下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二十月一年六月明帝永平元年五月八年冬十一年八月十五年八月十八年三月並旱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僭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夏雒陽旱四年夏元和元年春並旱案楊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人吏民怨曠上疏云久旱孔叢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侍御史孔豐乃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淺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教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御損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郎典東觀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冤囚和帝幸雒陽寺錄囚徒理冤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降古今注曰永元二年郡國十四旱十五年丹陽郡國二十二並旱或傷稼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分遣議郎請雨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去旱得水無救爲災

永初六年夏旱古今注曰三年郡國八旱四年五年夏並旱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

二年夏旱三年夏旱時西羌寇亂軍屯相繼連十餘年

六年夏旱古今注曰建光元年郡國四旱延光元年郡國五並旱傷稼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以爲奢僭所致也臣昭案本紀元年二月京師旱郎顗傳人君恩澤不施於民祿去公室臣下專權所致也又周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災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

沖帝永嘉元年夏旱時沖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及兄梁冀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不朽年幼未可知如後不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幼欲久自專遂立質帝八歲此不用德古今注曰本初元年二月京師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並受封寵踰節

延熹元年六月旱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不救必蝗蟲害穀其救也賞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稟不足案陳蕃上疏宮女多聚不御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也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僭作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縱肆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九年夏四月旱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案順帝即位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爲己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爲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悅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日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案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爲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往徒一死何用百乘其後驗竟爲靈帝作此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貴任羣閹參委機政左右前後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言寄一徒也且又第則處蹤身無嗣魁然單獨非一而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犢後徵正膺斯數繼以班班尤得以類焉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應劭釋此句云徵靈帝者輪班雖節入河閒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一本作妖女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舂黃粱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

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絶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鐃。」風俗通作譊。案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海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囂、太常許詠、尚書柳分、袁山松書曰：「柳分，權豪之黨，為范滂所奏者。」尋穆、史佟、佟後亦為司隸。應劭曰：「史佟，左官諂進者也。」司隸唐珍等，代作脣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汝潁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是博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頃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强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鐃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諧！」案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臣昭案：郡國志饒陽本屬涿，後屬安平。靈帝既是河間王曾孫，諸言自是有徵，無侯明河間之縣為驗。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己，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為合諧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英雄記曰：「京師謠歌咸言『河臘叢進』，獻帝臘日生也。風俗通曰：『烏臘烏臘。』案逆臣董卓，滔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之，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若烏臘蟲相隨橫取之矣。」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絶，董逃；心摧傷，董逃。」楊孚卓傳曰：「卓改為董安。」案「董」謂董卓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為己發，大禁絶之，死者千數。靈帝之末，禮樂崩壞，賞刑失中，毀譽無驗，競飾偽服，以濫典制，遠近翕然，咸名後生放聲者為時人，有識者竊言：舊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時人，此天促其期也。其間無幾，天下大壞也。」

獻帝踐阼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獻帝初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以避世。」公孫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縊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堅城觀時，坐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無破亂，及劉表為牧，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干寶搜神記曰：「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百餘日，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史。」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

人。時李固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陛下覺寤，比求隱滯，故狼災息。京房占書曰：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暴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狼災為虐，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悼，思惟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懇惻，淫刑放濫，害加孕婦，毒流未生，感和致災。其詳思改救，追復所失。有不遵憲，舉正以聞。

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嚙人。袁山松書曰：光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嚙衞士。蔡邕封事曰：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

後漢書卷二十三

後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五行志一拜故司徒韓寅爲司隸校尉○寅當作演

冲帝永嘉元年○嘉當作憙

言自中興以來○何焯校本興改平

後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二十四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幷注

五行志第十四

五行二

災火 草妖 羽蟲孽 羊禍

五行傳曰：棄法律，鄭玄注尚書大傳曰東井主法令也逐功臣，鄭玄曰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家主商食七星主衣裳張爲食廚翼主天倡經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爲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殺太子，鄭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以妾爲妻，鄭玄曰軒轅爲后妃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位女御在前妾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爲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爲害是爲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沴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生陰故應人行以災不祥在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殊心也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鄭玄曰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洪範曰視曰明厥咎舒，識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並不能憂民急氣爲之舒緩草不搖鄭玄曰君臣不瞭則舒緩失厥罰常燠，鄭玄曰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常燠厥極疾。鄭玄曰長氣失故於人爲疾時則有草妖，鄭玄曰草視之物可見者莫衆於草時則有蠃蟲之孽，鄭玄曰蠃蝡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時則有羊禍，鄭玄曰羊畜之遠視者也屬視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蠃蟲，劉歆傳以爲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盛火數起，燔宮室。」儒說火以明爲德而主禮。時寵與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徵，遂反叛攻浮，卒誅滅。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十二月雒陽市火二十四年正月戊子雷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己亥桂陽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燒壽安殿延及右掖門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燒北宮朱爵西闕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竇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僞道事，遂廢，遷于桐宮，以憂死，立鄧貴人爲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宮車晏駕，殤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五人二年河南郡縣又失火燒五百八十四人

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失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不篤，羣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王子，是爲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厭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其後涼州叛羌爲害太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崩，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是時羌叛，大爲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則火

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上以讒言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後二年，宮車晏駕，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古今注曰：三年五月戊辰，守宮失火，燒宮藏財物盡。四年，河南郡縣失火，燒人六畜。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郡國火，燒廬舍，殺人也。太尉李固以爲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又上欲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臣昭案：楊厚傳是災。先是爵號阿母宋娥爲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冀當繼商爵，以商生在，復更封冀爲襄邑侯，追號后母爲開封君，皆過差非禮。古今注曰：六年十二月，雒陽酒市失火，燒肆，殺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爲火所燒。東觀書曰：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古今注曰：火或從室屋間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止。十二月，雒陽失火。後四年，宮車比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先是梁太后兄冀挾姦枉，以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庫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號貴人，爲后。上以后母宣爲長安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死。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闥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閤及黃門北寺火，殺人。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八九州郡並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爲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爲已然，異爲方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譟。袁山松書曰：是時宦豎專朝，鉤黨事起，上尋無嗣。陳蕃、竇武爲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陳蕃諫曰：楚女悲而西宮災，不御宮女，怨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南宮中門。延及北闕，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自上起，榱題數百，同時並然，若就縣華鐙。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興門、尚書、符節、蘭臺。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傳曰：

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慝，變亂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命將出衆，雖頗有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尚未破壞，役起負海，杼柚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不克己復禮，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騶騎電激，官非其人，政以賄成，內嬖鴻都，並受封爵。京都爲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天戒若曰：放賢賞淫，何以舊典爲？故焚其臺門祕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續以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絕，京都爲丘墟矣。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監，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古，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營，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以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蓂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臣昭曰：高堂隆之言，災其得天心乎！雖異本志，所明不同，靈帝之時有焉，故載其言，廣災異也。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見殺。臣昭案劉焉傳：興平元年，天火燒其城府輜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也。

庶徵之恒燠，漢書以冬溫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溫，而記不錄云。越絕范蠡曰：春燠而不生者，王者德不完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令也；秋暑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夏雪降，冬不冰也。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蔕，時以爲嘉瓜。或以爲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閻皇后初立，後閻后與外親耿寶等共譖太子，廢爲濟陰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犢立之，草妖也。古今注曰：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蘄民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爲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爲五枝，皆青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柏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臣昭以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之占，雖以證驗，貌類胡人，猶未辨了。董卓之亂，實擁胡兵，傕、汜之時，充斥尤甚，遂窺閒宮嬪，辱虐百姓，鮮卑之徒，蹊籍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在上。臣昭曰：槐是三公之象，貴之也。靈帝授位，不以德進，貪愚是升，清賢斯黜，槐之倒植，豈以斯乎。

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冤句、離狐縣界，風俗通曰：西及城，皇陽武城郭路邊。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弩，萬萬備具，非但彷彿，類良熟然也。近草妖也。是歲黃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爲將軍，領兵。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漢遂微弱，自此始焉。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衛之郊，東郡太守橋瑁負衆怙亂，陵蔑同盟，忿疾同類，以殞厥命，陳留、濟陰迎助謂爲離德，棄好即戎，吏民殲之，草妖之興，豈不或信？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臣昭曰：桑重生椹，誠是木異，必在濟民，安知非瑞乎？時蒼生死敗，周秦殲盡，餓鬼不可勝言，食此重椹，大拯危命，雖連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爲怪，則建武野穀，旅生麻菽，尤盛，復是草妖邪？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又集新豐，時以爲鳳皇。或以爲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爲濟陰王，不悊之異也。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爲羽孽似鳳，翱翔殿屋，不察也。臣昭曰：已論之於敞傳。記者以爲其後章帝崩，以爲驗。案宣帝、明帝時，五色鳥羣翔殿屋，賈逵以爲胡降徵也。帝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爲妖。一曰鷫鷞，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旱役之感也。二曰發明，鳥喙，大頸，大翼，大脛，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知，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脛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鷫鷞，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己氏。時以爲鳳皇。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時也。臣昭案：魏朗對策，桓帝時雉入太常、宗正府。朗說見本傳注。

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時以爲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也。衆鳥之性，見非常班駮，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梟者，暴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鬬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冗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盪滌虔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郡八縣鼠食稼。張璠紀曰：初平元年三月，獻帝初入未央宮，翟雉飛入未央宮，獲之。獻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集魏郡，衆鳥數千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禿鶖集鄴宮文昌殿後也。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說文曰：肋，脅骨也。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後漢書卷二十四

後漢書卷二十五

梁　剡令　劉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五

五行三（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鄭玄注曰虛危為宗廟）廢祭祀（鄭玄曰牽牛主祭祀之牲）逆天時（鄭玄曰月在星紀周以為正月在玄枵殷以為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讖運卜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也）則水不潤下（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為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用灌漑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為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謂水失其性而為災也（太公六韜曰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也）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鄭玄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洪範曰聽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當馬融曰上聽則下進其謀）厥咎急（鄭玄曰君臣不謀則急矣易傳曰誅罰絕理不云下也顯事有知不云謀也）厥罰恒寒（鄭玄曰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厥極貧（鄭玄曰藏氣失故於人為貧）時則有鼓妖（鄭玄曰鼓聽之應也）時則有魚孽（鄭玄曰魚蟲之生水而遊於水者也）時則有豕禍（鄭玄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聽）時則有耳痾（鄭玄曰聽氣失之病）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以為介蟲之孽謂蝗屬也（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四年東郡以北傷水七年六月戊辰雒水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弘農都尉治折為水所漂殺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雎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常有水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杜林之傳列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閏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為倉辛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職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長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先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誅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輕因衰贏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為傭賃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錄之意懷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望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業也而猥相毀墜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為蠱賊有小大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子興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即位徵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為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為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決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大守王尊亡身勅以任立不動尒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政弭災豈況朝廷中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後乘輿出宣列引在前行遲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疾行御者墮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步則佩玉動靜應天昔孝文時邊方有獻千里馬者還而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帝為法上納其言遂徙行按善遷為河堤謁者以病免卒於家）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水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虐嘗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竇氏誅滅（東觀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怨。一曰，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竇太后崩後，乃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爲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廣州先賢傳曰：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布衣養奮，字叔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爲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哀衆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稅不爲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臣昭案：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大水。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濟、渭、雒、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虣出，突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等伏誅。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沒民人。謝沈書曰：死者以千數。讖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妬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涌水爲災。

二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澍雨，歲乃豐稔。則水不爲災也。

三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

四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云三郡。

五年，大水。臣昭案：本紀，郡國八。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水變占曰：水化爲血者，好任殘賊，殺戮不辜，延及親戚，水當爲血。是時，鄧太后猶專政。古今注曰：元初二年，潁川襄城流水化爲血。京房占曰：水化爲血，兵且起，以日辰占與其色。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涉蘇，茲何以處。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信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皇太子。臣昭案：左雄傳，順帝永建四年，司、冀二州大水，傷禾稼。楊厚傳，永和元年夏，雒陽暴水，殺千餘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是時，帝幼，梁太后專政。春秋漢含孳曰：九瀆阿黨，擿排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方儲對策曰：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溢，地動土涌。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尉李固、杜喬。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臣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千萬戶。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有里數，懷容水澤，浸溉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之禍，不能容也。率執法者利刑罰，不用常法。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爲見異，衆災並湊，蝗蟲滋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經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略平，皆冀所致。敦煌實錄：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巴曰：水逆，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臣昭案：本紀，又南陽大水。是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爲漢嗣，即尊位，是爲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是時，桓

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袁山松書曰淸于龍槃五月山水
大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袁山松書曰是河東水暴出也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
則是七郡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
袁山松書曰曹操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洧水溢
十八年六月大水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上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還殿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袁山松書曰明年禪位于魏也
庶徵之恒寒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
餘袁山松書曰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讖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
其寒必暴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袁山松書曰時帝流遷失政養奮對
策曰當溫而寒刑罰慘也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春秋考異郵曰
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為言合也以妾為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
同輿參驅房祉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譚陰精凝而見成易讖曰凡雹者過由人君惡聞其過
抑賢不揚內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並當雨不雨故反雹下也是時和帝用酷吏
周紆為司隸校尉刑誅深刻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
雨雹傷稼十二年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杯壞敗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雨雹傷稼永平三年
八月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郡國十八或雨雹蝗易緯曰夏雹者治道煩苛繇役急促教令數變無有

常法不救為兵強臣逆誅蝗蟲傷穀救之舉賢良爵有功務寬大無誅罰則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雞子三年雨雹
大如鴈子傷稼劉向以為雹陰脅陽也是時鄧太后
以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杅杯及雞子
殺六畜古今注曰樂安雹大如杅殺人京房占曰夏雨雹天下兵大作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傷稼是
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臣昭案尹敏傳是歲河西大雨雹如斗安帝見孔季
彥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也
三年雨雹大如雞子古今注曰順帝永建三年郡國十二雨雹六年郡國十二雨雹
傷秋稼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雞子是時
桓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侈驕恣
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
四年五月河東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常侍黃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袁山松書曰雹殺人前後雨雹
此最為大時天下潰亂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時皇
子數不遂皆隱之民間是歲宮車晏駕殤帝生百餘
日立以為君帝兄有疾封為平原王卒皆夭無嗣古今
注曰光武建武十年遼東冬雷草木實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雷有石隕地四臣昭案天

文志末已載石隕未解此篇所以重記石與雷隕俱者九月雷未爲異桓帝亦有此隕後不兼載於是爲常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潁陰石從天墜大如鐵鑕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擾又曰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蟄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恤幼孤振不足議獄刑貰謫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嶲雷

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

三年十月辛亥，汝南、樂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后既崩，阿母王聖及皇后兄閻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不親萬機，從容寬仁任臣下。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太后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大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呴，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干寶曰論語摘輔像曰山土崩川閉塞漂淪移山鼓哭閉衡夷庶桀合兵王作時天下尚亂豪傑並爭曹操事二袁於河北孫吳創基於江外劉表阻亂衆於襄陽南招零桂北據漢川又以黃祖爲爪牙而祖與孫氏爲深讎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袁譚於南皮十一年走袁尚於遼東十三年吳禽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略荊州逐劉備於當陽十四年吳破曹操於赤壁是三雄者卒共三分天下成帝王之業是所謂庶桀合兵王作者也十六年劉備入蜀與吳再爭荊州於時戰爭四分五裂之地荊州爲劇故山鳴之異作其域也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並薨。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臣昭謂此占符靈帝之世巨魚之出於是爲徵寧獨二王之妖也

和帝永元四年，蝗。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蟲爲災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二年三月京師郡國十九蝗二十三年京師郡國十八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二十九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弘農蝗三十年六月郡國十二大蝗三十一年郡國大蝗中元元年三月郡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十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承書曰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彌行兗豫謝沈書鍾離意譏起北宮表云未數年豫章遭蝗穀不收民饑死縣數千百人

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都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讖曰主失禮煩苛則旱之魚螺變爲蝗蟲

五年夏，九州蝗。京房占曰天生萬物百穀以給民用天地之性人爲貴今蝗蟲四起此爲國多邪人朝無忠臣蟲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兵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命諸侯試明經此消災也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古今注曰郡國四十八蝗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

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憲苟貪權作虐。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

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過也。蔡邕對策曰：佞邪以不正，食祿饗所致。謝沈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于以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對曰：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禮西園以爲府。蔡邕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斂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承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

後漢書卷二十五

後漢書卷二十六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幷注

五行志第十六

五行四 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風拔樹 螟 牛疫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惟金水木火沴土華孽劉歆傳爲蠃蟲之孽謂螟屬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反爲寇害至南郡發荆州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爲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爲所沒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坼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將以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

五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大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鞬叛遣使發邊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說奄官無陽施猶婦人也是時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倫二人始並用權

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塞殺略吏民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訖建光中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於是陰類並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郡國四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三年二月郡國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國九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地坼裂涌水敗壞城郭民室屋壓人冬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讒云破壞鄧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豐等皆得擅權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

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

三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是時以讒免太尉楊震

廢太子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時安帝既崩閻太后攝政兄弟閻顯等並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子未至中黃門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漢陽屋壞殺人地坼涌水出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宋娥爲山陽君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是時宋娥構姦誣罔五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郭室屋多壞壓殺人閏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餘騎入金城塞爲涼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部郡六地震從去年九月以來至四月凡百八十日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冲爲叛胡所殺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時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爲順帝作陵制度奢廣多壞吏民冢尚書欒巴諫事太后怒癸卯詔書收巴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是太后乃出巴免爲庶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專事至延熹二年乃誅滅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時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誅除梁冀聽之並使用事專權又鄧皇后本小人性行無恆苟有顏色立以爲后後卒坐執左道廢以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四月丙辰地震靈帝時宦者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動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處更築城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會稽南方大名山

也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勝强也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以爲崩猶地也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

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漢軍追討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填谿殺百餘人明年冬巫蠻夷反遣使募荆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西羌大寇涼州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恆山崩是時鄧太后專政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各六十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其後三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羣起劫略吏民

二年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巂山崩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閻太后攝政其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閻后兄弟明年閻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時李固對策以爲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以附郊城者是上帝示象以誡陛下也是時宋娥及中常侍各用權分爭後中常侍張逵蘧政與大將軍梁商爭權爲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壞寺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盜賊羣起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冀秉政桓帝欲自由內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是時上寵恣中常侍單超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

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永壽亭上黨泫（工玄反）氏地各裂是時朝臣患中常侍王甫等專恣冬桓帝崩明年竇氏等欲誅常侍黃門不果更爲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政以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故立之是爲安帝不立皇太子勝以爲安帝賢必當德鄧氏也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爲瞽霧也是後西羌亦大亂涼州十有餘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

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九十六枚。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

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親讒，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東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道鹵簿車或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

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錄者。

章帝七八年間，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紀不錄也。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爲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內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爲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征西域，置都護戊己校尉。固等適還，而西域叛，殺都護陳睦、戊己校尉關寵。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爲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以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厥咎霿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非時興故也。

後漢書卷二十六

梁　剡令　劉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七

五行五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痾　人化　死復生　疫　投蜺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尚書大傳皇作王。鄭玄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經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為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和，則是不能立其事也。古文尚書：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辰，在地為人君。厥咎眊，尚書大傳作瞀。鄭玄曰：瞀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傳曰：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目少精曰眊。厥罰恒陰，鄭玄曰：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陰氣失，故常陰。厥極弱。鄭玄曰：天為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為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此之謂弱。或云儒不敬也。時則有射妖，鄭玄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時則有龍蛇之孽，鄭玄曰：龍，蟲之生於淵，行於無形，游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鄭玄曰：夏侯勝說伐宜為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僭張無度，則是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耆其毒，增以為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鄭玄曰：亂謂薄食鬬並見，逆謂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太公六韜曰：人主好武事兵革，則日月薄食，太白失行。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云：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以自敗為文。

恒陰中興以來無錄者。臣昭案：本傳陽嘉二年郎顗上書云：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久陰不雨，亂氣也。得賢不用，猶久陰不雨也。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考問，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妖也。風俗通曰：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繫數，頗厭患之。陽與錢千，龍意不備，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東闕，三發，吏士呵縛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謁者、衛尉、司隸、河南尹、雒陽令悉會發所。時為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夫禮設闕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兵禮法也。故車過者下，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慢事醜，大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候伺。曰：丞相邴吉以為道路死傷，既往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逐；而住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而責畜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據史爾乃悅服，漢書嘉其達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際吉防患，太豫況於己。形昭斷者，載明公既處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職，尤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飾之萌者？孔子攝魯司寇，非常鄭也，折衝隘之，壇消纖介之齊優，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閭，外收強齊侵地，內衛三相之威，區區小國，尚於趣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公栝然，謂非己詩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當為人制法，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意大悟，遣令史謝申以鈐下規應，據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報惡惡止其鈐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

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應劭曰：龍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應也，此其象也。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言黃龍見諸。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為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以為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言黃龍二見濮陽。

桓帝于寶搜神記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誅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揚兵京師也。

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袁山松書曰：長可百餘丈。襄楷以為夫龍者為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代之徵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臣昭曰：夫屈申躍見，變化無方，非顯死之體，橫強之畜，易況大聖，實類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將崩之表乎？妖等占殊，其閔斯衆，苟欲附會以同天鳳，則帝莽三主，年踰五十，此為迂闊，將恐非徵矣。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傅堅以郡欲上言，內白事以爲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民以天熱，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閒，聞郡欲以爲美，故言。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爲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是時靈帝委任宦者，王室微弱。楊賜諫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者也。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奐上疏陳蕃竇武未被明宥，妖告之來，皆爲此也。敦煌實錄曰：蛇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禍也。是時桓帝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姦此馬以生子。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黃巾初起，爲所殘殺，而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

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齧殺人。是時公卿大臣及左右，數有被誅者。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臣昭曰：案此二食夫妻不同，在河南北，每見死異，斯豈怪妖，復有徵乎？河者經天亘地之水也，河內河之陽也，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夫之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呑食會陽，將非君道昏弱，無尊居剛之德，遂爲陰細之人所能消毀乎？河南河之陰，河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正內之人。時宋皇后將立，而靈帝一聽閹宦，無所厝心，夫以宮房之愛惡，亦不全中懷抱，宋后殘廢，王甫挾姦陰中，列侯寶應厥位。天戒若曰：徒隨閹豎之意，夫敗其妻乎。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時爲郎。風俗通曰：劭故往視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汙處，鼠豬流漉，壁有他剝數寸，曲折耳。劭又通之曰：季夏土黃，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於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祕兵，扞難禦侮，必示於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行將，天下搖動也。天之以類告人，甚於影響也。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餧，牽而勝之。物理論曰：黃巾被服純黃，不將尺兵，肩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是日天大黃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以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時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風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爲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劭曰：尚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隱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龍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間乘釁，廢帝殺后，百官總己，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奪矯，如白衣無宜闌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乎哀

山松曰案張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妖斯乃曹氏滅漢之徵也案所述與志或有不同年月舛異故俱載焉臣昭注曰檢觀前通各有未直尋梁卽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非漢天之稱以內臣孫夫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復云伯夏教我為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之家尤見其證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以為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讙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

臣昭曰魏人入宮既奪漢之徵至後宮而讙呼終亦禍廢母后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化為黿黿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于天乃備光盛俯等黿黿有愧潛躍首從戴釵卑弱未盡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傍纘推求斯異女為曉著矣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以其家杉木槥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已十四日有行聞其冢中有聲便語其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

干寶搜神記曰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盜發冢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遽便出走會為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娥事狀娥對曰聞謬為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為相勞問渧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為我得一伴不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為問之卽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女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斂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邪是吾外妹幸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為伴輒令黑過勑娥比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歎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為蔡仲雖發冢為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卽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卽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曰此方相腦也博物記曰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漢末發范明友奴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婿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居民間無止住處遂不知所在

七年越嶲有男化為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瘠也何休曰民疾疫也邪亂之氣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楊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案傳鍾離意為督郵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頻歲也古今注曰二十六年郡國七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

張衡明年上封事臣竊見京師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燋心以為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徼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偽遣大臣並禱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

不獨猶為諱請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間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開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為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賦役大宮室多臺遊則民多病瘟也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魏陳思王常說疫氣云家家有強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案邕集對曰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者也變不空生占不空言邕對又曰意者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變象若群臣有所毀譽聖意低迴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勸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當謁祖廟輒有變異不得謁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角等內使皇后二兄為大將統兵其年宮車晏駕皇后攝政二兄秉權譴讓帝母永樂后令自殺陰呼并州牧董卓欲共誅中官中官逆殺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者塞道皇太后母子遂為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下之敗兵先興於宮省外延海內二三十歲其殃禍起自何氏袁山松書曰是年七月虹晝見御坐玉堂後殿前庭中色青赤也

後漢書卷二十七

後漢書卷二十八

梁剡令劉昭補幷注

五行志第十八

五行六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光武帝古今注曰建武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即更始三年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危八度杜預曰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蝕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蝕蝕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自蝕為文闕於所不見春秋潛潭巴云甲子蝕有兵敵強臣昭案春秋緯六旬之蝕各以甲子為說此偏舉一陽未為通證故於事驗不盡相符今依日例注以廣其候耳京房占曰北夷侵忠臣有謀後大水在東方日蝕說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虧為陰所乘故蝕蝕者陽不克也其候雜說漢書五行志著之必矣春秋緯曰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蝕儒說諸侯專權則其應多在日所宿之國春秋漢含孳曰臣子謀日乃蝕孝經鉤命決曰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枉矢射山崩日蝕管子曰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蝕則失德之國惡之月蝕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蝕則修德月蝕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諸象附從則多為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則咎害除孝經鉤命決曰日蝕修孝山崩理感是時世祖初興天下賊亂未除虛危齊也賊張步擁兵據齊上遣伏隆諭步許降旋復叛稱王至五年中乃破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卯蝕雷不行雪殺草不長姦人入宮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祖在雒陽赤眉降賊樊崇謀作亂其七月發覺皆伏誅古今注曰四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丙寅蝕久旱多有徵京房曰有小旱災史官不見郡以聞本紀都尉詔以聞在尾八度宋浮上疏以鄴縣數代羣陽騷動所致見浮傳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亥日蝕天人崩鄭興曰頃年日蝕每多在晦行疾也君亢急臣下促迫在畢五度畢為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冬盧芳所置朔方雲中太守各舉郡降古今注曰九年七月丁酉十一年六月癸丑十二月辛亥並日有蝕之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丑日蝕主疑王在昴七度昴為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實世祖怒殺十餘人然後深悔之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未蝕天下多邪氣鬱鬱蒼蒼京房曰君賁衆庶暴害之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恟以穀為言故示象或曰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皇后詔曰不可以奉供養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為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輿鬼為宗廟十九年中有司奏請立近帝四廟以祭之有詔廟處所未定且就高廟祫祭之至此三年遂不立廟有簡墮心奉祖宗之道有闕故示象也

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申蝕地動搖侵兵彊一日主兵弱諸侯彊在畢十五度畢為邊兵其冬十月以武谿蠻夷為寇害伏波將軍馬援將兵擊之古今注曰二十六年二月戊子日有蝕之盡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巳蝕下有敗兵在東壁五度東壁為文章一名娵訾之口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眞僞雜受刑罰者子孫宜可分別於是上怒詔補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早為

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世祖於是改悔遣使悉理侵枉也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酉蝕連陰不解淫雨毀山有兵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年示象至此十年後二年宮車晏駕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度斗爲廟主爵祿儒說十一月甲子時王日也又爲星紀主爵祿其占重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申蝕水滅陽潰陰欲翔在氐二度氐爲宿宮是時明帝作北宮古今注曰四年八月丙寅時加未日有蝕之五年二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師候者不覺河南尹郡國三十一上六年六月庚辰晦日有蝕之時雒陽候者不見

八年十月古今注曰十二月壬寅晦日有蝕之既潛潭巴曰壬寅蝕天下苦兵大臣驕橫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於天文屬吳後二年廣陵王荊坐謀反自殺

十三年十月古今注曰閏八月甲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甲辰蝕四騎脅大水在尾十七度京房占曰主后書命絕後有大水

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午蝕久旱穀不傷在柳十五度儒說五月戊午猶十一月甲子也又宿在京都其占重後二歲宮車晏駕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一度是時明帝既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勝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辰蝕彗星東至有寇兵在東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毀者又別本云庚辰蝕大旱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未蝕大水在翼六度翼主遠客冬東平王蒼等來朝明年正月蒼薨古今注曰元和元年九月己未日有蝕之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佗官以聞日在氐四度星占曰天下災期三年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午蝕久雨旬望史官不見涿郡以聞日在奎八度京房占曰三公與諸侯相賊弱其君王天應而日蝕三公失國後旱且水臣昭以爲三公宰輔之位即竇憲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戌蝕有土殃主后死天下諒陰京房占曰婚家欲戮在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曰行近軒轅在左角爲太后族是月十九日案本紀庚申幸北宮詔捕憲等庚申是二十三日上免太后兄弟竇憲等官遣就國選嚴能相於國迫自殺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亥蝕子爲雄在觜觿爲葆旅主收斂儒說葆旅宮中之象收斂貪妬之象是歲鄧貴人始入明年三月陰皇后立鄧貴人有寵陰后妬忌之後遂坐廢一曰是將入參參伐爲斬刈明年七月越騎校尉馮柱捕斬匈奴溫禺犢王烏居戰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翼八度荊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爲寇

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二十二度東井主酒食之宿也婦人之職無非無儀酒食是議去年冬鄧皇后立有丈夫之性與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傷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在胃二度胃主廩倉是時鄧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爲虛古今注曰三年三月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虛八度正月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鄧太后攝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虛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於是陰預乘陽故夷狄並為寇害西邊諸郡皆至虛空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丙申蝕諸侯相攻京房占曰君臣暴虐臣下横恣上下相賊後有地動在東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子蝕宮室內淫雌必成雄京房占曰妻欲害夫九族夷滅後有大水在尾十度尾為後宮繼嗣之宮也是時上甚幸閻貴人將立故示不善將為繼嗣禍也明年四月遂立為后後遂與江京耿寶等共讒太子廢之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在心四度心為王者明久失位也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蝕之在婁五度史官不見遼東以聞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亥蝕東國發兵京房占曰諸侯上侵以自益近臣盜竊以為積天子未知日為之蝕在奎九度史官不見七郡以聞奎主武庫兵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火燒兵器也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見張掖以聞潛潭巴曰丙申蝕夷狄內攘石氏占曰王者失禮宗廟不親其歲旱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幾盡地如昏狀古今注曰星晝見春秋緯曰日蝕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在須女十一度女主惡之後二歲三月鄧太后崩李氏家書司空李郃上書曰陛下祇畏天威懼天變克己責躬博訪羣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招致咎徵去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莫過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日蝕之變既為尤深地動之戒搖宮最醜日者陽精君之象也戊者土主任在中宮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道安靜法當由陽今乃專恣搖動宮闈禍在蕭牆之內臣恐宮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上造為逆也災變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為較明著猶指掌宜察宮闈之內如有所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以答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蝕之周家所忌乃為亡徵是時妃后用事七子朔令戊午之災近相似類宜貶退諸后兄弟羣從內外之寵求賢良徵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澤及山海時度遼將軍遵多與師重賦出塞妄攻之事上深納其言建光二年鄧后崩上收考中人趙任等辭言地震日蝕在中宮竟有廢立之謀郃乃自知其言驗也

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酉蝕仁義不明賢人消京房占曰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征其王在張十五度史官不見酒泉以聞石氏占曰日蝕張王者失禮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京房占曰骨肉相賊後有水在氐十五度氐為宿宮宮中宮也時上聽中常侍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廢皇太子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二度隴西酒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案馬融集是時融為許令其四月庚申自縣上書曰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隱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蕃氣于參臣前得敎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兆宮端門以為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幷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幷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誡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象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粧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疾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興設張侯甸采衞司民之吏案繩

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嘗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孤弱，以獲生死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宜威，驕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押，難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孤疑無斷，長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禦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眾，云無若人，臣以為誣矣。宜特選詳審，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甲戌蝕，草木不滋，王命不行。京房占曰：近臣欲戮，身及戮辱，後小旱。在翼九度。

陽嘉四年，閏月丁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亥蝕，匿謀滿玉堂。京房占曰：君臣無別。在角五度，史官不見，零陵以聞。案張衡為太史令，表奏云：今年三月朔方覺日蝕，此郡懼有兵患，臣愚以為可勑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固閉，無令穀畜外露。不詳是何年三月。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須女十一度。史官不見，會稽以聞。明年，中常侍張逵等謀譖皇后父梁商欲作亂，推考逵等，伏誅也。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日蝕己丑，天下唱之。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輿鬼，輿鬼為宗廟。其秋西羌為寇，至三輔陵園。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在尾十一度。尾主後宮，繼嗣之宮也。以為繼嗣不興之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是時梁太后攝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卯蝕，有旱有兵。京房占曰：諸侯欲戮，後有裸蟲之殃。在東井二十三度。例在永元十五年。東井主法。梁太后又聽兄冀枉殺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蝕之，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陵以聞。京房占曰：庚辰蝕，君易賢以剛，卒以自傷，後有水。翼主倡樂。時上好樂過。阮籍樂論曰：桓帝聞琴，悽愴傷心，倚扆而悲，慷慨長息曰：善乎哉！為琴若此，一而足矣。

永興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在角五度。角，鄭宿也。十一月，泰山盜賊羣起，劫殺長吏。泰山於天文屬鄭。

永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蝕之，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例在永元四年。後二歲，梁皇后崩，冀兄弟被誅。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梁冀別傳曰：常侍徐璜白言：臣切見道術家常言，漢死在戌亥。今太歲在丙戌，五月甲戌日蝕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分周地，今京師是也。史官上占，去重見輕。璜召太史陳援詰問，乃以實對。冀怨援不為隱諱，使人陰求其短，發擿上聞。上以亡失候儀不肅，有司奏收，殺獄中。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蝕之，在營室十三度。營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鄧皇后坐酗，上送暴室，令自殺，家屬被誅。呂太后崩時亦然。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卯蝕，臣伐其主。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谷永以為三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子蝕，妃后專恣，女謀主。在輿鬼一度。儒說壬子淳水日，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盜賊。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未蝕，王者崩。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右扶風以聞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梁相以聞

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酉蝕女謀主谷永上書飲酒無節君臣不別姦邪欲起傳曰酒無節茲謂荒厥異日蝕厥咎亡靈帝好為商估飲於宮人之肆也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蝕之在虛二度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蔡邕上書曰四年正月朔日體微傷羣臣服赤幘赴宮門之中無救乃各罷歸天有大異闕而不宣求御過是已事之甚者

六年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谷永上書賦斂滋重不顧黎民百姓虛竭則日蝕將有潰叛之變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月丙子晦日有蝕之在箕四度箕為後宮口舌是月上聽讒廢宋皇后案本傳盧植上書丙子蝕自巳過午既蝕之後雲霧掩曖陳八事以諫蔡邕對問曰詔問踐阼以來災眚屢見頻歲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共御其救之也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寅蝕將相誅大水多死傷在角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辰蝕河決海久霧連陰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蝕之其月淡辰宮車晏駕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在營室四度潛潭巴曰甲寅蝕雷電擊殺骨肉相攻是時李傕郭汜專政袁宏紀曰未蝕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過度無有變也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候焉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曰立何候不明疑惑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機焉能無失而欲歸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弗從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

興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蝕之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午蝕後火燒官兵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未蝕仁義不明在尾十二度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己亥蝕小人用事君子繫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凡漢中興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蝕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在畢八度古今注曰時日加卯西面東面有抱須臾成暈中有兩鉤在南北面有白虹貫暈在西北南面有背在景加已皆解也畢為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皇德傳史曰白虹貫下破軍晉分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元年正月壬申白虹貫日五年七月甲寅夜白虹出乙丑地西北曲入七年四月丙寅日加卯西面有抱須臾成暈有白虹貫日殤帝延平元年六月丁未日暈上有半暈暈中外有備背兩珥十二月丙寅日暈再重中有背備順帝永建二年正月戊午白虹貫日三年正月丁酉日有白虹貫交暈中六年正月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珥中永和六年正月乙卯暈兩珥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案郎顗傳陽嘉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又唐檀傳永建五年白虹貫日檀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春秋元命苞曰陰陽之氣聚為雲氣立為虹蜺離為倍僪分為抱珥考異郵曰臣謀反偏刺日巫咸占日臣不如則日月僪如淳曰螮蝀謂之虹離謂之蜺向外曰倍刺日曰僪在傍如半環向日曰抱在傍直對日曰珥孟康曰僪如僪也宋均曰黃氣抱日輔臣納忠

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京房占曰國有佞讒朝有殘臣則日不光闇冥不明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其占曰事天不謹則日月赤是時日出入去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數矣春秋感精符曰日無光主

勢奪羣臣以讒衛色赤如炭以急見伐又兵馬發禮斗威儀曰日月赤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於無罪不事天地忽於鬼神時則大雨土風常起日蝕無光地動雷降其時不救兵從外來為賊戮而不葬京房占曰日無故日夕無光天下變枯社覆移主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其表春秋感精符曰日朝珥則有喪孽又云日已出若其入而雲皆赤黃名曰日空不出三年必有移民而去者也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春秋感精符曰日黑則水淫溢

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月乃銷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貫日春秋感精符曰虹貫日天下悉極文法大擾百官殘賊酷法橫殺下多相告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吏皆慘毒又曰國多死孽天子命絕大臣為禍主將見殺星占曰虹蜺主內淫土精填星之變易讖曰聽明蔽塞政在臣下婚戚干朝君不覺悟虹蜺貫日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貫日袁山松書曰三年十月丁卯日有重兩倍吳書載韓馥與袁術書曰凶出必代虧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八年三月庚子夜月暈五重紫微青黃似虹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解中元元年十一月甲辰日中星齒往往出入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袁山松書曰與平二年十二月月在太微端門中重暈二珥兩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

贊曰皇極惟建五事克端罰咎入沴逆亂浸干火下水勝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炎以觀

後漢書卷二十八

後漢書卷二十八考證

五行志六月二日三〇臣承祚按此文總結日食之數月二日當連讀言蝕不於晦朔而於月之二日者有三合之朔三十二晦三十七為七十二也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不言晦朔是二日之一也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及元初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是二日之三也

後漢書卷二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二十九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并注

郡國志第十九

郡國一

司隸　河南　河內　河東　弘農　京兆　馮翊　扶風

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臣昭案：志猶有遺闕，今衆書所載，不可悉記。其春秋土地通儒所據而未備者，皆先列焉。以爲郡國志。本志唯郡縣名爲大書，其山川地名悉爲細注，今進爲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無今有者，後所置也。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帝王世紀曰：自天地設闢，未有經界之制，三皇尚矣。諸子稱神農之王天下也，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及黃帝受命，始作舟車，以濟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爲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名天黿，於辰在子，謂之困敦，於律爲大呂，斗建在丑，今齊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一名娵訾，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於律爲太蔟，斗建在寅，今衞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謂之閹茂，於律爲夾鍾，斗建在卯，今魯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謂之作噩，於律爲姑洗，斗建在辰，今趙分野。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涒灘，於律爲中呂，斗建在巳，今晉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謂之叶洽，於律爲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謂之敦牂，一名大律，於律爲林鍾，斗建在未，今周分野。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於律爲夷則，斗建在申，今楚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謂之執徐，於律爲南呂，斗建在酉，今韓分野。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謂之單閼，於律爲無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七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謂之攝提格，於律爲應鍾，斗建在亥，今燕分野。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故四方方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合一百八十二星。東方蒼龍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玄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雀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爲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陽道左行，故太歲右轉。凡中外官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合二千五百星，微星之數凡萬一千五百二十星，萬物所受，咸系命焉。此黃帝創制之大略也。而佗說稱日月所繫三十五萬里。考諸子所載，神農之地，過日月之表，近爲虛誕。及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其制無聞焉。洎顓頊之所建，帝嚳受定，則孔子稱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阯，西路流沙，東極嶓木，日月所照，莫不底焉，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至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是以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三十萬六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于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亦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財用。儉則有餘，奢則不足。以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乃復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民離毒政，將亦如之。殷因於夏，六百餘載，其間損益，書策不存，無以考之。又遭紂亂，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湯時千三百矣。民衆之損耗亦如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周之極盛也。其後七十餘歲，天下無事，民彌以息。及昭王南征不反，穆王失荒，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載，至齊桓公二年，周莊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內，非天王九嬪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凡千百八十四萬七千人，除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其後諸侯相并，當春秋時，尚有千二百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至于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時，殘民詐力之兵，動以萬計，故晉有匹馬之禍，宋有易子之急，晉陽之圍，縣釜而炊，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有燕、衞、秦、楚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纂亂南面稱王，衞雖得存，不絕若綫。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存五百餘萬，推民口數，尚當千餘萬。及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殺傷，三分居二，猶以餘力行參夷之刑，收大半之賦，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十餘年間，百姓死沒，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餘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至漢祖定天下，民之死

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五損其二。自孝惠至文景，與民休息，六十餘歲，民衆大增，是以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武帝承其貲畜，軍征三十餘歲，地廣萬里，天下之衆亦減半矣。及霍光秉政，乃務省役，至于孝平，六世相承，雖時征行，不足大害，民戶又息。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十五人，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于孝和，民戶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間，兵饑之苦，民人復損。至于孝桓，頗增於前。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墾田亦多。單師屢征，及靈帝遭黃巾，獻帝即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完，遂有寇戎，雄雖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皇帝剋平天下，文帝受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九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夫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祿復除之民，凶年饑疾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自禹至今二千餘載，六代擾僉備於登焉。臣昭案：謚記云春秋時有千二百國，未知所出。班固云：周之始，爵五而土三，蓋千八百國，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

河南尹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陽，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應劭漢官曰：尹，正也。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肇自建武，訖于陽嘉，注其清濁進退，所謂不隱過，不虛譽，甚得述事之實，後人是瞻，足以勸懼。雖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不避王公，無以過此，尤著明也。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戶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萬八百二十七。

雒陽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雒陽。魏氏春秋曰：有委粟山在陰鄉，魏時營為圜丘。皇覽曰：縣東北山萇弘冢，縣北芒山道西呂不韋冢。周時號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周道始成，王之所都也。帝王世紀曰：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晉元康地道記曰：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為地三百頃一十二畝有三十六步。城東北隅周威烈王冢。有狄泉，在

城中。左傳僖二十九年盟于狄泉，杜預曰：城內太倉西南池水。或曰本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案此水晉時在東宮西北。帝王世紀曰：狄泉本殿之墓地，在成周東北，今城中有殿王冢是也。又太倉中大冢，周景王也。有唐聚。左傳昭二十三年，尹辛敗劉師于唐。有上程聚。古程國。史記曰：重黎之後，伯休甫之國也。關中更有程地。帝王世紀曰：文王居程，徙都豐，故此加為上程。有士鄉聚。馮異斬武勃地。有褚氏聚。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宿褚氏，杜預曰：縣南有褚氏亭。有榮錡澗。左傳周景王崩于榮錡氏，杜預曰：鞏縣西。有前亭。杜預曰：縣西南有泉亭，即泉城也。有圍鄉。左傳昭二十二年單氏伐東圍，杜預曰：縣東南有圍鄉，又西南有戎城，伊雒之戎。有大解城。左傳昭二十三年晉師次于解，杜預曰：縣西南有大解、小解。河南帝王世紀曰：城西有郟鄏陌，太康敗于有雒之表，今河之南本傳有員饋山。周公時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鄭玄詩譜曰：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旣成，謂之王城。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郭方一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陝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左傳定八年單子伐穀城，杜預曰：在縣西。東城門名鼎門，帝王世紀曰：東南門，九鼎所從入。又曰：武王定鼎雒陽西南維水九鼎中觀是也。北城門名乾祭，左傳昭二十四年，士伯立於乾祭。皇覽曰：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周靈王冢，民祠之不絕。又有甘城，杜預曰：縣西南有甘泉。有蒯鄉。左傳昭二十三年尹辛攻蒯晉。地道記曰：在縣西南，有蒯亭。梁故國，伯爵。後有陽人聚。史記曰：秦滅東周，不絕其祀，以陽人地。有霍陽山。左傳哀四年楚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有注城。史記曰：魏文侯四十二年敗秦于注。博物記曰：梁伯好土功，今梁多有城。滎陽有鴻溝水。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即官渡水也。有廣武城。西征記曰：有三皇山，或謂三室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閒隔深澗，漢祖與項籍語處。有虢亭，虢叔國。有隴城。左傳文二年盟于垂隴。有薄亭。有敖亭。周宣王狩于敖。左傳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秦立為敖倉。有費澤。左傳宣十二年楚潘黨逐魏錡及榮，杜預曰：縣東榮澤也。卷左傳成十年晉鄭盟修澤，杜預曰：縣東有修武亭。有長城，經陽武到密。史記蘇秦說襄王曰：大王之地，西有長城之界。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雍。史記無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雍者也。杜預曰：卯是衡雍，又今縣所治城。有扈城亭。左傳莊二十三年盟于扈，杜預曰：在縣西北。原武陽武有武疆城。史記曰：曹參攻武疆。秦始皇東遊至陽武

博浪沙中爲盜所驚 中牟 左傳宣元年諸侯救鄭遇于北林杜預曰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 有圃田澤 左傳曰原圃爾雅十藪鄭有圃田 有清口水 左傳閔二年遇于清杜預曰縣有清陽亭 有管城 杜預曰管國也在京縣東北漢書音義曰故管叔邑 有曲遇聚 前書曹參破楊熊 有蔡亭 開封 左傳哀十四年逢澤有介麇杜預曰在縣東北遠疑非徐廣曰逢池也 苑陵 有棐林 左傳宣元年諸侯會于棐林杜預曰縣東有林鄉徐齊民北征記曰縣東南有大隧鬮鄭莊公所闕又大城東隧濮水水東濮水注于洧城西隧洧水 有制澤 左傳宣十年諸侯遷於制田杜預曰縣東有制城 有瑣侯亭 左傳襄十一年諸侯之師次于瑣杜預曰縣西有瑣侯亭 平陰 穀城 瀍水出 博物記曰出潛亭山 有函谷關 西征記曰函谷左右絕岸十丈中容車而已 緱氏 左傳曰呂相絕秦伯殄滅我費滑杜預曰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案本紀縣有百坂山干寶搜神記曰縣有延壽亭 有鄔聚 左傳王取鄔劉杜預曰鄔在縣西南 有轘轅關 瓚曰險道名在縣東南 鞏 鞏伯國左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杜預曰縣西南有湯亭帝王世紀曰湯亭偃師又曰夏太康五弟須于雒汭在縣東北三十里 有尋谷水 左傳昭二十三年王師晉師圍纍中史記曰張儀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縣有尋口 有東訾聚今名訾城 左傳昭二十三年單子取訾杜預曰在縣西南晉地道記曰在縣之東 有坎埳聚 左氏周襄王出國人欿之坎埳杜預曰在縣東地道記在南 有黃亭 有湟水 左傳昭二十三年王子猛居于湟杜預曰有黃亭在縣西北 有明谿泉 左傳昭二十三年賈辛軍于谿泉 成皋 史記曰成皋北門名玉門左傳破燕師于北制杜預曰北制一名虎牢亦即此縣也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生搏虎而獻天子天子命為柙而畜之東虢是曰虎牢左傳曰鄭子皮勞晉韓宣子于索氏杜預曰縣東有大索城尚書禹貢至于大伾張揖云成皋縣山又有旋門坂縣西南十里見東京賦 有旃然水 左傳襄十八年楚伐鄭次旃然 有瓶丘聚 有漫水 有汜水 左傳曰周襄王處鄭地汜 京 鄭共叔所居左傳云謂之京城大叔應劭曰有京亭楚漢戰京索北征記又有索水 密 春秋時曰新城傳曰新密僖六年諸侯圍新城杜預曰一名密縣 有大騩山 山海經曰大騩之山其陰多鐵多美堊有草焉狀如蓍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蒗服者不夭 有梅山 左傳曰襄十八年楚伐鄭右迴梅山在縣西北 有陘山 史記魏襄王六年伐楚敗之陘山秦破魏華陽地亦在縣杜預遺令曰山上有冢或曰子產邪東北向新鄭城不忘本也 新城 左傳曰文十七年周敗戎于邥垂杜預曰縣北有垂亭史記秦遷西周公於憚狐徐廣曰與陽人聚相近在雒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間 有高都城 史記蘇代說韓相國以高都與周者 有廣成聚 有廣成苑 有鄤聚 古鄤氏今名蠻中 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鄤子杜預曰縣東南有蠻城又祭遵獲張滿也 偃師 帝王世紀曰帝嚳所都殷盤庚復南亳是為西亳皇覽曰北有亳縣祠又曰有湯亭有湯祠 有尸鄉 帝王世紀曰尸鄉在縣西二十里 春秋時曰尸氏 左傳昭二十六年劉人敗子朝之師于尸氏前書田橫自殺處 新鄭 詩鄭國祝融墟 皇甫謐曰古有熊國黃帝之所都 平

河內郡 高帝置雒陽北百二十里 十八城戶十五萬九千七百十口八十萬一千五百五十八

懷 有隰城 左傳曰王取鄭隰城杜預曰在縣西南傳又曰郤至與周爭鄇田杜預曰縣西南有鄇人亭 河陽 左傳曰王與鄭盟杜預曰縣南孟津 有湛城 軹 左傳曰王以蘇忿生田向與鄭杜預曰縣西北地名向上 有原鄉 左傳曰王與鄭原杜預曰沁水西北有原城 有溴梁 左傳曰襄十六年諸侯會溴梁 波 有絺城 左傳曰王與鄭絺杜預曰在野王縣西南 沁水 山海經曰沁水出井陘東 野王 有太行山 山海經曰其上有金玉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橐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驒善食其說曰杜太行之道韋昭曰在縣北 有射犬聚 世祖破青犢也 有邘城 史記曰紂以文王九侯鄂侯為三公徐廣曰鄂一作邘武王子封在縣西北 溫 蘇子所都 濟水出 王莽時大旱遂枯絕 皇覽曰縣郭東濟水南有虢公冢 州 平皋 有邢丘 故邢國 周公子所封 臣瓚曰丘名也非國在襄國西 有李城 史記曰邯鄲李同却秦兵趙封其父李侯徐廣曰即此城 山陽邑 有雍城 杜預曰古雍國在縣西 有蔡城 蔡叔邑此猶鄭管城之類乎 武德 獲嘉侯國 脩武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 左傳僖四年晉文公圍南陽史記曰白起攻韓南陽太行道絕之山海經曰太行之山清水出焉郭璞曰修武縣北黑山亦出清水 陽樊 攢茅田 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杜預曰縣西北有攢城左傳曰定元年魏獻子田大陸杜預曰西北吳澤也 有小脩武聚 春秋曰寧史記曰高祖得韓信軍小脩武晉灼曰在城東 有隤城 左傳隱十一年以隤與鄭 共 本國 淇水出 前志注曰水出北山博物記曰有奧水流入淇水有綠竹草 有汎亭

凡伯邑汲晉地道記曰有銅關朝歌有鹿腹山紂所都居帝王世紀曰紂世
糟丘酒池肉林在城西前書注曰鹿臺在城中南有牧野去縣十七里北有鄘國
南有寧鄉史記無忌說魏安釐王曰通韓上黨於共寧徐廣曰有寧鄉左傳曰襄二十三年救
晉次雍榆杜預曰縣東有雍城是也蕩陰有羑里城韋昭曰羑音酉文王所拘處
林慮故隆慮殤帝改有鐵徐廣曰桓水所出蘇秦合諸侯盟處班叔皮遊
居賦亦曰激余馬乎洹泉嗟西伯於羑城
河東郡秦置雒陽西北五百里博物記曰有山澤近鹽沃土之民不才漢興少有名人大衣冠三
世皆衰絕也二十城戶九萬三千五百四十三口五十七
萬八百三安邑帝王世紀曰縣西有鳴條陌湯伐桀戰昆吾亭左傳昆吾與桀同日
亡地道記咸山在南有鐵有鹽池前志曰池在縣西南魏都賦注曰在猗氏六十四里楊佺
期雒陽記曰河東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水氣紫色有別御鹽四面刻如印齒文章字妙不可述
楊有高梁亭左傳曰僖九年晉懷公死高梁杜預曰在縣西南地道記有梁城去縣五十里
叔虞邑也平陽侯國左傳曰成七年諸侯盟馬陵杜預曰衛地也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
說在魏郡元城有鐵堯都此晉地道記曰有堯城臨汾博物記曰有賈鄉賈伯邑
有董亭左傳曰晉蒐于董杜預曰縣有董亭汾陰博物記曰古之綸少康邑有
介山縣西北有孤谷亭郭璞爾雅注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為瀵
蒲坂有雷首山史記曰趙盾田首山息桑下有餓人示眯明縣南二十里有歷山舜所耕
處又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有沙兵亭左傳曰文十二
年秦晉戰河曲杜預曰在縣南湯伐桀孔安國曰河曲之南大陽有吳山上有
虞城杜預曰虞國也帝王世紀曰舜嬪于虞虞城是也亦謂吳城史記秦昭王伐魏取吳城即此城
也皇覽曰盜跖冢臨河博物記曰傳縣在縣北有下陽城虢邑左傳僖二年虞晉所滅縣東北
三十里有茅津左傳曰秦伐晉遂自茅津濟杜預曰在縣西南有茅亭即茅城有顛軨
坂左傳曰入自顛軨博物記曰在縣鹽池東吳城之北今之吳坂杜預曰在縣東北解左傳
曰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縣西北有郇城博物記曰有智邑有桑泉城左傳僖二
十四年晉文公入桑泉杜預曰在縣西二十里有臼城左傳曰晉文公入取臼衰者也杜預曰在
縣東南博物記曰臼季邑縣西北卑耳山縣西南齊桓公西伐所登有解城左傳僖十五年晉侯

賂秦伯及解梁城有瑕城左傳文十二年秦侵晉及瑕杜預曰猗氏縣東北有瑕城皮
氏有耿鄉尚書祖乙徙耿左傳閔元年晉滅耿杜預曰縣東南有耿鄉博物記曰有耿城有
鐵有冀亭左傳僖二年晉荀息曰冀為不道杜預曰國在縣東北史記蘇代說燕王曰下南陽
封冀聞喜邑博物記曰縣治涑之川史記曰伐韓到乾河郭璞曰縣東北有乾河口但有故
瀆處無復水左傳曰僖三十一年晉蒐清源杜預曰在縣北一本曲沃曲沃在縣東北數里與晉
相去六七百里見毛詩譜注有董池陂古董澤左傳曰改蒐于董董澤之蒲有
稷山亭縣西五十里左傳曰宣十五年晉侯治兵于稷有涑水左傳呂相絕秦曰伐我涑
川有洮水絳邑縣西有絳邑城杜預曰故絳也有翼城左傳隱五年曲沃伐
翼杜預曰在縣東八十里永安故彘史記曰周穆王封造父趙城徐廣曰在永安博物記
曰有呂鄉呂錫邑也陽嘉三年更名杜預曰縣東北有彘城有霍大山爾雅
曰西南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左傳曰閔元年晉滅霍杜預曰縣東北有霍大山史記曰原過受神
人書稱余霍大山山陽侯天使也又蜚廉於山得石棺仍葬也河北詩魏國有韓
亭猗氏地道記曰左傳文十三年詹嘉處瑕在縣東北垣有王屋山兗
水出史記曰魏武侯二年城王垣博物記曰山在東狀如垣有壺丘亭左傳襄元年晉
討宋五大夫寘諸瓠丘杜預曰縣東南有壺丘亭有邵亭博物記曰縣東九十里有郫邵之阨
賈季迎公子樂于陳趙孟殺諸郫邵襄陵晉地道記曰晉武公曲沃徙此北屈左傳
曰二屈杜預曰二當為北傳曰屈產之乘有駿馬有壺口山禹貢曰壺口治梁及岐有
采桑津左傳僖八年晉敗狄于采桑杜預曰縣西南有采桑津蒲子左傳曰晉文公
居蒲城杜預曰今蒲子縣濩澤侯國有析城山前志曰在縣西南端
氏史記曰趙韓魏分晉封晉端氏
弘農郡武帝置其二縣建武十五年屬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九城戶四萬六
千八百一十五口十九萬九千一百一十三弘農
故秦函谷關左傳曰虢公敗戎于桑田杜預曰在縣東北桑田亭燭水出前志出衡
山嶺下谷有枯縱山本傳赤眉立盆子於鄭北古今注曰在此山下有桃丘聚故
桃林左傳曰守桃林之塞博物記曰在湖縣休與之山有務鄉赤眉破李松處有曹
陽亭史記曰章邯殺周章于曹陽晉灼曰縣東十三里又獻帝東歸敗處曹公改曰好陽陝

史記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本虢仲國杜預曰虢都上陽在縣東有虢城有焦城故焦國史記曰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有陝陌博物記曰二伯所分黽池穀水出前志曰出穀陽谷有二崤新安澠水出博物記曰西漢水出新安入雒又有孝水見潘岳西征賦宜陽有金門山山竹為律管陸渾西有虢略地左傳僖十五年晉侯賂秦東盡虢略杜預曰從河曲南行而東盡故虢盧氏有熊耳山山海經曰其上多漆其下多棕浮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雒其中多美玉多人魚伊水清水出晉地道記伊東北入雒湖故屬京兆前志有鼎湖有閺鄉皇覽曰戾太子南出葬在閺鄉南秦又改曰湖秦華陰故屬京兆史記曰魏文侯三十六年秦侵陰晉前志曰高帝改曰華陰呂氏春秋九藪云秦之陽華高誘曰城在華陰西誘又曰桃林縣西長城是也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有太華山左傳晉賂秦南及華山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武王放馬牛於桃林塞孔安國曰在華山東晉地道記山在縣西南

京兆尹秦內史武帝改其四縣建武十五年屬雒陽西九百五十里決錄注曰京大也天子曰兆民十城戶五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口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七十四

長安高帝所都漢舊儀曰長安城方亦十三里經緯各長十五里十三城門九百七十三頃城中曾屬長安令辛氏三秦記曰長安地皆黑壤城中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蓋墨龍首山為城皇覽曰衛思后葬城東南桐松園今千人聚是鎬在上林苑中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秦始皇江神反璧曰為吾遺鎬池君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杜中有細柳聚前書周亞夫所屯處有蘭池史記曰秦始皇微行夜出逢盜蘭池三秦記曰始皇引渭水為長池東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為鯨魚二百丈有曲郵前書高帝征黥布張良送至曲郵有杜郵史記曰白起死處三秦記曰長安城西有九嵕山西有杜山杜預曰畢國在西北霸陵有枳道亭前書秦王子嬰降於軹道旁地道記曰霸水西有長門亭前書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立五帝壇杜陵杜預曰古唐杜氏也鄠在西南杜預曰在鄠縣東決錄注曰鎬在鄠水東鄠在鎬水西相去二十五里鄭史記殺商君鄭龜池鄭桓公封於此黃圖云下邽縣并鄭桓帝西遷復之新豐有驪山杜預曰古驪戎國韋昭曰戎來居此山故號驪戎三秦記曰始皇塚在山北有始皇祠不齋戒往即疾風暴雨人理欲上則杳冥失道縣西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案關中圖縣南有新豐原白鹿在霸陵東有鴻門亭前書高帝見項羽處孟康曰在縣東七十里書大道北下坂口名關中記云始皇陵北十餘里有謝聚及戲亭周幽王死處蘇林曰縣東南四十里有嚴城藍田出美玉三秦記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銅鐵石地道記有虎候山長陵故屬馮翊蔡邕作樊陵頌云前漢戶五萬口有十七萬王莽後十不存一永初元年羌戎作虐至光和領戶不盈四千園陵蕃衛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匱乏不堪其事商故屬弘農帝王世紀曰契所封也左傳哀四年將通於少習杜預曰少習縣東之武關上雒侯國有冢領山雒水出故屬弘農山海經曰雒水出讙舉之山案史記云雒水出熊耳山海經曰雒出王城南至相谷西東北流去虎牢城西四十里注河口謂之雒汭有菟和山左傳哀四年楚司馬軍于菟和有蒼野聚左傳曰昭四年楚左師軍蒼野杜預曰在縣南陽陵故屬馮翊

左馮翊秦屬內史武帝分改名雒陽西六百八十八里決錄注曰馮馮也翊翊也十三城戶三萬七千九十口十四萬五千一百九十五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

高陵池陽爾雅十藪周有焦穫郭璞曰縣瓠中是也地道記有巖嶭山在北有鬼谷生三所氏案史記鬼谷在潁川陽城實地記不同雲陽有荊山帝王世紀曰禹鑄鼎於荊山在馮翊懷德之南今其下荊渠也祋栩永元九年復頻陽萬年帝王世紀曰秦獻公都櫟陽是也蓮勺重泉臨晉本大荔有河水祠有芮鄉古芮國虞虞相讓者有王城史記曰秦厲恭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即此城也左傳晉陰飴甥會秦伯盟王城杜預曰後改為武鄉在縣東郃陽永平二年復夏陽有梁山詩云奕奕梁山在縣西北公羊傳曰河陽之山杜預曰古梁國史記曰本少梁爾雅曰梁山晉望也龍門山書曰導河積石歷龍門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曰在縣北博物記曰有韓原韓武子采邑衙左傳文二年晉敗秦于彭衙皇覽曰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南墳高大文粟邑永元九年復

右扶風秦屬內史武帝分改名決錄曰扶風化也十五城戶萬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萬三千九十一

槐里周曰犬丘又名廢丘

周懿王章邯所都高帝改。安陵皇覽曰縣西北畢陌秦武王冢平陵茂陵。鄠古扈國豐水出。左傳曰康有酆宮之朝杜預曰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有甘亭。帝王世紀曰在縣南夏啓伐扈大戰于甘又曰南山有王季冢郿有邰亭。史記曰封棄於邰徐廣曰今斄鄉又案王尋傳邰之斄亭爲冤鬼報戮故亭長者也秦是斄縣後肖帝王武功世紀曰秦出公徙平陽新論曰邰在漆縣其民有會日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災咎永平八年復。有太一山，本終南；垂山，本敦物。前志縣東由有斜谷。西征賦注曰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陳倉三秦記曰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汧爾雅曰十藪秦有楊紆郭璞曰在縣西有吳嶽山。郭璞曰別名吳山周禮所謂嶽山者本名汧，汧水出。有回城，名回中。來歙開道處渝麋侯國。雍左傳召穆公采邑史記有嶠冢有鐵。帝王世記曰秦德公徙都栒邑，有豳鄉。鄭玄詩譜曰豳者公劉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又有劉邑美陽，有岐山。左傳椒舉曰成王有岐山之蒐山海經曰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號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有周城。杜預曰城在縣西北帝王世紀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漆，有漆水。山海經曰羭次之山漆水出焉郭璞曰漆水出岐山詩云自土沮漆地道記曰水在縣西皇覽曰有衛鞅冢名衛鞅山有鐵。杜預曰豳國在東北帝王世紀曰有豳亭杜陽，永和二年復。詩譜曰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杜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縣邑侯國百六。漢官舊儀曰司隸治所故孝武廟魏志曰曹公分關中置漢興郡以游楚爲太守獻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省扶風都尉置漢安郡領雍渝麋杜陽陳倉汧五縣也

後漢書卷二十九

後漢書卷二十九考證

郡國志一以爲郡國志注本志唯郡縣名爲大書其山川地名悉爲細注今進爲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臣召南按舊注既進爲大字則每遇縣名自不應連書監本或斷或續殊欠分曉今悉間一字以别之

郡所始也注北方元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臣召南按蒼龍元武白虎朱雀各言星度之數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應於北方星度獨言四分度之一也四分度之一五字自是衍文

又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臣召南按前漢書地理志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然則合計有千五百八十七也本文四百應是五百之訛又前書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一此作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一前書口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作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梁故國伯翳後注有陽人聚史記曰秦滅東周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臣召南按秦本紀曰以陽人地賜周君此脫三字

楊有高梁亭注左傳曰僖九年晉懷公死高梁○臣召南按志引左傳紀年多訛晉文公入國而後殺懷公於高梁是僖公二十四年事

弘農郡注其二縣建武十五年屬○臣召南按郡國志改隸之縣各於縣名下云故屬某此與京兆尹獨於郡下言之蓋劉昭注有詳略也

弘農故秦函谷關注左傳曰虢公敗戎于桑田杜預曰在縣東北桑田亭○臣世駿按此注應有闕文與函谷關不相屬臣召南按此錯簡當在下陝有陝陌之下杜預左傳注云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蓋舊志陝有桑田亭而劉昭引此文爲注也故秦函谷關燭水出本應連書證以前志自明但前志云衙山領下谷爓水所出此注又訛爲衙山耳

湖有閿鄉注秦又改曰寧秦○臣召南按此注大字亦錯簡當在下華陰注高帝改曰華陰之上證以前志自明

杜陵○說文杜陵有䣕鄉附袁切志失載

藍田○說文藍田有𨛭鄉苦后切志失載

後漢書卷二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三十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幷注

郡國志第二十

郡國二

豫州潁川汝南梁國沛國陳國魯國

冀州魏郡鉅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閒清河趙國勃海

潁川郡秦置雒陽東南五百里十七城戶二十六萬三千四百四十口百四十三萬六千五百一十三

陽翟禹所都汲冢書禹都陽城古史考曰鄭厲公入櫟即此也晉地道記云去雒陽二百八十六里屬河南有鈞臺左傳曰夏啓有鈞臺之享杜預曰有鈞臺陂帝王世紀云在縣西有高氏亭左傳成十七年衛侵鄭至高氏杜預曰縣西南有雍氏城左傳襄十八年楚伐鄭侵雍梁杜預曰在縣東北史記齊湣王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襄有養陰里襄城左傳定四年盟皐鼬杜預曰縣東南有城皐亭有西不羹杜預曰有不羹城有氾城杜預曰在縣南周襄王所處有汾丘左傳襄十八年楚治兵於汾杜預曰縣東北有汾丘城有魚齒山左傳謂魚陵杜預曰魚齒山也在犨縣北昆陽有湛水左傳襄十六年楚公子格與晉戰於湛陂定陵有東不羹杜預曰縣西北有不羹亭地道記曰高陵山汝水所出舞陽邑郾臨潁潁陽潁陰左傳文九年楚伐鄭師於狼淵杜預曰縣西有狼陂獻帝遣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於魏是文帝繼王位南巡在潁陰有司乃爲壇於潁陰庚午登壇魏相國華歆跪受璽綬以進於王王既受畢降壇視燎成禮而反帝王世紀云魏文帝登禪于曲蠡之繁陽亭爲縣曰繁昌亦禹貢豫州之域今許之封內今潁川繁昌是也北征記曰城在許之南七十里東有臺高七丈方五十步臺南有壇高二丈方三十步即受禪之壇也案北征記云是外黃縣繁昌城非也有狐宗鄉或曰古狐人亭有岸亭史記魏哀王五年秦伐魏走犀首岸門徐廣曰岸亭許左傳莊二十八年楚伐鄭鄭奔桐丘杜預曰縣東北有桐丘城獻帝徙都改許昌新汲左傳文元年衛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杜預曰縣東北有匡城成十七年伐齊至曲洧杜預曰縣治曲洧城臨洧水鄢陵春秋時曰鄢鄭叔段所保故曰克段於鄢又成十六年晉敗楚於鄢陵李奇曰六國時曰安陵長社有長葛城左傳隱五年宋伐鄭圍長葛縣本名長葛地道記曰社中樹暴長漢改名有向鄉左傳襄十一年諸侯師于向杜預曰在縣東北有蜀城有蜀津史記曰魏惠王元年韓趙合軍伐魏蜀澤陽城帝王世紀曰陽城有啓母冢有嵩高山山海經謂爲太室之山禹貢有外方山鄭玄毛詩譜云外方之山即嵩也孟子曰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注云嵩高之北洧水潁水出晉地道記曰潁水出陽乾山有鐵有負黍聚史記曰周敬王十九年鄭伐負黍馮敬通賦遇許由於負黍山也父城有應鄉杜預曰應國在西南史記曰客謂周最以應爲秦王太后養地輪氏建初四年置

汝南郡高帝置雒陽東南六百五十里三十七城戶四十萬四千四百四十八口二百一十萬七百八十八

平輿有沈亭故國姬姓有摯亭見說文新陽侯國西平有鐵有柏亭故柏國上蔡本蔡國南頓本頓國汝陰本胡國杜預曰縣西北有胡城地道記有陶丘鄉詩所謂汝墳汝陽新息國北宜春濦強侯國灈陽期思有蔣鄉故蔣國陽安道亭故國杜預曰在縣南袁山松書有期山魏氏春秋曰初平三年分二縣置陽安都尉項故國左傳僖十七年魯所滅地道記曰有公路城袁術所築西華細陽安城侯國有武城亭吳房有棠谿亭左傳曰房國楚靈王所滅又楚封吳夫概王於棠谿地道記有吳城銅陽侯國皇覽曰縣有葛陂鄉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岑永平中葛陂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顚壞厭不得發慎陽慎新蔡有大呂亭地道記曰故呂侯國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櫟杜預曰縣東北有櫟亭安陽侯國有江亭故國嬴姓富波侯國永元中復宜祿永元中復朗陵侯國左傳成六年楚拒晉桑隧杜預曰縣東有桑里亭弋陽侯國有黃亭故黃國嬴姓召陵左傳昭十三年楚蔡公與子干子皙盟于鄧杜預曰縣西南有鄧城有陘亭左傳僖四年齊伐楚次陘杜預曰在縣南蘇秦說韓宣惠王曰南有陘山有安陵鄉征羌侯國有安陵亭史記無忌說魏安釐王曰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博物記曰故安陵君也思善侯國宋

公國周名鄭丘漢改爲新鄭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有繁陽亭左傳襄四年楚師繁陽杜預曰鯛陽南有繁陽亭褒信侯國有賴亭故國史記楚封王孫勝白公杜預曰褒信縣有白亭原鹿侯國春秋左氏傳僖二十一年宋盟鹿上杜預曰原鹿縣也定潁侯國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丘史記曰楚莊王封孫叔敖子又蒙恬破楚軍山桑侯國故屬沛有下城父聚有垂惠聚蘇茂奔垂惠王劉紆城父故屬沛春秋時曰夷夷屬陳左傳僖二十三年楚所取有乾谿在縣南有章華臺杜預曰章華宮在華容縣城內梁國秦碭郡高帝改其三縣元和元年屬雒陽東南八百五十里九城戶八萬三千三百口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八十三下邑左傳哀七年築黍丘杜預曰縣西南有黍丘亭睢陽北征記曰城周三十七里南臨濊水凡二十四門地道記曰梁孝王築城十二里小鼓倡節杵下而和之稱睢陽曲本宋國閼伯墟有盧門亭左傳桓十四年宋伐鄭取大宮之椽爲盧門之椽昭二十一年敗吳鴻口杜預曰縣東有鴻口亭地道記曰昭二十一年禦諸橫橫亭在縣南有魚門左傳僖二十二年鄭人縣公胄於魚門有陽梁聚左傳襄十三年楚伐宋師陽梁杜預曰有梁亭僖二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謂己曰吾賜汝孟諸之麋杜預曰在縣東北爾雅十藪宋有孟諸虞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死空桐有綸城少康邑碭山出文石史記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有陳勝墓蒙帝王世紀曰有北亳即景亳湯所盟處有蒙澤左傳宋萬殺宋閔公於蒙澤僖二年齊侯盟貫杜預曰縣西北有貫城貫字與貰字相似穀熟有新城左傳曰文十四年諸侯會新城帝王世紀有南亳有邳亭古邳國鄢故屬陳留寧陵故屬陳留左傳成十六年會沙隨杜預曰縣北有沙隨亭有葛鄉故葛伯國左傳曰在縣東北薄故屬山陽所都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左傳宋公子御說奔亳其西又有微子冢沛國秦泗川郡高帝改雒陽東南千二百里二十一城戶二十萬四百九十五口二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相左傳桓十五年會于袲杜預曰在縣西南一名肇蕭本國北征記城周十四里南臨汴水沛有

泗水亭有高祖碑班固爲文見固集地道記有許城左傳定八年鄭伐許豐地道記曰去國一百大十州大百雒千二十五里西有大澤高祖斬白蛇於此有枌榆亭案前志注枌榆社在縣東北十五里或無名高祖里社戴延之西征記曰縣西北有漢祖廟爲亭長所處鄲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杜預曰縣東北有棘亭襄元年鄭侵宋取犬丘杜預曰縣東北有犬丘城帝王世紀曰曹騰封費亭侯縣有費亭是也有鄍聚左傳曰冀爲不道伐鄍三門服虔曰鄍晉別都杜預曰是虞邑地虞關則非此鄭笑博物記曰諸侯會于鄍亭穀陽譙平陽邑左傳僖二十三年楚所取乾谿在南刺史治漢官曰去雒陽千二十里洨有垓下聚高祖破項羽也蘄有大澤鄉陳涉起此史記曰高祖擊黥布於會甀徐廣曰在縣西銍鄼建平臨睢故芒光武更名竹邑侯國故竹公丘本滕國杜預曰在縣東南龍亢地道記曰左傳襄二年入向城在縣東南向本國符離虹地道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太丘杼秋故屬梁國有澶淵聚左傳襄二十年盟于澶淵陳國高帝置爲淮陽章和二年改雒陽東南七百里九城戶十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三口百五十四萬七千五百七十二陳帝王世紀曰庖犧氏所都舜後所封左傳僖元年會于檉杜預曰縣西北有檉城爾雅曰丘上有丘曰宛丘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詩曰邛有旨苕防有鷊巢陽夏有固陵聚史記高祖五年追項羽至固陵晉灼漢書注云陂南固始縣寧平苦春秋時曰相有賴鄉伏滔北征記曰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水相通古史考曰有曲仁里老子里也地道記曰城南三十里有平城柘新平扶樂武平左傳成十六年諸侯侵陳鳴鹿杜預曰縣西南有鹿邑長平故屬汝南左傳宋華氏戰于鬼閻杜預曰縣西北有閻亭有辰亭左傳宣十一年盟辰陵杜預曰縣東南有辰亭有赭丘城魯國秦薛郡高后改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六城戶七萬八千四百四十七口四十一萬一千五百九十魯國古奄國帝王世紀曰黃帝生於壽丘在魯東門之北少昊自窮桑登帝位窮桑在魯北後徙曲阜應劭曰曲阜在魯城

中委曲長七八里左傳曰伯禽封少昊之墟僖二十九年介葛盧舍于昌衍杜預曰魯縣東南有昌平城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有大庭氏庫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城內魯於其處作庫有鐵有闕里孔子所居漢晉春秋曰鐘離意相魯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歎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況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輿服之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鐘離意璧有七張伯盜一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拾地得大璧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璧懷中會咸以為神意別傳曰意省堂有孔子小車乘皆朽敗意自糴俸顧漆膠之直請魯民治之及護几席劍履後得甕中素書曰讀吾屬鐘離意又禮記矍相之圃亦在城中西南近孔子廟而仲尼墓在魯城門北復之外泗水上去城一里葬地蓋一頃墓墳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墓前有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塋中異木以百數魯人莫能識皇覽曰孔子本無祠堂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輿孔子冢近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案今墓書孫在祖前謂此為騎孫衍有牛首亭左傳曰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有五父衢地道記曰在城東騶本邾國有騶山高五里秦始皇刻石焉劉會騶山記曰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城東門外有韋賢墓北有繹山左傳文十三年邾遷於繹郭璞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城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城北有孟軻冢蕃有南梁水左傳襄四年戰狐台杜預曰縣東南有目台山薛本國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陳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北邊六國時曰徐州史記曰齊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卞有盜泉有郚鄉城左傳文公七年城郚杜預曰縣南有郚鄉城隱元年盟于蔑杜預曰蔑地名縣南有姑城襄十七年齊圍桃杜預曰縣東南有桃墟汶陽左傳桓十二年盟曲池杜預曰縣北有曲水亭地道記臨淄縣西南門曰曲門其側有池案魯桓輿杞莒盟不往齊地地道為妄

右豫州刺史部郡國六縣邑侯國九十九

魏郡高帝置雒陽東北七百里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陽南和廣平之廣平任城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十八年分置東西都尉十五城戶十二萬九千三百一十口六十九萬五千六百六鄴帝王世紀曰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嘗居焉魏都賦注曰縣西北有鼓山時時自鳴鳴則兵又交谷水在縣南案本傳有西唐山又鄴北太行山西北去亦不知山所極處亦如東海不知水所窮盡也有故大河有滏水魏都賦曰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注云冰經鄴西北滏水熱故名滏口有汙水有汙城史記曰項羽破秦軍汙水上有平陽城史記曰靳歙別下平陽有武城有九侯城徐廣曰一作鬼侯與文王為紂三公繁陽內黃左傳襄十九年會于柯杜預注曰縣東北有柯城昭九年荀盈卒于戲陽杜預曰縣北有戲陽城清河水出有羛陽聚世祖破五校處有黃澤前志曰在縣西魏元城左傳成七年會馬陵杜預曰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史記曰龐涓死處墟故沙鹿左傳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山名也有沙亭左傳定七年盟于沙亭杜預曰在縣東南七年盟于瑣晉地道記曰縣南有瑣陽城黎陽左傳定十四年會于牽杜預曰縣東北有牽城陰安邑館陶清淵平恩沙侯國魏都賦注曰有龍山斥丘有葛杜預曰有乾侯魯昭公所處武安有鐵郎臺孝威隱于縣山曲梁侯國左傳宣十五年敗赤狄于曲梁故屬廣平有雞澤左傳襄三年諸侯會雞澤杜預曰在縣西南梁期

鉅鹿郡秦置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國以其縣屬雒陽北千一百里十五城戶十萬九千五百一十七口六十萬二千九十六廮陶有薄落亭鉅鹿故大鹿有大陸澤有廣阿澤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也山海經曰大陸之水史記紂盈鉅橋之粟許慎云鉅鹿之大橋也鉅鹿南有棘原章邯所軍處前書曰沙丘臺在縣東北七十里楊氏鄡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杜預曰縣西南有肥累城古肥國白狄別種有昔陽亭左傳昭十二年晉荀吳入昔陽杜預曰沾縣東有昔陽城肥故都也任南和廣平斥章廣宗曲周列人廣年平鄉南䜌

常山國高帝置建武十三年省真定國以其縣屬十三城戶九萬七千五百口六十三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元氏晉地道記有石塞三公塞高邑故鄗光武更名刺史治漢官曰去雒陽一千里有千秋亭五成陌縣西七里光武即位於此矣都鄉侯國有

鐵。南行唐有石臼谷。房子。贊皇山在縣西南六十里。濟
水所出。晉地道記有礫塞中谷塞。平棘有塞。欒城在縣西北四十里。靈
九門史記趙武靈王出九門如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靈
壽衛水出。蒲吾史記番吾君杜預曰晉之蒲邑也古今注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
河蒲吾渠通漕船也。井陘。真定。上艾故屬太原。
中山國高祖置雒陽北一千四百里。十三城，戶九萬七千四百一
十二，口六十五萬八千一百九十五。盧奴。北平。
有鐵。毋極。新市有鮮虞亭，故國，子姓。杜預曰白狄別種。
望都。左傳晉伐鮮虞及中人杜預曰縣西北有中人城晉地道記有馬安關。唐有
中人亭。博物記曰唐關在中人西北百里中人在縣西四十里列子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
取左人中人。有左人鄉。帝王世紀曰堯封唐堯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山即堯母慶
都所居相去五十里都山一名豆山博物記曰左人唐西北四十里。安國。安憙本
安險，章帝更名。漢昌本苦陘，章帝更名。蠡吾侯
國故屬涿。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北。有泉水于吉得
神書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飛狐口。蒲陰本曲逆，章帝
更名。有陽城。晉地道記曰有陽安關陽城蒲陽山蒲水出也。廣昌故屬代
郡。
安平國故信都，高帝置，明帝名樂成。延光元年改。雒陽北二千里。十三城，戶九萬
一千四百四十，口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一十八。信
都。有絳水、呼沱河。阜城故昌城。南宮。扶柳。
下博。武邑。觀津。本清河下縣決錄注曰孝文竇皇后父隱身漁釣墜淵而卒景
帝立后為太后遣使者更填父所墜淵而葬起太墳于縣城南民號曰竇氏青山。經。西有
漳水津，名薄落津。史記曰趙武靈王曰晉國東有河薄落之水。堂陽故
屬鉅鹿。武遂故屬河間。饒陽故名饒，屬涿。有無
蔞亭。馮異進豆粥光武案志有解犢侯靈帝封。安平故屬涿。南深澤
故屬涿。

河間國文帝置世祖省屬信都和帝永元二年復故雒陽北二千五百里。十一城，戶
九萬三千七百五十四，口六十三萬四千四百二十
一。樂成。弓高。易故屬涿。武垣故屬涿。中
水故屬涿。鄚故屬涿。高陽故屬涿。有葛城。文
安故屬勃海。東州故屬勃海。成平故屬勃海。
東平舒故屬勃海。
清河國高帝置桓帝建和二年改為甘陵雒陽北千二百八十里。七城，戶十二萬
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七十六萬四百一十八。甘陵
故厝，安帝更名。貝丘。東武城。鄃。靈。和帝永
元九年復。地道記曰有鳴犢河。繹幕。廣川故屬信都。有棘
津城。太公呂尚困於棘津城項邪海曲非此城也案永初元年鄧太后分置廣川王國後王薨國除
太后崩還益清河。
趙國秦邯鄲郡高帝改名雒陽北千一百里。五城，戶三萬二千七百一
十九，口一十八萬八千三百八十一。邯鄲張華曰趙奢冢
在邯鄲西山上謂之馬服山。有叢臺有洪波臺。易陽魏都賦曰溫泉毖涌而自浪注
曰溫泉在易陽世以治疾洗百病。襄國本邢國，秦為信都，項羽更
名。有檀臺。史記曰趙成侯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有蘇人亭。柏人。
中丘。晉地道記曰有石門塞燒梁關。
勃海郡高帝置雒陽北千六百里。八城，戶十三萬二千三百八十
九，口百一十萬六千五百。南皮。高城侯國。重
合侯國。浮陽侯國。東光有胡蘇亭胡蘇河之名見爾雅。章武
陽信延光元年復。修故屬信都。
右冀州刺史部郡國九，縣邑侯國百

後漢書卷三十

後漢書卷三十考證

郡國志二楊翟有雍氏城注史記齊湣王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臣召南按齊攻魏一事也楚圍雍氏又一事也雍氏韓邑楚人圍之與攻魏並無干涉此劉昭采輯之失也

昆陽有湛水注戰于湛阪○左傳作湛阪陸德明音義曰阪音反

長社有蜀津注史記曰魏惠王元年趙韓合軍伐魏蜀澤○魏世家作濁澤六國年表又作涿澤

陽城有負黍聚注史記曰周敬王十九年鄭伐負黍○臣召南按周本紀無此文年表是周威烈王十九年鄭敗韓于負黍時鄭繻公十六年韓景侯二年也

輪氏建初四年置○臣召南按前志潁川郡有綸氏疑縣不自建初置也但前志作綸此志作輪按本書陳寔傳亦作輪

睢陽有魚門注左傳僖二十二年邾人戀公胄于魚門○臣召南按睢陽宋國不應有邾城門事此亦錯簡當在魯國騶本邾國下

薄故屬山陽所都○臣召南按山陽下脱湯字薄與亳通前書臣瓚注薄湯所都是也

沛國注秦泗川郡○川何焯校本改水

元城有沙亭注定七年盟于沙亭○推尋文義衍一亭字

後漢書卷三十考證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幷注

郡國志第二十一

郡國三

兗州 陳留 東郡 東平 任城 泰山 濟北 山陽 濟陰

徐州 東海 琅邪 彭城 廣陵 下邳

陳留郡武帝置雒陽東五百三十里十七城戶十七萬七千五百二十九口八十六萬九千四百三十三

陳留有鳴鴈亭左傳成十六年衛伐鄭鳴鴈杜預曰在縣西北陳留志曰有桐陵亭古桐丘

浚儀本大梁帝王世紀曰禹避商均浚儀晉地道記儀封人此縣也通俗文曰渠在浚儀曰實澙也

尉氏陳留志曰有陵樹鄉北有澤澤有天子苑囿有秦樂廐漢諸帝以馴養猛獸

雍丘本杞國陳留志曰城內有神井能興雲霧案北征記曰有呂祿臺高七丈有鄉生祠曹植禹廟讚曰有禹祠植稼于其城城本名杞城

襄邑有滑亭左傳莊三年次于滑杜預曰在縣西北有承匡城晉地道記曰在縣西左傳文十一年會晉郤缺于承匡有桐門亭有黃門亭

外黃襄元年會鄫杜預曰縣東南有鄫城左傳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黃杜預曰宋邑縣東有黃城有葵丘聚齊桓公會此城中有曲棘里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曲棘有繁陽城

小黃漢舊儀曰高祖母起兵時死縣北為作陵廟於小黃

東昏陳留志曰故戶牖鄉有陳平祠

濟陽有武父城左傳桓十二年盟于武父杜預曰縣東北有武父城縣東南有武城縣都鄉有濟宮光武生

平丘有臨濟亭田儋死此有匡匡人之亭曹公破袁術處有黃池亭陳留志云黃亭在封丘左傳哀十三年盟黃池杜預曰在縣南傳曰吳四于晉景伯以遷及戶闕然卯黃池在戶闕西或以為外黃縣東鄭非池

封丘博物記有狄溝卯敗狄于長丘是地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左傳成五年諸侯會蟲牢陳留志有龍亭古龍居

酸棗左傳鄭太叔至于廩延杜預曰縣北延津襄五年會城棣杜預曰縣西南有棣城東有烏巢曹公破袁紹處陳留志曰城內有韓王故宮闕

長垣侯國有匡城陳留志曰孔子四此北征記城周三里左傳僖十五年會牡丘文子匡杜預曰匡在縣西南昭十三年會平丘杜預曰縣西有平丘城有蒲城左傳成九年會于蒲杜預曰在縣西南史記曰孔子自匡過蒲陳留志云有子路祠有祭城杜預曰鄭祭封人仲邑陳留志曰有蘧伯玉墓及祠又西南有宛亭左傳僖二十八年衞人盟宛濮杜預曰近濮水

己吾有大棘鄉左傳宣二年鄭破宋師大棘杜預曰在襄邑縣南有首鄉左傳桓八年齊侯衞于首止杜預曰在襄邑東南有首止城

考城故菑陳留志曰古戴國地名杜預曰戴在外黃東南爾雅曰木立死曰菑呂氏春秋草鄉即為菑章帝更名故屬梁陳留志曰有箕子祠有穀亭古句瀆之丘案本傳有補亭

圉故屬淮陽有高陽亭陳留志曰有萬人聚王邑破翟義積尸處前書今高陽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在縣西

扶溝故屬淮陽

東郡秦置去雒陽八百餘里十五城戶十三萬六千八十八口六十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濮陽古昆吾國杜預曰古衞也帝王世紀曰顓頊自窮桑徙商丘左傳曰衞顓頊之墟杜預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墟縣城內有顓頊冢皇覽曰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春秋時曰濮有鹹城或曰古鹹國左傳僖十三年同會于鹹有清丘左傳曰宣十二年盟清丘杜預曰縣東南有鉏城

燕本南燕國有雍鄉謝沈書曰赤眉攻雍興有胙城古胙國有平陽亭左傳哀十六年衞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有瓦亭左傳曰定八年會于瓦杜預曰縣東北有桃城史記曰春申君說秦曰王又舉甲而拔桃入邢是也

白馬有韋鄉杜預曰縣東南有韋城古豕韋氏之國

頓丘白虎通曰帝嚳冢在城臺陰野是也

東阿左傳桓十年會于桃丘杜預曰縣東南有挑城襄十四年孫林父敗衞侯于阿澤杜預曰縣西南大澤鄉志有渠丘山有清亭左傳隱四年遇于清是也

東武陽濕水出范有秦亭左傳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道記在縣西北

臨邑有沛廟博平聊城有夷儀聚左傳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有聶城左傳曰聊攝以東

發干

樂平侯國故清章帝更名

陽平侯國有莘亭杜預莊傳曰衞作新臺在縣北衞殺公子伋之地故曰特諸華

衞公國本觀故國姚姓光武更名有岡成城秦封蔡澤為岡成君未詳有河牧城左傳文元年會于戚鄭叡晉中行氏晉敗鄭鐵杜預曰戚城南有儀丘有竿城前書故發干縣

穀城春秋時小穀左傳莊三十二

年。城小穀。杜預曰。城中有管仲井。又傳曰。埋長狄僑如首於周首之北門。杜預曰。縣東北有周首亭。有蔇下聚。左傳僖二十六年。追齊師至酅。杜預曰。縣西有地名酅下。皇覽曰。縣東十五里有項羽冢。

東平國。故梁。景帝分為濟東國。宣帝改。雒陽東九百七十五里。七城。戶七萬九千一十二。口四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

無鹽本宿國。任姓。左傳昭二十五年。臧會奔郈。杜預曰。縣東南有郈鄉亭。有章城。古國。左傳莊三十年。齊取鄣。東平陸。六國時曰平陸。有闞亭。左傳桓十一年。會于闞。杜預曰。在須昌縣東南。有闞城。博物記云。即此亭是。有堂陽亭。故縣。後省。富成。章。壽張。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光武改曰壽張。有堂聚。故聚屬東郡。地道記曰。有蚩尤祠狗城。皇覽曰。蚩尤冢在縣闞城中。高七丈。須昌。故屬東郡。杜預曰。須句古國。在西北。有致密城。古中都。有陽穀城。左傳僖三年。會陽穀。杜預曰。在縣北。寧陽。故屬泰山。

任城國。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為任城。雒陽東千一百里。三城。戶三萬六千四百四十二。口十九萬四千一百五十六。

任城本任國。有桃聚。光武破龐萌於桃鄉。亢父。左傳襄十三年。取邿。杜預曰。縣有邿亭。哀六年。城邾瑕。杜預曰。縣北有邾瑕城。樊。

泰山郡。高帝置。雒陽東千四百里。十二城。戶八千九百二十九。口四十三萬七千三百一十七。

奉高。有明堂。武帝造。前書曰。在縣西南四里。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至于商衛。紅亭在縣西北。杜預曰。接宋衛地。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有龜山。左傳定十年。齊歸龜陰之田。杜預曰。田在山北。琴操。孔子作龜山之操。有龍鄉城。左傳成二年。齊圍龍。杜預曰。在縣西南。史記作隆。又楚有蜀之役。杜預曰。縣西北有蜀亭。梁甫侯國。有菟裘聚。左傳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杜預曰。縣南有菟裘城。鉅平侯國。有亭禪山。即古所禪亭亭者也。有陽關亭。左傳襄十七年。師自陽關。桓六年。會于成。杜預曰。縣東南成城。即孟孫之邑。嬴。有鐵山。茬侯國。萊蕪。有原山。淄水出。杜預曰。汶水出。蓋。沂水出。左傳會于防。杜預曰。在縣東南有防城。南武陽侯國。有顓臾城。南城。故屬東海。有東陽城。呂氏春秋。夏孔甲遊田于東陽。蒙山。左傳哀八年。克東陽。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預曰。南城縣。哀十四年。司馬葬丘輿。杜預曰。縣西北有輿城。費侯國。曹騰封費。是鄭縣費亭。非此國。故屬東海。有祊亭。左傳隱八年。鄭歸祊。杜預曰。在縣東南。閔二年。莒人歸共仲及密。杜預曰。縣有密如亭。有台亭。左傳襄十二年。莒圍台。杜預曰。縣南有台亭。牟。故國。

濟北國。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臣昭案。濟北前漢之舊國。此是。經并泰山。後分。雒陽東千一百五十里。五城。戶四萬五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九十七。

盧。左傳隱三年。齊鄭尋盧之盟。杜預曰。今縣故城。有祭山在縣北。成二年。封銳司徒女石窌。杜預曰。縣東有地名石窌。有平陰城。有防門。左傳襄十八年。齊禦晉平陰。塹防門。杜預曰。在縣北。又齊登巫山以望晉師。杜預曰。在縣東北。有光里。有景茲山。杜預曰。在縣東南。有敖山。左傳曰。先君獻武廢二山。即敖山具山。有清亭。左傳哀十一年。齊伐魯及清。是也。有長城至東海。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蛇丘。有遂鄉。古遂國。左傳莊十三年。齊人滅遂。有下讙亭。左傳桓三年。送姜氏于讙。有鑄鄉城。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左傳有鑄地。成公三年。叔孫僑如所圍。杜預曰。汶水北地。有鑄鄉。東讙。書有芳陘山。成。本國。左傳衛師入郕。杜預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茬平。本屬東郡。剛。左傳哀八年。齊取闡。杜預曰。在縣北有闡鄉。

山陽郡。故梁。景帝分置。雒陽東八百一十里。十城。戶十萬九千八百九十八。口六十萬六千九十一。

昌邑。刺史治。有梁丘城。左傳莊三十二年。遇于梁丘。杜預曰。梁丘鄉在縣西南。有甲父亭。杜預曰。甲父古國名。在縣東南。左傳隱十年。取防。杜預曰。縣西有防城。東緡。春秋時曰緡。左傳僖二十三年。齊圍緡。鉅野。左傳桓七年。焚咸丘。杜預曰。縣西有咸亭。有大野澤。春秋西狩獲麟之所。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杜預曰。縣西南有鄉亭。定十三年。齊侯晉之所。高平侯國。故橐。章帝更名。前漢志。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左傳隱九年。費伯城郎。杜預曰。縣東南有都郎亭。有茅鄉城。杜預曰。茅鄉在昌邑西南。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博物記曰。荷水出。地道記。縣西有黃亭城。漢武帝初所封。南平陽侯國。有漆亭。左傳城漆。有閭丘亭。左傳襄二十一年。邾庶其

以漆閭丘來奔杜預曰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哀七年囚邾子負瑕杜預曰縣西北有瑕丘城

方與有武唐亭左傳桓二年盟于唐杜預曰在西南有魯侯觀魚臺春秋經隱五年矢魚于棠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左傳僖七年盟甯母杜預曰在縣東三十一年臧文仲宿重館杜預曰縣西北有重鄉城瑕丘金鄉晉地道記曰縣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鑿石為冢深十餘丈隧長三十丈傍卻入為堂三方云得白兔不葬更葬南山鑿而得金故曰金山故冢今在或云漢昌邑所作或云秦時防東

濟陰郡故梁景帝分置雒陽東八百里十一城戶十三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六十五萬七千五百五十四

定陶本曹國郭璞曰城中有陶丘皇覽曰伯業冢縣東南一里所高四五丈古陶堯所居帝王世紀曰舜陶河濱縣西南陶丘亭是有三鬷亭湯伐三鬷孔安國曰今定陶冤句有煑棗城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東有淮潁煑棗成陽有堯冢靈臺有雷澤禹貢曰雷夏既澤帝王世紀曰舜耕歷山漁雷澤濟陰有歷山乘氏侯國博物記曰古乘丘有泗水有鹿城鄉句陽有垂亭左傳隱八年遇于垂史記無忌說魏安釐王曰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縣有垂亭鄄城離狐故屬東郡廩丘故屬東郡有高魚城有運城左傳襄二十六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杜預曰今縣故城是又襲衛羊角取之杜預曰今縣所治城又襲我高魚杜預曰在縣東北單父侯國故屬山陽成武故屬山陽左傳隱七年戎執凡伯於楚丘杜預曰在縣西南有郜城左傳隱十年取郜杜預曰縣東南有郜城巳氏故屬梁皇覽曰有平和鄉鄉有伊尹冢地道記有堯城

右兗州刺史部郡國八縣邑公侯國八十

東海郡高帝置雒陽東千五百里十三城戶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四口七十萬六千四百一十六

郯本國刺史治博物記曰有勇王亭即勇士菑丘欣蘭陵有次室亭地道記曰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有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戚朐山海經曰都洲在海中一曰郁洲郭璞曰在縣界世俗傳此山在蒼梧徙來上皆有南方樹木博物記縣東北海邊植石秦所立之東門有鐵有伊盧鄉史記曰鍾離昧家在伊盧襄賁昌慮有藍鄉左傳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杜預曰縣所治城東北有郳城郳小邾國也承陰平利城合城瀰水自北南至蘭陵祝其有羽山殛鯀之山杜預曰在縣西南博物記曰東北獨居山西南有淵水即羽泉也俗謂此山為懲父山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左傳定十年會齊侯夾谷孔子相厚丘左傳成九年城中城杜預曰在縣西南有中鄉城贛榆本屬瑯邪建初五年復左傳齊伐莒莒子奔紀鄣杜預曰縣東北有紀城地道記曰海中去岸百九十步有秦始皇碑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三字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見也

瑯邪國秦置建武中省城陽國以其縣屬案本紀永壽元年置都尉治雒陽東一千五百里十三城戶二萬八百四口五十七萬九百六十七

開陽杜預曰古鄅國左傳哀三年城啓陽杜預曰開陽故屬東海建初五年屬東武瑯邪山海經曰有瑯邪臺在勃海間瑯邪之東郭璞曰瑯邪臨海邊有山嶢嶢特起狀如高臺此即瑯邪臺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放乎瑯邪越絕曰句踐徙瑯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史記曰秦始皇徙黔首三萬戶瑯邪臺下傳有勞山東莞有鄆亭左傳曰公處鄆有邳鄉有公來山或曰古浮來左傳隱八年盟浮來杜預曰邳來山之間號曰邳來莊九年鮑叔受管仲及堂阜而脫之杜預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卽古堂阜也東莞後為名西海東觀書曰有勝山博物記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諸左傳莊二十九年城諸杜預曰諸縣在城陽郡又言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杜預曰縣東北有牟婁鄉莒本國故屬城陽左傳成八年申公巫臣會渠丘公杜預曰縣有蘧丘里有鐵有崢嶸谷東安故屬城陽陽都故屬城陽有牟臺左傳宣元年會于平州杜預曰在縣西臨沂故屬東海有叢亭左傳隱六年盟于艾杜預曰縣東南有艾山七年城中丘杜預曰縣東北有中丘亭博物記曰縣東界次雎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卽次雎之社卽丘侯國故屬東海春秋曰祝丘繒侯國故屬東海有槪亭左傳莊九年盟于蔇杜預曰在縣北姑幕左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杜預曰縣東北有茲亭博物記曰淮水入縣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

彭城國高祖置為楚章帝改雒陽東千二百二十里八城戶八萬六千一

百七十，口四十九萬三千二十七。彭城，古大彭邑。北征記城西二十里有山，山有楚元王墓。伏滔北征記曰：城北六里有山，臨泗，有宋桓魋石槨，皆青石，隱起龜龍鱗鳳之象。有鐵。武原。傳陽，有柤水。左傳襄十年滅偪陽。杜預曰：即此縣也。呂。留。西征記曰：城中有張良廟。梧。菑丘。廣戚，故屬沛國。

廣陵郡。景帝置為江都，武帝更名。建武中省泗水國，以其縣屬。雒陽東一千六百四十里。十一城，戶八萬三千九百七，口四十一萬百九十。廣陵。吳王濞所都。城周十四里半。有東陵亭。博物記曰：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為妖，閉獄桎梏，卒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以其處為廟祠，號曰東陵聖母。江都，有江水祠。高郵。平安。淩，故屬泗水。東陽，故屬臨淮。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縣多麋。博物記曰：千千為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又扶海洲上有草名蒒，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射陽，故屬臨淮。有梁湖地道記曰有博支湖。鹽瀆，故屬臨淮。輿，侯國，故屬臨淮。堂邑，故屬臨淮，有鐵。春秋時曰堂。海西，故屬東海。

下邳國。武帝置為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為下邳國。雒陽東千四百里。十七城，戶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九，口六十一萬一千八十三。下邳，本屬東海。戴延之西征記曰：有沂水，自城西西南注泗，別下迴城南，亦注泗，舊有橋處，張良與黃石公會此橋。葛嶧山，本嶧陽山。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梁根往往而存。有鐵。徐，本國。有樓亭，或曰古蔞林。杜預曰：在僮縣東南。伏滔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劍之處。僮，侯國。睢陵。下相。淮陰。下鄉有南昌亭。韓信寄食處。淮浦。盱台。高山。潘旌。淮陵。取慮。有蒲姑陂。左傳昭十六年，齊師至蒲隧。杜預曰：縣東有蒲姑陂。東城。曲陽，侯國，故屬東海。司吾，侯國，故屬東海。良城，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左傳昭十三年，晉會吳於良。夏丘，故屬沛。

右徐州刺史部，郡國五，縣邑侯國六十二。魏氏春秋曰：初平三年，分琅邪、東海為城陽、新城昌慮郡。建安十一年，省昌慮，并東海。

後漢書卷三十一

後漢書卷三十一考證

郡國志三巳吾有大棘鄉○有首鄉○臣召南按此二鄉注皆應在上文襄邑有承匡城之下大棘首鄉皆襄邑地非巳吾地也不知何以脫入於此又首鄉注左傳桓八年齊侯衞于首止應作僖五年齊侯會于首止杜預曰有首止城應作有首鄉

林邑有沛廟○沛當作沛

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注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臣召南按前書湖陵莽曰湖陸蓋自光武中興郡縣名皆復其舊至章帝又改湖陵爲湖陸也

項邪國注秦置建武中省城陽國以其縣屬○臣召南按此注不明郡與國亦略有別秦置琅邪郡前漢因之光武改爲國省城陽國來屬此其始末也

秦置之下當有郡字

東莞有邳鄉有公來山或曰古浮來注杜預曰邳來山之間號曰邳來○按杜預注原文云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

陽都有牟臺○牟當作平

東城○城當作成

後漢書卷三十一考證

後漢書卷三十二

梁　劉　昭補并注

郡國志第二十二

郡國四

青州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

荊州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

揚州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郡豫章

濟南國故齊文帝分雒陽東千八百里十城戶七萬八千五百四十四口四十五萬三千三百八東平陵有鐵有譚城故譚國有天山著於陵杜預曰縣西北有于亭陳桓子以封齊公子周臺菅有賴亭左傳哀六年公如賴土鼓梁鄒鄒平東朝陽杜預曰縣西有崔城歷城有鐵有巨里聚耿弇破費敢處皇覽曰太甲有冢在歷山上

平原郡高帝置雒陽北一千三百里九城戶十五萬五千五百八十八口百萬二千六百五十八平原地道記曰有篤馬河高唐濕水出般鬲侯國夏時有鬲君滅浞立少康魏都賦注曰縣有蓋節淵三齊記曰城南有蒲臺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縈蒲繫馬今蒲猶縈者祝阿春秋時曰祝柯左傳哀十年取犂及轅杜預曰縣西有轅城故縣省有野井亭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杜預曰在縣東樂陵濕陰安德侯國厭次本富平明帝更名

樂安國高帝西平昌置為千乘永元七年更名雒陽東千五百二十里九城戶七萬四千四百口四十二萬四千七十五臨濟本狄安帝更名地道記曰狄伐衛懿公千乘高苑樂安博昌有薄姑城古薄姑氏杜預曰薄姑地有貝中聚左傳齊侯田于貝丘杜預曰縣南有地名貝丘有時水左傳莊九年戰于乾時杜預曰時水在縣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蓼城侯國杜預曰縣東北有攝城利故屬齊益侯國故屬北海壽光故屬北海有灌亭古灌國

北海國景帝置建武十三年有菑川高密膠東三國以其縣屬十八城戶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口八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劇有紀亭古紀國營陵平壽有斟城杜預曰有斟亭古斟國故縣後省有寒亭古寒國浞封此都昌左傳莊元年齊遷紀之郚城地道記曰鄑城在縣西安丘有渠丘亭地道記曰有渠丘城淳于永元九年復有密鄉左傳隱二年紀莒盟密故密鄉在縣東北後省平昌侯國故屬琅邪有蔞鄉左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杜預曰縣西南有防亭朱虛侯國故屬琅邪永初元年屬左傳莊元年齊遷紀郚杜預曰朱虛縣東南有郚城鄭志曰有小泰山公玉帶曰岐伯令黃帝封泰山即此山也東安平故屬菑川六國時曰安平有酅亭故兆左傳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地道記有羌頭山高密侯國昌安侯國安帝復夷安侯國安帝復膠東侯國即墨侯國有棠鄉左傳襄六年圍棠杜預曰棠國也壯武安帝復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伐夷下密安帝復拒地道記曰養澤在西幽州藪有萊山萊王祠觀陽

東萊郡高帝置雒陽東三千二百二十八里十三城戶十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口四十八萬四千三百九十三黃地道記曰縣東二百三十里至海中連岑有土道秦始皇登此山刻二碑東二百三十里有始皇漢武帝二碑牟平惤侯國地道記曰有百枝萊君祠三齊記曰南有蹲犬山似犬蹲有神劉龍出西都經此山山犬狀之龐曰山神謂我人也曲成侯國前書有萬里沙在縣掖侯國有過鄉故過國當利侯國東牟侯國昌陽盧鄉長廣故屬琅邪黔陬侯國故屬琅邪有介亭左傳襄二十四年伐莒侵介根杜預曰縣東北計基城號介國葛盧有尤涉亭不期侯國故屬琅邪三齊記曰鄭玄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大如韭葉長一尺餘堅靭異常土人名曰康成書帶

齊國秦置雒陽東千八百里六城戶六萬四千四百一十五口

四十九萬一千七百六十五。臨菑本齊，刺史治。爾雅十藪齊有海隅郭璞曰海濱廣斥左傳齊戍葵丘杜預曰在縣西皇覽曰呂尙冢在縣城南去縣十餘里在齊桓公冢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有晏嬰冢孟子注曰南小山曰牛山博物記曰縣西有袁婁西安有棘里亭杜預曰在縣東陳桓子封子山有蘧丘里古渠丘昌國臨朐有三亭古郱邑左傳莊元年齊所徙杜預曰在縣東南應劭曰伯氏邑也地道記曰有石高山廣般陽故屬濟南

右青州刺史部，郡國六，縣六十五。

南陽郡秦置雒陽南七百里三十七城，戶五十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八。宛本申伯國荆州記曰郡城周三十六里博物記有申亭南都賦注曰有玉池澤陂有南就聚有瓜里津東觀書鄧奉拒光武瓜里有夕陽聚袁山松書曰賈復從擊鄧奉道至夕陽聚有東武亭冠軍邑葉有長山曰方城杜預曰方城山在縣南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皇覽曰縣西北去城三里葉公諸梁冢近縣祠之曰葉君丘有卷城左傳昭二十五年楚子使季然郭卷新野有東鄉故新都王莽封地有黃郵聚吳漢破秦豐地章陵故舂陵世祖更名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使中郎將耿遵築城有上唐鄉前志曰故唐國下江兵荆州軍西鄂有精山朱儁破孫夏山海經曰有豐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爲敗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郭璞曰清泠水在西鄂縣山上神來時水赤光耀今有屋祠也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物有自然感應而不可爲也南都賦注耕父旱鬼也皇覽曰王子朝冢在縣西雉博物記曰衡水出魯陽有魯山前志曰古魯縣南都賦注有堯山封劉累立堯祠有牛蘭累亭謝沈書云牛蘭山也犨堵陽博望舞陰邑比陽復陽侯國有杏聚平氏桐柏大復山淮水出前書曰在縣南荆州記曰桐柏淮源涌發其中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南山南有淮源廟博物記曰有陽山出桑弩有宜秋聚伯升見下江兵棘陽荆州記曰東北百里有謝城有藍鄉伯升襲甄阜處有黃淳聚又伯升攻梁丘賜杜預曰蓼國在東南前志蓼國湖陽是湖陽邑荆州記曰樊重母畏雷爲石室避之悉以文石爲階今存隨古隨國西有斷

蛇丘即衛珠之蛇地杜預曰有穰亭左傳僖十五年齊伐厲在縣北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起列山謂列山氏今隨厲鄉是也荆州記曰縣北界有重山山有一穴云是神農所生又有周迴一頃二十畝地外有兩重塹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則眾井動即此地爲神農社年常祠之育陽邑有小長安漢軍爲甄阜所破處有東陽聚朱祐破張成處涅陽陰酇鄧有鄾聚左傳桓九年楚師圍鄾山都侯國酈侯國荆州記曰縣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三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爲夭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爲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贏南陽恒汲飲此水疾遂瘳此菊莖短葩大食之甘美異於餘菊廣又收其實種之京師遂處處傳植之穰朝陽南都賦陂澤有鉗盧注曰在縣蔡陽侯國襄陽耆舊傳曰有松子亭下有神陂中多魚人捕不可得南都賦所稱安眾侯國博物記曰有土魯山出紫石英筑陽侯國有涉都鄉杜預曰穀國在縣北博物記曰今穀亭荆州記曰縣北四里有開林山西北有鄭山武當有和城聚荆州記曰縣有女思山南二百里有武當順陽侯國故博山有須聚成都襄鄉南鄉丹水故屬弘農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張儀說楚商於之地有章密鄉有三戶亭左傳哀四年晉執蠻子畀楚師析故屬弘農故楚白羽邑左傳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有武關在縣西南都賦曰武關在其西文穎曰去縣百七十里有豐鄉城左傳哀四年司馬起豐析荆州記曰縣有龍淵深不測縣北有馬頭山

南郡秦置雒陽南一千五百里十七城，戶十六萬二千五百七十，口七十四萬七千六百四。江陵史記曰楚熊渠立長子康爲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城中白土里有津鄉左傳莊十九年楚子大敗于津荆州記曰縣東三里餘有三湖湖東有水名長谷又西北有小城名曰冶父左傳曰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縣北十餘里有紀南城楚王所都東南有郢城子囊所城史記蘇秦說楚威王楚東有夏州左傳楚莊伐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今夏口城有州名夏口巫西有白帝城郭璞曰有巫山秭歸本歸國杜預曰夔國荆州記曰縣北一百里有屈平故宅方七頃累石爲屋基今其地名樂平宅東北大十里有女須廟中盧侯國襄陽耆舊傳曰古盧戎也縣西

山中有一道漢時常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中有數十匹馬出遯戰還建業蜀使來有五部兵家滇池者識其馬色云亡父所乘對之流涕荊州記云是析縣馬 頭山又縣南十五里有陵水東流注沔水中有物如馬甲如鯪鯉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磧上自曝膝頭似虎掌爪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殺人或曰生得者摘其鼻厭可小小便名為木盧 編 有藍口聚 下江兵所據左傳鬬緡以權叛楚遷於那處杜預曰縣東南有那口城 當陽 杜預曰縣東有權城楚武王所剋荊州記曰縣東南有麥城城東有廬城沮水西有磨城伍子胥造此二城以攻麥城 華容侯國雲夢澤在南 杜預曰州國在縣東枝江縣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或曰華容縣東南亦有雲夢巴丘湖江南之雲夢也爾雅十藪楚有雲夢郭璞曰巴丘湖是也 襄陽有阿頭山 岑彭破張楊襄陽耆舊傳曰縣西九里有方山父老傳云交甫所見玉女游處北山之下曲隈是也荊州記曰襄陽舊楚之北津從襄陽渡江經南陽出方關是周鄭晉衛之道其東津經江夏出平澤關是通陳蔡齊宋之道 邔侯國有犁丘城 朱祐禽秦豐蘇嶺山 宜城侯國 杜預曰縣西舊羅國後徙枝江 鄀侯國永平元年復 左傳楚文王伐黃還及湫杜預曰縣東南有湫城 臨沮侯國有荊山 山海經曰其陽多鐵其陰多赤金其中多牛荊州記曰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即荊山首曰景山卽和抱璞之處南都賦注曰漢水至荊山東別流為滄浪之水 枝江侯國本羅國有丹陽聚 史記曰秦齊破楚屈匄遂取丹陽 夷道 荊州記曰縣西北有宜陽山東南有羊陽山 夷陵有荊門 岑彭破田戎處 虎牙山 荊州記曰荊門江南虎牙江北虎牙有文如齒牙荊門上合下開 州陵 史記楚考烈王納州于秦 佷山故屬武陵

江夏郡 高帝置雒陽南千五百里 十四城戶五萬八千四百三十四口二十六萬五千四百六十四 西陵 西陽 軑侯國 杜預曰古軑國在東南有軑城 鄳 史記曰無忌說魏安釐王曰秦不敢攻冥阨之塞徐廣云卽此縣也 竟陵侯國有鄖鄉 左傳桓十一年鄖人軍蒲騷 立章山本內方 荊州記曰山高三十丈周迴百餘里縣東有巾水左傳楚公子比為王次魚陂杜預曰在縣西北 雲杜 杜預曰縣東南有鄖城故國 沙羨 邾 地道記曰楚滅邾徙其君此城 下雉 蘄春侯國 鄂 平春侯國 南新市侯國 案本傳有鄡鄉聚綠林 安陸

零陵郡 武帝置雒陽南三千三百里 十三城戶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四口百萬一千五百七十八 泉陵 零陵 陽朔山湘水出 羅含湘中記曰有營水有洮水有灌水有祁水有宜水有舂水有烝水有耒水有米水有淥水有連水有瀏水有為水有汨水有資水皆注湘 營道南有九疑山 舜之所葬郭璞山海經注曰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湘州營陽郡記曰山下有舜祠故老相傳舜登九疑 營浦 營陽郡記曰縣南三里餘有舜南巡止宿處今立廟 泠道 有舂陵鄉 洮陽 都梁有路山 夫夷侯國故屬長沙 始安侯國 始安郡記曰縣東有歐樂山東有遼山 重安侯國故鍾武永建三年更名 湘鄉 昭陽侯國 荊州記縣東有余水傍有漁父廟 烝陽侯國故屬長沙

桂陽郡 高帝置上領山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 十一城戶十三萬五千二十九口五十萬一千四百三 郴有客嶺山 湘中記曰項籍徙義帝於郴而害之今有義陵祠又縣南十數里有馬嶺山山有仙人蘇耽壇荊州記曰城南六里縣西北有溫泉其下流有數十畝田常十二月下種明年三月新穀便登一年三收 便 耒陽有鐵 陰山 南平 臨武 桂陽 含洭 湞陽有苲領山 始興郡記有吳山 曲江 始興郡記縣北有臨沅山 漢寧永和元年置

武陵郡 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雒陽南二千一百里先賢傳曰晉代太守趙厥問主簿潘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為所攻破光武時移東出遂得見全先識易號傳曰止戈為武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臣昭案前書本名武陵不知此對何據而出荊州記曰郡社中木麃樹是光武種至今也 十二城戶四萬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萬九百一十三 臨沅 荊州記曰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牂柯且蘭縣至郡界分為五谿故云五溪蠻 漢壽故索陽嘉三年更名 刺史治 漢官儀曰去雒陽二千里 孱陵 魏氏春秋曰劉備在荊州所都改曰公安 零陽 充 沅陵先有壺頭山 馬援軍渡處有松梁山山有石開處數十

丈。其上名曰天門。辰陽、酉陽、遷陵、鐔成、沅南建武二十六年置。作唐。

長沙郡秦置。雒陽南二千八百里。十三城，戶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口百五萬九千三百七十二。臨湘、攸、茶陵、安城、酃荊州記曰：有酃湖，周迴三里，取湖水為酒，酒極甘美。湘東記曰：縣西南每山，周迴四百里。湘南侯國。衡山在東南，郭璞曰：山別名岣嶁。湘中記曰：衡山有玉牒，禹案其文以治水。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逝不復見。連道、昭陵、益陽荊州記曰：縣南十里有平岡，岡有金井數百，淺者四五尺，深者不測。俗傳云有金人以杖撞地，輒便成井。下雋、羅帝王世紀曰：有黃陵亭。湘中記亦云二妃之神。劉表為之立碑。醴陵荊州記曰：縣東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三石室，室中有石牀、石臼。父老相傳，昔有道士學仙此室，即合金沙之臼。容陵。

右荊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魏氏春秋曰：建安二十四年，吳分巫、秭歸為固陵郡。二十五年，分南郡之巫、秭歸、夷陵、臨沮，并房陵、上庸、西城七縣為新城郡。

九江郡秦置。雒陽東一千五百里。十四城，戶八萬九千四百三十六，口四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六。陰陵、壽春、漢官云：刺史治，去雒陽千三百里。與志不同。浚遒左傳哀十二年會吳于橐皐。杜預曰：在縣東南。案宋均傳，縣有唐后二山。成德、西曲陽、合肥侯國、歷陽侯國。刺史治。當塗，有馬丘聚，徐鳳反於此。帝王世紀曰：禹會諸侯塗山。皇覽曰：楚大夫子思冢在縣東山鄉西，去縣四十里。子思造芍陂。全椒、鍾離侯國。阜陵。下蔡，故屬沛。左傳成七年吳入州來。杜預曰：下蔡縣。平阿，故屬沛。有塗山。應劭云：山在當塗。左傳穆有塗山之會。義成，故屬沛。

丹陽郡秦鄣郡，武帝更名。雒陽東二千一百六十里。建安十三年，孫權分新都郡。十六城，戶十三萬六千五百一十八，口六十三萬五百四十五。宛陵、溧陽、丹陽、故鄣、秦鄣郡所治。吳興記曰：中平年分縣南置安吉縣。光和末，張角亂，此鄉守險助國，漢嘉之，故立縣。中平二年，又分立原鄉縣。於潛、涇、歙、山海經曰：三天子都在閩西海北。郭璞曰：在縣東，今謂之三王山。魏氏春秋有安勒烏邪山。黟、魏氏春秋有林歷山。陵陽陵陽子明得仙於此縣山，故以為名。蕪湖。中江在西。左傳襄三年楚子伐吳，克鳩茲。杜預曰：在縣之東。秣陵其地本名金陵，秦始皇改。建安十六年，孫權改曰建業，十七年城石頭。南有牛渚。湖熟侯國。句容、江乘、春穀、石城。

廬江郡文帝分淮南置。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雒陽東一千七百里。十四城，戶十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口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舒，有桐鄉。古桐國。左傳昭五年吳敗楚鵲岸。杜預曰：縣有鵲尾渚。雩婁侯國。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有置馬亭，劉勳士衆散走。釋慧遠廬山記略曰：山在尋陽南，南濱宮亭湖，北對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餘里。有匡俗先生者，出殷周之際，隱遯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而共嶺，時謂所止為仙人之廬而命焉。其山大嶺凡七重，圓基周迴垂三五百里。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七嶺會同，莫升之者。東南有香爐山，其上氣氳若香煙。西南中石門前有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芳林之奇，所稱名代。豫章舊志：匡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也。灊左傳曰昭二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是也。潛有天柱山。臨湖侯國。龍舒侯國。襄安、皖，有鐵。居巢侯國皇覽曰：范增冢在郭東。又庭中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廨上，長吏初視事皆祭而後從政，後更進祠於東。廣志曰：有二大湖。六安國皇覽曰：皐陶冢在縣。蓼侯國。安豐，有大別山。左傳昭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杜預曰：縣南有雞備亭。陽泉侯國廣志曰：有陽泉湖。安風侯國。

會稽郡秦置。本治吳，立郡吳，乃移山陰。雒陽東三千八百里。十四城，戶十二萬三千九十，口四十八萬一千一百九十六。山陰，越絕曰：句踐小城，山陰城也。稷山有句踐齋戒臺。吳越春秋曰：句踐築城已成，怪山自至。怪山者，瑯邪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山海經曰：會稽之山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玞石。郭璞曰：有禹井。越絕曰：有重山，句踐葬大夫種。有浙江。郭璞注山海經曰：江出歙縣玉山。鄮、烏傷越絕曰：有常山，古聖所采藥，高且神。英雄交爭記曰：初平三年分縣

南鄉爲長山縣

諸暨越絕曰興平二年分立吳寧縣

餘暨越絕曰西施之所出謝承書有涉皇山魏都賦狌有蕭山潛水出焉

太末左傳謂姑蔑初平三年分立新安縣建安四年孫氏分立豐安縣二十三年立遂昌縣東陽記縣龍丘山有九石特秀林表色丹白遠望壹如蓮花龍丘長隱居於此因以為名其峯際復有巖穴外如窗牖中有石林巖前有一桃樹其實甚甘非山中自有莫知誰植

上虞漢末分南鄉立始寧縣

剡　餘姚　句章山海經曰餘句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曰山在餘姚南句章北故二縣因以為名句踐欲遷吳王於甬東韋昭曰句章縣東洲

鄞　章安故冶閩越地光武更名晉元康記曰本鄞縣南之迴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未詳

永寧永和三年以章安縣東甌鄉爲縣

東部侯國

吳郡順帝分會稽置雒陽東三千二百里十三城戶十六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口七十萬七百八十二

吳本國越絕曰吳大城闔閭所造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又有伍子胥城居巢城閶門外闔閭冢虎丘穹隆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縣二十里有秦湖檇縣城又石城闔閭置美山虞山巫咸山皇覽曰縣東門外孫武冢又要離冢縣西南

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爾雅十藪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曰縣南太湖也中有句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去無所不通號為地脈越絕書曰湖周三萬六千頃又有大雷山小雷山周處風土記曰舜漁澤之所臣昭案此澤在成陽是也又吳伐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太湖中椒山是也

海鹽案今計偕傳縣之故治順帝時陷而為湖今湖為當湖大旱湖竭城郭之處可識

烏程左傳襄三年楚伐吳至于衡山杜預曰在縣南或云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吳興記曰縣西北其山有項籍祠興平二年太守許貢奏分縣為永安縣

餘杭顧夷曰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史記曰始皇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餘杭也臣昭案始皇所過乃在錢塘富春豈近餘杭之界乎

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越絕曰縣南城古淹地上湖中冢者季子冢也名延陵墟皇覽曰暨陽鄉方

丹徒春秋曰朱

曲阿　由拳左傳曰越敗吳于檇李杜預曰縣南醉李城也干寶搜神記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至令囚徒十萬人掘汙其地表以惡名故改之曰由拳縣

安越絕曰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其子守之子死遂葬城中

富春

陽羨邑郭璞曰縣有張公山洞密有二堂

無錫侯國史記曰春申君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城在無錫皇覽曰吳主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臣昭案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舊宅井猶存臣昭以為即宅為置廟不如皇覽所說也越絕曰縣西龍尾陵道春申君初封吳所造臣昭案今見在自是山名非葬陵道

婁

豫章郡高帝置雒陽南二千七百里二十一城戶四十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口百六十六萬八千九百六豫章記曰新吳上蔡永脩縣並中平立豫章縣建安立上蔡民分徙此地立名上蔡

南昌豫章記曰江淮唯此縣及吳臨湘三縣是也

建城此地立名上蔡者豫章記曰縣有葛鄉有石炭二頃可燃以爨

新淦　宜春　廬陵興平元年孫策分立廬陵郡

贛有豫章水

雩都　南野有臺領山　南城　鄱陽有鄱水黃金采建安十五年孫權分立鄱陽郡治縣

歷陵有傅易山　餘汗　鄡陽　彭澤彭蠡澤在西　柴桑　艾左傳哀二十年吳公子慶忌所居

海昏侯國在昌邑城豫章記曰城東十三里縣列江邊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故謂之慨口

平都侯國故安平　石陽

臨汝永元八年置　建昌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置

右揚州刺史部郡六縣邑侯國九十二

後漢書卷三十二

後漢書卷三十二考證

郡國志四即墨侯國有棠鄉注左傳襄六年圍棠杜預曰棠國也○臣召南按左傳注原文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此志作棠國也非是

不期侯國○臣召南按不期當從前書作不其本書伏湛傳封不其侯亦作其字

葉有長山曰方城注杜預曰方城山在縣南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推尋文義當云左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在縣南今此文誤倒

鄳侯國注即歛此水○何焯校本即改作

秭歸本歸國○推尋文義國上衍一歸字注杜預曰夔國非歸國明矣

零陵陽朔山湘水出注有灕水○何焯校本作有灕水又有表水又有來水何焯校本作有來水有米水

耒陽有鐵○臣世駿按循吏衞颯傳注引續漢志云耒陽有鐵官較此志多一官字

丹陽郡○陽當作楊

歙注今謂之三王山○本亦作三玉山何焯校本又減去三字

廬江郡注建武十年省大安國以其縣屬○臣召南按建武十年應作十三年後章帝元和二年復改廬江爲六安國至章和二年和帝即位復省大安入廬江此注未明

東合爲大江注圍基周迴垂三五百里○何焯校本減去三字

安豐注縣南有雞備亭○何焯校本備改人

會稽郡注秦置本治吳立郡吳乃移山陰○立郡吳當改吳立郡

太末注龍丘長隱居於此○長當作萇

又中有石林○林毛本作牀

婁○監本脫此一縣依宋本添

建城注此地立名上蔡者○臣召南按上文豫章郡戶口下分注豫章記曰一條三十二字應在此文之下遍檢本志引書必有所指上文豫章記言上蔡民分徙此地即此地立名上蔡之注解也不知何以將豫章記一條移置于前後人遂無糾正者

南野有臺領山○臣召南按監本於有臺下空一字是領山亦似縣名矣又彭澤縣彭蠡澤在西監本於彭蠡上亦空一字皆當連不連

後漢書卷三十二考證

後漢書卷二十三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幷注

郡國志第二十三

郡國五

益州　漢中　巴郡　廣漢　蜀郡　犍爲　牂牁　越嶲　益州　永昌　廣漢屬國　蜀郡屬國　犍爲屬國

涼州　隴西　漢陽　武都　金城　安定　北地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　張掖屬國　張掖居延屬國

并州　上黨　太原　上郡　西河　五原　雲中　定襄　鴈門　朔方

幽州　涿郡　廣陽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玄菟　樂浪　遼東屬國

交州　南海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阯　九眞　日南

漢中郡秦置。雒陽西千九百九十里。九城，戶五萬七千三百四十四，口二十六萬七千四百二。南鄭華陽國志曰：有池水，從旱山來。成固媯墟在西北。前書曰在西城。帝王世紀亦云姚墟在西北，有舜祠。西城巴漢志云：漢末以爲西城郡。褒中華陽國志曰：有唐公防祠。沔陽有鐵。華陽國志曰：有定軍山。博物記曰：縣北有丙穴。巴漢志曰：縣有度水，水有二原，一曰淸檢，一曰濁檢。安陽。錫有錫，春秋時曰錫穴。左傳文十一年楚伐麇至于錫穴。上庸本庸國。房陵巴漢志曰：建安十三年別屬新城郡。有維山，維水所出，東入瀘。

巴郡秦置。雒陽西三千七百里。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頴分巴爲二郡，欲得巴舊名，故郡以墊江爲治，安漢以下爲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分巴以永寧爲巴東郡，以墊江爲巴西郡。蜀都賦注云：銅梁山在巴東。干寶搜神記曰：有澤水，民謂神龍，不可鳴鼓，其傍卽使大雨。蜀都賦曰：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十四城，戶三十一萬六百九十一，口百八萬六千四十九。江州杜預曰：巴國也。有塗山，禹娶塗山。華陽國志曰：帝禹之廟銘存焉。有淸水穴，巴人以此爲粉，則膏澤鮮芳，貢粉京師，乃因名粉水。宕渠有鐵。朐忍巴漢志曰：山有大小石城勢者。閬中案本傳有兪水。巴漢志曰：有彭池大澤，名山靈臺，見孔子內讖。魚復古庸國。左傳文十年魚人逐楚師是也。扞水有扞關。史記曰：楚肅王爲扞關以拒蜀。臨江。枳史記蘇代曰：楚得枳而國亡。華陽國志有明月峽、廣德嶼者是也。涪陵出丹。巴記曰：靈帝分涪陵置永寧縣。巴漢志曰：涪陵，巴郡之南鄙，從枳南入，折丹涪陵水，與楚商於之地接，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墊江。安漢。平都巴記曰：和帝分枳置。充國永元二年分閬中置。巴記曰：初平四年復分爲南充國縣。宣漢巴漢記曰：和帝分宕渠之東置。漢昌永元中置。巴記曰：分宕渠之北而置地。

廣漢郡高帝置。雒陽西三千里。十一城，戶十三萬九千八百六十五，口五十萬九千四百三十八。雒州刺史治。新都華陽國志曰：有金堂山，水通巴漢。綿竹地道記曰：有紫巖山，綿水之所出焉。什邡。涪巴漢志曰：孱水出孱山。梓潼地道記五婦山，馳水出。建安二十二年劉備以爲郡。白水山海經曰：白水出蜀而東南入江。郭璞曰：今在縣。葭萌華陽國志曰：有水通于漢川，有金銀鑛，民洗取之。郪。廣漢有沈水。德陽華陽國志曰：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

蜀郡秦置。雒陽西三千一百里。十一城，戶三十萬四百五十二，口百三十五萬四百七十六。成都蜀都賦注曰：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郭十八門。郫。江原。繁。廣都任豫益州記曰：縣有望川源，鑿石二十里，引取郫江水灌廣都田，云後漢所穿鑿者。臨邛博物記曰：有火井，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中，火卽滅絶，不復然。蜀都賦注曰：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許隆隆如雷聲，爛然通天，光耀十里。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鹽；家火煮之，不過二三斗鹽耳。有鐵。湔氐道蜀王本紀曰：縣前有兩石對如闕，號曰彭門。岷山在西徼外。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注于海。中多良龜，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獸多犀象夔。郭璞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曰夔。蜀都賦注曰：岷山特多藥，其椒特多好者，絶異于天下之好者。汶江道華陽國志曰：濊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凍不釋。孝安延光三年復立之，以爲郡。八陵。廣柔帝王世紀曰：禹生石紐，縣有石紐邑。華陽國志曰：夷人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爲人所得，則共原之，云禹神靈祐之。

緜虒道（華陽國志曰有玉壘山出璧玉湔水所出）犍爲郡（武帝置雒陽西三千二百七十里劉璋分立江陽郡）九城戶十三萬七千七百一十三口四十一萬一千三百七十八武陽有彭亡聚（岑彭死處南中志曰縣南二十里彭望山益州記曰縣有王喬仙處王喬祠今在縣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資中牛鞞南安（蜀都賦注曰縣之南有五氣山一山而五里在越嶲界）有魚泣津（蜀都賦注曰魚符津數百步在縣北三十里縣臨大江岸便山嶺相連經益州郡有道廣四五丈深或百丈漸鑿之跡今存昔唐蒙所造博物記縣西百里有牙門山華陽國志曰縣西有熊耳峽南有峨眉山去縣八十餘里）僰道（華陽國志曰治馬湖江會水通越嶲舊本有僰人有荔枝蠶蒟有玉岳蘭李冰燒之崖有五色赤白映水玄黃魚從楚來至此而止長崖映其水故也）江陽（華陽國志曰江雒會有方蘭祀江中有大闕小闕蜀都賦注云沇潛既道從縣南流至漢嘉縣入大穴中通則山下因南潛出今名復出水是也）荷節南廣漢安牂牁郡（武帝置雒陽西五千七百里）十六城戶三萬一千五百二十三口二十六萬七千二百五十三故且蘭（地道記曰有沇水）平夷鄨（地道記曰不狼山鄨水所出）毋斂談指出丹（南中志曰有不津江江有瘴氣）夜郎出雄黃雌黃（案本傳有竹王三郎祠）同竝談槀漏江毋單宛溫（南中志曰縣北三百里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此江有毒氣）鐔封（華陽國志曰有溫水）漏臥句町（案本傳有桄榔木地道記有文象水）進乘西隨（地道記曰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泠入尚龍谿）越嶲郡（武帝置雒陽西四千八百里）十四城戶十三萬一百二十口六十二萬三千四百一十八邛都南山出銅（南中志曰縣東南數里有水名邛都河從廣二十里深百餘丈有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華陽國志曰河有嵘嶲山又有溫水穴冬夏常熱）遂久（華陽國志曰有繩水廣志曰有縹碧石有綠碧）靈關道（華陽國志曰有銅山又有利慈）臺登出鐵（華陽國志曰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山有碧火燒成鐵）青蛉有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

（華陽國志曰有鹽官濮水出）卑水（華陽國志曰水通馬湖）三縫（華陽國志曰通道寧州度瀘得蛉縣有長谷石坪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豬于此一朝豬化為石迄今夷不敢往牧）會無出鐵（郭璞曰山海經稱縣東山出碧亦玉類華陽國志曰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閉戶其中多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有元馬河元馬日行千里縣有元馬祠民居家馬牧山下或產駿駒云元馬子也今其有元馬運厭迹存焉河中有銅船今在祠以羊可取也河中見于土地特產好犛牛東山出青碧）定莋（華陽國志縣在郡西度瀘水賓岡徼白摩沙夷有鹽坑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白鹽漢末夷等皆錮之）闡（華陽國志曰故卭人邑治卭都城）蘇示大莋莋秦姑復（地道記鹽池澤在南）益州郡（武帝置故滇王國雒陽西五千六百里諸葛亮表有眈文山澤山司彌壟山婁山畤龍山此等竝皆未詳所在縣）十七城戶二萬九千三十六口十一萬八百二滇池出鐵有池澤（澤在縣西見前書南中志曰池周二百五十里）北有黑水祠（華陽國志曰水是溫泉又有白蛕山淮有蛕）勝休（南中志曰有大河從廣百四十里深數十丈地道記曰水東至毋掇入橋水）俞元裝山出銅（華陽國志在河中洲上）律高石室山出錫監町山出銀鉛貴古采山出銅錫（前書曰在縣北）羊山出銀鉛（在縣西地道記曰南烏山出錫）毋掇（地道記曰有橋水出橋山）建伶穀昌牧靡（李奇曰靡音麻出升麻）味昆澤同瀨（地道記曰銅廣山米水所出）同勞雙柏出銀連然梇棟（地道記連山無血水所出）秦臧永昌郡（明帝永平二年分益州置雒陽西七千二百六十里廣志曰永昌一郡見龍之耀日月相屬）八城戶二十三萬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四十四不韋出鐵（華陽國志曰孝武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居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嶲唐（本西南夷史記曰古為嶲昆明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鎮尉哀牢人楪榆蠻夷華陽國志曰有同水從徼外來）比蘇楪榆（有河廣志曰有鳥山縣西北八十里在阜山衆鳥千百羣共會鳴呼啁哳每歲七月八月晦望至集六日則止歲凡六至雉雀來弔特悲其方人夜然火伺取無嗉不食者以為義鳥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于此山故衆鳥來弔地道記有澤在縣東）邪龍雲南（南中

志曰縣西高山相連有大泉水周旋萬步名馮河縣西北百數十里有山衆山之中特高大狀如扶風太
一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結因視之不見其山固陸西寒雖五月盛暑不熱廣志曰五月霜雪皓然
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　博南永平中置南界出
金華陽國志曰西山高三十里越得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有光珠穴廣志曰有虎魄生地中其
上及傍不生草深者四五八九尺大者如斛削去外中成虎魄如升初如桃膠凝堅成也
廣漢屬國都尉故北部都尉屬蜀郡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別領三城戶三萬
七千一百一十口二十萬五千六百五十二　陰平
道華陽國志曰有白水出徼外入漢　甸氏道　剛氏道華陽國志曰涪水所
出有金銀鑛
蜀郡屬國故屬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以為屬國都尉別領四城戶十一萬一千
五百六十八口四十七萬五千六百二十九　漢嘉
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華陽國志曰有沬水從卬來出岷江又從岷山
西來入江合郡下青衣江入大江土地多山蜀都賦曰廓靈關而為門注曰山名也地在縣南　嚴
道有邛僰九折坂者邛郲置山海經曰崍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
華陽國志曰道至險有長嶺若棟入渡之難楊母閣之峻昔楊氏倡造作閣故名焉邛崍山本名邛莋故
邛人莋人界也嚴阻峻迴曲九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步至此退　徙華陽國志
曰出丹砂雄雌黃空青青碧　旄牛華陽國志曰旄地也在邛崍山表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
險難南人毒之故名邛崍有鮮水若水一名洲江
犍為屬國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為屬國都尉別領二城戶七千九百三
十八口三萬七千一百八十七　朱提南中志曰縣有大淵池水
名千頃池西南二里有堂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蜀都賦注曰有靈池在縣南數十
里周四十七里山出銀銅案前書朱提銀重以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
千南中志曰舊有銀窟數處諸葛亮書云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　漢陽
右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一百一十八本梁
州袁山松書曰建安二十年復置漢寧郡漢中之安陽西城郡分錫上庸為上庸郡置都尉
隴西郡秦置雒陽西二千二百二十里十一城戶五千六百二十八

口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狄道　安故　氐道　養
水出此巴漢志曰漢水二源東源出縣之養山名養南都賦注曰漢水源出隴西經武都至武關
山歷南陽界出沔口入江巴漢志曰西漢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
首陽有鳥鼠同穴山爾雅曰其鳥為鵌其鼠為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鷚而小黃
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安國尚書傳曰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山海經曰山
多白虎白玉　渭水出地道記曰有三危三苗所處　大夏　襄武　有五
雞聚　臨洮有西頃山前志曰在縣西本傳縣馬防築索西城　枹罕
故屬金城　白石故屬金城　鄣　河關故屬金城
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
漢陽郡武帝置為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在雒陽西二千里秦州記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獻
帝起居注曰初平四年十二月己分漢陽上郡為永陽以鄉亭為屬縣　十三城戶二萬
七千四百二十三口十三萬一百三十八　冀史記曰秦
武公伐冀戎縣　有朱圉山前志曰在縣南　有緹羣山有雒門聚來歙破隗
囂處　望恆　阿陽　略陽有街泉亭街水故縣省　勇士
成紀帝王世紀曰包犧氏生於成紀　隴州刺史治漢官云去雒陽二千一百
里　有大坂名隴坻三秦記曰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
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
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度汧隴
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　豲坻聚有秦亭秦之先封起於此　豲道史記
秦孝公西斬戎王　蘭干　平襄　顯親　上邽故屬隴西
秦州記曰縣北有利山川中平地有土堆高五丈生細竹翠茂殊常二楊樹大數十圍百姓祀之
西故屬隴西有嶓冢山西漢水史記曰申命和仲居西土徐廣曰今之西
縣鄭玄曰西在隴西西今謂之八充山
武都郡武帝置雒陽西一千九百六十里七城戶二萬一百二口八
萬一千七百二十八　下辨有赤亭　武都道華陽國志曰有
大池澤　上祿　故道于寶搜神記曰有奴特祠秦置旄頭騎起此　河池

地道記曰有泉街水。沮沔水出東狼谷。羌道。金城郡昭帝置。雒陽西二千八百里。十城，戶三千八百五十八，口萬八千九百四十七。允吾西羌傳有唐谷。秦州有牢北山，傍有三窟。浩亹有雒都谷。馬武破羌處。令居。枝楊。金城。榆中。臨羌有昆崙山。破羌。安夷。允街。安定郡武帝置。雒陽西千七百里。八城，戶六千九十四，口二萬九千六十。臨涇謝承書曰宜仲爲長史民扳留改曰宜民見李固傳而志無此民改登承之安平。高平有第一城。高俊所據。朝那有湫淵，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郭璞注山海經曰：涇水出縣西丹頭山，入渭。烏枝有瓦亭，牛邯軍處。出薄落谷。本傳有龍池山。地道記曰：烏水出。三水有左谷。盧芳所居。陰盤。舊有陰密縣，未詳所并。杜預曰：安定陰密縣，古密須國。史記曰：秦遷白起於陰密。山海經曰：溫水出崆峒山，在臨汾南，入河華陽北。郭璞曰：水常溫。彭陽。鶉觚，故屬北地。北地郡秦置。雒陽西千一百里。六城，戶三千一百二十二，口萬八千六百三十七。富平。泥陽，有五柞亭。地道記曰：泥水出郁郅北蠻中。弋居有鐵。廉前志卑移山在西北。參䜌，故屬安定。有青山。謝沈書：屬國降羌胡數千人居山田畜。靈州。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置。雒陽西三千五百里。十四城，戶萬四十二，口三萬四千二百二十六。姑臧地道記：南山谷水所出。張掖。武威。休屠。揟次。鸞鳥。樸劓。媼圍。宣威。蒼松地道記曰：南山松陝水所出。鸇陰，故屬安定。租厲，故屬安定。顯美，故屬張掖。左騎千人官。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置。雒陽西四千二百里。獻帝分置西郡。八城，戶六千五百五十二，口二萬六千四十。觻得。昭武。刪丹，弱水出。氐池。屋蘭。日勒。驪靬。番和。酒泉郡武帝置。雒陽西四千七百里。九城，戶萬二千七百六。福祿。表氏。樂涫。玉門。會水。沙頭。安彌。故

曰綏彌。乾齊。延壽。博物記曰：縣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筥簴，注地爲溝。其水有肥，如肉洎羕羕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敦煌郡武帝置。雒陽西五千里。耆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艮墟，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支，一都會也。六城，戶七百四十八，口二萬九千一百七十。敦煌，古瓜州，出美瓜。冥安。效穀。拼泉。廣至。龍勒，有玉門關。張掖屬國武帝置屬國都尉，以主蠻夷降者。安帝時別領五城。戶四千六百五十六，口萬六千九百五十二。候官。左騎。千人。司馬官。千人官。張掖居延屬國故郡都尉。安帝別領一郡。戶一千五百六十，口四千七百三十二。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獻帝建安末，立爲西海郡。

右涼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候官九十八。袁山松書曰：興平元年，分安定、鶉觚、右扶風之漆，置新平郡。

上黨郡秦置。雒陽北千五百里。十三城，戶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口十二萬七千四百三。長子山海經曰：發鳩之山，章水出焉。上黨記曰：關城，都尉所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去郡六十里。卽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茂卽葬其山。屯留，絳水出。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出。有余吾城，在縣西北三十里。銅鞮上黨記曰：晉別宮，墟關猶有。北城去晉宮二十里，羊舌所邑。左傳成九年，晉執鄭伯於此。沾山海經曰：少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郭璞云：在沾。涅，有閼與聚。史記曰：趙奢破秦兵閼與。山海經曰：謁戾之山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郭璞曰：在涅。襄垣。上黨記曰：邑帶山林，茂松生焉。壺關，有黎亭，故黎國。文王戡黎，卽此也。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平澤。泫氏，有長平亭。史記曰：白起破趙長平。上黨記曰：白城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高都前志曰：有天井關。戰國策曰：禁居天井，卽天門也。博物記曰：縣南地名卽垂。潞，本國。左傳：哀四年，齊伐晉壺口。杜預曰：潞縣東有壺口關。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又東北八十里有黎城，臨壺口關，至

（建安十一年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梁以通于海）。猗氏（漢書音義縣出鹽）。陽阿侯國。穀遠（上黨記曰有羊頭山沁水所出）。

太原郡（秦置）十六城，戶三萬九百二，口二十萬一百二十四。晉陽本唐國（毛詩譜曰堯始都於此後遷河東平陽）。有龍山，晉水所出（山海經曰有縣甕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麋晉水出焉東南注汾郭璞曰在縣左傳曰遷實沈于大夏賈逵曰陶唐之亂劉累也杜預曰今晉陽縣）。刺史治（漢官曰南有梗陽城中行獻子見巫臯）。界休有界山，有縣上聚（左傳曰晉文公以縣上為介之推田介山推焚死之山故太原俗有寒食）。有千畝聚（左傳曰晉爲千畝之戰在縣南）。榆次（左傳謂塗水）。有鑿臺（史記曰韓魏殺智伯埋于鑿臺之下）。中都（左傳昭二年執陳無宇于中都杜預曰界休縣南中都城是也）。于離。茲氏。狼孟。鄔（史記韓信破夏說于鄔徐廣曰音於庶反）。孟（晉大夫孟丙邑）。平陶。京陵（春秋時九京。禮記曰趙武從先大夫于九京鄭玄曰晉卿大夫之墓地京字之誤當爲九原）。陽曲。大陵有鐵（史記曰趙肅侯游大陵出于鹿門郎大陵）。祁。慮虒。陽邑有箕城（左傳僖二十三年晉敗狄于箕）。

上郡（秦置）十城，戶五千一百六十九，口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九。膚施。白土。漆垣。奢延。雕陰。楨林。定陽。高奴。龜茲屬國。候官。

西河郡（武帝置雒陽北千二百里）十三城，戶五千六百九十八，口二萬八百三十八。離石。平定。美稷。樂街。中陽。皋狼。平周。平陸。益蘭。圜陰。藺。圜陽。廣衍。

五原郡（秦置爲九原武帝更名）十城，戶四千六百六十七，口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七。九原。五原。臨沃。文國。河陰。武都。宜梁。曼柏。成宜。西安陽北有陰山（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史記曰蒙恬築長城臨洮延袤萬里餘度河據陽山）。

雲中郡（秦置）十一城，戶五千三百五十一，口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雲中。咸陽。箕陵。沙陵。沙南（案烏桓有蘭池城烏桓之圍耿曅處）。北輿。武泉。原陽。定襄故屬定襄。成樂故屬定襄。武進故屬定襄。

定襄郡（高帝置）五城，戶三千一百五十三，口萬三千五百七十一。善無故屬鴈門。桐過。武成。駱。中陵故屬鴈門。

鴈門郡（秦置雒陽北千五百里）十四城，戶三萬一千八百六十二，口二十四萬九千。陰館（史記曰漢蘇意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縣爾雅八陵西隃鴈門是也郭璞曰即鴈門山山海經曰鴈門山者鴈飛出於其間）。繁時。樓煩。武州（前書武帝誘匈奴入武州塞）。汪陶。劇陽。崞。平城（前書高帝被圍白登服虔曰去縣七里）。埒。馬邑（干寶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于武州塞內以備胡城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一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之爲馬邑）。鹵城故屬代郡（山海經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呼沱之水出焉郭璞曰今呼沱河縣武夫山周禮并州其川呼沱魏志曰建安十年鑿渠自呼沱入汾名平虜渠）。廣武故屬太原。有夏屋山（史記曰趙襄子北登夏屋山以銅斗殺代王郭璞曰爾雅山中有巘形如甑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甗）。原平故屬太原（古史考曰趙襄居原今原平縣）。彊陰。

朔方郡（武帝置）六城，戶千九百八十七，口七千八百四十三。臨戎。三封。朔方。沃野。廣牧。大城故屬西河。

右并州刺史部，郡九，縣邑侯國九十八。（古今注曰建武十一年十月西河上郡屬魏魏志曰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

涿郡（高帝置雒陽東北千八百里）七城，戶十萬二千二百一十八，口六十三萬三千七百二十四。涿。迺侯國（史記漢武帝至鳴澤服虔曰在縣北界）。故安易水出，雹水出（案本紀永元十五年復置）。

縣鐵官范陽侯國。良鄉。北新城有汾水門。史記曰趙與燕分門。方城故屬廣陽。有臨鄉。故縣，後省。惠文王與燕臨樂。有督亢亭。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史記荊軻奉督亢圖入秦。

廣陽郡。高帝置，為燕國，昭帝更名為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平八年復。五城，戶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口二十八萬六百。薊本燕國。刺史治。漢官曰：雒陽東北二千里。廣陽。昌平故屬上谷。軍都故屬上谷。安次故屬勃海。

代郡。秦置。雒陽東北二千五百里。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七年七月，屬幽州。十一城，戶二萬一百二十三，口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八。高柳。桑乾。道人。當城。馬城。班氏。狋氏。北平邑。永元八年復。東安陽。平舒。代。干寶搜神記曰：代城始築，立板幹，一旦亡，西南板四五十里于澤中自立，結葦為外門，因就營築焉。故其城周圓三十五丈，為九門，故城處呼之，以為東城。

上谷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二百里。八城，戶萬三百五十二，口五萬一千二百四。沮陽。潘。永元十一年復。甯。廣甯。居庸。雊瞀。涿鹿。帝王世紀曰：黃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地，黃帝祠。世本云：在彭城南。張晏曰：在上谷。干寶案禮五帝位云：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不在涿鹿，是伐蚩尤之地。下落。

漁陽郡。秦置。雒陽東北二千里。九城，戶六萬八千四百五十六，口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漁陽有鐵。狐奴。潞。雍奴。泉州有鐵。平谷。安樂。傂奚。獷平。

右北平郡。秦置。雒陽東北二千三百里。四城，戶九千一百七十，口五萬三千四百七十五。土垠。徐無。俊靡。無終。

遼西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三百里。五城，戶萬四千一百五十，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陽樂。海陽。令支有孤竹城。伯夷叔齊本國。肥如。臨渝。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其上有玉，其下有青碧。水經曰：在縣南。郭璞曰：或曰在古北平驪城縣海邊山也。

遼東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案本紀，和帝永元十六年，郡復置西部都尉官。十一城，戶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襄平。新昌。無慮。望平。候城。安市。平郭有鐵。西安平。魏氏春秋曰：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汶。番汗。沓氏。

玄菟郡。武帝置。雒陽東北四千里。六城，戶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三。高句驪。遼山，遼水出。山海經曰：遼水出白平東。郭璞曰：出塞外御白平山，遼山，小遼水所出。西蓋馬。上殷台。高顯故屬遼東。候城故屬遼東。遼陽故屬遼東。東觀書：安帝即位二年，分三縣來屬。

樂浪郡。武帝置。雒陽東北五千里。十八城，戶六萬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萬七千五十。朝鮮。䛁邯。浿水。含資。占蟬。遂城。增地。帶方。駟望。海冥。列口。郭璞注山海經曰：列水名。列水在遼東。長岑。屯有。昭明。鏤方。提奚。渾彌。樂都。

遼東屬國。故邯鄉，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別領六城。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昌遼故天遼，屬遼西。何法盛晉書有青城山。賓徒故屬遼西。徒河故屬遼西。無慮有醫無慮山。險瀆史記曰：王險，衛滿所都。房。

右幽州刺史部，郡國十一，縣邑侯國九十。

南海郡。武帝置。雒陽南七千一百里。七城，戶七萬一千四百七十七，口二十五萬二百八十二。番禺。山海經注：桂林八樹在賁禺東。郭璞云：今番禺。博羅。有羅浮山，自會稽浮往博羅山，故置博羅縣。中宿。龍

川、四會、揭陽、增城有勞領山。

蒼梧郡武帝置。雒陽南六千四百一十里。十一城，戶十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五。廣信漢官曰：刺史治，去雒陽九千里。謝沐、高要、封陽、臨賀、端谿、馮乘、富川、荔浦、猛陵地道記曰：龍山合水所出。鄣平。永平十四年置。

鬱林郡秦桂林郡，武帝更名。雒陽南六千五百里。十一城。布山、安廣、阿林、廣鬱、中溜、桂林、潭中、臨塵、定周、增食、領方。

合浦郡武帝置。雒陽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五城，戶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一，口八萬六千六百一十七。合浦、徐聞交州記曰：出大吳公，皮以冠鼓。高涼建安二十五年，孫權立高梁郡。臨元、朱崖。

交趾郡武帝置，即安陽王國。雒陽南萬千里。十二城。龍編交州記曰：縣西帶江，有仙山，數百里，有三湖，有注沅二水。羸𨻻地道記曰：南越侯織在此。安定交州記曰：越人鑄銅為船，在江潮退時見。苟漏交州記曰：有潛水牛，上岸共鬭，角軟，還復出。麊泠、曲陽、北帶、稽徐、西于、朱䳒、封谿建武十九年置。交州記曰：有隄防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曝鰓點額，血流此水，恆如丹池。有秦潛江，出嶇山，分為九十九流，三百餘里共會于一口。望海、建武十九年置。

九真郡武帝置。雒陽南萬一千五百八十里。五城，戶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三，口二十萬九千八百九十四。胥浦、居風交州記曰：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曜十里。山有風門，常有風。咸驩、無功、無編。

日南郡秦象郡，武帝更名。雒陽南萬三千四百里。五城，戶萬八千二百六十三，口十萬六百七十六。西卷、朱吾交州記曰：其民依海際居，不食米，止資魚。盧容交州記曰：有採金浦。象林今之林邑國。比景。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

右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王範交廣春秋曰：交州治嬴𨻻，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建安十五年，治番禺縣。詔書以州邊遠，使持節，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鎮。

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縣邑數百，後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并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應劭漢官曰：世祖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邊陲蕭條，靡有孑遺，鄣塞破壞，亭隧絕滅。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將馬援謁者，分築烽候，堡壁稍興，立郡縣十餘萬戶，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上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難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營，屯田殖穀，弛刑謫徙以充實之。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國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屬國別領比郡者六，又所省縣漸復分置，至於孝順，凡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東觀書曰：永興元年，鄉三千六百八十一，亭萬二千四百四十三。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紀：永嘉二年，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衆。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校覈精審，復非謬記，未詳孰是。豈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即為本乎？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輒最戶口及墾田大數，今列于後，以見滋減之差焉。○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帝永平十八年，戶五百八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和帝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一十三畝八十五步。○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萬五百五十，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沖帝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

八步。○質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

贊曰：衆安后載，政洽區分。侯罷守列，民無常君。稱號遷隔，封割糾紛。略存減益，多證前聞。

後漢書卷三十三

後漢書卷三十三考證

郡國志五巴郡注建安六年劉緯分巴○臣召南按
劉緯當作劉璋璋分巴東巴西二郡蜀志可考
魚復注左傳文十年魚人逐楚師○左傳是文公十
六年事此脫六字
涪陵出丹注從枳南折丹涪陵水與楚商於之地接
○臣召南按析丹水皆縣名與涪陵相接注當云
從枳南入析丹水涪陵與商於之地接也析誤作
折丹涪陵水又倒其字遂不可解
雒州刺史治○臣召南按雒是一字縣名前書可證
又本書李固傳出爲廣漢雒令是也各州刺史治
俱無州字此州字衍又漢陽郡隴州刺史治亦衍
州字
永昌郡注明帝永平二年分益州置○臣召南按本
書永平十二年以益州徼外哀牢王內附置永
昌郡是二年上脫十字
廣漢屬國都尉注故北部都尉屬蜀郡○臣召南按
屬蜀郡應是屬廣漢郡之訛陰平甸氐剛氐三道
舊屬廣漢陰平道即廣漢北部都尉治也前書可
證
臨洮注本傳縣馬防築索西城○此注縣字疑衍
望恒○前書作望垣
略陽有街泉亭注街水故縣省○街水故縣當作街
泉故縣
朝那注郭璞注山海經曰涇水出縣西丹頭山入渭
○臣召南按丹頭山當作幵頭山各本俱誤
鸇陰○前書作鶉陰
租厲○前書作祖厲
拼泉○前書作淵泉
張掖屬國注安帝時別領五城○臣召南按下列候
官左騎千人司馬官千人官皆官名非城名也前
志張掖領十縣後志領八城其居延別爲居延屬
國顯矣改屬武威郡未知張掖屬國所領之五城
爲何名也

張掖居延屬國注安帝別領一郡○郡字何焯校本
改城
壺關注今名平澤○本亦作無睪何焯校本改平睪
泫氏注白城在郡南山中○何焯校本刪白字
穀遠注㴑水所出○㴑前書作沁
埒○何焯校本改埓
大城○何焯校本城字去土傍
廣陽郡注永平八年復○臣召南按和帝永元八年
復非永平也按此注昭帝更名爲郡之下尚缺宣
帝復爲國五字蓋本始元年更爲廣陽國至光武
始并入上谷郡耳
汶○何焯校本減去氵按前書作文
高句驪注出塞外御白平山○御當作衡
西蓋烏○前書作西蓋馬臣召南按本書東沃沮在
高句驪蓋馬太山之東知此作烏誤
候城○臣召南按顧炎武救文格論曰候城改屬元
菟而遼東復出一候城無慮改屬遼東屬國而遼
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
少二城矣
占蟬○前書作黏蟬
遂城○前書作遂成
遼東屬國○臣世駿按此郡獨無戶口
昌遼故天遼屬遼西○臣召南按前志遼西無天遼
縣顧炎武考古錄疑此志昌遼故天遼五字當作
昌黎故交黎是也又考安帝紀鮮卑攻夫犂營章
懷注曰夫犂縣名屬遼東屬國鮮卑傳又作扶黎
注文同然則前漢名交黎後漢名夫黎又改曰昌
黎也疑此志當作昌黎故夫黎夫與天字尤相近
賓徒○前書作賓從
臨元○前書作臨允
朱崖○前書作朱盧
羸𨻶○羸應作羸前書孟康曰羸音蓮則作羸字非
也
無功○前書作無切

後漢書卷三十四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幷注

百官志第二十四

百官一　太傅　太尉　司徒　司空　將軍

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戢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廣民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幷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不究案胡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於几閣無紀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爲宗正衛尉平子爲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漸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閒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爲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爲作詁解各隨其下綴續後事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廣前後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爲百官志臣昭曰本志既久是注曰百官傳今昭又採異同俱爲細字如或相冒兼應本注尤須分顯故凡是舊注通爲大書稱本注曰以表其異凡置官之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既在漢書百官表不復悉載

太傅上公一人大戴記曰傅傅之德義也應劭漢官儀曰傅者覆也賈生曰天子不喻於先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傅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齊不信於事此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爲太傅天子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敘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言語之道簡聞少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列侍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既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此古天子自雜衆之禮也自爲天子而賢智錐之故能處無失計寧無過事鮮身得中本注曰掌以善導無常職世祖以卓茂爲太傅薨因省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胡廣注曰猶古冢宰總己之義也案靈帝之初以陳蕃爲太傅蕃誅以胡廣代始不止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爲太師位在太傅上應劭漢官儀曰太師古官也平帝元年孔光以太傅見授詔太傅無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自是而闕又漢官云太傅長史一人秩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御屬二十二人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太傅置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令史十二人置長史與漢異

太尉公一人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前書曰秦官鄭玄注月令亦曰秦官尚書中候云舜爲太尉東哲據非秦官以此追難玄焉臣昭曰緯候乘書宗貴神說出沒隱顯勳挾讖怪談驟陰陽徵迎起伏或有先徵時能後驗故守寄構思雜稱曉輔通儒達好時略文濟公輸登州具於張衡之詭無口漢輔炳乎尹敏之諷圖讖紛傷其俗多矣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業衡賦政將是據俊位以書前非唐官之實號乎太尉所職即舜所掌遂以同掌道爲太尉乃中侯之妄蓋非官之爲謬康成瀾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禮而忘舜位登其實哉此是不發識於中候而正之於月令也廣微之誚未探頤意說苑曰當堯之時舜爲司徒新論曰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古史考曰舜居百揆總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斯其然矣本注曰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則與二公通諫爭之世祖即位

為大司馬。漢官儀曰：元狩六年罷太尉，法周制置司馬。時議者以為漢軍有官候千人司馬，故加大為大司馬，所以別異大小司馬之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蔡質漢儀曰：府開闕，王莽初起大司馬，後篡盜神器，故遂賤去其闕。漢官儀曰：張衡云明帝以司馬司空府欲復更太尉府，時公趙憙也。西曹掾安眾鄭均素好名節，以為朝廷新造北宮，整飭官寺，旱魃為虐，民不堪命，曾無殷湯六事、周宣雲漢之辭。今府本館陶公主第舍，員職既少，自匡相咨。憙表陳之，即聽許。其冬臨辟雍，歷二府，見皆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歎息曰：椎牛縱酒，勿令乞兒為宰。時憙子世為侍中，驂乘，歸具白之。憙以為恨，頻譴責均，均自劾去，道發病亡。古今注曰：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徒、司空府開陽城門內，與此不同。臣昭案：劉虞為大司馬，而與太尉並置焉。

長史一人，千石。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本注曰：署諸曹事。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漢書音義曰：正曰掾，副曰屬。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黃閤主簿錄省眾事。應劭漢官儀曰：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佐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又舊河隄謁者，世祖改以三府掾屬為謁者領之，遷超御史中丞、刺史，或為小郡。監黎陽謁者，世祖以幽并州兵騎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兵騎千人，復除甚重。謁者任輕，多放情態，順帝改用公府掾有清名威重者，遷超牧守焉。漢官目錄曰：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詔書，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三人。本注曰：漢舊注公令史百石，自中興以後，注不說石數。御屬主為公御。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御屬如錄事也。閤下令史主閤下威儀事。記室令史主上表章報書記。門令史主府門。其餘令史各典曹文書。應劭漢官儀有官騎三十人。

司徒，公一人。孔安國曰：主徒眾，教以禮義。本注曰：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養生送死之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視濯，大喪則掌奉安梓宮。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世祖即位，為大司徒，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此不然。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本欲依之，迫於太尉、司空，但為東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并存。每歲州郡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之舉謠言者也。頃者舉謠言者，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云何，箸者同聲稱之，不箸者各爾銜枚。大較皆取無名勢，其中或有愛憎，微裁黜陟之，暗昧也。若乃中山祝恬踐周、召之列，當軸處中，忘謇諤之節，俾首尾之譏，懸囊捉撮，無能清澄，其與申屠嘉責鄧通、王嘉封還詔書，邈矣乎！周禮有外朝，干寶注曰：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漢舊儀曰：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為大司徒。郡國守長史上計事竟，遣公出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記室掾史一人大音讀敕畢，遣勅曰：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今日公卿以下，務飭儉恪，奢僭過制度以益甚。二千石身帥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諸論以法養，視疾病，致醫藥，務治之。詔書無飾廚養，至今未變，又更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陁壞不治，無辨護者，不勝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聽。十年更名相國。案獻帝初，董卓自太尉進為相國，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為丞相，郗慮為御史大夫，則罷三公官。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闊，遺無節限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三十一人。漢官目錄曰：三

十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本注曰世祖即位以武帝
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
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十二月復置司直不屬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領諸州九年十二月詔司直
比司隸校尉坐同席在上假傳置從事三人書佐四人
司空公一人馬融曰掌營城郭主司空土以居民本注曰掌水土事凡
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
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
之事掌掃除樂器大喪則掌將校復土凡國有大造
大疑諫爭與太尉同韓詩外傳曰三公之得者何曰司馬司空司徒也司馬主天司
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阤川谷不通五穀不
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民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
舉其辨明其得此之謂三公之事世祖即位為大司空應劭漢官儀曰綏和元年
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為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
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漢舊儀曰御史大夫勑上計丞長史曰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
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長史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為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
郡國有茂才不顯者言殘民貪污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於得中惡惡止其
身選舉民侈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群輩大賊對
上臣昭案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慮免不得補荀綽晉百官表注曰獻
帝置御史大夫職如司空不領侍御史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
人漢官目錄云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
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
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
左右將軍蔡質漢儀曰漢興置大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左右前後皆金紫位次上
卿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為大將
軍欲尊寵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
以為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
等皆然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
祖中興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景丹為驃騎大將
軍位在公下及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
事訖皆罷魏略曰曹公置都護軍中尉置護軍將軍亦皆比二千石旋軍並止罷明帝
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才以為驃騎將軍以王
故位在公上數年後罷章帝即位西羌反故以舅馬
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還後罷和帝即位以舅竇憲為
車騎將軍征匈奴位在公下還復有功遷大將軍位
在公上復征西羌還免官罷安帝即位西羌寇亂復
以舅鄧騭為車騎將軍征之還遷大將軍位如憲數
年復罷自安帝政治衰缺始以嫡舅耿寶為大將軍
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繼為大將
軍如三公焉梁冀別傳曰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若龍門謁者將引增掾
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長史司馬皆一人千石東觀書曰竇憲作大將軍
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本注曰司馬主兵如太尉從事中
郎二人六百石本注曰職參謀議東觀書曰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
人掾屬二十九人案本傳東平王作驃騎掾史四十人令史及御屬三
十一人本注曰此皆府員職也又賜官騎三十人及
鼓吹應劭漢官儀曰鼓吹二十人非常員舍人十人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
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
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
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
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為副貳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
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以征
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
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稟假掾史

主稟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法明帝初置度遼將軍以衞南單于衆新降有二心者後數有不安遂爲常守應劭漢官儀曰度遼將軍孝武皇帝初用范明友明帝十八年行度遼將軍事安帝元初元年置眞銀印青綬秩二千石長史司馬六百石東觀書云司馬二人

後漢書卷二十四

後漢書卷三十五

梁　剡　令　劉　昭　補　幷　注

百官志第二十五

百官二　太常　光祿勳　衞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盧植禮注曰如大樂正本注曰掌禮儀
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漢舊儀曰贊饗
一人秩六百石掌贊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
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漢官曰員吏八十五人其十二人四
科十五人佐五人假佐十三人百石十五人騎吏九人學事十六人守學事臣昭曰凡漢官所載列職人
數今悉以注雖頗為繁蓋周禮列官陳人役於前以為民極實觀國制此則宏模不可闕者也丞一
人比千石盧植禮注曰如小樂正本注曰掌凡行禮及祭祀小
事總署曹事漢舊儀曰丞舉廟中非法者其署曹掾史隨事為員
諸卿皆然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
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
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漢官儀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曆三
人龜卜三人廬宅四人日時三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
醫二人丞一人明堂及靈臺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
丞掌守明堂靈臺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漢官
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
舍人

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注僕射中興轉為祭酒胡廣曰官
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者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有先博
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
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
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
對本四百石宣帝增秩本紀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
送神漢舊儀曰廟祭太祝令主席酒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二人佐二
人學事四人守學事九人有秩百五十人祝人宰二百四十二人屠者六十人丞一人本注
曰掌祝小神事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宰工鼎俎饌具之物
凡國祭祀掌陳饌具漢官曰明堂丞一人二百石員吏四十二人其二人百石二人
斗食二十三人佐九人有秩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宰二百四十二人屠者七十三人衛士一十五人
丞一人

太予樂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伎樂凡國祭祀掌
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漢官曰員吏二十五人其二人百石二十
斗食七人佐十人學事四人守學事樂人八佾舞三百八十人盧植禮注曰太予令如古大胥漢大樂律
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
到三十顏色和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丞一人盧植禮注曰大樂丞如古小胥

高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
漢官曰員吏四人衛士一十五人

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如高廟漢官曰員吏六人衛士二
十人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園
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本注曰校長主兵戎盜
賊事應劭漢官名秩曰丞皆選孝廉郎年少薄伐者遷補府長史都官令候司馬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望晦
時節祭祀漢官曰每陵食監一人秩六百石監丞一人三百石中黃門八人從官二人案食監
即是食官令號

右屬太常本注曰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
有太卜令六百石後省幷太史中興以來省前

凡十官案前書十官者太宰均官都水雍大祝五時各一尉也東觀書曰章帝又置祀令丞延光元年省

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胡廣曰勳猶閽也易曰為閽寺官寺主殿宮門戶之職郊祀之事掌三獻漢官曰員吏四十四人其十人四科三人百石二人斗食二人佐六人騎吏八人學事十三人守學事一人官醫衛士八十一人丞一人比千石

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五官郎蔡質漢儀曰中郎解其府對太學五官中郎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郎年五十以屬五官故曰六百石五官侍郎比四百石本注曰無員五官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蔡質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見五官左右將執板不拜於三公諸卿無敬

左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左署郎蔡質漢儀曰郎中解其府府次五官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三郎本注曰皆無員

右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右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無員三郎並無員

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虎賁宿衛前書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鶡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孔安國曰若虎賁獸言其甚猛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比六百石本注曰僕射主虎賁郎習射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漢官曰陛長墨綬銅印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漢制也節從虎賁比二百石四郎本注曰皆無員掌宿衛侍從自節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羽林郎案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御征伐不知何時置董卓為東中郎將盧植為北中郎將獻帝以曹操為南中郎將羽林郎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前書曰初置名建章營騎後更名出補三百石丞尉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言其嚴厲整銳也案此則為巖郎與志不同蔡質漢儀曰羽林郎百一十八人無常員府次虎賁府

羽林左監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左騎漢官曰孝廉郎作主羽林九百人二監官屬史吏皆自出羽林中有材者作丞一人

羽林右監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右騎丞一人

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三人掌御乘輿車

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五人掌駙馬

騎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十人本監羽林騎

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三人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凡諸國嗣之喪則光祿大夫掌弔

太中大夫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二十人秩比二千石

中散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三十人秩比二千石

諫議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漢官曰三十人

議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五十人無常員

謁者僕射一人比千石本注曰為謁者臺率主謁者

天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蔡質漢儀曰：見尚書令，對揖無敬，謁者見，執板拜之。常侍謁者五人，比六百石。本注曰：主殿上時節威儀。漢官曰：謁者三十人，其二人公府掾，六百石，持使也。謁者三十人。其給事謁者四百石，其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將大夫以下之喪，掌使弔。本員七十人，中興但三十人。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皆用孝廉年五十，威容嚴恪能賓者為之。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尊官，所以試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謁者也。昔燕太子使荊軻劫始皇，變起兩楹之間，以其後謁者持匕首刺腋。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以板。初為灌謁者，滿歲為給事謁者。蔡質漢儀曰：出府丞長史陵令，皆選儀容端正任奉使者。

右屬光祿勳。本注曰：職屬光祿者，自五官將至羽林右監，凡七署。自奉車都尉至謁者，以文屬焉。舊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郎受事，車駕出給黃門郎兼。有請室令，車駕出在前請所幸，徼車迎白示重慎。中興但以郎兼事，訖罷。又省車戶騎凡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衞曰戶郎。及羽林令。

衞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宮門衞士，宮中徼循事。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其九人四科，二人二百石，文學三人百石，十二人斗食，二人佐，十三人學事，一人官醫，衞士六十人。丞一人，比千石。

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議郎衞林為公車司馬令，位隨將大夫。舊公車令與都官長史位從將大夫，自林始。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當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

南宮衞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南宮衞士。漢官曰：員吏九十五人，衞士五百三十七人。丞一人。

北宮衞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北宮衞士。漢官曰：員吏七十二人，衞士四百七十二人。丞一人。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周禮司寤氏有夜士。干寶注曰：今都候之屬。本注曰：主劒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漢官曰：右都候員吏二十二人，衞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員吏二十八人，衞士三百八十三人。蔡質漢儀曰：宮中諸有劾奏罪，左都候執戟戲車縛送付詔獄，在官大小各付所屬。以馬被覆。見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皆執板拜見。丞郎皆揖。丞各一人。

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漢官曰：員吏九人，衞士百二人。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九月初開此門。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案雒陽宮門名為蒼龍闕門。漢官曰：員吏六人，衞士四十人。玄武司馬，主玄武門；漢官曰：員吏二人，衞士三十八人。北屯司馬，主北門；漢官曰：員吏二人，衞士三十八人。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漢官曰：員吏四人，衞士百二十四人。古今注曰：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宮朱爵南司馬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漢官曰：員吏十三人，衞士百八十人。朔平司馬，主北門。漢官曰：員吏五人，衞士百一十七人。凡七門。漢官曰：凡員吏皆隊長佐。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胡廣曰：符用木，長尺二寸，鐵印以符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官長史為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右屬衞尉。本注曰：中興省旅賁令，衞士一人丞。漢官目錄曰：古三卿，太尉所部。

太僕，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漢官曰：員吏七十人，其七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八人百石，六人斗食，七人佐，六人騎吏，三人假佐，三十一人學事，一人官醫。丞一人，比千石。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

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漢官曰員吏百九人
左右丞各一人。
車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諸車。漢官曰員吏二十四人。
丞一人。
未央廄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及廄中諸馬。漢官曰員吏七十人。卒騶二十人。
長樂廄丞一人。漢官曰員吏十五人。卒騶二十人。苜蓿苑官田所一人守之。
右屬太僕。本注曰。舊有六廄。皆六百石令。前書曰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晉灼曰。六廄名也。主馬萬匹。
中興省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
御馬。後或幷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
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
但以羽林郎監領。古今注曰。漢安元年七月。置承華廄令。秩六百石。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應劭曰。兵獄同制。故稱廷尉。本注曰。掌平
獄。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胡廣曰。讞質也。漢官曰。員吏百四十人。其十一人四科。十六人二百石廷吏文學。十六人百石。十三人獄吏。二十七人佐。二十六人騎吏。三十人假佐。一人官醫。
正左監各一人。前漢有左右監平。世祖省右而猶曰左。
左平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平決詔獄。
右屬廷尉。本注曰。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獄二
十六所。各令長名。世祖中興皆省。唯廷尉及雒
陽有詔獄。蔡質漢儀曰。正月旦百官朝賀。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各辭不能朝。高賜舉奏。皆以被病篤困。空文武之位。闕上卿之贊。既無忠信斷金之用。而有敗禮傷化之尤。不謹不敬。請廷尉治嘉罪。河南尹治世罪。議以世掌廷尉。故轉屬他官。
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周禮象胥。干寶注曰。今鴻臚。本注曰。掌
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其郊廟行禮。贊導。請行事。既
可以命羣司。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
計。匡四方來。亦屬焉。漢官曰。員吏五十五人。其六人四科。二人二百石文學。六人百石。一人斗食。十四人佐。六人騎吏。十五人學士。五人官醫。永元十年。大匠應順上言。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直裝衣物。敝朽暴露。朝會邈遠。事不肅給。昔霸國盟主耳。舍諸侯於隸人。子產以爲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無乎。和帝嘉納其言。即創業焉。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
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
之。王薨則使弔之。及拜王嗣。丞一人。比千石。
大行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諸郎。漢官曰。員吏四十人。丞一
人。治禮郎四十七人。漢官曰。其四人四科。五人二百石文學。五人百石。九人斗食。六人佐。六人學事。十二人守學事。東觀書曰。主齋祠儐贊九賓。又有公室主獨中都官斗食以下。功次相補。案盧植禮注曰。大行郎亦如謁者。兼舉形貌。
右屬大鴻臚。本注曰。承秦有典屬國。別主四方
夷狄朝貢侍子。成帝時。省幷大鴻臚。中興省驛
官別火二令丞。如淳曰。漢儀注。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事。及郡邸長
丞。但令郎治郡邸。漢官目錄曰。右三官。司徒所部。

後漢書卷二十五

後漢書卷三十五考證

百官志二省前凡十官注延光元年○光何焯校本改平。

治禮郎四十七人注主稱中都官○稱當作調。

後漢書卷三十五考證

後漢書卷三十六

梁　剡令　劉昭補幷注

百官志第二十六

百官三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秩第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其六人四科一人二百石四人百石三人佐六人騎吏二人法家十八人學事一人官醫丞一人比千石

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其餘屬吏增減無常漢官曰主傅一人秩六百石僕一人秩六百石私府長一人秩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直吏三人從官二人東觀書曰其主薨無子置傅一人守其家

右屬宗正本注曰中興省都司空令丞如淳曰主罪人

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漢書曰員吏百六十四人其十八人四科九人斗食十六人二百石文學二十人百石二十五人佐七十五人學事一人官醫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帑藏古今注曰建初七年七月為大司農置丞一人秩千石別主帑藏則部丞應是面秩不同應劭漢官秩亦云二千石

太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受郡國傳漕穀漢官曰員吏九十九人丞一人

平準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知物賈主練染作采色漢官曰員吏百九十人丞一人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舂御米及作乾糒導擇也漢官曰員吏百一十二人丞一人

右屬大司農本注曰郡國鹽官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魏志曰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別而少為校尉丞又有廩犧令六百石掌祭祀犧牲鴈鶩之屬漢官曰丞一人三百石員吏四十人其十一人斗食十七人佐七人學事五人守學事皆河南屬縣給吏者及雒陽市長漢官曰市長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補員吏三十六人十三人百石嗇夫十一人斗食十二人佐又有槐權丞三百石別治中水官主水渠在馬市東有員吏六人滎陽敖倉官中興皆屬河南尹餘均輸等皆省均輸者前書孟康注曰謂諸當所有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賈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鹽鐵論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卽萬民並收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王隆小學漢官篇曰調均報度輸漕委輸胡廣注曰邊郡諸官請調者皆為調均報給之也以水通輸曰漕委積也郡國所積聚金帛貨賄隨時輸送諸司農曰委輸以供國用前書又有都內籍田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丞郡國諸倉農監六十五官長丞皆屬之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漢官曰員吏三十四人其一人四科一人二百石五人百石四人斗食三人佐六人騎吏十三人學事一人官醫少者小也小故稱少府王者以租稅為公用山澤陂池之稅以供王之私用古皆作小府漢官儀曰田租芻稾以給經用凶年山澤魚鹽市稅少府以給私用也丞一人比千石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諸醫。漢官曰：員醫二百九十三人，員吏十九人。藥丞、方丞各一人。本注曰：藥丞主藥，方丞主藥方。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御飲食。漢官曰：員吏六十九人，衛士三十八人。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制，太官令秩千石，丞四人秩四百石，不與漢志同。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各一人。本注曰：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酒，果丞主果。荀綽云：甘丞掌諸甘肥，果丞別在外，諸果菜茹。

守宮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漢官曰：員吏六十九人。丞一人。漢官曰：外官丞二百石，公府吏府也。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捕得其獸送太官。漢官曰：員吏五十八人。案桓帝又置鴻德苑令。丞、尉各一人。

侍中，比二千石。漢官秩云千石。周禮太僕干寶注曰：若漢侍中。本注曰：無員。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或置或否。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仰占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參乘佩璽秉劍。員本八人，陪見舊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今官出入禁中，更在尚書下。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河南尹亦如之。又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莽何羅挾刃謀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

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眾事，顧問應對給事。

黃門侍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中，引王就坐。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宮閣簿青瑣門在南宮。衛權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改給事黃門侍郎為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舊侍中、黃門侍郎以在中宮者，不與近密交政。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闈，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又曰：諸奄人官，悉以議郎、郎中稱，秩如故。諸署令兩梁冠，陛殿上得召都官從事以下。

小黃門，六百石。本注曰：宦者，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眾事。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則使問之。

黃門令一人，六百石。董巴曰：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諸宦者。漢官曰：員吏十八人。丞、從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從丞主出入從。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黃綬。本注曰：宦者。各主中宮別處。

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中黃門，比百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比三百石。掌給事禁中。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掌後宮貴人采女事。漢官曰：吏從官百六十七人，待詔五人，員吏十人。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

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侍使。漢官曰：員吏六人，吏從官三十四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漢官曰：右丞一人，暴室一人。

御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漢官曰：員吏七人，吏從官三十人。丞、織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漢官曰：右丞一人。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諸小祠祀。漢官曰：從官吏八人，騶僕射一人，家巫八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鉤盾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漢官曰：吏從官四十人，員吏四十八人。丞、永安丞各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宦者。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園觀。苑中丞、果丞、鴻池丞、南園丞各一人，二百石。本注曰：苑中丞主苑中離宮。果丞主果園。鴻池，池名，在雒陽東二十里。南園在雒水南。漢官曰：又有署一人，胡熟監一人。案本紀，桓帝又置顯陽苑丞。濯龍監、應劭漢官秩曰：秩六百石。直里監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濯龍亦園名，近北宮。直里亦園名也，在雒陽城西南角。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漢官曰：員吏十三人，吏從官六人。丞一人。

內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布張諸衣物。漢官曰：從官祿十一人，員吏十九人。左右丞各一人。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漢官曰：員吏十三人，吏從官六人。丞一人。

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唐虞官也。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人。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蔡質漢儀曰：故公為之者，朝會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故自佩銅印墨綬。

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眾事。蔡質漢儀曰：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凡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復道中，遇尚書僕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車，豫相迴避。衛士傳不得迕臺官，臺官過後乃得去。臣昭案：獻帝分置左右僕射，建安四年以榮邵為尚書左僕射，是也。獻帝起居注曰：邵卒官，贈執金吾。

尚書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書四人，韋昭曰：尚，奉也。分為四曹：漢舊儀曰：初置五曹，有三公曹，主斷獄。蔡質漢儀曰：典天下歲盡集課事。三公尚書二人，典三公文書。吏曹尚書典選舉齋祀，屬三公曹。靈帝末，梁鵠為選部尚書。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蔡質漢儀曰：主常侍黃門御史事。世祖改曰吏曹。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漢舊儀曰：亦云主刺史。蔡質漢儀曰：掌中郎官水火盜賊辭訟罪眚。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蔡質漢書儀曰：典繕治功作，監池苑囿，盜賊事。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尚書，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曰：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世祖承遵，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蔡質漢儀曰：天子出獵，駕御府曹郎屬之。凡六曹。周禮天官有司會，鄭玄曰：若今尚書。

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蔡質漢儀曰：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蔡質漢儀曰：右丞與僕射對掌授廩假錢穀，與左丞無所不統。凡中宮漏夜盡，鼓鳴則起，鐘鳴則息。衛士甲乙徼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衛士傳言五更未明三刻後，雞鳴衛士踵丞郎趨嚴上臺，不畜宮中雞。汝南出雞鳴，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於宮中。應劭曰：楚歌，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鮦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是也。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客曹郎主治羌胡事，劇，遷二千石或刺史，其公選為縣令，秩滿自占縣去，詔書賜錢三萬與三臺祖餞。餘官則否。治嚴一月，準謁公卿陵廟乃發。御史中丞遇尚書丞郎，避車執板住揖，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車過遠乃去。尚書言左右丞，敢告知如詔書律令。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左右君。丞郎見尚書，執板對揖，稱曰明時。見令、僕射，執板拜，朝賀對揖。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本注曰：曹有三，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古今注曰：永元三年七月，增尚書令史員，功滿未嘗犯禁者，以補小縣墨綬。蔡質曰：皆選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有吏能為之。決錄注曰：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缺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為郎，以孝廉丁邯補焉。邯稱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耳。世祖怒曰：虎賁滅頭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不？邯曰：能殺

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中詔遣出竟不為郎郎守叔春京兆陽陵人也有高節正直不撓後拜汾陰令治有古迹遺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離當擾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於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治有異卒於官

符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本注曰：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漢官曰：當時明法律郎。周禮掌節有虎節、龍節。皆金也。干寶注曰：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周禮又曰：以英蕩輔之。干寶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竹使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符節令史，二百石。本注曰：掌書。魏氏春秋曰：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葆。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周禮：掌建邦之宮刑，以主治王宮之政令。干寶注曰：若御史中丞。及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別留中，為御史臺率。風俗通曰：尚書、御史臺，皆以官倉頭為吏，主賦舍。凡守其門戶。蔡質漢儀曰：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遷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出為二千石。魏志曰：建安置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後又屬少府。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本注曰：掌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蔡質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補之。胡廣曰：孝宣感路溫舒言，秋季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御史起此，後因別置，冠法冠，秩百石，有印綬，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惠帝以後，無所平治，備位而已。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察舉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二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蔡質漢儀曰：其二人者更直執法省中者，皆糾察百官，督州郡。公法府掾屬高第補之，初稱守，滿歲拜真，出治劇為刺史、二千石，平遷補令。見中丞，執板揖。

蘭臺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

右屬少府。本注曰：職屬少府者，自太醫、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屬焉。承秦，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考工轉屬太僕，都水屬郡國。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別主上林苑，有離宮燕休之處。世祖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事訖乃罷之。少府本六丞，省五。又省湯官織室令，置丞。又省上林十池監、胞人長丞、宦者、昆臺、昆臺本名甘泉居室，武帝改。佽飛佽飛本名左弋，武帝改。三令，二十一丞。又省水衡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人。章和以下，中官稍廣，加嘗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別作監，皆六百石，宦者為之，轉為兼副，或省故，錄本官。蔡質漢儀曰：少府符著出見都官從事持板都官從事入少府見符著持板。漢官目錄曰：古三輔司空所部。

後漢書卷二十六

後漢書卷三十七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幷注

百官志第二十七

百官四

執金吾　太子太傅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司隸校尉

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漢官秩云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外相為表裏以擒姦討猾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吾猶禦也應劭曰執金革以禦非常漢官曰員吏二十九人其十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三人百石二人斗食十三人佐學事主緹騎丞一人比千石漢官秩云六百石緹騎二百人本注曰無秩比吏食奉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壯矣世祖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

武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兵器丞一人

右屬執金吾本注曰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中興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執金吾又省中壘寺互都船令丞尉及左右京輔都尉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職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唐虞官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將行宦者景帝更為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張晏曰皇后卿也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

中宮僕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馭本注曰太僕秩二千石中興省太減秩二千石以屬長秋

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中宮謁者三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報中章

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文書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補浣者皆主之丁孚漢儀曰中宮藏府令秩千石儀比御府令丞一人本注曰宦者中宮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宮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冗從丁孚漢儀曰給事中宮侍郎六人比尚書郎宦者為之給事黃門四人比黃門侍郎給事羽林郎一人比羽林將虎賁官騎下

中宮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宮請署天子數女騎六人丞復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復道丞主中閣道

中宮藥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

右屬大長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上亦宦者主中諸官成帝省之以其職幷長秋是後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奉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云其中長信長樂宮者署少府一人職如長秋及餘吏皆以宮名為號員數秩次如中宮長樂五官吏朱瑀之類是也本注曰帝祖母稱長信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秩次如中宮長樂又有衛尉僕為太僕皆二千石在少府上丁孚漢儀曰丞六百石其崩則省不常置

太子少傅二千石本注曰亦以輔導為職悉主太子

官屬漢官曰員吏十三人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職
似光祿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無員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
中漢官曰十三人選良家子孫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
少府
太子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倉穀
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飲食
太子僕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車馬職如太僕
太子廄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車馬
太子門大夫六百石漢官曰門大夫二人選四府掾屬本注曰舊注
云職比郎將舊有左右戶將別主左右戶直郎建武
以來省之
太子中庶子六百石本注曰員五人職如侍中
太子洗馬比六百石本注曰舊注云員十六人職如
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漢官曰選郎中補也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衛徼循
太子衛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門衛士

右屬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
屬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

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蔡質漢儀曰位次河南尹光武中元二年省謁者領之章
帝建初元年復置本注曰承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改為將作
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
梓之類列于道側漢官篇曰樹栗椅桐梓胡廣曰古者列樹以表道並以為林圃四者
皆木名治宮室并主之毛詩傳曰椅梓屬也陸璣草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今民云梧桐是也梓今人所
謂梓楸者是也丞一人六百石
左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安帝復也
右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右工徒丞一人安帝復也

右屬將作大匠前書曰屬官又有左右中候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七
令丞成帝省

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
所周禮司門干寶注曰如今校尉
司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周禮每門
下士二人干寶日如今門候六百石蔡質漢儀曰門候見校尉執板不拜本注曰雒
陽城十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漢官秩曰平城門為宮門不置
候置屯司馬秩二千石李尤銘曰平城司午厥位處中古今注曰建武十四年九月開平城門北宮
門屬衛尉其餘上西門應劭漢官曰上西所以不純白者漢家初成故丹鏤之李
尤銘曰上西在季位月惟戌雍門銘曰雍門處中位月在酉廣陽門銘曰廣陽位孟厥月
在申津門銘曰津名自定位季月未小苑門開陽門應劭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
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悵然遂堅縛之刻
記其年月因以名焉銘日開陽在孟位月惟巳耗門銘曰耗門值季月位在辰中東門銘日
中東處仲月位當卯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穀門銘曰穀門北中位當于子夏
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亥凡十二門蔡質漢儀曰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
亭

右屬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監五營漢官曰員吏七人候
自得辟召通大鴻臚一人斗食
屯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兵漢官曰員吏百
二十八人領士七百人司馬一人千石蔡質漢儀曰五營司馬見校尉執板不拜
越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取其才力超越

也案紀光武改青巾右校尉爲越騎校尉臣昭曰越人非善騎所出晉灼爲允本注曰掌宿
衞兵蔡質漢儀亦曰掌越騎漢官曰員吏百二十七人領士七百人司馬一人千石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初置掌上林苑門屯兵見前書本注曰掌
宿衞兵漢官曰員吏七十三人領士七百人司馬一人千石
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如淳曰長水胡名也韋昭曰長水校尉典胡騎廄近
長水故以爲名長水蓋中小水名本注曰掌宿衞兵蔡質漢儀曰主長水宣曲胡騎
漢官曰員吏百五十七人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千
石本注曰掌宿衞主烏桓騎
射聲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服虔曰工射也冥冥中聞聲則射中之故以爲名
本注曰掌宿衞兵蔡質漢儀曰掌待詔射聲事漢官曰員吏百二十九人領士七百人
司馬一人千石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
營壘之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
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
輕車并射聲案大駕鹵簿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長史六百
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
石其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
石丞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
諸邊鄣塞尉諸陵校尉長皆二百石有常例者
不署秩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蔡質漢儀曰職在典京師外部諸郡無所不糾封侯
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入宮開中道稱使者每會後到先去本注曰孝武帝初置
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司隸校尉周官也征和中陽石公主巫蠱之獄起乃依周置司隸臣昭曰周無司隸
登卿司寇平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
前書曰置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元帝去節成帝省建
武中復置并領一州蔡質漢儀曰司隸詣臺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陪卿上
初除謁大將軍三公通謁持板揖公儀朝賀無敬臺召入宮對見尚書持板朝賀揖從事史十
二人本注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蔡質漢儀曰都
官主雒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博物記曰中興以來都官從事多出之河內掊擊貴戚功曹從
事主州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錄
衆事簿曹從事主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
事主兵事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
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假佐二
十五人本注曰主簿錄閤下事省文書門亭長主州
正門功曹書佐主選用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
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簿曹書佐主簿書其餘
都官書佐及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各主一郡
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司隸所部郡七
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請其京兆尹左馮翊右
扶風三人漢初都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
興都雒陽更以河南郡爲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
其號但減其秩其餘弘農河內河東三郡其置尹馮
翊扶風及太守丞奉之本位在地理志

後漢書卷三十七

後漢書卷二十八

梁　剡令　劉昭補并注

百官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

州郡　縣鄉　亭里
匈奴中郎將　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列侯　王國　宋衞國
關內侯　四夷國
百官奉

外十有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諸書不同也成帝更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蔡質漢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諸州刺史初除比諸持板揖不拜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復禹貢之九州冀州得魏郡安平鉅鹿河間清河博陵常山趙國勃海甘陵平原太原上黨西河定襄鴈門雲中五原朔方河東河內涿郡漁陽廣陽右北平上谷代郡遼東遼東屬國遼西玄菟樂浪凡三十二郡省司隸校尉以司隸部分屬豫州冀州雍州省涼州刺史以并雍州部郡得弘農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張掖張掖屬國酒泉敦煌西海漢興永陽東安南凡二十二郡省交州以其郡屬荊州荊州得交州之蒼梧南海九真交阯日南與其舊所部南陽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凡十三郡益州本部郡有廣漢漢中巴郡犍為蜀郡牂柯越巂益州永昌犍為屬國蜀郡屬國廣漢屬國今并得交州之鬱林合浦凡十四郡豫州部郡本有潁川陳國汝南沛國梁國魯國今并得河南滎陽都尉凡八郡徐州部郡得下邳廣陵彭城東海琅邪利城城陽東莞凡八郡青州得齊國北海東萊齊南樂安凡五郡獻帝春秋曰孫權以步隲行交州刺史東觀書曰交阯刺史持節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胡廣注曰遝謂驛馬也縣文傳篤之以走疾猶言古附遞錄囚徒胡廣曰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狀實其真偽有侵冤者即時平理也考殿最胡廣曰課第長吏不稱職者為殿舉免之其有治能者為最察上尤異州又狀州中吏民茂才異等歲舉一人初歲盡詣京都奏事胡廣曰所察有條應[illegible]異者輒覆問之不茹柔吐剛也歲盡詣所狀納京師名奏事差其遠近各有常會中興但因計吏胡廣曰不復自詣京師其所遣皆如舊典東觀書曰和帝初發歸上言臣聞王者法天錢遠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如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遣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為故事臣愚以為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具問州中風俗惑好惡遣所遣事所聞見考課眾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實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覆勅戒其條令各敬慎所職於以盡滅貪邪便佞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牧方三人所以使窺遠牧眾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冤失職賢而不舉者入告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如何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冤失職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歎乎哉故牧者所以闢四目通四聰皆有從事史假佐本注曰員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豫州部郡國六冀州部九兗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荊州部七揚州部六益州部十二涼州部十二并州部九幽州部十一交州部七凡九十八其二十七王國相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屬國都尉屬國分郡離遠縣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世祖并省郡縣四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臣昭曰昔在先代列爵殊等九服不同職荒制異雖遠帥相司牧伯分長而封疆置限隸庸有數如身之使臂手之使指故能高卑相固遠近維錯羣后克穆共康兆庶愛及周衰稍競吞廣邦國侵爭遞讀貪略猶歷數百年乃能成其并一豈非樹之有本使其然乎秦兼天下開設郡縣孤立獨王即以顛亡漢祖因循雖不頓革分置子弟欲龜諸呂之難漸剖列郡以減大都之權後廢安之徒猶抗懷發慎請千里之威抑古之強國慮非安本無窮之計也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數百威望輕寡得有察舉之勤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既非識治之主故無取焉爾世祖中興監乎政本復約其職還遵舊制斷親奏事省入惜傾漸得自重之略因茲以降蹈於歲年毋后當

頓多以窮守大合危動四海潰弊財盡力竭瀾維撓毀而入方不能內侵諸侯莫敢入伐豈非幹強枝弱控制素重之所輕乎至孝靈在位橫流既及劉焉徼僞自為身謀非有憂國之心專懷狼據之策抗論昏世薦議愚主盛稱宜重牧伯謂足鎮壓萬里挾姦樹黨苟罔一時豈可承為國本長期勝衛哉夫聖主御世莫不大庇生民承其休謀傳其典制猶云事久弊生無咸通貫故變改正服革異質文分爵三五參差不一況在闇騃之君挾姦詐之臣共所創置設焉可仍因大建尊州之規竟無一日之治故焉牧益土造帝服於岷曠袁紹取冀下制書於燕朔劉表制南郊天祀地魏祖據兗遂備皇業漢之殄滅禍原乎此及秦後代任寄彌廣委之邦宰之命被之斧鉞之重假之都督之威開之征討之略晉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然乃詔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監御史皆總綱紀而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昔漢末四海分崩因以吳蜀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此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為一當韜戢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州無事者罷其兵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出須詔條入奏事京城二千石專治民之重監司清蠖於上此經久之體也其便省州牧晉武帝又見其弊矣難有其言不卒其事後嗣纘繼牧鎮愈重據地分爭競覆天下昔王畿之大不過千里州之所司廣袤象遠爭強虎視之辰遷鼎革祚之日未嘗不藉蓄兵之權挾董司之力逼迫伺隙陵奪沖幼其甚者臣主揚兵骨肉戰野昆弟梟懸伯叔屠戮末壯拔心尾大不掉既用此始亦病以終傾轉愈襲莫或途改致維京有銜璧之痛秦臺有不守之酷胡羌遞興氐鮮更起摩滅覃蒙流禍百世堅冰所漸兼緜益蠹嗚呼後之聖王必不久滯斯武靈長之弊當有神算不然則雄捍反拒之事權甚於此心憑強作害之謀方盛於後矣

凡州所監都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丞一人

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三月令郡太守諸侯相病丞長史行事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

王國之相亦如之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本注曰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

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歲盡遣吏上計

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

并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讖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古今注曰六年八月省都尉官應劭曰每有劇職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

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

應劭漢官曰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尚矣易稱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詩美公劉匪居匪康入耕出戰乃裹餱糧干戈載揚四方莫嘗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興雷震煙蒸電激一切取辦縣首驀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即強敵猶鳩鵠捕鷹鸇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挾妖偽遐邇搖蕩八州并發煙炎絳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以為己功財貨糞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兹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春秋家不藏甲所以一國威抑私力也今雖四海殘壞王命未洽可折衝壓難若指以掌故置右扶風

皆置諸曹掾史

新論曰王莽時置西海郡令其吏皆百石親事一日為四百石二歲而遷補

本注曰諸曹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

蔡質漢儀曰河南尹掾出考案與從事同

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正門有亭長一人主記室史主錄記書催期會無令史閤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

漢官曰河南尹員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諸縣有秩三十五人官屬掾史五人四部督郵吏部掾二十六人案獄仁恕三監津渠漕水掾二十五人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學守助掾六十人書佐五十人循行二百三十人幹小史二百三十一人

屬官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

應劭漢官曰前書百官表云萬戶以上為令萬戶以下為長三邊始孝武皇帝所開縣戶數百而或為令荊陽江南七郡唯有臨湘南昌吳三令爾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為長桓帝時以汝南陽安為女公主邑改號為令主薨復復其故若此為繁其本俗說令長以水土為之及秩高下皆無明文班固通儒述一代之書斯近其真

本注曰

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別責以糾怠慢也諸對辭窮尤困收主者掾史關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縛責以明下轉相督敕為民除害也明帝詔書不得僇辱黃綬以別小人吏也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史記秦并天下夷郡縣銷兵刃示不復用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宄以起端緒應劭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各署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為廷掾監鄉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漢官曰雒陽令秩千石丞三人四百石孝廉左尉四百石孝廉右尉四百石員吏七百九十六人十三人四百石鄉有秩獄史五十六人佐史鄉佐七十七人斗食令史嗇夫假五十人官掾史幹小史二百五十人書佐九十人循行二百六十人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鄉人風俗通曰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風俗通曰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風俗通曰國家制度大率十里一鄉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本注曰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漢官儀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過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置長

史一人丞一人治兵民當兵行長領置部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不給衛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民就田應合選為亭長亭長課徼迺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劍甲鎧鼓吏赤幘行縢帶劍佩刀持楯被甲設矛戟習射設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亭吏舊名負弩改為長或謂亭父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風俗通曰周禮五家為鄰四鄰為里里者止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春秋通其所也邊縣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備羌夷犯塞太公陰符曰武王問太公願聞治亂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吏武王曰吏者治也所以為治其亂者何太公曰故吏重罪有十武王問吏之重罪太公曰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貪汙四吏以威力迫脅於民五吏與史合姦六吏與人亡情七吏作盜賊使人為耳目八吏賤買貴賣於民九吏增易於民十吏振懼於民夫治者有三罪則國亂而民愁盡有之則民流亡而君失其國武王曰民亦有罪乎太公曰民有十大於此除者則國治而民安武王曰十大何如太公曰民驕吏厚大臣一大也民宗彊侵陵羣下二大也民甚富傾國家三大也民尊親其君天下歸慕四大也眾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之讎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為權七大也恩行於吏八大也民服信以少為多奪人田宅贅人妻子九大也民之基業畜產為人所苦十大也所謂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武王曰維吏之罪塞民之大柰何太公曰察民之暴吏明其賞審其誅則吏不敢犯罪民不敢大也武王曰是民吏相伺上下不和而結其讎太公曰為君守成為吏守職為民守事如此各居其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里治里治則家治家治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國無事則吏民外不懷怨內不徼事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士給均本吏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胡廣曰鹽官掊坑而得鹽或有鑿井煑海水而以得之者鑄銅為器械當鑄冶之時扇熾其火謂之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在所諸

縣均差吏更給之置吏隨事不具縣員

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護南單于置從事二人有事隨事增之掾隨事為員護羌烏桓校尉所置亦然應劭漢官曰擁節屯中步南設官府掾史單于歲遣侍子來朝謁者常送迎焉得賂弓馬氈罽他物百餘萬謁者事訖還具表付帑藏詔書勑自受

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烏桓胡應劭漢官曰擁節長史一人司馬二人皆六百石并領鮮卑客賜質子歲時胡市焉晉書曰漢置東夷校尉以撫鮮卑

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應劭漢官曰擁節長史司馬二人皆六百石

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本注曰傅主導王以善禮如師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長史如郡丞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地既廣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職傅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國家唯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胡廣曰後漢妾數無限別乃制設正適曰妃取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至景帝時吳楚七國恃其國大遂以作亂幾危漢室及其誅滅景帝懲之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主治民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漢內史中尉郎中令之名前書曰改漢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而王國如故員職皆朝廷為署不得自置至漢成帝省內史治民更令相治民漢舊儀曰大司空何武奏罷內史相如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參職是後中尉爭權與王相奏常不和也太傅但曰傅臣昭曰觀夫高祖之創業也豈直鴻勳碩德大庇羣生蕩其毒虐厝之和泰而已哉至於謀深慮久封建子弟蕃維盤固規謀弘遠及於三趙不終燕靈天絕齊代淮楚皆為外重故宋昌曰外長齊楚淮南斯非效與事過則弊執或通之全圖之難誠固財物之富作衛之盛亦既得之於前矣故賜以几杖用息姦謀嗣賢局下怨生有以建建御構亂兵交梁闕禦傳推寇肇自密戚景帝遂削蕃國之權刻骨肉之援封為君而不聽治其民置為主而稍賤其臣矯枉過甚遂殘於此呂霍之危朝后族愈貴於來寵吳楚之數奔侯王恒借以受誚故賈誼欲衆建以少其力列慮以侯其生此乃建觀深識盛於親陪之要者也家嗣必傳萬里之地分支欲使勢據不得於經維遠算且已礙矣復哀平之際劉氏偏於四海宗正著錄遂以萬數及乎後漢彌循前迹光武十子並列纖外近郡孝明八國不能開庇遠民國近則不可以大不大則不足為強此所以本枝之援無以少固若使漢分兩越置二三親國剖吳楚樹數四列蕃割遼海而分皇枝開疆蜀而王子弟使主尊顯依漢初之實民無定限許滋養之富若有昏虐之嗣可得廢而不得削必傳劉氏民信所奉發其侵伐兼并之釁變其他族篡殺之科制其入貢輕重之法疏其來朝往復之數君君臣臣承許百世之期一國之民長無還動之志四方得志聽離官列封懷賢抱智隨所適樂土強弱相侔遣近相推舉其大歸略其小得與其書一班之海內天子之朝自非異姓僭尊不得興動王之師諸蕃國自非離互篡主不降討伐之詔大牙相經共為嚴國雖王莽會盜將何因而敢竊曹操雄勇亦安能以得土斯無俟極聖然克行明賢相識亦足立故父子首足也民弟四肢也當使筋骨體血動靜足以相勝長短大小幹用足以相衛豈有割壓致腹取骨肉以增頭剃背露骨剝膚腴以禪領而謂顱頷髻岸可得比壽松晉侯咽擁腫必能長生久視哉漢氏得之徵猶能四百載魏人失之甚不滿數十年爰自晉世矯枉太過入列皇朝非簡賢之授唯親是貴無愚智之辨不能勝衣冠早據公相之尊童蒙幼子當登槐嶽之位職應論道而未離保母之養續侯賦政而殿二三尺衣英賢大度稟彼昏稚高才碩儒恭承窺識公餗覆而不憂美錦碎而愈截兼授若流迴還競辭才竊任重功勤實多曉比名於公旦夕同罪於盜跖褒稱無位可以充德賊退刑纖不足以塞咎或力強濟聲實隆重嫌猜長過身受其弊覆滅分體若梟仇寇齎粉同氣有過他逆忠貞之士橫罹其凶志節之人狼狽其禍鬩伯實沈纏踵史筆顯恩顯甫比有國書趙倫以意愚排天齊攸以賢明謝世枉鬱殄冤寃孫就盡不可勝載矣豈周漢之君多孝悌之性晉宋之主稟豺狼之情蓋事勢使之然也朝行斯術夕窮崩亂未能革悛來事愈甚蒼生為此將盡矣四海為此構賊矣聖帝英君欲反斯敗必當更開同姓之國置不增之約罷皇牆入宮之禍守盟牲礪河之篤乃可還險墜之路反乎全安之轍也

中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職如郡都尉主盜賊東觀書曰其紹封削絀者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減

郎中令一人僕一人皆千石本注曰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衛官如光祿勳自省少府

職皆幷焉。僕主車及馭，如太僕。本注曰太僕比二千
石武帝改但曰僕又皆減其秩治書比六百石本注
曰治書本尚書更名大夫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
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
去節謁者比四百石本注曰掌冠長冠本員十六人
後減禮樂長本注曰主樂人衞士長本注曰主衞士
醫工長本注曰主醫藥永巷長本注曰宦者主宮中
婢使祠祀長本注曰主祠祀皆比四百石自禮樂長至此皆四
百石郎中二百石本注曰無員
衞公宋公本注曰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
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常為衞
公安為宋公以為漢賓在三公上五經通義二王之後不考功有誅無
絕鄭玄曰王者存二代而封及五郊天用天子禮以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此謂通三統也三恪者敬其先
聖封其後而已無殊異者也
列侯所食縣為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為徹侯
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
其所食吏民後避武帝諱為列侯武帝元朔二年令
諸王得推恩分衆子土國家為封亦為列侯舊列侯
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
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胡廣漢制度曰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特進在三公
下不在車騎下賜位朝廷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
其餘以肺附及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都者亦隨時
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胡廣制度曰是為猥諸侯諸王封者受茅
土歸以立社稷禮也胡廣曰諸王受封皆受茅土歸立社稷本朝為宮室自有制度列土特進朝侯
至於列侯歸國者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貧富裁制黎庶以守其寵
賀正月執璧云每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本注

曰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但納租於侯以戶數為限
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
事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凡五官中興以來食
邑千戶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千戶不置家
丞又悉省行人洗馬門大夫
關內侯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其身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古今注曰建
武六年初令關內侯食邑者俸月二十五斛承秦賜爵十九等為關內侯
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為限荀綽晉百官表
注曰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為號劉劭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為政備其法品為十八
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制因古義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
出使長之素信者與衆相得也故啓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為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
國也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為稱其在軍也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為號所以異在國之名
也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為等級其帥人皆更卒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
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
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
也然則卿大夫士下之品皆放古比朝之制而異其名亦所以殊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
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為公士者
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褭御駟馬者要褭古之
名馬也駕駟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褭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為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
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六爵為官大夫七爵為公大夫八爵為公乘九爵為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
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卒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為
左庶長十一爵為右庶長十二爵為左更十三爵為中更十四爵為右更十五爵為少上造十六爵為大
上造十七爵為駟車庶長十八爵為大庶長十九爵為關內侯二十爵為列侯自左庶長已上至大庶長
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為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
軍也古今注曰成帝鴻嘉二年令吏民得買爵級千錢
四夷國王率衆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

百官受奉例古今注曰建武二十六年四月戊戌增吏奉如此志例以明也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漢書音義曰斗食祿日以斗爲計佐史奉月八斛古今注曰永和三年初與河南尹及雒陽員吏四百二十七人奉月四十五斛臣昭曰此言豈其妄乎若人人奉四十五斛則四百石秩爲大優而無品若共進奉者十人不過一斗亦非義理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中二千石奉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一千石月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月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月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月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錢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八斗獻帝起居注曰帝在長安詔書以三輔地不滿千里而軍衛用度非一公卿已下不得奏除其若公田以秩石爲率賦與令各自收其租税

贊曰帝道淵默冢帥脩德寔以御衆分職乃克不置不監無驕無忒程是師徒寧民康國

後漢書卷三十八

後漢書卷三十八考證

百官志五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注猶古言古附遂○何焯校本作猶古言附遂

承望都尉注過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過本亦作遇

太傅但日傳注或力強濟聲實隆重○或當作威

賜位朝廷○廷字衍

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注中二千石舉錢九千○舉當作奉

後漢書卷三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三十九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幷注

輿服志第二十九

輿服上

玉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耕車　戎車　獵車　輧車　青蓋車
綠車　皂蓋車　夫人安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輕車　大使車
小使車　載車　導從車
車馬飾

書曰：明試以功，（孔安國曰：攷試其居國為政，以差其功。）車服以庸。（孔安國曰：賜以車服，以旌其德用所任也。又通諸侯四朝，各使陳以進治化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錫車服以表顯其能用。）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夭昏暴陵之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若親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以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苟心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殺身以為之。盡其情也，弈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大者，必饗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為之制禮以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謝。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縟。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聖人不得其位，賢者隱伏，是以天子微弱，諸侯僭侈，於是相貴以等，相譏以貨，相賂以利，天下之禮亂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諸侯，此天子失禮，微弱之始也。自是諸侯宮縣樂食，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儛大武。（鄭玄注禮記曰：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之禮也。白牡，殷牲。）大夫臺門，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鏤簋朱紘，此大夫之僭諸侯禮也。（鄭玄曰：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此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曰「素衣朱襮」。襮，繡領也。鏤簋，謂刻而飾之也，大夫刻之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詩刺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譏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器，盜思奪之矣。自是禮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陪臣，山楶藻梲，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有害己之語，競修奇麗之服，飾以輿馬，文罽玉纓，象鑣金鞍，以相夸上，爭錐刀之利，殺人若刈草然，而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己，雖死不悔。及秦幷天下，攬其輿服，上選以供御，其次以錫百官。漢興，文學既缺，時亦草創，承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撰輿服著之于篇，以觀古今損益之義云。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為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春秋緯曰：瑤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為斗。）以攜龍角為帝車，於

是迺曲其輈，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孝經援神契曰：斗曲杓橈，象成車，房為龍馬，華蓋覆鉤，天罡入魁，神不獨居，故驂駕陪乘，以道勳躅。宋均注曰：房星既體蒼龍，又象駕駟馬，故兼言之也。覆鉤既覆且鉤曲，似蓋也。天罡入魁，又似御陪乘。自是以來，世加其飾。至奚仲為夏車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世本云奚仲始作車。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臣昭案：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其所起遠矣，豈奚仲為始？世本之誤，史考所說是也。周室大備，官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周禮曰：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一器而羣工致巧者，車最多，是故具物以時，六材皆良。鄭玄曰：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自此至弧旌枉矢，皆出周禮，鄭玄曰即是周禮注。輿方法地，蓋圓象天；三十輻以象日月；鄭玄曰：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斿，七仞齊軫，鄭玄曰：軫謂車後橫木。以象大火；鄭玄曰：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鳥旟七斿，五仞齊較，鄭玄曰：較者，車高欄木也。以象鶉火；鄭玄曰：鳥隼為旟，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七星。熊旗六斿，五仞齊肩，以象參伐；鄭玄曰：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旐四斿，四仞齊首，以象營室；鄭玄曰：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鄭玄曰：觀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韣。又為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玄注禮含文嘉曰：蓋旗有九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盧植注禮記曰：有鈴曰旂。干寶注周禮曰：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蓋應為杠，直謂杠矢於弧。此諸侯以下之所建者也。白虎通曰：居車中不內顧也，仰即觀天，俯即察地，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所以有和鸞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名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雍雍，萬福攸同。會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許慎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杜預注左傳亦云鸞在鑣，和在衡。

傅玄乘輿馬賦注曰：鸞在馬勒鑣。干寶周禮注曰：和鸞皆以金為鈴。史記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天子五路，周禮：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事也。謂之路，言行路也。以玉為飾，古文尚書曰：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孔安國曰：大路，玉路；綴路，金路也。服虔曰：大路，總名也，如今駕駟高車矣。尊卑俱乘之也，其采飾有差。鄭玄曰：王在焉曰路，以玉飾諸末也。傅玄乘輿馬賦注曰：玉路，重較也。韻集曰：軏前橫木曰路。錫樊纓十有再就，鄭玄曰：錫，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眾曰：纓謂當胷。士喪禮曰：馬纓三就，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鄭玄曰：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杜預曰：纓在馬膺前，如索罽。乘輿馬賦注曰：繁纓飾以旄尾，金塗十二重。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鄭眾曰：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鄭玄曰：七尺為仞，天子之旗高六丈三尺。日月升龍，象天明也。崔駰東巡頌曰：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秦幷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路，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乘根，秦改曰金根。乘輿馬賦注曰：金根以金為飾。漢承秦制，御為乘輿，孔子所謂乘殷之輅者也。

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蔡邕曰：五安五立。徐廣曰：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輪皆朱班重牙，周禮曰：牙也者，以為固抱也。鄭眾曰：牙謂輞輮也，世間或謂之輞。貳轂兩轄，蔡邕曰：轂外復有一轂，抱轄其外，乃復設轄，抱銅置其中。東京賦曰：重輪貳轄，疏轂飛軨。金薄繆龍，為輿倚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較在箱上。說文曰：轓，文畫蕃。蕃，箱也。通俗文曰：車箱為較。文虎伏軾，魏都賦注曰：軾，車橫覆膝，人所馮止者也。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徐廣曰：置金為於衡上。㯉文畫輈，羽蓋華蚤，徐廣曰：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車也。金華施橑末，有二十八枚，即蓋弓也。東京賦曰：樹翠羽之高蓋。薛綜曰：樹翠羽為蓋，如雲龍矣。金作華形，莖皆低曲。建大旂，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薛綜曰：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五華形，在馬髦前。方釳，鐵也，廣數寸，在馬鬉後，後有

三孔插翟尾其中。薛綜曰：釳中央兩頭高，如山形，而貫中，翟尾結著之。顏延之幼誥曰：釳，乘輿馬頭上防釳，角所以防罔羅，釳以翟尾鐵翮象之也。徐廣曰：金爲馬文髦。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爲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徐廣曰：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騑，騑亦名驂。蔡邕曰：在最後左騑馬頭上。是爲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髦尾爲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爲副車。古文尚書曰：予臨兆民，廩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愼以爲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玄以爲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蔡邕表志曰：以文義不著之故，俗人多失其名，五時副車曰五帝車，鸞旗曰雞翹，耕根曰三蓋，其比非一也。

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轙耒耜之箙，上親耕所乘也。新論桓譚謂揚雄曰：君之爲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輿輦玉蚤華芝及鳳皇三蓋之屬，皆玄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也。東京賦曰：立戈迤戛，農輿路木。薛綜曰：戈，句孑戟。戛，長矛。置車上者邪柱之，迤，邪也，是謂戈路。農輿，三蓋所謂耕根車也。東耕于藉乘馬，無飾，故曰木。賀循曰：漢儀親耕青衣幘。東京賦說親耕亦云鸞路蒼龍。賀循曰：車以耕有鸞，而春獨鸞路者，鸞鳳類而色青，故以名春路也。賦又曰：介御間以剡耜。薛綜曰：耜，耒金也，廣五寸。著耒耜而載之天子車，參乘，帝在左，御在中，介處右，以耒置御之右。

戎車，其飾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轙胄甲弩之箙。漢制度曰：戎立車以征伐。周官其矢箙，通俗文曰：箭箙謂之步叉。干寶亦曰：今謂之步叉。鄭玄注既夕曰：服，車箙也。顏延之幼誥云：箙，矢也。

獵車，其飾皆如之。重輞縵輪，繆龍繞之，一曰闟豬車，親校獵乘之。魏文帝改曰闟虎車。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重翟羽蓋者也。加交路帳裳。徐廣曰：青交路，青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字林曰：軿車，有衣蔽無後軿者謂之輜也。釋名曰：軿，屏也，四面屏蔽，婦人乘牛車也。有邸曰輜，無邸曰軿。傅子曰：周曰輜車，即輦也。樸文畫輈，黃金塗五末，徐廣曰：末，轅頭前一轅及衡端轂頭也。蓋蚤，左右騑，駕三馬。

長公主赤罽軿車。

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軿車。大貴人加節畫輈，皆右騑而已。

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黑樸文，畫轓文輈，金塗五末。皇子爲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徐廣曰：旂旗九旒，畫降龍。魏武帝令問東平王有金路何意，爲是特賜非？侍中鄭稱對曰：天子五路，金以封同姓，諸侯得乘金路，與天子同，此自得有，非特賜也。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騑，駕三。獨斷曰：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有孫乘之。

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皁繒蓋，黑轓，右騑。車有轓者謂之軒。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二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案本傳舊典，傳車驂駕，乘赤帷裳，唯郭賀爲冀州，勑去襜帷。謝承書曰：孔恂字巨卿，新淦人，州別駕從事。車前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是時刺史行部，發去，日晏，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諫曰：明使君傳車自發晚，而欲徹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卹投傳去，刺史追辭謝，請不肯還。楚是遂不去屏星。說文曰：車當謂之屏星。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筩。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皁布蓋，千石以上皁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禦車者也。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騑加交路帷裳，皆皁。非公會，不得乘朝車，

得乘漆布輜軿車，銅五末。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薛綜曰：屬之言相連屬也，皆在後為三行。）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蔡邕表志曰：國家舊章，而幽僻藏蔽，莫之得見。）東都唯大行乃大駕。大駕，太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乘輿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前驅有九斿雲罕，（徐廣曰：斿車有九乘。前史不記形也。武王克紂，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東京賦曰：雲罕九斿。薛綜曰：旌旗名。）鳳凰闟戟，（薛綜曰：闟之言函也，取四戟函車邊。）皮軒鸞旗，（徐廣曰：漢官鹵簿圖，乘輿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為列。）皆大夫載。（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為軒。郭璞曰：皮軒，革車。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胡廣曰：建蓋在中。）民或謂之雞翹，非也。（胡廣曰：鸞旗以銅作鸞鳥車衡上，與本志不同。）後有金鉦黃鉞，（說文曰：鉞，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玄鉞，殷執白鉞，周執黃鉞。）黃門鼓車。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皁蓋赤裏，朱轓，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薛綜曰：侍御史載之。）豹尾以前比省中。（小學漢官篇曰：豹尾過後，罷屯解圍。胡廣曰：施於道路，豹尾之內為省中，故須過後屯圍乃得解，皆所以戒不虞也。淮南子曰：軍正執豹皮，所以制正其眾。禮記前載虎皮，亦此之義類。）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以下，皆先行後罷。

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轓輒弩服。（徐廣曰：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藏在武庫。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在鹵簿中。諸車有矛戟，其飾幡斿旗幟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孫吳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又為屬車，輕車為後殿焉。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百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周禮條狼氏，干寶注曰：今卒辟車之屬。）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勑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其送葬，白堊已下，洒車而後還。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虡文畫曲轓，長懸車等。太僕御，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淳白駱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既下，馬斥賣，車藏城北祕宮，皆不得入城門。當用，太僕考工乃內飾治，禮吉凶不相干也。

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主簿、主記，兩車為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長安、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兵車，亭長，（纂要：雒陽亭長車前吹管。）設右騑，駕兩璅弩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

驛馬三十里一置臣昭案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傍郵縣文書有郵有驛行傳以相付縣置屋二區有承驛吏皆條所受書每月言上州郡風俗通曰今吏郵書掾府督郵職掌此卒皆
赤幘絳韝云古者軍出師旅皆從秦省其卒取其師
旅之名焉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
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為前列揵弓韣九
鞬通俗文曰弓鞬謂之韇諸侯王法駕官屬傅相以下皆備鹵
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遮迾出入稱課促列侯家
丞庶子導從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備其
威儀導從事畢皆罷所假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
橫文畫輈龍首鸞衡重牙班輪升龍飛軨薛綜曰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左蒼龍右白虎繫軸頭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盧植禮記注曰軨轄頭也楚辭云猶結軨兮太息王逸注曰重較也李尤小車銘曰軨之嘽嘽蹏逵開通案二家之言不如綜注所記
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樸文畫輈轓吉陽筩朱班
輪鹿文飛軨旂旗九斿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
朱班輪鹿文飛軨九斿降龍卿朱兩轓五斿降龍二
千石以下各從科品諸轓車以上軛皆有吉陽筩諸
馬之文案乘輿金鑁方釳插翟象鑣爾雅注曰鑣馬勒旁鐵也此用象牙龍畫總洙升龍赤扇汗詩云朱幩鑣鑣毛傳曰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鑣飾青兩翇鷸尾附馬左右赤珥流蘇飛鳥節赤膺兼
皇太子或亦如之王公列侯鏤錫乂髦朱鑣朱鹿朱
文絳扇汗青翇鷸尾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青翇尾
當盧乂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
駕云

後漢書卷三十九

後漢書卷三十九考證

輿服志上此諸侯以下之所建者也注其聲名曰和敬○名當作鳴

金鑁方釳插翟尾注方釳鐵也廣數寸在馬鬉後○鑁當作鍐又注金為馬文髦一本或作馬文尾何焯校本作馬乂髦

屬車皆皂蓋赤裏○裏應作裹

龍畫總洙升龍赤扇汗○洙應作沫

附馬○附應改駙

後漢書卷三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四十

梁　剡　令　劉　昭補并注

輿服志第三十

輿服下

冕冠　長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遠遊冠　高山冠
進賢冠　法冠　武冠　建華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却敵冠
樊噲冠　術氏冠　鶡冠　幘
佩刀　印　黃赤綬　赤綬
綠綬　紫綬　青綬　黑綬
黃綬　青紺綸　后夫人服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為服。見鳥獸有冠角頿胡之制，遂作冠冕纓蕤，以為首飾。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巛。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黃。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孔安國注尚書曰：「華象草，華蟲，雉也。」）作繢宗彝，（古文尚書繢作會。孔安國曰：「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火粉米，（孔安國曰：「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米，米若聚米。」）黼黻絺繡，（孔安國曰：「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杜預注左傳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孔安國曰：「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天子備章，（鄭玄周禮注曰：「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以下，侯伯自華蟲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而冕，（鄭衆曰：「大裘，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鄭玄曰：「華蟲，五色之蟲。周禮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是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法言曰：「聖人文質備也。車服以章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抎，吾無以見乎聖也。」）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漢承秦故。至世祖踐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屨，以祠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于時致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東觀書曰：「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春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以按尊事神祇，絜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雍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祗服。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玄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袀玄以從。

冕冠，垂旒，前後邃延，（邃，垂也。延，冕上覆。）玉藻。（周禮曰：「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鄭玄注曰：「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此為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絺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

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說文曰：組，綬屬也。小者以爲冕纓焉。禮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服是也。）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獨斷曰：三公諸侯九旒，卿七旒，與此不同。）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爲組纓，旁垂黈纊。（呂忱曰：黈，黃色也。黃綿爲之。禮緯曰：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薛綜曰：以珩玉爲充耳也。詩云「充耳琇瑩」，毛萇傳曰：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琇瑩，美石也，諸侯以石。）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蔡邕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

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爲之，制如板，以竹爲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也。民謂之鵲尾冠，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袀玄，（獨斷曰：袀，紺繒也。吳都賦曰：袀，皁服也。）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絝袜，示其赤心奉神也。五郊，衣幘絝袜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爲祭服，尊敬之至也。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鄭衆周禮傳曰：衣有襦裳者爲端。鄭玄曰：謂之端，取其正也。正者，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皮弁，質也。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韠。白虎通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也。）

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繒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獨斷曰：殷黑而微白，前大而後小。夏純黑，亦前小而後大。皆以三十大升漆布爲之。詩云「常服黼冔」。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上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禮曰：「朱干玉鍼，（鄭玄曰：朱干，赤大盾也。鍼，斧也。）冕而舞大夏，」此之謂也。

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卻，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爲述，乘輿所常服。（獨斷曰：漢受之秦，禮無文。）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禮記「孔子衣逢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今下至賤更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爲朝服云。

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獨斷曰：禮無文。）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不邪卻，直豎，無山述展筩，（獨斷曰：鐵爲卷梁，高九寸。漢書音義曰：其體側立而曲注。）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太傅胡廣說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史記酈生初見高祖，儒衣而冠側注。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冠，飛月之纓，幘耳赤，丹紈裏，衣帶七尺斬蛇劍，履虎尾絇履。案此則亦通于天子。）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胡廣曰：車駕巡狩幸其國，諸侯衣玄端之衣，冠九旒之冕，其盛法服以就位也。今列侯自不奉朝請侍祠祭者，不得服此，皆當三梁冠，皁單衣。其歸國，流黃衣皁云。晉公卿禮秩曰：太傅、司空、司徒著進賢三梁冠，黑介幘。）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冠，示加服也。（獨斷曰：漢制，禮無文。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建光中，尚書陳忠以爲令史實堪上言太官宜著兩梁。尚書孟布奏：太官職在鼎俎，不列陛位，堪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許。臣伏惟太官令職在典掌王饗，統六膳之飲，列八珍之饌，正百品之羞，納四方之貢，所奉尤重，用恩又勤。明詔慎口實之御，防有敗之飱，增崇其選，侍御史主捕案，太醫令奉方藥供養，符節令掌璽管金虎，故位從大夫，車有籍近，冠有兩梁，所以殊親疏，別內外也。太官令以供養言之爲最親近，以職事言之爲）

最煩多令又高選又執法比太醫令科同服等而冠二人殊名實不副又博士秩卑以其傳先王之訓故
尊而異之令服大夫之冕猶此言之兩梁冠非必列於陛位也建初中太官令兩梁冠春秋之義大於復
古如讚言合典可施行克厭帝心卽聽用之獻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令三府長史兩梁冠五時衣袍事
位從千石六百石
法冠一曰柱後獨斷曰柱後惠文高五寸以纚為展筩前書注曰
纚今之緅通俗文幘囊曰纚鐵柱卷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柱言其厲直不曲撓執法
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獬豸
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為冠異物志曰東北荒中有獸
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鬭則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執法者所服也今冠兩角非豸也臣昭曰
或謂獬豸適非定名在兩角未足斷正安不存其堅飾令兩為冠平胡廣說曰春秋左
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
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武冠一云古緇布冠之象也或曰繁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
晉公卿禮秩曰大司馬將軍尉驃騎車騎衛軍諸大將軍開府從公者著武冠平上幘侍中中
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
又名鵔鸃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
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應劭漢官曰說者以
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潔口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也徐廣曰趙武靈王胡服
有此秦卽趙而用之說者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貂紫蔚柔潤而毛采不彰灼故於義亦取胡廣又曰
意謂北方寒涼本以貂皮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
賜南單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刀
云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獨斷曰其
狀若婦人縷鹿薛綜曰下輪大上輪小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
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鷸冠前圓以為此則是也說文
曰鷸知天將雨鳥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

方山冠似進賢以五采縠為之祠宗廟太子八佾四
時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唯郊天黃門
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
星云獨斷曰禮無文
却非冠制似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
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獨斷曰禮無文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衛
士服之獨斷曰禮無文
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
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
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
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
術氏冠前圓吳制差池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
今不施用官有其圖注淮南子曰楚莊王所服冠者是蔡邕曰其說未聞
諸冠皆有纓蕤執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
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為緄加雙鶡尾
豎左右為鶡冠云莊子曰縵胡之纓武士之服是也五官左右虎賁
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虎
賁將虎文絝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
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鬬對一
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安焉徐廣曰鶡似黑雉出
於上黨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冠插兩鶡鷙鳥之暴疏者也每所攫撮應爪摧衂天子武騎故以冠焉傳玄
賦注曰羽騎騎者戴鶡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
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罷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

從時皆冠一梁不宜以為常服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門大夫職如諫大夫洗馬職如謁者故忠皆服其服先帝之舊也方言可寢奏可謁者古者一名洗馬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詔令長皆小冠獨斷曰公卿侍中尚書衣帛而入朝者曰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不為朝臣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並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為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摞之施巾連題却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尚書幘收方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顯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皁衣羣吏春服青幘立夏乃止助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遠冒也喪幘却摞反本禮也升數如冠與冠偕也期喪起耳有收素幘亦如之禮輕重有制變除從漸文也獨斷曰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董仲舒止雨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故言王莽禿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其宜漢舊儀曰凡齋紺幘耕青幘秋貙劉服緗幘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徐廣曰韍如今蔽膝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徐廣曰今名璲為鞶以為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鞙鞙佩玉貌璲瑞也鄭玄箋曰佩璲者以瑞玉為佩佩之鞙鞙然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詩云雜佩以贈之毛萇曰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月令章句曰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玉藻曰右徵角左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瑲鳴焉纂要曰琚瑀所以納間在玉之間今白珠也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為祭服云

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為鐔口之飾通俗文曰刀鋒曰鐔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左傳曰藻率鞞鞛杜預曰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也鄭玄詩箋曰既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也春秋繁露曰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韍之在前朱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臣昭案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帶劍劍之與刀形制不同名稱各異故蕭何劍履上殿不稱為刀而此志言不及劍如為未備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蕤諸侯王以下以綵赤絲蕤縢綵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以正月卯日作

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淳黃圭長丈九尺九寸

五百首。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之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地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吳書曰漢室之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出堅使人浚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有紐文槃五龍瑕七寸管龍上一角缺獻帝起居注曰時六璽不自隨及還於閣上得晉陽秋曰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蟠螭文隱起書曰昊天之命皇帝壽昌秦舊璽也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諸侯王赤綬，徐廣曰太子及諸王金印龜紐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荀綽晉百官表注曰皇太子朱綬三百二十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皇后亦如之。

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加特也。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前書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高帝相國綠綬徐廣曰金印綠綟綬綟音戾草名也以染似綠又云似紫紫綬名緺綬音瓜其色青紫綟字亦盭音同也傳寫者誤作繁公加殊禮皆服之何承天云緺音媧青紫色綬緺紫色也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前書曰大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位上卿銀印青綬成帝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將軍亦金印漢官儀曰馬防為車騎將軍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和帝以竇憲為車騎將軍始加金印次司空公主、封君服紫綬。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一號青緺綬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鐍云。通俗文曰缺環曰鐍漢舊儀曰其斷獄者印為章也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漢官曰尚書僕射銅印青綬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縌綬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丁孚漢儀載太僕太中大夫囊言乘輿綬黃地冒白羽青絳綠五采四百首長二丈三尺詔所下王綬冒亦五采上下無差諸王綬四采絳地冒白羽青黃去綠二百六十首長二丈二尺公主綬如王侯絳地紺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華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黑綬羽青地絳二采八十首長一丈七尺黃綬一采八十首長丈七尺以為常式民織綬不如式沒入官犯者為不敬二千石綬以上禁民無得織以粉組皇太后詔可王綬如所下

凡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為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尺六寸。東觀書曰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傳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宮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黃門冗從四僕射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侯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侯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長楫櫂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黃門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徐廣曰即單衣隱領袖緣以絛。翦氂蔮，簪珥。珥，耳璫垂珠也。簪以瑇瑁為擿，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凰爵，以

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蔮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

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毛詩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玄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未聞。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

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大手結，墨瑇瑁，又加簪珥。

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衣服同制。

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爲帶鐍，飾以白珠。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蔮，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爲簪珥。入廟佐祭者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緗縹而已。博物記曰：交州南有蟲，長減一寸，形似白英，不知其名，視之無色，在陰地多緗色，則赤黃之色也。

公、列侯以下皆單緣襈，制文繡爲祭服。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襂閨緣加上之服。司馬相如李夫人賦重旬始以爲幓，注曰：襂，下旒也。則幓之容如旌旒也。建武、永平禁絕之，建初、永元又復中重，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絕矣。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繒厚練，浣已復御，率下以儉化起機。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秩品，當傳萬世，揚光聖德。臣以爲宜集舊事儀注本奏，以成志也。

凡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繡，赤舄，服絇履，大佩，皆爲祭服，其餘悉爲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爲常朝服云。宗廟以下，祠祀皆冠長冠，皁繒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絝袜，五郊各從其色焉。

贊曰：車輅各庸，旌旂異局。冠服致美，佩紛璽玉。敬敬報情，尊尊下欲。孰夸華文，匪豪麗縟。

後漢書卷四十

後漢書卷四十考證

輿服志下冠角頍胡之制○頍。監本譌作頮。依宋本改。

藻火粉米注粉若粟米○臣艮褎按孔傳本作粉若粟冰。作米譌也。此志北宋本亦作粟冰。

縫按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者下本或有也字。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古字。監本誤作右。依宋本改。

却敵冠制似進賢○似字。監本誤作以。依宋本改。

術氏冠注淮南子曰楚莊王所服觟冠者是○服字。監本誤作復。依宋本改。

秦施安焉○安。毛本作之。

故忠皆服其服○忠字疑衍。

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也。疑作施。

公侯將軍紫綬注始加金印○印。應改紫。

後漢書卷四十考證

後漢書卷四十一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劉玄傳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帝王紀曰舂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徼飲賓客醉歌言朝亭兩都尉游徼後來用調羹味游徼大怒縳捶數百）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爾雅曰芍鳧茈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芍音胡了反鳧茈續漢書作符訾）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即其義也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也）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王莽年也）荊州牧某（史闕名也）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之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殺牧也○劉攽曰案馬謂之驂人謂之參乘只合用參字）遂攻拔竟陵（竟陵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長壽縣南）轉擊雲杜安陸（安陸縣屬江夏郡今安州縣也）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續漢書卬作印）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平林人陳牧廖湛（廖音力弔反）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掾（欲其安集軍衆故以為官名）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為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為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為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為天子以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諡以為姓）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太液池中臺也為水所漸潤故以為名）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

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
劉賜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
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
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
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
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
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
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
首刮席不敢視怍顏色變也俛俯也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
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李松與棘
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
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
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劉歙為元氏王
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劉信為汝陰王後遂立王匡
為比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衞尉大將
軍張卬為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
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王尚書胡殷為
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
城縣南也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
為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為陰平王陰平縣屬廣漢國驃騎大
將軍宋佻為潁陰王尹尊為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
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劉賜
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
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
女為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
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

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
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
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抵擊也趙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
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
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
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
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襜褕諸于見光武紀續漢
志曰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為赤眉所殺也長安
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
內侯公羊傳曰炊烹為養軍帥將軍○劉攽曰案是時多置軍衙鄧禹傳亦作軍衙將軍
此當作衙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
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
海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
十一元士法谷阜令為帝佐以匡綱紀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
因下江平林之埶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
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
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
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掾專捕盜賊也○劉攽曰注捕賊掾案前書合作賊捕掾而當輔
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
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
珠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對齊宣王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也海內望此
有以闚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
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
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
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未嘗操刀而使之割其

僞實多也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割絕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簒奪而嘗為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縣也聚黨數千人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蓩鄉蓩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為地名續漢志弘農有蓩鄉東觀記曰餘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樅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蓩鄉轉至湖湖即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蓩蓋在今虢州湖城縣之間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為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間旦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為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以拒之掫音子侯反續漢志曰新豐有鴻門亭掫城即此也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貙膢時共劫更始前書音義曰貙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膢其俗語曰膢臘社伏貙音丑于反膢音婁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卬等皆入將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始

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旦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卬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廚官俗名之為廚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或作丕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為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為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簒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

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為穀孰侯鯉為壽光侯求後徙封成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襄邑即春秋襄牛地也今為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州縣故曰徙封）巡卒子姚嗣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東觀兵孟津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漢起驅輕黠烏合之眾（輕黠謂輕銳桀黠也烏合如烏鳥之羣合也）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旗之所撝及（撝與麾同）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為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無為權首將受其咎曰）陳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

劉盆子傳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興縣廢中）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高帝孫朱虛侯也）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為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書曰呂母子名育為游徼犯罪也）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搤虎搤音於責反力可搤虎言其勇也今為猛字搤與猛相類也）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眾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東觀記曰樊崇字細君）眾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劉攽曰案逄字從夅音龐字自從夆非借逄為龐音此傳內皆誤）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東觀記曰逄音龐安字少子東莞人也徐宣字驕穉謝祿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因以為名也）初崇等以困窮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眾既寖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汎相稱曰巨人（○劉攽曰案三老從事卒史皆是漢小吏名或卿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熟者為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謬以史為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為卒史又按前書言盜賊寵稱巨人今此為臣人亦誤也當作巨）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眾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

莽沂平大尹（王莽改東海郡曰沂平以郡守為大尹）戰敗死者數千人
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
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卽
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
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
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逄安
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
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梁今汝州縣也）擊殺
河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
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
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武關在今
商州上洛縣東河圖括地象曰武關山為地門上為天齊星前書曰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
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
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
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
景王以求福助（以其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國多為立祠焉盆子承其後故軍中祠之）巫
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縣官謂天子也）有笑
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
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
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
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
不服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今華州縣）乃相與
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
六月遂立盆子為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
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
及隨崇等降更始卽封為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

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
攽曰案吏當為史說並見上）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
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
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
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
笥中（札簡也笥篋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
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
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
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
善藏符盆子卽齧折棄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為制絳
單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卽空頂幘
也其上無屋故以為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
項幘一枚卽半頭幘之製也）直綦履（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以為飾也）乘軒車大
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於軾前）絳襜絡（襜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
以為飾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而猶從牧兒遨崇雖起勇
力而為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
經遂共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逄安左大司馬謝
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為列卿軍及高陵與更
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曰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
頭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名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
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讙呼（讙諠也音火完反）拔劍擊柱不
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剽劫
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
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
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
（古者記事書於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

之請其書己名也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殽亂殽亦亂也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相拒而殺之曰格更相辯鬬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衞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臥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菔根爾雅曰葖蘆菔菔音步北反菔字或作蔔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掌祭天之樂者也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肴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劉恭為式侯言衆立天子非恭所預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離避也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噓唏唏與欷同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為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右騑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謂之為玉匣也故赤眉得多行婬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郁夷縣屬右扶風也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稾街中三輔舊事曰長安城中有稾街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己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還路勑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

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湖，縣，故城在今虢州湖城縣西南。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即崤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酈元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帝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餧，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釋名曰：蚩，癡也。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音古巧反。佼，好貌也。詩曰：佼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巧反。言佼佼者，凡庸之人稍爲勝也。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汚井竈。溺音奴弔反。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劉攽曰：案文當云攻城破邑。周偏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給運，故曰均輸。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假，借也。言聖公初起，無所聞知，借我中興風雲之便。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阻，恃也。盆子探符。雖盜皇器，皇器猶神器，謂天位也。乃食均輸。

後漢書卷四十一

後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劉聖公傳共攻離鄉聚注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臣承蒼按離鄉乃聚名。若南陽之夕陽聚。南郡之藍口聚。丹陽聚。皆是也。郡國志於南新市侯國下。注按本傳有離鄉聚綠林。則離鄉聚與綠林均為地名可知章懷注非。

後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後漢書卷四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王昌傳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爲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代孫也好奇數術數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王莽傳曰時男子武仲自稱劉子輿郎緣是詐稱眞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妊身就館趙后欲害之趙飛燕也僞易宅人子以故得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卯易之也與年十二○劉攽曰案上下文皆言子輿此少一子字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識命謂知天命也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丹陽楚所封地在今歸州秭歸縣東也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須待也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故趙王之宮也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李育爲大司馬張參爲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劉攽曰案文多下一曰字凡有曰字皆史臣所加詔不自言曰也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解形河濱削迹趙魏解形猶脫身也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爲其先驅聖公光武本自舂陵北徙故舂陵近衡山故曰南嶽諸劉也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卽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爲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天子所在曰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負恃也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痍傷也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走信都走趣也音子豆反發兵徇旁縣遂攻柏人不下議者以爲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尅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續漢書滿作蒲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顧猶念也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閒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傳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

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豪之女）爲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爲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爲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佼音效）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留人蘇茂爲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爲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爲蓋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爲齊王董憲爲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永（反音讎）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酇（今亳州縣也酇音在何反）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封吾爲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尅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桃鄉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西北也）

龐萌傳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爲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位以爲侍中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解見耿紀）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新陽（新陽縣屬東海郡）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北丞音時證反）帝至蕃

書音皮又音婆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勑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山繒縣名故城在今沂州丞縣東北繒山即其縣之山也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郯城吳漢等復攻拔郯憲與龐萌走保朐朐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朐山縣西有故朐城秦始皇立石以爲東門即此地也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朐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贛音貢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下朐城進盡獲其妻子○劉攽曰案文多一進字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皆已得矣爲吳漢所得也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閒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音防預方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爲列侯黔陵關內侯

張步傳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爲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閎爲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閎爲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以弟弘爲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寖廣寖漸也兵甲日盛王閎懼其衆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閎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閎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閎關掌郡事關通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爲齊王步卽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百官王閎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汲黯目公孫弘之詞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爲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衆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閎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卽帶劍至宣德後闥三輔黃圖曰未央宮

有宣德殿。闉。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閎。乃出爲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傳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爲廬江屬令。王莽每郡置屬令。職如都尉。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爲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舒。廬江縣。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也。宋帛產之後也。見韓非子也。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灊山安豐。皆縣名。屬廬江郡。灊縣故城。今壽州也。○劉攽曰。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揚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曉喻其意而降之也。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共生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傳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飯音扶遠反。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士。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元士三人。○劉攽曰。案王莽傳。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三士三人。此文不具。少置大夫三人一大夫八字。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卽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抵。歸也。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謂幽并也。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卽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也。及光武鎭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狐奴。縣名。屬漁陽郡。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負。恃也。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劍。又倚以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爲少府。王莽篡位。時爲更始將軍。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爲不至於此。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貿穀。貿。易也。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己。

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枉鬱己之狀也），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若，汝也），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桀，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爲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無壅。」前書音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遂攻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曰：「夢贏袒冠幘，踰城，髡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蟆聲在火鑪下，鑿地求之不得也。」），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坐之室，非正室也）。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劉攽曰：案文多一命字，教即勑下之書，下文自有命字）。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妻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己也。）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停也。）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以子后蘭卿為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傳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閒。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欲平定西方，故以爲號），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高祖時，冒頓單于約爲兄弟）。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句音古侯反），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為漢帝。以程為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

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塞屬五原郡因以爲名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爲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尅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封鐫胡侯鐫謂琢鑿之故以爲名下有鐫羌侯卽其類昱弟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林爲代太傅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並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覬望也期於奉承宗廟興立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躬率衆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胏附之故胏附若肝胏相附著猶言親戚也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爲代王使備北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輯音才入反郭景純云古集字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貸猶背也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

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國胡與芳爲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駮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呂忱云訢古欣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劉攽曰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強歲月之閒掘強謂強梁也前書伍被謂淮南王安曰掘強江淮之間苟延歲月之命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靈而憚畏之也

贊曰天地閉革革改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野戰羣龍龍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羣龍無首吉也昌芳僭詐梁齊連鋒梁王劉永齊王張步寵負強地據漁陽也憲縈深江起盧江也實惟非律代委神邦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微非用師之法故更代破滅委棄其神器之國伏於光武也

後漢書卷四十二

後漢書卷四十二考證

王昌傳賴知命者辭護朕躬注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臣承蒼按上文已言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此知命者卽曼卿也

李憲傳攻殺安風令劉攽刊誤安風安豐皆縣名從傳是○臣會汾按郡國志安風安豐皆屬廬江郡安風爲侯國而安豐則縣也傳言殺令似當從注作安豐

後漢書卷四十二考證

後漢書卷四十三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隗囂傳 囂音五高反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為士。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置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眾，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眾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崔、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眾心，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眾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眾皆曰「諾」。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眾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除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史，祝史也。璧者，所以祀神也。祝畢，有司穿坎於庭，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注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牽馬操刀，奉盤錯鍉，遂割牲而盟。臣賢按：蕭該音引字詁：鍉，鄭翹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盎為題。據下文云鍉不濡血，明非盎。盎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留犁，飯匕也。撓，攪也。以匕攪血而歃之。今亦奉盤措匙而歃也。以此而言，鍉即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明神殛之。殛，誅也。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鍉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鍉不濡血，歃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薶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

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劉攽曰：大尹、尹、尉隊大夫，案王莽置六尉、六隊，郡各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又注云又置六隊，部置大夫，少六尉二字。部又當作郡也。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欺惑眾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大風毀莽王路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臨為太子，以為祥應也。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謂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十餘人。○劉攽曰：案本傳作五千人。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書朱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囂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為言也。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祥，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侯崔

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坼郡縣斷割疆界也田為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莽制名山大澤不得採取造起九廟窮極土作莽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為銅薄櫨飾以金銀彫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劉攽曰窮極土作案文土當作工凡與作不專在土也又注七曰元城孺子王案本王翁孺故稱孺王不當有子字發冢河東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法冠晨夜冤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族眾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作不順時之令春夏斬人此為不順時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薶之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為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使為姦於外貨賄為市侵漁百姓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

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為侯其王邯怨怒不附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西侵羌戎東摘濊貊摘擾也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陳永莽又發高句驪兵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為寇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瀕涯也滌蕩也蕩地無遺類也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眾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餘並見光武紀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貶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驪曰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櫜弓臥鼓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櫜韜也臥鼓息也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逋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囂乃勤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

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始造也〕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囂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乂並會羽翮比肩〔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望無耆耇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濫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絜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吳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偏舟於江湖○劉敞曰乘偏舟案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不當用偏字〕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逡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夫以二子之賢勤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囂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幷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囂即說更始

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勁悍廉直為名〕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門〕亡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莽改清河為平河〕為掌野大夫平陵范逡為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為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酹〕申屠剛杜林為持書〔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為大將軍〔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為河陽者誤也〕杜陵金丹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囂逆擊破之於高平〔縣名今原州高平縣〕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閒〔涇陽縣名屬安定郡今原州平原縣南故城是也〕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時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但駑馬鈆刀，不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文：鈆，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鈆刀為銛。言駑馬鈆刀不可強扶持而用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曰：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也。）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驥，得使蒼蠅絕羣也。見敞傳。）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猶踟蹰也。）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角力猶爭力也。）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成功之時，故一舉以為言。）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史記。）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間構也。）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恥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盧芳字也。）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鐫猶鐫鑿也。）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眾口向上也。）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憲守舒，劉紆居垂惠，佼彊、周建、秦豐等各據州郡。）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說囂歸光武。）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秦外山而內河。左傳曰：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前書徐樂曰：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神龍失埶，即還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阸，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記曰：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說文曰：騰，傳也。）告示禍福。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銚期持珍寶繒帛賜囂，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州縣是也。）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今荊州也。）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

後木爲閣道又多設支闌支闌障柱帝知其終不爲用叵欲討
之叵猶遂也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
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即勒兵
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伐
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
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
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
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
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家語
孔子謂曾子之詞也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
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
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
汧水名因以爲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
韓信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云陛下寬
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
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
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
之福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
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明年述以囂爲朔寧王欲其寧靜北邊也遣兵往來爲之援
埶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
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
並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
屬東詣京師拜爲太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雒侯
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爲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
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

曰吾所以勠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
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
侍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
道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
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王孟塞雞頭道
雞頭山道也雞或作笄一名崆峒山在今原州西牛邯軍瓦亭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
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西囂自悉其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
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
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
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
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歃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
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周洛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
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
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
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埶未有便於此時
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穴處言所議不遠也人人抵
掌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蘇秦與李兌抵掌而談也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
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
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扼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
之幸蒙封拜得延論議遵爲太中大夫在論議之職每及西州之
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
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扼當軍衝
視其形埶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
在泥滓之中而不滓汙也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
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
君無忘出莒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黥布杖劍以歸

漢。鯨布為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布，布乃杖劍歸漢王也。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賀參之有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弇、李育保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田橫為齊王，天下既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若遂欲為鯨布者，亦自任也。」必不歸降，遂如鯨布云欲為帝，亦任之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潁川賊起，故東歸。月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亟音紀力反。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羊傳云：刎，割也。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鄭玄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也。說文曰：糒，乾飯也。恚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時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都門名也。有緹羣山。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明年，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落門，聚名也。有落門谷水，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元留為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衆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決錄曰：平陵之王惠孟，鱗鱗徼歸，囂述困於東平也。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劉攽曰：案司空無司直，當作徒字。杜林傳亦可見。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為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援，引也。糾，收也。假制明神，謂立高祖、孝文等廟而祭之也。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傳曰：介于二大國之間。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埶，百二者，以秦地險固，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前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區區兩郡，隴西、天水也。以禦堂堂之鋒，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兵書云：無擊堂堂之陣。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四方雄桀者，皆棲集而有之。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亢，喉嚨也。謂王捷自刎也。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於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為此議者寡，故未之聞也。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為敵，則不謝西伯也。嗤，笑也。

公孫述傳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哀帝時，以父任為郎。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為侍御史，任為太子舍人，稍增秩為郎焉。後父仁為河南都尉，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都尉，秩比二千石也。而述補清水長。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為號。月餘，掾辭歸，台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言明察也。王莽

天鳳中，爲導江卒正，居臨邛。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曰卒正。臨邛，今邛州。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商，今商州商雒縣也。雒縣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王莽改益州爲庸部，其牧宋遵也。衆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傑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爲姓。秦始皇有將垣齮。」東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成，自稱輔漢將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於綿竹擊寶、忠，大破恢本或作恢。走之。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枚乘諫吳王曰：「湯武之士，不過百里。」若奮威德以投天隙，天時之間隙也。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笮君長，邛、笮皆西南夷國名。笮音昨。見西南夷傳。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無塊曰壤。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戶有橘柚之園。」又曰：「瓜疇芋區。」前書卓王孫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衣，音於既反。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竹幹，竹箭也。內盛曰器，外盛曰械。又有魚鹽銅銀之利，丙穴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其朱提界出銀。朱音上朱反。提音上移反。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史記曰：「楚肅王爲扞關以拒蜀。」故基在今硤州巴山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云：「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讖文云。厶音私。系音胡計反。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都，故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爲大司徒，以其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改益州爲司隸校尉，蜀郡爲成都尹。漢以京師爲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爲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故述效焉。越嶲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北守南鄭；今梁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北也。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閬中今隆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時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皆拜爲將軍。遂大作營壘，

陳車騎肆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蓋以帛飾其蘭檻也）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為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東觀記曰筑陽縣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劉攽曰案文多兩關西字）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衆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荊州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名屬南郡今峽州縣也故城在今縣西北○劉攽曰注今夔州復縣案文少一魚字）招其故衆因欲取荊州諸郡竟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以鑄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據漢十一帝言十二代者并數呂后）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錄運法括地象並河圖名也）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乙軋也述言西方太守能軋絕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

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主玄印等為符瑞言不足倣傚也）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荅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荊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之術皆兵之由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太王之業也枚乘諫吳王書曰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軍敗謂戰於睢水上為楚所破後得韓信軍復大振也創愈謂在於成皋間項羽射傷漢王胸後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於滅亡也（○劉攽曰案文下於字當作而在文勢不可用兩於字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也囂傳云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州威加也）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章句謂鄭興等也處士謂方望等也）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以囂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不為憂）而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桀咸歸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

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
氏自潰之變王氏王莽也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
未絕豪桀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
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也築
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
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
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
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
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彊者也
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鄒陽云周用烏集而王
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
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
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
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
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
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
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爲郎習漢家制度
出入法駕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驂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斿雲罕鳳皇
闟戟皮軒鑾旗旄騎旄頭之騎也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又
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以爲
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
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
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
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
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以來常
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

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
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
囂將王元降述以爲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
河池河池今鳳州縣也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
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陵夷
道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硤州宜都縣西因據荊門荊門山名也在今硤州宜都縣
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
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江州縣名
屬巴郡故城今渝州巴縣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縣名
故城在今眉州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揚雄法言
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
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
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
客殺歙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
興並爲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
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
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下比頻也開示恩
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
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
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
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
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
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
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
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沖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僞建旗幟
幟幡也幟音昌志反又式志反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

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至咸門。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胷，墮馬，吳漢傳云護軍高午奔陣刺述殺之。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盃，而攻拔中山。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良猶甚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謂李業、譙玄等，見獨行傳。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為南越王。番禺縣屬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志曰有番山禺山，因以為名。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憙，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懟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于寶晉記曰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左傳曰許男面縛銜璧以見楚子。璧，玉也。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跱。天數有違，江山難恃。違猶去也。

後漢書卷四十三

後漢書卷四十三考證

隗囂傳劉文伯在邊注文伯盧芳字也○臣承蒼按
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故當時之人，但知爲
劉文伯，不知爲盧芳。文伯非盧芳字也。芳字君期。
見本傳。

後漢書卷四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四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齊武王縯傳　子北海靜王興

齊武王縯字伯升，(縯引也，音衍。)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四方潰畔。)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眾也。)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眾，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比陽縣有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淳水，(酈元注水經曰：諸水二湖流注，合為黃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黃淳聚，又謂之黃淳水，在今唐州湖陽縣。潢該音。淳作諱者誤。○劉攽曰：潢字據注唯當作黃。)臨泚水，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宜秋，聚名，在泚陽縣。)乃往為說合從之埶。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卻迫潢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眾，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破釜甑，示必死也。鼓行而前，言無所畏也。史記曰：項羽北救趙，渡河沈船，破釜甑。)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埻，案說文云：射臬也。廣雅：埻，的也。埻音之允反。)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眾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眾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為功。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前書宋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史記曰：趙武靈王欲胡服，肥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日之議，不得有二。」眾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

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王莽改令長爲宰。東觀記曰其宰潘臨也。）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玦，決也，令早決斷。）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貴將，朱鮪等也。）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魯陽縣屬南郡，今汝州魯山縣也。）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試守者，稱職滿歲爲真。平陰縣屬河南郡。應劭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魏文帝改爲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濟州平陰縣東北五里亦有平陰故城。）遷梁郡太守。（今宋州也。）立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殤王石嗣。（○劉攽曰：案殤者不成人之名，今王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殤謚，蓋是煬字。）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爲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爲鄉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續漢志：奉車都尉比二千石，無員，掌御乘輿車。）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譖訴，建中初，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宅人，奉其祀。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爲庶人，徙丹陽。（丹陽故郡城在今潤州江寧縣東南。）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何？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宗尊爲小君，（諸侯之妻稱曰小君。）宮衛周備，出有輜軿之飾。（輜軿，有擁蔽之車也。列女傳曰：齊孝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內飾則結綢繆，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事曰訴，加誣焉曰譖。）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濁，猶汙也。倫，理也。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貶晃爵爲蕪湖侯，（蕪湖解見章紀。）削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於法理，以墮宗緒。（控，引也。墮，毀也。）其遣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後。及崩，遺詔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爲齊王，是爲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爲哉！（下客謂毛遂、馮驩之徒也。）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堂，將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新野宰潘臨云：請劉公一信而降。）赦岑彭以顯義，（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

(封彭爲歸德侯)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謂不用樊宏光武之言忽輕也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嗚呼古人以蜂蠆爲戒(蠆蝎也左傳臧文仲謂魯君曰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詩周頌也)

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爲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嫺胡間反說文嫺雅也)嫺都性婉順自爲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斂焉建武二年封黃爲湖陽長公主伯姬爲寧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爲新野長公主十五年追謚仲爲魯哀王興其歲試守緱氏令爲人有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續漢書曰弘農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視事四年上疏乞骸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海(續漢書曰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也)故徙興爲北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爲臨邑侯(臨邑縣屬東海故城在今濟州東亦名馬坊城也)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爲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乘輿尊者居中執轡在左)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孔也)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朝廷謂天子也)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吁音于孔安國注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辭也)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云是吾幼時狂惷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爲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爲縣侯二弟爲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爲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爲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爲北海王是爲頃王延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爲亭侯普立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騊駼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騊駼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與平望侯毅並在文苑傳)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騊駼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趙孝王良傳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爲蕭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

告良大怒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詰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閣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唱賭良復讙呼上言不可讙露明旦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詰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爲詐汝耳當復何苦乎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被害續漢書曰阜賜移書於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單娉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更始立以良爲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陽建武二年封良爲廣陽王五年徙爲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爲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薨于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栩音況羽反建武三十年封栩二子爲鄉侯建初二年復封栩十子爲亭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爲亭侯元年封商四子爲亭侯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元初五年封乾二弟爲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娉小妻小妻妾也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王宮門有兵衛亦爲司馬門東觀記曰乾私出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屍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丘縣屬趙國故城在今邢州內丘縣西隋室諱忠故改爲內焉○劉攽曰注削中丘縣屬趙國案文當更有中丘二字時郎中南陽程堅素有志行拜爲乾傅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爲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豫薨子獻王赦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爲崇德侯

城陽恭王祉傳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東觀記初名終後改爲祉光武族兄舂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舂陵鄉爲舂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舂陵地埶下溼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東觀記曰考侯仁於時見戶四百七十六上書願減戶徙南陽留子男昌守墳墓元帝許之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爲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荊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續漢書曰侯等助祭明堂以例益戶二百敞以有行義拜爲廬江都尉也歲餘會族兄安衆侯劉崇起兵安衆康侯丹長沙定王子崇卽丹之玄孫之子王莽畏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東觀記曰敞臨廬江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强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也敞怒叱太守曰鼠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先是平帝時敞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堂平帝時王莽輔政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也崇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回曲也社稷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元后平帝也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爲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援樹黨乃爲祉娶高陵侯翟宣女爲妻宣丞相方進之子也襲父侯爵東觀記曰敞爲嫡子終娶宣子女習爲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義起兵也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女祉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爲士卒先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爲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祿孤者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也後皆奪爵及敞卒祉遂特見廢又不得官爲吏祉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祉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祉挺身還保棘陽甄阜

盡殺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祉為太常將軍紹封舂陵侯從西入關封為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祉乃間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祉先至光武見之歡甚(東觀記曰祉以建武二年三月見於懷宮)建武二年封為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追謚敞為康侯十一年祉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祉薨年四十三謚曰恭王竟不之國葬於洛陽北芒十三年封祉嫡子平為蔡陽侯以奉祉祀平弟堅為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舂陵為章陵縣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嗇夫(嗇夫本鄉官主知賦役多少平其差品園陵置之知祭祀徵求諸事)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臘歲終祭神之名也)置嗇夫佐吏各一人(○劉攽曰案後漢志縣小吏有嗇夫有佐史則此吏字當作史也)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為竟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歙傳

泗水王歙字經孫(歙音許及反)光武族父也歙子終與光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更始立歙從入關封為元氏王終為侍中更始敗歙終東奔洛陽建武二年立歙為泗水王終為淄川王(今淄州縣也)十年歙薨封小子煇為堂谿侯(煇字林云灼也音充舍反續漢志汝南吳房縣有堂谿亭煇或作僤)奉歙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為卭侯(卭縣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卭音其紀反)以奉終祀又封終子鳳曲陽侯(曲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南)歙從父弟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先職(續漢志曰茂自號為劉先職)亦聚衆京密閒(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滎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密縣東南)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衆降封為中山王十三年宗室為王者皆降為侯更封茂為穰侯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為人謙遜永平中為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朝城)浮弟尚永元中為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絕延光中護從兄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取伯榮為妻得紹護封為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敗貶爵為亭侯

安城孝侯賜傳

安城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蒼梧郡今梧州縣也)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抛(普交反)財產結客報吏(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為郡縣所侵蔡陽國釜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騫賜兄顯欲為報怨賓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子四人○劉攽曰注釜亭侯長案下文云刺殺亭長則此當云釜侯亭長蓋此亭名釜侯也)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為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為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為奮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為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為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

部兵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後赤眉破更始賜所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卽位乃西之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爲愼侯愼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十三年更增戶邑定封爲安城侯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蒙讌私時幸其第恩賜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爲營冢堂起祠廟置吏卒如舂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閔嗣三十年帝復封閔弟嵩爲白牛侯白牛蓋鄉亭之號也今在鄧州東也坐楚事謂楚王英謀反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徙封爲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爲更始討平汝南因封爲汝陰王汝陰屬汝州南郡故城卽今潁川郡汝陰縣也信遂將兵平定江南據豫章光武卽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陽降以爲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傳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續漢志慶字翁叔舂陵侯敞同產弟順與光武同里閈閈里門也少相厚更始卽位以慶爲燕王順爲虎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爲亂兵所殺順乃間行詣光武拜爲南陽太守建元二年封成武侯成武縣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六安卽廬州也因拜爲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子遵嗣坐與諸王交通降爲端氏侯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遵卒子弇嗣弇卒無嗣國除永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子三人爲鄉侯初順叔父弘東觀記曰弘字孺孫先起義兵卒娶於樊氏皇妣之從妹也生二子歙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歙爲甘里侯潁川潁上縣西北有甘城國爲弋陽侯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也歙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聞東觀記曰梁字季少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卒東觀記曰病筋攣卒

順陽懷侯嘉傳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續漢志曰憲字翁君舂陵侯敞同產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尙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卽位以爲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爲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衆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縣也下辨縣名今成州同谷縣也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谷口谷口縣故城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酈元水經注曰涇水東經九嵕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卽宣帝旨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爲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十三年封爲順陽侯秋

復封嘉子廧爲黄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削爲南鄉侯，永平中，參爲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以義舉兵，乘風雲之會也。倉卒匪圖，亡我天工，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後漢書卷四十四

後漢書卷四十四考證

齊武王縯傳普立七年薨○諸本同，按普以安帝永初元年封，至延光元年爲十七年，傳脱十字。

趙孝王良傳子節王栩嗣○栩，宗章帝紀作昕。

元年封商四子爲亭侯○監本元年上無年號，臣承薯按汲古閣本作元興元年，似應從增，但趙王商以章帝建初七年立，至和帝永元十二年薨，是爲二十三年，元興元年封商四子，不應載於商未薨之前，史家特蒙上文封商三弟而類叙之耳。

後漢書卷四十四考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

李通傳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爲人嚴毅居家如官廷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尤謹閨門之內如官廷也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爲王莽宗卿師平帝五年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特尊之故曰宗卿師也通亦爲五威將軍從事出補巫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驂使小官前書秦御史監郡與蕭何從事辨之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以此不樂爲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騷亦動也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卽遣軼往迎光武續漢書曰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爲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賈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上手得半賈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卽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度計度也音大各反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是也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阜也屬正謂梁丘賜也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卽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無狀謂大不可名言其狀也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刎割也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幷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爲柱國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爲舞陰王通從弟松爲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也光武卽位徵通爲衞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五年春代王梁爲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賊謂延岑也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於西城破之西城縣屬漢中郡也還屯田順陽順陽縣名屬南郡哀帝改爲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爲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

士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為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曰春有痟首疾。鄭玄注云：痟，酸削也。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諡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東觀記曰黃字作箕也。李軼後為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以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安眾，縣，屬南陽郡，故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眾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嘆，以屬宗室。安眾諸劉皆其後。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億測微隱，微隱謂讖文也。猖狂無妄之福，莊子曰：猖狂妄行。易無妄卦曰：無妄之往，何之矣。鄭玄注云：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以有所望，行而無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即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是也。汙滅親宗，以猒一切之功哉！傳水曰汙，言旗滅而汙泄之也。猒，望也，音丘𤍒反。一切，謂權時也。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於柏舉，吳師入郢，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比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棄於歷山也。即墨用齊，義雪燕恥，史記曰：燕昭王伐齊，齊湣王敗出亡，燕人入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下齊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即墨。後齊田單以即墨擊破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雪也。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傳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東觀記曰：其先鄠人。常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命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聚眾數萬人，以常為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收散卒入蔞谿，蔞音力于反。劫略鍾、龍間，盛弘之荊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也。眾復振。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遂北至宜秋。續漢志曰：南郡有宜秋聚也。

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眾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即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利。以利合曰從也。常大悟，曰：「王莽篡弒，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起。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丹、卬言之。丹、卬負其眾，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埶，尚至夷覆，況今布

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
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
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
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
不義願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
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
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
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為廷尉大將
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劉敞曰案沛在山東王常此時力未及往蓋
是南頓沛南絕相類也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
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東觀記曰
誅不從命封拜有功封為鄧王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恭儉遵
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夏常將妻子詣洛
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良甚
也言苦軍事也每念往時共更艱戹何日忘之更經也艱戹謂帝敗小長
安造常壁與常共破甄阜及王尋等也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平生
言謂常云劉氏眞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常乃久事更始不早歸朝帝微以責之故下文云吾與
廷尉戲耳詩衛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以鞭
策託身陛下策馬箠也言執策以從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
靈武輒成斷金伯升與常深相結故曰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更始
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謂以廷尉行南陽太守赤眉之難喪心失
望謂赤眉入長安破更始以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
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
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謂南陽也乃召公卿將軍
以下大會具為羣臣言常以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
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

加賞賜拜為左曹前書曰左右曹平尚書事封山桑侯山桑縣屬沛郡今亳
州縣後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
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
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
閒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
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
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
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
賊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東觀記曰沛郡賊苗
虛也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
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即拜常為橫
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
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朝那縣屬
安定郡也囂遣將過烏氏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
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屯故安拒盧
芳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十二年薨于屯所謚曰節侯
子廣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也永平
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傳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記曰晨曾祖父
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阯刺史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
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
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
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
晨心獨喜東觀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
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為請得免及光武與家屬避吏

新野舍長盧甚相親愛長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趨讙犯者輒斬無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也○劉攽曰注有趨讙犯者案前書犯字下少一法字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荅及漢兵起長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撝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長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長終無恨色更始立以長爲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滎陽東鄭之京邑也密故城在滎陽東南也更始北都洛陽以長爲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長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乃遣長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劉攽曰案賊本以地自名故當如他處作湖字長發積射士千人積與迹同古字通用謂尋迹而射之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封長房子侯房子今趙州縣也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長長子汎爲吳房侯吳房今豫州縣也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長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爲歡長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光武前謂長云何用知非僕乎故長有此言也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新息今豫州縣也四年從幸壽春留鎮九江長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爲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爲冀州高第中山屬冀州於冀州所部郡課常爲第一也十三年更封南䜌侯䜌音力全反入奉朝請復爲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長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千萬復遣歸郡長興鴻郤陂數千頃田鴻郤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爲害翟方進爲丞相奏罷之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衍饒也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漢官儀曰長公主官屬傅一人員吏五人騶僕射五人私府長一人食官長永巷令家令各一人也招迎新野主魂與長合葬於北芒乘輿與中宮親臨喪送葬謚曰惠侯小子嘗嗣後徙封武當嘗卒子固嗣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來歙傳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及反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東觀記仲作沖哀帝時爲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以歙爲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爲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東觀記曰解所被襜襦以衣歙也拜爲太中大夫是時方以隴蜀爲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隗囂也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楊子法言曰聖人之言明若丹青也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

之埶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爲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冘豫不決冘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冘冘行貌也音淫東觀記曰狐疑不決也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囂子恂字伯春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愈怒王元勸囂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愚聞爲國者慎器與名爲家者畏怨重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言名與器不可妄授也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閒左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閒可也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質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遂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回中並地名也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曰回中在汧汧今隴州汧源縣也徑至略陽徑直也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記曰上聞得略陽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高帝十年陳豨反於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購豨將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東觀記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聚名也解見光武紀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爲用及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爲寇掠皆營塹自守州郡不能討歙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卿等襄武縣屬西郡也隴西雖平而人饑流者相望流謂流離以就食也歙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

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强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何人，謂不知何人也。）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肖，似也。不似，猶不賢也。）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歙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南也。）子褒嗣。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為宜西侯。（東觀記曰宜西鄉侯。）褒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歿，褒卒，以稜子歷為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右騎。（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見前書。）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永寧元年，代馮石為執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為長公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惲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寶女弟為清河王妃，妃即安帝嫡母也，故寶於帝為元舅焉。）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絕周廣、謝惲，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以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為太子當廢。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宿留，猶停留也。宿音秀，留音溜。）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傅高梵等，（梵音扶汎切。）皆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祋諷、（祋音丁外反。）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倀、（倀音丑羊反。）第五頡、（頡音下結反。）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續漢書曰：符節令秩百石。）持書侍御史龔調、（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羽林右監孔顯、（漢官儀：羽林左右監屬光祿也。）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闟、（守丞，兼守之丞也。）長樂、未央廄令鄭安世等十餘人，（續漢志曰：未央廄令一人，長樂廄令一人，主乘輿馬也。）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讙

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字林曰怫鬱也怫音扶勿反）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屬近也通猶共也近言共諫何乃相背也）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復輾轉若此乎（周禮曰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輾轉不定也詩云展轉反側）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為之震慄及帝崩閻太后起歷為將作大匠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為衛尉設諷劉瑋閻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倀（倀音丑良反）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為公卿任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車騎將軍弟祉為步兵校尉超為黃門侍郎三年毋長公主薨歷稱病歸第服闋復為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時為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為屯騎校尉弟鬒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

贊曰李鄧豪贍舍家從讖（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為豪李通家富為贍也）少公雖孚宗卿未驗（孚信也言蔡少公讖其事雖信而李守被誅是未驗也）王常知命功惟帝念（王常更始中為知命侯後歸朝上錄其功封為列侯故曰帝念）款款君叔斯言無玷（玷缺也）方獻三捷永墜一劍（小雅采薇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後漢書卷四十五

後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來歙傳父仲哀帝時為諫大夫○哀帝監本訛安帝從汲古閣本改

娶光武祖姑生歙○諸本同臣承蒼按下文王遵曰君叔陛下之外兄也此祖姑字必有誤

後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後漢書卷四十六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鄧寇列傳第六

鄧禹傳（子訓　孫騭）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劉攽曰案文多一爲字不當云欲何爲然）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閒語（閒私也）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屈音求勿反）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樂陽縣名屬常山郡）從至廣阿（東觀記曰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上過禹營禹進炙魚上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眞天人也）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史記蘇秦說趙王曰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禹無百人之聚湯武之士不過三千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爲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蒲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爲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爲祭酒（慮字或爲憲字）馮愔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歆爲車騎將軍鄧尋爲建威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云河東大陽縣也）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

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
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
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
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
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卽位
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
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曰運籌帷幄之
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史記曰顔回年
二十九髮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
効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
教在寬五品五常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務在寬也今遣奉車都
尉授印綬封爲酇侯食邑萬戸敬之哉酇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
襄州穀城縣東北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
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左輔卽左馮翊也三輔皆有都尉引其衆
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衙縣名屬左馮翊解見安紀禹復
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
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
紀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
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住或作拄以勞來之父
老童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滿其車下莫不感悅
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
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
可仰之積仰猶恃也仰音魚向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
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
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
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

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栒邑縣屬右扶風故
城在今豳州三水縣東北栒音荀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
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
京師京師洛陽也公羊傳曰天子所居曰京師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
不進兵下勑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
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
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
至大要大要縣名屬北地郡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
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劉攽曰案文遣使以聞
卽是白天子矣不須用帝字明衍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
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
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
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
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
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侯食四縣
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
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
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禹
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
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
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
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
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軍既饑餓餓皆食棗菜若
書者字則似有不饑者矣帝乃徵禹還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
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
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

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衆皆死散事在馮異傳
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
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
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閒遣禹護復漢將軍鄧曄
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
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
定封禹爲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高密國名
今密州縣也昌安夷安並屬高密國昌安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外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
城也淳于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爲
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續漢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
也以特進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
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
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
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
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
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
子男二人爲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
分禹封爲三國長子震爲高密侯襲爲昌安侯珍爲
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以爲小侯引入與
議邊事帝以爲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鴈門肅
宗時爲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
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劉攽曰檢和帝紀有事字明此少一事字也出塞
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
尚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
乾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
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褒嗣褒尚

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爲少府褒卒長子某嗣
少子昌襲母爵爲舞陰侯拜黃門侍郎昌安侯襲嗣
子藩亦尚顯宗女平皋長公主平皋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德
縣西和帝時爲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
封無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爲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
食故國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
侯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列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
士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爲猥諸侯也康太后從兄以親侍祀得紹
封也○劉攽曰注猥諸侯案猥當作偎事在獨斷也爲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
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
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
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
有所毀譽其中耆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
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詬罵也音許遘反曰汝我家出
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
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隲誅隲音質安帝徵
康爲侍中順帝立爲太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以病
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謚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幾者事之微也易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鄧公
贏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方言曰贏擔可謂識所從會
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
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栒邑
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褫音直紙反又勑紙
反龍章袞龍之服也謂禹爲赤眉所敗上司徒印綬也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榮悴
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

世莫闚其閫不亦君子之致爲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
之顯宗卽位初以爲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
之東觀記曰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扑之教大醫皮巡
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舉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爲
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也永平中理虖沱石臼
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酈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
石隥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爲名今嵐州界羊腸阪是也石臼河解見明紀欲令通漕水運曰漕
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
音乙賣反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
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
然後直也拘音鉤謂曲者也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
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
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
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漁陽郡也訓撫接邊民爲幽部所歸六
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
邊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
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襆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鮮卑聞其威恩
皆不敢南近塞下東觀記曰吏士常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爲煑湯藥咸得平愈
其無妻者爲適配偶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
通書徵免歸閭里東觀記曰燕人思慕之爲作歌也元和三年盧水
胡反畔以訓爲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章和
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
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爲校尉
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事曰盟

小事曰詛衆四萬餘人期氷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
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劉攽曰案前書皆但言勝兵若干此誤出者
字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
首施猶首鼠也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
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
擁衛稽故令不得戰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也議者咸
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
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
之費空竭府帑說文曰帑金帛所藏音他莽反涼州吏人命縣絲髮
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
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
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掠劫奪也又不敢逼
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皆
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
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
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恥病
死每病臨困輒以刃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
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
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
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
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東觀記曰寫作鴈斬首
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兩谷
名也見西羌傳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
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
置於箄上以渡河箄木筏也音步佳反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
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爲羌所攻於是義從

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迷唐也。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東號，羌名。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憲以訓曉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爲諸竇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離，遭也。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息曰：「此義也。」傿音於建反。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平壽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騭、京、悝、弘、閶。悝音口回反。

騭字昭伯。東觀記騭作陟。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爲貴人，騭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爲和熹皇后，騭三遷虎賁中郎將，京、悝、弘、閶皆黃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悝虎賁中郎將，弘、閶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悝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騭兄弟常居禁中。騭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南。閶西華侯，西華縣，屬汝南郡。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間關猶崎嶇也。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汙穢，無分可採，言無分寸可收採也。過以外戚，遭值明時，過，誤也。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又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造，成也。仍，頻也。大憂，謂和帝、殤帝崩。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太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猥，曲也。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誡，前代外戚，上官、安、霍之屬，皆被誅戮也。退自惟念，不寒而慄。惟，思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前書曰：義縱爲定襄太守，郡中不寒而慄也。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勑厲，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騭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使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以轉輸疲弊，百姓苦役，冬，徵騭班師。班，還也。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羣臣，賜束帛乘馬。四馬曰乘。

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遭元二之災(臣賢案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尤驗也)人士荒饑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隲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祋諷(祋姓也音丁外反又音丁活反)羊浸李郃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隲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閶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隲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隲等既還里第並居冢次閶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隲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隲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在特進及列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麻並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事伏生生武帝時人)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隲等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卽弘殯封子廣德爲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修幕府冢上賜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輼輬車黃屋左纛輕車林官五校士以送葬也)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白蓋車也)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爲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黃門侍郎珍爲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五年悝閶相繼並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並從之乃封悝子廣宗爲葉侯閶子忠爲西華侯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章帝竇皇后竇勳女祖穆及叔父俱尚主穆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化後並坐怨望謗不軌被誅故鄧氏深引爲誡也)檢勑宗族闔門靜居(闔閉也)隲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檻車謂以板四周爲檻無所見)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隲隲畏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隲爲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侯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悝弘閶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和帝長子平原王勝無嗣鄧太后立樂安王寵子得爲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爲庶人隲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隲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隲爲羅侯(羅縣屬長沙國)隲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隲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閻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痛隲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櫬親身棺也)上疏追訟隲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太任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殤帝崩太后與隲定立安帝故曰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申明白也)獄不訊鞫(訊問也鞫窮也)遂令

騭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七人謂騭從弟豹遵暢騭子鳳鳳從弟廣宗忠也。）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告神也。）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爲騭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以逼迫廣宗等故也。）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騭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騭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騭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爲郎中。擢朱寵爲太尉。錄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騭府。稍遷潁州太守。治理有聲。（○劉攽曰。案他處無治理並出者。蓋本以理字代治。後人誤兩存之。）及拜太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

廣德早卒。甫德更召徵爲開封令。（○劉攽曰。案已言召。又云徵。文理重疊。蓋多一召字。）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閭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爲閭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爲桓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爲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后。成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閻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攝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顚敗者。其數有可言焉。（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當先帝時。或容免禍。必貽罪釁於嗣君。以至傾覆。數猶理也。其致敗之理可得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言外戚之家。承隆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主枉其本性。與之圖謀政事。非心所好也。）來寵方授。地既害之。（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居其地。必須除舊。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也。）隙開埶謝。讒亦勝之。（君臣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勢漸謝。於是讒人構會。尋亦勝也。）悲哉。騭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樂毅忠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況其後嗣乎。事見史記。）

寇恂傳　曾孫榮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爲著姓。恂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墮毀也。）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秖更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

起難可信向拔卒也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幷州未安光武難其守非其人不可故難之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前書音義曰淇園衞之苑也多竹篠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鞏溫並今洛州縣臨黃河故曰鞏河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卽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前書音義曰驪駕幷駕也輦車人挽行也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蕭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何鮑生謂何曰今君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者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何從其計高祖大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為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衆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部將謂軍部之下小將也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歎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

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史記曰秦王與趙王飲於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爲秦王鼓瑟藺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懌爲擊缶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缶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爲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加既罷歸國趙拜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彊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鬬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滓酒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也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東觀記曰郡中政理盜賊不入三年遣使者即拜爲汝南太守即就也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脩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校補[illegible]說文[illegible]詿亦誤也音挂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爲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

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理居中應接近便從洛陽至高平長安爲中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汧縣屬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也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爲帝言其忠賜爵關

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爲姣侯姣縣屬沛郡姣音故交反後徙封損扶柳侯扶柳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也損卒子鳌嗣徙封商鄉侯鳌卒子襲嗣恂女孫爲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閒安帝永初元年鄧太后臨朝故得志也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左傳曰晉范武子會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論語孔子之言

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絜自貴於人少所與與黨與也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自從也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也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說文曰抵側擊也批音片支反抵音之氏反青蠅之人所共搆會青蠅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埶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參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史記曰昔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乃投杼下機踰牆而走矣以曾參之賢其母猶生疑於三告尚書背繩墨案空劾繩墨謂法律也不復質确其過寘於嚴棘之下寘正也确實也說文云确音胡角反此苦角反嚴棘謂獄也易坎上六曰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也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竝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胔耳胔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音才賜反又在賜反昔文王葬枯骨解見順紀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之傷之況於人乎故榮以自喻焉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覩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爲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怒矣淹恚不爲順時息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罝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史記曰楚人伍奢爲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忌譖殺伍奢奢子員字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漢求季布無以過也季布爲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季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無驗謂無罪狀可按驗也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甫始也力甚也止則見掃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巖牆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

如臣犯元惡大憝憝惡也言元惡之人大為人主之所惡也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鋸刖刑也國語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矣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眾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人右肺石達窮人而閶闔九重閶闔天門也陷穽步設穽阬也舉趾觸罘罝說文曰罘兔網也罝亦兔網也音浮嗟動行絓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左傳晉侯之豎頭須曰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也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離歷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淒風寒風也左傳曰春無淒風夏降霜雹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前書翼奉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也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廩賑窮乏夏行封慶賞無不欣悅也議獄緩死之時易中孚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誡劉向說苑曰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鼎祀山川祝曰政不節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使人疾邪何不雨之極邪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重猶惜也固不為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史記曰屈原事楚懷王王受讒流屈原於江南屈原憂愁悲思遂投湘沅而死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史記曰伍子胥為吳行人被宰嚭所譖吳王賜屬鏤之劍以死王取其尸盛以鴟夷浮之於江中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也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禮檀弓曰古人有言狐死正首丘仁也楚詞曰願徑逝而未得魂識路之營營老子曰載營魄猶營魂也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兩觀闕也孔子攝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爓爨之下九死未悔楚詞曰雖九死而未悔也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廩倉也浚深也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後又使穿井舜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父乃與象共下土實之舜從旁空出去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申生晉獻公太子公用驪姬之讒而殺申生事見左氏傳臣敢忘斯議○劉攽曰案文議當作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匄兄弟死命匄乞也音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居不獲安行無所適窮困[illegible]尼無所委仰者帝省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勳成智隱靜其如愚論語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也子翼守溫蕭公是埒埒等也係兵轉食以集鴻烈誅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屈於賈復

後漢書卷四十六

後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鄧禹傳從至廣阿注橫野將軍劉發大破之○發本或作奉。

敬敷五教五教在寬○第六卷帝紀注引書亦復出五教二字與今尚書文不同。

鄧禹孫隲時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臣世駿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爲非災眚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國地震大水鄧隲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此。

謀立平原王得○臣承蒼按得當作翼安帝紀及章八王傳可據得又無子以翼爲嗣安帝緣此貶翼爲都鄉侯注失考正。

寇恂傳不賢則孤更生亂○監本無更字。

諸將軍賀○軍疑作畢。

後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馮岑賈列傳第七

馮異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郟城縣亦有父城。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孫子名武，會用兵，吳王闔廬之將也，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巾車，鄉名，在父城界。異間出行屬縣，間出猶微行。行音下孟反。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東觀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伉健有武略。綝音丑心反。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彊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銚音姚。叔壽、段建、左隆等，東觀記及續漢書段並作殷字。光武皆以為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書，竟字子期，山陽人，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詡音虛羽反。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為充飽。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宜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舍，止息也。至饒陽無蔞亭。無蔞，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蔞音力于反。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爇音而悅反。光武對竈燎衣。燎，炙也。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虖沱河至信都。光武紀云：度虖沱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是自北而南。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虖沱河。南宮在虖沱河南百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迹其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之書並然，亦未詳其故。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城父縣西南。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記、續漢書云：異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鬭者也。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常處也。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袁山松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多，重也。別擊破鐵脛於北平，北平，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縣也。又降匈奴于林闟頓王。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頓字作碓。前書音義：闟音蹋，頓音碓。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東觀

(記舊守作僑)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孟地名古今以爲津)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埶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于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纏項籍之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籍謀害漢王伯數身翼蔽之籍誅乃歸漢也)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之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廢之而立宣帝)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閒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軼字)(言軼實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時更始大臣張卬申屠建隗囂等以赤眉入關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史記曰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忍戰其人乃與其私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山之下)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亟急也古人即謂微子項伯等)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機弩牙也軸車軸也)

(皆在物之要故取諭焉)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天井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續漢書曰士鄉亭名屬河南郡)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移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綴謂連綴也)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劉攽曰案異爲孟津將軍有護軍爾云護軍將軍非也緣下有將兵字明衍將軍二字)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三王謂張卬爲淮陽王廖湛爲穰王胡殷爲隨王更始欲殺卬等遂勒兵掠東西市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上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其夢也神交故言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夏音賈)引擊陽翟賊(○劉攽曰案文少一軍字他傳中言引軍者甚多)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續漢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掌顧問論議屬光祿)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大司徒

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劍）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勑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東觀記曰黽池霍郎陝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者皆降）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東觀記宣作重）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回谿今俗所謂回阬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也）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小出兵所以示弱也）賊見埶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以鳥為喻）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子雲曰大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閒桑榆謂晚也）方論功賞以答大勳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秦武公伐邽戎致之也隴西有上邽故此有下也）芳丹據新豐（續漢書芳作茅）蔣震據霸陵（霸陵文帝陵因以為縣名故秦芷陽縣）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谷口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呂鮪據陳倉角閎據汧駱蓋延據盩厔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州內鄉縣）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幷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襃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其後蜀復數遣將閒出異輒摧挫之（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挫）懷來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三年成都）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

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東觀記曰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通侯即徹侯避武帝諱改爲）受任方面以立微功（謂西方之一面專以委之）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勑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逐爭也）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殽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勑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荊棘榛梗之謂以喻紛亂）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史記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爲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媿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謂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赦之）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忸忕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忕復爲之也忸音丑反忕音逝）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孫子兵法之文）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書曰自矜曰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劉攽曰案王常傳中當作忠）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尚也廣雅曰猥衆也）栒邑危亡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爲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反殿是其功也將入魯門乃策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斂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義渠縣名屬北地郡）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青山在北地參巒界青山中水所出也漢書曰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居參巒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少卿○劉攽曰注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䜌）異又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薁音於六反）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東觀記曰時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

金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落門聚名在冀縣有落門山）病發薨于軍謚曰節侯長子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訢爲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東觀記曰東緡縣名屬山陽郡左傳曰齊侯伐宋圍緡卽此地也在今兗州金鄉縣）永平中徙封平鄉侯（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彰平鄉侯食鬱林潭中）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東觀記曰坐鬬殺游徼會赦國除）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緖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也假音格）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和帝永和四年詔紹封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茲遺功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宋均注日景風至則封有功也）於是紹封普子晨爲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傳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棘音紀力反）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效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鬬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前隊大夫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嚴尤共城守計嚴尤爲大司馬又非貳師與此不同）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歸德縣名屬北地郡）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揚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爲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繇偉鎭淮陽（風俗通曰東越王繇句踐之後其後繇爲姓東觀記曰繇作淫）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爲軍門幷設鼓戮人必於其下○劉攽曰注中將軍案文當爲中軍將）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大人謂大家豪右）可以爲用乃貰歆（貰寬也）以爲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爲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將軍屯鄴兵橫暴爲百姓所苦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故拜彭爲刺姦將軍）授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卽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續漢書曰彭鎭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爲彭已去令其兵皆獲黍彭乃進擊大破之）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脩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

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解見上文）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指河以為信言其明白也）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趣向也）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勑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轘轅歸郾王（更始傳尹尊為郾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淮陽人後為少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下犨葉等十餘城（犨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彭南擊荊州至城安昆陽犨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屯聚）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略十有二縣（東觀記曰豐邔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邔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邔音求紀反）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南陽復陽縣有杏聚）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淯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劉攽曰中當作忠）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淯陽（續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一日不絕歸語奉奉遂夜遁）董訢降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小長安解見光武紀）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也）從川谷閒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為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東觀記曰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

〔軍。戎自稱掃地大將軍。襄陽耆舊記曰：戎號周成王義帝。臨江王。〕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辛臣為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為征南所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閒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己，遂不敢降。〔東觀記曰：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坼，遂止不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秭歸，縣名，今歸州。解見和紀。〕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璽書拜駿為威虜將軍。〕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荊楊之咽喉。〕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阯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東觀記曰：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續漢書曰：張隆遣子曄將兵詣彭助征伐。上以曄為率義侯。不繼遣子，故言或。〕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

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東觀記曰：時以縑囊盛土為堤，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續漢書云以縑盛土為堤。〕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尾謂尋其後而擊之。凡軍在前曰啟，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關，〔枋箄，以竹木為之，浮於水上。爾雅曰：舫，泭也。郭景純曰：水中簰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即舫字，古通用耳。箄音步佳反。泭音匹俱反。〕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解見光武紀。〕橫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欑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並船名。樓船之上施樓。橈，小檝也。爾雅曰：檝謂之橈。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冒而唐突也。橈音饒。〕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櫂。前書鄧通以櫂為黃頭郎。櫂音直教反。〕騎五千匹，皆會荊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

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欑柱鉤不得去(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欑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埶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東觀記曰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劉攽曰注長史案長史是王國官守令皆長吏也此宜作吏)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闕)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資中縣名屬犍爲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都江成都江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解見光武紀)使精騎馳廣都(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去成都數十里埶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豪無犯(豪毛也秋毛喻細也高祖曰吾入關秋豪無所取)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前書音義曰任貴越巂夷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侯蜀人憐之爲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侯(細陽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川汝陰縣西)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爲穀陽侯(穀陽縣名屬沛郡)遵永平中爲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伉音口葬反)伉卒子杞嗣(東觀記曰杞作起元初中坐事免)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順帝時爲光祿勳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魏郡秦時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枳棘多榛以喻寇盜充斥也)我有蟊賊岑君遏之(蟊賊食禾稼蟲名以喻貪吏侵漁也)狗吠不驚足下生氂(氂長毛也犬無追吠故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哺食也鼓擊也)我喜我生獨丁斯時(丁猶當也)美矣岑君於戲休茲(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於音烏戲音許宜反)熙卒子福嗣爲黃門侍郎

賈復傳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爲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衆歸漢中王劉嘉以爲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乃放桀武王誅紂故言不能至者)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春秋之時周衰二君霸有海內)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

定六國之規，（大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裂中夏，各自跨據，又不逮桓文。）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書往。（施，用也。第，但也。）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羸，力佳反。）光武解左驂以賜之。（驂者，服外之馬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右。）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東觀記曰：時上置兩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鄧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不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爲鄗尉，上署報不許也。）光武至信都，以復爲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被猶負也。析羽爲旌旗，將軍所執。先登，先赴敵也。）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眞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武卽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僑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尙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郾，連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縣悉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也。）明年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閒，連破之。（新城縣，今伊闕縣。）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卽墨、梃、胡、觀陽，凡六縣。（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卽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北。卽墨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梃、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在昌陽縣東。梃，一音廷。）復知帝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記曰：復闔門養威重，受易經，起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東觀記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故皆以列侯就第也。）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士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三十一年卒，謚曰剛侯。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小子邯爲膠東侯，邯弟宗爲卽墨侯，各一縣。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儒，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爲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宗擢用其任職

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爲誰，曰賈武彊。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徵爲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和帝女臨潁長公主，主兼食潁陰、許，合三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爲侍中。順帝時爲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方城，山名，一名黃城山，在今唐州方城縣東北也。兩將之功，實爲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信謂朱鮪知其誠而降，義謂荊人奉牛酒讓不受。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尅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柏人，縣名也。高祖書欲宿於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貫高之事。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賊。奇鋒震敵，遠圖謀國。

後漢書卷四十七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吳漢傳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命名也謂脫名籍而逃亡)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續漢書曰雒陽人韓鴻為謁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眾未知所出(譎詐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也)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續漢書曰時道路多饑人來求食者似儒生漢召故先為具食○劉攽曰案注文漢召下少一之字)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閎等)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士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賜號建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

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廣雅曰鷙執也凡鳥之勇銳獸之猛悍者皆名鷙也)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調(調發也)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無終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為國號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也)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撝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弭猶服也)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屬猶近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埶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僥猶求也)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眾心公所知也今公

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虜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出白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何故與鬼語遂殺之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續漢書曰從擊銅馬重連高胡皆破之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陳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水經曰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合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爲廣平侯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西北廣年在今永年縣東北斥漳在今洺州洺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洺州曲周縣西南廣年避煬帝諱故改爲永年縣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脩武悉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郵聚也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

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前書鄧通爲黃頭郎音義曰土勝水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也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續漢書曰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靁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劉攽曰注俱大進按文多一大字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作長垣按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而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爲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鬲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土彊宗豪右也鬲音革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劉攽曰中當作忠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無鹽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進擊勃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朐縣名解見光武紀斬憲事已見劉永傳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會

隗囂畔。夏。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幷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橈短檝也。音人遙反。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幷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續漢書曰。犍爲郡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漁涪津廣數百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橋名也。解見公孫述傳。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東觀記續漢書尚字並作禹。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幷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埶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幷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絶。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値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閒。八戰八剋。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劉攽曰。按文當有一山字。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朐䏰徐容等。宕渠朐䏰二縣名。皆屬巴郡。朐音劬。䏰音忍。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朐音春。䏰音閏。其地下溼。多朐䏰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以歆昔爲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

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將得之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重慎之察也斤音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也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謚曰忠侯東觀記曰有司奏議以武為謚詔特賜謚曰忠侯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置南北軍五校尉解見順帝紀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云以北軍五校尉輕車介士載光尸以轀輬車黃屋左纛軍陳至茂陵不以南軍者重之也子哀侯成嗣為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為三國成子旦為灈陽侯灈陽縣名屬汝南郡在灈水之陽因以為名其地今豫州吳房縣也音劬以奉漢嗣旦弟旴為筑陽侯旴音火俱反成弟國為新蔡侯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名屬汝南郡蔡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字今豫州縣也筑音逐旦卒無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旴為平春侯平春縣名屬江夏郡以奉漢後旴卒子勝嗣初漢兄尉為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為安陽侯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國也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翕為襃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為偏將軍封建信侯建信縣名屬千乘國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差彊人意是倚之也遂見親信是愛之也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論語文剛毅謂彊而能斷木樸愨貌訥忍於言也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言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方比也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者必勃是見信也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足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誠未協仁義不足相依則智者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傳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要陽縣名光武時省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掾屬續漢志曰建武十八年立刺史十三人人主一州皆有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一延並為之故言歷也漁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為幽州從事彭寵為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續漢書曰延與狐奴令王梁同勸寵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酸棗封丘二縣名屬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汴州縣也○劉攽曰按文皆拔下不可無一之字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續漢書曰時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延攻而拔之進取麻鄉麻鄉縣名故城在今宋州碭山縣東北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走出魚門然則東門名魚門也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東觀記曰魯郡太守梁丘壽也而彭城扶陽杼

秋蕭皆降（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杼音食汝反）又破永沛郡太守斬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脩）永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三萬餘人（佼姓彊名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也）救永共攻延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太半永棄城走湖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脩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楚卽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卽高祖爲亭長之所也嗇夫主知廟事東觀記曰時蓄延因齋戒祠高祖廟）三年睢陽復反城迎劉永（反音翻）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爲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蘄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蘄音機）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復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前書有賁赫音肥今有此姓賁音奔○劉攽曰今注賁音奔按文多一賁字）憲聞之自郯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勑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必自解（擣擊也東觀記作擊字）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劉攽曰按文多一遂字緣下有遂字誤之）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郯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汙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爲國之憂也）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度泗水破舟檝壞津梁僅而得免（東觀記續漢書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蟬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並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街泉略陽清水三縣皆屬天水郡）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歙攻河池未剋以病引還拜爲左馮翊將軍如故（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爲蘆亭侯（東觀記作盧亭）恢卒子遂嗣

陳俊傳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也）少爲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爲太常將軍俊爲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爲安集掾（東觀記曰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卽拜解印綬上以爲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清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華嶠書曰拜爲彊弩偏將軍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勑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卽位封俊爲列侯建

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匡賊，即匡城縣賊也。東觀記作「匡城賊」。匡城，古匡邑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南。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屬中山國。引擊頓丘，降三城。頓丘，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頓丘縣北，陰安城是也。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為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有金門、白馬水，蓋賊起於二山，因以為名。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南武陽，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是時太山豪傑多擁眾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嬴下。續漢書曰：「嬴，縣名，屬太山郡。」嬴音盈。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擬私封爵人之印綬。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弇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為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贛榆，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貢。進破朐賊孫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屬平原郡。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蘄春侯。蘄春，縣，今蘄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蘄春侯。」蘄音祈。浮卒，子專諸嗣。專諸卒，子篤嗣。

臧宮傳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郟，縣名，今汝州郟城縣也。少為縣亭長、游徼，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禁姦盜也。」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從破群賊，數陷陳卻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成安，縣名，屬潁川郡。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華嶠書「韋」字作「韓」。於涅陽、酈，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皆下之。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申州鍾山縣西南。帝使太中大夫華嶠書曰使張明也。持節拜宮為輔威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期思，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為名。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釃音所宜反。說文曰：「下酒也。」詩注曰：「以筐曰釃也。」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荊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沅水出廣漢，解見光武紀。時宮眾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反音翻。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劉攽曰：按「從擊」無理，當作「縱」字。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眾悉

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華嶠書曰上璽書勞宮賜吏士縑六千匹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爲背失其指矣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爲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皮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張載注蜀都賦云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雒郭門蓋其數焉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成都北面東頭門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新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酇侯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封朗陵侯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或作緱劫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埶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勑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武谿水名在今辰州盧谿縣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抵觸也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說苑曰晉平公時赤地千里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左傳曰大福不再蒯通曰時者難遇而易失也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謂張掖酒泉武威金城也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即張良於下邳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傳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爲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璽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

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貴賤也自五霸迭興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也殊名詭號千隊爲羣尚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謂誅隗囂公孫述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其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此總謂戎夷耳不指於羯也左傳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幾會也翫習也先志者乘勝之志也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屈原曰撫長劍而玉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劍鳴手中說文曰抵側擊也光武審黃石存包桑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自危懼乃是繫於包桑也包本也繫於桑本言其固也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曰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匹斬馬劍一是卑辭幣禮也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士之陳乎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爲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顛音丁千反

贊曰吳公鷙彊實爲龍驤戰國策曰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白起視瞻不轉者執志彊也驤舉也若龍之舉言其威盛鄒陽曰神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電埽羣孽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揚詩曰良士休休又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後漢書卷四十八

後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吳漢傳故不自疑躬○臣承蒼按文勢當作故躬不自疑

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注斥漳在今洺州洺水縣○臣松齡按唐書地理志無洺水縣唐初洺州有清漳洺水二縣此注洺水當作洺水

臧宮傳憂其抵突注解也○解字似當作觸

後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宋　宣城太守范　曄撰
唐　章懷太子　賢注

耿弇列傳第九

耿弇傳　弟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國弟子恭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
石自鉅鹿徙焉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也父況
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
丘先生嵇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
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後為朔調連率王莽改上谷郡
曰朔調守曰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袁山松書曰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常
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漢官
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勸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劉攽曰常見郡尉試騎士按漢謂郡試騎士講
武為都試後人不曉妄改為尉注所云郡字亦合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都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
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
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
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
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
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
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
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
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眾轔轢也音力刃反如摧枯折
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
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
門下吏○劉攽曰按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為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弇因說
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

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續漢書曰弇還檄與況陳上漢功德自嫌年少恐
不見信宜自來況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也弇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
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
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寵南陽宛人也上谷
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
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
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
也會薊中亂續漢志曰弇歸主人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門頗遣人絕輜重城中相掠
弇既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也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
走昌平就況昌平縣名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縣東也因說況使寇恂
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
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
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
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
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為邯鄲
來眾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
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為偏將軍使還
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
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
令詣于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曄據
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為援助光武以弇弟舒
為復胡將軍使擊曄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
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
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
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為幽州牧韋
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武

居邯鄲宮晝臥温明殿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洺州邯鄲縣內弇入
造牀下請間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
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更始傳曰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
三輔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
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擄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
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
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辦猶成也音蒲莧反其敗
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
之地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弇以河北富饒故以喻焉○劉攽曰河北北據按文多一北字
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
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
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
計○劉攽曰按文多一其字光武大說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弇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
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乃拜弇爲大將軍與
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
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
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
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順水上虜
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
乃振壁謂壘壁也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
戰破之容城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遒縣也廣陽國有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並
在今幽州也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
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
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平谷見光武紀再戰斬首萬三千
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無終土垠並縣名屬右北
平郡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垠音銀至浚靡而還浚靡縣名屬右

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爲烏桓貊人
所鈔擊略盡光武即位拜弇爲建威大將軍與驃騎
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
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畤侯食好畤美陽二縣三年
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衆以
從岑弇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
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
走東陽弇從幸舂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
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
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
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
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
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
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弇求徵亦不自
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爲隃麋侯隃麋縣名屬右
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陽縣東南隃音踰乃命弇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
忠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
望都縣名屬中山國堯母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州易
縣東南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良鄉縣名屬涿郡驍騎將軍
劉喜屯陽鄉陽鄉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以拒彭寵寵遣
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爲兩道以
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軍都縣屬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舒襲
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
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袁山
松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賜甲
第奉朝請封舒牟平侯遣弇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

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又分兵屯祝阿。（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在縣東北）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也）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爾雅曰山脊曰岡陂者曰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兇恐懼聲音呼勇反）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澅水因名焉）居二城之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會。（會猶集也）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

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閒。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弇況之長子敵呼爲大耿）又皆疲勞。何足推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袁山松書曰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閒步首可獲上是其計也）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伏琛齊地記曰小城內有漢景王祠）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記作環臺）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兩旁伏兵如鳥之翼）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

追至鉅昧水上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前書曰齊屯田於歷下以備漢信擊破之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前書曰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守備韓信聞齊已降欲止蒯通說信令擊之食其音異基也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前書曰齊既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酈商曰橫卽至敢動者族之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大司徒伏湛卽隆之父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弇從帝幸舂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平張步等常以爲落落難合落落猶疏闊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鐵也示必死鑕音竹林反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祝阿餘黨也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豳州新平縣也漆水在西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爲中郎將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況卒諡烈侯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弇戶邑上大將軍印綬罷上音時掌反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

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爲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爲河陽太守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決錄注云援字伯緖官至河東太守也牟平侯舒卒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爲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爲孝德皇后以妃爲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劉攽曰按百官志羽林左右監監左右騎不合有車字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爲林慮侯林慮卽隆慮也至此避殤帝諱改焉位至侍中安帝崩閻太后以寶等阿附嬖倖共爲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爲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決錄注曰寶字君達大貴人數爲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子○劉攽曰按前後皆作紹封此誤箕牟平侯爲侍中以恒爲陽亭侯承爲羽林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埶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名雖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三秦廟勝謂謀兵於廟而勝敵弇決策河北○劉攽曰按他傳贊語無單言名者疑少一耿字下文乃可言弇耳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拔全

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懷思也言豈不思重立大功乎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擊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劉攽曰注以其殺伐多也按文多一也字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東觀記慮作憲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爲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爲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爲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塞請朝帝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晏晚也有警急則開門晚也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劉攽曰按文多有字緣上言無遂安生此對文非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劉攽曰按致當作置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闥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秦彭爲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幷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帝姊也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蹏也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即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救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幷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

部然遠斥侯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
永元二年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
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
百餘人送葬諡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
黎面流血梨即剺字古通用剺劃也音力私反長子沖嗣及竇憲敗以
秉竇氏黨國除沖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
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
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丕丕或作平丞相司直韋晃
畢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罹
禍滅者衆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爲車騎將軍竇憲假司
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攽曰按官無車騎都尉明衍車字三年
憲復出河西以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
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
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
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
粟邑侯粟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會北單于弟左鹿
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
類海上遣使款塞以夔爲中郎將持節衞護之及竇
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士後復爲長水校尉拜五原太
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擊斬其
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
兵屯鴈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爲先鋒
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
故城單于遣薁鞬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
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
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衆鮮卑馬
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雲中
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
中郎將鄭戩戩音翦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笞二
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
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
皇初築城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跡起城故以名焉夔與幽州刺史龐
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
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
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
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
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廷州蒲昌縣城是也謁者關寵爲戊
己校尉○劉攽曰案戊己本是兩校尉故耿恭關寵各爲一校今都爲戊己校尉蓋流俗不知漢
書以理觀之恭是戊校寵是己校也屯前王柳中城柳中今西州縣屯各置數
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
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武帝元封中遣
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蓋後宣帝賜以博具
也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
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
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歿匈奴遂破
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
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
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
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
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

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笮謂壓笮也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爲號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二部謂關寵及恭也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閒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東觀記曰車師太子比持訾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按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即玉門關也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煑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以恭司馬石脩爲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爲共丞共今衛州共城縣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據東觀記馬嚴齎牛酒釋服奪情不令追服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

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
姐姐音紫子也反又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
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
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
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
重由是大忤於防恐恭薦竇固奪其權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
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
郡卒於家子溥爲京兆虎牙都尉溥音普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
風郡比二千石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護漢園陵○劉攽曰案注文言扶風郡不成文理當云扶風都
尉誤一字少一字檢百官志是時置此兩官也元初二年擊畔羌於丁奚城
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畢並爲郎畢字季遇順帝初
爲烏桓校尉遇或作過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畢率
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
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
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
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
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蘇武
武帝時使匈奴匈奴乃幽武於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
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
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
亦我所欲二者不可俱捨生而取義者也昔曹子抗質於柯盟曹子魯大夫曹劌也
一曰曹沫史記曰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
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還魯之侵地而與之盟相如申威於河表相如
解見寇恂傳也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
漢當疏高爵宥十世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囚叔向於是祁奚

聞之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也而蘇君恩不
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史記曰晉
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
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閒
趙殿釃酒齊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
凶狄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爲南單于由是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也秉洽胡情夔
單虜迹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後漢書卷四十九

後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耿弇傳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輿起兵邯鄲○諸本同臣承蒼按成帝子下當複出一子字

令諸于光武○于字似衍文

諸將擅命於畿内○諸本同臣會汾按下云貴戚縱橫於都内二句相對爲文畿内當作畿外諸將方征伐四方不得云内也觀注自明臣承蒼按貴戚謂趙萌也更始傳更始納萌女爲夫人萌專權威福自己注但以王匡張卬當之猶未得實

從追至容城注在今易州道縣也○諸本同道縣地理志作遒縣

使監羽林左車騎注百官志○志字監本訛作序今改正

秉弟夔轉車騎都尉劉攽刊誤衍車字○臣承蒼按是時竇憲爲車騎將軍故夔之官轉爲車騎都尉其後憲爲大將軍夔之官又轉爲大將軍左校衛車字非衍也

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推尋文義其字當是衍文

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注馬城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臣會汾按因馬迹築城是雁門之馬邑非代郡之馬城章懷此注蓋誤記漢書注耳

後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銚王祭列傳第十

銚期傳

銚期字次況潁川郟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為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漢官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賊曹主盜賊之事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諠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蹕周禮隸僕掌蹕宮中之事鄭眾曰止行清道也若今警蹕說文趩與蹕同眾皆披靡披普彼反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為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為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攻拔樂陽槀肥纍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槀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纍故肥子國也漢以為縣故城在今槀城縣西南並屬真定國纍音力追反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兒音五奚反期先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攝猶正也○劉攽曰按幘為馬扇汗被創中額則是幘字期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閒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蹕邪唯天子得稱警蹕時銅馬數十萬眾入清陽博平博平縣名屬東郡在今博州縣也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赤眉於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力苦戰也遂破走之光武即位封安成侯安成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食邑五千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繁陽縣名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東北內黃故城在西北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京或作原謀欲相率反鄴城帝以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反音翻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必以在城中為吏不如為賊之樂即任將母往就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為太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前書武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曰期門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十年卒東觀記曰期疾病使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帝親臨襚斂贈以衛尉安成侯印綬諡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為建平侯建平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亳州酇縣西北一名馬頭城後徙封丹葛陵侯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鮦陽縣也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傳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東觀記曰：祖父爲詔獄丞。)父爲郡決曹掾，(漢官儀：決曹主罪法事。)霸亦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劉攽曰：按功曹有史耳，不當有令字。)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曰：歋瘉，手相笑也。歋音弋支反。瘉音踰，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霸慚懅而還。(懅亦慙也。音遽。)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澌音斯。)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監護度也。)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今文尚書曰：武王度盟津，白魚躍入王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爵關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劉攽曰：按文，脫衣可言以斂之，躬親不宜復有以字。)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而以宮、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富波，縣名，屬汝南郡，在今豫州。)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猶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爲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

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拘猶限也。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為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時，不剋。崞與繁時皆縣名，屬鴈門郡，並今代州縣也。有崞山焉。崞音郭。十三年，增邑戶，更封向侯。向，縣名，屬沛郡。左傳曰「莒人入向」。按今密州莒縣南又有向城。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嬀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軍都縣南，又東過薊縣北，益通以運漕也。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淮陵，縣，屬臨淮郡。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軑侯。軑，縣名，屬江夏郡。軑音大。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儀長公主，為黃門郎。度卒，子歆嗣。

祭遵傳 從弟彤

祭遵字弟孫，祭音側界反。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為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貰猶赦也。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為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臧宮等入箕關，箕關解在鄧禹傳。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記曰：柏華聚也。弩中遵口，洞出流血，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新城，縣名，屬河南郡，今伊闕縣也。屯結險隘為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讖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杜衍，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西南。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厷執豐降。說文曰：厷，臂上也。厷音古弘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

武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尚等從天水伐公孫述續漢書曰上幸廣陽城門設祖道閱過諸將以遵新破漁陽令最在前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解故謂解脫事故以為辭說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備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為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黃門署名前書曰是時名倡皆集黃門武樂數干戚以舞也良猶深也夜或作久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東觀記曰時遵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距難眾兵即卻復獨按部功勞然兵退無宿戒糧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九年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緣或作綠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東觀記曰上還幸城門閱過喪車瞻望涕泣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光喪使太中大夫任宣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東觀記曰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為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前書曰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世世與先人等丹書鐵券傳於無窮前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百者謂以百數之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劉攽曰按文當作光明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卓高也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可謂盡禮也故臣下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即隴坻上深取略陽眾兵既退獨守衝難衝兵衝也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唯遵獨留不卻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言不侵擾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

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諡爵以殊尊卑諡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諡法以禮成之諡法周書之篇周公制焉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容車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甲士也東觀記曰遵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陳送葬諡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東觀記曰上數嗟歎衛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也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尙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爲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賁令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時天下郡國尙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淸璽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彊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朝廷以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爲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闚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卒竟也三虜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效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卽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爲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劉攽曰按文功當作切彤乃率勵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讋讋音之涉反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旣嘉其功又美彤淸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尙書大傳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邪十六年使彤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

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若汝也皆為文簿而上之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彤子孫多為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條侯周亞夫也為將軍於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此真將軍也穰苴齊人田穰苴也齊景公使為將軍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至賈後至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士皆振慄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獷古猛反又音久永反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徼人謂徼外人偏何等也符驗也為偏何請還自効以驗內屬之信數級謂偏何斬匈奴送首級受賞賜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三十年為一世言承化久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憤眚過也左傳曰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音所景反惜哉畏法之敝也畏法猶嚴法也

贊曰期啓燕門霸冰滹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遼左邊廷懷和

後漢書卷五十

後漢書卷五十考證

王霸傳乃令霸護度扛堅護度也○堅當作豎謂使霸監護軍士渡滹沱河也

封王鄉侯○地理郡國志無王鄉地名王字疑誤

後漢書卷五十考證

後漢書卷五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任光傳 子隗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為鄉里所愛。初為鄉嗇夫、郡縣吏。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所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後，知人貧富，為賦多少。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脩、信都令也。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掾掌署諸曹事。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東觀記：扶柳縣廷掾。詣府白光，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狽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獨守無援，故恐之。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脩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埶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力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迺遣光歸郡。

光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盧，縣名，屬太山郡，今濟州縣。故號其兵為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衆至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今萊州。○劉攽曰：按他處復字郡名皆不言郡太守，明此衍「郡」字。詡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為其將所殺，衆推詡為主，更始封詡助國侯，令罷兵歸本郡。力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兗界，衆有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為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今兗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鄉。因號為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起茌平，茌平，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茌音士疑反。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衆十餘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阿陵，縣名，屬涿郡。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為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續漢志曰：羽林有左右監一人，各六百石，主左右羽林騎。虎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為將作大匠。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也，景帝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隗迺置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為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隗義

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持重謂守正也執議不移回邪也隱避也）語在袁安傳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為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西陽縣名屬山陽郡也）屯卒子勝嗣（東觀漢記曰勝字作騰）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北鄉縣名屬齊郡）

李忠傳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黃今萊州縣也故城在縣東南）父為高密都尉（臣賢按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志高密侯百官志皇子封每國傳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高密非郡為都字者誤○劉攽曰注高密侯按文侯當作國高密實王國不當作侯也）忠元始中以父任為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脩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王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都尉曰屬長也）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東觀記曰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澣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支小單衣襪而上之）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苦陘縣名屬中山國章帝改曰漢昌自此已後隨代改之今定州唐昌縣是也）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馬色黑青曰驪）而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迺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迺還復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中水縣屬涿郡前書音義曰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校亦學也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悌之行立鄭玄注曰春秋以禮會民於州序也）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著音直略反）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東觀記曰病痓痺免）徵詣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東觀記曰永平二年坐純母禮殺威弟季）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萬脩傳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為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尅而病卒子普嗣徙封泫氏侯（泫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泫谷水故以為名今澤州高平

縣也。泫音胡涓反。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扶柳，縣名。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親卒，無子，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脩曾孫豐為曲平亭侯。豐卒，子孅嗣。永建元年，孅卒，無子，國除。延熹二年，桓帝紹封脩玄孫恭為門德亭侯。

邳彤傳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莽和成卒正。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也。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為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埶，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靈壽，縣名。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西北。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為左曹侍中，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十九年，湯卒，子某嗣。史闕名也。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紹封彤孫音為平亭侯。音卒，子柴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重平，縣名，屬勃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賢按：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壹者，誤也。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論語魯定公謂孔子之言也。斯近之矣。

劉植傳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東觀記曰：喜作嘉，字共仲；歆字細君也。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迺開門迎世祖，以植為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為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留真

定納郭后后卽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迺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漆國卽郭氏所居之里名也○劉攽曰按文無故忽有國字蓋本是里字）揚擊筑爲歡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爲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爲驍騎將軍封觀津侯（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蓨縣西北）喜卒復以歆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浮陽縣名屬渤海郡在浮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喜歆從征伐皆傳國于後向徙封東武陽侯（東武陽縣屬東郡在武水之陽故城在今魏州華陽縣南）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傳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爲王莽濟平尹（莽改定陶國曰濟平也）純學於長安因除爲納言士（王莽法古置納言之官卽尚書也每官皆置士故曰納言士也）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爲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衆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迺得見因說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遭遇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奮迅拔起期月之閒兄弟稱王（拔猶卒也拔音步末反期音碁）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前書陳嬰母謂嬰曰暴得富貴者不祥也故云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公羊傳曰力沛然若有餘何休注曰沛有餘優饒貌）軼奇之且以其鉅鹿大姓迺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邯鄲純卽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東觀記曰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騎歸宋子與從兄訢宿植俱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續漢書曰皆衣縑襜褕絳衣也）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左傳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恐死故載以從軍育縣名故城在冀州）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酈元注水經曰郞水北有耿鄉光武封耿純爲侯國俗謂之宜安城其故城在今恒州槀城縣西南也）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純引之）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至鄗世祖止傳舍鄗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惲純先覺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矢下如雨也）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傅三矢使銜枚閒行（傅著也）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迺以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蒲吾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南）悉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卽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濟陰下定陶初純從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迺還

諸懷宮(懷宮河內縣名有離宮焉)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以前將軍從時真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爲主(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揚病癭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綿曼縣名屬真定國故城在今恆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建武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竝使勞慰王侯密勑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以純真定宗室之出(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也)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東觀記續漢書細竝作紺)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之兄弟竝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迺閉閤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竝封其子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效帝笑曰卿旣治武復欲脩文邪迺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荊荊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干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胄爲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爲東光侯(東光今滄州縣也續漢書曰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己也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純爲東光侯)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郡舊衛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諡曰成侯子阜嗣植後爲輔威將軍封武邑侯(武邑縣名屬信都今冀州縣也)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訢爲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爲二千石者九人阜徙封莒鄉侯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爲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封盱弟騰(續漢書云封騰高亭侯也)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解猶開也)委佗還旅二守焉依(委音於危反佗音移行貌也旅衆也還旅謂自勸而還也二守謂任光爲信都太守邳彤爲和成太守也左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言光武失軍而南還依任邳以成功)純植義發奉兵佐威

後漢書卷五十一

後漢書卷五十一考證

邳彤傳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臣承蒼按是時王郎方據邯鄲其民安得送光武還長安邯鄲城三字必傳寫之訛通鑑考異作邯鄲勢成下文城主作成主亦於事理不切邯鄲城民當作二郡之民謂和成信都二郡也蓋承上文奮二郡之兵而言

後漢書卷五十一考證

後漢書卷五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註

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第十二

朱祐傳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祐作福避安帝諱○劉攽曰案注引東觀記安帝諱則此人當名祐前後皆誤矣）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復陽縣名屬南陽郡）往來舂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為護軍（前書曰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也）及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為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日角解在光武紀）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續漢書曰祐至南䜌為賊所傷上親候視之）以為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位拜為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堵陽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唐州方城縣堵音者）冬與諸將擊鄧奉於淯陽祐軍敗為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隨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隨州隨縣）延岑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東陽聚名在南陽）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東觀記曰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進擊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勑祐方略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轞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會擊延岑餘黨陰酇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行唐今恆州縣也）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鬲縣名屬平原郡）食邑七千三百戶（東觀記曰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東觀記曰上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其親厚如此）二十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為外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為庶人（和帝陰后吳房侯陰綱女也為巫蠱事廢）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冲為鬲侯

景丹傳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丹以言語為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朔調上谷也副貳屬令也）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為上谷長史王郎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弇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光武聊應然之猶今兩軍遙相戲弄也）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東觀記曰上在廣阿聞外

（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丹等對言上谷漁陽兵上曰為誰來乎對曰為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勉恩意甚備）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䜌（兒音五今反）郎兵迎戰漢軍退卻（續漢書曰南䜌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也）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者（東觀記曰讖文曰孫咸征狄也○劉攽曰按注文多一日字）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謂發漁陽兵也）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苗曾謝躬）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前書武帝置大司馬號大將軍驃騎將軍也）乃以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前書武帝謂朱買臣之語）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彊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從擊破五校於蕍陽（聚名也解見光武紀）降其衆五萬人會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瘧見上在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邪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病遂加）帝以其舊將欲令彊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續漢書曰將營兵西到弘農也）十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侯（余吾縣名屬上黨故城在今潞州屯留縣西北）尚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絕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為監亭侯

王梁傳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以為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帝以野王衛之所徙（史記曰衛元君自濮陽徙於野王）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彊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勑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肥城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文音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西）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閒拔大梁齧桑（前書音義曰齧桑縣名或曰城名史記張儀與齊楚會齧桑）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慚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為人興利旅力既愆迄無成功（旅衆也愆過也言衆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讟談

者讓諱（謙誘也）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為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阜成屬渤海今冀州縣）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傳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為中堅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樂鄉屬信都國）北擊五校於真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續漢書曰降其渠帥大將軍杜猛持節光祿大夫董敦等）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節拜茂為驃騎大將軍擊沛郡拔芒（芒縣名也郡國志曰芒後名臨睢屬沛國）時西防復反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彊奔董憲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廣武縣名屬太原郡）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由於繁畤（繁畤縣名今代州縣也）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樓煩縣名屬鴈門郡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崞音郭）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脩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為尹由所略由以為將帥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涼上狀皆封為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鴈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為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脩縣名屬信都國也）十五年坐斷兵馬稟縑（斷猶剸截也）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蘧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減死一等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奉為安樂亭侯（〇劉攽曰案王平頗忠是楚王同時謀反者多連士大夫故杜元坐之傳寫之誤遂作東平王東平何嘗反也）

馬成傳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為縣吏世祖徇潁川以成為安集掾調守郟令（郟縣名今汝州縣也）及世祖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追及於滿陽以成為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應劭風俗通曰謹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徂也）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平舒屬代郡）八年從征破隗囂以成為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尚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郡今鳳州縣也）明年大司空李通罷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

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
陽縣東南河上至安邑前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改為河上郡武帝分為左馮
翊太原至井陘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恆州縣也中山至鄴
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
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
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為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
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擊武谿蠻賊無功武谿水在今辰州盧
谿縣西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全椒縣名今滁州縣
也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衞嗣衞卒子香嗣徙封棘陵
侯香卒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
嗣桓帝時以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為
益陽亭侯

劉隆傳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
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
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為騎都尉謁歸謁請也謂請假歸也
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卽追及於射犬以為
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
武二年封亢父侯亢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四年拜誅
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武當今均州縣也十一
年守南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十三年增邑更封
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
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
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
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
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
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歎也帝怒時顯宗為東海
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
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
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
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
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
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為庶人明年復封為扶樂
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徵側
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交阯郡麊泠縣有金溪穴相傳音訛謂之禁溪則徵側等
所敗處也其地今峯州新昌縣也麊音彌泠音零獲其帥徵貳徵側之妹斬首千
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長平縣屬汝南
郡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
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
十斛前書音義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樽稷米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為下樽也以列
侯奉朝請三十年定封慎侯慎縣名屬汝南郡也中元二年卒
謚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傳

傅俊字子衞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
長迎軍拜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
王尋等東觀記曰傅俊從上迎擊王尋等於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
垢謂傅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邪以為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
潁川收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
追及於邯鄲上謁世祖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
卽位以俊為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俊積
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
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謚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

(蕪湖縣名屬丹陽郡)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
乞錢五十萬為關內侯肅宗怒貶為關內侯竟不賜
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為高置亭侯

堅鐔傳

堅鐔字子伋(東觀記伋作皮)潁川襄城人也為郡縣吏世祖
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
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槍於盧奴世祖即位拜
鐔揚化將軍封㶏強侯(㶏強縣名屬汝南郡㶏音丈斬反)與諸將攻
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為反間私約鐔晨開上
東門(上東門洛陽故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
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洛陽記曰建始殿東有大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
殺傷甚眾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黃
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
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驎鐔乃引軍赴宛選
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
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鐔獨孤絕南拒
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
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眾及帝征南
陽擊破訢奉以鐔為左曹常從征伐六年定封合肥
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馬武傳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
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綠
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為侍郎與世祖破王
尋等拜為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
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剋
既罷獨與武登叢臺(故趙王臺也在今洺州邯鄲城中)從容謂武曰
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駑怯
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
由是歸心及誅躬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
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
為歡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
美其意因從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
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追及(殿鎮後也音丁殿反言兵敗而鎮其後也)
進至安定次小廣陽(即廣平亭也在今幽州范陽縣西南以有廣陽國故謂此亭為小廣陽也)武常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
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而還(平谷縣名屬漁陽郡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靡音靡)世祖即位以武為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
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
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
之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
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為
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劉攽曰按文言武持戟奔擊何能殺數千人明是十字)囂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
更封鄃侯(鄃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鄃音俞)將兵北屯下
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
陽上將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為楊虛侯因留奉朝
請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
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
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
脩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

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闊達敢言闊達大度也敢言謂言果敢而無所隱也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回曲也曲法以容也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光武置黎陽營見鄧訓傳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亹與羌戰浩亹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浩音閤亹音門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爲羌所敗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死者千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酈元水經注曰邯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邯亭注于河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在今廓州化陰縣東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卒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爲漻亭侯漻音胡巧反又力彫反震卒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風雲已具聖公傳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易通卦驗曰黃佐命鄭玄注云黃者火之子佐命張良是也已上皆華嶠之辭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王謂周也霸謂齊桓晉文公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史記曰管仲隰朋脩齊國之政齊人皆悅事之管子曰管仲寢疾桓公問之若不可諱政將安移之對曰隰朋可國語云文公使趙衰爲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乃使先軫佐下軍公曰趙衰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屈起猶勃起也屈音其勿反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灌嬰睢陽販繒者樊噲沛人以屠狗爲事皆從高祖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樊噲封爲舞陽侯灌嬰爲丞相封爲潁陰侯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依倚而取平也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勢位過則君臣相疑侔等也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蕭何爲丞相爲人請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燕王盧綰反樊噲以相國擊燕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帝大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噲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韓信封爲淮陰侯人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彭越爲梁王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遂夷宗族刑法志曰夷三族者梟其首菹其骨肉彭越韓信皆受此誅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自高祖至于孝武凡五代也其中宰輔皆以公侯勳貴爲之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縉赤色也紳帶也或作搢搢插也謂插笏於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世及謂父子相繼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抱關謂守門者前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爲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鄧禹爲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好時侯食邑二縣奉朝請賈復封膠東侯凡食六縣以列侯加特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若以上法繩正功臣則於其有害也○劉攽曰注於其有害也按文少一人字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參任謂兼勳賢而任之則羣臣之心各有覬望故難塞也若遵高祖並用功臣則其敝未遠不

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勝否猶可否，即就也。權謂平其輕重。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賈復傳曰：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也。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前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偶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故相聚謀反也。見高紀。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郭伋傳曰：光武以伋為并州牧，帝引見，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也。帝深納其言。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曰：興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乂，庸功是存。庸，勳也。言將與帝績，則念勳功之臣也。有來羣后，捷我戎軒。捷，勝也。謂寇、鄧之徒翼佐王烈，戎車所至，皆克捷也。婉孌龍姿，儷景同飆。婉孌猶親愛也。龍姿謂光武也。儷，齊也，偶也。言諸將齊景飆飛而畢大功也。

後漢書卷五十二

後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景丹傳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注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光武聊應然之○日知錄曰謂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來也本文自明注乃謂王郎欲發之謬矣

杜茂傳坐與東平王等○傳末劉攽刊誤一條當移入此句之下

馬武傳叢臺注在今潞州邯鄲城中○潞州當作洺州按邯鄲縣唐武德初隸紫州貞觀後隸洺州屬河北道潞州屬河東道

存矯枉之志注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今本孟子無此語

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羅點聞見錄曰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薛伯宣常州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謂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馬成居首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訛此極有理范蔚宗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藏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為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為一明矣臣承蒼按小學紺珠載二十八將名次正與薛常州所言符合較今本後漢書所列二十八人次第凡值奇數十四人名俱在前凡值偶數十四人名俱在後其末別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合為三十二人蓋王伯厚所見後漢書猶是未誤刻時本也又按薛季宣字士龍嘗知常州此稱薛伯宣常州亦恐有誤

後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後漢書卷五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竇融列傳第十三

竇融傳　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章武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魯城縣）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司馬（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東擊翟義還攻槐里（槐里趙明霍鴻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見前書）以軍功封建武男（東觀記續漢書並云章武男）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匡王舜之子）請融爲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爲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爲校尉甚重之薦融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從弟亦爲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辭讓鉅鹿圖出河西（圖謀也）萌爲言更始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前書音義曰庫姓即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張掖都尉史苞（三輔決錄注苞字叔文茂陵人也）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爲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斗峻絕也）不同心戮力（戮并也）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肜爲敦煌太守庫鈞爲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赴敵不失期契也）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乂（懲創也說文云乂亦懲也）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饑者歸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項羽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前書音義曰以利合爲從以威埶相脅曰橫）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佗姓趙真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

(尉遂王有南越故曰尉佗也)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為御龍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即其後也士會奔秦後歸晉其處者為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魏還大梁都於豐號豐公卽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讖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陛下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赤精子讖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歆以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頴叔冀應符命)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暴露著見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蒯通曰與楚則楚勝與漢則漢勝)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

亦宜以時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幷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卽南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誤也○劉攽曰令行南國尉事按文國當作海)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濫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底裏皆露言無隱藏)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虞字)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慰藉解見隗囂傳)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不回(回邪也)承事本朝後遺伯春(囂子恂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閒(悁恚也)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言違背光武也)委

成功造難就，（委棄也）去從義為橫謀，（去從，背山東也。為橫，通西蜀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數千里；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然猶復迷惑矣。）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盧芳也。）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公孫述而輕光武也。易音以豉反。）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眾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眾何如？（言危眾也。）棄子徼功，於義何如？（言違義也。）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稽首，拜天子禮也。禮，君南嚮答陽之義，臣北面答君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左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憂人大過，以德取怨，（詩曰：不以我為德，反以我為讎。）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景帝子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一宗，故曰五宗。言景帝以竇氏所生，而致子孫眾多也。）魏其侯列傳。（竇嬰，太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魏其，縣，屬琅邪郡。）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出，生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

言繼統以正。（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竇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遂止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長君，竇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絳、灌等以兩人所出微，為擇師傅長者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以富貴驕人。見前書。）脩成淑德，施及子孫，（施，延也，音羊豉反。）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說文曰：曠，明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書楊雄曰：乃今日發矇，廓然光照矣。）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說文曰：慤，謹也。愨或作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閒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搆，（相解說而結搆。）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眾。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並音蒲浪反。）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脩等，曾慙而去郡。）融承制拜曾為武鋒將軍，更以辛肜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姑臧，縣名，屬武威郡。）

（今涼州縣也。西河舊事曰：涼州城昔匈奴故蓋藏城也，後人音訛名姑臧也。）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城百步為一突門也。）臣融孤弱，介在其閒，（杜預注左傳云：介猶閒也。）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埶排迮，（排迮謂蹙迫也。）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小月氏，西域胡國名。）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高平，今原州縣。郡國志云：高平有第一城。）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猶言儀注也。）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弟友為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四縣並屬廬江郡。安豐，今壽州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本漢六安國，及陽泉縣故城並在今安豐縣南。杜預注左傳曰：蓼在今安豐。蓼音了。○劉攽曰：蓼安，按文多安字，此縣名蓼而已。）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顯親縣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也。）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為褒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為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韓信亡，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高祖聞之，如失左右手耳。見前書。）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金遷，安上之曾孫。安上，日磾弟倫之子。遷，哀帝時為尚書令。）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宅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日者猶往日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說苑曰：晏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即其臥內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一公，大司

（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永平二年，林以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為丞相，搆會竇嬰之罪，使至誅戮。事見前書。）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賻送甚厚。帝以穆不能脩尚，（不能脩整自高尚也。）而擁富貲，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埶，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勳以沘陽主壻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勳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勳弟嘉為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為少府。及勳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拔音步末反。拔，卒也。亦音彭入反，義兩通。）以投天隙，（投會天之間隙。）遂蟬蛻王侯之尊，（說文曰：蟬蛻所解皮也。言去微至貴也。蛻音稅。）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埶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常恂恂恭順，似若不得已然者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為黃門侍郎。（續漢書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即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續漢志曰：宣帝命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後坐從兄穆有罪，廢於家十餘年。時天下乂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固舊隨融在河西，曉知邊事也。）十五年冬，拜為奉車都尉。（續漢志曰：比二千石，掌御乘輿。）以騎都尉耿忠為副，（忠，弇子也。）謁者僕射耿秉為駙馬都尉，秦彭為副，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按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漢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即其地也。）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居延塞在今甘州張掖縣東北。）又太僕祭肜、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高闕，山名，在朔方北。）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即祁連山也，今在西州交河縣東北，今名祁縣羅漫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也。）留吏士屯伊吾盧城。（伊吾，今伊州縣也。本匈奴地，明帝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故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小城地是。）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匈奴中山名。）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劉攽曰：案匈河，水名，多一奴字。前書匈河去令居千里。）虜皆奔走，無所獲。祭肜、吳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為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專將兵者並有符傳。）

擬合之取信今去符皆受固之節度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具耿秉
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東觀記曰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
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於固固輒為啗不穢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肅宗即位以公
主脩勑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增邑三千戶徵
固代魏應為大鴻臚帝以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
初三年追錄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為
光祿勳明年復代馬防為衛尉固久歷大位甚見尊
貴賞賜租祿貲累巨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
稱之章和二年卒謚曰文侯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
卒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
后拜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
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
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埶遂以賤直請
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
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反喝
音一介反或作嗚音烏故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
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愈猶差也久念使
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
察以陰鄧皆外戚恐其驕後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興之子故諸豪戚莫敢犯法
者而詔書切切切切猶勤勤也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
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鳥子
生而啄者曰雛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
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
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幹主也或曰幹古管字也出宣誥
命肅宗遺詔以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中常
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
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委隨猶順從也故尊崇之以為太
傅令百官總己以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
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
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
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睚音語解反眦音仕懈反廣雅
睚裂也或謂裂眦瞋目貌史記曰范睢睚眦之怨必報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
考劾父勳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齊殤王
子都鄉侯暢齊殤王名石伯升孫章之子○劉攽曰按殤當作煬說在齊王傳彼既有子不
得諡殤明矣來弔國憂章帝崩也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
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
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
殺暢於屯衛之中屯兵宿衛之所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
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
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
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
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以執金吾耿秉
為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臨立營見續漢志○劉攽曰注南
北軍中候按漢有北軍中候耳衍南字又掌臨立營臨當作監立當作五黎陽雍營緣邊
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
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及羌胡兵出
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
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
于名也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少子及緣
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捆陽塞
捆陽在五原郡捆音固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

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因以為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也)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匈奴中海名也)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槖(槖音託)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登升也翼輔也)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孔安國注尚書曰麓錄也納之使大錄萬機之政也周頌曰惟清緝熙鄭玄注云光明也)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左傳曰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又曰日出日理兵)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螭山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熊如羆如貔如離徐廣曰離與螭同誠備也詩云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輕武言疾也長轂兵車)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輜車也稱雲言多也)勒以八陣蒞以威神(兵法有八陣圖)玄甲耀日朱旗絳天(玄甲鐵甲也前書曰發屬國之玄甲也)遂陵高闕下鷄鹿經磧鹵絕大漠(沙土曰漠直度曰絕)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溫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鍔刃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四校四面之校橫徂橫行也星流彗埽言疾也安侯水名冒頓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取樓煩悉收秦所奪匈奴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

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高帝被冒頓單于圍於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殺太守帝欲自征太后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震之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恢大也)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揚雄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鑠美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兮截海外(勦絕截整齊也詩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夐其邈兮亘地界(夐邈皆遠也亘竟也)封神丘兮建隆嵑(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員者謂之碣嵑碣也論嶱音其列反)熙帝載兮振萬世(熙廣也載事也書曰奮庸熙帝之載)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脩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朝于甘泉宮請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也)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漢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續漢志太尉長史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二人)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衞也)是時篤爲衞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脩第

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郾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諧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壽郅惲子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漢法三公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爲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爲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埶侵陵小人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爲縱橫也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脩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劉攽曰案文魏郡下少太守二字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襃將作大匠襃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太后居長樂宮故有少府秩二千石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衞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本郡瓌以素自脩不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貧人稟給也假貸貧人非侯家之法故坐焉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羅縣屬長沙郡在今岳州湘陰縣東北初竇后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棠及兄雍雍弟翟並梁竦子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逼瓌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衞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降損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閒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二三子謂衞霍及憲也皆緣椒房幃幄之恩耳當青病奴僕之時衞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生相者見之曰貴人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哉竇將軍念咎之日謂太后閉之南宮欲誅之日也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

吳志諸葛瑾曰失旦之難復思一觸也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琬琰美玉也楚詞曰懷琬琰以爲心支計也亦何可計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集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外黃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丘縣東居貧蓬戶蔬食莊子原憲編蓬爲戶論語顏回飯蔬食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鄧珍之子禹之孫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爲仙府幽經祕錄並皆在焉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擢章爲羽林郎將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侍從也遷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搆其間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悃悃安豐亦稱才雄楚辭曰悃悃款款也王逸注曰志純一也亦猶實也提挈河右奉圖歸忠奉圖者謂既奉外戚圖乃歸於漢也孟孫明邊伐北開西叶韻音先憲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庭鏤石燕然笳胡樂也老子作之雖則折鼎王靈以宣鼎三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後漢書卷五十三

後漢書卷五十三考證

竇融傳封章武侯注在今滄州魯縣也○諸本同按郡國志應作魯城縣

後漢書卷五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五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馬援列傳第十四

馬援傳　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棱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
馬服君子孫因為氏（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
馬服君）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懽里）
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重合縣屬勃海
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己謀反伏誅事見前書）故援
再世不顯（祖及父不得為顯任東觀漢記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
玄武司馬仲生援）援三兄況余員（東觀記曰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並有
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況河南太守余中壘校尉員增山連率）援年
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
章句（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
援以況出為河南太守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也）況曰汝大
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從其所請也）會況
卒援行服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廬舍
也）後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囚
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
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曰遷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
水父仲又嘗為牧師令是時員為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轉游隴漢間嘗謂賓
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
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
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
身衣羊裘皮絝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

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涉字巨先見前書）薦之
於莽莽以涉為鎮戎大尹（王莽改天水為鎮戎改太守為大尹）援為新
成大尹（莽改漢中為新成）及莽敗援兄員時為增山連率（莽改
上郡為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為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與援
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
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為綏
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
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說文曰閈閭也杜預注左傳閈閭門也）相善以
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
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荅史
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褌衣江淮南
楚之間謂之褋關之東西謂之襌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
之位述鸞旗旄騎（解在公孫述傳）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磬折者謂
身如磬之曲折斂也）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
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
走迎國士（哺食也史記周公誡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與
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度使
無遷）如偶人形（禮記曰謂為俑者不仁鄭玄云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也俑音勇）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稽留也）因辭歸謂囂曰子陽
井底蛙耳（言述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而妄自尊大不如專
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
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
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
臣亦擇君矣（家語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臣與公孫述同縣
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
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東觀記曰援初到敕令中黃門引入時上

（在宣德殿南廡下祖幘坐故云簡易也）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盜猶竊也）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流猶傳也）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東觀記曰凡見十四）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此論語孔子自言己之所行也）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鄒陽書曰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為之容）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為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輕如軒軒音丁利反）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

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劉攽曰案文支當作支）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冀南（天水冀縣也）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為標準為射的也言背叛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也）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存猶問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赭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今更共陸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為朔寧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字林併音卑正反）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浮也）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

大人謂豪傑也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
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
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
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
磋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如磋以成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豈有知其無
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萎腇耎弱也萎音於爲反腇音乃罪反
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爲諭且來君叔
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
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
急賜報廣竟不荅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漆縣屬右扶風諸
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冘豫未決冘行貌也
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冘音以林反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
議質之廣雅曰質定也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
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
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
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第一解見竇融傳
九年拜援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
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
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
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
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
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浩亹音告門縣
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夾山閒兩岸深若門也詩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爲閤門
河蓋疾言之耳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
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音鈆牙援乃潛行閒道掩赴其營
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

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
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
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
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
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塗遠多寇
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
田土肥壤無塊曰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湟水名據前書出金
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樂都水則爲害不休不可
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東觀記曰梁統也令悉還金
城客民金城客人在武威者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
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隖音一古反
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
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
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
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氐道縣屬隴西郡管蠻夷曰道○劉攽曰注管當
作有是漢書本文後人不曉誤之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
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
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劉攽曰
案此不成文理當云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
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
何足相煩續漢志曰郡當邊戍丞爲長史又曰置諸曹掾史頗哀老子使得遨
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旅距不從
之貌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
狄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
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燒虜即燒羌也曉狄道長歸

守寺舍（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良，甚也。）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記曰：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也。）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須髮，眉目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初，卷人維汜，（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訞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皖音下板反，又下管反。）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徵側者，麊泠縣雒將之女也。嫁為朱䳒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怒，故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皐令印，皐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以扶樂侯劉隆為副，（扶樂，縣名，屬九真郡。）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刊，除也。）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越志云：徵側兵起，都麊泠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

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釃，濾也。詩曰「釃酒有藇」，毛萇注云「以筐曰釃」。音所宜反。）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為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劉攽曰：案文，重當作熏。）仰視飛鳶跕跕墯水中，（鳶，鴟也。跕跕，墯貌也。跕音都牒、秦牒二反。）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

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今愛州。）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嶠音渠廟反。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西于縣屬交阯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也。）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庭也。）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並屬交阯郡。）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駮者十餘事，（駮，乖舛也。）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

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俚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餘。初成，縣於庭，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也。）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史記平準書曰：以為在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

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京名也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羈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膁欲小季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二寸堅如石羈音居奇反○劉敞曰注牙欲去齒一寸案文多一欲字又汗溝欲深長而案文而當在長字上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襄國縣名

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也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松尚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為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父統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酈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樠作朗潕作武在今辰州界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勇貌東觀記作矍哉是翁矍音許縛反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索盡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明年春軍至臨鄉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鄉也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兗反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名屬武陵郡充音昌容反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

援以為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搤捉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以援倨受其拜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並余之子也喜音許慮反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謂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縭申父母之戒說文曰衿交衽也詩云親結其縭毛萇注云縭婦人之褘也女施衿結帨爾雅曰縭緌也郭璞注曰即今之香纓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也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輕重合宜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鴨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

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山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今名固城也由此擢拜零陵太守今永州也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犀之有文彩也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昱司徒侯霸之子也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而已裁僅也槀與藁同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槀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也采其一美不求備於眾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無求備於一人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徵通至釋不誅田橫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於海島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使還報邯畏

趙高讒之遂降項羽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
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聊卽今博州聊城縣也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
傷類也末規猶下計也詩云巧言如簧類善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
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間關猶崎嶇也觸冒
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
豈顧計哉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周訢止之王曰許綰爲我祝曰若入不出請徇寡
人以首周訢對曰今有人謂臣入不測之泉而徇臣以鼠首可乎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于不測之秦而
徇王以首竊爲王不取也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謂援
使隗囂也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
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
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
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鎭慰邊衆乃招集
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埶如轉規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
萬仞之山者埶也遂救倒懸之急孟子曰當今之時行仁政人悅之猶解於倒懸也
存幾亡之城幾音祈幾近也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
而獨守空郡守音式授反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
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
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吝猶恨也遂斬滅徵側克
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日南九眞皆屬交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
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
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
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
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
僵仆也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
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
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

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家屬杜
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
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
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
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
讒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書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
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小雅巷伯篇也畀與也
昊昊天也投畀昊天制其罰也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
思豎儒之言言其僮豎無知也高祖曰豎儒幾敗吾事無使功臣懷恨黃
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公羊傳曰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
滅爲桓公諱也以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聖王之祀臣有五義
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
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
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前書曰彭越爲梁王欒布爲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
首洛陽詔有收視者補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
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
況勃衣方領能矩步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尚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
服也矩步者周旋皆中規矩辭言嫻雅嫻音閑嫻雅猶沈靜也司馬相如曰雍容嫻雅援
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
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稟受也朱
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前
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眞食其全俸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
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
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卽位追賜勃子穀二

千斛東觀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子石磐字也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貲居故國爲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謂豪俠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是援行軍之司馬也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舊防諸侯王不許交通賓客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劉攽曰按肅即是受誅之家不當云客蓋是客字客有此事也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張敖爲趙王其相貫高高祖不禮趙王高恥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宣霍氏女壻坐謀反誅宣帝祠昭帝廟章乃玄服夜入廟待帝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並見前書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南宮也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張儀虞卿並爲客卿故取名焉事見史記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游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伊尹負鼎以干湯光武寓竇融書曰千載之遇也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謂誡竇固梁松王磐呂种等皆如所言也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居功名之地讒構易興而能免之者少矣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爲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通乎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武谿無功卒于師廖不得嗣爵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爲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熹爲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書音義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元帝欲省故罷之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也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長安語曰當時諺也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劉攽曰案文有未幾則不當更有後字蓋本是復字也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

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衣弋綈成帝下詔務崇儉約禁斷鄭聲女樂嫁娶葬埋過制唯青綠人所常服不禁哀帝初即位易[illegible][illegible]去飾繢乘輿廟緣綈繒而已成帝以趙飛燕哀帝以董賢奢侈並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卦九三爻辭也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為進退不恒其德之象又互體兌兌為毀折後將有羞辱也）誠令斯事一竟，（竟猶終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薰猶蒸也言聲薰天地也）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詩夜誦夜誦者其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埶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王逸注楚詞云屑顧也）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為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埶，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物無也故事也謂死也）後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賵賻，使者弔祭，王主會喪，諡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年，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為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肅宗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滇吾降漢乃入居塞內故謂保塞）拜防行車騎將軍事，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酈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為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索西縣名故城在今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記云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即謂此城）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為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祿勳，光為衞尉。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解見章帝紀）子鉅為常從小侯，（以小侯故得常從也）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禮記曰二十弱冠儀禮曰士冠筮於廟門主人玄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卒筮旅占告吉若不吉即筮遠日如初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三加而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吉辰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鄭玄曰吉士冠筮于廟門案文少一日字）特拜為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

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
王田廬中山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
廬賜防也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
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
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之節度也賓客
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
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
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勑
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埶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
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
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
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僁田廬有司
勿復請留之於京守田廬以思僁過也以慰朕渭陽之情渭陽詩秦風也秦康
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光爲人小心周
密喪母過哀東觀記曰光遭母喪哀慟感傷形骸骨立帝以是特親愛之
乃復位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爲太僕康
爲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
光與憲逆自殺東觀記曰奴名玉當初竇氏有事玉當亡叛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
玉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
無惡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之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
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爲翟鄉侯租歲限三
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以江南下溼上書乞歸本郡
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爲長水校尉永初七
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
復紹封光子朗爲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爲揚州牧嚴少孤東觀記曰余卒時嚴

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鄉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爲
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
仲孫舍大叔步讀視之也而好擊劍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
騎射○劉攽曰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後乃白援從平原
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
元受之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
之大人長者之稱也仕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敦
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
決錄注曰鉅下地名也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
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
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勑使移居洛陽顯宗召
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
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
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
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
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勑嚴過武
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之見高祖
紀帝親御阿閣阿曲也觀其士衆時人榮之肅宗即位
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鱄爲郎鱄音時兗反令勸學省中
勸勉也前書王鳳薦班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是也其冬有日食之災嚴
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尚書咎繇之詞言王者代天官人
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無功不
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
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
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中音丁仲反不卽垂頭塞耳採取財

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倪音五兮反。說音悅。）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考，按也。）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前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為丞相，掾史有罪臧，終無所驗。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見前書。）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罔養，猶依違也。）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勑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左傳鄭子產誡子太叔為政之詞也。）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眚亦災也。）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中郎。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勳女為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勑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為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謂固、倪、敵、續、融、留、續。）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算術。（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順帝時，為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棱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卒無子，棱心喪三年。（東觀記曰，毅，張掖屬國都尉。）建初中，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以棱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東觀記曰，棱在廣陵，蝗蟲入江海，化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棱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棱為丹陽太守。棱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興。廖乏三趣，防遂驕陵。（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茲益恭。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後漢書卷五十四

後漢書卷五十四考證

馬援傳援三兄況余員注況字君平○一本作字長平書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注師事潁川滿昌○監本作蒲昌臣會汾按王莽傳滿昌爲講詩祭酒今從宋本改

開置七郡注漢書曰平南越以爲九郡今此言七郡與前書不同○臣會汾按九郡乃武帝紀中語至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元帝初元三年罷珠厓故前書地理志交州刺史部止有七郡此注言與前書不同殆失考耳

馬援于廖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爲潁陽侯○詔當作紹

後漢書卷五十四考證

後漢書卷五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卓茂傳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為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東觀記曰茂為人恬蕩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己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密今洛州密縣也）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誨爾諄諄音之純反）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家語曰宓子賤為單父宰人不忍欺）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謂所部也）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續漢書志曰監屬縣有五部部有督郵掾以察諸縣也）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王莽秉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今書及東觀記並言大部）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為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續漢志曰侍中無員掌侍左右顧問應對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王子比干紂殺之商容殷賢臣武王入殷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商容之閭表旌顯也閭里門也事見史記）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侯）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單複具謂之襲）復以茂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汎鄉在琅邪不詳其縣）崇卒子棽嗣（棽音丑金反又所金反）棽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

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劉攽曰：案文多一時字。前後言不仕王莽者多矣，不須時字也。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新都縣屬南陽郡也。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虓，虎怒也。詩曰：「闞如虓虎。」嬰城，言以城自嬰繞。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字書曰：倥偬，窮困也。給，足也。日促事多，不暇給足也。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斷斷猶專一也。書：「斷斷猗，無他技。」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史記燕昭王卽位，欲雪齊恥，以招賢者，得郭隗，爲築宮而師事之。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蘊，積也。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校，報也。鄰，近也。曾子曰：「犯而不校。」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怨謂爲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傳　弟丕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閒，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爲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設六筦之法，以窮工商，故曰權數。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公羊傳曰：貨財曰賻。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高祖時魯申公詩也。閉戶講誦，絕人閒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憙慕其志，每歲時遺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問，遺也。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憙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與音預。憙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貰，寬貸也，音時夜反。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見續漢官儀。廉，察也。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瞿音久住反。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卽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卽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

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章帝崩也。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陰不出，故百姓三時不聞警蹕。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檀弓曰：魯人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然如有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史記：古公脩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殺人父子，子不忍為。乃與私屬盡去邠，止于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於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為太王。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也。肆，放也。言平坐踞傲，肆放無禮也。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繮也。今邊境無事，宜當脩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親乎天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它吉也。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比卦坤下坎上，坎上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而吉也。○劉攽曰：誠來有我而吉已，案文，此我當為它，注文甚明。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臧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竇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為庶人也。白山之難，不絕如綖，白山即天山。言彤、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彤還下獄。固歷艱危，故曰如綖。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綫也。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殺吏士二千餘人。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度音大各反。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促。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䘏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劉攽曰：案文，恩當作思。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國為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說文曰：以財相贖曰購。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博昌縣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勑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

年，代呂蓋為司徒。（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宛陵人。）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郎中，賜騶馬從駕。（騶騎騶也，非正所乘，皆謂之騶。說文曰：騶，廄御也。）時弟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續漢書曰：坐撫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也。）殤帝即位，以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漢官儀曰：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言順月令以行事也。）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漢官儀曰：司隸校尉部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逮，及也。辭所連及，追捕之。）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本姤作后，古字通。）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誥，告也。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令誥四方。乾為天，君之象也。巽為風，號令之象也。后，君也。故以喻人君施令也。）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冗，散也。）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挺，猶寬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為獄主殺。）人傷於疫。』（大陵之氣為害也。大陵，星名。春秋合誠圖曰：大陵主死喪也。）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駮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謂氣候及星辰節日皆夏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夏以建寅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為正，尚白；周以建子為正，尚赤。周以夜半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夏以平旦為朔。祭天地宗廟曰犧，卜得吉曰牲。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龍以喻陽氣。易乾卦初九爻辭。）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荄，草根也。音該，又音皆。）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順其道，陰以卑順為道，漸至顯著。言自履霜以至堅冰。）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地正，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

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易中孚象詞也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報囚謂奏請報決也）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習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特要三公之辟乎）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爲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爲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孳孳不息之意）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後歸郡爲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爲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朞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司寇刑名也決罪曰論言奏而論決之前書曰司寇二歲刑也）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王良之孫）便時移住學官丕止不聽（學官謂學舍也）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脩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爲人脩通溉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續漢書曰薦王龔等皆備雖權近臣）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朞後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秩六百石無員）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蓺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韈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甄別也）衣服之賜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規圓也矩方也權秤錘衡秤衡）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皐陶之相戒（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是相戒也）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尚書）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爲也）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板詩曰詢于芻蕘也）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爲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隲舉丕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三老解見明帝紀也）五年年七十五卒於官

魏霸傳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句音鉤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令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爲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爲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衞尉以病乞身復爲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傳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角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未嘗與人爭埶利之事也角隅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父崎順帝時爲司徒崎音丘宜反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校報也論語曰曾子曰犯而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大將軍梁冀也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爲東海相東海王彊曾孫臻之相也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爲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洛陽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熹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輿人靈帝頗好學蓺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被加也爲酒所加也被音平寄反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說文曰澡手曰盥音管京師以爲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良久也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衞尉光和三年復代段熲爲太尉在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以先策黃巾逆謀先策謂預知也以事上聞封逯鄉侯六百戶逯音錄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謚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款款忠誠也仁感昆蟲愛及胎卵童兒不捕雉也寬霸臨政亦稱優緩

後漢書卷五十五

後漢書卷五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伏湛傳 子隆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爲高密王寬傅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也故言別自名學也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使督大姦還後隊屬正王莽改河內爲後隊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糲麤米也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爲糲也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幹主也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邘伐崇見史記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唯卜用克綏受茲命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詩大雅也仇匹也鉤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庸城也崇侯倡紂爲無道故伐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政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異卿鄭獲衆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棣州厭次縣也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顛沛猶僵仆也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冬祭曰蒸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

六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其音基。）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訖，竟也。玷，缺也。）篤信好學，（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湛為隊屬正也。謂）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堂堂，盛威儀也。）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埤蒼曰：髫，髦也。髫髮謂童子垂髮也。）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曰有先後。先音先見反，後音胡豆反。）古者選擢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柱石，承棟梁也。前書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蓋書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令，則一郡乃有二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劉攽曰：案正文令合作今，尚書令不可有五人，若言令一郡二人，又無義，改作今，乃與注合。）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

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東觀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見行於今。）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鬬云。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三王見聖公傳。）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舉趙之地。）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或為古。）

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掾孫昱隨之。詣闕上書，獻鰒魚。郭璞注三蒼云：鰒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鰒魚。音步角反。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齊七十餘城。食其音異基。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尤豫未決。尤音以今反。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音力僞反。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衞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事發，單于使衞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臥起操持節，節髦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以子援為郎中。

侯霸傳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二百石。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鍾寧君受律也。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曰宰。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執法刺姦。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糾案執位者，無所疑憚。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臨淮郡為淮平。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荊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寬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漢自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武帝以元勳佐命皆盡，拜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為故事。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為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

亦有才帝大怒以爲激發歆又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厭音一葉反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後千乘歐陽歙清河戴涉相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內蔡茂京兆王況王音肅魏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爲陳留太守以德行化人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南永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傳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閒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王莽改少府曰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栒音洵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幾音祈洽霑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書汎爲疏達不能洽洽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弘引焉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濫淫志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及猶繼也弘當讌見○劉攽曰案文當合作書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可據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閒爲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爲東平相度遼將軍爲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仍頻也統領也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蒐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予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克而終朝廷愍悼恒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毛萇注云肇謀也敏疾也戎大也功事也祉謂福慶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潔焉詩國風曰羔羊之皮

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自減膳食，從公事，行步委蛇自得。子則字元矩，為鄳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為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根猶本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傳　郭賀附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重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埶，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繩墨謂章程也。斧斤廢而不舉。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釋斤斧之用也。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緝，叶也。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賻贈甚厚。東園，署名，主作棺也。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也。極，殿梁也。前書音義曰：三輔間謂屋梁為極。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三公服。袞畫為龍，龍首袞然，故言龍袞。詩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至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三公服袞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己相背。冕以木為之，衣以帛，玄上纁下，廣八寸，長尺六寸。旒謂冕前後所垂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傳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

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東觀記。偃爲黎陽令。）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計算術也。）初爲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爲豪右焦廉等所反。（反音幡。）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爲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爲郎中。給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勤然始除之。）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黃鉞一下無處所。（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尚書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殺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爲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爲陵轢同列。帝銜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重之極也。訾與貲同。）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勑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帝悼惜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賵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明帝女。）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爲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爲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章帝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云。由尚平邑公主。紀傳不同。未知孰是。○劉攽曰。案傳作平安。注云安平。必有一誤。然安平是縣名。則安平是矣。）勁薨。子卯嗣。卯延光中爲侍中。薨。子留嗣。

趙憙傳

趙憙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自搏猶叩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繭栗。言小也。禮記曰。天地之牲。角繭栗。）即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憙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憙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爲千里之駒。故以憙比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憙爲

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憙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憙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己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載容一鹿）每道逢賊或欲逼略憙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憙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憙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憙與奉合謀帝以爲疑及奉敗帝得憙書乃驚曰趙憙眞長者也卽徵憙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憙守簡陽侯相憙不肯受兵（東觀記曰勅憙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憙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憙憙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卽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憙才任理劇詔以爲平林侯相攻擊羣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琅邪相豪猾幷兼爲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卽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子春其年遷憙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憙與諸郡討捕斬其

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憙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憙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憙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憙典邊事思爲久長規（規謀也）憙上復緣邊諸郡幽幷二州由是而定（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憙至此請徙之令盡還也）三十年憙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憙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憙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衞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修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其冬代竇融爲衞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眞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憙內典宿衞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卽位進爲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憙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

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尙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傳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邱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尙書教授大夏侯名勝宣帝時人也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豐令司徒舉爲茂才也豐令徐州縣也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漢官儀曰范遷字子廬沛人也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爲大司農鮭陽姓也鮭音胡佳反是時顯宗方勤萬幾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司空恭字叔齊伏湛同產兄子也見東觀記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卽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爲太尉與憙參錄尙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賵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爲郎

韋彪傳 族子義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爲丞相祖賞哀帝時爲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卽位以病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衞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宗宣帝褒顯先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酇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文也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閑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也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推也鍛鍊猶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前漢路溫舒上疏曰鍛鍊而周內之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彪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鍊然後用之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更化之後二帝光武明帝也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嗇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響應無窮。文帝拜嗇夫爲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急哉！」文帝曰：「善。」遂不拜嗇夫爲上林令。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周勃木彊少文」，又曰「安劉氏者必勃」。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輩，類也。又御史外還，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六十曰耆，五十曰艾。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爲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爲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躋，升也。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宿音秀，留音力救反。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旅，衆也。尚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滯疾，不堪久待，眩，風疾也。瞀，亂也，闇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瞀音亡溝反。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

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爲廣都長，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甘陵、陳二縣令，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陳州。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爲義舉哀，若喪考妣。

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疾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返。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敦猶逼也。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氏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爲名，假借時賢寵榮，以求美名，用解怨誹。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東海王臻相也，即東海王彊四代孫。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政任威刑，爲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也。又後妻驕恣亂

政以之失名，竟歸爲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庸，功也。兩邦謂湛為平原太守，霸為淮平大尹。淮人屬慕，徐寇要降。徐寇謂徐異卿也。願要降司徒伏公。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糟糠妻也。憲政多迹，彪明理損。卒公簡帝，身終上袞。

後漢書卷五十六

後漢書卷五十七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宣張王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宣秉傳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稱疾不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 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為號 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 前書曰御史中丞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 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宦者成帝用士人也 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 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 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周禮幕人掌帷帟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幬謂之帳軍法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劉攽曰案帳帷當作帷帳注文先解帷後帳是其次矣 四年拜大司徒司直 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續漢書 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甖為擔今江淮人謂一石為一擔擔音丁濫反 六年卒於官帝愍惜之 ○劉攽曰案文愍當作憫 除子彪為郎 東觀記曰彪官至玄菟太守

張湛傳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及在鄉黨詳言正色 詳審也 三輔以為儀表 儀法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 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 告請也告歸謂請假 望寺門而步 縣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 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 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 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 輅大也君所居曰輅寢車曰輅車馬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憑軾謂小俛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軾輅馬鄭玄云所以廣敬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貌也 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史記孔子謂門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 五年拜光祿勳 前書光祿本名郎中令秦官武帝改為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 建武十七年廢 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 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 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 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 帝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 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 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傳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 周急謂周濟困急也

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閒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其惰嬾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孏與嬾同音力亶反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東觀記曰丹怒撻之五十令寄縑以祠焉東觀記曰寄縑二匹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潁上人也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邪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爲之語曰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構隙耳後爲漢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爲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爲難並見前書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傳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稱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東觀記曰徒跣曳柴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繇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僞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爲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其仁則可知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諡也無衣帛之妻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

（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公孫弘，淄川人也。武帝時爲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眞僞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利仁二殊，人同出言而人信其眞者，不信其僞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僞之誚，斯不僞矣。（屑猶介也。）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傳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父鄴，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敞。見前書。）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初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逡音七倫反。）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褫，解也，音直紙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曰：「不畏于天，不媿于人。」）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劉敞曰：案文多一平字，蓋舊作治書，讀者以平音治字，章懷已改作持，後人又妄留平字也。）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尚寬，砥礪廉隅，其規爲有如此者。」）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非之，義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河南鄭興、東海衞宏等，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在儒林傳。）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

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東觀記載林議曰當今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迄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論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後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衞外總三署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皆管郎官也見續漢書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凡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爲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愧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愧之心且人皆來服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呂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圓斲彫而爲樸號爲網漏吞舟之魚觚亦方也除苛政更立疏網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罪非其本罪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文避法焉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東觀記曰王又以餘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若以車重無所置之明年代丁恭爲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傳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爲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晉大夫辛廖之言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爲丹水長丹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傳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爲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產業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繻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信買符非眞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人也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既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

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衰經盡哀（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要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摧明中實摧痛也平氏縣名屬南陽郡）建武二年遂潛逃去微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嘆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君乃慙而退）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勑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黃堂太守之廳事）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為司徒遷字子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虞丘相進之相楚上下和合吏無姦邪讒罷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丹出典州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傳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記曰良為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東觀記曰王望言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惰窳自無袴寧足為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也）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耆耄志節不衰）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猶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謚也文子家臣名僎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敢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于是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見前書）今以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鉤留也）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為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

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猶左轉匡爲郎丘長。郎丘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後遷司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希猶贍望也。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

承宮傳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持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永平中。徵詣公車。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勑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貌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褒歎。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宮子臺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傳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東觀記曰兄仲爲縣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則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妻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賑給之。常稱疾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譎詐也。既至。終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議郎鄭均。束修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吉善也言爲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寵顧則政之善也尚書咎繇謨之言。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時人號爲白衣尚書。永元中。卒于家。

趙典傳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桓帝立。以定策封廚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約猶儉約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建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亮不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

對策爲諸儒之表。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己，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人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爲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擇善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藝每爲國師位特進七爲列卿褒布被食用瓦器也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褐織毛布之衣賤者所服且烏鳥反哺報德，況於士邪。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包曰烏孝鳥也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使者弔祠。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温，相繼爲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爲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爲前置。明年病罷，復爲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爲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郫侯。郫音盤眉反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爲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侯。温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爲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爲司空，免，頃之，復爲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温不與己同，乃內温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温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眥之隙，以成千鈞之讎。睚眥解見竇融傳三十斤爲鈞言其重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温。董卓從弟應，温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温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温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義黜，謂棄郡奔喪以租贖罪也官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鵠髮

白髮也。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後漢書卷五十七

後漢書卷五十七考證

吳良傳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證也○拔字，監本誤作枝，今從宋本作拔。臣會汾按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公叔文子，名公叔發，注疏古本，孔安國注，作公叔拔，此據世本，衛獻公孫公叔拔，若公孫枝是秦大夫，字子桑，秦穆公時臣，非文子矣。相傳明代國學生，有罰修十三經注疏壞板者，以枝拔形相近，陰改拔作枝，以傳會朱注，至今莫辨。今此傳注，宋本尚作拔，奇齡之言益信而有徵矣。

後漢書卷五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桓馮列傳第十八上

桓譚傳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謂六律黃鐘太蔟姑洗蕤賓無射夷則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倡俳優也簡易不脩威儀而憙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抵擊也音紙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傅皇后哀帝后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為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挾婦人媚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妙反見前書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埶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愨此脩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常或作賓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劉攽曰按傳喜非后弟當是嘉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為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事見前書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拂違也音扶弗反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為長沙太傅鼂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為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為名遂腰斬錯見前書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

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雇山解見光武紀）。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為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也），是以眾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畀，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畀音必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方猶法也）。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酬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羲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為讖記以誤人主」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雷之發聲，眾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雷同。禮記曰「無雷同」）。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介，甲也。冑，兜鍪也）。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歙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楊衒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

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勑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

馮衍傳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元帝時為大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為關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晉戰于鞌晉卿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為知權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詭於眾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詭違也）故易曰窮則變（○劉敞曰案文多一曰字）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皆周易下繫之辭也）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眾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負猶失也）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怠懈也言當急趣時）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武陽縣南椎音力追反謂擊之也）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也）將軍之先為漢信臣（廉褒襄武人宣帝時為後將軍即丹之先）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如也）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入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晳明也商鞅謂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

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語見史記商君傳贅猶惡也史記贅作疑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庸常也金石以諭堅也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役猶賤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衍乃亡命河東華嶠書曰丹死衍西歸更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永字君長司隸校尉宣之子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慤實也幽冥論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據有此乖違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聞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危猶高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於東郡莽發八將軍以擊之東郡今滑州也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巴蜀沒於南夷莽篡位貶西南夷句町王為侯王邯怨恨攻益州殺大尹程隆莽發巴蜀吏士擊之出入三年死者十七八緣邊破於北狄莽建國三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人大輩萬餘中輩數千殺鴈門朔方太守略吏人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也遠征萬里暴兵累年暴露也禍挐未解兵連不息挐謂相連引也刑法彌深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為不須時令自是春夏斬人于市賦斂愈重眾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莽時江湖海澤麋沸青徐荊楚之地搔擾前書音義曰駘蹈也今此為駘古字通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騃也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眾將散亂之兵喢血昆陽○劉攽曰案喢血是盟時喢血此當作喋與前書同也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莽末下江兵鄧曄王匡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捍匡等擊破六虎敗走三虎乃保京師倉鄧曄等乃開武關迎更始靁震四海席卷天下席卷言無餘也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二句司馬相如封禪書之辭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言其易也王襃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理也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毛草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摹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脩身而已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吉甫也皆周宣王臣並見毛詩夷吾管仲之字也攘其蝥賊蝥賊食禾稼蟲名諭姦盜侵漁也蝥音牟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邯鄲謂王郎也真定謂劉揚也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

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為深憂。夫
幷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井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東觀記作
石陘關。年穀獨孰，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
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
豫具，難以應卒」。史記子貢說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音倉忽反。今生人
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
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
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劉攽曰：案此文難則字
顛倒，當作則難云云。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
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
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
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
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
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
經之論，觀孫吳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吳起，魏文侯將，並著兵書也。省羣議
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白黑猶賢愚也。以超周南之迹，垂甘
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
策，何以加茲！伊尹、呂望。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偏
裨，乃以衍為立漢將軍，東觀記曰：「時永得置偏裨將五人也。」領狼孟長，
屯太原，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幷州陽曲縣東北。與上黨太守田邑
等繕甲養士，扞衛幷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
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
子，為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
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
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
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

衍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晉文公重
耳辟驪姬之難出奔，狐偃勸令反國，遂為霸主。子犯即狐偃字也。趙武逢難，而程嬰
明其賢；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
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
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絝中，祝曰：「趙宗滅
乎，若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佗嬰兒負之，匿山中。
諸將共攻殺杵臼并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為嗣，而復其
田邑。事見史記。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三王見更
始傳。天下蠢動，社稷顛隕，蠢動喻衆。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
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
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為瑞信。剖即分也。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
三關，西為國蔽，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石陘關也。陘音形。奈何舉之以資
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張儀說楚王曰：「秦下
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胸。」李斯曰：「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衍聞之，委質為臣，無
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也。挈瓶之智，
守不假器，解見左傳。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
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弒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劍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
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後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
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
脰，劍在心，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留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嬰可回而求福乎？劍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釋之。謝息守郕，脅以晉
魯，不喪其邑。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郕邑。晉人來理杞
田，季孫將以郕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
也；又不聽晉，魯罪之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
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於桃。杜預注曰：「挈瓶汲器，諭小智也。」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萊柞二山名。由
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

故言無桃萊之利也且爲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曉不究始終輒改萊爲棗衍集又作萊或故作棗展轉乖僻爲謬矣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閭丘奔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牟夷莒大夫竊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弗爲不義不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紓緩也音舒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絶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阬其卒四十萬秦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號焉左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欒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年欒高作難晏子無罪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孫林父衛大夫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公獻公復入國林父遂以戚邑畔是陷於終身之惡以爲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言不過爲二塗而已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

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劉延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謂鄧禹也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言明白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之辭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永字也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謁反謂負也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爲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由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事見論語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衍集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聞更始敗故諸國畔也不入彘言不征之也彘縣名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卽上所謂黠賊所圍城者也大谷自太原趣上黨之道不窺言不來救也今并州大谷縣西有大谷是也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

為許穆公夫人其兄卽戴公弔失國曰唁衛懿公為狄所滅戴公乃立廬于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亡思歸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詩事見左傳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鄗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泰山超北海也而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訖言更始隨赤眉在北謂偽也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郡今汾州縣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東觀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舒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為涅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鄉縣西涅音奴結反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荅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阸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為號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東觀記曰邑馮翊蓮勺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為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為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微還為諫議大夫病卒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不加冠幘但以一幅巾飾首而已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立功謂說下懷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卽位赦布以為郎中丁固季布母弟為項羽將亦窘高祖高祖急顧丁固曰兩賢豈相尼哉丁公引還高祖卽位丁固謁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詈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詈人也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辭也見戰國策引之者言己為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音徒了反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劉敞曰按彭城不在定州當作鼓城也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見郡以聞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護等懼之卽共排閒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奮是以意同情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懇勤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勤蒙聖恩被侯大恩衍年老被病恐一日無祿命先犬馬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曰衍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

簿行義汙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聞者據史疑衍之罪深煦飄山嘗爲灰土賴蒙明察援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寢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閣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卽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馮衍傳第十八下

馮衍傳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為將絳灌等咸譖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大王令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史記曰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待之)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軍道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刀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衍之祖馮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傅太后陷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見前書)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回邪也)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敕，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論語載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衍引以為言也)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壠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為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老子道德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玉形碌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朔誡子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史記司馬談之辭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趣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放蕩縱逸不拘恆俗也)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俶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顧猶反也俶儻卓異貌也)喟然長歎，自傷不遭。(遭遇也)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棲遲猶假息也)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十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以上以其賓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馭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恃牛羊之入也)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韓詩外傳曰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也)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與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羇旅於州郡，身愈據職，

家彌窮困卒離饑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爲園奉世爲右將軍卽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衍不得入葬而別求也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前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地埶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驪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三晉謂韓趙魏也西顧酆鄗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酆鄗二水名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鄗秦本封在隴西秦縣周平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周之地故錫言周秦之丘丘亦墟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衍墓在今新豐縣南四里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殷墟感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殷人聞之皆爲流涕禮記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入室反諸其所養也反而亡焉失之哀於是爲甚也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司馬相如賦曰墳墓蕪穢而不修父爲昭子爲穆昭南面穆北面也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能入火自燒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能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閒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屆曰宙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乃有八紘也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理正也詩曰我疆我理九野謂九州之野經營猶往來五山卽五嶽也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爲發生卉草也楚辭曰獻歲發春兮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朝言之汨行貌楚辭曰汨吾南征汨音于筆反發軔新豐兮裵回鎬京軔止車木也將行故發之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於長安上有銅飛廉因以名焉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悲時俗之險阸兮哀好惡之無常時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楚辭曰悲時俗之迫阸也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衡秤衡也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言時人棄衡石以意測量喻背法度也隨風波而飛揚言無志操也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雷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意言時俗溺於權利也同己則親之異己則妒之己不與之同所以見惡也兮沮先聖之成論兮邈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沮敗也邈陵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遵大路而裵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遵循也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汎兮又曰孔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大象無形孔之爲言空也窈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爲主故無物而不容時俗眩於名利孰能觀大象無形哉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離遭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爲勁直行而遭尤過者有之矣卽原賈誼之流也行內自省察不慙於古人遵守志不屈改也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傷己不逢堯舜也蕩散也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顧橫逝而無由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病沒身之後名譽不稱又顧縱橫遠逝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陟雍畤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畤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四畤漢加黑帝謂之五畤消搖猶觀望也超過也略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也陟九嵕而臨嶻嶭兮聽涇渭之波聲嶻嶭山一名嵳峩在今三原縣北嶻音才結反嶭音五結反顧鴻門而

歔欷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零落也吾亂早零卯上所謂妻元子者也子既早歿未有邪辠故云誠善辜罪也冥謂地也齎恨入冥言死有餘恨也）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餘殃之有再淚汍瀾而雨集兮氣滂浡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言已往者託於貴戚之權幾陷誅戮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死而目不瞑言怨恨之深也楚辭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眠卽瞑也今纏飭躬自歸又恐殃禍至再所以淚落意沈氣憤心結也）瞰太行之嵯峨兮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衍之遠祖馮亭為韓上黨守以上黨降趙趙封亭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縣西衍在關中遙相望之卽序所謂通視千里覽見舊都者也嵯峩高大貌崢嶸深貌蓬）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與猶待也楚辭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冉冉其將至功業無成情多憂憤故赴原野而窮居也）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皐陶釣於靁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皇甫謐帝王紀曰伊摯豐下銳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至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於河濱漁於靁澤今言皐陶未詳靁澤在今濮州靁澤縣東也）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子曰絆騏驥而求千里衍踰己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識叶韻音志）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卑賤也阜積也衍賤子貢貨殖慕顏回樂道所以不從流俗專心貞固者以其祖考功業隆大若茍求富貴恐致恥辱故於此路收功也）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采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家語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皁淮南子曰汾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黍秫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麥二七一十四尺而至於泉其味鹹宜稻麥此言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取諸益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嚳之子為兒之時其遊戲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人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竟滅吳報恥既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終身不返是絕迹也）陟隴山以隃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隃猶遙也古字通八荒八方荒遠之地）覽河華之泱漭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慍去疾之遭惑（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遂慍怨也馮去疾為秦丞相胡亥元年用趙高計始皇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遭惑也亭及去疾皆衍之先故遺懷憤怨也決音烏朗反跻音葬）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衍既不同流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海歷原云吾將遠逝以自適路脩遠以周流之類也）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燕都今薊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今州後都郢在今荊州至考烈王為秦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不祀言皆絕也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也）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惛憒而紛紜（紆軫猶盤曲也惛憒猶鬱結也紛紜猶紛亂也惛音昏遍反）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惟思也言思上天之路軌則同而帝王政教有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化平易貌論語孔子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

乎人無能名焉堯舜同道故兼言之舜禪位於禹禹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禪子故曰承平革命也弅
日夜而幽思兮終悇憛而洞疑高陽邈其超遠兮世
孰可與論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辭云心悇憛而懷感廣蒼云悇憛禍
福未定也悇音它乎反憛音它紺反本或作悇挓悇音丑加反悇音丑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
洞亦不定也史記曰虛惕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其有謀而疏通故欲與之論事
訊夏啟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
詠南風之歌聲訊問也啟禹子也尚書曰啟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
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故啟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鄠縣啟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傾也易曰德積
載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故詠之也
非舜南風之歌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與為朋苗裔紛其
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尚書考靈耀曰放勛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
謂之晏稷名棄為堯后稷契為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葉孫周武王滅
殷紂而王天下勃盛貌也左傳曰其興也勃焉昔三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
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三后夏殷周也惜其不能
始終純茂每至末代必窮其災禍湯放桀於南巢武王滅紂於牧野周之季葉幽王為西戎所殺也離騷
日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廬州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今衛
州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酆洲功與日月齊光
兮名與三王爭流詔召也亳湯都呂望周太師翼周滅殷者也酆文王所都在京兆杜
陵亭水中可居曰洲也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
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淮南子曰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
以北傷其本同而末異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
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
知漸染之易性楊朱悲造作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拔周唐之盛德兮捃桓文之譎功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
絜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
於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捃取也譎詐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時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忿
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
趙武於溴梁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
不過子故皆黜曰子又春秋襄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子溴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
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晉
卿趙文子也時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溴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
河爾雅曰梁莫大於溴梁溴音古覓反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
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申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
也左傳陳夏徵舒弒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因滅陳為縣申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
夫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
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時惟在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
晉大夫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
外府也乃假道於虞以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誅犂鉏之介聖兮討臧倉之
愬知⿰女巽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犂鉏齊大夫介猶間也韓
子曰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犂鉏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意
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犂鉏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果怠於
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佗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
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
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愬猶譖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楚大夫也名側案⿰女巽字呂忱音壯眷反⿰女巽也東觀記
作譏字此雖作⿰女巽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貶曷為貶
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譏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
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
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
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為己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
管夷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劉攽曰注云倉曰君何為輕身以

先於匹夫者案全文何當作所
疾兵革之寖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
寖漸也孫武吳王闔閭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云太湖有五湖故謂之五湖滆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郿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坑斬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
叢細也毒恨也關東為從關西為橫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為從說說關東六國為從親以畔秦會於洹水之上刑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橫說說關西六國令事秦皆尚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盡或作谷聚義亦通○劉攽曰注云關西大國令事秦案關西何緣有六國不合與上文衍出關西二字
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
陵遲言頹替也澄猶清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伍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好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皆尚法術少仁恩並見史記
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寖淫而弘大
誚責也跋扈猶彊梁也李斯上蔡人為秦丞相上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滅先王之法則
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饁女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
援引也矯正也饁餉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晉所都國語曰晉平公為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無散亡無以言耳椒舉楚大夫伍舉也饗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乎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人以為樂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為美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令君為此臺國人疲焉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二主謂晉楚之君二或作亡
攜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褒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
擕布也眇微也公羊傳曰宋公及楚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於險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泓音烏萌反
摭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
摭拾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瀏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衰政亂子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
日曀曀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
曀陰晦貌也詩曰曀曀其陰楚辭曰回朕車以復路及行迷之未遠
駟素虯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
四馬曰駟虯龍之無角者也楚辭曰駟玉虯以乘鷖兮爾雅曰馬高八尺為龍司馬相如曰驂蒼螭兮六素虯相佯猶逍遙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揚雄反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武丁欲以為相光不從遂投於梁山衍退不仕與務光辭相佯事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
欸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欽真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去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欸誠也真人即謂子高躊躇猶躊躇也東觀記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義亦通
意斟愖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軔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滸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
斟愖猶遲疑也澹定也俟待也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聞其言遂洗耳於潁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秣謂食馬以粟字林曰滸水涯也愖音市林反或作湛字
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

昭五德之精光自此以下既反故宇乃欲尋覽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遠也維綱猶宗
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則為仁義禮智信也躍青龍於
滄海兮豢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以
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
望兮採三秀之華英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龜鳳之形在地為四靈東方為青龍西
方為白虎南方為朱雀北方為龜蛇豢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
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冥猶晦昧所謂幽都也衡既反故宇欲鑿巖石為室託高明之處以養神仙也又假
言龍虎之曜在於四面為其威援也前書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辭曰採三秀於山間
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衡集秀字作奇英字靈文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作
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為秀恐失之矣纂前脩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
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纂繼也前脩謂前賢也夸大也
楚辭曰謇吾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夸節往昔光勳謂衡之先人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顯也已
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耀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楚漢春
秋曰四人冠韋冠佩銀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辭曰畦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芳芷屈原皆喻身有
令德故衡欲揚其靈芬也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
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長
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衡懷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衆也六醴蓋六氣也楚
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
卿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為太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
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徹服一株拜為太清龍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一色青其實正白如
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洞一室服一株為太清仙官第五名曰玉芝剖食拜三官正員御史揵六
枳而為籬兮築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
衡於外術自此以下說籬室庭除皆樹芬芳卉木喻己立身行道依仁履義猶屈原扈江蘺與
薛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也揵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枳之為木芳而多刺可以為
籬此云大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
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口維國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

下相維違為籬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大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符
蘺一名薪杜衡其狀若葵其臭如蘪蕪衡路也○劉攽曰案注文方說其賦自當列敘其文云自此以下
說籬室庭術後人不曉誤作宇除非攢射干雜蘼蕪兮構木蘭與新夷
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畢其發越兮
時恍惚而莫貴非惜身之埳軻兮憐衆美之憔悴攢聚
也射干烏翼也蘼蕪似蛇牀而香其根即芎藭也木蘭樹也香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
扈扈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畢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燦爛巨野又曰郁郁
菲菲衆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辭曰然埳軻而留滯王逸曰埳軻不遇也衡被擯斥沈淪猶草木之遲
鬱芬芳遇風霜而零落也夷音協韻異美音協韻媚
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
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地抗舉也
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音五孝反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
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
之狀也索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
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
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閑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鎮重
也古之聖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玄者幽
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陂謂傍
其邊側也陂音丘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是也遁以寂寞為主神不外營故常存也鎮協韻竹人反閒音
閑○劉攽曰注陂丘義反切不得丘當作兵義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
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
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
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
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為此龜者寧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
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之
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為人灌園孟子曰容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髣髴似之
也二子雖病一時而聲流稱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精窮棲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冥也超

（然高蹈配松喬之妙節也）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傲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庶幾守道異俗不同倣儻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己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衍雖擯斥當年身窮志沮而令聞期於不朽聲芳播諸日月故曰顯觀其從容）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悍急也）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埳壈於時（衍集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紝了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糶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姜豹當為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訩訩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舂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纖縠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藉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讒百弩環舍何可覆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搖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為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金謂印也紫謂綬也揭持也音求謁反）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槩猶屑也槩或作乘）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曳猶頓也）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衍集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衍集見有二十八篇）肅宗甚重其文子豹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衍與宣孟書曰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之）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麗音力之反）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鄭玄注彬彬雜半貌也）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己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為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埶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為禮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恃也）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己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自此以上皆華嶠之詞）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衍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己光武屈而不用故言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也則守節之人見衍被黜彌阻難於將來）

贊曰譚非讖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詭違也言二人之道不相同俱以違時咸被擯斥也）體兼上才榮徵下秩

後漢書卷五十八考證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之際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臣世駿按日知錄曰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是譚曾受莽封爵史爲諱之耳

會議靈臺所處注楊衒之洛陽記○衒字諸本皆訛作衍今改正

馮衍傳揵六枳而爲籬兮注登登皇皇口維國監本作登登皇維在國○臣會汾按此汲冢周書原文也汲冢書於字闕處皆作口妄意增改益令讀者不知所謂今正之

後漢書卷五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五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申屠鮑郅列傳第十九

申屠剛傳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為人。史記曰史鰌字子魚衞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為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衞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衞謂衞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馮衞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宦見前書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紀住反刻猶責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旌幡也淮南子曰禹縣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幡曰教道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衆賢也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劉攽曰注云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案文少召公為保四字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

今聖主幼少，始免繈緥，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始免繈緥前書音義曰繈絡也緥被也緥或作褓也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衞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埶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遺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令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抑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己尊寵不加其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為大司馬謀反發覺禹腰斬母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矣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埶滿必傾不如止也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興軍而行擁衆而止無畏憚於危亡也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横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

宮寺出囚徒也至乃詭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
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
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貧心之不容厥極凶
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
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
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
薄太后於代剛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京師也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
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
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冗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
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
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
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
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餘年及
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
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
躬聖德舉義兵共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
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
并力上應天心下酬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今文尚書
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
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
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
之信況於萬乘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
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如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
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
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荊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

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歿爭不負然諾之信也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
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夫
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
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遂畔從
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己
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
姿猶屈己從眾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
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
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
不豫定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動軍發眾又不深
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
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群眾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
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
易其埶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
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
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
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
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
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遺子恂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眾賢破膽可不
慎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
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
軔乘輿輪帝遂為止軔謂以頭止車輪也王逸注楚辭曰軔止輪木也時內
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
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
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
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

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傳 子昱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己者。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去音丘呂反。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茅土。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藉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立社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勑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乃止。當匈以韋爲之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皁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俗本或有爲上加不者。誤也。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劉攽曰。注文傳合。案文傳合當作舍。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也。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卽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爲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林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闕里解見明紀。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爲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痍傷之後。乃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說苑曰。理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馭也。示誅彊橫。而鎭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劉攽曰。注五官將軍。案五官無將軍之稱。蓋軍字本是車字。

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愼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皐詔書迎拜爲兗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爲兗州牧也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譬猶曉也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言諂曲則易入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方直也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爲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荊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尙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璽封尙書令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爲之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漑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爲郎○劉攽曰案後皆作德字義無兩子名得德者知此字誤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旣太甚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辭訟久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四年代牟融爲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橫學也字又作黌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闚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于家

郅惲傳　子壽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潛夫論曰周先姞氏封於燕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音與古姞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郅音之日反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眭孟專門教授見儒林傳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孔演圖曰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荊州故為漢分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王莽以潁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逯姓並名也風俗通曰逯秦邑也其大夫氏焉逯音祿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鬻自衒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乃任以國政也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為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師呂望也相傅說也仲父管仲也非闚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惲以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求救晝夜馳騖足踵蹠盭裂裳裹足鶴立秦庭盭音戾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機衡北斗也含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含三為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為一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眾品者也○劉攽曰注包而為一甄也者案文也字當在甄上顯表紀世圖錄豫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錄之書顯明帝王之年代也漢歷久長孔為赤制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為赤制是也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

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上天垂戒謂鎮歲熒惑並在漢分也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勸莽當順其時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也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天之所顯猶不自與以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敢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唐興縣東南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阸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紀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也旅眾也如林言眾多尚書曰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劉攽曰注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案文伐字下少一殿字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

而上論之。上音時掌反。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盛氏一時所害也。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擇鋒子若亡吾直為子手刃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熟視之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詣獄，故應對之遲也。惲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若不出，欲自刺以明心也。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饗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繇姓咎繇之後繇音遙。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觵，愀變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觵，罰爵也。以角為之。詩小雅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觵音古橫反。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觵。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觵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觵。遂受罰也。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讒言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任，佞也。孔，甚也。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惲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惲自責不忠，故使甚佞之人昭顯也。豺虎從政，豺虎貪獸，以比繇延也。既陷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眾顯言繇延之罪也。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吾過也。重，再也。遂不讌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埶必還。言歙後必召延也。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夏殷周也。論語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彊其君之所不能為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歙也。言歙將以牛酒賞繇延，而惲障蔽不聽之。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歙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若為巢父許由，則以堯舜為父老之人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也。南野謂蒼梧也。謂來歸為松子。赤松子也。歙以歸舜隱遯自謂同之。劉向

今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得仙俱去也
幸得全軀樹類樹類謂有胤嗣還奉墳墓盡學問道敎放南人今陽
弋陽不離墳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
闔遁好道在家孝隱亦從政之義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
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
世光武連徵不到謝沈書曰敬閑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青
汁以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蛺陂中陰就廣延並辟不行同郡
鄧敬因折芰為坐以荷薦肉瓠盛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按王莽改新蔡
縣為新遷也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
候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
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
迴從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
敢槃于遊田以萬人為憂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
政之共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
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
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參封縣屬琅邪郡後令惲授皇太
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惲乃言於帝
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
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
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
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
而輕天下也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
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
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為藜蒸不
熟因出之參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
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

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
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
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
身扞火火為之滅惲甄異之以為首舉後坐事左轉
芒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
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也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韓
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惲故
坐免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猶皆也壽
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任王國又徙督郵
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
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
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
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郡多彊豪姦暴不禁三
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敕莫敢干犯壽
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
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
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
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
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
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
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
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
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
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之旛解已見上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觀

民風鄭玄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爭臣七人以自鑒照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嘿嘿以亡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今廣州縣○劉攽曰案今合浦是廉州縣作廣誤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對策郅惲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後漢書卷五十九

後漢書卷五十九考證

郅惲傳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臣承緒按父老堯舜若曰為野老於堯舜之世耳注謂以堯舜為父老之人恐非是

郅惲子壽以傷晏晏之化○汲古閣本依鄭注改塞晏非是第五倫何敞陳寵傳皆有晏晏二字

後漢書卷五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蘇楊列傳第二十上

蘇竟傳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為博
士講書祭酒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
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劉攽曰案文劉歆上少
一與字拜代郡中尉○劉攽曰按郡無中尉當作都時匈奴擾亂北邊
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
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
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隨姓弟名也弟音悌竟病篤以兵屬
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
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為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
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臣賢按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
則不同也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執事猶言
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恙憂也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走謂驅走
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曰削書刀也研音午
見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劉歆為王莽國師公也竊自
依依末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
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
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伯與
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旦暮將拔
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
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
智之至也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乃仗劍渡河歸漢見前書也聞君前權時

屈節北面延牙延岑守牙屈節謂臣事也乃後覺悟棲遲養德爾雅
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事延牙也詩小雅曰或棲遲偃仰先世數子又何
以加謂智果陳平也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
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
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
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時疑誤
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
或曰聖王未啟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
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赤制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
赤制解見郅惲傳玄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雖微隱
事其明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
王雖遭王莽篡奪一時暗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也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
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
非其效歟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肉臠分三輔舊事曰臠人切千
段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踟躕猶裴回也論者
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
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
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東方歲
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填星失晷失於常度辰星久而不効不効
謂出入失度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
街歲星不舍氐房前書曰昴畢間為天街氐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次舍於氐
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
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
前書天文志曰卯為房心宋之分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為尾其
燕之分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
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

亡新之末失行筭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筭或作舛或裴回藩屏或
躑躅帝宮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裴回謂縈繞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或經
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
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曲如鉤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皆大
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
指麾妄說傳相壞誤○劉攽曰案文壞當作註註之音卦壞音怪聲相近故誤由
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
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卽黎
丘秦豐之都也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爲天
網畢西方宿也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
畢求助天也史記曰周武王卽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至於孟津也夫仲夏甲
申爲八魁曆法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八
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
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
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螯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
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
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
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
比卦坤下坎上坎爲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
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
秦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如何怪惑依
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詩大雅曰莫莫葛纍施于
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蔓于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
先祖之道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
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

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爲衞君景
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
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之徙封爲淄川王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
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
能與天爭扁鵲之見桓侯項王之敵漢祖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
支持也左傳曰晉女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干也宜密與太守劉
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班固曰棲
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
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
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秦始皇遷太后於咸陽宮
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諫始皇乃迎太后歸於咸陽爵茅焦爲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
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
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
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
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竟終不伐其
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于
家

楊厚傳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爲
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
袠中說文曰綈厚繒也綈音提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
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爲周循學習先法
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部耆舊
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爲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
學以夏侯尚書相傳建初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
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爲郡求雨亦卽降澍賓山

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人庶稱神也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具反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爲貴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太后專政也時統爲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亟音紀力反太后從之星孛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爲中郎太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鄧騭應輔臣以不對曰不應以此不合其旨復習業犍爲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戹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閒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效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宜蠲法改憲之道蠲明也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爲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荊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私也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等遘姦廢退阿母順帝乳母山陽君宋娥也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爲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後漢書卷六十上

後漢書卷六十上考證

蘇竟傳夫仲夏甲申爲八魁注冬三月甲寅壬戌○監本壬戌作壬寅臣會汾按上文言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則十二支中皆越四位取之獨除去子午卯酉不用也冬甲寅當配以壬戌作壬寅者非是定從宋本

後漢書卷六十上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下

宋　宣城　太守范　曄撰
唐　章懷　太子　賢注

郎襄列傳第二十下

郎顗傳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筭謂天文筭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奉音扶用反)安帝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縣也)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云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昊之聽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思過念咎務消祇悔(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脩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政之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居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帝王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度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亳在偃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之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也比音庇〇劉攽曰注云陰得陽案得當作覆又陽字下合有也字)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易繫辭之文也)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

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易飛候）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爲禮禮爲視禮虧視失逆行夏令則熒惑不行也見天文志）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凡卦法一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王位六爲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音義云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日九日並爲三公之日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斛四斗曰鍾左傳曰四斗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四釜爲鍾也○劉攽曰注四斗爲豆按斗當作升又云四釜爲鍾四當作十）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輿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更對也）顗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脩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顗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詣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脩政自勑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屬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己舍齊南郊雨大澍也）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敏疾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南方爲徵故爲火及旱也）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暮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爲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時天立應以惡大夫爲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爲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暮從今日至明日也陽即指天子也）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曰慶雲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顗以陵園火災故引之也眚沴謂災氣）

二事、去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曰：有寒溫無貌濁清靜，此實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佞人以便巧仕於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溫卦以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戌亥之間為天門也。○劉攽曰：案文，戊當作戌，注云戌亥之間是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兵木無刃，衣縕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己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也。宋景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還三舍，一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果還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言熒惑行遲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傾宮之女。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詩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方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參星下四小星為玉井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爾雅曰罰謂之大辰也北極亦為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刈之事故主兵昴畢之間趙魏之分也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回易也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隼曰旟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書祝辭於玉板也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考劾也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定也時考問延火者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並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譴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時劉崎為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咨嗟歎也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玉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基當作朞謂以三朞之法推之也詩汎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為之十歲也詩汎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祕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之辭也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為水兌為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難於道也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厄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肉刑三謂黥也劓也左右趾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鉗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左右趾者笞五百也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宜因斯際大蠲法

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灾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仲春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是遵其行令也）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象掾也）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爲機第五爲衡於天文爲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主爲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爲北辰氣成於三以立五神三五展轉機以動運故三百歲斗歷改憲也○劉攽曰按文計當作斗注文可見蓋斗字似草書計字後人因誤之）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服蒼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灾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以荅聖問顗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幷陳消灾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曰不以人廢言）怔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羣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爻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曰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否猶臧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以灾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之國）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讎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爵賞也）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灾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灾眚降則下吁嗟化不

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其咎由此四始謂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樂道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加優寵賓於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爲國三年乃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爲天精謂之精氣春秋孔演圖曰正氣爲帝閒氣爲臣宮商爲佐秀氣爲人也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稚齒化阿有聲子奇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顧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爲霾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謂謀謨之臣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日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坤爲地震爲雷雷在地上故曰雷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雷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雷者所以開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也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從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文也

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之辭也大人天子也）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雷以冬鳴則歲飢也）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克木故相賊也）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心宋之分也）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申夫也見藝文志劉攽曰案前書中大夫當作申夫）〇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豭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所為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僞動灾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灾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比頻也時恭陵百丈廡災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灾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灾為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大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鍾羌寇隴西）皆略如顗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郡孫禮者積惡凶暴好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傳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濕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灾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

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為端門軌猶法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為罰星也）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微南四星為執法切為迫近也）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脩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讙（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瓆字文理平原人也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彊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瓆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藏匿主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瓆宗室不忍致之于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畏法網瑨與功曹岑晊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徵瑨詣廷尉下獄死晊音質瑨音晉）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采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瓆等帝不悅）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梁冀寇榮孫壽鄧萬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廣雅曰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也）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冉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也）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脩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詩國風序曰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注云螽斯蚣蝑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妬忌唯蚣蝑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以喻焉祚福也）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熹七年也袁山松書曰長可百餘尺）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大人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龍喻焉尚書中候曰舜沈璧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鎬池君子之咸陽過鎬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史記曰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沙丘在今邢州平鄉縣東北）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時訛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埶春

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左傳曰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于盂，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人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傍舍誅之，因燔其石。○劉攽曰：注盡取石傍舍誅之，按史記作石旁居人，舍字誤。）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與高帝諸陵相近也。）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孝經援神契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麟非中國獸也。○劉攽曰：注何以異，案文當云何異爾。）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德。（于，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絍，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絍音汝林反。）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爲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爲劉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鬭。比年日食於正朔，（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太平經典帝王篇曰：眞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極爲中也。地有三名：爲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政有三名：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眞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爲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亦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孝冲、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湣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苑雖曰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妲己，蘇人之美女也，獻於紂，紂納以爲妻，常與沉湎於酒，事見列女傳。）葉公好龍，眞龍游廷。（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反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好眞龍也。事見新序。）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常任。）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陀，但轉音耳，並謂佛也，解見楚王英傳。）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或言，當時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爲浮屠之化。）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盻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衆穢耳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尙書問狀○劉攽曰案文詔當作詔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爲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尙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尙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尙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閹人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顧麾左右執戟者罷兵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澤諭告之乃去此其佐誅諸呂之功見前書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文帝使宦者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推下趙談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蓺假借星宿僞託神靈謂上于吉神書也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瀛州有曲陽山有神漢水定州有曲陽山有神漢水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漢水而于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爲介道首標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遂使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主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訶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懸首於市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爲災今天垂象爲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衆得之謂神呪也呪百中百十中十其呪有可使神爲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爲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甯穀梁序曰左氏艷而富其敝也巫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頻徵不至蘇竟飛書清我舊陰陰縣屬南陽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襄郎灾戒寔由政淫

後漢書卷六十下

後漢書卷六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郭伋傳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前書云，解字翁伯，河內軹人，徙茂陵也。）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爲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閒辟大司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王莽改太守爲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右姓猶高姓也。）各擁衆保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離猶遭也。）民多猾惡，寇賊充斥，（杜預注左傳曰：充，滿；斥，見也。）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鬬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反。）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謂擅放降賊也。）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連續也。）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曹，輩也。）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劉攽曰：案文多一當字，上文問者可云當，此下文著當字無理。）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爲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儆，（儆，急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夙，舊也。）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劉攽曰：案隨字至隋時方去之，罷作隋，今此宜作隨。）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伋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傳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閒，百姓惶擾，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代刻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已下通用之以前驅也。）復使之河

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趨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皋令。(成皋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排，音蒲拜反。冶鑄者爲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也。)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叔，九江壽春人也。遷南陽太守，爲人興利，務在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反旅，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譬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櫜，韜也，音高。詩曰：載櫜弓矢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離也。)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壘，軍壁也。厲，勉也。)士卒之復比於宿衞，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衞。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雠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侯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爲郡功曹也。書曰：如有一介臣也。)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劉攽曰：案收養無義，合作牧養，二漢通謂守令爲牧養也。)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閒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讓公子曰：今邯鄲旦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姬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

（口以請如姬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傳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己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廣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劉攽曰案文益當在徒字上）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山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羣氐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讐郡中稱為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删（删定其義也）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說猶今之疏也）

張堪傳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秋毫者喻細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

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當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為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傳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世為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閒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州為庸部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謂巴蜀也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見儒林傳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謁請也會融為州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鄭玄注禮記曰瞀目不明之貌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謀反也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老子曰善人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貰赦也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劉攽曰按文人當作入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轔轢也藉相蹈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絝作協韻音則護反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

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卽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爲譏。卒于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瑯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阸，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信音伸。）若夫高祖之召欒布，（欒布，梁人，爲人所略賣，爲奴。梁王彭越贖爲梁大夫，使於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爲都尉也。）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從，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戶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言高祖之明帝初怒欒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王堂傳

王堂字敬伯，廣漢郪人也。初舉光祿茂才，（光祿舉之爲茂才也。）遷穀城令，治有名迹。（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齊州東阿縣東。）永初中，西羌寇巴郡，爲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庸卽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爲權寵阿意，（阿，曲也。）以死守之！」卽日遣家屬歸，閉閤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爲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續漢志曰：「議郎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卽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稚，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焉以爲蜀郡太守，有治聲。

蘇章傳 族孫不韋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爲右將軍。（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永平中，爲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劉攽曰：案竇固自爲奉車都尉，蘇純但從之耳，爲當作從。）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

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爲幷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埶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暠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暠又因刑其尸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爲楚王所殺子胥復讐鞭平王之尸解見寇榮傳乃藏母於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於諸陵閒不剋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廥在寺北垣下說文云廥芻藁之藏也音工外反垣墻也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暠之寢室出其牀下值暠在廁因殺其妾幷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衞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歐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彊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尸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孑立靡因靡資彊讐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燋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毒苦也使暠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暠素善後奐熲有隙及熲爲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憤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暠事以爲暠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幷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段熲爲陽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

羊續傳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爲太常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爲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

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埶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安風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原免也)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絜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詣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祇裯(說文曰祇裯短衣也廣雅云即襜褕也祇音丁奚反裯音丁勞反)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騶騎士也)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縕故絮也)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襃美敕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傳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聊城今博州縣)舉孝廉再遷為京兆令(○劉攽曰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為尹明多兆字是河南京縣令也)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鷰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廣雅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也)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劉攽曰案文自活非本傳文是注以解聊生耳)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癭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傳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襃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高成縣屬勃海郡也)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

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行來猶往來也。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勞苦割剝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起履踐案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蝝螽子也公羊傳冬蝝生此言蝝生何上變古易常也注云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十二卒致滅亡也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爲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爲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厄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爲郎中少子績仕吳爲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績字公紀吳志有傳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驚毀轅范得其朋易曰西南得朋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便之蜀在西南故曰得朋也堂任良肱謂委任功曹陳蕃主簿應嗣郡中大化也二蘇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輣輣兵車也音彭協韻音普滕反

後漢書卷六十一

後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杜詩傳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注排當作橐○橐字諸本皆誤作橐。從宋本改。

廉范傳辭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臣會汾按緣蹤。謂蹤馬任其所之。隨後訪之也。諸本或作從。則上下文義不貫。從監本義長。

王堂傳節毀才職○職字。應照宋本作識。

蘇章傳段熲為陽球所誅○臣會汾按段熲事具載陽球本傳。諸本並誤作楊。今改正。

陸康傳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注季孫欲以田賦○以字。監本作益。臣會汾按左氏傳。本作以。今從原文改正。

詩守南楚○守字。監本作定。今從宋本改正。

後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樊陰列傳第二十二

樊宏傳　子儵　族曾孫準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爲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酈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爲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爲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責音側界反諸子從勑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爲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壍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卽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洮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爲射陽侯卽其國地按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埶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勑騶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勑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曰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西北

俗名平望臺也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假貸人者不自以爲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故衆人稱善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劉攽曰注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案食人而已何故輙擇善人聚此人是養字或云當云善食人者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廪以崇禮節管子曰倉廪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殊間哉言不異也間音古莧反

儵字長魚○劉攽曰樊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儵字儵即魚名可爲字也又按儵弟名鮪知作儵無疑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饘糜也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爲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壙也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勑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屬東郡其後廣陵王荊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荊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爲弒逆之事也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云周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杜預注曰蔡放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鴆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上蔡音薩○劉攽曰注何善其誅不得避兄按文其當作爾臣等以荊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劉攽曰按文今當作令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請也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宏爲特進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賵贈甚厚謚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餳醪醇酒汁滓相將也每輒擾人吏以爲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勑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郴梵爲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爲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三署解見和帝紀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

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
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准父瑞好黃老言清靜
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
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
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
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
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也及光武
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
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
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
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
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
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也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
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
歸也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
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
良士華首謂白首也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衎衎和樂貌也詳
覽羣言響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
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
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
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
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
言永平今學者蓋少○劉攽曰案文蓋當作益遠方尤甚博士倚
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諓諓
諂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也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誑亦
欺也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左傳
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謗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
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
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
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
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
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
業之道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
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
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
損茲曰太厥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君上不能損減謂之為太太猶甚
也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
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造作也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
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
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
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今可先令
太官尚方考功○劉攽曰案功當作工考工官名見前書上林池籞諸官
實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工尚方上林中十
池監也太官掌御膳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尚方主作刀劍器物籞者於池苑中以竹綿聯之為禁籞也實
減謂實覈其數減之也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府謂太傅太
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調徵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謂營作者也如此則
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彫殘恐非
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
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無乏武備而已遣使持節

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時先零羌斷隴道大爲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故曰西屯也役東州謂冀兗州時又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冀兗二州稟貸流人也）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既反食音嗣）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稟食（稟給）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朞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輙將兵討逐修理塢壁（說文曰塢小障也）威名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爲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爲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傳 弟興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脩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爲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淯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也）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慶者誤）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勑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爲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爲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黄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黄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輙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觖音羌志反前書音義曰觖猶冀也一音決謂望之也）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

邪亢龍有悔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龍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勑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安平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人彊力敢直言極諫也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爲鮦陽侯鮦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鮦水之陽也音紂慶弟博爲灑强侯灑强縣屬汝南郡在灑水之北博弟員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爲黃門侍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爲新陽侯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衆譽顯宗即位以就爲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光武女也公主嬌妒豐亦狷急狷疾也音絹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爲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雜五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豬肝泥竈令婦孝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後恂恂苗胤傳龜襲紫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見應劭漢官儀

後漢書卷六十二

後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樊宏傳令出辟伯升○辟字一本作譬注曉喻也

樊宏族曾孫準永平之初○臣人龍按明帝永平元年戊午至和帝永元元年己丑相隔三十餘年前既云永元十五年準爲郡功曹上復云遷御史中丞則此安得復云永平之初當是安帝永初之初耳

建化致理○致字監本誤作之今從宋本改正

寶減無事之物注以竹綿聯之○宋本竹字下有帛字臣會汾按此謂以竹爲籓蘺耳帛何所用之當因下下有綿字故誤也從諸本删

陰識弟興後改封爲新陽侯注新陽縣屬汝南郡○監本作屬汝郡脫南字又故城監本誤作故地今俱從宋本改正

後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朱浮傳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舞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迹也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爲從事岑後爲梁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謂甲兵糧儲也左傳曰聽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矜誇多自取也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峻嚴切也詆誣也寵亦狠強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質正也曰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卽位武姜爲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出奔共也伯通以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以名字顯著也有佐命之功光武初鎮河北寵遣吳漢等發步兵三千人先歸光武及圍邯鄲寵轉食前後不絕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光武賜寵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也事有杜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杜石以屋爲喻也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輒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媵母未詳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寵爲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梟鴟卽鶹梟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母說文云不孝鳥也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耿況字也況爲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埶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也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益也攻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以爲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

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爲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爲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爲爭強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爲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爲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匈奴陳豨黥布等也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爲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胄生蟣蝨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上下燋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兵長兵之長帥也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爲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並自敗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

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爲武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災異卽咎徵之類也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徵驗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宥寬也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之別於目清濁之形於耳也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以爲姓卽倉庫吏之後也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論語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

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即州牧也。）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埶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采察也。平。謂平決也。）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貽遺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重猶愛惜也。）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爲每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是五年。即得再閏。）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黌。義亦同。）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雍。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乃勉勸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眞。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與音預。）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爲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陵轢猶欺蔑也。）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正據也。書曰。明清于單辭。）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鯈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獲得也。）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優遊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爲堯臣而流之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殛誅也。音紀力反。）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

者三（三謂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事見論語）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課其殿最覈其得失）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賈誼曰廉恥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也）朱浮議諷苛察欲速之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以光武帝明察煩刻故引之）焉得長者之言哉（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卿見上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也）

馮魴傳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因以氏焉（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菜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也○劉攽曰食菜馮氏案菜當為采音乃為菜耳）秦滅魏遷于湖陽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畔魴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壍以待所歸（待真主也）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得全死無以為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在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南宮雲臺也）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所封之邑今宋州虞城縣也）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郟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郟賊延褒等眾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鬭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髡字音他計反謂剃去髮也）負鈇鑕（說文曰鈇剉刃也鑕椹也音質）將其眾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為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為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東觀記曰敕魴車駕發後將提騎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保官給琳蕭子孫得到魴所）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劍佩刀（以班犀飾劍也）紫艾綬（艾即盭綠色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以飾帶也）拜子世為黃門侍郎

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宅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卽論反。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爲太尉。及北鄉侯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熹參錄尙書事。順帝既立，石與熹皆以阿黨閻顯、江京等策免。復爲衞尉，卒。子代嗣。〇劉攽曰子世爲郎子代嗣案世本名代前拜爲郎時作世後嗣立時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代以爲避太宗諱所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尙皆作代也今前後不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卽代者拜家一人遂爲郎必是長子自然嗣立者非他人也代卒，弟承嗣，爲步兵校尉。石弟珖，珖音光。和帝時詔封楊邑侯。〇劉攽曰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曰紹封前後非一今此曰詔誤亦以石寵，官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爲黃門侍郎。

虞延傳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東昏屬山陽郡俗本爲濟者誤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爲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說文曰扛橫關對舉也扛音江少爲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賓客放從，〇劉攽曰案當作縱古文雖通而注不音明其當作縱也并下後從同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衞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以妻同縣人王氏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因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吏掾史〇劉攽曰案郡有掾有史總名爲史此宜爲史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富姓宗名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之貧也奚友之惡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卽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從被誅，臨當伏刑，攬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曰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爲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鍾簴衞守小黃有祭器饌豆鼎俎之屬十四種廟基尙存焉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蘗皆諳其數，株根也蘗伐木更生也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勑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也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貰放也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玉況辟焉。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爲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爲陳留太守甚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爲司徒玉姓音宿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黃門馳問之，卽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篣二百。篣捶也音彭信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就本傳信作新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

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齊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佩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啓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迄是上乃自勑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司馬一人秩千石見續漢志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以延爲明三年徵代趙熹爲太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爲百石卽功曹從事理中從事之類是也見續漢志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餒餒饑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貧空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延從曾孫放字子仲少爲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爲尚書以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爲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爲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誅

鄭弘傳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邪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邪溪風至今猶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中子兗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爲靈文鄉嗇夫愛人如子續漢志曰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見續漢志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疏書也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卽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勸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熟承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謝承書曰弘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劉攽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爲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四遷建初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音五孝反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長○劉攽曰案文少一令字但云千石不知何官但云史不合上文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出爲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衆爲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

(名爲東冶，後改爲東候官，今泉州閩縣是。)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夷，平也。)至今遂爲常路。(今謂蹕蹕時也。)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布所藏之府。)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爲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以雲母飾屏風也。)由此以爲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敕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周章傳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作升。)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埶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剖符解見杜詩傳。)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爲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爲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爲太常。其冬，代尹勤爲司空。是時中常侍鄭衆、蔡倫等皆秉埶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痼繼廢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之，以勝爲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爲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祜，是爲安帝。(○劉攽曰：案安帝名祜，此作祐，字之誤也。見說文，亦作祜。)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遠國王，(遙遠之國也。)而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立謂立功立事也。)權也者，反常者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爲太子，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德乏萬夫之望，(詩云：顒顒昂昂，萬夫之望。)王無絕天之釁，地有既安之埶，(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悖，逆也。)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即斗筲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人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故可放歟。孟子答以此言。)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鯈用降帑，(帑，虜也。)延感歸囚。鄭竇怨偶，代相爲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易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後漢書卷六十三

後漢書卷六十三考證

朱浮傳封舞陽侯○監本作武陽宋本作舞陽臣會汾按舞陽屬潁川郡武陽屬犍爲郡又郡有東武陽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當建武之初徐兗未平蜀漢爲公孫述所據則此所封者當是潁川郡之舞陽從宋本爲是

寵既積怨聞之逾大怒○一本聞字下無之字不成句今仍監本

自捐盛時○監本作自損日知錄曰損當作捐今從改

馮魴傳宿衛南宮注領南宮吏士保宮給牀蓐○宋本毛本皆無宮字臣會汾按文義當云領南宮吏士宮給牀蓐保字疑衍否則有缺文

虞延傳延率吏掾史○臣會汾按正文掾史上加吏字不成文句詳劉攽刊誤當是正文作延率掾吏故駁正吏當爲史也

司徒玉況辟焉○臣會汾按玉篇金玉之玉魚錄反點在中畫下其音宿者點在中畫上監本作王今改從玉

又注章和元年詔以況爲司徒○諸本同臣會汾按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以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謝承書誤

鄭弘傳淮陰太守劉攽刊誤一條○舊本誤刊於尚書令下今改正

史臣論王無絕天之釁○諸本同臣會汾按王字當作主卽謂安帝也

後漢書卷六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梁統傳 子松 竦 曾孫商 玄孫冀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統高祖父子都，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觀記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以貲十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迺請立嬰爲王。嬰母謂曰：吾自爲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乃不敢爲王。劉攽曰：注吾自爲，案前書云自吾爲。○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爲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爲武威太守。爲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爲成義侯，同產兄巡、從弟騰並爲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爲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爲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堯爲五帝之一，故舉言焉。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大辟，罪之大者，謂死刑也。刻肌，謂墨劓臏則。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以仁義而化，而能用肉刑以正俗，是爲勇也。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易繫辭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繫辭亦孔子作，故又稱曰。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高祖定天下，使蕭何次律令。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俗也。尚書曰：高明柔克也。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秦法，一人有罪，坐其家室。文帝除肉刑并相坐律令，餘則仍舊不改。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凡首匿者，爲謀首，藏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縱謂見知故縱，武帝時立見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傅奏於左。體，政體也。傅音附。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撥，理也。公羊傳曰：撥亂代反之正。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

久，豈一朝所釐。釐猶改也。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咎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必當也。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孔安國注云：咎繇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此作爰，爰，於也，義亦通。衷音貞仲反，下同也。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厝，置也。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所以防患救亂，全安眾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帝年也。建平，哀帝年也。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羣輩並起，從音子用反。橫音戶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曹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略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劉攽曰：注前代未嘗所有，案文當云前代所未嘗有。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埶，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法令，丹初以論議深博徵入，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遂寢不報。上音時掌反。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子扈，後以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為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為長樂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䍧牁且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入于江。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嗚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尹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抉目眺於門闔。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闕此在篇。君名既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繫騶芬香。勾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隕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頗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勸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聘鶩鵠於衡濯。屋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衆瀆之神林兮，東勤藏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傳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敗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溟川以愉恨兮，指丹海以為期。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閑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孟子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

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為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己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襢襢古禪字也奏記三府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求申理而議之也大尉張酺引襢訊問事理會後召見因自襢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解見光武紀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為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嫕音於計反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臣以君為天故云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太后母前死櫟陽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也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死無所歸史良娣母貞君養視焉宣帝即位以舊恩封史恭三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殊猶過也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嫕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嫕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閒累資十萬嫕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之曾孫也宏光武舅也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禰尊尊也下正子孫親親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也毛萇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注云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欲報父母之德昊天乎我心無已也朕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文帝也中宗宣帝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昭帝母趙婕妤帝即位追封婕妤父為順成侯宣帝追封母王夫人父迺始為恩成侯各置園廟也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嫕及扈備禮西迎竦喪竦死漢陽獄中故西迎也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主知棺槨漢儀注王侯葬腰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為之匣字或作柙也建塋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

還埭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內外以親踈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爲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爲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卽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贈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於閨門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爲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餧不宣己惠檢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愼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蘧政內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見續漢官儀也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竊聞考中常侍張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言久繫則纖微之事引牽而成大也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逮及也辭所連及卽追捕之也帝乃納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唅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唅以貝士飯以珠唅以貝也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秖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權時謂不依禮也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卽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卽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劉攽曰案文衍一之字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書音義曰以柏木黃心爲椁曰黃腸也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賜謚忠侯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卽宣陽門之亭也瞻望車騎東觀記云初帝作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宜窮也子冀嗣

冀字伯卓，爲人鳶肩豺目，鳶鴟也。鴟肩上竦也。豺目，目豎也。洞精矘眄，洞通也。矘音它蕩反。說文目精直視。口吟舌言，謂語吃不能明了。裁能書計。少爲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棋、挽滿猶引強也。蓺經曰：「彈棋，兩人對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棋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格五、前書吾丘壽王善格五。音義云：「簺也。」音蘇代反。說文曰：「簺，行棋相塞謂之簺。」鮑宏簺經曰：「簺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卽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六博、楚詞曰：「琨蔽象棋，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箸，行六棋，故云六博。」鮑宏博經云：「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蹴鞠、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蹴鞠，兵埶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意錢之戲，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卽攤錢也。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鬭雞。初爲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卽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欲以安慰放家，滅口。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爲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繈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強梁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卽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也。又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幷前所襲合三萬戶。

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旣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嗁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嗁粧者，薄拭目下，若嗁處。墮馬髻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齲齒笑者，若齒痛，不忻忻。始自冀家所爲，京師翕然皆放效之。」齲音丘禹反。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輧車，鄭玄注周禮云：「輧猶屏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頡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常也。埤幘，埤，下也，音頻爾反，一音皮彼反。狹冠，折上巾，蓋折其巾之上角也。擁身扇，大扇也。狐尾單衣。後裾曳地，若狐尾。壽性鉗忌，鉗，鋼也。言性忌害，如鉗之鋼物也。鋼音女執反。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友姓也。東觀記友作支。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卽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屛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籍謂疏錄之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摯虞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爲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也。」從貸錢五千萬，奮以

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上第第一也乘輿乃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劉攽曰案古無妓字當作伎而使人復乘埶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室也連房洞戶洞通也謂相當也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牖小窗也綺疏謂鏤爲綺文青瑣謂刻爲瑣文而以青飾之也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架虛爲橋若飛也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二崤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閒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亙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冀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以定陶陽成足四縣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爲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鴆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他事乃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略之也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埶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縣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

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廉。察也。）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也。謂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爲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其子胤爲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胤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

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之名。）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爲貴人。冀因欲認猛爲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爲梁。時猛姊婿邴尊爲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沮。壞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乃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相比。鄰也。）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勅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騶。騎士也。）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劍戟士。徼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盰（音吁。）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衞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唯尹勳袁盰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卒音七訥反。）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

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勳以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亢上極之名也愿慤也）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埶屬彫弱之期而匡朝卹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饑之戹（阻難也書曰黎人阻饑也）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況乃傾側孼臣（商遣冀不疑與曹節等為交友也）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筭（謂統初與竇融定計歸光武）褒親幽憤升高累歎商恨善柔冀遂貪亂（善柔失刑斷之道也）

後漢書卷六十四

後漢書卷六十四考證

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何焯云前書初元則刑法志中載元帝議減律令詔書若哀帝則並無減刑罰事想以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減死刑統因誤以為哀帝之建平注家並不細尋遂以為班固失之略耳

梁統子竦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注闕北在篇○臣會汾按此言闕逢比干以直諫死其事著在篇籍也諸本皆誤作闕北

又注何楊生之敗真○臣會汾按此謂楊雄作反騷義乖貞烈也監本誤作敗真今從宋本改

梁統曾孫商中宮親送○監本誤作中官臣會汾按商女為順帝后妹為貴人此中宮謂皇后親送父喪也若中官則是中常侍謁者之屬不得云親送矣今改正

梁統玄孫冀錄誅冀功者○臣會汾按者字當在功字上

後漢書卷六十四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五

宋　宣城太守范　曄撰

唐　章懷太子　賢注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張純傳 子奮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卽位但益封萬戶耳父放爲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哀平閒爲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値篡僞多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荊徐揚部督委輸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過三以至於四也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南頓令欽卽光武之父舂陵侯買光武高祖也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大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卽高祖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曰既事大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又曰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成帝以下祭于長安其義又明矣降其私親謂舂陵以下不別序昭穆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爲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爲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爲相國遵蕭何法無所變更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上音時丈反陽渠在洛陽城南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論語載宰我之言也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臣賢案平帝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

此禮（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仍頻也）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乃案七經讖明堂圖（讖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河閒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武帝時河閒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及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一蓺以上皆詣於公車也）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鄭玄注曰謂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動聲儀樂緯篇名也）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下武之詩也鄭玄注云言武王受此萬年之壽輔佐之臣亦宜蒙餘福也）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十年太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勤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視比也）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廣丈二尺高九尺有玉牒書書祕其事皆禁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閒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三月薨謚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稺通父純臨終勑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家丞名歙）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勑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勑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用反）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年儋耳降附（儋耳郡武帝置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也）奮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為侍祠侯（名臣子孫侍祠封侯解見鄧禹傳）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為太常六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立成也）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敘心願對中常侍疏奏（疏猶條錄也）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宅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

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孔子之辭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脩外飾容貌也脩內蕩滌心性也已矣夫恨不制作禮樂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不達議多駮異臣累世台輔書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霸宣帝時為衛將軍領尚書父純光武時為司空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見曹褒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定同耳功謂王業化謂教人也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章帝初曹褒于東觀次序禮事依准舊典凡百五十篇奏之也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周公制禮皆斟酌文武之美德為之等制不自述也今先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為也詩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又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也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津城門候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曰候一人秩六百石也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為右將軍始封富平侯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改封武始侯卒子甫嗣卒子吉嗣卒子古嗣無子國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經歷篡亂二百年間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至永初三年合一百八十二年

故曰闕也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傳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人慶普字孝公為東平太傅受禮於后倉號慶氏禮也建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五帝及天地為七郊三雍以下解見明帝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禮記文也言損益不同也大漢當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操猶曲也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疏通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圉令圉縣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勑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皐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注云此人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褒耎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尚書璇

璣鈐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代，平制禮，放唐之文，化洽作樂，名斯在。宋均注云：述，脩也。）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纘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宋均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爲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在中候也。）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宋均注云：步謂德隆道用，日月爲步，時事彌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況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褒知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言明白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寮拘攣，難與圖始，（拘攣猶拘束也。前書鄒陽曰：能越拘攣之語也。）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赤草，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十六日一葉落，周而復始也。）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乃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考甫詠殷，（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玄武司馬主玄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夔，堯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勑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散略猶疏略也。）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勳也。○劉攽曰：注羽林左騎，案百官志，騎當作監。）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乃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爲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吏幷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爲侍中。褒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

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
闕矣。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生以容爲禮官，孫襄亦善爲容。容或作頌，義亦通也。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
所不能已也。賈誼等以叔孫通禮制疏略，並上書對策，請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資文宣之遠
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略遠謀，而終不能用賈誼等言。誼，文帝時人。王吉，宣帝時人。○劉攽曰：遠圖明懿美，案文，遠圖下多一明字。故知自燕而
觀，有不盡矣。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言未備也。有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明發，謂發夕至明也。詩曰：明發不寐。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
焉。洋洋，美也。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算，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奏褒擅制禮，遂不行也。夫三王不相襲禮，五
帝不相沿樂，所以咸、莖異調，中都殊絕。咸，咸池，黃帝樂也。莖，六莖，顓頊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也。中都，魯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殊絕，猶斷絕也。言古樂不同，舊禮亦絕也。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
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言時代遷移，繁省不定也。斯固世
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臯
蘇，而制令亟易，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臯陶，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也。脩補
舊文，獨何猜焉？言刑樂數改，而脩禮則疑之。禮云禮云，曷其然哉！
數其不能定也。

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
僕射。玄少爲鄉嗇夫，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也。得休歸，常詣
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
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三統歷，劉歆所撰也。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鈎股九。又從東郡張恭
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
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
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
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
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
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
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前書曰：田何授易於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
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
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
餘人俱被禁錮，嵩字賓石，見趙岐傳。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攻難，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說文曰：肓，鬲也。心下爲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爲也。穀梁廢
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
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
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
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
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
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
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
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
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屣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賢急也。趙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越有君子
軍，皆異賢之意也。吳越相攻，越王勾踐乃中分其師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

爲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至行者見國語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吳公文帝時爲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爲謁者僕射太史公司馬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鬚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於商雒南山以待天下之定漢興迎而致之也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爲縣獄吏決獄平郡爲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也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趙王虔之相也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廝賤也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爲宰相比牒猶連牒也并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並爲宰相也并音步鼎反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式用也序列也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七十老而傳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劉攽曰案文讚當作鑽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詩大雅民勞篇之言也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謂頻被辟不就也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憒憒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閔子騫及子游子夏並見論語也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

於官度，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北通宋、鄭、淮、泗，即今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閒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慮字鴻豫。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嘏字昭先，魏黃門侍郎也。○劉敞曰：注魏東西曹掾，案崔琰但作東曹掾，多一作西字。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我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埃，塵也。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稟，受也。滯固猶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无咎也。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為王父也。范曄祖父寧，字武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為長也。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言寧教授專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伯仁先歸，釐我國祭。釐，理也。言純釐理禘祫之祭也。玄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中輟謂曹褒禮不行也。

後漢書卷六十五

後漢書卷六十五考證

張純傳五年拜太中大夫○監本誤作二年從宋本改

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注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刊誤補遺曰龍名有三左傳龍見而雩此謂東方七宿為蒼龍之象又曰蛇乘龍此謂歲星木精木為蒼龍故歲星亦龍名又淮南書以青龍為天神之貴青龍卽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為歲星龍為太歲也魏文昌殿鐘簴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則是以歲為太歲龍為歲星與前說相反然義得兩通至純傳所云按是年太歲在寅故言攝提之歲然又云蒼龍甲寅則是龍與歲疊指太歲而言駁矣

德在東宮○刊誤補遺曰此以歲在寅與甲相值甲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癸酉德在中宮經云癸德在中宮按杜欽言戊土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以癸為戊妃耳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歲壬申申刑寅故也

張純子奮官至津城門候○舊本皆作建城門臣會汾按百官志洛陽十二門其一津門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屬城門校尉以其當洛水浮橋故稱津城門也宜從監本

曹褒傳大漢當自制禮○監本脫去當字從宋本增

慕叔孫通漢禮儀○監本叔孫通下有為字從宋本去

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注時事彌順○順字疑煩之誤又事字舊本作士

鄭玄傳三統歷九章算術注九章算術周公作也○臣宗萬按魏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周公制禮有九數九章是矣不云周公作算術也算術起於商高見周髀

宜曰鄭公鄉○宜字監本誤作且今照宋本改

大藝論○臣世駿按公羊疏曰鄭公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

答臨孝存周禮難○臣世駿按毛詩棫樸疏曰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則孝存名碩也

名之曰小同注答曰我不見○我字衍

後漢書卷六十五考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鄭興傳 子衆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天鳳中〔王莽年也〕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義也〕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爲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更始起南陽南陽屬荆州故曰荆楚也〕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謂陝山已西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庸用也〕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爲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劉攽曰案文少一囂字〕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西伯文王也作起也〕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左傳富辰諫周襄王之辭〕閒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也〕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劉攽曰案文昭當作招〕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病猶難也〕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興嘗爲涼州刺史囂爲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周旋猶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也〕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餌猶釣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也〕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

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埶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衰曰臣亟聞郤縠之言矣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也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左傳晉子產辯黃熊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昭王以重黎羲和之事見國語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張仲周宣王時賢臣燕樂也翼敬也詩小雅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辭天反時爲災謂寒暑易節也地反物爲妖謂羣物失性也往年已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杜預注曰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也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用鼓。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也此以上皆左傳載魯大夫答季平子之詞也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桓公與兄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鉤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郤芮謀燒公宮殺文公宦者勃鞮告之後文公以郤縠爲中軍帥縠郤芮之族文公不以爲嫌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濟成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恆寒若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克能也柔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克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荊州也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邽縣東北蓮音輦勺音酌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衞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指也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閺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閿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子衆。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

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梁松坐縣飛書誹謗下獄死事見梁統傳也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駮議者不敢復言駮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埶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也五原曼柏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强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以主之昭帝罷之今議欲復之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爲長樂未央廄令續漢志曰廄令一人秩六百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爲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宣帝時梁丘賀之易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爲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論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則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可怪

晚發愈下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闕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王莽時青徐二郡爲寇號青徐賊○劉攽曰胡貊守闕案文當作貊方逼近不當云闕)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脩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達進也)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見前書)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蓺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見前書)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知其書也)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

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論語孔子之言)(弗畔言不違道也)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自衛還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習也異端謂奇技也)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曷爲春秋樂堯舜之道也)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繫之文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易無此文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爲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陳元傳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父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書也)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猒難將軍(猒一葉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

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撥理也語見公羊傳）深愍經埶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黨也）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弦（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爲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不復鼓琴以特人莫之能聽也見呂覽）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殁後復獻之文王王復曰石也則其左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於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事見韓子也）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仲尼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閒見史記）沉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媟狎也黷垢濁也掇拾也音丁括反）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舋（抉音於決反）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盤庚都耿遷於殷文王都酆武王都鄗周公輔成王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劉攽曰有詔詔太子案文多一詔字）孝宣皇帝在人閒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藏秘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韋玄成梁丘賀等講論五經於石渠也）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論語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何晏注云麻冕緇布冠也古績麻三十升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時臣驕泰故于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離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桓譚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爲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埶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洮汰猶洗濯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褐織毛爲衣貧者之服也）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言以臣爲師以臣爲賓也）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論語文也）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蕭何爲相國高帝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假宰輔之權（太宗孝文也申屠嘉

爲丞相坐府召太中大夫鄧通欲誅之孝文使持節召通令入謝嘉嘉款曰假權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偷竊也況己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董忠爲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發覺死也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史記曰伯禽封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不賤矣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汝無以國驕人也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脩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司察猶伺察也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傳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太傅爲文帝子梁王揖之傅也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惲字子真受尚書於胡常見前書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爲穀梁見前書也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愷樂也悌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也俶儻卓異也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升孫北海王興子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鸑鷟鳳之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事見國語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仍頻也宣帝時神雀再見改爲年號後匈奴降服呼韓入朝也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拘廢長立少故書名異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立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讎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讎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弓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

（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建平，哀帝年也。）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排，擯却也。劉歆建立左氏，哀帝令歆與諸儒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乃移書太常以責之，故被排擯，事見前書。）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左傳曰：「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讎乎？」委質策名，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又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又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是彊幹弱枝也。又曰盡而不汚，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史記曰：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施讎、孟喜、梁丘賀也。）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並見前書。）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為帝顓頊。當時五經家同為此說，若以顓頊代黃帝，以土德王，即顓頊當為金德，高辛為水德，堯為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為火德也。）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左氏傳曰：黃帝氏以雲紀，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昊氏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改元謂改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正歷謂元和二年始用四分歷也。）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雜遝，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神雀、白燕等，史官不可勝紀。見東觀記。）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蓺，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覈，實也。）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廢學謂左氏傳也。）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公羊高作春秋傳，號曰公羊春秋。嚴彭祖、顏安樂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嚴、顏之學。見前書。）與簡紙經傳各一通。（竹簡及紙也。）

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屢，數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卒餓死也。）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轅固，齊人也，為齊詩。申公，魯人也，為魯詩。韓嬰為韓詩。毛萇為毛詩。故，謂事之指意也。）遷逵為衞士令。（北宮衞士令一人，掌南北宮，秩比六百石。見續漢志。）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千乘王伉，章帝子也。）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祝，詛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

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性仁孝，及親歿，（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强爲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也。）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爲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然不脩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爲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言賈、鄭雖爲儒宗，而不爲帝所重，故曰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賈逵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爲堯後也。）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讖也。）

張霸傳　子楷　楷子陵　陵弟玄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焉。（饒猶益也。）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光祿勳之主事也，見漢官儀。）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松爲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史記蔡澤之辭也。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老子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爲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爲五更，會疾卒，年七十。遺勑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嬴、博，二縣名，屬泰山郡。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閒因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原憲，魯人，字子思，孔子弟子，清約守節，貧而樂道。）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

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於家。子陵。

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勑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寮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玄。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左傳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山在今汝州南。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彊起，至輪氏，道病終。輪氏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州洛陽縣城西南。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眾馳一介，爭禮氊幄。一介，單使也。左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氊幄謂匈奴也。升元守經，義偏情駮。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後漢書卷六十六

後漢書卷六十六考證

鄭興傳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注山西謂陝山已西也○日知錄曰古之所謂山西卽今關中方言自山而東五國之郊郭璞解曰六國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釋曰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正義以為華山之西非也

范升傳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監本舊本俱缺太字臣會汾按前書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議論有太中大夫諫大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劉昭百官志太中大夫千石無員屬光祿勳別無中大夫之名又按北海靖王傳云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注中大夫王國官也引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掌奉王使京都亦見東平王蒼傳然則兩漢官制固有不同太初以前王朝有中大夫在東京則為王府官屬之名矣今范升所與論難未必徧及王國使臣故毛本增太字

正其本萬事理注今易無此文也○臣會汾按此必易緯之辭凡漢人說經所引緯書若春秋元命苞等則曰春秋說易乾鑿度等則曰易說尚書大傳等則曰尚書說今范升引易緯遂蒙上易曰為文注家於易本文中求之固無此文耳

賈逵傳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於二傳者○監本出字上有發字臣會汾按發出並舉古人無此等文今從宋本

升作周官解故注故謂事之指意也○臣人龍按前書賈誼為左氏傳訓故又藝文志有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注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則此注自應作故字解

鄭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注祝詛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日知錄曰注非也言敢于少賓之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閻若璩云隋志讖緯篇云賈逵之徒獨非之與此不合蓋隋志不詳考傳中所奏而誤讀張衡疏內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之文以為逵首非讖不知逵第摘其互異處並未有所非也

後漢書卷六十六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桓榮傳 子郁　玄孫彬　孫焉　曾孫鸞　玄孫典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記曰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焉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為博士徒衆尤盛見前書貧窶無資字林曰窶空也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闚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閒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從音七容反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為高第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湯拜虎賁中郎將上嘗數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經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劉攽曰案文入使當作使入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皐弘帝曰俞往汝諧續漢書曰閎字作明俞然也然其所舉勑令往言汝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皐弘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為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徵至司徒長史也因拜榮為博士引閎弘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蘊音於問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服也音一葉反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吹管奏雅頌也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言可任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歸猶謝也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預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

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子。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見皐魚哭。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皐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也。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史記曰：伏聞太后玉體不安。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戹，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也。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前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為之故謂三雍。五更解見明紀。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乃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乃封之。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也。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丁鴻學最高。子郁嗣。華嶠書曰：榮長子雍早卒，少子郁嗣。

論曰：張佚訐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眾，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秦兵圍趙，時魯仲連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為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見史記也。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詩小雅角弓篇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風人猶詩人也。而佚廷讓，戚援自居全德。佚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居全德。全德言無玷缺也。莊子曰：是謂全德也。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麑，以罪作傳。並解見吳漢傳。蓋推仁審僞，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真邪幾於辨矣。幾，近也，音鉅依反。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東觀記曰：永平十四年為議郎，遷侍中也。帝自製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製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宣明殿在德陽殿後。東觀記曰：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劉攽曰：案漢無監虎賁官，蓋是兼字，與丁鴻同也。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敕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恩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眾，宜恩遠慮，以光朝廷。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

許之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也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謂習與智長則常自切厲而不須勤勸若性猶自然也襁緥也襁小兒被也保當作褓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持也遺失也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治魯詩蔡義河內溫人也爲韓詩給事中也夏侯勝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自有傳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爲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爲太常明年病卒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鄧騭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授尚書位至太尉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長音直亮反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焉俊鄷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絕鄷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孫鸞曾孫彬並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以焉爲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譏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省猶視事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爲吏免復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爲大鴻臚數日遷爲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爲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爲顯貴焉孫典華嶠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爲郎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沛相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劉攽曰案典爲御史非執政者政當作正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牾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華嶠書作十年後出爲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華嶠書曰還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劉攽曰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令誤準爲律因轉令爲都尉也典又爲鉤盾令故知其必是中都官也獻帝即位三公奏

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官，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爲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官。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東觀記曰：鸞父良，龍舒侯相也。少立操行，褞袍糟食，不求盈餘，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己，常著大布褞袍，糲食醋餐也。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爲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卽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後爲已吾、汲二縣令，東觀記曰：除陳留已吾長，旬月閒，還河內汲令。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辟拜議郎。○劉攽曰：案徵則上徵之，辟則諸府辟之。議郎當云徵而已，明多辟字。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牾內豎，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于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東觀記嚴作巖。尤修志介。姑爲司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忮，堅也。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於人。仕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阯，東觀記曰：曄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爲訟。爲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華嶠書曰：鄭生麟也。桓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牾左右，出爲許令，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案摯虞文章志：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爲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者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夙，早也。岐，行貌也。嶷然有所識也。詩曰：克岐克嶷也。○劉攽曰：案蔡邕本以早成爲一德，傳寫之誤，反以岐嶷在下，當云夙智岐嶷，早成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窊，潔操也。窊，下也，音烏瓜反。乃共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爲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卽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以取爵位。謂伏生已後至伏湛也。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論語云也。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己乎。

丁鴻傳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

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綝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綝爲偏將軍因從征伐綝將兵先渡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境埆之地(孫叔敖楚相也境埆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居利地也楚越之間有寢丘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見呂氏春秋也)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弱少也)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任堪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於首陽之山吳札吳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是皆權時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世)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衞靈公卒孫輒立父蒯聵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曷爲蒯聵之子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故駿引以爲言也)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

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爲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由是上賢之也)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卽召見說文侯之命篇(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事見尚書也)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稟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故令給食焉)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部也)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衞士令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記曰上數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時人歎也)數受賞賜擢徙校書(○劉攽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鴻已爲二千石不當以校書爲擢徙也明校書二字衍)遂代成封爲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倀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于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又曰以盧江郡爲六安國所以徙封爲馬亭侯)和帝卽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

類彊盛侵奪主埶則日月薄食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卿幽王后之黨
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故詩曰十月
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也孔甚
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
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弒君三十二
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
人劉向上書云弒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也威柄
謂周禮之八柄爵祿生置予奪廢誅也利器謂國之權埶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
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
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
之末廟不血食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言三桓並專權魯
國至魯昭公遂爲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爲田氏遂執齊政至田
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
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氏故曰統嗣幾移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
其德不得行其埶也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也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
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
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
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
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
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備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
東觀記亦云作先節俗本作失節字之誤也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
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
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也雷電震耀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不敢自逸所
以敬天也若勑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
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

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
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
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
事諸侯爲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
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
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
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
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
不剛則三光不明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
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
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
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
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
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
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
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
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
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
嗣浮卒子夏嗣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夔也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此上論語
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
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
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
而違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違去也末

始猶未書也言泰伯伯夷率性清潔超然去國未書故有求讓之名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徇營也言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而昧其深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間多詐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彪讓國異母弟荆鳳愷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襲爵故言非服而彪愷豈獨受美名而陷弟於不義也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而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也庭列輜駕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從就也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日食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言月掩日而以日食為文闕於所不見也

後漢書卷六十七

後漢書卷六十七考證

丁鴻傳徙封魯陽鄉侯注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部也○臣會汾按傳言鄉侯則非南陽郡之魯陽邑故注引東觀記以證之尋陽屬廬江郡而昧者或改此注部字爲郡字兩漢何嘗有尋陽郡耶

徙封馬亭鄉侯注以廬江郡爲六安國○監本脫江字今據宋本增

後漢書卷六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張宗傳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佐續漢書曰鄉佐主佐鄉收賦稅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數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筩中令各探之筩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簞方曰筩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胛胛背上兩髆間又轉攻諸營保為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為京輔都尉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元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也○劉攽曰按武帝置三輔都尉此注下文又有各字明脫左右輔三字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羣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傳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法章齊湣王子也法章子建立為秦所滅見史記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郡皆置諸曹掾史功曹史主選署功勞也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平氏縣屬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氏縣也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棣州縣是也轉入高唐高唐今博州縣燒宮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黨衆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雄為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

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爲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史記范蠡之辭)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埶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卽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閒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羨音夷)又有雲夢藪澤(雲夢澤今在安州)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爲畜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是不擾之也)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檻謂捕獸之機也穽謂穽地陷獸也)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稔熟也)初平中卒官子眞在逸人傳

滕撫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以外有迺故安范陽良鄉北新城方城六縣使撫兼領之)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磐牙謂相連結)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歷陽今和州縣)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爲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皇帝築營於當塗山中(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乃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沒合肥(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衆數千人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爲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后慮羣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衆攻燒東城縣(東城縣故城在今豪州定遠縣東南)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侯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筭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以撫爲左馮翊除一子爲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埶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馮緄傳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緄音古本反)少學春秋司馬兵法(謝承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晉用兵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號曰司馬穰苴也)父煥安帝時爲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

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
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
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
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
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
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
以子爲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爲州
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爲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
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
將滕撫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爲
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弭止也）徵拜京兆尹轉
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
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
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
悉反寇掠江陵閒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
奔走荊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
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猾亂也夏華夏也攝持也書曰
蠻夷猾夏）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
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
六師（六師猶六軍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也）前代陳湯馮傅之徒以
寡擊衆（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爲西域副校尉矯發西域諸國兵四萬人誅斬郅支
單于傳首長安懸於藁街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衛候持節送大宛諸國客到伊修城時
莎車王萬年殺漢使者子明乃以節告諸國王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詣長安傅介子北地人
昭帝時爲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
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
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時夜郎王興數不從命牂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召興興從邑君數十人見
立立數責因斷興頭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者陳立又非陳湯馮傳此蓋泛論誅殺戎夷耳）衛
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
青至寘顏山斬首九千級去病斬首七萬餘級又封狼居胥山迺還也）今非將軍誰與
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
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不復由內制御也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
天將軍制之將答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已命有司祖于國門（祖道
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九門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國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
也）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
虜（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宣王乃進其虎猛之臣謂方叔召
虎之類也虓虎怒聲也水涯曰濆敷布也醜衆也仍因也言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衆虜引詩戒緄）將軍其勉之（
令其勉也）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
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
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乃上疏
曰埶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
柳下季爲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侵暴諸侯驅人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故
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
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常侍
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
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
州縣也）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
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
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
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傅婢
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
尚書令黃儁奏議以爲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
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頃之

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帝不納復為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為廷尉卒於官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拜降虜校尉終於家(謝承書曰緄子鸞舉孝廉除郎中)

度尚傳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所推舉(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清潔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積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儁恒數述之以為有不凡之操儁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遷文安令(文安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遇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益陽縣名在益水之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殺縣令眾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為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眾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功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眾聞咸憤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眾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尚為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埶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椎獨髻也音直追反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島夷卉服)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為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烏程今湖州縣)還太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

下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以尚爲荊州刺史。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己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嬰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鳥竄，冒遁還奔荊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爪牙以猛獸爲喻，言爲國之捍衛也。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也。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劉攽曰：案文大當作夫。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眞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於廬江太守。尚後爲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

楊璇傳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卽今囊袋也。排音蒲拜反。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尅共會戰。○劉攽曰：案已言會戰，何用共字。蓋本是期字，誤作其，遂轉作共也。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梟，懸也。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爲勃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寖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闋時月，闋，息也。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大夫之辱也。奔命謂有命卽奔赴之。左傳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也。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功。宣，布也。尚書曰：宣力四方。禮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景風至則行賞，解見和紀。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深知其情者也。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矣。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贊曰：張宗禪禹，敢殿後拒。殿音丁見反。江淮海岱，虔劉寇阻。虔劉，皆殺也。其誰清之，雄尚緄撫。璇能用譎，亦云振旅。

後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注郭泰傳初平中卒官○臣人龍按自安帝永初三年己酉至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凡八十餘年前稱三年徵為青州刺史此云初平當是元初之譌

滕撫傳磐牙連歲○牙字是互字之譌

衆聚於當塗山中注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刊誤補遺曰按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一在宣州宣之當塗縣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之有

度尚傳寇盆陽注盆陽縣名在盆水之陽○臣會汾按在盆水之陽此前書音義中語也監本在字下加今字無義理去之

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于縣下注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諸本同臣會汾按宣城屬丹陽郡其地自春秋以後久隸中土雖有山谿而非阻絕安得有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此傳宣字當作安安城為長沙屬邑與長沅相近苗獠雜處盜賊時作故抗徐制之使不得逞也且詳上下文義前序荊州攻桂陽零陵而度尚與長沙太守抗徐擊破之此追序抗徐為安城長已能約束羣盜繼又擊破公孫聿等後乃接云及在長沙宿賊皆平以見前為邑宰後為郡守皆在長沙累著成績也章懷見上文有鄉邦稱其勝智語遂以試守邑長亦係丹陽且舉島夷卉服以實鳥語不知禹貢冀州之島夷與丹陽郡絕不相涉

史臣論景風之賞未甄注景風至則行賞○風字監本譌昌臣會汾按易通卦驗春秋攷異郵並有此語漢唐人經疏中常引之今攷正

後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夫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言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鍾鼓而已然而不可去鍾鼓去音丘呂反）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為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甘旨）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遁失也言盛飾鍾鼓之器而忘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養更為親憂是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干求也謂不以道求祿故可恥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告請假也）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自此已上並華嶠之詞也）

劉平傳　王望　王扶　附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為平王莽時為郡吏守菑丘長（菑丘縣屬彭城國）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劉攽曰案文少一之字）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食音飼下同）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

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全椒縣屬九江郡也）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所或作何）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恁字君大見黃憲傳恁音人甚反）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劉攽曰案廩倉廩也稟給數也則此當作稟）爲作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爲短褐）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爲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春秋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憊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劉攽曰春秋之義以爲美談案文書作義之春秋之義它處可用此據上下文則不安也）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掖今萊州縣）少修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劉攽曰案文當作固以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恂恂恭順之貌）然性沈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伯升之孫北海王興之子也）著漢德頌盛稱扶爲名臣云

趙孝傳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蘄音機）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素聞孝高名故以爲長者客也洒與灑通音所買反）孝既至不自名（不顯名也）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

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己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爲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遇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哺（哺食之也音補胡反）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邪魏譚少閒者時亦爲饑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夷姓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爲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譚永平中爲主家令（公主家令）又齊國兒萌子明（兒音五兮反）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淳于恭傳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淳于縣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淳于國也）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宅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也）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襃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爲太子舍人

江革傳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愿謹也款誠也）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華嶠書曰以避兵道也）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驗以比之猶今貌閱也）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巨大也華嶠書曰臨淄令楊音高之敬待席顯異巨孝於閭人勸慕中觀鄉欽以勵供養也奉）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爲吏永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

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恒目禮焉。（獨視之也。）時有疾不會，輒太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衞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傳（子愷）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為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為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母稱太夫人。）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修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為身寄絕域，死生未必，（必或作分也。）不宜苦精若此，數以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杼秋，縣，屬梁國。杼音是與反。）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修至行，為諸侯師。（束修，謂謹束修潔也。）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繒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為侍祠侯。永平元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居巢，縣，屬廬江郡也。）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肺腑，天子之親屬也。）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曾欲置常平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之，名曰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也。）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氾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敕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華嶠書曰：奪作脫也。）肅宗即位，以為長

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賵贈，及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位卒。子重嗣。憲兄愷。

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絶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假，借也。)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原，本也。繩，政也。)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玄成字少翁，韋賢子，讓國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元帝時爲御史大夫，又爲丞相。見前書也。)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鴻讓國於弟盛，和帝時爲司徒。彪讓國於弟荊鳳，明帝時爲太尉。鄳音盲。)並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化前修，有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謇吾法夫前修。」)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爲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永初六年，代張敏爲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爲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前書曰：「今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卽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二府卽馬英、李郃。)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前書音義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嶽。」)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足，三公之象。)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常之教也。三公燮理陰陽，敬敷五教也。)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也。」)而今上司缺職，未識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倀、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倀、遷並爲掾屬，具知其能。倀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

雲之志，兼浩然之氣。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怨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有仲尼、孟軻之德也。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二司謂為司徒、司空。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景，慕也。以為法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徵詣公車，復為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為大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為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位，以為太傅，錄尚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為太尉，後策免，十五年復為司徒。誠宜簡練卓異，以厭眾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二代謂父子俱禁錮。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比，類也。以邠類叔孫光，亦錮及子也。比音庇。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畔也。曷為不言會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其諱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衡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左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劉攽曰：如令使臧吏，案文多一如字。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尚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出納為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受上言宣於下，納謂聽下言傳於上。桓帝時為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為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傳　蔡順附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燮之宗也。燮自有傳。祖父業，建武初為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曰：赬，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以韋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之。賈山上書曰：布衣韋帶之士也。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陽夏屬淮南郡，重合屬勃海郡。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嗇，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之，練食雲母，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天下讓支父，支父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療之，未暇理天下也。莊子作支伯。吾親以沒，從物何為？」物猶事也。遂不應。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歲朝，歲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之室，又入其奧，死之象也。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斂形謂衣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為埏道也。濯衣，浣衣也，不更新制。幅巾，不加冠也。封音窆。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為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

之發墓圖壽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卒音千忽反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噬齧也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爲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趙咨傳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父暢爲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奇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爲首飾不加冠冕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慚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咨爲敦煌太守時舉暠爲孝廉迎路謁候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劉攽曰案抗無義當是被字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素棺籍以黃壤棺中置土以藉其屍也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勑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故其生也不爲娛亡也不爲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貞正也復旋也端際也太素太始於天地之初也言人既死正魂游散反於太素旋於太始無復端際者也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易繫辭之文也棺椁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椁之作自黃帝始案禮記曰殷人棺椁蓋至殷而加飾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堲周殷人棺椁古史考曰禹作土堲以周棺堲音即七反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翣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翣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圖曰翣以竹爲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表以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劉攽曰表以旌銘之儀案旌銘合作銘旌招復含斂之禮招復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轂梁傳曰貝玉曰含禮記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也殯葬宅兆之期期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二日而殯踰月而葬宅兆葬之塋域也棺椁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玄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注云天子七重諸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小斂尊卑同十九稱大斂天子百稱上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單複具曰稱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

殊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穨陵，戰國當春秋時也穨陵謂穨廢陵遲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隧謂掘地為埏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懸柩故請之也左傳晉文公朝于襄王請隧不許秦伯殉葬，左傳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繆公名也以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殉葬國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也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宋司馬桓魋也自為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見禮記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葬驪山役徒七十餘萬人下錮三泉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莫不畢備令匠作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以人魚為膏燭事見史記○劉攽曰注人魚為膏燭案文膏當在為字上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謂周公制禮之後仲尼自衛反魯又定之也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猶不能止其奢侈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卭之山巔坎無窆舜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替廢也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槨，以為孝愷，豐貲重襚，以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曰襚襚音遂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謂呂望為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封於齊比五代皆反葬於周此時同則會也時乖則別，謂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王孫者楊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見前書墨夷露骸，墨夷謂為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墨之治喪以薄為其道也蓋上世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見孟子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梁伯鸞父讓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鴻後出關適吳及卒葬於吳要離冢傍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薄微也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歸到東郡也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祇、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細擣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劉攽曰朱祇案一傳中祇祗不同當從一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顧命，譬曉也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恢，巨孝以名。居巢好讀，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當神養福。感思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當神養福謂不應辟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

後漢書卷六十九

後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劉平傳楚郡彭城人也○諸本同。臣會汾按彭城屬楚國，至後漢章帝改楚國爲彭城國，則兩漢並無楚郡之名，疑此二字後人妄增也。

承宮郗恁○郗字一本作荀。

趙孝傳並得俱免○俱字疑衍。

江革傳莫不必給○諸本同，必當作畢。

劉般傳皆使與奪田同罪注華嶠書曰奪作脫也○諸本同。臣會汾按曰字衍，當去，脫應改敓。

劉般子愷繩以循常之法注繩政也○諸本同。臣會汾按政當作正。

景化前修有伯夷之節○臣人龍按景化，宋本作景仰。何焯云：景仰之誤始此，景伯經飾也，豈范氏妄竄耶。

假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臣會汾按其字衍，當去。

後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七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爲下卷）

班彪傳（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廣平郡今洺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埶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謂王鳳王商等並輔政領尚書事也）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哀帝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曰短祚成哀平俱無子是三絕也）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德無害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

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司隸舉爲茂才也徐縣屬臨淮郡）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太初武帝年號）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見於史籍者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向摯周太史儋也見呂氏春秋）暨於諸侯國自有史（左傳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衛史華龍滑曰我太史也楚有左史倚相）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誡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以記萬事遂各因以爲名其記事一也見趙岐孟子注）定哀之間（魯定公哀公也）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不行於時爲闇也其書今亡）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於此年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傅靳列傳）遷之

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序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為薄五經也）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語仁義亦足羞也）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饜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蓋有足道者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著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亂當世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刊削也謂削落繁蕪仍有不盡）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史記衛青者平陽人也張釋之者堵陽人並不顯郡之類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

王況府（王音況）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建武二十三年王況為司徒十九年建明帝為太子十七年封諸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見論語）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賈誼上疏之辭）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左傳曰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左傳衛大夫石碏諫衛莊公之辭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詩大雅也詒遺也宴安也翼敬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以安敬之道遺其子孫謂成王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文帝時鼂錯為博士上言曰人主所以顯功揚名者以知術數也今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上善之拜錯為太子家令）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賈誼為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揖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襃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為太子宣帝使王襃劉向張子僑等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讀誦蕭望之為太傅周堪為少傅並見前書）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箱省視膳食以法制敕太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不媟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徼巡）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為望

都長吏民愛之。（察舉也。司徒薦為廉。）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閒，行不踰方，（論語孔子曰：可謂仁之方也。鄭玄注云：方猶道也。）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論語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言彪當中興之初，時運未泰，故不以貧賤為恥。）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農、雜、縱橫。）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奏，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號，驃騎將軍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唯蒼與周公二人而已。）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相如諭蜀之辭。）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蟻竊觀國政，（螻蟻謂細微也。）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先聖謂周公也。）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埶，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也。左傳曰：求善不厭也。）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之語，廊廟之言也。）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急遽也。）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皐之薦，（堯舉皐陶，湯舉伊尹。）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習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明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言恣心之所為，皆闇合於法則。）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鄭玄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於清廟，為光輝也。爾雅曰：髦，俊也。美士為彥。）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育字元春，見儒林傳。）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誤。）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華周進鬭，壞軍陷陳，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卞嚴，卞莊子也。新序曰：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初獨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鬭，獲甲首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論語孔子曰：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己？（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固集殷作段。）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

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秋，雉時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離，被也。斷趾，刖足也。事見韓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屈原字靈均，納忠於楚，數不見信，自沈於汨羅之水而死。）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信音申。）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荊山汨羅之恨。蒼納之。

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前書固敘傳曰：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除蘭臺令史，（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六代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也。）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史記起自黃帝，漢最居其末也。）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高、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代也，并王莽合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並以諷諭爲主也。）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中興都洛陽，故以東都爲主，而謂西都爲賓也。）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皇，大也。尚書曰：厥既得吉卜，則經營。高祖五年，婁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爲有意都河洛矣。張良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即日西都關中，此爲輟而弗康也。康，安也。）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廣雅曰：攄，舒也。）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寔曰長安。（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泰華、終南之山。（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故曰二崤。太華，山也。山海經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太華。終南，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褒斜，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在今梁州。隴首，山名，在今秦州。洪，大也。）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華實之毛，毛謂草木也。左傳曰：食土之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關禁也。揚雄衛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爲防禦。奧，深也。言秦地險固，爲天下深奧之區域。）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前書音義曰：關西爲橫。被，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與通于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下爲六合。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三成謂周、秦、漢並都之也。）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龍興虎視，喻盛彊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易曰：虎視耽耽。）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於東井。又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胸，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興，天授圖，地出道，子張兵鈐。劉季起，東井，秦之分野，期漢當代秦都關中。）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奉春君，婁敬也。）

春者四時之始婁敬亦始建遷都之策故以號爲留侯張良也蒼頡篇曰演者引也天人合應

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天謂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婁敬等進說也皇明謂高祖也西顧謂入關也詩云乃眷西顧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酆灞據龍首睎望也音希睋視也音蛾秦嶺在今藍田東南北阜即今三原縣北有高阜東西橫亘者是也酆水出鄠縣南山豐谷霸水出藍田谷三秦記曰龍首山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在傍曰挾在上曰據也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

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爲十二代也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金城言堅固也張晏曰金城千里杜預注左傳云方丈爲堵三堵爲雉字林曰呀大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門每門爲大路故曰三條鄭玄注周禮云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也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字林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且千言多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隧列肆道也鄭玄注禮記曰廛市邸舍也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頌云惠我無疆疆境也詩小雅曰彼都人士毛萇注云城郭之域曰都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曰秦地三方雜錯鄭玄注周禮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豪俊游俠謂朱家郭解原涉之類也原嘗謂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並招致賓客名高天下也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浮游謂周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並徙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蒼頡篇曰紱綬也冕冠也其所徙者皆豪右富貲吏二千石故多英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車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也韋賢平當魏相王嘉並平陵人也五公謂田

蚡爲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爲大司馬朱博爲司空並杜陵人平晏爲司徒韋賢爲大司馬並平陵人也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前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選選三等之人謂徙吏二千石及高貲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見前書自元帝已後不遷故唯七焉爾雅曰觀指示也選或爲徙義亦通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犖諸夏兼其所有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逴犖猶超絕也逴音卓犖音呂角反諸夏謂中國也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之西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范子計然曰玉出藍田商及上洛皆縣名隈山曲也濱猶近也鄠杜二縣名近南山之足爾雅云麓山足也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蜀土肥美有山林竹樹蔬食果實之饒今南山亦有之與巴蜀相類故曰近蜀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陰謂北也九嵕山尤高峻故稱冠云甘泉山在雲陽北秦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故云秦漢之所極觀王褒字子淵作甘泉頌揚子雲作甘泉賦故云淵雲頌歎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臿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棻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爲渠傍北山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頃因名白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爲封限也音丁兮反廣雅曰場界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塍田畦也音繩刻鏤謂交錯如鏤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如龍鱗之五色也五穀黍稷菽麥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棻茂盛也音芬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傍決也前書武帝穿漕渠通渭史記曰滎陽下引

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
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
神池靈沼往往而在上囿謂上林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鄭玄注周禮曰澤
無水曰藪繚猶繞也音了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宮平樂繭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
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詩曰王在靈沼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
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
類至三萬里宣帝詔曰九真郡獻奇獸晉灼漢書注云駒形麟色牛角武帝時李廣利斬大
宛王首獲汗血馬來又黃支國自三萬里貢生犀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條枝與安息接武帝時
安息國發使來獻之又曰崐崘山高二千五百里並見前書其宮室也體象乎天
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泰紫之圓方圓象天方
象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揚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合放象也太紫謂太微紫宮也劉向七略曰
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
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是太微方而紫宮圓也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
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
荷棟桴而高驤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前書蕭何作東闕北闕豐
大也冠山謂在山之上也瑰瑋珍奇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而又曲如虹也說文
曰棼複屋之棟也橑椽也翼屋之四阿也荷負也驤舉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浮雕玉瑱以居
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爓朗以景彰廣雅
曰瑱璽也音田瑱與鎮通楹柱也雕玉為礩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榱璧璫韋昭注曰璫榱頭也渥光潤
也爓音鹽於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
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
路而啟扉摯虞決疑要注曰墄者為階級平者以文塼相亞次也墄亦作域言階級勒域然音
七則反王逸注楚辭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
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閨簴以懸鍾也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金人十二置宮中端
闈宮正門也三輔黃圖曰秦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因也衡橫也閾門限○劉攽曰注域亦作城案
文當云亦作域言城字有作域者也下又云城言階級勒城是解城義耳徇以離殿別寢

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星紫宮是環徇猶繞也崇高也閒音閑煥明
也言周回宮館明若列星之環繞紫宮也環協韻音宦清涼宣溫神僊長年金
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
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華殿大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鴻臺也增盤業
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
宴增重也槃屈也業峨高也業音五臘反峨音我詭異也茵褥也駕人曰輦後宮則有掖
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
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
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前書曰班婕妤居增成舍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宮
闕名長安有披香殿鴛鸞殿飛翔殿餘未詳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
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
閒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燿含英懸黎垂
棘夜光在焉昭陽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裛纏也音於業反綸糾青絲綬也綸或作
編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云隋侯行見大蛇傷以藥傅之後蛇銜珠以報之因曰隋侯珠
說文曰釭轂鐵也音江又音工謂以黃金為釭其中銜璧納之於壁帶為行列歷歷如錢也前書曰昭陽
殿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玉明珠翠羽飾之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
羽可以飾幃帳韻集曰火齊珠也戰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言懸黎垂棘之玉並夜有光輝也於是玄墀釦切玉階彤庭碝磩
采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前書曰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
上髤漆髤音休漆黑故曰玄墀殿上地也又曰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釦音口碝磩琳珉並石次玉者
碝音而兗反磩音戚綵緻其文理密也青熒其光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樹葺珊瑚為枝以
碧玉為葉淮南子曰崐崙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注云碧青石也謂以珠玉假為樹而植之於殿曲阿曲
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薛綜注西京賦
曰颯纚長袖貌颯音素合反纚音山綺反綺文繒也組綬也繽紛盛貌燭照也言精彩華飾照曜也[illegible]圖
策張儀謂楚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也後宮之號十
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

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凡十四等有昭儀倢伃娙娥傛華美人八子充依七
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是為十三等又有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秩祿同共為一等合十四
位也窈窕幽閑也繁華美麗也百數謂以百而數之也
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蕭何曹參並沛人魏相字弱翁濟陰人邴吉字少卿
魯國人並為丞相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
蕩亡秦之毒螫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司馬相如曰垂統理順易繼也統業也禮
記曰保者愼其身以輔翼之愷樂也悌易也揚雄長楊賦曰今朝廷出愷悌行簡易王褒四子講德論曰
奏之處位任政者並蕭曹等前書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而天下晏然衣
食滋殖又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邴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
位海內興於禮讓也故令斯人揚和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
著於祖宗膏澤洽于黎庶孔叢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前
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祖宗謂高祖中宗也又
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
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三輔故事曰天祿石渠並閣名在未央宮北以閣祕書詩
諄謂殷勤教告也詩大雅曰誨爾諄諄鄭玄注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諄音之純反六藝謂詩書禮樂
易春秋也稽考也前書甘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令蕭望之平奏其議又有承明金馬
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周見洽聞
啓發篇章校理祕文承明殿前之廬也金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門待詔者
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本祕文祕書也孝經鉤命決曰丘援祕文也周以鉤陳之
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周環
也前書音義曰鉤陳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禮官奉常也有博士掌試策
考其優劣為甲乙之科即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弘為下第是也言百郡舉全數前書又曰興廉舉孝虎
賁贅衣閹尹閹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虎賁宿衛之臣贅衣主衣
之官贅綴也音之銳反尚書曰綴衣虎賁閹尹閹寺並宮官周禮有閽人寺人陛戟執戟於陛也百重言
多也攸所也司主也協韻音何周廬千列徼道綺錯廬謂宿衛之廬周於宮也千列
言多也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徼道徼巡之道綺錯交錯也前書曰中尉掌徼巡京師也輦路

經營脩涂飛閣前書音義曰輦道閣道也涂亦塗也古字通用自未央而連
桂宮北彌明光而絙長樂陵墱道而超西墉混建章
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雀未央宮在西長樂宮
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言飛閣相連也墱陛級也音丁鄧反墉城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城西屬連也前書
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璧門之屬說文曰觚稜殿堂上最高之處也觚音孤稜音
力登反其上棲金雀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卽金雀也○劉攽曰注鳳闕門案文多一門
字內則別風之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
戶順陰陽以開闔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關中記曰折風一名別風嶕嶢高
也嶕音焦嶢音堯前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謂之陰開謂之陽易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爾乃正殿崔巍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
娑洞枍詣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正殿
卽前殿也層重也臨乎未央言高之極也關中記建章宮有駘盪馺娑枍詣殿天梁亦宮名也駘音殆盪
音蕩馺音素合反娑音素可反枍音烏計反爾雅曰蓋戴覆也反宇謂飛檐上反也激日謂日激入於殿
內也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
霓回帶於棼楣雖輕信與僄狡猶愕眙而不敢階神明
臺名也躋升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說文曰棼棟也爾雅曰楣謂之
梁郭璞云門戶上橫梁也方言曰僄輕也音匹妙反鄭玄注禮記曰狡疾也字書曰愕驚也音五各反字
林曰眙驚貌也音丑吏反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
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回涂而下
低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蒼頡篇曰眴視不明也音眩櫺檻樓上
闌楯也櫺音零稽留也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
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複道也廣
雅曰窈窱深也杳冥窈通窱音它鳥反陽明也既創前之登望乃下巡於複道宮守深邃又不見明也
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飛闥閣上
門也王逸注楚辭曰洋洋無所歸貌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
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

起乎中央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音義曰唐庭也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也蒼頡篇曰濤大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濫泛也列子曰海中有神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崔崒金石崢嶸靈草神木謂不死藥也史記曰海中神山仙人不死藥在焉崢嶸高峻也崔音徂回反崒音才律反崢音仕耕反嶸音宏抗僊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前書曰武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軼過也埃壒塵也鮮潔也說文曰顥白貌音皓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僊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丕大也誕欺也前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士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言於上曰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人欒大多方略而敢為大言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乃拜為五利將軍刑法也列僊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也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荊州江湘之地其俗習於捕鳥故使起之梁野巴漢之人其俗習於逐獸故使其人驅之闐音田聚音才論反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山澤之官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列也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罘罔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帀星羅雲布鄭玄注禮記曰獸罟曰罘音浮紘罔之綱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天子車駕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執金吾奉引侍中驂乘飛廉館名也武帝所作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於館上作之因以名焉○劉攽曰乘鑾輿案注所解乘輿之義則此多鑾字遂繞酆鎬歷上蘭

六師發胄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酆文王所都在鄠縣東鎬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三輔黃圖云上林苑有上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駭殫言驚懼也震震爚爚奔走之貌爚音躍塗污也反覆猶傾動也車騎既多視之眩亂有似傾動踐也音汝九反躪蹂也音力刃反拗猶抑也音於少反言且抑六師之怒而少停也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値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前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號期門又曰事佽飛射士音義佽飛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為佽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中紡增繳弋鳧鴈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篇曰攢聚也鑽與攢通鏃翦羽謂之鍭音侯廣雅曰趹奔也音決說文曰掎偏引也音居綺反颮颮紛紛眾多也說文曰擿古擿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矰高也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慴竄郭璞注山海經曰猨似獼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書曰狖似狸音以救反淮南子曰猨狖顛蹶而失木枝慴懼也音之葉反竄走也[illegible]音七外反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蹷潛深也穢謂榛蕪之林虎兕之所居也爾雅曰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廣雅曰蹶跳也音居衛反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許少秦成並未詳僄狡獸之輕捷者說文曰搤捉也音厄搤與扼通挫折也脰頸也徒空也謂空手搏殺之也爾雅曰暴虎徒搏也殺音所界反挾師豹拖熊螭頓犀犛曳豪羆超迴壑越峻崖蹶巉巖鉅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音徒可反杜頹注左傳云犛山神獸形郭璞注山海經曰犀似牛而猪頭黑色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犛音力之反爾雅曰羆似熊而黃巉巖山石高峻之貌也殄盡也夷猶殺也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前書宣帝幸萯陽宮屬玉觀音義曰屬玉水鳥也似鵁鶄於觀上作之因以名焉三輔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鄭玄注禮記曰土高曰臺有木曰榭獲協韻音胡卦反楚詞曰山蕭條而無獸然後

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胙餘肉也左傳曰歸胙于公詩小雅曰炰之燔之毛萇注曰以毛曰炰音步交反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注尚書曰鳥獸新殺曰鮮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大輅玉輅也周禮曰凡馭輅儀以鑾和為節鄭玄注曰鸞在衡和在軾皆金鈴也三輔黃圖曰上林苑有豫章觀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崖茂樹蔭蔚芳草被堤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耀乎其陂漢宮閣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之象也雲漢天河也郭璞注爾雅云茝香草音昌改反曄曄猗猗美茂之貌說文曰摛舒也玄鶴白鷺黃鵠鵁鸛鶬鴰鴇鶂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郭璞注爾雅云鵁似鳧腳近尾略不能地行江東謂之魚鸛音火交反說文曰鶂鶬雀也爾雅曰鶬麋鴰音括郭璞注曰鶬鴰也今關西呼為鶬鹿鴇似鴈而大無趾音保鶂水鳥也莊子曰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李巡注爾雅曰在野曰鳧在家曰鶩並鴨也鄭玄注詩云鷖鳧屬也音一兮反周處風土記曰鷖鷖鷈也以名自呼大如鷄生卵於荷葉上毛萇注詩云大曰鴻小曰鴈於是後宮乘輚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埤蒼曰輚臥車也音仕板反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文以虞桓譚新論曰乘車玉瓜華芝及鳳三蓋上林賦曰乘法駕建華旗高誘注淮南子曰袪舉也澹隨風之貌也澹音走濫反淡音徒敢反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櫂楫也謳歌也震協韻音眞謍聲也謍音火宏反招白閑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招猶舉也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鷴謂鳥也西京雜記曰越王獻高帝白鷴黑鷴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撫鴻幢御矰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廣雅曰幢謂之幢幢音直江反即舟中之幢蓋也本或作罿罿鳥網也音衝矰弋矢也繳以繳繫箭也方舟並兩舟也遂風舉雲搖浮游普覽前乘秦領後越九嵕協韻音綜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薄迫也岐山雍縣在扶風儲積也供協韻音九用反禮上

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游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犧牲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歟亂歟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今同於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仙王褒張子僑等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焉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十代百年並舉全數也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也若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後漢書卷七十上

後漢書卷七十上考證

班彪傳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何焯校本引史通云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閒猶名史記

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舊本作從漢元至武則以絕其功也毛本作從漢元至武則以絕其功也皆不成文理今從監本

黜淮南衡山○何焯校本云淮南衡山之不為世家與淮陰黥彭同例

性相近習相遠也注見論語○臣會汾按宋本作見何論蓋何晏注論語故唐人以何氏本為何論後人不考所由認為錯誤改作論語義雖無害要須仍古人之舊不必竄易也

後察司徒廉○諸本同臣會汾按正文及注廉字上皆脫一孝字前云舉司隸茂才注司隸舉為茂才也文法正與此同

班彪子固不可殫論注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一本作宣寶中溫殿誤今從宋本增改

珊瑚碧樹周阿而生注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樹葺珊瑚為枝○葺字一本作茸臣會汾按葺與茸皆非也此字當作叢因與茸同音故誤不知者又妄改為葺耳

雖輕信與僄狡○臣會汾按信字義未妥當從文選作迅

後漢書卷七十上考證

後漢書卷七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班固傳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
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
之云爲乎喟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
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爲界昭昭王襄襄王也惡安也音烏夫大
漢之開原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期而創萬世蓋
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
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卽帝位故云由數期繇由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匝四時曰期萬世盛言之也六籍
六經也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人故婁
敬度埶而獻其說蕭公權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
之哉計不得以已也橫音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於東井此秦功有
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獻牛酒此爲討有
逆而順人也婁敬已見上又曰蕭何修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對曰天下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
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代有以加也時豈奢侈而安之哉言天下初定計不得已
而都西京也吾子曾不是睹顧燿後嗣之末造不亦闇乎
顧反也燿炫燿也言吾子曾不睹其度埶權宜之由而反炫燿後嗣子孫末代之所造非其盛稱武帝成帝
神僊昭陽之事也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監乎泰
清以變子之或志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質直以素樸高誘注曰太清無
爲之化也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
天人謂天意人事共相誅也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
完柩郛罔遺室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
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也人者神之主生人既亡故
鬼神亦絕也揚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故下
民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于聖皇上帝天也聖皇光武
也懷猶愍念也降下也鑒視也言上天愍念下人之上愬故下視四海可以爲君者而致命於光武也
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
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乾符坤珍謂天地符瑞也皇圖帝文
謂圖緯之文也霆疾雷也發於昆陽謂破王尋王邑憑盛也言盛怒如雷之震協韻音真遂超大
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跨據也言光武渡河據北嶽遂卽位於鄗
而改鄗爲高邑也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
繼天而作紹繼也屯難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造化天地也滌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
君卽位欲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系唐統接漢緒茂
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爾雅曰系繼也
緒業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言光武能繼唐堯之統業也恢大也三五三皇五帝也豈特
方軌並迹紛綸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
云爾哉軌轍也紛綸猶雜糅也爾雅曰后辟君也險易猶理亂也言光武功德勤勞兼於前代百
王非直一聖帝也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
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虙羲氏之
所以基皇德也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
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庖犧氏風姓也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廚以食天下故號庖犧後或謂之伏
犧言光武更造夫婦如伏犧時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械斯
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黃帝軒轅氏前書昔在黃帝畫野分州易繫辭曰
神農氏日中爲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爲舟剡木爲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弦木
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光武利人如軒轅也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
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易曰湯武革龔行天罰應天順民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光武征伐如湯武者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
焉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曰盤庚遷于殷史記曰帝陽甲
之時殷衰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自河北度河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

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埶之中也春秋命曆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湧出言都洛陽如殷宗周成之制也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契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左傳仲尼曰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孫卿子曰生人之始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尚書允恭克讓謂躬自儉約同於文帝也憲章稽古封岱勤成儀炳乎世宗憲章猶法則也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乎考古而封泰山勒石以記成功也炳明也其禮儀明乎武帝也棻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猶美也或作眇眇遠也該備也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敷洪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熙光也洽浹也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也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敷布也鴻大也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帝詔於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敷弘大道被之八極此爲布鴻藻也信讀曰申景大也鑠美也揚世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世祖正予樂謂依讖文改大樂爲大予樂也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大路王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又曰朔南暨聲教皇大也燭照也然後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焉翩翩巍巍顯顯翼翼並宮闕顯盛之貌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詩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洛陽土之中也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言奢儉合禮也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騶義合乎靈囿蘋藻並水草也詩小雅曰魚在在藻韓詩曰東有圃草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毓亦育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毛萇注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此言魚獸各得其所如文王之靈

囿也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杜預注云各隨時之閑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也歷騶虞覽駟驖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乃出詩國風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又曰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其詩曰駟驖孔阜注曰驖驪也阜大也又小雅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云攻堅也又吉日詩曰我車既好四牡孔阜宣帝詔曰禮官具禮儀也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祲威盛容鯨魚謂刻杵作鯨魚形也鏗謂擊之也音苦耕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薛綜注西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魚鯨魚擊蒲牢蒲牢輒大鳴呼凡鍾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牢於其上撞鍾者名爲鯨魚鍾有篆刻之文故曰華爾雅曰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玲瓏聲也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祲亦盛也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山靈山神也屬連也音燭方四方也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備千乘萬騎元戎戎車也詩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毛萇注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鋋小矛也音市延反彗掃也音似銳反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焱焱炎炎並戈矛車馬之光也說文曰焱火華也音以贍反震讀曰真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騈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中囿囿中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長一人騈猶陳列也杜預注左傳曰百人爲隊鄭玄周禮注云天子六軍三居一偏故此言勒三軍也周禮曰羣吏聽誓于前斬牲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玄注云羣吏將帥也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輕車霆發驍騎電騖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穀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霆發電騖

並言疾也由基養由基也淮南子曰楚有神白猨王自射之則搏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
而猨擁木號矣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
為範我驅馳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為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遇
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彎不詭遇謂范氏也指顧倏忽獲車已
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
路屬車案節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爾雅曰般樂也禮記曰樂不可極踠猶屈也方
言曰泄歇也漢官儀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子虛賦曰案節未舒謂駐節徐行也於是薦三犧
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觀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
風登靈臺考休徵左傳鄭子太叔曰為五牲三犧杜預注云五牲麋鹿麇狼兔三犧祭
天地宗廟之犧也郊祭天也天神曰神地神曰祇百靈百神也詩曰懷柔百神觀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
詩大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光明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注云敘美行之驗俯仰
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
易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夏中國也瞰音苦暫反
四裔四夷也稜威也左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也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
動幽崖南趯朱垠盪滌也河源在崑崙山前書曰威稜澹乎鄰國音義曰澹猶動也音
徒濫反漘水涯音脣郭璞注爾雅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趯躍也音他歷反說文曰垠界也音銀
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
能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爾雅曰讋懼也音之涉反遂綏
哀牢開永昌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其國王柳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
也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
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春王猶左傳云春王正月也三
朝元日也朝音陟遙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前書谷永曰今年正月朔日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
見曰會殷眺曰同賈逵注曰膺猶受也詩曰因時百蠻也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
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供帳供設帷帳
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勢戴延之記曰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於
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
饗庭實貢獻之物也左傳孟獻子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千品言多也說文曰鍾器也孔
叢子曰堯飲千鍾罍酒器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珍八珍也太牢牛羊豕也饗觴音香爾乃食
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鏘管弦曄
煜食舉謂當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大予樂郊祀陵廟殿中諸食舉樂也雍詩篇名也謂食訖歌雍
詩以徹也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太師樂官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大呂以合陰陽之聲也鏗音苦耕反鏘
音楚庠反曄煜盛貌也煜音育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
備太古畢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
無射尚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佾舞行也穀梁傳曰天子八
佾韶舜樂名武武王樂名太古遠古也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
罔不具集間迭也音古莧反詩國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鄭玄注周禮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韎
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僸音渠禁反佅音摩葛反周禮僸作禁佅作韎兜作株也
萬樂備百禮曁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後
撞鐘告罷百僚遂退萬樂百禮盛言之也曁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禮統曰
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撞音直江反於是
聖上親萬方之歡娛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
萌而怠於東作也尚書曰平秩東作注云歲起於春而始就耕乃申舊章
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大素詩大雅曰率由舊章鄭玄
注云舊典文章左傳臧哀伯曰大路越席大羹不和昭其儉也列子曰大素者質之始也去後宮
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
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紝男
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
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前書文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
而事末音義曰本農也末賈也背偽去雕飾也歸真尚質素也杜預注左傳曰織紝繒帛也禮記曰器
用陶匏陶瓦器也匏瓠也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巖之山捐珠玉於五
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
漠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

自得玉潤而金聲瑕穢猶過惡也揚雄集曰滌瑕蕩穢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漠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前書平帝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曰校鄉曰庠聚曰序詩曰獻酬交錯莘莘衆多也莘音所申反禮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又嗟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劉攽曰注平帝立舉學官案文多一舉字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詩曰飲酒之飫毛萇注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飫私也尚書曰玄德升聞字林曰讜美言也音黨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伏羲畫八卦文王作卦辭孔子作春秋清濁猶善惡也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末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前書曰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論語孔子曰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辟遠也音匹亦反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謂關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也秦領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四瀆江河淮濟也河圖曰天有四表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爾雅曰泰山爲東嶽衡山爲南嶽華山爲西嶽恆山爲北嶽圖書之淵謂河洛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也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館御謂設臺以進御神仙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游俠即西賓云鄉曲豪俊游俠之雄踰侈謂列肆侈於姬姜等也爾雅曰翼翼敬也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注云濟濟多威儀也子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至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說文曰矍視遽之貌音許縛反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惵惵者猶恐懼也音徒頰反喻告也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揚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人之言義正事實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論語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於音烏歎美之辭也詩周頌曰於昭于天孔甚也陽明也豳風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謂祭光武於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前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揚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謂各依其方而祭之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猶與緝熙允懷多福詩小雅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商頌曰猗與那與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曰聿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湯湯水流貌莅臨也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大雅曰造舟爲梁毛萇注云天子造舟造至也謂連舟爲浮梁也皤皤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說文曰皤皤老人貌也音步何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也抑抑美也詩曰威儀抑抑爾雅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於赫歎美也太上謂太古立德賢聖之人並著養老之禮今我漢家遵上行之也鴻大也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詩周頌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詩大雅曰經始靈臺崇高也時登以時登之休美也徵驗也三光宣精五行布序

習習祥風，祁祁甘雨。三光日月星也宣布也精明也五行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
其性無謬診也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卽景風也祁
祁徐也詩小雅曰興雨祁祁尚書考靈耀曰熒惑順行甘雨時也百穀溱溱，庶卉蕃
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用成溱溱盛貌尚書曰庶
草蕃蕪爾雅曰蕃蕪豐也詩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於音烏詩小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
祜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
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謂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寶鼎廬江太守獻
之景光也說文曰歊氣出貌音火驕反史記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登祖廟兮享
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時明帝詔曰其以礿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彌終也
萬萬曰億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靈篇謂河
洛之書也固集此題篇云白雉素烏歌故兼言效素烏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
朗兮於淳精。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命包曰烏者陽之精章皇德兮侔周
成，永延長兮膺天慶。章明也侔等也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慶讀曰
卿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
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
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
不過郎，二代謂彪及固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
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東方朔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會不得掌
故安敢望侍郎乎揚雄解嘲曰范雎魏之亡命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有談范蔡於許史之間則狂矣固
所作賓戲事見前書後遷玄武司馬。續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玄武司
馬主玄武門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
撰集其事。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時北單于遣
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為匈奴變詐
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南匈奴也故

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
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
以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
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
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也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匈奴稽首臣服遣
子入侍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
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
相繼，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
于璽綬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
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
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
馬鄭衆報使北匈奴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
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
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
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
鳳、甘露致遠人之會，宣帝五鳳三年單于名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
元年匈奴呼韓邪遣右賢王入侍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
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
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
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相侵擾則風塵起方
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固
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以
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文雖靡麗而體無古典揚雄美新，典而
不實。體雖典則而其事虛篇謂王莽事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
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蔡邕曰絪縕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易乾

鑿度曰清輕者爲天濁沈者爲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庶類萬物也混猶同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人主謂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五行相生周而復始草昧謂草創暗昧也易曰天地草昧幽玄混沌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踰越並過也詔語也言過繩契以上既無文字故寂寥而無文語系謂易繫辭也故易繫而不得綴連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氏號謂太昊號庖犧氏炎帝號神農氏黃帝號軒轅氏之類紹繼也謂王者繼天而作闡開也繹陳也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是其書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亞斯之代謂少昊顓頊高辛等雖通變神化而易繫不載其事故曰函光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稽考乾天也論語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龍翼謂稷契等爲堯之羽翼易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吉鄭玄注云六爻皆體龍羣龍象也謂禹與稷契咎陶之屬並在于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皋陶謨也爲道德之冠首蹤跡之卓異者莫異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陶唐舍僞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舍僞謂堯舍其僞子丹朱而禪於舜舜亦舍其子商均而禪禹書曰熙帝之載孔安國注云熙廣也載事也言稷契並能廣立功事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子孫湯武之業並得爲天子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股肱謂稷契也既周謂其子孫並周徧得爲天子元首堯也言天更歸功於堯又將授漢以帝位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暗而恆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俾使也三季三王之季也易乾文言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乖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斁敗也尚書曰彝倫攸斁舊章缺謂秦燔詩書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玄聖謂孔丘也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綴學立制

謂爲漢家法制也宏洪並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助也迪蹈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尚書曰茲四人迪哲燦爛盛明也式法也雖前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皐皐陶也夔舜之典樂者衡謂阿衡即伊尹也旦周公也密勿猶黽勉也茲謂孔子言皐夔等比之爲褊小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論語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時至氣動謂高祖聚彤雲於碭山光武發佳氣於白水易乾卦九二曰見龍在田九四曰或躍在淵並喻漢初起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不莅其誅拊翼以雞爲喻言雞將鳴則鼓其翼而鳴前書曰張陳之交拊翼俱起以喻高祖光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蒸言天下英傑爲漢者多矣熛光也胡縊謂胡亥縊死也莽分謂公賓就斬莽也莅臨也言天下先爲漢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尚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上下謂天地也書曰格于上下羣后諸侯也易曰君子正位凝命也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言高祖初卽位居尊之時並讓言于德不能嗣成帝功有此淵深穆敬之讓高祖初卽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卽位固辭至於再三靡無也矢陳也敦猶迫過也詩云矢於牧野又曰敷敦淮濱言漢取天下無號令陳師敦迫奮武撝施之容詩曰奮伐荊楚尚書曰王秉白旄以麾撝亦麾也言並天人所推不尚威力也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正統謂漢承周爲火德尚書堯典曰允恭克讓謂漢承堯克讓之後歸運謂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蘊藏也孔佐謂孔丘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卽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荊州赤帝後次代周是也謂大陳漢之期運也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洋洋美也若如也儀法也謂如此美德可謂五帝之上法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帝之時上下和睦故誓不及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鋪徧也二代殷周也洪纖猶大小也度法度也賾幽深也言徧觀殷周大小之法其幽深可探如之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以伯方統牧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匱鄭玄注云匱盛土籠也侯服甸服謂諸侯也湯爲桀之諸侯

文王為尚之諸侯蕃猶重也自契至湯十四代后稷至文王十五代並積勤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為夏伯文王為殷伯並統領州牧乘其命賜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周禮九命作伯彤弧赤弓黃戚黃金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鉞然後殺韋顧並國名湯滅之詩殷頌曰韋顧既伐黎崇亦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尚書曰西伯既戡黎格來也至乎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三五未詳京師京都也武王都鎬湯都亳詩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尚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從也北面謂臣也湯武並以臣伐君史記曰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於商郊音義曰離與螭同革改也易曰湯武革命天邑天子所都也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劉攽曰注京師京都也案文多一衍字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預注曰伯夷之屬也史記曰伯夷叔齊諫武王伐紂扣馬諫曰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偉猶異也敦厚也武周武王業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護湯業也左傳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然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於歎辭也穆美也歎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穆清廟猗亦歎之辭也那多也歎美湯之德多也殷頌曰猗與那與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何晏注曰翕盛也純和諧也皦其音節明也鄭玄注云繹謂連之貌此言殷周之代尚有於穆猗那之頌播之於翕純皦繹之樂尊祖嚴父宗祀配天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濬哲惟商長發其祥言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周頌曰秉文之德對越在天舄奕猶奕奕不絕也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爾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改化之迹大略有常也篇籍謂詩書也朗明也渝變也言光彩文藻明明而不變耳其餘殊異不能及於漢也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矧況也漢承唐虞之基逆流曰泝孕懷也育養也甄陶謂造成也前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並書為堯臣○劉攽曰注漢承唐虞之基案注解唐基耳何故輒出虞字明當作堯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迥而不泯微胡瑣而

不顧二祖高祖世祖也尚書曰宣重光襲重也四宗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照六幽六合幽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慝惡也迥遠也泯滅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無小而不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登升也續功也言升天之功非堯不能興也尚書曰昭升于上鋪布也遺策堯之餘策謂堯典也在下謂後代子孫也言堯典為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弘大也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出入三光言日月星得其度也混元天地之總名也豪芒纖微也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含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曰別生分類品物萬殊亨通也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皇家帝代謂漢家歷代也列辟謂古之帝王也言漢家德可以臣彼列辟功可以君彼百王相如封禪書曰歷選列辟鏡猶光明也抗猶敵也讀曰康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爾雅曰虔鞏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固為勞謙也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今不敢論制禮作樂之事言謙之甚也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內而禮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葸歟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謂殷周二王之後謂漢之賓監視也視殷周之事以為監戒論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屯衆也朋羣也不傳謂不制作篇籍以紀功德也彷彿猶梗槩也論語孔子曰慎而無禮則葸鄭玄注云葸質愨貌也言雖優游謙慎無乃太質愨也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三事三公也僉皆也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天經謂孝也孔子曰夫孝天之經謂章帝初即位四時禘祫宗祀於明堂也尚書曰惇敘九族又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惇厚也睦親也章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皆留京師也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巡撫也靖安也黎蒸皆衆也懷思也保安也浹洽也尚書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謂章帝在位凡四巡狩賜人爵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備爾雅

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祭山曰庋縣祭川曰浮沈肅祇恭敬也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
中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庋音居毀反是以鳳凰來儀集羽族於觀
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
鱗於沼甘露霄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尚書曰鳳凰來
儀元和二年詔曰乃者鳳凰鸞鳥比集七郡羽族謂羣鳥隨之也魏魏門闕也肉角謂麟也伏侯古今注
曰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麕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葱葉色赤黃
擾馴也緇文皓質謂騶虞也說文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古今注曰元和三年白虎見彭城黃暉采
鱗謂黃龍也建初五年有八黃龍見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烏集沛國軒翥謂飛
翔上下也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
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羨溢乎要荒嘉穀
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詔曰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
絕奇獸神禽謂白虎白雉之屬也建初七年獲白鹿元和元年日南獻生犀白雉言應於瑞圖又合乎史
諜也坰牧郊野也卓犖殊絕也羨音以戰反○劉攽曰注如人冠大坐案文大當作衣冠如人衣冠坐也
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鍪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
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來獻白雉朱烏謂赤
烏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烏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誕降嘉種維秬
惟秠黃鍪麥也謂赤烏銜牟麥而至也詩頌曰貽我來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又曰奉璋峨峨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
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顓辭也詩大雅曰昭明
有融寅敬也尚書曰嚴恭寅畏聿述也懷思也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貽遺也燕安也後昆子孫
也言此並以光寵神靈文王武王之德遺燕安於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覆猶重也懿鑠
並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於鑠王師言詩人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為身
而有自專之辭也並上之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言今章帝既獲符瑞之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
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啟恭館之金縢
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恁念也音人甚反旅
陳也允當也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縢以金緘匱讖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家廟也祕寶謂

河圖之屬尚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啟金縢之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
浹猶徧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
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圖書河圖洛書也亮信章明哲智言天授圖書
者為天子所知也孔孔丘也猷圖也孚信也孔丘之圖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
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大也逢休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
為天子之大命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繁祉
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
顧後豈蔑清廟憚勑天乎命謂符瑞也荅對也三靈天地人之神也繁多也祉
福也展陳也放效也音甫往反效唐堯之文謂封禪也尚書璇璣鈐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
之事大而且信允信也寤寐常止于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蔑輕也憚難也勑
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尚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伊
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
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伊維也遂古猶遠古
也楚辭曰遂古之初戾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君
并武帝及光武為七十四君俾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為竹素之文者無有光揚法度而棄其文
章不封禪者也台我也今其如我何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
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
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聖上謂章帝也諭告咨謀
也道德仁義人所常行故以酒食為喻焉淵源林藪論深遠也元天也符瑞也詩曰肴核維旅覈亦核也
謂果實之屬既成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
絣萬嗣煬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
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亙之哉唐哉皇
哉皇哉唐哉讜直言也繇兆辭音胄左傳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修其德
而攷卜碩大也慮思也廣雅曰絣續也音方萌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汪汪猶深也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
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鄭玄注云丕大也律法也疇誰也亙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
唯唐與漢唯漢與唐固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

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大破之。）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椎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激，揚也。詭，毀也。抑，退也。抗，進也。）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爾雅曰：亹亹，猶勉勉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言遷所是非，皆與聖人乖謬，即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是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六國，五伯之罪人，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不容於誅也。）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也。）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謂下蠶室。）然亦身陷大戮，（此已上略華嶠之辭。）智及之而不能守之。（論語孔子之言也。言有智而不能自守其身。）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史記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越王知晉之失，而不自知越人之過，是目論也。言班固譏遷陷刑，而不計知身自遇禍。）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云「裁成典墳」，以示范曄，曄改爲「帝墳」。）比良遷董，（謂司馬遷、董狐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兼麗卿雲。（司馬長卿、楊子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後漢書卷七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 曾孫種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史記曰陳公子完奔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注云始食采於田故改姓田氏〕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引彊謂弓弩之多力者控引之持滿不發也〕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東觀記曰時米碩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襃〔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其子食采於朝鮮因氏焉〕襃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襃坐事左轉高唐令〔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訣別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倫後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為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糞除猶掃除也〕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襃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即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漢記曰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輕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與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劉攽曰注姦輕所集案姦輕無理當是軌字〕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襃為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為市掾人有遺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生是語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為扶夷長〔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嗁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顯拔鄉佐玄賀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

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以財相貸曰賕音其
（又反又音求）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
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
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
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
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
不勝愚狷昧死自表（狷狂狷也）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尚書洪範之言）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
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脩脯也饋遺也）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
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
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
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猶諭也）苦身待
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
（也）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刻著五藏謂銘之於心也紳大帶謂垂之三尺）
（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衞尉
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
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
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
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
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
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裁與纔同）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
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國戚可封侯以富
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
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
恐卒有纖介難以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聞防請杜
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

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
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爲從事將恐
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
請人有損事望（望物望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
用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
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尚書
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爾雅曰晏晏溫和也）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
石貪殘者六人（東觀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減死罪二人凡六人）斯
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
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
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
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
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
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
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
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譴責也）務進仁
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
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
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
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孔子之言）以
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
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
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
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
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

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鄭玄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爲論也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感趣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前書中山靖王之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議論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病酒曰酲詖險趣埶之徒誠不可親近蒼頡篇曰詖佞諂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劉攽曰案文當云是所至願也多一之字倒一所字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愨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然少蘊藉不修威儀蘊藉猶寬博也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劉攽曰麻延年云唐肅宗下詔用十起作元子事本出於此明當作是也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祕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劉攽曰案倫未書有爵無緣言嗣明多此一字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廢也樊豐等譖之廢爲濟陰王頡爲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即位擢爲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爲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爲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倫

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覈爲方峭覈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惇惇純厚之貌也惇音敦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爲佩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也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偪下禮記曰管仲鏤簋朱紘旅樹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灾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荊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廉察也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稸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桴擊鼓杖也音大以能換爲衞相周後衞公也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埶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衞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鉛刀喻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

發其臧五六十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稸怒以待之。初，種為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閭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前書曰：季布楚人，為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敢進計。」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并其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為河東守。）管仲錯行於召忽。（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子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錯猶棄也。）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信音申。）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太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禁之，法當坐，故云公負也。）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傳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記，文符也；案，察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詩大雅之文。刑，見也；御，治也。）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疫，癘氣也。）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給之。）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

免後除瑕丘令（瑕丘，今兗州縣也。）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堂邑故城在今揚州堂邑縣西北。）縣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簿，文記也。）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載其言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為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為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闚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蓋時修雩場在明堂之南。）今又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說文云：「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音注。）

時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拘執也。）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隱，猶私也。）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曲禮之文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

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意別傳曰：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其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劉攽曰：注錢萬三千文，案古人言錢不曰文，曰文世俗乃有此。文蓋多一文字。）後德陽殿成，（漢宮殿名曰：北宮中有德陽殿。）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爲政，愛利輕刑，愼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俸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林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爲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悅服。）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杫。（杫音思漬反，謂俎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杫。）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皁袍，及侍史二人。（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畫通中枕，臥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大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絜被服，執香爐燒燻，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崧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傳　族子意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辰陽，今辰州辰漢縣。）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前書音義曰：權選精勇，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阸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長音直亮反。禁之不得奢侈有餘。）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檻爲機以捕獸，穽謂穿地陷之。）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浚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愼縣南。）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嫗，猶祭之有尸主也。）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

者皆娶巫家勿擾百民於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剪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黃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為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為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為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騶養馬者亦曰騶騎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侍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為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於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夏侯勝也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建初中徵為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尚書曰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幣錫周公也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躪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衍謂流衍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磐謂盤桓不去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行日取便利之時也以塞衆望帝納之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也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享受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

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隷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埶放縱，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為司空。漢官儀曰：字伯儷也。

寒朗傳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荊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愕音五故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時上猶即上也。上音時掌反。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為易長。易，今易州縣也。歲餘，遷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為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為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左氏傳曰：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于時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踊謂刖足者屨。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詭，詐也。本於諫爭，則絞切。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絞，急也。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矯急去苛。臨官以潔，匡帝以奢。宋均達政，禁此妖禜。禜，祭也，于命反。禽蟲畏德，子民請病。謂人為之請禱。

也。意明尊尊。割恩蕃屏。穀梁傳曰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意諫令諸王歸藩故云割恩藩屏音協韻必政反惵惵楚黎。寒君爲命。惵惵懼也黎衆也。

後漢書卷七十一

後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第五倫傳吏輒行法民初恐懼○一本初字下有頗字。

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臣會汾按臣愚不足採下。當有脫句。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曰○日知錄曰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

不勝愚戇征營○征當作怔。

宋均傳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何焯曰按黨錮傳注。引謝承書云。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爲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則宋字傳寫誤也。南蠻傳中。敘受降事。正作謁者宗均。此即見於本書可參校者。

寒朗傳上行東巡狩○諸本同。臣會汾按東平王蒼傳中。亦有此語。疑行字衍。

後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後漢書卷七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光武十王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荊、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傳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后，彊爲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虡之縣，擬於乘輿。（虎賁旄頭鍾虡解見光武紀。縣音玄。）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兖州曲阜城中，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爲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杜預注左傳云：黃泉，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身既夭命，孤弱復爲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無男，無多男也。）處臣三女小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爲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爲酇侯之類。）此臣宿昔常計。（私計天恩，不敢忘也。）今天下新罹大憂，（光武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解並見光武及明帝紀。）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之母也。）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爾不羣者，河閒獻王近之矣。）將作大匠留起陵廟。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爲列侯。肅性謙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復上縑萬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襃納焉。立二十

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眥，眥或為瘠。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既祥之後而復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縓緣。縓卽紅也。縓音七絹反。鄭玄注周禮曰：淺絳也。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褒具以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己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苫三年。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同也。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為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詩周頌之文。克，能也。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汶陽侯，拜為平原相。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嗣。二十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沛獻王輔傳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劉攽曰：案光武紀，輔封右翊公，此多馮字，誤。天下亦無右馮翊郡也。十七年，郭后廢為中山太后，故徙輔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為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為僮侯。僮縣屬臨淮郡，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釐音僖，下皆同。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為鄉侯。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嗣。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為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王以仁，使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楚王英傳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慮音秋閭。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卽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為龍舒侯。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

十匹。諸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爲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因以班示諸國中傅。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爲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涇縣今宣州縣也。賜湯沐邑五百戶。湯沐解見皇后紀也。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妓士鼓吹悉從，得乘輜軿，輜軿猶屛也，自隱蔽之車。蒼頡篇曰衣車也。○劉攽曰，奴婢妓士，案文，妓當作技，士當作工，又當在技上。上文伎人即是伎樂，此工技是巧匠也，梁節王傳中亦有工技也。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賵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占護猶守護也。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彊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爲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爲列侯，並不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留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續漢輿服志曰，諸侯王赤綬四采，長二丈一尺。皇子安車青蓋金華藻。追爵諡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封陸侯，陸縣名，屬廬江郡。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于後。

濟南安王康傳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爲東武城侯。東武城縣屬清河郡，今貝州武城縣是。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昌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滿反。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廄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遊觀無節。永元初，國傅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孝經諸侯章之義也。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爲科品。臺隸賤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也。而今奴婢廄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言如蠶之食，漸至衰盡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巨大也大

萬謂萬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土木增構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杜預注云臺在今南郡華容縣也吳興姑蘇而滅。姑蘇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以游姑蘇之臺以望湖中顧夷吾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今在蘇州吳縣西闔廬後被越殺之景公千駟，民無稱焉。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千駟四千匹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牾，然終不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錯音七故反錯為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劍刺殺尊。國相舉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一年，封錯弟七人為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為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丸、昱子嵩，皆為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錯子阜陽侯顯為嗣，是為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弟文為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傳　子任城孝王尚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頿，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永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為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橐、湖陵五縣益東平國。南平陽縣故城今兗州鄒縣也橐縣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陵故城在今兗州防與縣東南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其志今亡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第宅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眾無置城郭仲春之月無作大事以妨農事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為不曲直也前書音義曰不宿不預戒日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皆遊散之意詩曰於焉消搖左氏傳曰橫流而仿佯前書音義曰弭節猶按節也言不盡意馳驅也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旄謂注旄於竿首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宮室之制內繩直則外有廉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負薪喻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左氏傳曰晉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

夫未知母之存否請遺之使盡之而爲簞食與肉以與之既而輒爲公介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寮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赤紱大夫之服也詩曹風曰彼己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去王畿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綏服又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儆備也音警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也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篇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毛萇注云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留禁中也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韋昭注國語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閒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也降下也思惟嘉謨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涅陽主光武女竇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杜預注左傳曰郛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

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三年帝饗衞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騖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閒饗衞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鄭玄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續漢書帛字作皁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詩國風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孔子廟在魯曲阜城中伍緝之從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大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閒寧閒音閑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也大而黃黑出丁零國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

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覲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使帷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覲以瑞玉有繅天子負斧扆曰伯父寶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而出也○劉攽曰詔曰禮伯父歸寧案帝意欲推尊諸王引用經義既下文有詩云即此也亦當有禮云字此伯父歸寧之語本出儀禮也詩云叔父建爾元子詩魯頌之文也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見前書王莽傳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贊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唱其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隨武子之辭也等威威儀有等差也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踧踖恭謹貌也此非所以章示羣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見章紀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

明年正月，蒼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不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率，循也。越，違也。）傅聞在下。（傅音敷。敷，布也。書曰：「克慎明德，敷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煢煢，靡有所終。（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煢煢余在疚也。」）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離，被也。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侯。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于陵前。（陵在今鄆州東嵬山南。嵬音魚委反。）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為矜陽亭侯。敞弟六人為列侯。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為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二十一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茍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憂累既近，所喪必大。）斯蓋明哲之所為歎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志然也。）東海恭王遜而知廢，（遜，讓也。）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蔿之辭也。吳太伯，周太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過吳越采藥，太王沒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安弟福為桃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為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以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閒孝王子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劉攽曰：案文多一為字。又恭字合在上孝王名，恭也。）以奉其祀。（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也。）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閒貞王遜子新昌侯佗為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傳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樂四縣益淮陽國。（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溵水縣西北。）

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西南扶樂故城在今陳州太康縣北也。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壻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爲王受愆，愆，逆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爲王受過也。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貶爵爲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誡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爲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爲五縣。以阜陵下溼，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疋，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冲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事。冲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冲兄魴，是爲頃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爲鄉亭侯。魴立三十年薨，子懷王恢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爲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爲勃遒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遒亭侯便親爲恢嗣，是爲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傳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荆性刻急隱害，隱害，謂陰害人也。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方底，囊所以盛書也。前書曰：綠綈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別遷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封之於魯。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間梁松勑虎賁史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爲王寒心累息。累息，猶疊息也。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喜事，猶好事也。喜音許氣反。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己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爲不臣。今至午，是爲經天也。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天官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天黑爲病，赤爲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

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沉沒之恥報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為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況人乎當為秋霜無為檻羊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陛下即光武也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事見史記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荊母弟祕其事遣荊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荊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荊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荊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荊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荊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荊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傷之賜謚曰思王十四年封荊子元壽為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荊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以與之建初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于後

臨淮懷公衡傳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傳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劉攽曰案光武紀封焉左翊公與右翊相配十七年進爵為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漢官儀騎王家名官騎焉上書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氏傳頰谷作夾谷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娖音楚角反猶娖齊整也行音胡郎反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眥司馬相如子虛之文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帝以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安險屬中山郡元和中肅宗復以安險還中山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三萬疋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爾雅曰女子之子謂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修冢塋開神道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腸雜木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憲弟十一人為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弘二弟為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荊為南鄉侯

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傳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爲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又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聞登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西北。東牟故城在聞登縣西北也。）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壁帶，壁中之橫木也。以金銀爲釘飾其上。）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華縣、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厚丘屬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即丘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陽。（[illegible]）（即丘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子夷王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爲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爲列侯。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元年，封壽弟八人爲列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爲鄉侯。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爲鄉侯。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以邈爲九江太守，封陽都侯。（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承音常證反。）容立八年薨，國絕。初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以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爲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尊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撙節。鄭玄注云：撙，趨也。）延既怨詛，荊亦觖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夭喪。（二王早終，名聞未著也。）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後漢書卷七十二

後漢書卷七十二考證

東平憲王蒼傳山陽之南平陽槖瀆陵○臣會汾按前後書志山陽無槖有槖臣瓚音拓此傳與注槖字傳寫俱誤應改正

驃騎時吏○時字應從通鑑作府

後漢書卷七十二考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傳 孫穆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碭，易姓爲朱，後徙于宛也。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閒奔入宛城。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也。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卽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東觀記曰，暉爲督郵，況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後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慠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卽往紿之曰：紿，欺也。「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指視王」。相如乃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璧破，乃謝之。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衞，故以暉爲衞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卽時僵仆。僵，偃也。仆，踣也。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數年，坐法免。東觀記曰，坐考長史囚死獄中，州奏免官。○劉攽曰，案臨淮郡無長史，既言囚死獄中，當是吏字。令、長、丞、尉皆長吏也。

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不與衆同。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召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爲尚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

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詩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於五五爲君位二爲臣也居險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孝經曰退思補過蹇蹇與謇通患之甚久惟令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劉攽曰惟令所言案時暉未爲尚書令明此令字是今字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經常也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前書曰因官器作鬻鹽音義曰鬻古賣字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幷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劉攽曰案文當與宜不須並存合去當字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勑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黃髮老稱謂朱暉也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爲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卽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華嶠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也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忘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爲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言穆用心專愚更甚也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埶爲有令德穆答曰大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也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卽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埶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曆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爲道卑順不逆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申重也而親其忠正絕其

姑息。（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欒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為應，於是請暠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于地？虎賁怖，仰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歎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禮記曰：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率，循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得其天性謂之德。（天之所命，不失天性，是謂德性也。）德性失然後貴仁義。（道德之性失，仁義之迹彰。）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遷，徙也。）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中世謂五帝時。）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幬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幬與燾同。）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敦厖，厚大也。左傳曰：人生敦厖。數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而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楚嚴不忍章於絕纓。（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此老子道德經之詞。顧歡注曰：道德為厚，禮法為薄，清虛為實，聲色為華，去彼華薄，取此厚實。）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俗之澆薄，以厚御之；行之有失，以惠待之。即上孔子、楚莊是也。）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履，踐也。言敦厚之道，孔子、楚莊已踐履之。）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吾竊陋之。子孺為車騎將軍，匿名遠權，隱人過失。）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劉攽曰：案下文有而字，則然字下不宜更用而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悠悠，多也。稱，舉也。）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

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厄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
國之金田蚡武帝王皇太后同產弟為太尉親貴用事韓安國為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
金遺蚡蚡言太后即召以為北地都尉也淳于以貴埶引方進之言翟方
進成帝時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為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夫
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前書曰天子以韓安國為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
方進智能有餘天子甚重之故言名宰也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
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
於後者也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
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史魚衛大
夫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故時敦俗美則
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
能止也皆率於時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
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
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
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也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
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
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事具韓稜傳貴丙張之弘裕賤時
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刊削也
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劉攽曰
案文然字下不可少後字明脫之彼與草木俱朽彼謂薄也此與金石相
傾此謂厚也老子曰高下之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穆又
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穆集載論其略曰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
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
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
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勢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遵往

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穢踰豫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
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
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與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
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縗絰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
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謂為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
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擭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填
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劉
攽曰注我足下部欲以此謂為榮寵乎案文部字下少一民字梁冀驕暴不悛朝野
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
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
防遺失黃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太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
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也
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
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臣術篇曰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
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也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
將軍地有申伯之尊申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為羣公之首冀絕
席於三公一日行善天下歸仁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終朝為
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為害水災及蝗蟲也
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
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歛
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猒遇人如虜或絕
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賊殺也又掠奪百
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
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
沸前書淮南王謂伍被曰陳勝吳廣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也而面諛之臣猶
言安耳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竊狗盜郡縣逐捕之不足憂諸生曰何先生

言之諛也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荊揚之間幾成大患順帝時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陽賊華孟稱黑帝並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荊揚之閒也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即就也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饉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郡冀州所部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腰以下至足連以金鏤天子之制也左傳曰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注云美玉名君所佩也偶人明器之屬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聽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輸作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讁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尚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驩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鄭玄注禮記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也竊持國柄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呼噏吐納也伊尹顏回夏桀盜跖也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攝持也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釱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釱也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埶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

可爲堯舜之君衆僚皆爲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
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
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覽也黃門侍郎
一人傳發書奏傳通也皆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
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
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
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
右傳出傳聲令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
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疽癰也延熹
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
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
旌寵策詔襃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
記嘲凡二十篇袁山松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書至其家自寫之穆前在冀
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
節仕至河南尹野字子產見荀爽薦文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
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聞周達曰宣及穆卒
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爲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蔡
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爲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遂共謚穆荀爽聞
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
私議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爲比周杜預注
比近也周密也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爲穆
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邕論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
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
而論者誶誶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趣之貧賤
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
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特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
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
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己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遺己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
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
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賊也穀梁
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
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怨矣括二論
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度其不獲己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劉攽
曰注否則止案否字當作不可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辭之
言也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
張並見論語故易明斷金之義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詩載讌朋
之謠詩小雅伐木序云讌朋友故舊也其詩曰伐木許許釃酒有藇釃音所宜反藇音序若夫
文會輔仁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
仁又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
其好左傳曰吳季札以縞帶贈子產子產獻紵衣焉孔叢子曰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傾蓋而語傾
蓋謂駐車交蓋也前書曰王陽貢禹相與爲友朱博與蕭育爲友時稱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趣舍同
相薦達斯固交者之方焉方道也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
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時爲丞相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爲太尉
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衛青拜大將軍青姊子霍去病爲驃騎將軍
皆爲大司馬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也
廉頗翟公之門賓史記曰廉頗趙人封爲信平君假相國長平之免歸也故客盡去及
復用爲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埶我卽從君無埶卽去此其
理也又何怨焉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
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也進由埶合退由衰

異又專諸荊卿之感激史記曰專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嫡嗣未得立請專諸刺吳王僚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是其無如我何光乃置酒請王僚酒酣專諸置匕首魚炙之中以刺王僚立死又曰荊軻衛人也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丹怨亡歸與軻交結乃尊為上卿故謂之荊卿軻入秦刺始皇不遂而死也侯生豫子之投身史記曰侯嬴魏隱士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無忌請為上客秦圍邯鄲嬴教公子竊兵符北救趙乃自剄又曰豫讓晉人趙襄子滅智伯讓曰士為知己者死乃變名姓欲刺襄子襄子令執之伏劍而死情為恩死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易曰西南得朋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前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張竦字伯松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傳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為交通關涉也恢獨皦然不汙於法皦明也音公鳥反或從白作皎音亦同遂篤志為名儒性廉直介立介特也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東觀記京兆尹張恂召恢署戶曹史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眾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不應華嶠書曰安擢為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關說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病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感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感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東觀記載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脩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入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決錄注曰調字叔和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買洛陽令同郡任棱竹田及上罷城東漕渠免官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己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埶盛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眾物夭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謂竇憲弟篤景瓌也皇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世卿持權春秋以戒左傳曰齊崔氏出奔衛公羊傳曰崔氏者何齊大夫稱崔氏者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也聖人懇惻不虛

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
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
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綬
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
子縗絰輓者數百人輓引柩也庶衆痛傷之後竇氏誅帝
始親事恢門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已為郎
中三輔決錄注曰已字伯文為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傳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
比干學尚書於晁錯何氏家傳云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
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
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
不霑濡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
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
徙平陵代為名族武帝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
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
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
為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以趣
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
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
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
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
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
生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戹春秋有鸜鵒來巢左氏傳魯大夫師
己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季平子逐昭公公遜于
乾侯杜預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也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
公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曰有麏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
曰吾道窮矣何氏注曰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歿之徵也禮記孔子謂
子貢曰予疇昔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焉殷人殯於兩楹之閒丘卽殷人也予殆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
死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
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譏焉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川之鳥恒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文
仲聞之曰吾過矣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
察由安懼然不敢答懼音紀具反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
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帑音它朗反敞奏
記由曰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
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
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
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晏晏溫和也君臣相合天
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
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宜當克己以醻四海
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損服
減損服御天下不足若己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
州緣邊家被凶害時西羌犯邊為害也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
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
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
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
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
臣受賞亦應有度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
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
為祀門戶直見漢官儀也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
周公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
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羣

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國語昔楚鬭子文三登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公儀退食之比哉史記公儀休相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逐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得奪其貨乎比音庇○劉攽曰往安得奪貨乎案文奪當作售得當作所也其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時章帝崩殤王名石齊也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武王縯之孫也○劉攽曰案殤字當作暢字說在本傳暢於城門屯衛之中暢得幸竇太后故刺殺之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府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須待也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適音的謂無指的討捕也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也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敞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府吉為丞相不案事遂為故事見馬防傳也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陳平為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主者謂主知盜賊之曹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以高第拜侍御史時遂以竇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為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

城之圍嫚書之恥匈奴冒頓以精兵三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案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后時冒頓遺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冒頓自謂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文母文王之妻太姒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也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慚之恥而盛春東作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筲之人鄭氏注論語筲竹器容斗二升誠竊懷怪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較明也昔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少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州吁好兵公不禁大夫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子桓公立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鳥喙者為其愈充腹與餓死同患也而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比頻也幹主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

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爲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產祿也)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也)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左傳鄭武姜引太叔段襲莊公莊公寘姜氏於城潁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曰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爲使其妻私人其夫將來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乎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邪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佯僵而棄酒主父怒笞之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猶不免於笞)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東觀記曰何倘生成爲漢膠東相成生果爲太中大夫渠生比干爲丹陽都尉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鄢光祿大夫鄢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八世也)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武少子也)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爲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督郵主司察愆過立春陽氣發生故召歸)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出居謂與父母別居者其親先亡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喪制也)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東觀記曰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鮦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爲鮦水俗謂之三丈陂)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忿疾中常侍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罪卒于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呂祿呂產也霍光之子禹)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袁安任隗也)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法冠案禮圖注云法冠執法者服之樂恢爲司隸何敞爲御史並彈射糾察之官也)故能挾幼主斷勦姦回之偪(勦絕也○劉敞曰故能挾幼主斷案文斷字上少一之字)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面朋崇厚浮僞(揚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浮僞者勸之以崇厚也)恢舉謗己敞非祥瑞永言國偪甘心彊詖(謂使諮竇憲兄弟也)(者謂上偪敞冒死切諫是甘心於彊詖之人也)

後漢書卷七十三

後漢書卷七十三考證

朱暉傳南陽宛人也注以國氏姓○氏字疑當作爲

後漢書卷七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七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鄧彪傳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爲業）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鄳侯（鄳音莫庚反）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脩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荊鳳（本或無荊）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爲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爲太尉彪在位清白爲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宴彪不預祭而賜胙重之）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和帝即位以彪爲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中侯（○劉攽曰案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內字）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脩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弔臨

張禹傳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皇祖考鉅鹿都尉回）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爲大司馬過邯鄲況爲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爲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觀記曰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復以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父歆初以報仇逃亡（東觀記曰歆守皋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詣閤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便發遣遂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與此不同）後仕爲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歆爲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爲汲令卒官）禹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楊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酈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於江夫差悔與羣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爲立廟而祭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人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陂同）傍多良田而堙廢莫脩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温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音備糒也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劉攽曰注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案文多一守字或云守當作常也）功曹史戴閏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

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閏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從賁問，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也。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爲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衞尉留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閣登具物，除子男盛爲郎也。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育，生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鄭玄注論語曰：諒闇謂凶廬也。尚書曰：帝乃徂落，四海遏密八音也。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衞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爲宗廟社稷，下爲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稟，給也。假，貸也。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爲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傳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銍，故城，今亳州臨渙縣也。祖父宣，爲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爲講易祭酒。宣爲講學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爲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爲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爲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諸經爲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必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

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僿音西志反史記僿或作薄○劉攽曰三世常道案世與代全別緣太宗諱遂更世爲代此合用代字乃誤爲世書後人知此書中世字率皆換爲代乃欲稍還正之遂誤爲此字也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謂自相攻伐也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寖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拜爲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畔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蝗蟲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傳

張敏字伯達河閒鄚人也鄚今瀛州縣也音莫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爲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貰寬也音示夜反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駮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設教可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導教也醜類也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曰皋陶造獄法律存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爲災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秋一物華即爲異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因病篤卒于家

胡廣傳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華容縣故城在今荊州東）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襄陽耆舊記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娶江陵黃氏生康康字仲始）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閒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及尚書輒優文特勞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及拜郎恪勤職事所掌辦護也）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俔天必有異表（俔音苦見反說文曰俔譬諭也詩云文王嘉止俔天之妹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為之配焉）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也）政令猶汗往而不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咎劉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詔文一下形之四方（形見也）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駮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即明四目達四聰也）臣以獻可替否為忠（左傳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書載稽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正疑事謀及卿士見尚書）詩美先人詢于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薪采者也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也）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叔向曰國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訪於耆老而後行之）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臣下罔由稟令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也諶信也斯語詞天之意難信夫不可改易者天子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前書陳平設六奇策以佐高祖）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期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甘奇顯用年乖彊仕（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閒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禮記曰四十強而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書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擢為諫議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理之）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剗削也戾乖也）便

利未明衆心不猒猒服也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瞽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之人也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干犯也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旌明也書曰德懋懋官也爵以建事能建立事則與之爵明試以功典謨所美明白考試之有功者則授之以官舜典咎繇謨皆有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五服五章天秩所作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服必須章明尚書咎繇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豐厚也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眞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奥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柔而不犯謂性和柔而不可犯以非義也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密勿黽勉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縯司空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

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爲夭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薨也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爲人子者恒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遜順也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質帝崩固爲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淸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懼爲後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廣戒等懾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劉敞曰大議不全案文議當作義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爲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三十一年也六帝謂安順冲質桓靈也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

五官箴（揚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烝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弈弈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者仕子之恆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列位也）夫紆於物則非己直於志則犯俗（紆曲也）辭其艱則乖義狥其節則失身（狥營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統者）（總論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免顛覆也）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則疑不前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安進○劉攽曰注呈材效職案之文呈當作程又則受之分明矣當云則所受之分明矣）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何從而貶責矣）古人以宴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橈曲也易曰棟橈凶也）

後漢書卷七十四

後漢書卷七十四考證

鄧彪傳天子親臨弔臨○諸本同臣會汾按上臨字疑衍

張禹傳封安鄉侯○何焯校本云漢有兩張禹一安昌一安鄉

徐防傳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監本脫去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八字從諸本增

後漢書卷七十四考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袁安傳 子敞 玄孫閎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易為丞相掾見前書）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員）建武初至成武令（成武今曹州縣）安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史主選署功勞）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續漢志曰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史）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懼音九具反）後舉孝廉（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除陰平長任城令（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任城今兗州縣也）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眾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譎亦詐也）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眾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誾誾忠正貌衎衎和樂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眾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

（續漢書曰安奏司隸鄭據河南尹蔡薦）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徽南陽太守滿殷高丹等皆其賓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爲大郡也）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逃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徒冬反）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並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濱邊也）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

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埶言辭驕訐（訐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歆坐非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涉坐殺太倉令下獄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鞬音九言反）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噫音醫又乙戒反嗚音一故反歎傷之貌也）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爲太尉劉方爲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爲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爲

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明行修清絜憂國也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為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謚曰康侯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以砂畫棺音義云以朱砂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貝玉曰含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隗字大陽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宅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己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為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並為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前書曰陳遵憑几口占書吏是也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論死也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音一口反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謂為尚書郎識臣狀貌傷臣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敞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況于反盱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閎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莊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字焉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閎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省瘦為其垂泣閎厚丁寧此閭不知吾慎勿宜露也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

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三郤謂郤錡郤犨郤至皆晉卿也各驕奢為厲公所殺事見左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汝南先賢傳曰閎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褌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墼為藏）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閎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沛王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上虞縣名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一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轂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僮從皆着青縑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埶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於家（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逵為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逵宴會作樂弘伏櫪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衛兄弟亦不與通）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袁祕等七人擢刃突陳與戰並死也）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謝承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為高祖謀臣出六奇數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禍其後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末戾太子巫蠱事起邴吉為廷尉監時宣帝年二歲坐太子事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郡邸獄吉閉門扞拒曰它人無辜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絕○劉敞曰注曾孫賴吉得立案前書立當作全）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乃情猶竭情也）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烈臣業也）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爾雅曰覃延也）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此論並華嶠之詞也）

張酺傳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父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為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為宣平侯）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見明帝紀也）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閒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及肅宗即位擢酺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為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悟曉也）上疏辭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

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即報效豈拘外內也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爲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謝承書曰青字公然東郡聊城人也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反廣蒼曰聲之幽也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夷傷也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爲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也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闇闇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闇闇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衞大夫名鰌字子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並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鮪與酺相難上甚欣悅賞賜殊特莫不沾洽酺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爲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爲所侵冤聞其兒爲吏放縱

狠籍取是曹子一人足以驚百酺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讎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人也爲侍御史轉司隸校尉也頃之徵入爲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愚憃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云憃愚癡也憃音陟降反以爲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平之謂平論其罪也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臨終之命曰顧命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臣賢案鄧夫人即穰侯鄧疊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竇憲女婿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張酺論憲黨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祁太伯母號祁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於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宥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也劉攽曰案今禮記文注多下公又曰宥之五字○今議者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酺爲太僕數月代尹睦爲太尉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

也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敕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絜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斷金解在皇后紀）司徒固疾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公其傴僂勿露所敕（傴僂言恭敬從命也左氏傳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奉酒上壽極歡卒日眾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為釋服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司隸校尉督大姦猾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於是策免酺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為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賵贈恩寵異於它相酺病臨危敕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顯節陵明帝陵也）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酺遵奉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稾蓋廡施祭其下而已（廡屋也）曾孫濟好儒學（華嶠書曰蕃生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揚賜薦濟明習典訓為侍講）卒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韓棱傳

韓棱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穨當之後也（穨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世為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棱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棱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棱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令上章告言之）事下案驗吏以棱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棱楚龍淵（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可淬刀劍特堅利汝南即楚分也）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直追反漢官椎成作鍛成）時論者為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棱上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以切責棱棱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棱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

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下繫之辭也。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棱舉奏龍，論爲城旦。前書音義曰：輕刑之名也。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旦。棱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棱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爲憂國志家，賜布三百疋。遷南陽太守，特聽棱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爲榮。棱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爲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爲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趙王良孫商之相也。棱孫演，順帝時爲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爲司徒。演字伯南。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爲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抵演坐罪也。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傳 孫景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劉攽曰：案文多一及字。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飛禍言倉卒而死也。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郾令擢爲尚書令，出爲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衞州共城縣東，鄭古共國也。歲餘，復以爲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爲郎中。

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主郎，故曰光祿郎。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匵古今，博物多聞，蘊，藏也。匵，匱也。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尚書爲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爲天之喉舌，尚書亦爲陛下之喉舌也。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棲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興爲尚書郎。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爲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答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也。遷太僕、衞尉。六年，代劉寵爲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

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案劉攽曰覽本傳覽防東人封高鄉侯今并載其爵邑云高鄉侯時載其本縣名則非誤也然誤二高鄉字）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年，薨。以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相。（甘陵王理）中子忠，（[illegible]章帝曾孫）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吳書曰忠字嘉謀）忠子暉，（朱儁與敗李傕於曹陽也）前為洛陽令，去官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為太尉，錄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為衛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illegible]）惟德不忘，延世承寵。酺侯經博，侍言帝幄。棱棱榮事，君志同鶻雀。（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後漢書卷七十五

後漢書卷七十五考證

袁安傳後舉孝廉注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孫鑛云安何出在洛陽臥宜云汝陽方是。

袁安玄孫閎一見太守王朗○朗字監本誤作郎今改正。

徒步師門下○監本有從師二字臣會汾按徒步師門即從師也復稱從師不成文從宋本刪。

張酺傳祖父翁○父字監本誤作文臣會汾按下文云翁獨守郡定為單名改之。

韓棱傳濟南椎成注漢官椎成作鍛成○臣宗萬按漢官下脫儀字當增。

周榮孫景去官歸○監本作去官賜歸臣會汾按他處或言予告歸或言賜告歸此處去官下不得更言賜歸從宋本改。

後漢書卷七十五考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郭躬傳（弟子鎮）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爲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爲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

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有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爲斧鉞，於法不合罪。」（有衣之戟曰棨。）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也。如砥，貢賦平；如矢，言罰平。）『君子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

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晊亦明法律，（晊音質。）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爲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劍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爲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僖，（許其反。）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爲廷尉。建寧二年，代劉寵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

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劉攽曰案卜葬何關醫事疑衍）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名爲刑法之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卹憂也）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年老寖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證焉（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言人離散犯法乃自上之所爲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爲喜也見論語也）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秦彭孫章不死爲推己亡得減爲貪情也貪負深同也）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陳寵傳 子忠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洨縣名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洨音戶交反）曾祖父咸成哀閒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怨與帝舅衛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與婦兄呂寬謀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乃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並誅死何武爲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逮爲司隸免徙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鞫并誅不附己者武與宣坐見誅中皆徵誅並見前書）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逝往也）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爲祖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爲祖也臘者歲終大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愼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爲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爲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主訟事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以生輕重也）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三遷肅宗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傳晉大夫聲子辭）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眚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

謨有害鍰赦也書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今以往
惟以正道理衆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
尚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
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
必宜濟之以寬濟益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
弘崇晏晏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燿曰堯聰明文塞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
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
痛篣卽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
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
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
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
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夫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
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
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子又不死臧孫慙而避位
其事不出見新序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優優和也方今聖德
充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格上下天地也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
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
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
慘酷之科蒼頡篇曰鉆持也說文曰鉆鐵鑽也其炎反鉗音陟業反鑽鑽刑謂鑽去其鐵骨也
鑽音作喚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
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
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死刑也是時帝始
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
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
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
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

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射干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射今之
鳥扇也芸香草荔馬薤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
爻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天以爲正周以爲
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爲正而周以爲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
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二陽爻生鴈北鄉陽氣上通諸生
皆動始萌芽地以爲正殷以爲歲首也月令季冬雉雊雞乳也十三月陽氣已至天
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十三
月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爲正夏以爲歲首也月令孟
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三微成著以通三
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
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
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尚白雞鳴爲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
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
微而成著三著而體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
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
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案月
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故明大刑畢在立冬也
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
之所定也○劉攽曰案文幷注意孟當作仲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
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
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
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
之災害自爲它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
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
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
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

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微承天意奉順三微也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器重也皇后弟侍中竇憲臣賢案竇后紀及憲傳並云憲竇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幾微言微細也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為腹心鐔音徒南反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東平相應順東平王蒼孫敞之相也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鉤猶動也前書曰鉤校得其姦贓鉤音工侯反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也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注云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三千也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為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為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代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荊棘生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也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

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掌反）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蠶室宮刑名也或云犗刑也音奇敗反作窨室畜火如蠶室說文曰犗騬牛也騬音繩漢舊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蠶室也）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走出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之主也上笑不之罪也）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文帝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盎為中郎將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坐帝亦起盎前說曰陛下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大悅人豕解見皇后紀也）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為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為太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也）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帝乃從橋）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見新序）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耳而雊懼而修德位以永年）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星太史子韋請移之大臣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三舍也）引咎克躬諮訪群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翊世為尚書郎也）咸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郤穴也）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字君子蘄縣人也少為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為督郵到縣延持箒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餔餞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懣而未敢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搢插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元二解見鄧騭傳）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以為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鍼頭如芒氣出如筐也）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詐委隨之人不可縱宜卻罪之用謹敕不善之人也）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乎）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蔭食音寺）而頃

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淸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躡蹐比伍轉相賦斂說文曰蹐小步也言躡身小步長吏之甚也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迮迫也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劉攽曰案文但言寇攘誅不成文理當有一遺字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寒氣錯時水涌爲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祋文○劉攽曰案祝當作祋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約儉也孝文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爲故事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法所當得也賜告病三月書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此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絰而服以從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蓼長大貌也莪蘿也言孝子憂思中心不精不識莪蘿誤以爲蒿也其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注云瓶小而罍大也罄盡也瓶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者刺幽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也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也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擧孝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也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雍和也解具明紀也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爲僕

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帝乳
母王聖女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
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
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
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
司臣司狃恩莫以爲負狃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狃注云狃習也言屢啟恩貸不
以災變爲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幷屢臻隔幷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
凶一極亡凶幷音必姓反青冀之域淫雨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
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蝝蝗子也荊揚稻收儉薄幷涼二
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
柚將空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也臣聞洪範五事一
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辭春
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
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以不得
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也比遣中使致敬甘
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所乘軿並也然
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
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
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
役無度儲積也跱具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
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
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
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
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
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
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獵上林

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伏謁道傍嫣驅不見王怒爲皇太后泣言
太后銜之後嫣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嫣死也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
乾剛之位天元謂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
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
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爲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
右閒己乃取一言爲驗上嘗使至諸官徵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
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
害者唯明主能知之上以爲然而憐之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昌佞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
中也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哀帝時博爲丞相承傅大后指奏免
大司馬傅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也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
舅王鳳爲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爲丞相論議不能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免王
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非成帝舅成都侯也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
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
霽止霽亦止也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
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忠
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
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立
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入則參對而議政
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董督也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
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
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
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
穴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
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褒字伯仁廬江人也今者災

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熒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方進曰唯君侯盡節轉凶方進憂不知所出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賁音肥徒乖宋景之誠解見前文言眾公有災身自引咎成帝不然故曰徒也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也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於鄧氏及騭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為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為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劉攽曰案文不當作下韻正下之僭事也然陳寵無正僭寵之事陳忠乃有言伯榮疏論說似誤也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胔躬斷以情忠用詳密損益有程程品式也謂彊盜發賊贓令長各有科條故曰程也施于孫子且公且卿施延也音羊豉反

後漢書卷七十六

後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郭躬傳及典理官○舊本無典字.

陳寵傳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注今言孟冬未詳其故○何焯校本云下文云畢在立冬則孟冬者當作季秋.

先是洛縣城南○縣字.監本誤作陽.從宋本改.

陳寵子忠延後位至太尉注貸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父字一本作卒.臣會汾按前書音義云.亭有兩卒.其一亭父.掌開閉掃除.其一求盜.掌逐捕盜賊.此下文云.持幕往.則知為亭父無疑.

後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後漢書卷七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班超傳 子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
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
口辯而涉獵書傳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
春秋多所窺覽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校書郎解見班固傳超
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
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
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傅介子北地人
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
乎華嶠書作久事筆耕乎研音硯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
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
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
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
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
除超為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工文書後坐
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
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
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固以為能遣
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
年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
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
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
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
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
曹輩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
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
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
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
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
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
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
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
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
縱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
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東觀記曰斬得匈奴
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
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
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
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
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
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
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
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
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婼羌西與姑墨接
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
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彼而匈奴

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嶠書騧字竝作䯄，說文：䯄，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龜茲國居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閒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焉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

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巨平諸國，（巨猶遂也。）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幷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爲衞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張騫，武帝時爲郎，使月氏，爲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大宛，窮急射禽獸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亦和也。）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賈誼曰：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楚詞曰：捐棄大阿，寶鉛刀兮。）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前書曰：漢遣公主爲烏孫夫人，結爲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爲右也。）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領山，其上多葱，因以爲名。）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

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閒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晁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也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音潘下同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以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爲右夫人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遺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十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爲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衞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前書曰烏孫國王先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死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三至解見寇榮傳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疚病也卹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啗以重利啗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啗音徒濫反前書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啖與啗同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楨未知孰是也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

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

明年，超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窴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大人謂其酋長。〕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鞬音九言反。〕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由帶以上爲厲，由膝以下爲揭，見爾雅也。〕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劉攽曰：案文，正當作止。〕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十七字本或爲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

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萌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取車師城郭，諸

國震慴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
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幷及吏士先帝重元
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窴以
西超遂踰蔥領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縣縋而過也其處在
皮山國以西罽賓國之東也)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
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
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致至也蠲除也)司
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
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
西鄉縣南)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
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
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
玄注曰正丘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夫周齊同在
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
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也)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
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
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
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
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
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
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
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
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
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
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

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
譬諸國因其兵眾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夷傷
也)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
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眾皆
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
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
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
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
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
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
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
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踰遙也高祖謂黥布曰何苦而反)妾
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
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則
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則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則是野又
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則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爲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爲說也○
劉攽曰注則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案文一字當作二十又下文禮國中當云周禮國中)
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
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
死爲超求哀匄超餘年(匄乞也)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
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
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
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詩云民亦勞止汔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也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
中國然後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
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

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
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儻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
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衛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也妾愚戇不知
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
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
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
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賵甚厚
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為都護○劉攽曰案是
時但有戊校尉多己字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
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
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
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
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
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
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
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
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
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
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
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
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為軍
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
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
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

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
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
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
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
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
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
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
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
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
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乃命
虎臣出征西域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故匈奴遠遁邊境得
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
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
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
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
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
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
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
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
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
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
彊鄯善于窴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
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
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
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
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

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
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
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
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
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
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以勇爲軍司馬故以將言將音子亮反
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
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
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虜埶必弱則爲患
微矣○劉攽曰案文此句多一必字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
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
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
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
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
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
使求索無猒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
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
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
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
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埶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
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
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
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埶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
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
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
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

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
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今西州縣明年正月勇至樓蘭
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
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
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
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
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
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軍就
名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
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
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
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且音子余反於是
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
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
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
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
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
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
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
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河西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泉因發
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
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
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
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
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
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慬傳

梁慬字伯威，慬音勤。北地弋居人也。弋居，縣名，屬北地郡。續漢志曰，有鐵官。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爲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爲憲所誣，徵慬除爲郎中。慬有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爲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慬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慬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慬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慬、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慬留爲諸軍援。慬至張掖日勒。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慬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也，其所置關。慬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慬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奧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慬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慬。慬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曼柏，縣名，屬五原郡。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慬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鞬日逐王詣慬乞降，慬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於師，即拜慬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慬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慬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慬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慬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

輔關中盜賊起拜慬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瓘阜臨瓘並有政能阜俊才早歿臨子衡爲尚書以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慬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葱領雪山白龍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爲艱咫尺言不以爲遠也慬亦抗憤勇乃負荷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後漢書卷七十七

後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班超傳祭酒布衣諸生耳注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顧起元曰相稱得爲祭酒猶唐人之稱先輩耳

梁慬傳河西四郡復安○宋本無四字臣會汾按武帝取匈奴昆邪休屠地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是爲河西四郡今從監本

後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楊終傳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為斷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秦政酷烈違啎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收孥相坐之律也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災字或作牛疫病也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眾庶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盤庚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救人飢饉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鄯善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鱉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而己毀之勿居而已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言舍之與留量時制宜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事見陸賈新語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

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逸詩曰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曷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劉攽曰注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案今文書云曷為直稱晉侯以殺其太子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又曰為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禮記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也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誓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廖子防及光俱為黃門郎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也既無長君退讓之風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馬防傳曰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為食客也鑒念前世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縣音懸廖以就國終兄鳳為郡吏太守廉范為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為苑游說坐徙北地益部耆舊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帝東巡狩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貰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也

李法傳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為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無所不至謂諂佞邪媚無所不為也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諸身而已矣孟子公孫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言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於家

翟酺傳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雒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出南入湔故城在今雒縣南湔音子田反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以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杜口也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移病謂作文移而稱病也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疏其君時不可也臣

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
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毋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也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
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
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
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圖爲殺害帝
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爲庶人也豈
不以埶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
爲孤豚豈可得哉莊子曰或聘於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
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欲爲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夫致貴無漸失必暴
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
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
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賈誼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誡也而朝
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訿訿更相佐附詩小雅曰翕翕訿訿亦孔
之哀毛傳曰翕翕然患其上訿訿然不思稱職爾雅曰翕翕訿訿莫供職也訿音紫徙反訾與訿古字通
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韓詩外傳
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爲虎傅翼也故孔子曰吐珠
於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己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
論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爲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爲己寶也吐猶出也老子
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道經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河上公注曰利器謂權道也理國權道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此最安危之極戒社
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儉德之
恭侈惡之大也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皁囊文帝常欲
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遂止不作又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爲殿帷
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
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

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
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
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
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
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
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
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
高岸爲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
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
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
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
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
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
之延光三年出爲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
鈔郡界○劉攽曰案文徙當作從酺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
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
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經常也屢因災異多所
匡正益部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其設銷復興濟之本酺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
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升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時禁抑損奢侈
宣明寶模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
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
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
釋卒於家益部耆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
郡翟酺酺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酺繫獄笞大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著援神鉤命
解詁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孝經緯篇名也詁音古初酺之爲大匠上
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

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舉遺謂搜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此言六經也石渠閣名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傳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為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己明達政事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縣為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眾以為孝感之應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為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食飲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為華仲妻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為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邪因此遂絕也生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敖名祿以飲漿來何奉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〇劉攽曰注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案吏當為史總而言掾史皆吏別而言之不同上計有史有掾也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袁山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四府解見皇后紀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荊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燋爛以剿圖形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駁犀方具劍金錯把刀劍革帶各一奉其勉之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臣諫曰不可狄固貪惏王又啓之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〇劉攽曰注富臣案臣當作辰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安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公多薦舉會病卒子劭

劭字仲遠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

○劉攽曰生謂承書曰應氏譜並云案文多一曰字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
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
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
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
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
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
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
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
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駮之曰鮮卑
隔在漠北犬羊為群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
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
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
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
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
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鮮
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
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
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
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
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
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
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牢稟食也或作勞勞
功也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
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
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
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眾入郡界劭糾

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
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卻郡內以安興平元年前
大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
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
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
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
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駮之據正典
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
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
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
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
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
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
犯亂之罪為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
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阻恃也左傳曰衛州吁阻兵而
安忍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
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召忽
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被殺召忽其傅也遂死之論語孔子論召忽曰豈
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
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前書鼂錯
為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讙譁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
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為將母謂趙王曰王以為括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班固
引之以為鼂錯贊詞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

慮耳。言婢妾之致死者無由計慮耳語見史記欒布傳贊也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左傳鄭大夫游吉之語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王，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王次當罪之科哉？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勳也貴謂若今墨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憔悴國事賓謂二王後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心定罪見霍諝傳也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劉攽曰案文多一也字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事見前書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或有也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復音複重音直容反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觀記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繄自謂必合道衷？繄音烏兮反繄猶是也心焉憤邑，聊以藉手。藉音自夜反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緼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過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為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乾鼠彼云未腊事又差舛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寶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堅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旃之也緹音體緹赤色繒也楚詞曰襲英衣兮緹綃謂鮮明之衣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預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憔悴古字通是用敢露頑才，厠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于鄴。弟子瑒、璩，並以文才稱。華嶠書曰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珣生瑒魏志曰瑒字德璉瑒弟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從事中郎奉生劭車騎將軍掾劭弟珣司空掾珣子瑒曹操辟為丞相掾

霍諝傳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温教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慶幸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弒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殺是以君子加弒焉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赦止者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弒其君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太史曰爾爲仁爲義人殺爾君而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此赦事誅意也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脩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斯蓋謂大小窾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閒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諝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謂遵依常軌無所規求也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釁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爲哉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充腹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喙根同而狀異也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其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熟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爲之兩觀謂闕也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于公東海人爲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諝才志卽爲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爲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爲尙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牾諝與尙書令尹勳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爲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儁安定太守

爰延傳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爲廷掾范丹爲功曹濮陽潛爲主簿濮陽姓也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以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三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爲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前書曰齊桓公

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脩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劉攽曰昔朱雲廷折闕檻案文廷下少爭字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其朋慎其往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公羊經書宋萬弒其君捷傳曰萬嘗與莊公戰獲于莊公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猒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臥起出入驕恣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嫣韓王孫也武帝爲王時與嫣相愛後位爲上大夫貴寵與上臥起出入永巷以姦聞誅殺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甄明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玩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事見逸人傳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寵宦官之微使積善日熙熙廣也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書曰驥字與

徐璆傳

徐璆字孟本璆音仇字孟玉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寬裕博學習孟氏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袁山松書曰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惡不及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爲南陽太守因埶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爲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爲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儁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宦構造無端璆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還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還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爲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爲光祿大夫乞骸骨王莽即位遣使以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

字子都勃海人也哀帝時爲司隸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璽紱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爲丞相操以相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酺資譎數取通而終之以謇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采章爲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左氏傳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注曰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璩敘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二應克聰亦表汝墳鄭玄注周禮曰水涯曰墳翟酺詐懿霍諝請舅延能訐帝璆亦牾后

後漢書卷七十八

後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楊終傳㝉㝉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注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鄭字舊本誤鄭從春秋原文改

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注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臣會汾按原文譏字下脫何譏二字

又先祖爲之而己毀之勿居而已○臣會汾按原文勿居上脫不如二字

詩曰皎皎素絲在所染之注逸詩曰皎皎白貌也○注曰字誤當改也字

既無長君退讓之風注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臣會汾按史記外戚傳云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此注脫一士字衍一字當改正

翟酺傳事得明釋卒於家注直上徼章救酺○臣會汾按自上移下曰徼此止可言上章耳不應有徼字明衍

應奉傳時人奇之注書諸彭城相袁賀○城字監本誤丞臣會汾按袁閎傳父賀爲彭城相今改正

史臣論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可字衍

後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七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朗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謝承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於家

王符傳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讁物情(訐攻也讁責也)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尚書咎繇謨曰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五代謂唐虞夏商周也○劉攽曰五世之臣案此世字當是代字後人誤改)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詩大雅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史記曰白起為秦將與趙戰于長平阬趙卒四十五萬人蒙恬為秦將北逐戎翟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此為虐於人也)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為賢起大第于北闕下封為高安侯)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易繫辭之言)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劉攽曰案文少兩字蓋本云德不稱其位能不稱其祿)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論語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左傳晉卜偃曰虢必亡矣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杜預注云鑒所以自照也)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疏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

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癎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趙將李牧爲韓倉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于柱以自殺見戰國策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曾子之文也亦見大戴禮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其與幾何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游手爲巧謂雕鏤之屬也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彊而驕人則窶居理而不脩德則亂恃安而不慎微則危矣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度以下並節卦彖辭也鄭玄注云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七月詩豳風也大謂耕桑之法小謂索綯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合任爲相合爲任俠也或以游博持掩爲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曰又況掘冢博掩犯姦成富也丁夫不扶犂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詩陳風也婆娑舞貌謂婦人于市中歌舞以事神也又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蠶織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損或作捐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前書音義曰弋厚也綈繒也革舄韋

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疊布也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繒也前書曰齊俗作冰紈子細稱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雖精麤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揚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筩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之荊州記曰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為女子布也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為枕出罽賓及大秦國吳錄曰瑇瑁似龜而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為山石之文也窮極麗美轉相誇咤郭景純注子虛賦曰詫誇也咤與詫通也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蒼頡篇曰軿衣車軿音薄丁反又步田反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于其君得乘飾車軿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易繫辭之言也桐木為棺葛采為緘尸子曰禹之喪法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澤者葬于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中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采猶藟也緘束也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檽音乃巨反見埤蒼爾雅曰栭檽音孫注云檽似欄而庳小恐非棺椁之用豫章即樟木也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

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脩之夫子泣曰古不脩墓孔子合葬母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見禮記也及鯉也死有棺無椁文帝葬芷陽縣名屬京兆文帝後改曰霸陵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畢周文王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鄗東南杜中無壇壟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安西北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也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不君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杜預注云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是棄君於惡也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前書貢禹曰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亂殷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比干也左傳吳季札適衛悅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臧宣叔曰衛之于晉不得為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以彊弱為大小衛雖侯爵猶為小國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

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謂回也為疏附賜也為奔走師也為先後由也為禦侮言能各不同也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詩小雅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以鹽色者皆淬之于礬水醋漿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衣飾謂裝飾以設其實也[illegible]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羲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洛書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乃上閤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冤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難見如神也○劉攽曰令寃民仰希申訴案文令當作令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說文曰餔謂日加申時也今為晡字也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橈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橈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曰伸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

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詩小雅也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爾雅曰稂童粱郭璞注云莠類也詩曰不稂不莠稂音郎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康誥之言也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大雅也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毛萇注云脫赦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誕猶虛也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謂第五倫也爲司空性廉直也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襌衣也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傳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幷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幷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幷州叛卒至於敗魏志曰高幹叛欲奔南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也幷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異其有知人之鑒也統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

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
妻孥無苦身之勞孥讀曰奴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
嘉時吉日則亨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躕躇猶
踟蹰也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
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也爲壇而禱其上以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
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生也莊
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己也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
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曰舜
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禮圖
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商最清也消搖一世之上睥睨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
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
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
棄鱗神龍喪角王充論衡曰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爲蟬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
皮可謂尸解矣蛻音式銳反爾雅曰騰蛇有鱗廣雅曰有角曰龍喪角解角也至人能變達
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
瀣當餐九陽代燭霄摩天赤氣也在旁曰帷在上曰幄陵陽子明經曰沆瀣者北方夜
半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恆星豔珠朝
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大
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
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
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
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柂船尾也音徒可反敖翔太清縱
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
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

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昌當也尚書曰汝亦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
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
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董仲舒賈誼劉向揚雄也襲字
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
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
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
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
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
就我之銜紲耳銜勒也紲韁也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
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因我矣彼之
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蔚與鬱古字通而以奮其前
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
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
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
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
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
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
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
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
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左傳泄冶
諫陳靈公曰公卿宣淫人無效焉杜預注云宣示也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
之聲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名角觝蓋雜技樂以巴俞戲
魚龍曼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觀禮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宴安溺志也入則耽於婦
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
所底極澶漫猶縱逸也澶音徒旦反莊子外篇曰澶漫爲樂也信任親愛者盡

佞諂容悅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狠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左傳曰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閒，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徒衆也附親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史記曰轉轂百數廢居蓄邑注云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奚必俟盈尺也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舍音式者反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束縛謂自潔清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毛萇注云跼曲也蹐累足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絜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埶，放虎狼之心，政始皇名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四年云二百者舉全數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孝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百六十八里人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篡亂暨光武中興海內人戶準之於前十裁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孑遺孝靈遭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棊峙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十餘年三方既寧萬不存一也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中間之亂，尚不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下猶後也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

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埶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也。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埶，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祛莒反。故下士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為伍。前書曰：五家為伍，伍有長。論語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言豪強之家，身無品秩，而富強比於公侯也。榮樂過於封君，埶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下猶減也。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冒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於死也。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假增臧貨以益其罪，託稱疾病令死於獄也。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是為忍於殺人也，○劉攽曰：案文多一也字。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鳥獸之行，謂蒸報也。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周禮大司寇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祥，善也。尚書曰：教爾祥刑。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繫辭之文也。陽卦一陽而二陰，陰卦一陰而二陽。陽為君，陰為臣。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眾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周禮曰：凡在版者。注云：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也。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司馬法曰：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并兼，謂豪富之家以財勢并取貧人之田而兼有之。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周禮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注云：示犯誓必殺也。修武器以存守戰嚴

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絶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墯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絶（屬猶續也）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拱執也押檻也押音下甲反）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老子云爲無爲事無事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摹法也三代皆由肉刑及井田之法今不用是不摹之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閒哉（惡音烏）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絶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拘絜謂自拘束而絜其身者即闒遢之人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去音丘呂反）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穽穿地陷獸也機弩牙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猥猶多也）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閒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孟子曰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趙岐注云餓死者曰莩莩與殍通音皮表反）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孟子載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也趙岐注云貊夷貊之人在荒者也貊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禮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輕稅也）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稟給也）祿班未定（○劉攽曰案文當作班祿）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更賦已見光武紀也）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上田已耕唯中地已下未也）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法誡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爾雅曰冢大也貳謂副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擾萬姓三曰禮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慍猶恨也數代謂元成哀平彊臣謂王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尚書也)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撓音火高反)招致乖叛亂離斯瘼(瘼病也)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檢柙猶規矩也)埶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續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展猶申也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人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臣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大臣有罪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卒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也)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言光武奪三公重任今更甚光武不假后黨戚權數代遂不行此爲三公疏后族親故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弊也)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此謂后黨彼謂三公也詭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尚猶遠也)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謙不敢正言也)以爲世非胥庭人乖鷇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赫胥氏大庭氏並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飲言鶉鳥無常居鷇飲不假物並淳朴時也肇始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

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推遷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也）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用得其人審其道也謂非其才爽其分也易繫辭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易緯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莊子曰玄聖素王之道也極猶致也言法天之道同其致也施舍猶興廢也）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朴質也禮記曰文質再而復也）用明居晦回沈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回沈猶攝互不齊一也沈音穴）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前書音義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裹故曰黃屋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絺葛也）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慄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讞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史記曰秦孝公太子犯法衛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孟子曰矯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于直以喻為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能以折衷也）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詩魏風序曰葛屨刺褊也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詩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鄭玄注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葛屨可用履霜利其賤也）楚楚衣服戒在窮奢（詩曹風序曰蜉蝣刺奢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萇注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飾楚楚鮮貌也喻曹朝羣臣皆小人也徒飾其衣裳不知其死亡之無日驕奢同）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疏禁謂防制太寬厚下謂封建太廣言周室微弱而諸侯強盛如尾大然左傳楚申無宇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也）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斂聚也言秦酷法以至分崩也）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杜預注云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也高祖初入關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言其詳約也）太叔致猛政之襃國子流遺愛之涕（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國子即子產也鄭穆公子國之子因以為姓也）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賈季對鄭舒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前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一）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一隅謂一方偏見也）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清靜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祖折隨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實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不同也）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古法不施于今猶舟不可行之于陸也今法有合于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莊子曰是推舟于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音余）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而不與俗推移也）

後漢書卷七十九

後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仲長統傳抗志山西游心海左○西字監本作栖臣會汾按山西與海左對今從宋本

甚於戰國之時也○之時也三字監本誤作則又甚從宋本改

後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本書闕，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傳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傳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縣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北。乃徙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崩，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南郡。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天子將祭，擇士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猛也。皆以其皮方飾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熊，八舞六佾，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於是諫爭不合，為王所非，坐司寇罪也。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久，或作文。殺儀家屬。吏捕得久，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項水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今在豫州真陽縣西南也。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伏侯古今注曰：番為陽都鄉侯，千秋為新平侯，參為周亭侯，壽為業陽亭侯，寶為博平侯，旦為高亭侯也。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嬈音寧了反。復坐削圉、宜祿、扶溝三縣。圉、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為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王，是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熹平元年，悝被誣謀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酺，未詳孰是也。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劉攽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眾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眾屯陽夏，陽夏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饑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為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眾，夫人姬妾多為丹

陵兵爲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傳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東觀記曰：賜號未有國邑也。十五年，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爲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爲六安王，以廬江郡爲國。肅宗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竹邑，縣，屬沛郡，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爲邕字，傳寫誤也。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殺。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倉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事樂恢。恢以直諫死，牧爲陳寵得申。高第爲侍御史、會稽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恭，安帝疑其僞，乃遣御史母丘歆覆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歸家。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爲鄉侯。東觀記曰：丙爲都鄉侯，國爲安鄉侯，丁爲魯陽鄉侯。恭孫順爲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爲亭侯。東觀記曰：定兄據，卞亭侯，弟光，昭陽亭侯，國，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胔過禮，傅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爲賊昌務所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傳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黨聰惠，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在今德州蓚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深澤縣東也。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爲男子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男子者，無官爵也。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爲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鄡二縣。鄡縣屬鉅鹿郡。鄡音苦堯反。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脩侯巡爲樂成王，是爲釐王。脩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脩。立八年薨，無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爲樂成王。萇到國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靦，姡也，言面姡然無媿。姡音胡八反。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大姬萇實所繼之母。震，懼也。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取人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周禮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其貶萇爵爲臨湖侯。臨湖，縣，屬廬江郡。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罔以尉承大姬，增懷永歎。」袁宏紀曰：尚書侍郎冷宏議以

爲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太子生爲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致萇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蠢愚見赦萇不殺無辜以讒阿爲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案黃香集香寔宏共奏此香之辭也延光元年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平是爲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爲所劫質囚于廣宗今貝州宗城縣也隋室諱改焉賊平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傳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濠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全椒今滁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卬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爲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爲太子東觀記載賜恭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卬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適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爲太子者上名辦及景風拜授印綬焉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爲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爲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傳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爲西陵侯西陵縣屬江夏郡四年徙爲梁王以陳留之鄢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己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鄢今許州鄢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己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惠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爲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爲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暢數使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與相應荅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曲平曲法申恩平處其罪不聽有司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汙天下汙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爲惡故言收惡天下也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

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勑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還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謂由卞忌及王禮等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爲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十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元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爲鄉亭侯堅立二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爲鄉亭侯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爲梁王是爲夷王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傳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昞後是爲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爲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亭侯豹立八年薨子暠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傳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孤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左傳云齊景公與晏子邶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遷也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爲言而不得也東觀明紀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書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猒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痾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濟陰並早殞黨惟荒忒

後漢書卷八十考證

陳敬王羨傳徙封爲陳王食淮南郡○臣會汾按諸本或作淮南或作淮陽皆非也前後書志兩漢並無淮南淮陽郡名前漢之淮陽國即後漢之陳國也陳與淮陽既爲一所則徙封陳王之下不須更言食淮陽郡以上下文義參之明是汝南郡無疑也前云徙爲西平王分汝南八縣爲國至此雖徙封陳王而所食租稅仍兼汝南正所以優異之陳與汝南並隸豫州刺史部也下云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又坐削圉宜祿扶溝三縣據郡國志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則監本僅誤一淮字別本作淮陽尤爲謬矣

惜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注劉攽曰按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刊誤補遺曰真誥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真人之經昔中央黃老君祕此經世不知也則道家又自有黃老君

多爲丹陵兵鳥桓所略云○陵監本誤作陽今改正

樂成靖王黨傳子續立○續字一本作績

後漢書卷八十考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李恂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韓嬰所傳詩也）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督使主番國之使也賈胡胡之商賈也）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袁山松書曰西域出諸香石蜜罽織毛為布者）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前書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為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橡櫟實也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也）年九十六卒

陳禪傳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續漢志曰每州有治中從事也）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傳謂逮捕而考之也）無它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為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撣音徒丹反○劉攽曰案和紀皆作擅音撣字亦無作平聲者而此音徒丹當由注者見前音擅誤以為擅而音之也又檢說文撣音徒旱反如此則與徒丹平側之間耳語音或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音二三也）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宮中之樂倡優戲於前孔子趨曰匹夫而熒侮諸侯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劉攽曰案文當作首足）又曰放鄭聲遠佞人（論語孔子之言）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薛君韓詩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韎音昧禮記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訕謗也）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為玄菟候城障尉（候城縣在遼東）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

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為車騎將軍閻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于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有禪風為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傳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奮見而奇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若盧獄名）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不復於舊）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紝音如深反杜預注左傳云紝繒布也）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前書鄒陽諫吳王之辭也鶚大鵰也）昔孝文皇帝悟馮唐（前書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也）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為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側懈反）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為羌寇所傷也）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憂也不使之人謂戎虜凶獷不堪為用）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言勞師救遠以為親戚之憂慮）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丘空也）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騭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眾多不同乃止拜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

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湟，水名，今在鄯州。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為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玁狁侵鎬及方，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鄭玄注云：「鎬、方皆北方地名。」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闞如虓虎。」干，扞也。虓，虎怒貌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周亞夫為漢將。赳赳，武貌。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效克立，閒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左傳曰：晉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後赦而歸之。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又曰：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宜遠覽二君，使參慬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為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為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為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閒，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劉攽曰：注言其來歸，案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之。類此書中多有誤倒兩字者。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稱也。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為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傳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泫音公玄反。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

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强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〇劉攽曰案文至臣無義當作臣至）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上慚聖明下懼素餐（素空也無功受祿爲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堉埆（埆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營謂郡有屯兵者卽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屯上谷之類）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更錢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昃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〇劉攽曰注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案史記本文更有授舜兩字）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甫是爲大王以爲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豳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文王西伯天下歸之（帝王世記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豈復輿金輦寶以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卽太倉令淳于公之女緹縈也事見前書）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經常也）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挑取猶獨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墓

橋玄傳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

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部猶領也）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左部尉也）時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為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坐事為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冀縣名屬漢陽郡）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為吏，稱疾不就。玄怒，勑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為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為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為寇鈔，四府舉玄為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為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為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眾災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為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哀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如也）李生厚歎賈復，（復少好學，師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曰：賈君國器也）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惟思也）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渡也）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結猶構也。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樞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辟也）殆漢陽之幽人乎！（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

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橋玄舍姜岐，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如令其道可忘，則彊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鄭玄注論語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泄柳，魯人，賢人也。魯穆公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見孟子。）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贊曰：李、安勤身，甘飢辭饋。禪爲君隱，之死靡貳。龜習邊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後漢書卷八十一

後漢書卷八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崔駰傳 子瑗 孫寔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御史燕剌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剌力割反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前書董仲舒曰昔在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戰陳不訪儒士論語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投劾自劾有過不合應舉歸莽嫌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浞因羿室生澆及殪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人澆音五弔反殪音許既反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至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班布春令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犴音岸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劉攽曰案史書作史敍言之據史皆吏也獨言之嘗云史耳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初政謂莽即位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人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也人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其辭曰

嘉昔人之遘辰兮遘遇也辰時也美伊傳之遌時伊尹於湯傳說遇高宗爾雅曰遌遇也音五故反應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倕而裁之公輸班魯人也倕舜時為共工之言皆巧人也以喻湯及高宗也協準矱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準彌也矱尺也貞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玄策猶妙策也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上九曰何天之衢亨鄭玄云艮為手手上肩也乾為首首肩之閒荷物處乾為天艮為徑路天衢象也豈脩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造成也丁漢氏之中微丁當也氛霓鬱以橫厲兮羲和忽以潛暉氛祲也霓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天也羲和日也氣盛而日光微喻王莽篡漢六柄制於家門兮王綱漼以陵遲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慎用其六柄焉韋昭注云六柄生殺貧賤富貴也漼猶摧落也音千隗反黎共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國語曰昔少皞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跋扈強梁也恣睢自用之貌也恣音資睢音許維反羿浞已見上睹嫚藏而乘釁兮竊神器之萬機易曰嫚藏誨盜釁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書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思輔弼以媮存兮亦號咷以詶咨輔弼謂王莽攝政也媮苟且也號咷哀呼也前書王莽策羅子嬰為定安公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也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以天威三事

謂三公也負鼎太保甄豐舉也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殲夷
左傳曰楚白公勝為亂石乞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
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生謂毋也殲
滅也夷傷也言其毋老恐彌及也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
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維艮東
北之位謂篆為千乘太守也恨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蹤易曰
天地閉而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揚
蛾眉於復關兮犯孔戒之冶容楚詞曰眾女皆妬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
氓刺時也淫風大行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詩曰乘彼垝垣以望復關毛萇注云垝毀也復關君
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冶容誨淫鄭玄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懿氓蚩之悟悔
兮慕白駒之所從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注云氓人也蚩蚩敦
厚之貌布幣也即就也言此之人非買絲來就我為室家也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注云我欲與汝俱
至老汝反薄我使怨也又曰皎皎白駒喻賢人也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
而見許復猶白也悠輕舉以遠遁兮託峻峗以幽處峻峗謂山
也峗音魚委反婞潛思於至賾兮騁六經之奧府賾深也皇再
命而紹鄗兮乃云眷乎建武皇天也紹繼也鄗縣也言天憂鄉眷顧漢家所
以再命光武也運攙搶以電埽兮清六合之土宇攙搶彗也聖德
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闢四門以博延兮彼幽
牧之我舉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牧謂為幽州刺史所舉也幽分畫定而計
決兮豈云賁乎鄙耇賁飾也易曰束帛戔戔賁於丘園也遂懸車以縶
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暮春之成服兮闔衡門以埽
軌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衡橫也謂橫木為門軌跡也聊優游以永日兮
守性命以盡齒齒年也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
子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注云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辱也先子謂先人也
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年十
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

之言著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
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
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華嶠書曰劉譏揚雄
以為范蔡鄒衍之徒乘釁相傾詭譬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貲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
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為失類而改之也其辭曰
或說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
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
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太乙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
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也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
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韞匱也櫝匱也論語曰有美玉韞櫝而藏
諸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
乾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騷天問曰圜則九重孰營度之窮至賾
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
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退不黷於庸人讚猶稱也獨師
友道德合符褱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
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之義大矣
歛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故言道貴從凡於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
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立德天德含弘光大也易曰乃位乎天德尚書曰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也臨雍泮以恢儒
疏軒冕以崇賢天子辟雍諸侯頖宮壁雍者環之以水圓而如壁也頖半也諸侯半天子
之宮皆所以立學垂教也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砥礪
也選利器於良材求鏌鋣於明智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造二劍一
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劍說苑
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所以尚騏驥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日曠久絲釐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
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三台謂之三階三公
之象也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八寸曰咫蒙

竊感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猶逸禽之赴深林蝱蚋之趣大沛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孟子曰汙池沛澤劉熙曰沛水草相半胡爲嘿嘿而久沈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之設反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並古帝王號也尚遠也罔無也識記也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高辛氏帝嚳也道無常稽與時張弛隨時弛張不考之於常道也失仁爲非得義爲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北人無擇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擇乃自投清泠之淵終身不反也或盥耳而山棲盥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爲汙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出爲堯所讓曰何以汙吾犢口牽於上流而飲之見莊子及高士傳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或木茹而長飢說苑曰鮑焦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傳曰焦弃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濱也或重聘而不來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溢車二駟聘之曰願煩先生理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也或冒詬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詬辱也音火豆反新序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舉協韻音據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事見尚書王公總而言也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曰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若夫紛繷塞路凶虐播流方言云繷盛多也音奴董反人有昏墊之戹主有疇咨之憂尚書曰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瞀墊溺皆困水災也又曰帝曰咨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有能俾乂

條垂藟蔓上下相求藟藤也音壘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跋涉赴俗急斯時也草行爲跋昔堯含戚而皐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人有能理者皐陶大禹陳其謀見尚書及史記高祖爲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卽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之○劉攽曰注末之字案文當作也禍不散而曹絳奮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高祖征伐以定天下也結不解而陳平權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珪玉也詩含神霧曰刻之玉版藏之金匱銘昆吾之冶墨子曰昔夏后開使飛廉析金於山以冶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也勒景襄之鍾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於輔氏其勳銘於景鐘此兼言襄也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褰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爲濡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劉攽曰與其有事案文與合作當上又合有故字揚雄蔡邕同用此律也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躡音呂涉反躡踐也此字宜從手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嶠書躡作攝也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坏土器之未燒者郭璞注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凝成也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械謂器械甲兵之屬厝謂置之不用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預注云周之衰爲刑書謂之九刑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尚父呂望相武王以伐紂厲謂威容嚴屬伊皐不論奚事范蔡伊尹皐繇范雎蔡澤夫廣廈成而茂木

暢遠求存而戾馬縶 廣廈既成不求材故林木儲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存 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實戾馬之力也 陰事終而水宿藏 立冬之後盛德在水 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季 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 場功畢而大火入 爾雅曰心為大火詩 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也 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 山南曰陽山北曰 陰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 伐尋抱不為之稀蓺拱把不為之數 八尺曰尋蓺植也兩手曰拱數猶稀也數音疏角反 悠悠罔極亦各有得 悠悠衆多 也罔極猶無窮也亦各有得言皆自以為得也 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己所學也 彼謂衆人也論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 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執珪前書音義曰古爵名也又曰柱國楚 官猶秦之相國也 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 夸毗謂佞人足恭謟為進退 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 孟子曰踰東家牆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將摟之乎趙岐注 云摟牽也其字從手處子處女也 叫呼衒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華嶠書曰因字作回回邪 也 游不倫黨苟以徇己 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也言交非其類苟以營己而已 汙血競時利合而友 汙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利合而友不以道義 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 屑屑猶區區也 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 枉曲也徑道也 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 尚書曰穢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古者 夫田百畝耘除草也 縶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 安行不奔馳也天命 之謂性言隱居以體命 昔孔子起威於夾谷 解見陳禪傳 晏嬰發勇於崔杼 解見馮衍傳 曹劌舉節於柯盟 曹劌曹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魯

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為將齊桓公與莊公會於柯盟桓公與莊公既 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 卞嚴克捷於彊禦 新序 曰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鬬三獲甲首 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已 塞滅世斷宗於孝未終也 范蠡錯埶於會稽 錯置也音七故反埶謂謀略也史記曰吳 王敗越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厚 禮以遺之勾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拊循 其士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越復棲吳王姑蘇之山也 伍員樹功於柏舉 伍子 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王闔閭闔閭甚勇之為興師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 績事見穀梁傳 魯連辯言以退燕 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齊聊城固保守之 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乃為書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遂平聊城 包胥單辭而存楚 左傳曰楚昭王為吳所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寡君越在草 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單敗吳而復楚國 唐且華顛以悟秦 唐且即唐睢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請救於秦秦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 九十餘矣西見秦王秦王曰丈人忙然乃遠至魏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夫魏萬乘之國也 稱東藩者以秦之彊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而約從是王亡一萬乘之 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遽發兵救魏爾雅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 甘羅童牙而報趙 甘羅下蔡人甘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 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見史記童牙謂幼小也 原衰見廉於壺飧 昔趙衰為原大夫故曰原衰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 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故殿反 宣孟收德於束脯 呂覽曰昔趙宣孟將之絳見桑 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餔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 其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朐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 乃復與脯二束 吳札結信於丘木 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 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展季效貞於門女 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嫠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

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顏回明仁於度。數程嬰顯義於趙武。程嬰解見馮衍傳度數未詳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案駰集有東西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屣履謂納履曳之而行言忽遽也屣音山爾反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邵公周公皆輔佐周室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也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前書曰馮野王字君卿妹爲元帝昭儀野王爲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近陰衞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陰衞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興也以謙勤親幸爲鄭氏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鄭故云鄭氏前書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衞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丹爲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爲武陽侯封東海鄭之武彊聚以舊恩見褒賞賜累千金陽侯之族，非不盛也。○劉攽曰案文侯當作平王鳳封陽平侯前書亦謂爲陽平之王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王氏九侯五大司馬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杓卽柄前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外家當爲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孝文帝竇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武帝陳皇后並廢衞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爲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衞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竇融封爲安豐侯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盂杅亦盂也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

其閒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於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解見郎顗傳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爲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爲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發干縣之獄也獄掾善爲禮瑗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爲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以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爲少帝周勃廢之也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弟但也司馬相如曰弟如臨邛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爲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汲縣名屬河內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爲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八使見周舉傳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實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實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瑗集載其文即枚乘七發之流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埶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華嶠書曰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爲諸子所蚩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實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

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确堅正也音口角反）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怢音他沒反怢忽忘也）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厭飫姦僞輕忽至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楚詞曰獨伊蔚而誰語也）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垢惡也）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綻音直莧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柱音陟主反）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權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亳邑作書三篇以告之）周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即呂侯也爲周穆王訓暢夏禹用刑之法並見尚書）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掎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所爲耳）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爲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憂愁憤懣遂作離騷經）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劉攽曰故宜量力度德案文多故宜二字下文自有用故宜字處）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劉攽曰純法八世案文世當作代說已見前）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密靜也）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墮讀曰隳）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並權變之道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干盾也戚鉞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

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鈞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說文曰駘馬銜脫也音達來反皇路天路也)方將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何休注公羊傳曰柑以木銜其口也柑音巨炎反勒馬轡輈車轅鞬猶束也說苑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節也)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此以上並見前書刑法志)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式法也)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畝百為夫九夫為井)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又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傅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杜預注左傳曰織紝織布者孔安國論語注曰縕枲也)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最為第一)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廣雅曰剽削也音匹妙反一作標)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為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劉攽曰案文宦當作官)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祠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阿保謂傅母也)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

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靳固惜之也靳或作傿說文曰傿引爲價也音一建反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或作殊殊根本也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楇而走孝乎以其武官故罵爲卒或作孔卒者誤也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怒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叟有子曰舜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烈慚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爲西河大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獄錮之鋃鐺鐵鎖說文曰鋃鐺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鋃鐺其頸鋃音郎鐺音當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駰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絜之士也與瑗隣郡奉贄以結好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奉之曰某也欲見無由達腒乾雉音渠由此知杜喬之勠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史記曰談天衍彫龍奭劉向別錄曰言鄒奭脩飾之文若雕龍文也禪謂相傳授也建新恥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後漢書卷八十二

後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崔駰傳或重聘而不來注持金百溢○溢監本作鎰今從宋本臣松齡按荀子千溢之寶從水考古今字本通用也

崔駰孫寔達權救敝之理也注管仲相桓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並權變之道也○臣會汾按文當云管仲背公子糾而相桓公於義乃合

及仕宦劉攽曰案文宦當作官○臣會汾按此等乃傳寫之誤也仕宦二字不成文理古書中言仕宦者甚多有何舛謬而劉攽必作此說耶傳及注宦字當改官注中宦字當改宦

後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

宋　宣城　太守　范　曄撰

唐　章懷　太子　賢注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上繫之辭也言賢者所行其趣異也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論語蘧伯玉名瑗衞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效時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閒人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太原閔仲叔者謝承書曰閔貢字仲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勞其勤苦也勞音力到反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恁音而甚反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閤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檢猶察也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廏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若忤時彊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槩節也候時以居不失去就也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詭違也迹若違時志存量己也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言其清潔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紀之

周燮傳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燕見獨行篇周嘉傳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頤頷也欽頤曲頷也說文曰頞鼻莖也折亦曲也欽音丘凡反欽或作顩音同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伏羲牛首女媧蛇軀皋陶鳥喙孔子牛脣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顩頤蹙頞興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鬌而知廉讓髫髮也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鬌音徒果反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山脊曰岡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肆陳也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書曰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

不鳴殺之不嗁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爲贄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書也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泥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亨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劉攽曰案文當云遣門生送敬少一門字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致謝也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送禮謂送其所致之禮也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從佐謂隨從而巳不主案牘也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恥在廝役廝賤也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也在愼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愼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順陽者誤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愼陽遇憲於逆旅逆旅客舍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一作閬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顏子顏回也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論語顏回嘆孔子之言也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吝貪也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劉攽曰案袁閬字奉高閎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閎當作閬也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遇眭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輟軛從叔度乃彌信宿也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奉高閎字也爾雅曰側出氿泉正出濫泉氿音軌濫音檻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淆混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玼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爲疵作玼者古字通也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言其德大無能名焉余曾祖穆侯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諡曰穆侯汪生寗寗生泰泰生曄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易繫辭曰坤隤然示人簡矣隤柔順貌淵乎其似道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言淵深不可知也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廣雅曰方所也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故嘗著論云

徐穉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豫章縣也謝承書曰穉少爲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筭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婚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

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左傳曰。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願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左右。助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閎見袁安傳。謝承書曰。閎少脩志節。矯俗高厲。）京兆韋著、（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為三輔冠族。著少脩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曰。蓬生枲中。不扶自直也。）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如角之特立也。）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以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飾雖薄。要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瘠。歐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勤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守。為政清淨不煩。吏人感而愛之。）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勅。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為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穉子等海內列名五處士焉。）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傳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家世名族。（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也。）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精廬。即精舍也。）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

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韜藏也）言感眩疾不欲
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
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
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
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濵再以玄纁聘不就即
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爲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肱使
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中賣
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
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
石頌之

申屠蟠傳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
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冢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讎（緱姓也）殺夫
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爲從父報讎殺夫之從母兄李士姑執玉以告吏也）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
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
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
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讞請也）鄉人稱美之家貧傭
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
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
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
真不爲燥濕輕重（律歷志曰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不爲窮達易節（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
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眄也）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
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
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
之閒（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
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
六七千人（帳下葬處）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
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
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
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樂音五孝反）因振手而去不復與
言再舉有道不就（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先
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
折節下之（訐謂横議是非也訐或作評也）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
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横議（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横議前書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横議諸侯力爭音義曰言由横議而敗之）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
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閒（梁國碭縣）有因樹爲屋自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爲棟也）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
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
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
行曰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
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
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
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

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藿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臝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佯狂而歌謂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也今先生處平壤壤地也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融字元長韶之子也見韶傳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志曰徵爽爲司空融爲尚書紀爲侍中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還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琛寶喻道德也貞期謂與時也對偶也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蒙穢謂仕亂朝悽悽碩人陵阿窮退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曰考槃在阿碩人之薖曲陵曰阿陵升也薖飢也薖音苦戈反韜伏明姿甘是堙曖堙沈也曖猶翳也

後漢書卷八十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周燮傳決曹掾燕之後也○決字監本作法臣會汾按獨行傳周嘉篇作決從改按百官志太尉公府諸曹有法曹主郵驛科程有決曹主罪法郡太守下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則法曹決曹並有之周燕於宣帝時爲郡決曹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知監本作法曹者誤矣

徐穉傳穉不免之旣謁而退○不免之三字疑有誤何焯曰免疑作就通鑑作穉不之免袁紀作不之起

固病不詣○諸本同推尋文義當作固稱病不詣此脫去稱字也

姜肱傳以係嗣當立○諸本同係當作繼

言感肱疾○感字舊本作惑誤

申屠蟠傳因樹爲屋注居蓬萊之室○諸本同臣會汾按蓬萊雖皆草名然古人或作蓬蒿或作蒿萊至蓬萊二字並用恐與山名相混此注萊字當是蒿字之誤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傳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今湖城縣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辟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冠音貫鸛雀也鱣音善韓子云鱣似蛇臣賢案續漢及謝承書鱣皆作鱓然則鱣鱓古字通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鱓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鸛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為鱓明矣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倫字仲桓謝承書云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左傳曰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方今九德未事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誼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嬖倖充庭謚法曰賤而得愛曰嬖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縉雲氏有不材子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雞牡鳴牝雌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刺哲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為陰爻得正於內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脩正於內丈夫脩正於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飪之象也饋食也故云在中饋也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

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
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候人篇序曰曹共
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婉少貌孌好貌也留神萬機誠愼拜
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序曰鶴鳴誨
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
隱居之人咸知之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小明者言周幽王日
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序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大東
杼柚其空鄭玄注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賦斂多也勞止不怨於下詩小雅序曰人
勞刺厲王也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
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護泗水王歙之從曾孫瓌遂
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
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
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
其言入何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與當父死
子繼兄亡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
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
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
女一時之閒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
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
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
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
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
己本心傳在上之意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
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
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

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
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
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
食菜之飢色也臣伏念方今灾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稍也韋孟
詩曰彌彌其失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
三邊震擾戰鬭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
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
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合兩爲一
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爲一宅里即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
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
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
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
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
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
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有臧賄禁錮之人也白黑溷淆清
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
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
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
之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
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
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
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
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
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戊干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
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

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倚邪也柱音竹主反）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詩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眾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恆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為美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閒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也）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輿眾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懟怨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震初鄧騭辟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慷慨悲歎）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書公子雍食菜於移其後氏焉）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以牛車薄載柩還歸）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其碑尚存）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眾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上天降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禮記曰孔子將歿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讒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富波縣屬汝南郡）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

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爲強項令也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爲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爲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魏志曰繇爲黃門侍郎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爲陽成亭侯亮舊宅在閺鄉縣西南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爲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河東郡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震中子

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荊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侍講也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胤梁冀子也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傳閔子騫之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此文稍異也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也故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華封詞也假至也假音格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尙列其誠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爲杼所殺也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法服謂天子服降亂尊卑等威無序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閭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也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奕猶重也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齎錢百餘萬就以餉秉秉閉門距絕不受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以臧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因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尙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左傳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於是魯多盜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爲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尙書令周景與尙書邊韶議

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劉攽曰案文多一在字）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任謂保任）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埶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諠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三署郎解見安帝紀）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濯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南陽郡荊州所部也）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邦設都）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曰郎位積聚也）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皐陶誡虞在於官人（尚書皐陶誡舜曰在知人在官人也）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言宜王官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去之）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臧累億計枉男子張倣居爲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倣家八人沒入廬宅又寘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職故相犯又誣言有淫慝之罪讒之時權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糾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勝紀）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襃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玆（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爲秦相國倍富於王室尚猶加也）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甚佞也曰佞人來後魯莊公取齊淫女卒爲後敗四佞卽四凶也）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

虎畀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劉攽曰正文有當作豺注無它說如與詩同若斯
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
掾屬曰召秉掾屬問之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
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
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曷為此逐君側之惡人也傳曰除君之
惡唯力是視左傳曰晉寺人披言也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
責文帝從而請之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為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丞相申屠嘉罷朝坐
府中召通至不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
吾弄臣君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
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
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
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
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
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
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
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
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遷少
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
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
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
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尚書夫善不妄來災不
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
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
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

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今夫皇極不建則有
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為女子之祥也故
春秋兩蛇鬭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
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為鄭君後雍糾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鬭鄭南門中內蛇死
是時傅瑕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恩施惠以撫百姓
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傅瑕二子死
而厲公入此其効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康王一朝晏起
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
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
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說苑曰湯自伐
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
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
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抑
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后嬖寵
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豔妻煽方處也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
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熒惑守心修德而星退舍
並見史記二年代唐珍為司空以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
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
生蒸民不能自理蒸衆也故立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牧養也
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皋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明慎庶官俊乂
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以觀厥成而今所序
用無佗德有形埶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
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詩小雅曰陟彼北山

言採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埶極槃遊之荒槃樂也詩云槃于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政事日墮許規切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二祖高祖光武也詩云文王既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也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襲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宜絕慢慠之戲念宮人之重用板之恩愼貫魚之次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言王者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也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謁宣王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一曰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政此四殆也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闇者為雌曰蜺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西有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婿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少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少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給事中也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

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黔遂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也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韓詩序曰蝃蝀刺奔女也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微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蝃音帝蝀音董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注曰蜺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孰成也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宋均注曰投蜺投擲也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漢終于四百年解見獻帝紀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遁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禳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作升者誤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上繫之詞則效也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尚書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孱功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

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曰冠履兮雜處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癉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蜴蠑螈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童女之詞解見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銷復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也)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慺慺猶勤勤也音力侯反)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乂也)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孔子曰禹惡衣服卑宮室也)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也)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爲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人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人以爲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具曰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金錯以金閒錯其文)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繈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所注之籍錄)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濟字元江細陽人濟張輔曾孫)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吝恥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皋陶不預其數者蓋恥之)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爲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

所挺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皋陶謨九德也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詩大雅曰文王初載毛萇注云載識也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彌難乂寧雖受茅土未答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前書張禹為丞相以老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也彫朱輪輿不巾不蓋矛戟幢麾轓音側事反轓謂插也前後部鼓吹又勑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轓朱班輪鹿文飛軨九游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劍持棨戟為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劍車道主簿主記兩車為從也○劉攽曰注案後漢志文此不合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此文少督盜賊三字又少一三字又誤導字也蓋門下五吏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主簿一主記一凡五車也公卿已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禮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鄭玄注云祥吉也言其漸卽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華嶠書曰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翹辜榷彪發其姦言之司隸解見靈帝紀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違避也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盤庚遷都於亳殷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五遷也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書曰四方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如糜粥之沸也詩曰如沸如羹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避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沮止也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埶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閒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

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謹君之嬰地楊彪覆罪罹者甚衆。○劉攽曰：案此注書在見操曰下，又書云融見操曰云云，少融曰見曰三字。)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緌，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縉者，淺赤言帶之色。)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穿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為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為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傳封臨晉侯。)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操為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典略曰：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常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廉，察也。)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菑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

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謂臣當輔君也。)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負荷之寄，周公、霍光之儔。)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也。)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易曰德積載。載，重也。)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韋賢、平當父子並相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言世為國柱臣也。)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忒，差也。)脩雖才子，渝我淳則。(渝，變也。)

(劉攽曰：案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揚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也。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

後漢書卷八十四

後漢書卷八十四考證

楊震傳八世祖喜高祖敞○何焯曰前書楊敞不云是喜之後

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至帝不省一段○日知錄曰此乃安帝時事而張晧傳以爲淸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晧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爲順帝事豈有兩趙騰耶

於是柴門絕賓客○諸本同臣會汾按全書及他史言杜門絕賓客杜門謝客杜門稱疾者甚衆此柴字疑杜字之誤

行至城西夕陽亭○夕宋本作凡臣會汾按种暠傳亦有夕陽亭從監本是

楊震子秉唯人所召注閔子騫之詞○何焯曰注誤以閔子馬爲子騫此傳寫致然文選注中亦如之春秋不誅蒙比而魯多盜注臣賢案蒙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臣會汾按左傳文公十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但杜氏注不言莒僕名蒙比又與此文不相當

楊震孫賜並入侍講○宋本作俱入侍中講入侍下不得再加中字宋本不可從

楊震曾孫彪司隸校尉楊球○楊應作陽

後漢書卷八十四考證

宋　宣城　太守　范　曄　撰
唐　章懷　太子　賢　注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
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閒孝王開四王不載母
氏

千乘貞王伉傳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卽位以伉長兄甚見
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
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爲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
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
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
王委謂委輸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爲孝王無子太后立桓
帝弟蠡吾侯悝爲勃海王奉鴻祀悝蠡吾侯翼子河閒王開孫也延
熹八年悝謀爲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爲廮
陶王食一縣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
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爲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
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悝恨不
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颯音立中黃門董騰並任
俠通剽輕剽疾也數與悝交通王甫伺察以爲有姦密
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北寺獄名
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卽若盧獄也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
悝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又遣大鴻臚
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悝悝自殺妃妾十一
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
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悝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
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傳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
葬於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傳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
人也昌文帝時爲中尉以代邸功封壯武侯父楊以恭孝稱於鄉閭不
應州郡之命楊姑卽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
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宮甚
有寵肅宗卽位並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
年立爲皇太子徵楊爲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
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
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爲太子心內惡之與母
比陽主謀陷宋氏比陽主東海王彊女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
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問也後於掖庭門邀
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
道祝詛以菟爲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
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
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
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
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
爲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乎左傳衛石碏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碏純臣
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保
育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
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母如母者貴

（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爲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諷旨傅致其事（傅讀曰附），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續漢志曰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之，勑掖庭令葬於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楊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卽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爲比，常共議私事。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衆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仞其第，又賜中傅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曰：中傅，宦者也）。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愼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分，半也）。約勑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常泣向左右，以爲沒齒之恨（沒齒，終年也）。後上言外祖

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毉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爲郎。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國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戀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仁兖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衞訢私爲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並爲清河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至京師）。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魯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事見孫卿子也。○劉攽曰：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案文少一「曰」字），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爲也。尚書曰：垂拱仰成）。既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屬，近也），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煢煢，孤特也。屏營，彷徨也）。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襁抱，遠慮不虞（襁，以繒帛爲之，卽今之小兒繃也。繃音必衡反），留慶長子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祜爲嗣，是爲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犍爲人。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

宮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
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
傅母以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
於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
等曰清河埤薄埤音婢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
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
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願乞骸
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
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
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
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
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彊葬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太后使
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
初元年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慶
少子常保為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食邑
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
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恭王寵即
千乘王伉之子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
明聖承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
皇宣帝號父為皇考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戾太子事遇害帝即位追尊
皇考立廟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太宗謂繼嗣也左傳
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
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諡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
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
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
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

車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以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
為甘陵大貴人又封女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別得
為舞陰長公主久長為濮陽長公主直得為平氏長
公主餘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
小貴人印綬追封諡宋楊為當陽穆侯當陽今荊州也楊四
子皆為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
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
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
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
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劉攽曰案文少延
平兩字子蒜嗣沖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為嗣會大將
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為人嚴重動止
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
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
立蒜而曹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
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
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
遂劫清河相謝暠將至王宮司馬門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曰
當立王為天子暠為公暠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暠於
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
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為
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為甘陵王安平王德
河閒王開子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
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為
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以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
十三年薨嗣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無後國

除

濟北惠王壽傳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
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為國和
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
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
后封壽舅申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
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萬
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
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
弟五人為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
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
為濟北王是為釐王(釐音僖也)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
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為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
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
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
枇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
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
也言以道德明之使競為善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匱竭也類
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千戶廣
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
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閒孝王開傳

河閒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
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
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勝和帝子)子德為安
平王奉樂成王黨祀(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
王政嗣政傲很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
有彊能稱故擢為河閒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
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
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劉攽曰王不服案文少一王
字)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
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
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
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
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丈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
政遂為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
為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
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
受禪以為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
北河閒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為平原懷
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
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隲兄弟及翼云與中
大夫趙王謀圖不軌覬覦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
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貶為都鄉侯遣歸河閒翼於是謝賓客
閉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翼
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為桓
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閒孝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
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
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
璽綬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
原王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

人以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鄚吾三縣爲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劉○攽曰案紀長作萇他書亦然明此誤長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愼園貴人陵曰愼陵廟曰奐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贇嗣建安十二年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傳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傳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爲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傳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爲平原王奉勝後是爲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爲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云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夭秀謂成長也

後漢書卷八十五

後漢書卷八十五考證

千乘貞王伉傳奉鴻祀○祀北宋本作嗣

清河孝王慶傳父楊○按楊北宋本作揚

太宗之義○何焯校本太改大

河間孝王開傳與中大夫趙王○王字疑當作玉鄧太后紀有宮人趙玉

後漢書卷八十五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張晧傳 子綱

張晧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
子少傅封留侯晧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
文○劉攽曰案多一初字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
八年出爲彭城相章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
晧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
詳當見從詳審而平當也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晧與
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
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
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爲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爲太子所誅見上
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爲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
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
子孫宣帝即位追謚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後壺關三老一言上
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及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
子寃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
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尚書皋陶
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誼也宜簡賢輔
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卽位拜晧司空在事多
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
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
誹謗當伏重法晧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
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氏
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
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
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
寇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
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
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
廉不就司徒高第辟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
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
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循用舊典之文尋大
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
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
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
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
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
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
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安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
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
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
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
使名見順帝紀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
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書京兆
督郵侯文之辭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
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
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爲封豕

長蛇薦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
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
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鄒陽
謂蓋侯王信君曰太后佛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書御京師震竦御進也時
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
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
千石寇亂楊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
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
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
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
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
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
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
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
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
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若不料強弱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
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直
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
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
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閒耳今
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
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
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
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
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並畔曰疇子弟欲爲吏者
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
遏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
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
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
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
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
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
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
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
中賜錢百萬

王龔傳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
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
尚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
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
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留記
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閬請見言曰聞之傳
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
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
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閬字奉高數辭公
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爲太
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
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
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
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
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前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

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旦聞下太尉王公勑令
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
不求苟得，不為苟行，前書曰揚子雲曰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為苟得但以
堅貞之操，違俗失眾，橫為讒佞所構毀，眾人聞知，莫
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
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
冤相隨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也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
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
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
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
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
以為反諸公莫敢為言唯郎中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有力也魏尚獲戾，馮唐
訴其冤，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
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文帝悅捨之尚復官也時君善之，
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
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
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
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子暢。

論曰：張晧、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
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
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卽人競獻其所能其
但有能卽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
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
乎。以不為為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為為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
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王
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為長者
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於
百姓乎今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案摩也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
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諡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
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淳于長受稱于方進，
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姊子為九卿翟方進為丞相獨與長交稱薦之然則立德者
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
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
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柱下無朱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
下史朱文畫車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
永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
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
相。齊王喜之相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
為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
令高選庸能。庸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
犯之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陽
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
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
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
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
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
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
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
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嘻音僖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列女傳紂為銅
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
王代紀皆言文王為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高祖鑒秦，唯

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爲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臣爲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爲網漏吞舟之魚也。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迂，遠也。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野人。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之辭也。隨會爲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爲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皆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爲取辱！遂俱讓而讓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也。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言仲尼得奢儉之中，而夷齊餓死，是末操也。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爲楚相，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孟言之於王，王封之寢丘四百戶也。夫以約失之鮮矣。論語孔子之辭也。言儉則無失。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之辭。雖以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爲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爲丞相掾，後爲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問曰：卿能闇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圍棋，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之，更以它局爲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种暠傳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遙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於庭，辯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

伏歐刀。又奏請勑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劉攽曰案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菆邛僰諸國(菆音側留反)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暠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直或作宜)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僞辭隱匿真狀也)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後涼州羌動以暠爲涼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還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暠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暠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暠爲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晝舉烽夜燔燧見光武紀)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暠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槃桓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誄也)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爲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爲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爲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爲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

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披音芳靡反）遂前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卽位拜劭爲侍中卓旣擅權而惡劭彊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讎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也）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傳

陳球字伯眞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屯有令名）父亹廣漢太守（亹音尾）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撾擊也）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閒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埶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爲埶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劉攽曰案球初未嘗爲廷尉何得言復當作徵字）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爲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焉）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詩也）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妾祔於妾祖姑也）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旣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宮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

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段熲爲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冢，左遷諫議大夫。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戾太子衛皇后子，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弃，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爲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悻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埶，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康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弟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讚，張卿有請。張晧爲廷尉，故曰請。龔糾便佞，以直爲眚。眚，過也。二子過正，埋車堙井。張綱埋輪，王龔堙井，孟子曰：矯枉過正。种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後漢書卷八十六

後漢書卷八十六考證

張晧傳張晧六世祖良○何焯曰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爲良六世孫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晧猶爲六世孫也又蜀志張翼傳晧作浩是翼之高祖亦不言其出於留侯如孔明之於豐鄧芝之於禹來歙之於歙也

張晧子綱司徒高第辟爲御史○別本作司徒辟高第爲御史

王龔傳不至重問注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成帝監本作武帝臣會汾按薛宣翟方進乃成帝時人非武帝時也從何焯校本改

种暠傳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監本無相字臣會汾按橋玄於光和元年一爲太尉皇甫規歷鎭邊郡官止度遼將軍未嘗爲相也相字非誤無疑若從監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爲字亦誤今姑仍從古本

後漢書卷八十六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杜根傳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廣雅云保使也言爲人傭力保任而使之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晧辟之晧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頻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欒巴傳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脩俗事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獎進之○劉攽曰立校學案文當作學校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傭主也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誣房謂爲房堂而祀者於是祆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能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巴到許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神仙傳曰巴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噀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

□云□日還戍部寅麗故訓也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爲永昌太守以功自劾○劉攽曰案功不可以自劾當是無功自劾少一無字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傳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穎川穎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詩小雅曰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幝音昌善反痯音管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利器謂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鹿子曰麑乳產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劉攽曰案文令當作今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餧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說苑曰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杜元凱注左傳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書賈山上書曰秦皇帝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也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爲車府令閻樂咸陽令與高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埶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傅說爲相殷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子燮是爲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流于彘也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埽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

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劉敞曰案文民當作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詩曰大賂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

為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鍥刻也音苦結反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劉敞曰注文莫不爾極案文不當作非躔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諭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偟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蘄也匠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

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不得置其一足焉絓掛也音胡賣反蠅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潸涕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知古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勑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爲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脩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阸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剋也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冰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

而死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
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
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
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
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謠言謂聽
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
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
虛糾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
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
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
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傳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
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
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
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
巨萬時封后兄康為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為淯陽侯是時地數
震裂眾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
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曰臣聞皇后天
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
動搖宮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
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
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
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
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興陳項虞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舉
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
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
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
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
脩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諦言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也○劉攽曰注帝之
諦言也案文言當在諦字上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
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是帝欲
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
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
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
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
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
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
誅周昌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
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
已事並見前書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比干以死
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故敢觸龍鱗冒昧
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為蟲也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
幾矣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
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
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
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眾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
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
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眾皆死獄中後冀州刺
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五諫謂諷諫順諫闚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患禍之萌
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闚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

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見大戴禮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卜商詩序之文也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衒沽成名哉絞直也訐正也沽賣之也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宅在邦者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劉攽曰注宅人在邦者案儀禮文云宅者在邦此誤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論語曰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爲謗己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傳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謝承書云父祥爲清河太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士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庸用也回邪也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爲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也續漢官儀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淫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詩編錄也況從幼至長幽藏殁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促以嚴刑威以法正○劉攽曰案文當作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近習謂親近狎者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縢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開也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悾悾誠懇之貌）懼以觸忤征營慴悸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爲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爲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爲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徒勳爲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衆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爲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爲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傳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輔黨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中直方正（猶言中正方直也）爲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祆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氣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之痾龍蛇之孽也）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闥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帶與戎翟謀伐襄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見皇后紀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蒸乂不格姦孔安國注云蒸蒸猶進進也言舜進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詞也）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聞人襲爲太尉許訓爲司徒胡廣爲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也）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

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一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梁不損陵慊慊欒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識音式侍反）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己同方殊事

後漢書卷八十七

後漢書卷八十七考證

欒巴傳曰上乞退○曰上二字舊本作自下

劉陶傳陶爲人居簡○宋本作居簡何焯校本疑是倨簡

劉瑜傳闕之盛衰者也○何焯曰闕字下有脫文

後漢書卷八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八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虞傅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酈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所決皆不恨，為之生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諺，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郿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邴、韋、平、孔、翟之類。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也。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癰也。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冗，散也。音人勇反。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棱。棱字伯威，援族孫也。棱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譸之，知其無能為也。譸當作籌也。朝歌者，韓魏之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犬牙，故云郊也。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解見安紀。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城皋，斷天下右臂，右臂喻便要也。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閡與礙同。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

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
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
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幟，幟，記也。續漢書
曰以綵縷縫其裾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
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
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
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
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
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
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孫臏爲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
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
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
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
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
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
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
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
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
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
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
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
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
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
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
占相地埶，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

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
致一。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致一，謂用五石賃而致一石也。詡乃自將吏士，
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辯，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
縣也。沮音七余反。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續漢志曰：下辯東三
十餘里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没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
皆坼裂，因鐫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
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
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
倍於前。續漢志曰：詡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
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
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
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
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
之堤防；刑罰者，人之銜轡。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
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轡策也。今州曰任郡，郡曰任
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
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劉攽曰：案上文三公劾詡，則此當
爲三府也。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韓詩外傳曰：昔
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
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
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
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人也。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埶，每請託受
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
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
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
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爲樊豐所譖。

（而死）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歐刀刑人之刀也）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爲太子被江京等廢爲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也）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阿母宋娥也）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讁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讁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褠卽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攽曰注街走卒又赤幘絳褠案後漢志街下有一里字又云絳褠字誤）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讁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兖州龔丘縣南也）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駮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惷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回曲也）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傅燮傳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字焉（家語子貢對衞文子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王肅注云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一日三復愼之至也）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劉攽曰案嵩傳此一少將字）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

（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也）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甫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史記也）市虎成於三夫（解見馬援傳）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白起為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酈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殛音紀力反殛亦誅也）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續漢書曰燮軍斬賊三帥卜己張伯梁仲寧等功高為封首）靈帝猶識燮言（識記也音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為中郎將單于為書嫚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前書漢王賜酈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婼音而遮反○劉攽曰注以鬲婼羌案鬲當作隔）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衿也）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為衆議所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一作封）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劉攽曰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也明雖可通但前後多云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

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鄔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漢官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眾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挺解也必謂我怯羣惡爭埶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劉攽曰時北胡騎數千案文少一地字下文云鄉里羌胡是與燮同北地人也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燮北地人故云鄉里也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字彥林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程嬰解見馮衍傳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師即君也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燮案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勳傳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是也家世二千石續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謝承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初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埶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紲繫也廣雅曰鷙執也蒼頡解詁曰鷙鵰也食音嗣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勳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斷謂隔截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

昌檄到，會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扞之，仍令寵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日日會，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會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詰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續漢書梟字作泉也。梟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莊公先通其妻，杼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是為湣公，慶父弒殺湣公，並見史記。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音許救反。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為羌所破。勳收餘眾百餘人，為魚麗之陳。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表，標也。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句就，羌別種也。句音古侯反。素為勳所厚，乃以兵扞眾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調穀稟之，調猶發也。先出家糧以率眾，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中藏謂內藏也。勳曰：臣聞先王燿德不觀兵。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觀兵。韋昭注曰：燿，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秪黷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武。殺敵為果，致果曰毅也。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埶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眾十萬餘，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為鷹鷂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為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為鳥擊都尉，長陵第五儁為清寇都尉，凡五郡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密事，靈帝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也。卓

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嵩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儁勳雖强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賵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父旻有幹事才（謝承書曰旻達於從政爲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鄮縣西十三州志云勾踐之地南至句餘其後并吳因大城之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楊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爲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爲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舉孝廉補即丘長（即丘縣屬瑯邪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即春秋之祝丘也）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弒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爲廣陵兄邈爲陳留也）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兖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伷（伷字公緒）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瑁橋瑁也）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糾收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也）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太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

河閒而值幽冀交兵行途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
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
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飇起而青部殷實
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
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禱羣神巫女巫也
史祝史也禜謂營攢用幣以禳風雨霜雪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又恐
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
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
能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
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
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
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
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
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
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
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
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八條責以恩義告喻使降也洪答曰隔闊相思
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武迹也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
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比頻也述敘禍福公私
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
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褊心粗識鄙
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
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郯與程子相遇於
塗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
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嘗事於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帳
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搦捉也音女卓反不覺涕流之

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
絕等倫○劉攽曰案文悔字無義未詳何字或曰悔當作益受任之初志同大
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
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
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
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
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
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吳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札逃去見史記也
昔張景明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
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
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
然則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餘未詳也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
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
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
十人辭以送布布止於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兵臥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被
謂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
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
復殭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
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
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
國杜預注云違奔亡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
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
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崔杼殺齊
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戟拘其頸劍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
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
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

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杜預注曰築室於宋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瓚字張揚飛燕旅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從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揚遂以所將兵攻上黨仍略諸縣衆至數千又與袁紹合戰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衆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衆攻癭陶牛角爲飛矢所中且死告其衆曰必以燕爲帥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驃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爲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劉攽曰注張牛角立起案文立當作亦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激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前書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預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杜預注左傳曰饘糜也音之延反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前書音義曰觖猶冀也觖音羌恚反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柰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

但人事，乃天道也。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伯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變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後漢書卷八十八

後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臧洪傳無以為悔　劉攽曰悔字無義未詳何字○臣宗楷按無以為悔猶言內省不疚也義本明顯解者失之

後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九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張衡列傳第四十九

張衡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世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隲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玄經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蓍撰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劉歆曰注以三十五蓍撰之案太玄乃用三十六蓍撰作五字誤也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自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自中興至獻帝百八十九年也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自此以上並衡與崔瑗書之文也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興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閒以見其志云閒非也衡集云觀者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志矣用為閒余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玆以露余誠焉名之應閒云有閒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逸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式用也昭明也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旌明也素猶志也咎單巫咸實守王家咎單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咎單作明居又曰巫咸保乂王家也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為樊侯並周宣王之卿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為家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也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鑽之彌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若類進道若退易雜卦曰需不進也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

見誚于鄙儒天數天道也言使鈍思作數厤渾天儀等也深厲淺揭隨時
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揭褰衣也音丘列反詩邶風曰
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
之時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泙曼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責衡何
獨妙思於機巧者也○劉攽曰注支離蓋案莊子當作益支離其名益耳後人不讀莊子妄改為蓋
叅音三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
盍亦調其機而銛諸垂翅故棲謂再為史官也盍何不也銛利也諸之也閒者言衡
作三輪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闕使利而高飛邪傳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
昔有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劉攽曰正文昔有
當作昔者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
剋剋勝也衡集作克言以市也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詩小雅曰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
之用後勤雪前吝婞很不柔以意誰斬也吝恥也左傳曰宋公
靳之杜預注云戲而相愧曰靳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
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
之不博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謂之夥音和果反是故藝可學而行
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
夫此人爵也案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在命也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
不臻速召也懷來也旃之也求之無益故智者偭而不思偭偝也
阽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阽危也枉
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
而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
故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得其招而妄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於
心有猜則簋飧饌餔猶不屑餐旌瞀以之猜嫌也簋食器也飧
音孫詩云有饛簋飧饌音仕眷反餔音補故反並謂食也屑猶介也以用也爰旌瞀餓人也一作爰精目

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餔之爰精目三餔
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我狐父之人丘也爰精目曰譆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
之不出喀喀而死之也○劉攽曰注子何為者也案文是劉答之辭也字當作曰意之無疑
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
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受非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遠行行
者必以贐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兼
金好金也價兼倍於常者故曰兼金一百百溢也二十兩為溢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事於義
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所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劉攽曰注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
一所字士或解裋褐而襲黼黻或委臿築而據文軒者
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解裋褐謂寒賤也委臿築謂傳說也裋音常主反方言曰
自關而西謂襜褕短者謂之裋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受或作爰渾元初
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朣朦朣朦言未明也○劉攽曰案蔡邕亦
有此二字作朣朦從目是也此誤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
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
常則風后之為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
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
流有風后十三篇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
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
之為也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方物顓
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顓頊氏之子人各有
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
濟左傳郯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啟也丹鳥
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
熙為玄冥四叔分主三正言其不兼業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夏至日北
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日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晝四十刻也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
尺夏至晷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該備也

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
潛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
言出入有時也淈濁也達注[illegible]淈音骨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
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流俗本作行道
言[illegible]也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
以俟後聖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
可一[illegible]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
人無所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illegible]言爲下所執持西東也燭武縋
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夫也縋縣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
[illegible]魯仲係箭而聊城弛柝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
仲連爲書係箭射城中燕將自殺見史記弛廢也柝行夜木也從往則合橫來則
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爲橫蘇秦說諸侯連兵拒秦爲從
[illegible]咸以得人爲梟失士爲尤梟猶勝也猶六博得
梟則[illegible]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嘗病惡見
人[illegible]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流涕[illegible]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也高祖踞洗
以對酈生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
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之當此之會乃黿鳴而鼈應也喻君臣
成也焦贛易林曰黿鳴岐野鼈應於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隱病也國
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
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諜之爛然有第前書音義曰諜
譜第也[illegible]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臣等傳粲然各有第序也夫女魃北而應
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女魃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山海經曰蚩
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
妖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音步末反聲或作鼛容或作客衡集客作害並未詳
也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黿鼉蟄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
土潤溽暑鶉火午之宿也三月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鶉火退於酉沍凝也今也皇澤

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脩成之不暇
尚何功之可立質劑猶今分文契也并共猶言交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
質小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反立事有三言爲
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左傳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于茲
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
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埶舛殊不能通其變而
一度以揆之易繫辭曰通其變使人不倦也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
伺兔也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
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
株冀復得兔爲宋國笑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
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史記曰越王勾踐先吳與[illegible]吳王闔
之遂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此爲冒愧逞願自取敗也捷徑
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歙肩捷疾也歙
斂也音翕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歙亦脅也雖有犀舟勁檝猶人
涉卬否有須者也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
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卬我也須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
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婚姻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求妄進也姑亦
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姑且也休美也吝恥
也不見是而不惛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
惛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又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方將
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
慕焉稱殷彭及周聃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
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卿
老彭殷賢人也睨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衡集作矢謨矢視亦直也義亦通也與世殊技
固孤是求技巧也音伎本或作拔謨也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

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爲輪者名扁也扁音皮殄反莊子曰輪扁謂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泙曼屠龍既無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泙音匹萌反子觀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去鼃附鵰悲爾先笑而後號也鼃蝦蟇也音胡媧反周易旅卦上九曰先笑而後號咷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左傳曰晉欒盈復入於晉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杜預注曰蓋豹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迴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仕邢爲大夫掖謂挾之而投於城外也衡集豹字作隸也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赦之蘇武使匈奴中杖節臥起節毛盡落並見前書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弈秋以棊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弈圍局也棊卵所執之子秋名也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又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也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二立謂大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況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立之流也臣賢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衡集立字多作匹非也數子謂斐豹以下也愍三墳之既穨惜八索之不理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爲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爲拙柱下爲工應劭曰老子爲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爲上也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又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

與爾有是夫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也慊猶羨也音苦簟反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蟾蜍蝦蟇也蟾音時占反蜍音時諸反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傾覆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蟠音薄寒反廣雅曰蟠曲也楊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倥音口弄反偬音子弄反埤蒼曰倥偬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僞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事見宦者傳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

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兮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爲鏡而自戒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辟罪也音頻亦反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恆陽若者也恆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常陽則多旱也懼羣臣奢侈昬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心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革改也復反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令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前書曰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

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音胡歷反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昭帝時以明經爲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洪範五行傳說於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於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讖說也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殛誅死也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衡集云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簒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簒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傅音附臣賢案衡集云後人皮傅無所容竄又楊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傅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傅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傳者誤也無所容竄謂不容妄有加增也莊子曰竄句籍辭續漢書亦作竄本作纂者義亦通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遁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達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水災非洞視玉版所見也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永建順帝即位年也復統謂廢

而復立言讖家不論也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偽較然莫
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
而競稱不占之書謂讖緯家也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
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問
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宜收藏圖讖
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
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
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為其
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
難明乃作思玄賦玄道也德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以宣寄情志
其辭曰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玄訓道德之訓也論
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論語孔子曰里
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智里宅皆居也潛服膺以永靚兮緜日月而不
衰說文曰膺胷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不息靚音才性反前書音義曰靚與靜同伊中情之
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脩謂自脩為善也楚辭曰苟中情其好脩兮竦余
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企立也禮記曰為人臣止於恭為人子止於
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跌蹉也音徒結反繩墨喻禮法也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志團
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團團垂貌也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旌
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夜光美玉瓊枝玉樹也以喻堅貞也
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也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案纗音租
綴反字書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並戶圭反誤也江蘺香草也本草經曰蘼蕪一名江蘺即芎藭苗也
楚辭曰扈江蘺與薜芷兮紉秋蘭以為佩皆取芬芳以象德也美襞積以酷裂兮允
塵邈而難虧襞積衣襵也酷裂香氣盛也司馬相如曰酷裂淑郁又曰襞積褰縐允信也塵
久也邈遠也虧猶歇也衣服芬芳久而不歇以喻道德著美幽而不屈也既姱麗而鮮雙
兮非是時之攸珍姱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姱好也攸所也言德雖美好而時人不
珍也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

兮敢怠皇而舍勤怠懈也皇暇也舍廢也幸二八之遻虞兮喜
傅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二八八元
八凱也遻遇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恫痛也音通辰時也痛己後時而不及之也何孤行
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
之稀合山海經曰女牀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鷖淑善
也特獨也言鸞鳥既獨棲喻人亦少合也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偽之冒
真旦獲讟于羣弟兮啓金縢而乃信旦周公也讟誹也信音申成王
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謗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
盡偃成王與大夫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策方信周公忠於國家也事見尚書
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烝衆也僻邪也辟法也詩曰人之多辟
僻無自立辟也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己曾重也羌發語辭也
言己之志無可與言之也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湛音沈繽
紛亂貌也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
象兮阽焦原而跟止雕虎有文也阽臨也焦原原名跟足踵也尸子曰中黃伯曰我
左執太行之獶而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
曰夫貧窮太行之獶也跡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日試之矣又曰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
之黠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劑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為焦原也高矣此義所
以服一世也衡言躬履仁義不避險難亦足以服一代之人也庶斯奉以周旋兮要
既死而後已左傳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俗遷
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圜方化變也泯滅也珍蕭艾於重笥
兮謂蕙芷之不香蕭蒿也笥筐也蕙芷並香草也貴蕭艾喻任小人謂蕙芷為不香喻
棄賢人也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褭以服箱斥遠也西施越之美女也
要音於皎反褭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褭古之駿馬也服駕也箱車也言疏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並
喻不能用賢也○劉攽曰案要褭古良馬當作褭從馬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
度而離殃陂不正也離被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
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船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

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襲重也周禮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曰繡辮貞亮以為鞶兮雜技藝以為珩說文曰辮交織也音蒲殄反禮記曰男鞶革女鞶絲鄭玄注云鞶小囊盛帨巾也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璜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璜言佩服之美喻道德之盛也淹棲遲以恣欲兮燿靈忽其西藏淹久也棲遲遊息也燿靈日也楚辭曰燿靈安藏言年歲之蹉跎也恃己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己知猶知己也華榮也予衡自謂也鶗鴂鳥名喻讒人也廣雅曰鶗鴂布穀也楚辭曰恐鶗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也言恃知己以相樂反遇讒而見害也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為霜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說文曰遒迫也方秀遇霜喻以賢被讒也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亹亹進貌也謂四時更進而代序疇誰也伉偶也伉協韻音苦郎反咨妒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咨嗟也妒忌也嫮美也音胡故反楚辭曰嫮目宜笑言疾妒者憎惡美人故難與並也韓謂齊仙人韓衆也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羨韓衆而得一流亡謂流遁亡去也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兮卽岐阯而攄情岐阯山足也周文王所居也文君為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文君文王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龜周易遁卦上九曰肥遁無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遁卦艮下乾上艮為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曰迅風也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而為咸咸感也咸卦艮下兌上從二至四為巽巽與兌為二女也崇岳謂艮也從三至五為乾易說卦曰乾為冰兌為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乾變為兌乾為天兌為澤故曰天為澤言天高尚為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勔勉也乾為金玉故曰玉階嶢崢高峻貌嶢音堯崢音士耕反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左傳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未盡復以龜卜之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果屬其色青也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

不逞詩小雅曰鶴鳴九皋注云皋澤中溢水出所為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也龜經有棲鶴兆也言卜得鶴兆也逞快也協韻音丑貞反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瞥視也音普列反冥翳高遠也鵰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益榮鵰鶚鷙鳥也以喻讒佞也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子謂衡也有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汝靡之言子歸母氏然後得寧猶臣遇賢君方享爵祿勸衡求聖君以仕之也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悔惡也元辰吉辰也俶整也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晞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也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瀝液微流也咀嚼也石菌芝也英華也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翾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赴也音奏八荒八方荒遠地也淮南子曰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窮桑地在魯城北衡欲往東方故先過窮桑之野三丘東海中三山也謂蓬萊方丈瀛洲勾芒木正東方之神也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道真謂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賦曰翔沈躬於道真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票音匹妙反猶飄也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鼇大黿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仙聖訴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抃音皮變反楚辭曰鼇戴山抃說文抃拊手也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神芝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之為玉酒飲之令人長生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扶桑日所出在暘谷中其桑相扶而生見淮南子噏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糧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峯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王逸注云沆瀣夜半氣也糧或作粻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崐崙之高岡山海經曰崐崙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昔夜也穀生也衡此夜夢禾生於崐崙山之上卽下文云抨巫咸以占夢含嘉秀以為穀是也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今觀往見焉是為發昔夢也臣賢案衡之此賦解往走乎八荒以後卽先往東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暘谷扶桑之地崐崙乃西方之山安得已

往覽嵩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暘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代鯀為崇伯故稱伯禹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故更名其山曰會稽也集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食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偽也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長沙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徑存猶問也重華舜名葬於蒼梧在長沙南故云南鄰也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儐處彼湘瀕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翩連翩也儐棄也瀕水涯也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夫人也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也湘流目覼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衡阿衡山之曲也黎顓頊之子祝融也為高辛氏之火正葬於衡山圮毀也盛弘之荊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卭州而愉敖河圖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卭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正北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也敖遊也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丘名在南方憩息也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晝夜火然陶猶炎熾也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芒光芒也字林曰熛飛火也音必遙反泫音胡犬反沄音戶昆反並水流貌也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邑其難聊溫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二萬二千里也惄音奴歷反爾雅曰惄思也顧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獨也音苦骨反不能留此辭後西行也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金天氏西方之帝少皞也嬉戲也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纚繫也音山綺反朱鳥鳳也楚辭曰鳳皇翼其承旗也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躔次也拓猶折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日其華照地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躊躇猶徘徊也躊音直流反躇音直余反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

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龍魚在其北一曰鰕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龍魚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鯉魚白人之國在龍魚北也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也徂往也欲還中土也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欻疾貌也音許勿反蛻音稅說文曰蟬蛻所解皮也言去故就新若蟬蛻也朋猶侶也精粹美也○劉攽曰注案文當云蛻蟬所解皮也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蹶音厥鄭玄注禮記云蹶行處之貌也淮南子曰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合拔也野揄譎音神者反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注云其水不勝鳥羽潺湲流貌也逗止也華陰華山之北也臨河故云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號呼也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處靜之使無波濤也櫂檝也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子我也○劉攽曰注為河伯龍魚案文伯下當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字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佯而延佇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相近未歸謂黃帝得仙升天神靈太歸相佯猶徘回也咽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咽音許吏反爾雅曰咽息也蓁蓁茂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林其狀如蒨曰偉美也詩國風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也衡覩河洲而思之也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神也爾雅曰詹至也訪謀也摎求也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曰黃帝答言六籍六經也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逵道也爾雅曰覆審也疇誰也謨謀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昆兄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其兄覘之虎搏而殺之哀不知其兄也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鼈令蜀王名也令音靈殪死也禪傳位也引長也楊雄蜀王本紀曰荊人鼈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也死生錯而不

齊兮雖司命其不斷錯交錯也司命天神也春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爲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髭癯瘦通於命運期度斷明也齒韻音之逝反實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竇謂孝文竇皇后也繁廡茂盛也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竇姬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遺宦者吏必置我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伍中姬涕泣不欲往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爲皇后景帝生十四子後至光武中興也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王謂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前書聘以黃金二萬斤遣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常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投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曰出則銜恤絕緒言無後也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尉謂都尉顏駟也尨者雜色遘遇也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也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董賢字聖卿哀帝時爲大司馬年二十袞三公服也時哀帝令爲賢起冢王尊無以加及帝崩王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十曰弱冠也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魯大夫叔孫豹也謚曰穆牛謂豎牛豹之子也幽閉也大夫稱主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爲豎有寵及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文晉文公也袪袂也忌怨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呂甥冀芮等寧安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公入國呂甥冀芮謀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城殺呂郤伯楚勃鞮字也事見國語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通人謂穆子文公等闇於好惡謂初悅豎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鞮終能告賊剖分也言通人尚闇於好惡況愛寵習惑者豈能分之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嬴秦姓也擿猶發也謂始皇發讖云亡秦者胡也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爲外備而不知胡亥竟爲趙高所殺秦氏遂亡是發內也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子也有夫婦夜田者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車

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間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敝見搜神記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爾雅曰訊告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後果大旱又曰宋衛陳鄭將火鄭大夫神竈請瓘斝玉瓚禳火子產弗予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睇視也矧況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有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醒譙其子曰吾爲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音義曰江東人以物插地中爲事也毋綿攣以涬己兮思百憂以自疢綿攣猶牽制也涬音胡鼎反衡集注云涬引也言勿牽制於俗引憂於己詩曰無思百憂祗自重兮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監視也孔甚也棐輔也忱誠也祐助也言天之視人甚明唯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棐忱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褫以拯人蠲潔也祈求也爾雅曰厖大也褫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天大福以拯救人衛集新字作祊祊祭也褫音斯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它辰景宋景公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祭之可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寘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爲國無民何以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乎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魏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敝秦魏顆魏武子之子也亮信也左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余是以報也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尚書曰咎繇邁種德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並國名咎繇能行布道德子孫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紀皐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已毓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生獨榮於桑之末本草經桑上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寓木一名宛童以喻咎繇封於英六雖國先滅英大獨存也有無言而不讎兮又

何往而不復言谷蘇布德行仁慶流後裔詩曰無言不讎易曰無往不復也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盍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以飛聲譽難謂時之可待言易逝也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懺惘而無疇懺惘猶悵悅也偪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偪迫也宣徧也行積冰之磑磑兮清泉冱而不流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雹羣水之野磑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磑說文曰磑皚霜雪之貌也蓋古字磑與皚通冱音胡故反杜預注左傳云冱閉也寒風淒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螣蛇蜿而自糾玄武謂龜蛇也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殼龜甲也爾雅曰螣螣蛇蜿蟉屈也糾纏結也騷騷叶韻音滕糾音古由反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矜竦也并猶聚也凌冰也音力澄反失條言寒也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太陰北方極陰之地也楚詞曰漢鬼神於太陰怨高陽之相寓兮佃顓頊之宅幽高陽氏帝顓頊也山海經曰東北海之外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柩宿也寓居也佃屈也音乞屬又宅幽謂居北方幽都之地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庸勞也織絡猶經緯往來也瘳愈也言勞於往來四方經積冰炎火之地彼此亦何差也織或作識絡或作驗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踔絕垠乎寒門垠音玉巾反雅曰垠堅也緤馬韁也音思列反不周西北方山也垠或作限也迅飈瀟其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飈風也瀟疾也音肅媵送也翩飄亦疾貌也禁協韻音金趨谽閜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碄碄谽閜深貌也谽音呼含反閜音呼加反碄音林亦深貌也既遊四方又入地下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重陰地中也國語曰魯季桓子穿井獲土缶中有蟲若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之怪曰墳羊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慌忽無形貌也出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方曰密山黃帝取密山之玉榮投之鍾山之陰闇幽隱也蹊路也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速召也燭龍北方之神也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瞑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昭明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瑤谿瑤岸也山海經曰鍾山之東曰瑤岸又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是與欽䲹殺祖江于崐崘之陽音弔爾雅曰劉殺也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羞進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詒余之行遲山海經曰崐崘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慭相傳音宜覲反杜預注左傳慭發語之音也臣賢案張揖字詁慭笑貌也嗚之劉體音許近反與此義合也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詩含神霧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成仙宓妃洛水神也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娥眉姣好也音古巧反蠱音野謂妖麗也嫮音胡故反好貌也楚辭曰嫮目宜笑也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婧音財性反謂妍婧也袿音圭婦人之上服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縭郭璞注云即今之香纓也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礰以遺光的礰明也遺光言光彩射人也獻環琨與琠縞兮申厥好以玄黃環琨並玉偏也白虎通曰脩道無窮卿佩環能本道德卿佩玄黃謂繒綺也尚書曰厥篚玄黃言玉女宓妃等既獻環佩又贈以繒綺也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賂或作貽浩蕩廣大也言不以玉女及之贈遺爲美也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即上文所謂二女感於崇岳也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蘤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烟煴氣也易繫辭曰天地烟煴張揖字詁曰蘤古花字也處子處女也懷思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詩曰有女懷春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淑善也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紀力反即上所謂冰折不聲也瞻崐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蠵龍之飛梁山海經曰河出崐崘西北隅縈曲也爾雅曰小沚曰坻謂水中高地以鼇負之可以架橋也亘猶橫度也廣雅曰無角曰蠵龍也登閬風之曾城兮搆不死而爲牀閬風山名在崐崘上楚辭曰登閬風而鍊馬淮南子曰崐崘山有曾城九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死樹在其西今以不死木爲牀也屑瑤蘂以爲糇兮剩白水以爲漿瑤瓊也楚辭曰屑瓊蘂以爲粻糇糧也剩音居于反謂酌也河圖曰崐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爲河也抨巫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

符拼使也音并耕反又稍耕反巫咸神巫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衡既夢木禾令故令巫咸占之也元善也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滋茂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說文曰禾嘉穀也至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穎發也本禾本也言禾既垂穎顧本人亦當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首禾乎高誘注云禾穗向根君子不忘本也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姑且也懿美也廬猶居也戒庶寮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僉皆也迓迎也豐隆軿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豐隆雷也軿聲也音普耕反震霆霹靂也霆音庭列缺電也曄光也雲師黮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塗雲師屏翳也黮陰貌音徒感反爾雅曰暴雨謂之涷沛雨貌也塗協韻音徒故反楚辭曰使涷雨兮灑塵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轙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轡謂之轙郭璞注云轙軶上環轡所貫也蠋以玉飾車也樹立也葩華也於車上建華蓋擾馴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也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周頌曰懷柔百神森眾貌也屯聚也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脩長也揭低昂貌也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咢音五各反一作岌並冠高貌也映蓋謂冠與車蓋相映也綝音林纚音離盛貌也煇音胡本反光貌也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八乘八龍也楚辭曰駕八龍之蜿蜿攄猶騰也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氛天氣也旄羽旄也溶音勇王逸注楚辭曰溶廣大貌也蜺雌虹也撫軨軹而還晛兮心灼藥其如湯軨音零說文曰車轖間橫木也楚辭曰倚結軨兮太息軹音之是反杜子春注周禮云軹兩轊也說文云車輪小穿也還晛顧瞻也藥音爍熱貌也言顧瞻舊國而心熱也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上都謂天上也赫戲盛貌也衡既徧歷四海方欲遊於天上故云何不忘其故居而苦迷惑思之左青琱以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琱青文龍也揵豎也音巨偃反芝蓋也素威白虎也禮記曰左青龍而右白虎說文曰鉦鐃也似鈴也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主水官也玄冥水神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而後鷸皇也屬箕伯以函風兮澂淟涊而為清箕伯風師也函猶含也澂清也淟音它典反涊音乃典反

楚辭曰切淟涊之流俗王逸注曰淟涊垢濁也屯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譻鸞鈴也在鑣譻聲也音嬰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也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霄雲也蔑蒙氣也蔑音莫孔反上征上於天也揚雄甘泉賦曰浮蔑蒙而撇天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翼翼飛貌戾至也回回光貌楚辭曰皇剡剡其揚靈王逸注云揚其光靈也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閽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閽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左傳鄭莊公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彤與融同也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律十二律也樂叶圖徵曰聖人承天以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立也衡言聽九奏之樂考政化之得失而思其故始也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盤樂也逸縱也斁厭也音亦又音徒故反古度字也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素素女也史記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琴也大容黃帝樂師也念哉戒逸樂也既防溢而靜志兮迨我暇以翱翔溢滿也迨及也翱翔將遠逝也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紫宮太微並星名也肅肅清也閬閬明大也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閣閣道星也史記曰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鏘鏘高貌也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罔車畢星也幕幕罔貌青林天苑也彎威弧之撥刺兮射嶓冢之封狼弧星名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撥音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貌也嶓冢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曰嶓冢之精上為狼星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為壁壘旁大星為北落牽牛北為河鼓磅硠聲也磅音普郎反硠音郎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史記曰王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雲漢曰天河也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剹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招搖攝提星名也剹音居流反低回剹流回轉之貌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綢繆相次之貌也遹皇行貌也偃蹇夭矯娩以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娩音亡萬反卷音拳並翱翔自恣之貌也颮汨飂戾沛

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逷鐵音一大反汨音于筆反㦸音逮沛音普
蓋反並疾貌也藐小也藐音亡小反逷音徒郎反凌驚雷之砊磕兮弄狂電
之淫裔砊磕雷聲也砊音康磕苦蓋反淫裔電貌之狂疾也踰厖澒於宕冥兮
貫倒景而高厲厖音亡孔反澒音胡孔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度濛澒宋均注云濛澒未分
之象也說文曰宕過也冥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永上書曰登遐倒景音義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
照故其景倒也厲陵厲也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
陽而頫眄兮臨舊鄉之暗藹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六星為開陽頫音俯暗
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說文曰悁
悁憂也音於緣反詩國風曰勞心悁悁也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
回輈轅也雖遨遊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媮音通侯反懷安也
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閶闔天門雲霏霏兮
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纚聯翩兮紛暗曖儵眩眃
兮反常閭儵忽也眩音縣眃音混疾貌也常閭故里也收疇昔之逸豫兮
卷淫放之遐心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間以自淫放今改悔也修初服之娑
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王逸注云修吾初始清絜之服也娑
娑衣貌參參長貌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
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以六藝為車而駕之也以道德為林而遊之也結
典籍而為罟兮敺儒墨而為禽罟網也音古儒家子思孟軻孫卿等墨家
謂翟墨胡非尹佚等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
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崟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
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欷歸耕
來曰安所耕歷山盤乎欽崟山貌崟音吟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
服也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也共音恭易曰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惕懼也厲病也勑整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
不恧恧慙也音女六反墨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老子
曰上德無為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老子曰不

出戶而知天下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系繫
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也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
無常窮六區六區謂四方上下也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颻神舉
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飛階升也論語曰
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仙夫仙人也詩邶風曰栢舟言仁而不遇也其詩曰汎彼栢舟亦汎
其流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注云舟載度物者也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illegible]
水中喻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
而為官者所譏故引以自論也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
松赤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
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
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
時人數日去字林曰跱踞也謂得仙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回志朅來從玄諆朅去
也音丘列反諆或作謀諆亦謀也音基字從其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
為河間相河間王名政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
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
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
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
以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
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辯巡
誥懸圖凡三十二篇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永初中謁者僕射
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
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
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
力補綴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徵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
補闕衡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又條上司馬遷
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衡集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

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清卽青陽也今宜實定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平子碑文也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肅注云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謂作渾天儀也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機謂渾儀作候物動儀等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文也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爲三才而人靈多蔽近推形算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玄猶深也罕窮邃知天遠也晰明也音制

後漢書卷八十九

後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張衡傳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宋本或無此十四字

弁賢共劑注賢劑猶今分文契也○文字別本作支我不忍以歙肩注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臣會汾按章懷所引孟子與今本大同小異此注二語尤不相合或別有所本

成哀之後乃始聞之○閻若璩云緯起哀平而平子言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初亦不省所謂讀班書李尋傳成帝元延中尋說王根曰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則知成帝朝已有緯名矣下言成於哀平之際最分明也

後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馬融列傳第五十上

馬融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成懽里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嚴，援之兄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三輔決錄注曰：恂字季直，好學善屬文，隱於南山之陰。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飇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左傳曰：叔向云：道殣相望。杜注云：餓死爲殣也。音覲。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爲校書郎，又拜郎中也。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五才，金木水火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也。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界猶限也。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萇注云：已，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爲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僖公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言文武之遺頌，折衷也。樞音謳。○劉攽曰：註有才不能用，案文才當作財。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左傳曰：吳季札聘於魯，魯爲之歌豳，季札曰：樂而不荒。爲之歌衞，曰：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韓詩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穀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也；膽者，積精之府也；旁光者，湊液之府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戛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戛，敔也，音古八反。形如伏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櫟之，所以止樂。擊，柷也，象桶，中有椎，柄連底搖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舜典也。詩小雅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厄運，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厄運，謂地震、大水、雨雹之類。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畔，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頗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人同樂也。○劉攽曰：注今王頗鼓樂，案文多一頗字。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

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鞬以

櫜韇以櫜弓韇音紀言反櫜音高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名之曰建櫜鄭注云建
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議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
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
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左傳鄭子太叔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杜預
注曰雷霆震耀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又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
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
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酆郊猶廓七十里之囿
盛春秋之苗鄭周文王所都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爾雅曰春獵為蒐夏曰苗秋曰獮
冬曰狩詩詠圃草樂奏騶虞韓詩曰東有圃草駕言行狩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
五豝于嗟乎騶虞毛萇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
則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
陰陽之和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天邑謂洛陽也揆厥靈
囿營于南郊揆度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言作廣成苑以比之徒觀其坰場
區宇恢胎曠蕩藐夐勿罔寥豁鬱泱藐音眇泱音烏朗反並廣大貌
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阹環瀆右矕三塗左概
嵩嶽阹音袪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為阹郭璞注曰因山谷遮禽獸曰阹爾雅曰矕視也音馬板反三
塗山名在陸渾縣西南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溠彙以滎
洛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雉山澧水出焉東曰衡山多青雘地里志云雉縣衡山澧水所出在今鄧
州向城縣北王屋山在今王屋縣北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溠其川滎洛水經注云溠水出黃山在今隨州
棗陽縣東北又云波水出歇馬嶺即應劭所謂貳山波水所出者今在汝州魯山西北滎水在滎陽縣東
是也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磑磑鏘鏘崔崔隆穹
槃回嵎峗錯崔金山金門山也水經注云在澠池縣南石林大石山也一名萬安山在河
南述征記云洛陽縣南大石山中有雉樹木有祠名大石祠山高二百丈也殷音於謹反磑音五來反崔
音徂回反嵎音隅峗音魚軌反並高峻貌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
燿焜于其陂爾雅曰氿泉穴出穴出側出也丹水涅水在今鄧州怪石怪異好石似玉者浮
磬若泗水中石可以為磬也燿焜光也其土毛則搉牧薦草芳茹甘荼

毛草也左傳云楚芋尹無宇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搉相傳音角搉牧未詳莊子曰麋鹿食薦一曰草稠
曰薦茹菜也爾雅曰荼苦菜也詩曰菫荼如飴飴亦甘也茈萁芸蒩昌本深蒲茈音
紫萁音其爾雅曰綦月爾郭璞注曰即紫綦也似蕨可食芸香草也說文云似苜蓿蒩音資云都反廣雅
曰蒩蒩也其根似茅根可食昌本昌蒲根也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中芝荋菫荁蘘荷
芋渠芝荋草也禮記曰芝栭蔆椇荋音而菫菜花紫葉可食而滑荁音戶官反禮記曰菫荁枌榆鄭
注云荁菫類也蘘荷苗似薑根色紅紫似芙蓉可食芋渠即芋魁也一名蹲鴟大葉其根亦可食也桂
荏鳧葵格韭菹于爾雅曰蘇桂荏方言曰蘇亦荏也爾雅曰茆鳧葵葉圓似蓴生水中
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茖山蔥格與茖古字通菹音子閭反即巴苴一名芭蕉于軒于也一名藷生於水中
誒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
生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陵絕高曰京藩亦蔽也建木長木也椿梧栝柏柜
柳楓楊並木名也柜音矩楊櫨嬴音以征反豐彤對蔚崟頜槮爽並林木貌
也對音徒對反崟音吟槮音所金反爽叶頷音生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
布濩蘳扈蘳熒惡可殫形鋪音敷蘳音以揆反郭璞注爾雅云蘳草木花初出為
芛蘳蘳通其字從唯本作從花者誤也扈音戶蘳音胡瓜反字從主並花葉貌本作蘳說文云蘳黃花也
廣雅曰好色也熒光也惡何也音烏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
衡戒田焚萊柞木爾雅曰十月為陽孫炎注曰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左傳曰
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云慝陰氣也害之作言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又
曰牧師掌牧地凡田事贊焚萊除草也柞音士雅反柞斫木也周禮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然後
舉天網頓八紘揫斂九藪之動物繯橐四野之飛征
揫聚也子由反周禮職方氏掌九藪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兗州大野雍州弦蒲幽州
貕養冀州楊紆并州昭余祁鄭玄注云澤無水曰藪動物謂禽獸也繯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繯落
也國語曰繯於山有罕賈逵注云繯還也橐也橐音託四野四方之野飛征飛走也鳩之乎茲
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鄙駭譟讙子野聽聳離
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鳩聚也敦音屯亦積聚也鄙駭驚奮迅貌也鄙
音普笑反騃音俟韓詩曰儦儦俟俟或羣或友眩亂也叶瞯音玄隸首黃帝時善算者也陳子陳平善於
籌策也昏亂也言禽獸多不可算計於時營圍恢廓充斥川谷罦罝羅

羉彌綸阬澤皐牢陵山罦音浮雉網也罝兎罟也羉彘網也音力官反並見爾雅
阬音苦庚反蒼頡篇曰阬壑也皐牢猶牢籠也孫卿子曰皐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諸本有作牢
者非也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為堅周禮司馬
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伍伍長也戊己居中為中堅也乘輿乃以吉月之陽
朔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驌驦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
揭鳴鳶之修橦陽朔十月朔也疏鏤謂彫鏤也周遷輿服雜記曰玉路重輅也金路玉路
形制如一六駕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驌驦馬名左傳云唐成公有兩驌驦馬周禮曰馬高
八尺曰龍禮記曰孟冬乘玄輅駕鐵驪今此亦順冬氣而乘玄也鄭玄注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
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注云旌夏大旌也揭舉也音渠列反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也音
緣鳴則風動故畫之於旌旗以候埃塵也橦者旗之竿也音直江反曳長庚之飛髾載
日月之太常棲招搖與玄弋注枉矢於天狼長庚卽太白星
髾音所交反卽旌旗所垂之羽毛也太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周禮云日月為常招搖玄弋天狼
並星名也枉矢妖星蛇行有尾目赤畫於旌旗也○劉攽曰案妖星可見尾目而已又言其赤非也赤當
作亦上文大常畫日月故云亦畫也羽毛紛其髟鼬揚金䑋而拖玉瓖
髟鼬羽旄飛揚貌也髟音必由反鼬音羊救反蔡邕獨斷曰金鋄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鬉前鋄音
無犯反一音子公反瓖馬帶以玉飾之音襄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
岡旗旝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摛光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
言徒衆齊同也旝亦旗也音古會反左傳曰旝動而鼓摻音所金反與森字同○劉攽曰注我車既好案
我當作田清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儁良野場謂除其草萊令得驅馳也
左傳曰天子六軍儁良馬之善者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
達戒通周禮曰司徒若斯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又曰司馬將田以旗
為左右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
萇注云攻堅也同齊也戎事齊力尚彊也田獵齊足尚疾也伐咎鼓撞華鐘獵徒
縱赴榛叢咎鼓大鼓也音公刀反周禮鼖鼓長尋有四尺徽嫿霍奕別騖分
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嫿音呼獲反並
奔馳貌風行雲轉匈礚隱訇黃塵勃滃闇若霧昏礚音苦蓋

反訇音火宏反並聲也滃音烏董反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翳昧僄
狡課才勁勇程氣僄狡勇捷僄匹妙反狗馬角逐鷹鸇競鷙驍
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絹猥䠇鏦
特肩脰完䟐擒介鮮散毛族梏羽羣絹繫也與罥通工犬反猥䠇野
馬也爾雅曰騉蹄趼善升甗猥音昆鏦猶撞也揚雄方言曰吳楚之閒或謂矛為鏦音楚江反韓詩齊風
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脰頸也謂中其頸也脰音豆完䟐野羊也臣賢案字書作羱音
戶官反與完通梏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梏從手卽古文攪字謂攪擾也然後飛鋋電激
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轊
鋋矛也周禮曰王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鄭玄云質正也正音征扔音人證反聲類曰扔摧也言為輪所
摧也梧支梧也音悟謂支著車也轊車軸頭也音衛謂車軸轊而殺之祋殳狂擊頭陷
顱碎獸不得猭禽不得瞥祋亦殳也音丁外反顱頟也音盧猭走也音丑戀反
瞥視也叶韻音疋劍反殳音殊或夷由未殊顛狽頓躓蝡蝡蟫蟫充
衝塞隧葩華莽布不可勝計夷由不行也楚詞曰君不行兮夷由未殊謂未
死蝡音而兗反說文曰動也蟫音似林反亦動貌也若夫鷙獸毅蟲倨牙黔口
大匈哨後緼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爾雅曰駮如馬倨牙
食虎豹黔黑也周禮考工記曰大匈燿後有力而不能走鄭玄注曰燿讀曰哨小也音稍縕巡並行貌
也縕音於粉反孟子曰有衆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攖攖迫也禦扞也乃使鄭叔晉婦之
徒睽孤刲刺裸裎袒裼鄭叔鄭莊公弟太叔段也詩鄭風曰大叔于田乘乘馬襢
裼暴虎獻于公所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睽離也孤獨也謂挺身刺獸刲亦
刺也音苦圭反爾雅曰袒裼肉袒也孟子曰袒裼裸裎於我側說文曰裎裸也其字從衣冒櫼柘
搓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齧熊抾封
豨爾雅曰巘山櫐也音一染反搓研也音仕雅反嶰謂山澗也蒼頡篇曰斥大也齧亦在也音古曳反
說文曰兕似野牛而青色抾音劫古字通封大也豨豬也虛起反或輕訬趬悍虞疏
蹇領犯歷嵩巒陵喬松履修橎踔攙枝杪標端尾蒼
蜼猗玄猨木產盡寓屬單訬輕捷也音初稍反趬音丘昭反說文曰趬行輕貌
虞疏猶搜索也虞音所由反字林曰巑山巑也音力于反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銳曰巒橎音

莫寒反睥睨也音勤教反獿音尋謂長枝也杪音亡小反摽音必遙反並木末也蜼音以藥反爾雅曰蜼
卬鼻而長尾郭璞注曰似獮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末有兩岐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孔陵南康人
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掎音居蹬反說文曰偏引一
足也木產謂巢栖之類寓屬謂穴居之屬也罕罔合部罾弋同曲類行並
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罕亦網也相如上林賦曰戴雲罕續
漢志曰將軍有部部下有曲罾魚網也音曾弋繳射也分音扶問反矰碆飛流纖羅絡
縯遊雉羣驚晨鳧輩作翬然雲起霅爾霧落矰弋矢也碆寅
碆同音補何反又補佐反說文曰以石著谁繳也絡縯張羅貌也縯音寅羣通輩飛也音撣霅音素洽反廣
雅曰霅雨也言鳥中繳如雨之落爾乃藐觀高蹈改乘回轅泝恢方
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藐遠也音
名小反田獵既罷故改乘回轅也左傳曰改乘轅而北之泝上也恢大也馮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
荒忽幽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
相驅厲疫走蜮祥靈保神巫也楚辭九歌曰思靈保兮賢姱周禮方相氏掌執戈揚楯
帥百隸以毆疫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詩蟲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鼈三足今俗謂之
水弩也○劉敞曰正文案導當作道捎罔兩拂游光枷天狗緤墳羊捎音
所交反鄭注周禮曰捎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游光神也兄弟八人天狗星名也春秋元命包
曰天狗主守財緤繫也音息列反墳羊土之怪其形似羊見家語然後緩節舒容裴
回安步降集波籞川衡澤虞矢魚陳罟波籞池籞也前書音義曰
籞在池中作室可用棲鳥入則捕之又曰拆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
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也左傳曰魯隱公矢魚於棠矢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夏濫罟於泗川里革斷其
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水虞於是登川禽而書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方孕又行罟貪無藝也
公曰吾之過也籞音圉茲飛宿沙田開古蠱翬終葵揚關斧
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茲飛卽佽飛也呂氏春秋曰荊人佽飛涉
江中流兩蛟繞其船佽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魯連子曰古之善漁者宿沙渠子使漁山側雖十宿沙子不
得魚焉宿沙非闇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晏
子勸景公饋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持楯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而禦

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黿頭鶴躍
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蠱冥冶通聲
亦揮也廣雅曰終葵椎也關斧斧名也刊除也踵猶尋也介謂鱗蟲之屬也旅衆也○劉敞曰注公孫捷
持而再搏乳虎案如下文則此少曰吾二字逆獺湍瀨濟濞汾撓淪滅潭
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黿濟音蒲艮反撓
奴教反並入水貌也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鼉音壇鮪鱣屬也大者為王鮪小者為叔鮪禮記季春之月天
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黿也於是流覽偏照殫變極態
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嵺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
虞人植旍獵者效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流覽謂周流觀覽也
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也又曰車弊獸禽以享礿注曰車
弊車止也嵺音力救反愀音七救反亦蕭條貌也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
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宏大也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
以蒲柳被以綠莎瀁瀁沆漭錯紾槃委天地虹洞固
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純緣也音之尹反蒲亦柳也瀇音胡廣反瀁音
養沆音胡朗反漭音莽並水貌也錯紾交結也紾音之忍反委音於危反虹洞相連也虹音胡貢反朔生
也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鄭注曰大明日也言陂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乃命壺涿
驅水蠱逐罔蜽滅短狐簎鯨鯢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蠱涿音丁角反蠱音
公戶反罔謂罔兩也簎籠也短狐卽蜮也簎音七亦反說文曰刺也周禮鼈人掌以時簎魚鼈龜蜃鄭衆
注云簎謂以杖刺泥中搏取之然後方餘皇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
靡颸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蓍蔡浮湘靈
下漢女游方猶並也餘皇吳之艦名也見左傳舼小舟也音渠恭反淮南子曰越舼蜀艇不能
無水而浮颿音凡櫂棹也音直孝反颸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簫鼓鳴兮發櫂歌劉向列女傳
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魚出聽淮南子曰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論語曰
臧文仲居蔡注云龜出蔡地故以為名也湘靈舜妃溺於湘水為湘夫人也見楚詞漢女漢水之神女詩
云漢有遊女水禽鴻鵠鴛鴦鷗鷖鶬鴰鸕鷀鷺雁鷿鷉乃
安斯寢戢翮其涯鴛鴦匹鳥也鷗白鷗也鷿鷉鳧屬也爾雅曰鶬麋鴰今謂之鶬鴰音括

鸕鸕鷀也揚孚異物志云能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鵠白鵠也鷺白鷺也鷫音步屋反鷖音鷖鷖鷖方言曰野鳧也甚小而好沒水中膏可以瑩刀劍鷖宿也詩曰乃安斯寢匯水濱也

魴鱮鱏鯾鰋鯉鱨魦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

鱮音序似魴而弱鱗鱏音徐林反口在頷下大者長七八尺鯾音卑連反魴之類也鰋音偃今鰋鮎白魚也鱨音常詩魚疏曰今黃頰魚也魦音沙或作鯊鄭義恭廣志曰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詩大雅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鄭玄注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也皆以跳躍又曰白鳥翯翯翯肥澤也音學言並得其所也尚書中候曰武王度孟津白魚躍入于王舟中也

然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

伶樂官也詩國風序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禮記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鄭注云方板也於

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

禮記曰天子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然後擺牲班禽淤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千重山罍常滿房俎無空

廣雅曰捭開也字書擺布字也音步買反班固西都賦曰置互擺牲班布也淤與飫同左傳曰加膳則飫賜犒勞也山罍畫為山文禮記曰山罍夏后氏之樽也又曰周以房俎鄭玄注云房謂足下跗也有似於堂房矣

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鍾鳴既觴

周禮酒正中士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膳夫上士掌王之食飲膳羞說文曰醪汁滓酒也大雅曰或燔或炙騎行也既盡也流俗本炙字作燔既字作盡皆誤

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闓鼉華羽之南音

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禮記曰嘽諧慢易之音作而人康樂鶡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以調羽也

所以洞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慉駭恫底伏

越散也蘊慉猶積聚也慉與畜通恫音洞底伏猶滯伏也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此言作樂亦以疏散滯伏之象

鍠鍠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

鍠鍠鎗鎗鍾鼓之聲也鍠音橫鎗音測庚反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王與百姓同其樂則王矣農郊田野也

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

入享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遠國也葱嶺西域山也西河舊事曰嶺上多葱因以名焉徼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夷戎翟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胥音諝○劉攽曰注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案文當作通名謂總稱言語之官為象胥也

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

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棄酌景公曰諾范昭已飲晏子命徹尊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試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

槃樂也虞與娛同

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為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

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吏之理左傳云晉趙盾為國政由質要杜預注曰由用也質要契券也刊音苦寒反

采清原嘉岐陽登俊傑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

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軍又楚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左傳楚平王詰姦慝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也

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龍

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介特立也畎畝謂隱於隴畝之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羣雅音義云謂大雅小雅之人也潛龍喻賢人隱也

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矚鼎俎耳聽康衢營傳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大車

矚視也音所解反鼎俎謂伊尹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康衢謂寗戚也說苑曰寗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傳說代胥靡刑人築於傳巖之野高宗夢得之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也

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羣瑞

俾使也昌當也宏大也前書揚雄曰宏言崇議軼過也三家三皇也

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

麟於西囿納僬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園帝王記曰堯時僬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也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論語孔子曰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詩大雅曰天錫百祿子孫千億也禮樂既闋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闋止也音苦穴反新城縣屬河南郡今伊闕縣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融集云時兄伉子在融舍物故融因是自劾而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左將軍奏融遭兄子喪自劾而歸罷署當免太后崩官制曰融典校祕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望欲仕州郡免官勿罪禁錮六年矣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廄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延光三年○劉攽曰正文廄長史案廄長自是官名後人不知妄加史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端門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埋根言不退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毛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相與笑之比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記廝養賤人也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參在申爲晉分并州之地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埶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三輔決錄注曰磾字翁叔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隴漢之間謂客於漢陽時易也卦初九曰磐桓利居貞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莊子曰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識性也匡正也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

輕死

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前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謂相隨受刑之人也。莊子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死生也。此爲務全之憎薄也。○劉攽曰：注胥靡登高也，案文多也字。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書鼂錯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爲安存之慮深也。

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後漢書卷九十上

後漢書卷九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六世祖勳，（謝承書曰：勳字君嚴。）好黃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禮記曰：曾子有疾，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難臨死而不失正道也。○劉攽曰：注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案文多一也字。）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有周之胄。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勳，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安郎長，及君之身，增修厲德，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撓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差曰定。）

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菟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揚雄作解嘲，班固作答賓戲，崔駰作達旨。）乃斟酌羣言，譴其是而矯其非，（譴亦是也。）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王對閭邱卭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及胡耉，獲則取之。杜預注曰：胡耉，元老之稱。）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也。）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摯，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衒，自媒衒也。論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周禮滌狼氏下士八人，執鞭以辟道也。）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悅之，以為大夫。矸音岸。骭音尸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期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豢，養也。）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孟子曰：若仲尼者，拔乎其萃，出乎其類。）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也。）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羨音以戰反。本或作美。）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回，曲也。要音一遙反。言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屨）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留也。）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彼謂貧賤，此謂榮祿。）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覿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

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
興曰胡爲其然也謖然翕斂之貌音所六反胡老曰居吾將釋汝
居猶坐也釋解也昔自太極君臣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洪大也三代之隆亦有
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紘弛
王塗壞太極陁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淮南
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旄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於是智者騁詐辯
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講習也電駭風馳霧散雲
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
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胸腹也王資臣
萬金而遊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
國畢從頓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白璧一雙連衡者六
印璽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六國之印駢並也組
綬也流離光彩見也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
夫華離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
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
轂天天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穀天天是椓毛萇注云速速陋也鄭玄注云穀祿也言鄙陋
小人新貴而得祿也天殺也椓破之也韓詩亦同此作轂者蓋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方猶並○劉敞曰
正文天天是加案上天當作天據今詩文正然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易豐卦上六曰
豐其屋蔀其家王弼注云蔀覆也屋厚覆暗之甚也蔀音部是故天地否閉聖哲
潛形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石門守晨沮溺耦耕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
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桀溺耦而耕並隱
遁人也顏歜抱璞蘧瑗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歜曰願先生與寡人遊歜辭曰
玉生於山制則毀焉非不寶也然大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歜願得晚食以
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以自虞知足以歸反於璞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蘧伯玉邦有道
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爲保其生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

乘逝而遺輕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同
車宦者雍渠參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遺輕謂若棄輕細之物而去言
惡之甚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
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
萌蒹葭蒼而白露凝月令仲冬律中黃鍾融風艮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
冰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爾雅曰蒹薕也葭蘆也
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
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
基絙音古鄧反絙與亘同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泜泜庶類含甘
吮滋泜泜齊貌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
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
士端委縉綎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說文曰縉赤白色也綎系綬也音它
丁反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鴻水鳥也漸出於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
曰振振鷺鷺于下注云鷺白鳥也喻絜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譬猶鍾山之玉泗濱
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采浮磬不爲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密
山之玉榮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云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
人索盡也音所洛反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
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音頻亦反謂禹理洪水
而開道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居也音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詩小雅曰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
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也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
揚鋒不給於務蓑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蓑荷笠毛萇注云荷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
禦暑擐貫也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
裕夫世臣門子暬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暬御毛萇注云暬御侍御也天
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
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

屣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群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河上公注云持滿必傾不如止也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泊猶靜也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鵩鳥賦之文也言夸華者以死於權勢也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為不足長者不為有餘損益將何加焉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踣音步北反叶韻音赴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也見韓詩前書曰史遷薰胥以刑音義云謂相薰蒸得罪也誅協韻音丁注反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害何也音曷天高地厚跼而蹐之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故言聖訓也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九河謂河水分為九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是為九河也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抗協韻音苦郎反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熸何光芒之敢揚哉煙炎熸火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致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音子廉反炎音焰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則侯王肅朓則侯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易坤文言曰履霜堅

冰至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班固曰肴覈仁義之林藪也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龜鳳喻聖人霧露喻昏闇也迂曲也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斁厭也渝變也百歲之後歸乎其居詩唐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幸其獲稱天所誘也謂小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罔漫而已非己咎也罔漫猶無所知聞也非君子之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輈伯翳卽秦之先伯益也能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豢龍並見左傳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曰奚仲作車衡軛也輈轅也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倕舜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王御驊騮騄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圉人養馬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殽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斬之遂以為車右瞫音舒稔反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弓父弓工也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荊

人依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邱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待制格五今之簺也東方朔以筭談笑併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杜預注左傳曰優調戲也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前書上官桀武帝封為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雖風蓋常屬車桑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為侍中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忸怩心慙也忸音女六反怩音尼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衡眉目之間也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靈液也亭亭孤峻之貌踔猶越也音丑教反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堂谿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為西鄂長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劉攽日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為函函故無函匠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

姓虛縣萬里蕭條縣音玄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負薪賣以給食歌謳道中後拜會稽太守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乎前書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為庶人從闕下亡命數月冀州部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者召拜為冀州刺史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

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尚書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勿祇畏言勤勞戒懼也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普歷反史記曰霹靂陽氣之動也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聿遂也懷來也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也朱衣謂祭官也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齋者絳緣領襮音文伐反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劉攽曰案文當作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疏廢。解除謂謝過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地道易，稱安貞。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其象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幷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污，屢生忌故。小污謂病及死也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修羣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福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宅，共處其中耳。儀禮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眾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恆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眾庶解悅。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略曰春秋義日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敘意探指求源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蝗蟲宜敕正眾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毒傷公小國諸侯勤政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況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參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與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制曰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災必有緣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祆僞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

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說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劉攽曰注則可致太平案文多一可字又曰敎寧我人案敎當作救救寧出尚書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右用事之便謂權要之官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者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平和也章明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論語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此邕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漢書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及載遂御之鄭玄注云祖謂將葬祖祭於庭載謂升柩於車也○劉攽曰正文桓思皇后案桓當作桓謂桓帝后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

爲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
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
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
皆恥與爲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
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
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太極
殿西有金商門也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
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亡續漢
志曰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徵篇曰
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
冠尚未變詔以問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
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爲平陽侯女立爲后至哀
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
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及頭冠或成爲患滋大也○劉攽曰注是
后父禁爲平陽侯案如上文此處少一歲字又當作陽平侯非平陽也又特詔問曰比
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
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而不言易曰
括囊無咎王弼注云括結也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
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皁
囊封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皁囊也邕對曰臣伏惟陛下
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
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
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
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以當譴責欲令人
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
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

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嬈音女鳥反生則
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
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
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
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趙嬈及霍玉也今
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
勳偉璋偉姓也璋名也漢有姓偉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音玄
蔡邕集玹作玄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
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伏
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
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
大臣君之四體謂股肱也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
小吏雕琢大臣也雕琢猶鐫削以成其罪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
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
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
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
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厭伏也音一葉
反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荅天望聖朝既
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
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身敢觸忌
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
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
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
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
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衞尉質質字子文
著漢職儀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

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
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中傷也於是詔下尚書召邕
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為
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休假也前書音義曰吏病滿百日當
免也郃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續漢志曰書佐
主幹文書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為
用致怨之狀邕集其奏曰邕屬張宛長休百日郃假宛五日復屬河南李奇為書佐郃不為
召太山黨魁羊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為尚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郃被詔書考胡母班等
辭與陟為黨質及邕頻詣郃問班所及郃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郃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邕集作
募母班也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
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
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
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
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
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
以災異齎詔申旨誘臣使言齎猶持也賷齎通臣實愚戇唯
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
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康寧之計
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
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
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
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
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
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
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
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

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
時質為下邳相故不聞也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
阬埳誠冤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
章辭情何緣復聞趣音促飲猶隱匿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和
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送雒陽詔獄考吏張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謗怨未有所施法令
無此以詔書又刊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曉是吏遂數章
為文書臣質案俗本有不解款字或改為報或改為款並非也死期垂至冒昧自陳
願身當辜戮匄質不并坐匄乞也則身死之日更生之
年也惟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
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
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
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
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
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
縣即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
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
其所著十意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
曰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謙但懷
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
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難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
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
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
典羣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
有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分別首目連
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
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

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屬猶勸也音燭）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慚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張騭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奇聲獨絕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傅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

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憘歎聲也音僖）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憮猶怪也音武）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莞笑貌也音胡板反）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勑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閒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

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震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遠近以爲非宜（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輪青蓋金華爪畫轓廣雅轓箱也）卓於是改乘皁蓋車（續漢志曰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佷用（○劉攽曰案文多自假用不成文理當云卓假多自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恆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爲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算緡榷酤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

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埶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流極皆放也極音紀力反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謂迫促之令不得遊風塵也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謂三日之間位歷三臺也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之故子父相保見淮南子也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慶謂恩遇也懷思也荷恩遇者豈不思之乎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左傳鄭伯見虢叔曰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杜注云不舉盛饌也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執政謂王允也放此為戮放音甫往反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侈謂紗帳女樂之類音伎謂數琴吹笛之屬也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謂對事於金商門指斥面言無隱諱也籍梁懷董名澆身毀籍梁謂融因籍梁冀貴幸為作西第頌懷董謂邕懷董卓之恩也澆薄也

劉攽曰此卷內詔字多改作制字待詔作待制是也又言誥羣臣各言字致要亦本是詔字蓋武太后諱照此時悉同避照字後人既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

後漢書卷九十下

後漢書卷九十下考證

蔡邕傳不寢寐者十旬○宋本作七旬。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臣世駿按此與張馴傳。皆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儒林傳序云。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李巡傳云。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考邕傳。注引洛陽記。亦祇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晉羊欣筆法。魏酈元水經注。亦祇言五經。意熹平四年。邕等所奏求定者六經。暨光和六年書丹立石。祇五經耳。

邕乃自書冊於碑○冊字。何焯校本改丹。

皆屈情從制○屈情二字。監本訛作出凊。從宋本改。

奏其所著十意注唯記紀傳○記字一本作有。

後漢書卷九十下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左周黄列傳第五十一

左雄傳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爲白玉之清潔當與衆人和同也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戹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謨謀也尚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尚書皐陶謨之詞也惠愛也黎衆也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云小雅也渰陰雲也淒淒雲興貌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公田乃及私田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襃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襃豔謂襃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襃姒之親黨謂皇甫爲卿士仲允爲膳夫家伯爲宰番爲司徒蹶爲趣馬楀爲內史聚子爲師氏也幽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詩小雅番音方元反聚音側流反楀音記禹反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剗削也五等謂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爲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揚雄長楊賦曰秦猰窫其士封豕其人也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鬬且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豺虎焉殆必亡者也○劉攽曰注畜貨聚焉國語作聚馬此誤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期匝也謂一歲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

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反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也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以為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又上疏言宜密為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為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脩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達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好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脩令遷琅邪都尉也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解見順帝紀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

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天下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遘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傳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閻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傳也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

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倀（音丑良反）代郃為司徒。舉猶為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勑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為順帝也。）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加諸。（韓信、彭越、吳漢、賈復也。）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倀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倀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平丘縣，屬陳留郡。）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為規誡。（章謂所上之書。）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敬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

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言立大中之道而行之也。）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訓亦遜之義。）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埶，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歿，終也。）昔武王入殿，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武王入殿，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出傾宮之女於諸侯。）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己；（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也。）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厚傳。）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

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之文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却行而求逮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稽覽圖之文也解見郎顗傳也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並對以爲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別音彼列反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大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襄公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卽位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杜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爲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周官曰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官人皆絜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爲大絜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掩涕纂文曰薤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薤露歌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還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也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眚舉對曰陛下初立遵脩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也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勑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

顯明者驛馬上之壘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爲太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事見左氏傳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親盡故通言先公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爲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閭以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比干墓軾商容閭故公叔見誄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不亦文乎謚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爲右扶風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故曰蒙述也○劉攽曰注尹翁歸爲右扶風案文少一卒字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魚伯夷史魚也忠踰隨管隨會管仲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咨十有二牧欽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爲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也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子勰音叶

勰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爲知命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傳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州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聞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詮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

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爲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樊君樊英也事具英傳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閒者以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曰常以太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卽置積部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末算卽主歲之卦也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蒙謂陰闇之氣散謂不精明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洛謂圖書之文也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論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貸者九人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大過自讓黜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貸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也○劉攽曰注郭都之等案文多一之字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勑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因徙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卽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人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卽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弗聽後戰敗績于姜氏之戎墢音扶發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卽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厲風見呂氏春秋也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也易曰君子自强不

息斯其道也。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啓爾土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劉攽曰：正文以宜周公，案以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高祖為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戶。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

拜瓊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邟鄉侯，說文云：邟，潁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邟。音亢。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五侯謂左悺、徐璜等。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則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惏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冰泮喻危懼，枳棘喻艱難。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形，兆也。言未有天下之兆。畫或作書也。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埶同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

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言曰金口木舌也塞陛下耳目之
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
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卧反
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
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眾知雲
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
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眾又并坐，
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
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
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見
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
賢大夫也趙簡子不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丘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藪
涸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尙
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埶，坐事當罪，越
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
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
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
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
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抵投也音紙碎
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
投杼；解見寇榮傳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
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說王曰伯子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
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遂
見之乃逐伯奇也○劉攽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是尹吉甫子王國未詳夫讒諛所舉，
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

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賁
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
三泉。三者數之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為名者取其深之極也其
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
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
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
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
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
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
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副本詣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
「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
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
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
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久次謂久居官次也
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
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音乃來反於
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
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
下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
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
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
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節，出為魯東
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
家人莫見墯容焉。琬被廢弃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
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為

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駮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下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虆。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焉。崔杼弒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衍傳。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土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之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也。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劉攽曰。案文當作因時識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駮。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褊狹也。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晧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彊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碩。大也。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彌縫猶補合也。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廣雅曰。遒。急也。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下蕃。彙。類也。易

曰以其彙征吉彙音謂登朝理政並紓災昏紓解也音式余反瓊名夙知累章國疵疵病也琬亦早秀位及志差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家反

後漢書卷九十一

後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左雄傳孝廉徐淑注淑字伯達○毛本作伯進

封陰謀之功○何焯曰功一刻日

周舉傳言事者多云○云字毛本作矣

雖以雞露之歌注雞上露何易晞○臣艮袤按古今注露上有朝字以七字爲句

黃瓊傳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何焯曰於是下當有與字

有作者七人之論○論毛本作志

陛下不加清徵○諸本同徵當作澂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劉攽曰伯奇是尹吉甫子○子字諸本皆誤作事

後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二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荀淑傳 子爽 孫悅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卿名況趙人遊為楚蘭陵令著書二十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刺梁氏故出也莅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弃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二縣皆為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緄音昆燾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注非專本或作敷初，荀氏舊里名西豪，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也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儁才動止以禮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及卒學士惜之誄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禎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淑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諝。諝音息汝反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元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易說卦曰離為火為日也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盡謂盡其哀戚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故其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遺忘也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事見論語致猶盡也極也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左氏傳臧武仲之言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劉攽曰案文以自當作自以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前書翟方進為丞相

禮後母憂行服三十六日此漢事曰不敢踰國制也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憚難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禮記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語見易序卦也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易乾坤至離為上經咸恒至未濟為下經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繫辭之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王弼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五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感以相與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為湯湯名天乙也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為主尊卑不敵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皆易繫辭之文也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崐猶高也易艮下兌上為咸艮為山夫象也兌為澤妻象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雊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易說卦之文也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荄音該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士冠禮為始士婚禮次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式法也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敘矣韙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是來備各以其敘也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眾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娶九女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左傳曰昔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為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劉敞曰注昔晉侯有疾玩文多一昔字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為瓊室瑤臺以臨雲雨紂為傾宮解見桓帝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事見尚書無逸篇其詞與此微有不同也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

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
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
配陽施祈螽斯(螽斯蚣蝑也其性不妬故能子孫衆多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
振兮)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
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
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
地節而四時成(節卦彖辭文也)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
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
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
董仲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嚴督
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卽弃
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
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逄
舉有道不應及逄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
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劉
敞曰案文當作弔喪問疾)又私諡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
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服曰大夫爲妻齊衰杖期禮記曰曾
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後公車徵爲大將
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敗
而詔命中絕獻帝卽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
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
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

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
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
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
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
可爲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辨讖幷它所
論敘題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彧並
知名或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
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
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
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
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濡跡解見崔駰傳)荀
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
尾焉(易履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王輔嗣注云履虎尾者言其危也)觀
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楊彪黃琬也)及後潛圖
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逶迤曲也)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
貧無書每之人閒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
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
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
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
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
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
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而奏
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

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肆，放也。）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舜謂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宮仞有三尺也。）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言自足也。）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周，給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眞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愼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章化。（章，明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脩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政，國政也。言脩國政而寄軍令，鄰國不知。）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明賞必罰，審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又言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也。）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淫，過也。左氏傳：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也。）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

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

三十篇韶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于是夏而歌之也）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濟成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傳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爲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贏長（贏縣故城今在兗州博城縣東北）賊聞其賢相戒不入贏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辨理而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竝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傳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密縣山也）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竝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之面責慶克夫人遂譖武子而逐之事見左傳○劉敞曰正文案昭當作招）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逶迤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爲司隸校尉（海內先賢傳曰繇字元常郡主簿迪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爲尚書郎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

陳寔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

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於請託也)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强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也)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司官謂主司之官也)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也)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先賢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為謚)有六子紀諶最賢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雝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汧隴以東商洛以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還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左傳曰楚沈尹戍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也)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

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累卵解見皇后紀。崢音上耕反。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辨讀曰辦。嚴，裝也。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爲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爲魏司空。羣字長文。魏志曰：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羣、紀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天下以爲公慙卿，卿慙長。

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古者諸[illegible]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成羣，言衆多也。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終。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寔、紀、諶形象焉。○劉攽曰：案正文多一諶字。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絜放言爲高。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illegible]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贏寇懷道。太丘奧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illegible]慶基既啓，有蔚潁濱。二方承則，八慈繼塵。[illegible]

後漢書卷九十二

後漢書卷九十二考證

荀淑傳後再遷當塗長。注：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臣世駿按：當塗，後漢屬九江郡，唐屬濠州，注云在宣州誤。

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臣世駿按：魏志注引張璠漢紀，汪作詵，專作旉。此傳注云：專本或作敷。疑專爲傳寫之誤。

荀淑子爽及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困學紀聞曰：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又私諡其君父及諸名士。○何焯曰：此所謂君，指太守令長言之。

荀淑孫悅農桑以養其性。○諸本同。臣良裘按：申鑒原文作養其生。

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勸字，申鑒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

韓韶傳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舞陽，本或作長社，誤。

後漢書卷九十二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李固傳子燮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郃子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為公也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不就五府連辟皆辭以疾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賈建舉固也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人主與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illegible]圜丘之祀[illegible]方澤之[illegible]姊月[illegible]郊寶有山川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命也[illegible]有德者乃[illegible]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

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殆危也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廣之意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祿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馬一人千石掌宿衛

也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他功德
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
先守一歲然後補真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
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
民將盡病也板反也卒癉病也詩大雅凡伯刺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今
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
亦為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illegible]人[illegible]以理舌語宋均注曰
斗為天[illegible]古[illegible]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illegible]人[illegible]理[illegible]口使言有條理斗斟
酌元氣運平四時春秋[illegible]曰天皇[illegible]於是斟元氣[illegible]以五易威宋均注曰威則也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
也法也天皇[illegible]之[illegible]氣[illegible]也璿機受行文之當[illegible]也
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
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
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
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
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
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
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此
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
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
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
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
室金匱之書紬音抽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
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
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
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
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

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
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
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
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
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
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劉
攽曰案固前已云為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敘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復拜議郎少己復二
字也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梁州記曰關城
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杜門不交人
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
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
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
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曷為
褒為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褒賞義○劉攽曰注為
其與盟也案文少一公字貶無駭以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入極公羊
傳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之也曷為貶疾始滅也夫義路閉則利門開
利門閉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
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
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
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
窮路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涸窮路以魚為喻也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
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劉攽曰案繼是
繼之義不可施於此蓋本是繫字繫綴天下之望也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
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
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為昭儀專
寵成帝貴人曹偉能等生皇子皆殺之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

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
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
潤而沈陰鬱決雲起貌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
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祇敬
也言天無親疏惟善是與可敬畏也書曰皇天無親如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
側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月者大臣之體也前書李尋上疏曰月者衆陰之
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
則移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史記蔡澤謂范雎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
也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易曰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見天地之心是以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為利所誘怵迫於憂勤也
怵音息律反或音黜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
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
日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
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俋俋然
耕不顧亦見呂氏春秋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
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謂靈
輒也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
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
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
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
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
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
冀為千里移檄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
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
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

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
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
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
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為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
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
義獵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
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人有觀
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
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
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
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閭未嘗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
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
見史記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
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為諸生博極羣藝十
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
江夏太守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
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
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
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
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
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
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祿大夫周舉
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
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勑令起又薦陳留楊倫倫見儒林
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臨字子陵熙之子為平原太守見百

家也請清河房植等植見黨人篇也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以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為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希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有病崩於沙丘徐廣曰趙沙丘宮在鉅鹿也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丞相李斯為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元年楚漢並起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王康等就斬京安等立順帝也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也戒鄧閻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殤帝帝時誕育百餘日三歲而崩又立安帝時十餘歲閻太后立北鄉侯其年薨又徵諸王子擬擇立之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

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殤帝陵也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堊色也欂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酸餧不易也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聿述也詩大雅曰文王烝哉適追來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窴呈試出入踰侈輜軿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軌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注曰璇美玉也璣衡也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軌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

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勉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嬰等攻殺江都長九江廣陵是荊揚之地故云州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荊州刺史梁商弟讓為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戒南陽太守糾豪傑憚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為令長貪濁者徵拜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閒國祚三絕順帝崩沖帝立一年崩質帝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昌邑哀王子也昭帝崩霍光立之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劍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未有別理而易奪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眾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字林曰鈇鑕椹也鑕音質椹音竹心反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固臨終勑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殮於本郡墝埆之地不得還墓塋污先公兆域見謝承書也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祚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慚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偃師長袁宏記曰

基字憲公茲字季公並爲長史聞固策免並弃官亡歸巴漢南鄭趙子賤爲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勑吏驗實就殺之小子燮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璞注曰交通四出者也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恒直潁陵人也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五成童舞象也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著顏籀曰鉞斧也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腐生者猶言腐儒也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跼曲也蹐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也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殉迴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類耆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察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爲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太公謂祖父郃也密與二兄

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六尺謂年十五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名姓爲酒家傭謝承書曰燮遠遁身於北海劇託命滕咨家以得免實此不同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

發錢三億以賓西園事見宦者傳變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劉攽曰案甄邵遷爲郡守不得言受封未知當何字或云少一璽字先受璽封謂拜郡誥也邵還至洛陽變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變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傳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續漢書曰累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氾宮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紱蒼頡篇紱綬也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奏可於是悉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一依舊典也又冀屬喬舉氾宮爲尚書喬以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橈回邪也橈曲也由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也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生耿伯譽與鮪[illegible]上冀諷吏執鮪爲喬門生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從宜令其自盡也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鈇鑕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蘄長蘄今徐州縣也音機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

牧豕云袁山松書曰一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非一塗也立言踐行立其言必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徇求也將以定去就之槩槩節也立身之道唯孝與忠全死生之義類得其所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夫專為義則傷生貴義則賤生也專為生則騫義騫違也專為物則害智為物則役智故為害專為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論語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也易曰確乎其不可拔論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朋猶同也致主文宣抗情伊稷伊尹后稷也道亡時晦終離罔極罹被也毛詩曰讒人罔極變同趙孤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世載弦直載行也

後漢書卷九十三

後漢書卷九十三考證

李固傳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羊字本或作揚

如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如字本或作加

夏門亭長呵之曰○臣世駿按杜喬傳喬故掾陳留楊匡托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卽此夏門亭長也章懷失注

後漢書卷九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吳祐傳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漢書作祐）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恢或作惔音徒濫反）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為審矣）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希望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徼要也音江堯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侈言發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札也）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為郡吏也）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耆舊傳曰太守冷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軷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為道路祈也周禮大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軷注云犯軷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柏為神主祭之以車轢軷而去喻無險難也○劉敞曰注以芻棘栢案禮記云菩芻棘柏此少一菩字也）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真字夏甫）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曰尹茲東夏也）官至酒泉太守（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三十二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汝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為父市單衣）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毋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今若背親逞怒（若汝也逞快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手曰械）曰國家制法因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謂以繩為繯投之而縊也繯音胡犬反）祐在膠東九年（陳留

書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牋檄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也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鄃陽侯相鄃陽縣屬汝南郡音輸皆有名於世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也犨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鄂長風俗通曰唐溪夫槩王奔楚封堂谿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溪堂同也旬日能諷誦之典深敬焉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欲寫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數曰嗟乎難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諭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前書龔遂山陽南平陽人為勃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穀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更也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略也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事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牙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說文曰縟繁綵飾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四體猶手足也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太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孔子取為孝經之詞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載有若之詞也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後仁則曾參不得不賢於顏子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

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史記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目不能樂兼其美也）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曾參閔損也）管仲以九合為仁功（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於鄄兩會于幽又會檉首止戴甯毋洮葵丘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孔安國注尚書曰昧冥也爽明也）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詞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百家眾氏投間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投射閒隙而翫百氏也）洋洋乎其盈耳也（洋洋美也）渙爛兮其溢目也（渙爛文章貌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員天為蓋也）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荊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事見逸人傳）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已來（束脩謂束帶脩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辭之文也）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色媿曰赧音女版反）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百餘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夫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枝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焉）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錮謂閉塞）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章故圖其像而偶之焉）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史弼傳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郡守（續漢書曰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為郡功曹承前太守宋訢穢濁之後悉條諸生聚斂吏百餘人皆白太守臧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勃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諡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孝景皇帝驕梁孝王（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景帝嘗與王宴太后前日千秋萬歲後傳王爰盎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盎也）而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謂彼狂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剽音疋妙反）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也）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州司不敢彈

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恐遂滋蔓爲害彌大蔓長延也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爲癭陶王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鉤謂相連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illegible]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illegible]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illegible]其五有黨[illegible]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illegible]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水土異齊風俗不同[illegible]漢書曰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宅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俸音扶用反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敕斷絕書屬屬音之欲反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宅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劉攽曰案文誤字當作[illegible]弼乃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閒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荼苦菜也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刎[illegible]也楚辭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弃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郡邸若今之守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青州先賢傳曰洪字子休平原人也清達博辯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牖殷獄名或作羑亦名羑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曰散宜生南宮括閎夭學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閎夭之徒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它奇怪物因殷嬖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孽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爲彭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先賢行狀曰瑜字雅璜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爲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烝烝猶仍也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

哉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前書王翁
孺曰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吾所活者千人後世其興乎史弼頡頏嚴吏頡頏猶上下也
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不大謂子孫衰替也斯亦未可論
也

盧植傳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
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
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
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
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
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
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
曰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言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
之隕為將及焉杜預注曰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漆室有倚楹之戚
琴操曰魯漆室之女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
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踐吾園葵使吾終年
不厭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
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絃歌以
女貞之辭自經而死○劉攽曰注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一以字憂深思遠君子之情
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孝經曰士
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規誡如骨象之見切磋書
陳謀及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詩詠詢于芻蕘詩大雅曰
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注云芻蕘採薪者也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
瞽言哉無目眹曰瞽眹音直忍反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
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
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也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見和帝紀尋春秋之
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
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今同宗相後
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己
力乎叨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也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
世祚不競競彊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
賊伺隙恒岳勃碣勃勃海也碣碣石山也特多姦盜將有楚人
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
自晉歸楚立為君比弟公子棄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
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置諸子之
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
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為喻也謂
京師為幹四方為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
獨為奉山園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
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
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
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解其事意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
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
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回冗猶紆曲也臣前以周禮
諸經發起粃謬粃粟不成也喻義之乖繆也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
家乏無力供繕寫上繕書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願得將能書
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
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
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為名前
書謂文字為小學也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
並敦悅之興子眾也自有傳左傳曰郤縠悅禮樂而敦詩書也今毛詩左氏周

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別於外也）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朓者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向以爲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速也）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注曰避正寢過日食時也）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巳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宥之也）三曰禦癘（防禦疫癘之氣）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拾以安遊魂（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脩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希求也）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蠲除也）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埶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劉攽曰案文少之字不成文理）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詭詐也轘轅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也）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桓涉鮮卑討柳城登白狼山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

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也)存其子孫并致薄醊(醊祭也音張芮反)以彰厥德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為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危亂而見貞良之節(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蠢蠢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荊諸之倫(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衛人荊荊軻也諸專諸也)未有不冘豫奪常者也(冘行貌也音淫言冘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閤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岐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以其祖為御史故生於臺也)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注曰岐娶馬敦女宗姜為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客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壻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襒其門也岐嘗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識融如此也)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勑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遯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也)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曰岐為長抑彊討姦大興學校也)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玹音玄)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玹深毒恨(決錄注曰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蚩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延熹元年玹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決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為玹所殺戩音翦)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埶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閹豎專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

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壽藏謂冢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冢在今荊州古郢城中也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貲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豳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埶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實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〇劉攽曰正文著要子章句案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謂以義干梁冀爭李固也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爲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相承本作縫義亦通邠卿出疆。專命朝威。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後漢書卷九十四

後漢書卷九十四考證

吳祐傳踰越五領注裴氏廣川記○諸本同川當作州

爲祖遺注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軷○犯字監本誤祀從周禮大馭文改正

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仁毛本作人何焯曰他本同作人

史弼傳聚徒數百仕州郡注悉條諸生聚斂姦吏百餘人○諸本同生字疑衍

刑竟歸田里○刑他本多作弼上云論輸左校刑竟謂徒役期滿也段熲傳亦有刑竟字今仍監本

盧植傳遂隱於上谷○上字毛本作山

子毓知名注時舉中郎○毛本作中書郎

趙岐傳因字臺卿注以其祖爲御史○祖字監本誤作子從毛本改

娶扶風馬融兄女注三輔決錄注曰○注本或作志誤

後漢書卷九十四考證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皇甫規傳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眾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懸猶停也出於平人回入姦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也旅眾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兩營謂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埶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戚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也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安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為禍福也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詩大雅曰旱魃為虐如惔如焚魃旱神也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無狀者謂無善狀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梁商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可猶宜也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

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詔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坐為涼州刺史郭閎留兵不進，下獄。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古反。規素悉羌事，志自奮效，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埶，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戚，憂也。前變謂羌反。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

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氐大豪滇昌、饑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為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戾，乖也。爰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也。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就猶上也。○劉攽曰：案文軍上少一字，或督或領也。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勸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目也。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先事謂前輩敗將也。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謙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

遺匈奴以宮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也。鎭烏孫以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爲夫人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左傳曰鹿死不擇音，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也。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漢官儀曰左校署屬將作大匠也。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宂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人多意筭，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言欲歸第，避仕宦之塗也。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爲規賢。○劉攽曰：案文以爲規賢，非是，當云以規爲賢。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爲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誡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一除內嬖，無德而寵曰嬖，謂鄧皇后也。再誅外臣，殺桂陽太守任胤，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等也。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漢官儀曰矩字叔方。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古本反。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傳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東。

北地○劉攽曰注在今永州案下文永當作瓜永州無晉昌也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為博士故有牟氏章句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十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郭璞注山海經云鐻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以酒沃地謂之酹音力外反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如羊如粟喻多也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屠音直於反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時度遼將軍屯五原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閒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為憂復拜奐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柏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屯上谷郡甯縣故曰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祋祤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蟞等蟞音必薛反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闌板也又大風雨雹霹

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愼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散與蚯蚓同也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天子深納奐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奐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韙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奐歸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漢官儀曰司隸州部河南[illegible]七郡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寞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

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拍音片百反髀音步弟反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賫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人乎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燕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黨音佗朗反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人也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言將爲人所吞噬也企心東望無所復言熲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奐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也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緜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

已奢非晉文陸翽鄴中記曰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繒綵不
可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
用王禮是其奢也儉非王孫武帝時楊王孫死誡其子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去其囊以
身親土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祠
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
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王愔文字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為儒
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
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則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芝及
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初奐為武威太
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
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
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
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鄛鄉之封中官世盛宦者鄭眾封鄛鄉侯也暴恣數十
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
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
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奐被曹節等矯制使率五營士圍殺陳蕃竇武
等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詩國風也啜泣貌也音知劣反

段熲傳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
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為西域都護死城郭諸
國為發喪立祠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
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
儀曰丞秩三百石令秩六百石所在能政○劉攽曰案文單言能政不成文理當有一有
字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

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於道
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
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
竟徵拜議郎時太山琅邪賊東郭竇公孫舉等聚眾
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
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熲漢官儀曰訟字公孫
鞏人也乃拜為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
級餘黨降散封熲為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為郎
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
八種羌姐音紫且反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
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渡河使軍吏田
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
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春
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
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
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鬬且行晝夜相
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
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
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熲降○劉
攽曰案燒當一種不止九十餘口其種中九十口降亦不足記當作千字又雜種羌屯聚
白石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熲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
姐零吾種圍允街允音鉛街音階殺略吏民熲排營救之斬
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
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
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稽固猶停留也義從役久戀
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

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為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埶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熲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僇音良逐反又力救反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熲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熲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熲遂窮追展轉山谷閒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北略武威閒熲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熲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鳥音爵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輯定欲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埶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無慮都凡也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眾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劉攽曰案文鏃非可張未知何字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熲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為患熲前陳狀欲必埽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浹匝也浹音子牒反謂匝十二辰也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慰神光馬賢等亡魂也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

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熲破羌將軍夏熲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東觀記段熲曰傳出橋門谷也尋聞虜在奢延澤卽上郡奢延縣界也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熲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令鮮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熲士卒飢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陌競進也虜復散走熲遂與相連綴且鬬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熲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重趼也既到涇陽涇陽縣名屬安定郡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閒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傷敗曰衂音女六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言羌亦天之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今邢方無道天欲衛伐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也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占候也下察人事衆和師克克勝也左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也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劉攽曰宮縣案文宮當作官舊屯田營壁皆是故官也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衂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脩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貌也音古猛反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始服終叛至今爲鯁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左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杜預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除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埶必殄滅夏熲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

秦州上邽縣西南也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熲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熲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熲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郭璞曰蓐薦也言身不自安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也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冢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熲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為太尉其冬病罷復為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為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熲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熲功靈帝詔熲妻子還本郡初熲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儷蹤儷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白起王翦辛慶忌之流皆山西人也戎驂糾結塵斥河潼潼谷名谷有水曰潼水即潼關規奐審策亟遏囂凶文會志比更相為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後漢書卷九十五

後漢書卷九十五考證

張奐傳而召主簿於諸羌○何焯曰水經注召主簿張祁入

寇掠緣邊九部○部毛本作郡

奢非晉文注陸翽鄴中記○翽監本訛翩今改正

段熲傳乃令軍中張鏃劉攽曰鏃非可張未知何字○按通鑑作長鏃

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何焯曰徙滇吾餘種七千餘口於三輔乃永平初馬武事

後漢書卷九十五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陳蕃傳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錄衆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投棄也傳謂符也音丁戀反)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續漢志曰樂安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璆音仇又巨秋反)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埏隧今人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隧掘地通路曰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黷褻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

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駮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勑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蕃喪妻鄉人畢至唯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貲量也)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

之女豈不貪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爲齊桓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劉攽曰：案文令當作今。）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儁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

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城，苑名，在今汝州梁縣西也。）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敎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敎逸遊，（尚書咎繇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尚書無逸篇之言。）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秋前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瑯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祭公，祭國公，爲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周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書奏不納。自

蕃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埶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爲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劉攽曰：案姿是姿貌，此當作資也。）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音古本反。）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氾等，奉事中官，乘埶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劉攽曰：案漢魏鞫獄皆云考竟，此誤。）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瓆、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脩霸，務爲內政；（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譏其與讎狩也。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譏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也。）宜先自整敕，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

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胤讓淑忠戟五人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也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黄門趙津大猾張氾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說文曰悁悁忿也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黄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横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旁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入朝因見之爲檄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曰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於帝帝賜宣錢二十萬語見董宣傳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嗁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敷奏其言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太尉府有長史故因蕃見譴也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瓆字文理高唐人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瑨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

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並諫皆誅死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前書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爲異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阬谷中温處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温湯處號愍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阬古老相傳以爲秦阬儒處也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閭閎夭封比干之墓也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簧笙簧也言讒人之口以諭笙簧也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故使殺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杜預注曰勃盛也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曰茹食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

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閒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譴告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悢悢猶眷眷也。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使優施舞於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前書谷永上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也。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如存。[illegible]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也。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內音納。尚書曰：出納朕命。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謇愕之操，華首彌固。華首[illegible]。今封蕃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即，就也。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為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論語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注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也。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云：得，貪也。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音乃了反。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嬈也。女尚書，宮內官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也。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

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迕（迕猶遇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棟梁枉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騶騎士也）蹋蹴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銍縣屬沛郡）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illegible]）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illegible]）而驅馳嶮阸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illegible]）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illegible]）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illegible]）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illegible]）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王允傳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駑馬先之）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瓆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怒以事中允（中傷也）明年遂傳下獄（傳逮也）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宅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更經也楚苦痛也）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深計謂令自死）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恕己不責於人也）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是以孝文納馮唐

之說（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下吏免馮唐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帝即日赦尚復為雲中太守）晉悼宥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眾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周禮秋官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眥觸死（睚音五懈反眥音士懈反前書曰原涉好殺睚眥於塵中觸死者甚多）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轉側猶去來也）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人呼雨止曰霽）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微南四星曰執法也）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帝時疾愈故入賀也）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稜威稜也力登反）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劉攽曰今若一旦解兵關東案文多關東二字）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

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朝廷謂天子也)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幷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戩音翦)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爲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詬罵也音火豆反)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賤劣如僮豎)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强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太祖時爲相國)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歛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帝之懸解懸解喻安泰也)而終不以猜忤爲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緝合也易下繫曰人謀鬼謀言蕃設謀雖合而冥運未符也)言觀殄瘁曷非云亡(殄盡也瘁病也言國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大雅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子師圖難晦心傾節(謂矯性屈意於董卓)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謀誅卓爲工被殺爲拙也)

後漢書卷九十六

後漢書卷九十六考證

陳蕃傳再遷爲樂安太守注續漢志樂安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縣當作郡。臣會汾按千乘貞王傳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質帝時改封渤海。樂安仍當爲郡。故此傳言樂安太守也。樂安屬邑。有千乘。樂安兩縣。前後志初無改易。惟郡名耳。

營惑聖聽○何焯校本。營改熒。

王允傳种後眼輒見宏○諸本同。何焯校本。眼改眠。

後漢書卷九十六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七

宋　宣城太守　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　賢注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嗜猶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唯人生厚，因物有遷。」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來，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時異俗。」行音下孟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為物所牽制，則其志流宕忘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埴猶植。）叔末澆訛，王道陵缺，（叔末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而猶假仁以效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厮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褫猶奪也，音直紙反。厮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于召陵，此強梁褫氣也。又晉呂甥、郤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此為斯臺解情也。並見左傳。）霸德既衰，狙詐萌起，（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反。廣雅曰：「狙，獮猴也。」以其多詐，故比之也。）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王，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鎰；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見史記及戰國策。）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史記曰：楚惠王言莊舄，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辯詐謀以釣利於秦也。」賈誼過秦論曰：「贏糧而景從。」）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敦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書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也。）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於石渠閣，講論六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己者朋黨之，異己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同門，妒道真。」）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謂龔勝、薛方、郭欽、蔣詡之類，並隱居不應莽召。）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謂逢萌、嚴光、周黨、尚長之屬。）逮桓靈之閒，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婞，狠也，音刑鼎反。）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禮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初委反。）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音質。）二郡又為謠曰：「汝

南太守苑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謝承書曰成瑨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磐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怙特貴執不畏法網功曹岑晊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徵瑨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冠猶首也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名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為公族大夫韓無忌號公族穆子見左氏傳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說文曰誹謗也蒼頡篇曰訕誹也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摽搒希望也摽搒猶相稱揚也搒與榜同古字通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蕃姓也音皮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墠除地於中為壇墠音禪魁大帥也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刊削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睚音五懈反廣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瞋目貌也史記曰睚眦之隙必報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

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
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帝覽而悟
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
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
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
野崩離紀綱文章蕩然矣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
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
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
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
邈附呂布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
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
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
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
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
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傳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
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
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
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
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拜議郎
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劉攽曰案文多一又字初未嘗有陳何得言又
事皆效驗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
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為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
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
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即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
下獄自殺

李膺傳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時為太尉
漢官儀曰脩字伯游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亢高也唯
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
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
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
官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脩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朝
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
每破走之虜甚懼懾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痍拭血進戰遂敗寇
斬首二千級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綸氏縣屬潁川
郡故城今陽城縣也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
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者所羞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荀爽
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
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
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
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
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
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闟軒
闟屋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
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姦
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
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

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懽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攝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攝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尚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肆陳也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其故對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今膺等投身彊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石拜為內史臣賢案此言武帝誤也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家冀州亂徵敞為冀州刺史緄前討蠻荊均吉甫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征伐蠻荊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緄以順帝時討長沙武陵蠻夷有功故

以比之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謂祐奏梁冀弟旻又為司隸校尉權豪長之也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易解卦象辭也卦坎下震上解坎為險為水水者雨之象震為動為雷王弼注云也難盤結於是乎解也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公羊傳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者決辭也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解見張酺傳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阤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裁音才代反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解見耿弇傳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獄名解見靈紀也

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以朝廷爲汙穢也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論語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曰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爽致敬於膺故以父爲喻也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上帝謂天子鼎臣即陳蕃人鬼同謀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夷傷也融明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爲日坤爲地日之初出其明未融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旦乎以膺黜故喻之也虹蜺揚煇棄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弃和謂弃君子同小人也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曰大人休否休否謂休廢而否塞智者見險投以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雖匱人望內合私願匱乏也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毛萇詩注曰衡門橫木爲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楊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劉攽曰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謝承書瓚作珪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傳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軌車迹也言絕人事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蟬寂寞而無聲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力行謂盡力行善也禮記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尙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傳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室膺緒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爲主簿郡將少子賫出錢付之令

（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而但微猥遠近，謂與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教書，郡將爲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閱，白決罰，遂成學業也。）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爲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準也。）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累氣，屏息也。）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讒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三讓解見和帝紀。）延陵高揖，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吾子懷蘧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蘧瑗字伯玉，甯子名俞，並衛大夫。論語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微妙玄通，沖而不盈，（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蘊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爲事，何其劭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爲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祐幸不及禍。

魏朗傳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相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中猶中傷。）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爲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墯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爲牛渚圻。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著書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傳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比門猶並門也。）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林慮，今相州縣。）隱匿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涅陽，縣，屬南陽郡。）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

為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桑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傳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安衆在今南陽縣西南仍有其名無復基址也］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脩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傳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初察孝廉歷慎令貝丘長［慎縣屬汝南郡貝丘縣屬清河郡］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范滂傳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解見來歙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為四行也］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版笏也］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格正也］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閒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覩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裁音才載反］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後牢修誣言鉤黨［鉤引也］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也］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搆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

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湯喻去疾也見論語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脣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劉攽曰見則案文當作則見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劉攽曰案文循皆當作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兩車也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同因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左傳晉討欒盈之黨殺叔向之弟羊舌虎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書曰自功曰伐也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傳驛舍也音知戀反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仲博滂弟也滂從龍舒君歸黃泉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膺杜密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前書班固曰振拔汙塗跨騰風雲也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周易曰鼓以動之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埶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之文

尹勳傳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頌爲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埶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傳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項今陳州項城縣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齎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爲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傳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家世衣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傳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張耳大梁人也高祖立為趙王）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入秦為昭王相昭王乃遺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乃出迎齊聞信陵初疑之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季布逃亡朱家甘罪（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窘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髡鉗布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為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為河東守也）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堙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岑晊傳

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棘音力）父豫為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方言曰叨殘也）晊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見晊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

正天下之志。爾雅曰董督正也。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高名。請爲功曹。又以張牧爲中賊曹吏。○劉攽曰案文多一中字。吏又當作史。瑨委心晊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埶縱橫。晊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晊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晊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陳翔傳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傳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賢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薨。諡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家學。尚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傳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爲訟。乃原還本郡。卒于家。

檀敷傳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瑕丘。今兗州縣。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蒙縣屬梁國。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劉儒傳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郭林宗常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數儒有珪璋之質。終必爲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爲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傳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新息，今豫州縣。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就發處案驗也。而掾吏欲引南。○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說具前。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閒，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望，怨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傳，左傳也。相，視也。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顒傳

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鄉故城在今襄州棗陽縣東北也。少遊學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顒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爲復讎，以頭醊其墓。醊，祭酹也。音竹歲反。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爲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閒，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荊豫之域。○劉攽曰：案文，閒字下又云有聲荊豫之域，若在汝南，則無用閒字，不當云荊。蓋漏南郡兩字也。南郡則屬荊州。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友。詩大雅曰：「予曰有胥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毛萇注曰：「喻德宣譽曰奔走也。」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顒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戹者，爲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衆。及黨錮解，顒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顒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顒以爲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顒以它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初，顒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爲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顒屍，而葬之爽之冢傍。○劉攽曰：西迎叔父爽。案文，致顒屍又一葬冢傍，則爽亦死矣，明脫一喪字。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礫音歷。說文曰：「礫，小石也。」言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形有善惡也。以論彼李膺等與宦豎不同，故相憎疾。物性既區，嗜惡從形。蘭蕕無並，消長相傾。蕕，臭草也。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老子曰：「高下相傾也。」徒恨芳膏，煎灼燈明。前書龔勝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後漢書卷九十七

後漢書卷九十七考證

黨錮傳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注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今孟子無此文

南陽宗資主畫諾○臣世駿按讀者多以唯諾之辭非也此王公守相答箋啓符牒之文如人主之制

杜密傳劉季陵清高士○陵本或作林

魏朗傳中官子弟爲相國○諸本同何焯校本改國相

范滂傳君爲人臣不推忠國○臣會汾按江寧顧氏本作不惟惟字義長左氏傳曰晏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

以鼓動流俗注周易曰鼓以動之○諸本同臣會汾按易無此文

羊陟傳司隸校尉許永○永毛本作冰監本作水今從宋本

岑晊傳父豫爲南郡太守○豫監本作像從宋本改

後漢書卷九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郭太傳

郭太字林宗，范曄父名泰，故改爲此太。鄭公業之名亦同也。太原界休人也。界休，今汾州縣。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也。風俗通：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傳晉女叔寬之詞。支猶持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墊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字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帢，帢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帢，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介推之類。貞不絕俗，柳下惠之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乃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覈猶實也。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之詞。『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氾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章章猶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犂丘，齊師敗績，親禽顏庚。杜預注曰：犂丘，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瑤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是邑，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駔。說文曰：駔，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也。駔音子朗反。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

之曰夫子何為回曰夫子欲其道而未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益使為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蔬菜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門士門卒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劉攽曰案文宮當作官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謝承書乙作文扶風人也性輕悍憙與人報讎為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敕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謝承書曰淑為舅宋瑗報讎於縣中為吏所捕繫獄當死泰為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擇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赦縣不宥之罪上言乃得原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互鄉鄉名論語曰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召公子許

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子御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舉子御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徵明也沉深也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也則哲之鑒惟帝所難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為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亨通也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傳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融恥為其吏而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為之也褎古袖字如雲者奔踊而出也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為海之明珠未燿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閒慚歎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伷音胄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孔伷為上計吏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卽日免之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謝承書曰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贏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融同郡田盛字仲蹔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遊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傳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輿音預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為侍中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璆音求又巨秋反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劉敞曰案文多字宜在量字下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命品藻為題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

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逵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埶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繇字正禮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寓寄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猶飾也明發周流永言時道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逶迤逶迤自退不仕也

後漢書卷九十八

後漢書卷九十八考證

郭太傳美音制○音監本訛言今改正

譬之泛濫○何焯曰泛當改汎俗本誤氿爲汎因轉誤爲泛耳

汪汪若千頃之陂○陂監本作波依宋本改

辨其明性特有主乎○明性本或作名姓誤

符融傳梁國黃子艾○黃本或作王誤何焯曰濟陰郡故梁國郎黃允也

後漢書卷九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竇何列傳第五十九

竇武傳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匄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性疏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熙盛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梁冀孫壽寇榮鄧萬代見桓紀也）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卽胡亥）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壻閻樂殺胡亥於望夷宮）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時謂卽時也）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葥緄（音古本反）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猶善人也）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上音時丈反）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爲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鄠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爲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

朝堂。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爲尚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嶲太守荀昱爲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爲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戮力唯德是建。咸得其人。賢豪大姓皆絕望矣。）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奄人石顯爲中書令。譖御史大夫蕭望之。令自殺也。）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女尚書。內官也。夫人。卽趙嬈。）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冘豫未忍。（冘音淫。冘豫不定也。）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颯。（颯音立。）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閒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衞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爲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颯。還共劫太后。奪璽書。（○劉攽曰。案太后所守非璽書也。當是璽綬。誤作書字。順帝亦先奪得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複音福。）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廄騶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衞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

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磽案易曰拔茅連茹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錮茅田一頃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纖纖言姦慝不可理也嚼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磽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磽音苦教反磽猶惡也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還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

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己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爲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荊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爲流矢所中死。飛矢曰流矢中傷也

初，武母產武而棄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廣雅曰木叢生曰榛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蛣音丘吉反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祥吉凶之先見者尚書曰亳有祥

騰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爲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荊州故請以刺史比司隸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也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

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漢官儀曰溫字伯愼穰人也封亙鄉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溫笞殺於市以厭之

何進傳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鎭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愼侯。愼縣屬汝南郡四年，滎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皋，拜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

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擐音宦擐貫也介亦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劉攽曰案文漢無屯騎都尉當誤都字宜作校也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

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兗二州兵須紹還即戎事以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爲人主（[illegible]）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儳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儳疾也音仕鑒反）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靈帝母董太后居長樂宮）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安爲司徒司空湯爲司徒太尉湯子成五官中郎將成生紹故云累世寵[illegible]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顒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

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申后父也詩大雅曰唯申及甫唯周之翰）今大行在前殿（人主崩未有謚故稱大行也前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將軍宜受詔領禁兵（○劉攽曰案文多一宜字）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楚詞曰楚楚鮮明貌也詩曰衣裳楚楚）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中官在省闥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也虞掌山澤之官即鹿猶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前書梅福上書曰倒持太阿授楚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

皐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武猛謂有武藝而猛勇者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皆以誅宦官爲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搆已成形埶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唯思念也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欻音許物反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說文曰憒憒亂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母王美人

何后酖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劒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複音福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讎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劉攽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得免者二千人則死者何可勝計矣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面中門也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

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爲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埶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頹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言智非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公將興之不可宋公不從遂與楚戰大敗於泓也）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進本屠家子也）惟女惟弟來儀紫房上慆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以合人顧道之屈矣代離凶困（代更也）

後漢書卷九十九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竇武傳太后冘豫未忍○冘字本或作宂誤冘豫卽无豫也

何進傳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朱氏子五行志作皇后異父兄朱苗

張讓殺珪等因迫○何焯曰因疑作困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鄭太傳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南)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業爲尚書侍郎(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爲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猒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借音子夜反)將恣凶慾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爲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顒共說卓以袁紹爲勃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詞更對曰(詭猶詐也)非謂無用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爲明公略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強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慴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孟卓名邈)坐不闚堂(言不妄視也)孔公緒(孔伷)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悍勇也)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許慎注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其伍舡人怒以楫虓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瞋目視舡人髮植目裂舡中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接把不能中驟馬追之不能及)聊城之守(史記燕將攻下聊城因保守之齊將田單攻之歲餘不下)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怙亦恃也)將各基峙(峙止也〇劉攽曰案文基當作棊謂如棊不動作基無理)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挾持也)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彊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〇劉攽曰案文多有字緣者字生之)一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義從八種並見西羌傳)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膠亦固也)當解合之埶猶以烈風埽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玄北海人故云東州)北海邴原清高直亮(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彊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

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滎陽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景帝三年反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滎陽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饑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顒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顒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年四十二

孔融傳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帝師位至侍中前漢霸字次儒元帝師解見孔昱傳父伷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膺潁川襄城人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為太尉與此傳不同也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勑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煒音于鬼反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劉攽曰正文案覽何能刊章下州郡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抵歸也融家傳褒字文禮也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窘迫也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舍止也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曰讞請也音宜傑反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撓曲也音乃孝反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數之有秦稷天下莫不屬目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劉攽曰案漢官無中軍候唯有北軍中候耳明字有脫誤也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

爲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璆音巨秋反，又音求。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爲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焉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迄，竟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憑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隸，附著。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師。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錦衣直指。寧輯東夏，輯，和也。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所上章表及署補用，皆以日磾名爲首也。附下罔上，前書曰：附下罔上者刑。姦以事君。左傳叔向曰：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公羊傳曰：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以蕭同叔子爲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叔子者，齊君母也；齊君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請戰，一戰而不勝請再，再戰而不勝請三，三戰而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叔子爲質？揖而去之。○劉敞曰：注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又云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案公羊本文，及當作反；又但云東其畝，多西字；下文又多一使字，却少一地字，及多一西字。宜僚臨白刃而正色，楚白公勝欲爲亂，謂石乞曰：王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而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卽襄仲也。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爲其殺君故也。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而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左傳楚申叔時曰：人生敦厖。杜預注：厖，厚大也。吏端刑清，端，直也。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殘其支體而棄廢之。非所

謂與時消息者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尚書曰紂斮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前書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人養千八百君也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劉攽曰案文少一天字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爲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痤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馳告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縊死公徐聞其無罪乃烹伊戾趙高英布爲世大患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宦人也遂專信任之後殺李斯劫殺胡亥卒亡秦也前書黥布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爲羣盜及屬項羽常爲先鋒陷陣後歸漢爲九江王謀反誅之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拳左傳初鬻拳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楚人以爲大閽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信如卞和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武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刖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荊王封和爲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乃作怨歌琴操曰進寶得刑足離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芸兮斷者不續豈不冤兮智如孫臏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爲將軍自以不能及臏陰使召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爲師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日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矣○劉攽曰壯軍半至案史記伐文更有佹語故末云軍半至今既壯節取不宜長此三字又令齊軍曰善射案文多一日字寃如巷伯毛萇注詩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

於宮中故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才如史遷李陵爲匈奴敗馬遷明陵當必立功以報漢遂被下蠶室宮刑後乃著史記達如子政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乃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減論班固云向博敏洽聞通達古今一離刀鋸沒世不齒國語中刑用刀鋸也是太甲之思庸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穆公之霸秦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殽囚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復使爲政遂霸西戎事見左傳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爲惡也陳湯之都賴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矯制發諸國兵斬郅支單于於都賴水上魏尚之守邊文帝時尚爲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趙人馮唐爲郎爲言文帝赦尚復爲雲中守也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斥指也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體謂國家之大體也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陛級縣遠祿位限絕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乃九級上廉遠地則高堂也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如日月無得而踰焉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形見也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里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乎貴臣之近主乎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注曰包裹束也茅青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也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

敗之易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
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
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矣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
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爾雅曰羊牝曰牂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案表跋扈
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鄭玄注儀禮曰篚竹器如笭也書曰厥篚
玄纁機組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爲羣逆主萃淵藪書曰今商
王受亡道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孔注曰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泉府藪澤也郜鼎
在廟章孰甚焉左傳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
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郜鼎在廟彰孰甚郜鼎郜國所作也桑落瓦解其埶可見
詩曰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
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並獻帝子帝傷其早歿欲爲修
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
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
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
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梁懷王揖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
愍王榮武帝兄也爲皇太子四歲廢爲王坐侵廟壖地自殺齊懷王閎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八年薨臣
賢案齊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孫非昭帝兄弟當爲懷王作哀者誤也臨淮公衡帝弟建武十五年
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融家傳反本傳皆作公此爲王者亦誤也未聞前朝修立祭
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爲諸在沖亂聖
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稱音尺證反祭
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
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安也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
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袁紹傳熙紹之
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逸上蔡令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
入紹舍后怖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凡太祖聞其意爲迎取之融乃與操書
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妲音丁末反又音旦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紂用

其言毒虐衆庶武王剋殷斬妲己頭縣之於小白旗以爲紂之亡由此女也出列女傳操不悟
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
桓建安十二年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
氏不貢楛矢國語曰昔武王剋商通于九夷百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肅
慎國記曰肅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濱大海魏略曰挹婁一名肅慎氏說文曰楛木也今遼左有楛木
狀如荊葉如榆也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
零之國前書蘇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上丁零盜蘇武牛羊武遂窮厄也時年飢兵興操
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爲德久矣
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
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
其王非引巵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
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
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
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
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既見操雄詐
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偏邪跌宕不拘正理又
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周禮
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侯畿鄭玄注畿限也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
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
業山陽郗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時見慮
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
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劉攽曰注獻帝嘗時見慮
案文時當作特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
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尚書曰舜以伯
禹爲司空禹讓稷契暨皋陶以益爲朕虞益讓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爲秩宗伯夷讓于夔龍故麟
鳳來而頌聲作也史記曰於是禹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皇來儀後世德薄

猶有殺身爲君若齊孟陽代君居牀以待賊漢紀信乘黃屋誑楚之類也破家
爲國若要離焚妻子以徇吳李通誅宗族以從漢之類也及至其睚眦之怨
必讎一餐之惠必報史記范睢一餐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故鼂錯念
國遘禍於袁盎景帝時錯爲御史大夫以諸侯國大請削其土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
袁盎素與錯不相善盎乃進說請斬錯以謝七國景帝遂斬錯也屈原悼楚受譖於
椒蘭屈平楚懷王時爲三閭大夫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
其言卒客死於秦懷王子子椒子蘭讒之於襄王而放逐之見史記彭寵傾亂起自朱
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譖之光武寵遂反鄧禹威損失於宗馮鄧禹征赤眉令
宗歆馮愔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遂殺歆因反擊禹今流俗本宗誤作宋也由此言之喜
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愼與與音余昔廉藺小國之臣猶
能相下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歸拜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不忍爲之下必辱
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之肉袒負荊謝之相與爲刎頸之友事見史記寇賈倉卒武夫
屈節崇好光武不問升伯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
公子糾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即位以管仲爲相也夫立大操者豈累
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介猶蔕芥也公法雖
平私情爲蔕芥者也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
然中夜而起憮音舞憮失意貌也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
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史記齊威王使
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其法論因及兵之法也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
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
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
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搆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
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
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猥曲也告所
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山陽與魯郡相鄰比知之最早雖嘗
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

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懽欣受之昔趙宣子朝
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盾諡也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
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
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即屈原也
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故曰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
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
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囓適足
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衆也孫卿子曰昆蟲亦有知誠無所至也晉侯嘉
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
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
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
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
心競而力爭也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韓信貧賤淮陰
少年侮之令信出胯下榆次之辱史記荊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
去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過也蚊音文虻音盲蚊虻之暫過未
以爲害子產謂人心不相似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
謂子面如吾面乎或矜埶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
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鑪累土爲之以居酒瓮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鍛
鑪故名鑪字或作壚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
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挈壺往沽狗迎齕之酒所
以酸而不售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
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
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爲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
堅如石則不可以剖而斟吾無以此瓠爲也將棄之今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亦堅瓠之類宅
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

拔郤縠（左傳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乃使郤縠將中軍）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僎行與文子同升之於公與之並為大夫僎音七眷反見論語）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己同愛訓慮故發於中心而訓誨）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鄭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賢吏謂慮也）輒布腹心脩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太中大夫職任言議故云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武賁千五百人）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略曰粹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曰魯大夫孟僖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訕音所諫反訕謂謗毀也蒼頡篇曰訕誹也）又融為九列不遵朝議禿巾微行（謂不加幘）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說文曰瓶缶也字書曰瓶似缶而高）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

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宅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魏略曰曹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令改節融不從之）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前書曰欒布梁人也為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故上書訟之）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紓解也緩也盜齊謂田常也晏子曰田成子一旦弒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忤逆也）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左傳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身後謂曹丕受禪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

有員囩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囩即刓字音五丸反前書音義曰刓謂刓圓無稜角也每貪也言率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也賈誼曰品庶每生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懍懍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堅貞如白玉也皜音古老反

荀彧傳

荀彧字文若袁宏漢紀彧作郁潁川潁陰人朗陵令淑之孫也朗陵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父緄爲濟南相緄音古本反緄畏憚宦官乃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典略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取轉以妻彧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顒名知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令亢父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亢音剛父音甫董卓之亂棄官歸鄉里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密縣西山也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四面通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密雖小固不足以扞大難宜亟避之亟音紀力反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彧乃獨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爲董卓將李傕所殺略焉彧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彧以上賓之禮彧明有意數數計數也○劉攽曰案文但云明有意數不成文史筆不如此蓋有一聰字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彧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張良以爲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爲操鎮東司馬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彧守甄城縣名屬濟東郡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鄄音絹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操典略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彧譎詐也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彧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彧彧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爲一州之鎮往必危也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未必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去就也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彧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彧乃使程昱說范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焉三城謂甄范東阿也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拒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劉攽曰注東郡守案文少一太字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閒而收熟麥約食稸穀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己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爲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勢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兗州遂平

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恣睢肆怒睢音火季反又火佳反史記盜跖日殺不辜暴戾恣睢未可卒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左傳卜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殺之於隰城遂定霸業天下服從也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爲義帝發喪高祖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自天子蒙塵，蒙冒也左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也今鑾駕旋軫，鄭玄注周禮曰軫輿後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彧爲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彧籌焉。彧又進操計謀之士從子攸，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彧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及鍾繇、郭嘉，魏志嘉字奉孝潁川人也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陳羣、杜襲、襲字子緒潁川人荀彧薦襲太祖以爲丞相軍謀祭酒魏國建爲侍中司馬懿、戲志才等。懿字仲達卽晉宣帝皆稱其舉。唯嚴象爲揚州，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爲揚州刺史後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韋康爲涼州，後並負敗焉。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所殺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魏志張繡在南陽降既而悔之復反操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而紹與操

書甚倨。陳琳爲紹作檄書曰操祖父騰饕餮放橫父嵩乞匄攜養操贅閹遺醜並倨慢之詞也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以謀於彧。彧量紹雖彊，終爲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大衆以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彧曰：袁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爲其謀，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天姿瓌傑權略多奇許攸字子遠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奔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信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禽也。後皆如彧之籌，事在袁紹傳。操保官度，官度卽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其所保處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官度口是也與紹連戰，雖勝而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致猶至也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彧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滎陽成皋閒久相持不決後羽請鴻溝以西爲漢而退高祖遂乘羽敗之垓下追殺之公以十分居一之衆，言與紹衆寡相懸也畫地而守之，言畫地作限隔也鄭陽曰畫地而不敢犯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搤音厄搤謂捉持之也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封彧爲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年，操以紹新破，未能爲患，但欲留兵衞之，自欲南征劉表，以計問彧。彧對曰：紹既新敗，衆懼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散，糾合也乘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

宜復置九州者以爲冀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操
將從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爲冀州所統悉有河
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幷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
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侵必
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
願公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
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
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
失多矣遂寢九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彧曰昔袁紹
作逆連兵官度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
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恢大也起發臣心革易
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徼邀也音古堯反遂摧撲大寇濟
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荊
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左傳
南轅反旆杜預曰軍門前大旆克平四州謂冀青幽幷也向使臣退軍官度
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敵人懷利以自百各規
利人百其勇也臣衆怯沮以喪氣沮止也有必敗之形無一捷
之埶捷勝也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飢軍深入踰越
江沔沔卽漢水也孔安國曰漢上爲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
二策以亡爲存以禍爲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
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
爲最功臣多不服高祖云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
功狗也至如蕭何發指示功人也縱或作蹤兩通○劉敞曰注蕭何發指示案文少一縱字古人
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策帷幄中決勝千里
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以封之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
其狀所受不侔其功侔等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

戶邑前書音義曰疇等也使其後嗣與先人等也或深辭讓操
報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傳介子推晉
文公臣況君奇謨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分
功於彧也雖慕魯連沖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爲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魯
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爲也
將爲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於是增封千戶
幷前二千戶又欲授以正司彧先守尚書令今欲正除也或使荀
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彧所策
彧曰今華夏以平荊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閒行
輕進以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逆
降十七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濟陰人也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
備物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
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
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
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
不宜如此事遂寢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操心
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表留彧曰
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史記齊景
公以田穰苴爲將軍扞燕苴曰臣素卑賤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權輕願得
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卽監督之義也所以尊嚴國命
謀而鮮過者也左傳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臣今當濟江奉辭伐
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
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彧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
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
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彧依以爲重書奏帝從之遂
以彧爲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濡須

水名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聞操來夾水立塢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彧病留壽春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書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彧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議彧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齎璽書犒軍飲享禮畢彧請間太祖知彧欲言揖而遣之遂不得留之卒於壽春帝哀惜之祖日為之廢讌樂祖日謂祭祖神之日因為讌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祀以為祖神漢以午日祖謚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沸騰天下之命倒縣矣趙岐注孟子曰倒縣猶困苦也荀君乃越河冀閒關以從曹氏閒關猶展轉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也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言彧本心不背漢也誠仁為己任期紓人於倉卒也紓緩也音舒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許之賜又至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勾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強晉果敗吳越襲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晉但其事不兼濟也言彧豈願強曹氏令代漢哉事不得已也方時運之屯邅易曰屯如邅如邅音竹連反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埶彊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也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謂詭辭以對卓揮金僚朋揮散也北海天逸音情頓挫逸縱也頓挫猶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謀之高竟誰佐也彧之有弼誠感國疢功申運改迹疑心一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後漢書卷一百

後漢書卷一百考證

孔融傳拜中軍候○刊誤補遺曰郭仲奇碑額云北軍中候祝睦碑云北軍軍中候然仲奇碑中但云拜軍中候不言北軍與額不同郭究碑亦但以軍中稱之者蓋當時官稱所尚如此北海傳當云軍中候其文倒耳無脫字也中候自中興以來始有北軍軍中候之稱其辭或省則曰北軍中候軍中候云

後漢書卷一百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一

宋　宣城太守　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皇甫嵩朱儁列傳第六十一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爲郎中遷霸陵臨汾令以父喪去官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或作郎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首音式受反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閒，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幟音尺志反又音試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蟻賊衆多故以爲名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閒，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勑州郡脩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大谷轘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

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爲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矛盾於其角爇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設燕飾大事見史記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勑軍士皆束苣乘城，苣音巨說文云苣東葦燒之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已於倉亭，生禽卜已，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今貝州宗城縣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

嗚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並屬扶風合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䘏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干謂冒進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閒神兵電埽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說信令信背漢參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哉後信謀反爲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今主上埶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撝卽麾字古通用叱咤怒聲也赫然奮發因危抵頹抵音紙擊也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埶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也謂天位也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左氏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史記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埶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傳之辭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死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以衞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

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
侯二千戶。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
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
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
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
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
餘。（孫子文）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
下。（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
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今陳倉雖
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
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
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
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
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
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
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追歸衆，
追窮寇也。困獸猶鬭，蜂蠆有毒。（皆左氏傳文）況大衆乎。嵩
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
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鬭志。以整擊亂，非
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
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為
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酈音歷）時在
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
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
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

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
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
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不
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
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校
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閹豎
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
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
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
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
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
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
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質，正也。）叩
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
免嵩因，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
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
（風音諷，謂諷動也。）既而抵手言曰：義真犕未乎？（犕音服。說文曰：犕，牛乘馬。）
（犕，古服字。今河朔人猶有此言，音備。）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獻帝春秋曰：初卓為
前將軍，嵩為左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
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凰耳。）及卓被誅，
以嵩為征西將軍，又還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
以流星策免。（續漢書曰：以日有重珥免。）復拜光祿大夫，還太常。尋
李傕作亂，嵩以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為
郎。嵩為人愛慎盡勤，（○劉攽曰：案文，愛非所以配慎，當是長字。勤又當在盡字上。）
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
宣於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汲引之速。）時人皆稱而

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儁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規被錄占對儁爲備錢以解其事母既失產業深恚責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軟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家兵童僕之屬調謂調發之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眾數萬殺郡守褚貢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眾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爲亞卿後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眾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儁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增

邑五千更封錢塘侯(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皆遂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劉攽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加位特進以母喪去官起家復爲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氐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掾哉作緣成)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畦固苦晒之徒(九州春秋晒作蝤音才由反)並起山谷閒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氐根(左氏傳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預注云于思多鬚之貌也)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儁爲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惡儁異己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己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既而懼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洛陽儁聞復進兵還洛懿走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儁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儁儁逆擊爲傕汜所破儁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儁時猶在中牟陶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儁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馗音巨眉反)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郡府言敢言之○劉攽曰案刺史在郡上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言刺史并郡上列郡府云云)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爲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顒顒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李傕用太尉

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待也況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埶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爲太尉錄尚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故儁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儁素剛卽日發病卒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宜社之肉也爾雅曰舉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然後出謂之宜及其功成師尅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新序曰楚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爲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以潔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衆以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旅鄭玄注云鞠告也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山東連盟謂上云羣帥及袁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莊子曰孔子見盜跖退曰吾幾不免虎口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華嶠譜序曰表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爲散騎常侍每言其祖魏太尉歆魏志曰歆字子魚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己不有焉斂策不論其功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執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儁捷陳潁亦弭於越謂平許昭也於語辭猶云句吳之類矣言肅王命並遵屯蹷蹷猶躓也

後漢書卷一百一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朱儁傳更封錢塘侯注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何焯曰錢唐自秦有此名以唐爲塘乃俗字耳注家誤信水經注故引此

史臣贊亦弭於越注謂平許昭也○何焯曰斬梁龍非平許昭注誤平許昭乃臧旻事在其子洪傳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董卓傳

董卓字仲穎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爲潁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穎旻字叔穎○劉攽曰案注言卓與弟旻生潁川明當作穎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說文曰徼巡也前書曰中尉巡徼京師音義曰所謂遊徼備盜賊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建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櫜鞬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己有者則士爲功者難己共有者乃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爲幷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獻帝春秋曰涼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爲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爲遂允改爲章○劉攽曰注陳懿勸之使王國案此王字當作往字陳懿勸約使往也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名詔以卓爲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爲副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稱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幷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以衞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幷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孫權之父也見吳志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幷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鄢以爲捕魚而潛從鄢下過軍續漢書鄢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斄鄉侯邑千戶斄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斄字或作邰音台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略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

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
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
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
都令漢陽閻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使督
統諸部忠恥爲衆所脅感恚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
相殺害其諸部曲竝各分乖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
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
不畢稟賜斷絕前書音義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妻子飢凍牽挽
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言羌胡心腸敝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敝
作憋方言云憋惡也郭璞曰憋怤急性也憋音芳滅反怤音芳于反臣不能禁止輒將
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爲
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幷州牧令以兵屬皇甫
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
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
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
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隷校尉袁紹謀誅
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
得召卽時就道竝上書竝猶兼也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
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
湯之滄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音側亮反寒也潰癰雖痛勝
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曰
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
命也○劉攽曰注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君側之惡人案公羊當更有荀寅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
字也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鳴鍾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
典略載卓表曰張讓等侮慢天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下數百萬膏腴美
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蒸妖賊蜂起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

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
侍段珪等山陽公載記段字作殷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
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
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典略曰帝望見卓涕
泣羣公謂卓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
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
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
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
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
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
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
丁原而幷其衆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爲人麤略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
前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
魏志曰以久不雨策免漢官儀曰弘字子高安衆人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
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政皇帝
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
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
也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
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卽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召丞相已下
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案劍曰羣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盧植獨曰昔太
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丁子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也昌邑罪
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王凡所徵發千一百二十七事今上富
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
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
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
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議太后靈帝何皇后蹙迫永樂太

后孝仁董皇后，靈帝之母。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
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遷於永安宮，遂以弒崩。卓遷
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傳音直戀
反。郿，今岐州縣。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鑕詣闕
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
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劍履
上殿。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劉攽曰：案漢書內皆言令丞，此不合倒之。
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
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言牢
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曰：牢，漉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言。人情崩恐，不保朝夕。
及何后葬，開文陵，靈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
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群僚內外莫能自
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
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
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
之屬，以充鑄焉。鍾虡以銅為之，故賈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虡」。前書音義曰：虡，鹿頭龍身，神
獸也。說文：鍾鼓之跗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
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
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承安侯銅蘭楯，卓亦取之。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
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內外無輪郭，不磨
鑢。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三輔舊事
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
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卓，臨洮人也，而今
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閹
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
用群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珌、侍中汝南伍瓊、英雄
記：珌作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珌音祕。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范曄父
名泰，避其諱耳。長史何顒等。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
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
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英雄記：馥字文節，潁川人。侍中劉岱為兗
州刺史，吳志曰：劉岱字公山，東萊牟平人。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英雄
記：伷字公緒。九州春秋伷為胄。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作資。後為孫
堅所殺。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
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
而伍瓊、周珌陰為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
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
輔，號為白波賊，眾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
能卻。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
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
周珌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
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
用相負！」遂斬瓊、珌。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
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為罪。」○劉攽曰：案文當云請不以及罪，多為字，
又當以字。卓既殺瓊、珌，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為光祿大夫。
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
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時
日吉便。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
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
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
遺。○劉攽曰：官府居家，案文少一人字。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
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
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

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也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爲大督呂布爲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驚云賊至軍衆大亂奔走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閒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劉攽曰注從東第三門案文少名宣陽三字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閒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戇說文曰戇愚也音都降反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典略曰煨在華陰時脩農事天子東遷煨迎貢饋周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煨音一回反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璠音煩又音甫袁反持節拜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金華以金爲華飾車也爪者蓋弓頭爲爪形也轓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爲文彩續漢志云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轓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以弟旻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竝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髫齓男皆封侯女爲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丈周迴一里一百步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光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煑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閒會者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衞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爲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賈期後至穰苴斬以徇三軍鄄音絹魏絳戮楊干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弟會諸侯於曲梁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伯慎漢官儀曰溫穰人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詬罵也音許豆反曰虜欲反

耶！」李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磔，車裂之也。音丁格反。）（帝春秋「磔」作「車」。）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車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詩贈萌。）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為「呂」字，持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獻帝紀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偽作宮門衛士，持長戟俠叉卓車，或叉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主簿田儀（九州春秋儀字作景。）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時斬首。）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繢縠紈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英雄記傕北地人。劉艾獻帝紀曰：傕字稚然。汜，張掖人。）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許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傕、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眾無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傕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威人賈詡時在傕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詡在輔軍。輔既死，故詡在傕軍。）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尅，則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眾以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揚整脩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召文才、整脩使東，曉喻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卿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榮戰死，軫以眾降。傕隨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袁宏記曰：蒙為傕所殺。）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為叟。）引傕眾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

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袁山松書曰允謂傕等曰臣無作威作福將軍乃放縱欲何為乎傕等不應自拜署傕為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也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傕等葬董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獻帝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杼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冢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傕又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傕、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傕所枉繫者，傕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為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隴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傕，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焉之子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獻帝紀曰稟與賈詡有隙會扶風吏人為騰守槐里欲共攻傕傕令樊稠及兄子利數萬人攻圍槐里夜梯城城陷斬稟梟首合兵攻傕，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阪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駢並也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傕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傕、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傕、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啖音徒敢反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問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賦卹有虛，賦布也卹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劉攽曰案文閣當作閤閤門也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傕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獻帝紀曰傕見稠果勇而得眾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傕、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紀曰李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傕婢妾私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汜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猜疑也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傕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傕知其計，即使兄子暹音纖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傕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

宮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傕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傕將張苞張龍謀誅傕汜將兵夜攻傕門候開門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然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帷簾中)又貫傕耳傕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傕於是汜眾乃退是日傕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傕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傕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防不得出市困之使就傕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食賜宮人左右傕不與米取久牛肉牛骨給皆已臭蟲不可啖食)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傕傕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眾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左音佐右音又)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傕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酈得以免傕乃自為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傕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傕求東歸十反乃許(袁宏紀曰濟從太官令孫篤校尉張式宣諭十反)車駕即日發邁(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是天子非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眾咸稱萬歲)李傕出屯曹陽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靈帝母太后之姪)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以尚書郎郭溥喻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曰卿真庸人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勸惡汜得溥言切意乃少喻)寧輯將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袁宏紀曰煨與楊定有隙煨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曰段煨欲反上曰煨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攻也)而煨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為汜所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獻帝傳曰掠婦女衣被遲違不時解即斫剝之有美髮者斷取凍死及嬰兒隨流而浮者塞水)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袁山松書曰儁年二十五其督戰訾實負其屍而瘞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竝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

董承李樂擁衞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袁宏紀曰：「傕汜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亦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況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使李樂先度具舟舡，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縋音直類反。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泓之女也。見獻帝起居注。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傕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太陽，止於人家。太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太河之陽也。」卽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傅巖在其界，今住穴尚存。」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魏志曰：「楊字稚叔，雲中人。」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鎮北將軍。見同歲名。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齎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詈也。」○劉攽曰：「注遣婢詣省問，或案問當作閤。」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傕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閒，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己功，故因以楊名殿。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撫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衞。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季反。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衞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爲列侯，贈沮儁爲弘農太守。袁宏紀曰：「誅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衞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沖、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趙蕤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弘農太守，旌死節也。」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駕出洛陽，自轘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於陽城山峽中，大敗之。」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楊徐閒。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幷州，道爲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幷州，爲張宣所殺。」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典略曰：「傕頭至，有詔高縣之。」以段煨爲安南將軍，封閿鄉侯。閿鄉，今虢州縣也。說文作「閺」，今作「閿」，流俗誤也。四年，張楊爲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爲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以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

歸曹氏天子總己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偪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爲操所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爲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爲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爲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端之子也弟誕魏光祿大夫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爲別駕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諸敘家見敘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敘曰何爲耳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敘母慨然敕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敘母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劉攽曰阜少長諸敘家又云得敘母罵之曰案此言阜自少長於敘家後人不曉妄加一諸字下文少敘母二字超奔漢中降劉備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聞備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備遣人迎超將兵徑到城下漢中震怖璋即稽首韓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河上流故稱河首也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爲征西護軍魏大祖使帥諸將討建拔之

論曰董卓初以虓闞爲情詩大雅曰闞如虓虎毛傳曰虎怒之貌也因遭崩剝之勢剝猶亂也左傳曰天實剝亂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彝常也倫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左傳曰裂冠毀冕畿謂王畿也服九服也夫以刳肝斮趾之性刳剖也斮斷也紂刳孕婦剖比干之心斮朝涉之脛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折屈也謂忍性屈情擢用鄭泰蔡邕何顒荀爽等尚有盜竊之道焉莊子曰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殘寇謂催汜等崐岡之火自茲而焚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詩大雅上帝版版下人卒癉毛萇注云版反也癉病也言厲王爲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左傳曰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地之不仁甚矣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尼陽尼五陰尼四陽爲旱陰爲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陽尼故曰百六之會過剝成災易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剝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滔漫也尚書曰象恭滔天方夏崩沸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云百川沸騰山冢卒崩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祲遂廣左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周禮巾車氏掌王之五輅纏繞也魏象闕也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後漢書卷一百二

後漢書卷一百二考證

董卓傳朝廷不能制○制字監本誤作爾從宋本改

而彪琬恐懼○監本無琬字臣會汾按上下文皆彪
琬並言此不應獨舉楊彪從宋本增

溫子伯愼○何焯校本子改字

事未及發而見○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

越騎校尉汝南伍孚○何焯曰孚與瓊疑是一人因
其被害時人避此事以歸之耳裴注中採謝承書
亦致疑及此

僕射士孫瑞注瑞字君榮○何焯校本榮改策

十反乃許注濟從太官令孫篤校尉張式宣諭十反
○監本作濟使天官令臣會汾按前書百官公卿
表及劉昭百官志並無天官令之名從宋本改式
本或作武

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注太僕瑞之子也○瑞字舊
本毛本作端

後漢書卷一百二考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劉虞傳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東海王恭之後○劉攽曰注案王恭當作恭王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逋懸皆畔還本國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稟食也言軍糧不續也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勑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夙猶舊也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衆以自彊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勠力說文曰勠力并力也又左傳曰勠力同心音力凋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為從事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衆上徐無出盧龍歷平剛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

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
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
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
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
留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黷猶
慢也數也尚書曰黷于祭祀也）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
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
典當胡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
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
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
（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見獻帝紀）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
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
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
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
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
事代郡程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
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
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
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
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
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
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
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勑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
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
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瓚追攻之三日城
陷遂執虞幷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

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
節督幽幷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
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爲天子者天當
風雨以相救時旱埶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
敦於路刼虞首歸葬之（尾姓敦名）瓚乃上訓爲幽州刺史
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
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
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
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家世二
千石瓚以母賤遂爲郡小吏爲人美姿貌大音聲言
事辯慧（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以女妻
之（魏志云侯太守妻之以女）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
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
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
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
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
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
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
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
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
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
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
涼州賊（賊邊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
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

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閒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虜遂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煑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阬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案劉攽曰遠當作還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驚○劉攽曰驚當作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筭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爲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槃卽爾雅九河鉤槃之河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羲已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爲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爲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爲賊於河內稱黑山伯上事以誅忠等爲辭燒平陰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動太后董卓造爲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傳音丁戀反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兩釋纍囚杜預曰纍繫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踣也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皁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皁囊說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昔亡新僭侈漸以卽真亡新王莽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職爲亂階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星工星者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惏惏音力含反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幷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紹母親爲傳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

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晉文爲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於鄭，晉文公重耳爲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伐荊楚以致菁茅，(菁茅，靈茅，以供祭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誅曹衛以章無禮。(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臣雖闒茸，名非先賢，(闒猶下也，茸劣也。闒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莝刃也。鉞，斧也。)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橋名，解見獻帝紀。)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遒縣界流入。)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紹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鎭焉。(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潞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衆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手而決。)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樐千里，(樐即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也。)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鎭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

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卻築三重營以自
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
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
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
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
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厄歸人滀水陵高滀音丑六反謂急也
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騾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
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溼曰隰起火為應吾
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
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候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詞即
此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
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
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
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
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
為屠各所殺屠各胡號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衆
歸曹操操以輔為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
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既為
紹所敗人衆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衆詣鄴降拜
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冑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
厲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
河間獻王之謂歟故論引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牧養也易曰卑
以自牧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閒同情共
力糾人完聚稸保燕薊之饒糾收也○劉攽曰糾人完聚稸案人下少二字
不成文理當有一衆字繕兵昭武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以臨羣雄之隙
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天運猶天命也
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陶謙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
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
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說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
長必大成遂與之少為諸生仕州郡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太守
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
可轉轉則勝人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
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
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
斷絕謙每遣使閒行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
東將軍封溧陽侯溧陽今宣州縣也溧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
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
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疏出為廣陵太
守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為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
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劉攽曰
案紀作闕宣仍云闕黨童子之後此作闕誤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
其衆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縣名屬東
海國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
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
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謙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
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取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
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
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
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左傳曰門官殲焉

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同郡人笮融（笮音側格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為人所殺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己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為方正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洽下忠以衛國伯珪疏獷武才趫猛（趫音去驕反）虞好無終紹埶難並徐方殲耗實謙為梗

後漢書卷一百三

後漢書卷一百三考證

公孫瓚傳於北芒上祭辭先人○何焯曰瓚遼西人安得有先墓在北芒

雙袁紹將鞠斯○斯魏志作昂

史臣論合諸天運○臣會汾按文義舍當作合

後漢書卷一百三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 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 英雄記曰凡在冢廬六年 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 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為奔走之友 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 說文曰軿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軿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 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佐軍校尉 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此云佐軍文不同 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脅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 魏書曰信太山平陽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劉攽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 董卓擁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 毒恨也 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 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懸節於上東門 洛陽城東北面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袁紹棄節改第一葆為赤旆 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珌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 前書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邟音口浪反 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 ○劉攽曰以從案文以當作與 冀州牧韓馥 馥字文節潁川人也 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 英雄記曰孔伷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業紹從弟備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瑋橋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殺之 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為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伷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

者盡滅之獻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播盡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脩等海內先賢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脩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廚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徇軍班與匡書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釁為一體今為血讎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袁術亦執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為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眾○劉攽曰案方字無義蓋是其字恐將圖己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封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子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閤伏子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褚衣掃除宮門外○劉攽曰注何凶逆案文何當作阿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龐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

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劉攽曰案文少討字緣託字誤脫一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諶等魏志云諶荀彧之弟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眾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言土廣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英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馥從事十人棄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駭鼓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開戶高枕何憂何懼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

將御引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與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不能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啓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廣雅曰撮持也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埽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衞州衞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本姓褚黃巾賊起燕聚少年爲羣盜博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癭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大會其衆告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性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浸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曰黑山也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見下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是吾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瓌傑雄略多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走徒衆略盡軍將皆撫膺而泣曰向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忿恨且欲徼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捶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九州春秋曰至廁因以書刀自殺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槃河爾雅有九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枯槃河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爲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九州春秋曰還屯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則界橋當在此之側也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辨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鄭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衞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卻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反逃垣牆間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卻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釁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歷法三月建辰己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酈元水經注云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續漢志癭陶縣有薄落亭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衞諸侯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獻帝春秋曰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

將軍英雄記曰升故爲內黃小吏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重輜重也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斥丘縣屬魏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鹵故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口朝歌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歌有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文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幷其衆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稸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左傳時襄王出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業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九州春秋圖字公則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史記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者先得焉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

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愼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詞略同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誡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幷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爲降霜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攻莒爲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見說苑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舋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拔於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諸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强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元帥謂何進太后被質宮

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戹困時進既被害師徒
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山陽公載
記曰紹與王匡等幷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翼室孔安國注翼明
也室謂路寢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浹帀
也左傳曰浹辰之間杜預曰十二日也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
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謂叔隗為太傅從兄
基為太僕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
創謀河外河外河南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卽臣
勃海申以軍號卽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為前將軍封邟鄉侯紹受侯不受前將
軍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
波偷榮求利滑混也楚詞滑其泥揚其波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
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
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郡守相衆數十
萬登臺歃血盟曰賊臣董卓承漢室之微負兵甲之衆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鴆太后戮殺弘農提挈幼
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斬刈忠良焚燒宮室蒸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蒸皇天濁穢薰后土神
祇怨恫無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響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
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劉攽曰注凡我同盟之後案文當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此盟書常文也誤說四字會故冀州
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埶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
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
情猶知號呼禮記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
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
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
戚者隱憂也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己不能
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
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

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
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
兗州牧竇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會公孫瓚師旅南
馳陸掠北境臣卽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
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
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
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埶爭戰陳之功者也誠
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弒其君夷皋弒者趙穿也曷為加之趙盾
不討賊也趙盾曰天乎予無辜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弒如何苟云利
國專之不疑左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
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
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
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旆杜預曰回軍南向
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
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
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
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
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
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
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
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攜離也杜黜忠功
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
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
敢闚覦重禮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
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
紀盡忠為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史記

曰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白起歔欷於杜郵也（史記曰秦王免白起為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太傅日磾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磾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若以臣今行權為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齊桓晉文時周室弱諸侯不朝桓文權行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若以衆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尸鳩鴶鵴也詩國風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三者數之小終言深也前書曰下錮三泉）於是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獻帝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之鄴拜太尉紹為大將軍改封鄴侯）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恥為之下（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材以為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勳威者不拘常例焉）僞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之士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春秋元命苞曰賜虎賁得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埤亦下也音婢）溼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甄音絹○劉攽曰案文溼字當屬上句）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獻帝春秋曰袁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脩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兵埶譬若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兵無敵驕者先滅（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

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決勝乎千里之外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書曰新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音義曰有名伐有罪也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蠡謂句踐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石者卽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略也圯音以之反○劉攽曰注案文但當云臣與主同者權在臣也誤出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十字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紹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冑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疾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云正者當敵奇

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為沮衆遂械繫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為丞相胡亥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涇水為祟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其壻閻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見史記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為趙王上將軍產為梁王相國各領南北軍呂后崩欲為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馬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悺音烏板反父嵩乞匄攜養續漢志曰嵩字巨高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魏志曰嵩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傳及郭頒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匄亦乞也因臧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方言曰僄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其如鋒之利也僄音方妙反或作剽劫財物也音同幕府董統鷹揚埽夷凶逆謂紹誅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左傳侵官冒也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衂數喪師徒字書曰佻輕也魏志曰操引兵西將據成皋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曹洪

以馬與操得夜遁又為呂布所敗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衣授以偏師奬蹴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晉襄公敗諸殽執孟明等文嬴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孟明伐晉晉人不敢出封殽尸而還事見左傳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儁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魏志曰陶謙為徐州牧操初征之下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會張邈與陳宮畔迎呂布郡縣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陳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得引去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強幹弱枝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魚石等以宋彭城畔屬楚經書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且不登畔人也杜預注曰登成也故復援旍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破沮左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注曰擐貫也前書揚雄曰靈徽席卷後無餘災魏志曰操襲定陶未拔會布至擊破之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東奔劉備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會後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北鄙之警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局部也杜預注曰遑其部曲為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謂三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上至高祖下及孫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推異與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不言微反脣湯遂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見前書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人不堪命矣王怒得衞巫使監謗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賢者鉗口小人鼓舌何休注公羊傳曰鉗以木銜其口也鉗或作拑音渠廉反尚書記期會公卿員品而已前書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操因睚眦被以非罪篣楚并兼五毒俱至獻帝春秋曰收彪下獄考實遂以策罷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前書曰孝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阬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埳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管子曰天下無道人在爵位者皆不自聊生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左傳曰彌縫敝邑杜預注曰彌縫猶補合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撓之凶不可有以輔也除忠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

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獻帝春秋曰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爲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守敖倉乃欲運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有螳蜋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蜋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爲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莊子曰螳蜋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隧道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尸子曰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右執彫虎唯象未試史記范睢說秦昭王烏獲任鄙之力慶忌夏育之勇也○劉攽曰注尸子曰黃伯曰案文少一中字騁良弓勁弩之埶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幷州越太行紹甥高幹爲幷州刺史故紹言越太行山而來助青州涉濟漯紹長子譚爲青州刺史濟漯二水名在今齊州界漯音他合反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音居蟻反左傳曰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是也荊州謂劉表也與紹交故云下宛葉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楚詞曰離憂患而寤若爝火於秋蓬乃覆滄海而注熛炭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熒火其剋必也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檄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之也流俗本此下有陳琳之辭者非也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忲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嬴弱姬今之謂乎法言

之文也嬴秦姓也姬周姓方言蚩悖也大國悖惑侵弱周室遂爲秦所併也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遂解白馬圍紹乃度河壁延津南酈元水經注曰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武帝作瓠子之歌皆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幷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度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酈元水經注云莨蕩渠經曹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度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紹進保陽武陽武今鄭州縣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營稍進前依沙堆東西四十里爲屯操亦分營與相當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在焉皆蒙楯而行楯今之旁排也揚雄羽獵賦曰蒙楯負羽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持三尺繩曹操誠禽但當縛之○劉攽曰注誠案文當作成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爲霹靂即今之拋車也拋音普孝反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爲瓊等表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埶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禽○劉攽曰案文爲成不須並出盡多爲字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

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跣出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薪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魏志曰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則事去矣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快軍敗郃懼歸太祖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僞降曹操盡阬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十二年曰紀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愎音平逼反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用與紀不睦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評辛毘兄也見魏志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曰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為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為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考證

袁紹傳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何焯曰此指其父成衍紹字

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漸至疲勞襲之可禽也○何焯校本其字上增一及字

將作大匠吳循○魏志作吳脩

在於持牢○諸本皆作在於將軍臣良裘按三國志注中載獻帝傳作監軍之計在於持牢將軍二字傳寫之誤也今改

父嵩乞匄攜養注曹瞞傳及郭頒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何焯曰惇淵之子皆與魏室締姻有以知曹瞞傳及郭頒代語之妄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考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袁紹傳 子譚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郭緣生述征記曰黎陽城西袁譚城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搆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郭郭之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鬬其閒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前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劉攽曰注直言當論其勢耳案文多一言字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左傳曰震蕩播越書曰彝倫攸斁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斁敗也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言太公者尊之謂紹也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楚荊州也魏冀州也戮力乃心共獎王室左傳曰同好惡獎王室杜預曰獎助也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奕重也國語曰奕代載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讒人罔極構我二人史記費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為太子建少傅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於王王欲誅太子太子亡奔宋左傳作無極竿旌二壘者謂譚尚也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膂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棄親即讎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昔周公誅管蔡之類或欲以定霸功若齊桓公殺子糾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彊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公羊傳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於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譖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靖立是為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去其邑是為九代也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

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含。欒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匄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乃瞑受含。伯游，荀偃字也。宣子即士匄也，士燮之子，士會之孫。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杜預曰：違，奔亡也。史記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為請京，使居之。段繕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啟之。莊公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奢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返，遂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粲傳。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聘譚女以安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諡曰戴公。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左傳晏嬰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晉解揚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祿也。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疏一也。左傳曰：天實剝亂也。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左傳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諱殺也。莊公病，叔牙曰：魯一生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劉攽曰：注慶父存也，案公羊云慶父存也。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足？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閼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

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詒遺也不世猶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尋干戈以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險譚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覩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位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墮音許規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環玦孫卿子曰絕人以玦反人以環譚不納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札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令入門四尺中置窒突門旁為橐充竈狀又置艾人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薰之也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營漳水之曲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

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幾音祈中音竹仲反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幷州降復為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閒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趨音促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行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悌也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口因其險而置關焉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

琰撥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爲玄菟小吏稍仕○劉攽曰玄菟案郡名皆作菟中平元年還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己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二小石爲足度以爲己瑞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爲營州刺史爲擬置也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爲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表傳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王氏譜曰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詔書以表爲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黨共爲賊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傅子曰越字異度魏太祖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爲流箭所中死餘衆退走典略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傕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爲己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獻帝春秋曰濟引衆入荊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

(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眾而退劉表自責以為己無賓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為表北藩)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畔表)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諸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麋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毋闓宋忠等(闓音開)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別駕劉先說表(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曰今豪桀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劉攽曰案文當云辭不獲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為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詬罵也)嵩不為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嵩而已(傅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囚之)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也)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驪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驪姬之讒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見左氏傳)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眾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人眾聞而傷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

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傅子曰巽字公悌瓌瑋博達有知人鑒識○劉攽曰正文說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案下文云釋嵩之囚則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闕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楚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杜預注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劉攽曰注漢水入口案口當作江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劉攽曰案韓嵩事在上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祿勳劉先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爲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悍勇也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狠剛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韓非亡徵篇曰狠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而庶子伉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子尊可亡也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言其如刻木爲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於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彊南夏魚儷漢舳雲屯冀馬魚儷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爲魚儷之陳前書音義曰舳後持柁處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闚圖訊鼎禋天類社闚圖謂若劉歆圖書改名秀訊鼎謂楚子問王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興師故祭之既云天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惟時亮天工矜彊少成坐談奚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入遠征萬一劉表使備襲許傳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回皇冢嬖身穨業喪冢嫡也嬖愛也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考證

袁紹子譚初交殊族卒成同盟○文義難曉疑有脫誤

宜子之臣承業○以魏氏春秋參校衍一臣字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臣世駿按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

時江南宗賊大盛注宗黨共爲賊○宗悼曰宗恐與巴竇之竇同義

江夏賊張虎陳坐○何焯校本坐改生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劉攽曰按下文云釋嵩之囚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日知錄曰是表卒之後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何焯曰魏志云知嵩無他乃止是則嵩未嘗見囚實勸琮降也封者十五人焉知嵩不在其中范書兼採傳子弗誅而囚之說後又補釋嵩之囚一語而仍陳氏越嵩及東曹掾云云乃不覺違反也韓嵩二字宜存而論之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劉袁呂列傳第六十五

劉焉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竟陵今復州縣）魯恭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爲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鎭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爲交阯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郤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幷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爲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爲監北軍使者）太僕黃琬爲豫州牧宗正劉虞爲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緜竹令（緜竹故城在今益州緜竹縣東）進攻雒縣（今益州雒縣）殺郤儉又擊蜀郡犍爲旬月之閒破壞三郡（緜竹及雒屬廣漢郡并蜀郡犍爲郡）馬相自稱天子衆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爲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龍爲校尉徙居緜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劉攽曰案文多下一遂字）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修而幷其衆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宅事殺州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咸李權等）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輜重也）焉四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字季玉）並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焉焉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爲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疽發背卒（說文曰疽久癰也）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爲刺史詔書因以璋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先是荆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器服韙以此遂屯兵朐䏰備表（朐音蠢䏰音如尹反屬蜀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也）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爲衆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爲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結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幷力爲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張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爲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爲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荆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

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祖真字高卿父衍字季謀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詣先主主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劉備有梟名梟勇驍也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歲建安十六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部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公不甚禮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飲宴之間一省即便闇誦以此異之敕諸關戍勿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荊州縣歸其財寶後以病卒蜀志曰先主還璋于公安南猶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破關羽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留住秭歸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山在今益州晉原縣南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

爲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首音式救反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亭傳傳音陟戀反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免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理民夷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修爲太平道張角爲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五斗米師實無益於療病小人昏愚競供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自隱其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埶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爲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也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遺

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閬中屬巴郡今隆州縣。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覩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庶乎見幾而作。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之情用。衍饒也固亦恆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揚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傳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吳歷曰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為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卽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劍罵咨遂執斬之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荊、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劉攽曰案文衍遠字蓋舊本有以反字為還者後遂兩存而傳寫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是及字遠是還字本云未及還也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為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桀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眾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為司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奕猶重也詩云不顯奕代又曰克昌厥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注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逶遲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眾，欲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眾。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

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河內人司徒
歆之孫也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
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
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
子播越左傳王子朝云茲不穀震盪播越播遷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宮廟焚毀是
以豪桀發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縱貌也沛音片害反元惡既斃幼
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
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謂袁紹爲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
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
阻兵劉繇也玄德爭盟劉備也是以未獲從命櫜弓戢戈
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
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
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徧
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
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
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
有夙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
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生
京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
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
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愼可不
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駁雜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
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
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
作沖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
遣使以竊號告呂布幷爲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

時獻帝在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
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
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蘄陽水經曰蘄水出
江夏蘄春縣北山酈元注云即蘄山也西南流經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以拒
操操擊破斬蕤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衆情離叛
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閒相食殆盡時舒仲應
爲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
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
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
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
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
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
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紿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
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
志而死乃厚加殯斂焉自下饑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
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
山灊縣之山也灊今壽州霍山縣也灊音潛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
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
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
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
炳然今君擁有四州青冀幽并人戶百萬以彊則莫與爭
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
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
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徼之不得過復走
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簀第也謂無茵席也袁術
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

守劉勳（魏志曰勳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爲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其官也）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爲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原屯河內（○劉攽曰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以布爲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訢）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塹（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己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爲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陳留地平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埶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

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遂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遂未至壽春爲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爲術報恥功一也董卓殺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也○考證曰注刺史東之郡案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郡字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爲沛郡小沛即沛縣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爲戟博二寸內倍之

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刃胡其孑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棋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慴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公乃壞臺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爲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卿莫究其情僞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

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
合之師耳卒音七忽反謀無素定素舊也不能相維子登策
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敝邑欲以一人之
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
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
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
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下此
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
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衆潰走其
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
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
順諫止英雄記曰順爲人不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名陷陣營布後疏順奪順所
將兵亦無恨意也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
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
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
少言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
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
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
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爲流矢傷左目
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之比爲順所敗
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
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
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
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
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

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
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
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
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
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壍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
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
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
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
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
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
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
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也酈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
劉攽曰下邳有三重大城之門案文多之門二字蓋下文有大城之門遂致此衍兵圍之急
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
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
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
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
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
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
乎操頷之杜預注左傳曰頷搖頭也音五感反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
信蜀志曰備顧自見其耳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
今意何如○劉攽曰案文竟當作竟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
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
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
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
祀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布

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王莽改益州曰庸部。曷云負荷地墮

身逐術既叨貪布亦䶵覆。

後漢書卷一百五

後漢書卷一百五考證

劉焉傳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注漢世謂蜀爲叟孔安
國注尚書云蜀叟也○按孔頴達尚書疏云叟者
蜀夷之别名漢世不即謂蜀爲叟也光武紀中注
引常璩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將軍
郭昌討平之因開爲益州郡是蜀人謂其西南勞
深靡莫諸夷爲叟乃今雲南地也

魯字公旗○魏志作公祺

民夷信向注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
脩爲太平道張角爲五斗米道○何焯校本于妖
賊大起下增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十
三字漢中有張脩句下增駱曜教民緬匿法角八
字張脩爲五斗米道減去張字改角爲脩又云按
注中張脩裴松之云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
寫之誤

又主爲病者請禱之法○何焯校本請禱下復增
請禱二字

又實無益於療病○何焯校本于句下增但爲淫
妄四字

又以米置其中○何焯校本米字下增肉字

又使自隱其小過者○何焯校本使字上增教字

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何焯曰米道之後云自陵
傳有玉印豈因魯嘗得之猶假以欺人耶

袁術傳孫堅得傳國璽注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
何焯校本漢字下添傳字

呂布傳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魏志曰術惡其反
覆拒而不受與此互異

二將軍親扶大駕○何焯校本扶改拔

後漢書卷一百五考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伍人沒入爲官奴婢男子檻車女子步以鐵鎖琅璫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王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又引杖撞郎朝廷悚慄爭爲苛刻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嬴長陳寔爲太丘長鍾皓爲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鐔顯也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爲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輩猶比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爲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爲循吏篇云

衛颯傳

衛颯字子產颯音立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閒邦俗從化先是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含洭故城在今廣州含洭縣東湞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傜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出鐵石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爲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也勑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也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充代颯爲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

之屬。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鄭玄注云：愛蠶食也。勸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傳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壯，少也。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封於延陵也。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飯音符晚反。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東觀記云：秦時改為太末，有龍丘山也。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萇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窗牖，中有石床，可寢處。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大司馬、司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也。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謝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都尉埽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請編名錄於郡職也。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歷反。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偵，伺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侔，等也。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屛氣。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

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校，學也。自掾吏子孫，○劉攽曰：案吏當作史，說已見前。皆令諸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䛁邯人也。䛁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並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郡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閎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闚眾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墕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武帝年。人庶熾盛，緣堤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恆興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績，功也。言破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郭璞注云：旋流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泛溢青、徐、兗、豫四州略遍，乃以校尉王延世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之。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還都，○劉攽曰：案此少一賦字。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鳳凰、白鹿、白烏等瑞也。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

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烏之書也。）堪輿日相之屬，（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適於事用者，集爲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秦彭傳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爲開陽城門候。（續漢志：城門候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劉攽曰：注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此解開陽，少開陽二字。）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塉，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騏驎、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惲、襃並爲射聲校尉。

王渙傳

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郪縣故城在今梓州郪縣西南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剽，劫奪也。）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繩，直也。）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譎，詐；數，術也。）京師稱歎，以爲渙有神算。（智算若神也。）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醊以千數。（醊音張芮反。說文曰：祭酹也。）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桉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鈔，（鈔，掠也。）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篤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積身苦體，宿夜勞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劉攽曰：正文每食，案文當作祀。）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

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早夭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衞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也。）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逖王慝。杜預注云：逖，遠也。剔與逖通。）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荊傳

許荊字少張，（謝承書曰：荊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會稽陽羨人也。（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彊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荊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荊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荊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荊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荊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荊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謝承書曰：郴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荊孫馘，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傳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

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寃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貿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人所病苦及利益之事也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壠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主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云晉平公餘並同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廊廟之寶棄於溝渠尚書顧命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周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謂日將夕在桑榆間言晚暮也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若珠翠之屬也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前書鄒陽傳曰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左右爲之先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傳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文謂道藝者也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也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反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傳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爲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爲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劉攽曰化之案文之字當作人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以爲忿恚可

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爲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埶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爲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社爲沛相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太尉瓊復爲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爲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誥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誠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爲太尉矩再爲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順辭不忤旨默諫不顯揚也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傳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肥高祖子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爲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愿謹也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先濯乃到市也謹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劉攽曰注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案文多上一當字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尨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間出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約省素○劉攽曰按文言准都無義蓋本是廉字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弘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爲兖州刺史虛己愛物爲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興平中繇爲揚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菑陳留風俗傳

(日章帝惡其名改為考城也)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廣雅曰落居也今人謂院為落也)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謝承書曰覽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劉攽曰注言元覽呼元誚責元案文多一元字)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鳴梟即鴟鴞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時渙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卒終也)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宴安也論語曰子之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傳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僮恢作种也)琅邪姑幕人也(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仕(喑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人亂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弦急則小

弦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理害烹鮮老子曰理大國者若烹小鮮也推忠以及衆獲自蠲推忠恕以及於人則衆病自蠲除一夫得情千室鳴弦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情則其下鳴弦而安樂也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沈約宋書載曄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讚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後漢書卷一百六

後漢書卷一百六考證

王景傳集為大衍玄基云○為字監本作於依宋本改

仇覽傳選為蒲亭長○謝承書作陽遂亭長

時考城令河內王渙○臣會汾按范冉傳作王奐

後漢書卷一百六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七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橫音胡孟反。張音知亮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先行刑而後聞奏也。）肆情剛烈，成其不橈之威。（橈，屈也。前書甯成為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之，與結驩。）違衆用己，表其難測之智。（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人莫能測其用意深淺也。）至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故乃積骸滿穽，漂血十里。（穽，阬也。前書尹賞守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吏，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覆以大石，皆相枕藉死。又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論報，流血十餘里也。）致溫舒有虎冠之吏，（王溫舒為中尉，窮案姦猾，盡麋爛獄中。其爪牙吏，虎而冠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若其揣挫彊埶，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前書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郅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瞷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疏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坐腰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劉攽曰：注「疏庭下」，案本傳「疏」當作「跪」。）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天下。（爾雅曰：兩壻相謂曰婭。）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劉淑、李膺等傳也。）

董宣傳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姓水丘，名岑也。）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

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謝承書曰：敕令詣大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机上。大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孚。少平，其字。從木也。）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輿十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爲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竝爲郎中，後官至齊相。（諸本此下有說蔡茂事二十五字，亦有無者。案茂自有傳也。）

樊曄傳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蒼頡篇曰：餽，饟也。說文曰：餌，餅也。笥，竹器也。）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俗本匡上有王字者，誤也。）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法也。）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爲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勤力之子。）寧見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諸本穴字或作大，誤也。）不入冀府寺。（冀，天水縣也。）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爲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

李章傳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宣帝時博士嚴彭祖也。）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緝鳥羽以爲衣也。前書欒大爲五利將軍，服羽衣也。）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爲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因太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也。）而據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郡也。）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劉攽曰：案文○史當作史。）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傳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

術少爲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也收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爲辭案條教辭案猶今案牘也爲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爲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墼以自給○劉攽曰案墼非築所成當作塹築爲垣墻塹爲坑塹也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爲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續漢志每郡有五官掾縣爲廷掾也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閤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貰赦也音市夜反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慘虐也數爲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爲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官故云與司京輦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偃也仆踣也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爲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左氏傳季孫行父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辭也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搆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爲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爝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爝火小火也履霜有漸可不懲革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宜尋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爲梁王太后崩與呂祿作亂也永惟王莽簒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紆還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傳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爲決曹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悖亂也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

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它境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盜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爲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勑收付獄案殺之又遷爲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劉攽曰案文多二又字）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大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傳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處斷也）常爲臺閣所崇信出爲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繫舉劾之也）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爲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劌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八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爲字也）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蛻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楚詞曰濟江海兮蟬蛻或音它外反）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爲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𦐇（𦐇音吐盍反）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若猶也）死不滅責乃欲球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

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勑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縢，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篋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縢緘也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抆淚曰：抆拭也音亡粉反「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衞尉。時球出謁陵，節勑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衞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傳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官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眾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目罪名也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惴懼也音之瑞反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和同以聽杜預注云敦龐厚大也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叔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代也叔代猶末代也偷苟且也本或作渝渝變也上下相蒙，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蒙欺也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諠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尚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孔安國注云斷斷猗專一之臣也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illegible][illegible]時黃霸為潁川太守以寬怨為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凰屢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部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袁安未嘗鞫人臧罪，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也而猾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婢亦反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左傳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孚大信也此言仁信之道大信於人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若子產卒仲尼聞之曰古之遺愛也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爲薄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斯人散矣機詐萌作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化人人如禮節可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故頻以猛濟之非故爲暴虐也末暴雖勝崇本或略春秋繁露曰君者國之本也夫爲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臨暴爲政化之末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爲略也○劉攽曰注夫爲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案文多一本字

後漢書卷一百七

後漢書卷一百七考證

酷吏傳若其揣挫彊勢○揣疑惜

張儉劾曹節之墓○何焯曰以黨錮宦官二傳參考乃侯覽墓冢非曹節也所當刊正且未葬但可言壞不得言劾

周紆傳常築墼以自給○劉攽曰墼非築所成當作墼○楊慎丹鉛續錄曰張本南人不知土墼也字林墼未燒曰墼埤蒼刑土爲方曰墼今之土墼以今爲模實土其中非築而何

陽球傳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何焯校本禹改瑀

後漢書卷一百七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八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之文也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云中門於外內為中也閽卽刖足者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也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劉攽曰正文案文多一者字此本用周禮文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鄭玄注月令云閹尹主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為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開閉之屬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注云巷伯內之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關涉也中人內人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卽寺人披也名勃鞮字伯楚左傳曰呂郤畏偪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郤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著庸謂繆賢及相如也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卽閹官刁貂也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也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音義曰奄人也仲長統昌言曰宦豎傳近臥房之內交錯婦人之閒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前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前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也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劉攽曰案自前漢宦官卽是閹子何乃言中興乎蓋宦字當作內謂省內官不用他士也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憝惡也音大對反謂誅竇憲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宮卿謂為大長秋也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閒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闈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永巷及掖庭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閨謂之闥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謂皇甫嵩朱儁等並被排也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滅也參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內之親也漢之綱紀

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劍兮玉珥揚雄法言曰或問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奇注曰朱朱紱也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分剖虎符也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棊列如棊之布列史記曰往往棊置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詩曰大賂南金鄭玄注云荊揚之州貢金三品和謂卞和也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注曰妃嬙貴者嬪音毗前書曰初爰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昌音曰為音業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傳晏子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綺室室之綺麗者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前書東方朔曰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緹厚繒也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前書曰史遷熏胥以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單盡也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閒，搖亂區夏。寇盜劇賊緣閒隙而起也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鉤黨謂李膺杜密等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埶力，九服已見上羣英謂劉猛朱寓之屬見竇武傳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尚書曰龔行天罰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史記曰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也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昬弱。謂立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於商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此謂宦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竟為宦官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也

鄭衆傳

鄭衆字季產，南陽犨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預中官用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為鄛鄉侯，食邑千五百戶。鄛音七交反說文曰南陽棘陽縣有鄛鄉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閎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讎為關內侯。

蔡倫傳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道縣東明月池在其側邑三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劉攽曰案諸讎各謂其御說為家法後人不知安加一漢字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敕使自致

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傳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冑，孫林父之後。東觀自此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敘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爲文飾。）安帝時爲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姓，渠名。）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鐘下，皆截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埶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鐘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墯車，左右以戟叉其胷，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佗音駝）、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棗脯，又分與光，曰：以爲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爲尚席直事，通燿，解劍置外，持燿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詩大雅也。）程爲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爲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爲華容侯，國爲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爲

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爲西平昌侯，(西平昌縣，屬平原郡。)孟叔爲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爲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爲廣宗侯，張賢爲祝阿侯，史汎爲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爲廣平侯，王道爲范縣侯，李元爲褒信侯，楊佗爲山都侯，(褒信、山都並屬南陽郡也。)陳予爲下雋侯，(下雋縣，長沙郡。音似兗反。)趙封爲析縣侯，李剛爲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爲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爲東阿侯，千戶。是爲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爲司隷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爲宜城侯。程既到國，怨恨恚懟，(懟，怨也，音直季反。)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恚懟，刻瓦爲印，封還印綬。)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卽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中郎將，(文○劉攽曰：案文少一中字。)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直戀反。)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爲浮陽侯。後詔書錄徵功，封興渠爲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

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卽位，並擢爲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謙退而厚重也。)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衞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以爲名也。商君竟爲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爲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傳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卽位，騰爲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爲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幷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爲纖介，常稱暠爲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种暠後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具袁紹傳。)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傳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人（悺音工奐反又音館）唐衡潁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悺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埶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周書曰賢智箝口謂不言也拑箝鉗古字通用音其炎反）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恆有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音丁仲反）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劉攽曰案超贈將軍爾不可使將軍護喪明衍二字）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臥虎唐兩墮（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諸本兩或作雨也）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毦以羽毛為飾音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悺弟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

侯覽傳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埶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為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為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上音房又反。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生而自為冢為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廡，廊下周屋也。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藉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傳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衞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先代反。字當為賽，通用。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不得書闕主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

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爲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稷契咎陶伯益也）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論語文也）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桓思竇后）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竇后傳誅康及霸）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撞音直江反）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閒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水入宮苑爲御水）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雊高宗修德殷以中興見尚書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鄭玄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路人士女莫不稱譽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謂曹節等復任用也）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人以刀殺之）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尙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傳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趙高指鹿爲馬而殺胡亥轘裂以車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紫言累積也）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述也）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

感其瑣才(瑣小也)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剌稼穡荒蔬(鄭玄注周禮云蔬草有實者)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謂發既多縣雜數以供之)故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郵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為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易兌卦彖辭)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又承詔書當於河閒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辭曰圜則九重營度之圜謂天也)且河閒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郭璞注山海經曰堊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矯正也拂戾也音扶佛反)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杅椀屬也音于字亦作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廄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咎犯諫晉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書也)陛下同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勳列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稸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劉攽曰注希之案文希當作物)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萬物秉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

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咨謀也。）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玼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玼與疵同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為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自屏。謂在外野草中自殺也。）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傳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illegible]頭音）延熹八年。黜為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諠赫。扶風人孟佗。（佗音駝。）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為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

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鈎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諝、徐奉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顧一，顧謂讎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敕，騶，養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諧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仞，滿也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侯臺，永安宮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尚姓，但名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

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潛潭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下畔之。蓋因此以誑帝也明年，遂使鈎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玄武，北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世以嬖色取禍，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劉攽曰：正文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嬴氏以奢虐致災，秦始皇嬴姓也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商謂商略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謂呂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曹騰進邊韶、延周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越，違也。謂貌似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蓋亦

有其理焉。瞀音茂。亂也。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布於外，而邕下獄也。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謂竇武謀誅宦者，反為宦者所殺也。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亦言慎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有以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況乃巷職，遠參天機。毛詩曰：寺人巷伯作為此詩。巷職，卽寺人之職也。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尚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後漢書卷一百八

後漢書卷一百八考證

宦者傳寺人掌女宮之戒○句下依宋本，添注十八字。

王之正內者五人○何焯校本，者字衍。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注于周禮則為內宰○何焯曰：月令呂不韋作，故鄭注云：於周則為內宰。禮字，不學者所增。文選注中尚無禮字。

其能者則勃貂○何焯曰：勃貂當作勃鞮。因齊寺人貂而訛，不知貂卽刁也。

孫程傳立平原王德○何焯校本，德當作翼。

曹騰傳潁川堂谿趙典等○臣世駿按：日知錄曰：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注：堂谿，姓也。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靈帝初官衛尉卒。何焯校本曰：趙字衍。

乃與少子疾避亂瑯邪○魏志，嵩少子德。

張讓傳黜為關中侯○何焯校本，中改內。

後漢書卷一百八考證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禮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衞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籩豆禮器也竹謂之籩木謂之豆干楯也戚鉞也舞者所執）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委音於危反它音以支反）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所常服也）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也）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清道以旄頭為前驅也）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雲物解見明紀）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圜橋門也圜繞也）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攽曰案文此受當作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章紀）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即白虎通義是）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蓺文博士倚席不講（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詩小雅曰鞫為茂草注云鞫窮也）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

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縢亦幐也音徒恒反說文曰幐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讎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前書延壽名贛別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授琅邪王橫爲費氏學前書橫作璜字平仲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毋將姓也毋讀曰無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傳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緡屬山陽郡諸本作緡者誤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作爲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棄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享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菟斯首炰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傷禮之廢故引以瓠葉爲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爲節也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傳

洼丹字子玉風俗通洼音圭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觟陽鴻字孟孫姓觟陽名鴻也觟音胡瓦反其字從角或作鮭從魚者音胡佳反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傳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傳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之讀曰氣）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為屈撓嘗詣楊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為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傳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著於籍錄）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傳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劉攽曰注受人訴辭皮膚之不深案文少一在字外字一）世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勑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勑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傳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前書字伯和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歙傳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爲長社宰長社今許縣也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廄長。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復卒，無子，國除。

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爲蘄長。續漢書曰：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翱翔。

牟長傳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朱弘也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爲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復徵爲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宋登傳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

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傳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傳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為說符侯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肝晚也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堊墁有泥墁之也堊音於各反墁音莫干反蠅翼薄也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而遇斯患乎○劉攽曰何謂察察案文謂當作為言何故為此察察也後人不曉為謂多相亂也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傳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杜預注左傳曰逆旅客舍也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冠謁去禮男子二十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信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又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矣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

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勾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劉攽曰正文畫龍不
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謬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
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前書武帝
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蒲輪徵申公六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
文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爲善
謂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筭及舟車官
賣鹽鐵也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儳謂
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毋儳言儳音大鑒反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駰
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
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
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
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
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
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
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誅責也且
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有過失也天
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
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
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
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
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
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
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
仲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
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
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

人之事而慎用其大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
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
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
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
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
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
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
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周曰大武大會孔氏
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
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
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
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
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
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篆所作易林也謂爲不吉
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
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
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
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
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
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
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
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
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
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
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劉攽曰案文此少一公字及

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羨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為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為褒聖侯倫今見存

楊倫傳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為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閻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徼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大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敕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彊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出自幽谷升于喬木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狷狂狷也音絹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遁逃也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考證

儒林傳詩齊魯韓毛○何焯曰衍一毛字。此時毛詩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非十四矣。參以百官志。博士果十四人。詩三齊魯韓氏。應劭漢官儀並同。

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何焯曰。漢承秦故。郊祀皆服袀玄。至顯宗而革。故統冠曰始。詳輿服志。

本初元年○監本宋本。俱作太初。臣會汾按質帝無太初年號。明是本字。今改正。

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臣世駿按趙明誠金石錄云。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蔡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

孫期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何焯校本。京氏上疑當有孟氏二字。

尹敏傳其中多近鄙別字○何焯曰。如以劉為卯金刀。以泉貨為白水真人。皆別字之徵也。

周防傳父揚少孤微○周磐傳云。自磐曾祖父揚至磐。孫恂。六世知名。則揚亦嘗顯名。史略之耳。

孔僖傳世傳古文尚書毛詩○臣炅裘按此毛字。亦疑衍文。安國未聞受毛詩。疑魯詩之譌。

作六代之樂○何焯曰按前書秦時惟餘韶武。安得作六代之樂。尚備此樂。云六代者。史仍一時之夸飾也。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考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

高詡傳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般音卜滿反)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為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為郎除符離長(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官後徵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傳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姓右師)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傳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人永平初為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為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傳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為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為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

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傳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傳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與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傳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傳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劉攽曰作詩題約義通案文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

召馴傳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前書信臣字翁卿爲南陽太守吏人親愛號曰召父父建武中爲卷令，卷縣屬滎陽卷音丘圓反倜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傳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時掌反下同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今益州什邡縣也音方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

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傳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撫卒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傳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爲敬云。）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名隆）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德字近君，聖字次君，普字孝公。）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董鈞傳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采元和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爲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子，安樂字公孫，安樂即眭孟姊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爲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

丁恭傳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今兗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

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傳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廖音力弔反）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絜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爲長吏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爲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傳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複重音直容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傳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常視家事講授常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傳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諡曰節）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爲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

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程曾傳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傳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遭，逢也。）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劉攽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蓋下有宜字，因謏宜氏長此兩字也。）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傳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豳州辛平縣。）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音之舌反。），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爲步兵校尉，坐投書怨謗，豫免，廖歸國。見馬援傳。），育坐爲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傳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也。），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傳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

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傳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傳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爲太守，署詳文學祭酒，黄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徧，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實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劉攽曰：注徵拜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士二字。

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陸賈爲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爲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光武中興，吴、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戹運，三年乃讓。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讙。時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尚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鴥彼飛隼，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爲將也。隼，鷂也。鷂，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櫜弓臥鼓之次。毛詩曰：載櫜弓矢。櫜所以盛弓。言今太平，櫜弓臥鼓，不用征伐，故須覽人也。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曾參、史魚。兼商偃之文學，卜商、言偃也。論語曰：文學子游、子夏。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僇之，其節專車，此爲大也。隼集陳庭，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黄能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黄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黄能，以入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輿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并三人爲身，如算之六也。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儁不疑定北闕之前，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衞太子。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儁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衞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衞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劉攽曰：注遂送下詔獄，案文多一下字。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前書曰：昌邑王賀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爲泄，子孺實不泄。光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閒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能出也。後日當更饋樂以

鈞由余冠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於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為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

許慎傳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洨音侯交反）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傳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儒服為章甫之冠縫掖之衣也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遊庠序聚橫（橫又作黌）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士也就之者不以萬里為遠而至也）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精廬講讀之舍贏擔負也）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楊雄法言之文也言學者文煩碎也鞶帶也字或作鞶說文曰鞶覆衣巾也音盤帨佩巾也音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無二專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譊譊喧也音奴交反）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惡也）朝綱日陵國隙屢啟（陵陵遲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謂閻忠勸皇甫嵩令推亡漢而自立嵩不從其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謂董卓欲大起兵鄭泰止之卓從其言）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埶也（言政化難壞而朝久不傾危者以經籍道行下人懼逆順之埶）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繩約猶拘制也謂溫及嵩並被徵而就拘制也）暨乎剝橈自極

人神數盡，易大過曰：棟橈凶。橈，折也。極，終也。言漢祚自終，人神之數盡。橈音女教反。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德終其祚，謂操丕卽位，廢獻帝為山陽公，自廢至薨十四年，以壽終。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跡猶尋也。言由有儒學，故能長久也。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也。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陵遲，故學者分門，各自承襲其家業也。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疎殊會，通閡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澂？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疎，或通或閡。去一聖既久，莫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澂之。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考證

杜撫傳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劉攽曰：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臣世駿按：詩題約義通，是杜撫所撰書云。吳陸璣著毛詩草本蟲魚疏，末敘四詩源流，亦有此語，蓋已在范史前百餘年矣。劉攽說誤。

趙曄傳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何焯曰：周燮傳載南陽馮良事，與此相類，而所從皆杜撫，必一事而傳者互異耳。

衛宏傳後馬融作毛詩傳。○何焯曰：後儒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康成親受經季長，以箋為致敬，亦得。

孫高堂生注名隆。○臣良夔按：高堂隆乃三國時人，此注疑誤。前書注中亦不記其名。

張玄傳少習顏氏春秋。○監本誤嚴氏，從諸本改。

謝該傳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注從該問難諸要。○何焯校本：問字下添疑字。又今左氏問七十二事，左氏下添樂氏二字。又徵拜博士下，添時有博士四字。又學多福下，添秩字。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杜篤傳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爲御史大夫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臥坐皆易其處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爲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爲知矣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粗略也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王紀曰般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南渡河徙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成周之隆乃卽中洛周成王就土中都洛陽也遭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埶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阸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乃歸都彭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卽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戍卒婁敬說高祖都關中卽日車駕西都長安或知而不從久都墝埆謂光武久都洛陽也墝埆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陽田地薄四面受敵墝音古交反埆音古角反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楊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天關極北極星也言順斗建及斗極北星運轉而行也排閶闔入函谷閶闔天門也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觀阸於崤黽圖險於隴蜀圖猶規度也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卽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覲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懷思也喟乎以思諸夏之隆喟歎聲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航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並也以舟相並而濟也杭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闋而東或謂舟爲航說文杭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杭字相亂者誤也千乘方轂萬騎騈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衍布也橫絕流度也楚辭曰橫大江兮揚舲也瘞后土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禮邠郊甘泉祭天所也在邠地之郊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宮卽天子行幸也六王邸高車廐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滻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規龍首撫未央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模其字從木覛視也音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也覛平樂儀建章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置關所以拒外山東也客有爲篤言彼埳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埳井喻小也莊子曰埳井之蛙潢汙停水也吞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之汙瀆豈容夫吞舟之魚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楊雄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濎瀯濎瀯小貌也濎音天鼎反瀯音烏迴反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爲述大漢之崇崇高盛也世據雍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喻曉也曰昔在強秦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雍國富人

衍卒以弁兼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帝子斬之故曰白蛇又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劍名也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蹈滄海跨崑崙楊雄長楊賦曰橫巨海漂崑崙此言路跨踰遼大也奮彗光埽項軍彗星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埽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地也蕩滌謂誅之也劉敬建策初都長安解見班固傳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己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曼美也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前書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校平城之讎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於平城七日故報之也遂命票騎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勤任衛青青為大將軍霍去病勇也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飛揚也長楊賦曰疾如奔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遂獵乎王庭席卷漢北叩勤祁連漢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名也叩擊也勤謂銜勒也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百蠻夷狄之總稱也燒罽帳罽毛布也繫閼氏閼氏單于妻號也燔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椎鳴鏑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髇箭也釘鹿蠡鹿蠡音離匈奴有左右鹿蠡王前書作谷蠡馳阬岸獲昆彌昆彌西域國也虜傲侲方言侲養馬人也字書侲音真字書無傲字諸家並曰傲侲為粟牘西域國名也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驅騾驢馭宛馬大宛國名出汗血馬鞭駃

騠駿馬也駃音決騠音啼生七日而超其母也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并域屬國一郡領方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以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立候隅北建護西羌楊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門關候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捶驅氐僰寥狼卭莋捶擊也寥狼猶擾攘也氐僰卭莋並西南夷號也東撫烏桓蹂轔濊貊字書撫亦摩字音摩方言云摩滅也蹂踐也轢轢也音吝濊貊東夷號也南羈鉤町水劍强越羈係也鉤町西南夷也水劍謂戈船將軍等下水誅南越也鉤町音劬挺殘夷文身海波沫血穀梁傳曰吳人被髮文身沫血水沫如血郡縣日南漂槩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珠崖郡都郎蹕去長安七千三百里蹕音審部尉東南兼有黃支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也連緩耳瑣雕題緩耳耳下垂即儋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阯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青湼之也王逸注楚辭曰雕畫也題額也摧天督即天竺國也牽象犀椎蜂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觜觿郭義恭廣志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甲謂取其甲也戕殘也觜觿大龜亦瑇瑁之屬觜音子期反觿音以規反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褐裘之屬衣裘褐北狄也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之曰駱越之俗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稽止也方言曰顙頞也以顙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兕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邑廢而宣帝中興也皆莫能遷於雍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羲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

劉居豳文王居酆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衍廣也秦都關中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雍州厥田上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濱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楩柟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說文曰淤澱滓也顧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韓詩曰陶暢也爾雅曰遂生也厥土之膏畝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一金一斤金也田田相如鐇钁株林田田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鐇钁也音甫袁反埤蒼云鐇鏟也謂以鏟钁去林木之株蘖也火耕流種功淺得深以火燒所伐林株引水溉之而布種也既有蓄積阨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嶔巖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汝必死於殽之巖崟之下嶔巖謂嶮也嶔音吟關函守嶢山東道窮函函谷關也嶢謂嶢山之關也在藍田南故武關之西嶢音堯置列汧隴雝偃西戎雝音擁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杜塞谷口絕黃河中津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朔南暨聲教注云朔北方也城池百尺阨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衿帶衣衿之要故以喻之一卒舉礧千夫沈滯礧石也前書匈奴乘隅下礧石音力對反一人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石塞龍蛇蟠卻笠居羊腸道發笱門一人守險千人弗敢過也地埶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以攻遠剽急疾也悍勇也所據險要故可守近士卒勇疾故可攻遠也士卒易保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關中士卒易與保守不以降下也肇十有二是為贍腴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荊徐揚青兗冀幽豫并營也雍州田第一故曰贍腴今流俗北地之良沃者為贍者也○劉攽曰注案文北當作以又衍一者字用霸則兼并謂秦并六國也先據則功殊高祖先入關功為諸侯最也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武則士皆奮勵而要功也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地險

固故難誅也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慢違偷忍猶盜竊也淵囿謂秦中也徒以埶便莫能卒危卒音倉忽反假之十八誅自京師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公賓就始斬之也天畀更始不能引維畀與也言更始不能持其綱維故致敗亡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寇至言更始為赤眉所破也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鬬于野易曰龍戰于野謂更始敗後劉永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為誰也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彊華自關中持赤符也前書曰王吉上疏曰欲化之主不代出言有時間出難遭遇也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人靈祇謂滹沱冰及白衣老父等也立號高邑搴旗四麾搴拔也首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以比鄧禹馮異吳漢耿弇等也虓怒之旅如虎如螭詩曰闞如虓虎注云虎之怒虓然也史記周武王誓曰如虎如羆如豺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虓音呼交反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剸蛇莫之方斯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剸割也音之兗反謂高祖斬蛇也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鏌鋣龍淵劍解見韓稜傳說文鏌鋣大戟也音莫邪首謂建之於首也吳越春秋有莫邪劍義與此不同也命騰太白親發狼弧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弧並星名也史記曰天苑東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圖曰狼為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弧主司兵兵弩象也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亹亹遂興復乎大漢爾雅曰亹亹勉也易曰成天下之亹亹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瘳差也而主上方以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楊子雲長楊賦曰遐萌為之不安謂遠人也案篤此賦每取子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葭即遐也時蜀郡守將史歆反交阯徵側反盧芳亡入匈奴故云忿其不柔也未遑於論都而遺思

雝州也。（遭猶留也。）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信讀曰申。）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衽鐻鍝之君，（結音髻。前書尉佗椎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髻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鐻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鐻。」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鍝音牛于反。埤蒼曰：「鍝，鋸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此並謂夷狄之君長也。）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左傳曰：「吾將略地焉。」略，取也。）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存存。」）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卦驗曰：「巽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客以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瀦與？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闚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以勇武稱。左將軍慶忌之父。）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謂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也。）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傳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後避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也。）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

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

夏恭傳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年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傳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迨，及也。勗，勉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遠；邁，行。言日月之過往，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己欲經營仁義之道，然非陳力之所能及也。）在茲弱冠，靡所庶立。（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己在弱冠之歲，無所庶幾成立也。）於赫我祖，顯于殷國。（謂傅說也。）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平也。謂伊尹也。高宗命傅說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傅說功比伊尹，而能

光大其法則也武丁興商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謂傅說也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易曰德積載載重也保膺淑懿纘修其道纘繼也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宗用傅說之事光大其勳功而用其緒緒業也謂傅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傅喜論議正直爲大司馬封高武侯傅晏爲孔鄉侯傅商爲汝昌侯建武中傅俊爲昆陽侯也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溉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溉濯我也誰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濶夙夜庶不懈忒詩云死生契闊契闊謂辛苦也懈息也忒差也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秩秩美也猷道也庶衆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衆法若不勤勵則不能昭明其道不專一則不能深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惰農自安乃其罔有黍稷也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考成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閑暇可能成者言必須勤之也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專一也疾害也言爲事不專則多害其力也如彼遵衢則罔所極遵循也如循長路則不知所致極也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聿辭也溷亂也志不專一徒煩勞我心兼聽衆聲則音亂於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如流少有閑暇之日也行邁屢稅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所至也言當自勗不可中廢也密勿朝夕聿同始卒韓詩曰密勿從事密勿黽勉也聿循也卒終也言朝夕黽勉終始如一也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爲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爲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爲主記室崔駰爲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爲司馬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傳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免喪終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貞王伉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筭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爲冠族業令况之子也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爲尊要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

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訞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伐冰解見馮衍傳)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傳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爲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傳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閒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三輔決錄注曰衆與鄉里蘇羅文寶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衆不遇以壽終于家)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傳

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秘字者其人名珍與秘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傳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龔善爲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爲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事見笑林)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十二篇

王逸傳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到魯賦靈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傳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軌法也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事舜於畎畝之中事瞽叟謙讓恭敬思盡婦道也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太姙者王季之妃端一誠莊維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姒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太姙日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爲之媵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也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於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穨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敘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爲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爲三夕九嬪爲一夕夫人爲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故日十五日一徧也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獻公麗姬也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注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間舊圮剝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言其亂政也圮毀也並后匹嫡左傳曰辛伯諗周桓公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姬之子徵舒弒靈公楚伐陳滅之見左傳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詩小雅也番幽王之后親黨也幽王淫色不尚賢德之人寵其后親而以番爲司徒之官荷爵負乘采食名都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寇必至也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父幽王后之親黨也向邑也以向爲皇父食采邑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憮大也音呼謂詩人刺番爲司徒及皇父都向用其后親黨是以其德不大也暴辛惑婦拒諫自孤暴虐也紂字受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惑婦謂惑妲己也紂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紂不從自孤爲獨夫也蝠蛇其心縱毒不辜字書蝠音福即蝙蝠也此當作蝮音芳福反不辜謂菹梅伯脯鬼侯之類也諸父是殺孕子是剖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刳剔孕婦爲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衣其寶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斬以輕呂之劍也初爲天子後爲人螭左傳曰螭魅魍魎杜預注云螭山神獸形故以比紂之惡也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奬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擅權柄也易曰旅人先笑而後號咷言初雖恃權執而笑後競權禍而號咷也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末嬉桀妃有施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嘗置末嬉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遂放桀於南巢見列女傳褒姒斃周周幽王嬖褒姒爲犬戎所殺也妲己亡殷趙靈沙丘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爲王吳娃死何愛弛主父憐章北面臣詘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遂出主父欲出不得飢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解見皇后紀陳后作巫卒死於

外。孝武帝陳皇后以巫蠱廢。霍欲嫣子、身乃罹廢。孝宣帝霍皇后霍光之女、欲謀毒太子、被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無德而祿、殃也。若慎其機事、則有福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埶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為風。風讀曰諷。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劉攽曰、案吏當作史。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畏高、高遂作亂也。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忍忍猶不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傳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裳而臥也。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音蒲堅反。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為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考證

杜篤傳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何焯曰後書不立藝文志故具載著述篇數

王隆傳沛國史岑子孝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何焯曰作出師及和熹鄧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注得之此注誤也傳已著明所著四篇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張升傳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代孫也）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鄒陽上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傳曰大人謂在位者也）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也）仕郡為綱紀以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趨急也讀曰促）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首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侏儒短人能為俳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鄆讙龜陰之田）君子仕不為己職思其憂（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己身）豈以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傳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大之貌）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擯（擯斥也）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盾諡曰宣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骫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朐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贖即續也骫古委字也）秦越人還虢太子結脈世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太子病所謂尸蹷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見史記）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精脯出乎車軨（說文軨車轖間橫木）鍼石運乎手爪（古者以砭石為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砭音必廉反）今所賴者非直車軨之精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班班狀貌）竊為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穽在下（禮記曰羅網畢翳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畢機捕獸機檻也穽穿地陷獸）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繳以縷係箭而射者也）羿子彀左（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其羽翼彀引弓也）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西協韻音先）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駮（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荼毒孔注云荼毒苦也）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秦王悅之益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

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豈舐痔邪何得車之多乎手嫗嫗名勢撫拍豪強嫗猶
傴僂也嫗音於宇反音丘矩反撫拍相親狎也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驕激
也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捷疾也懾懼也急懼逐物則致富昌渾然同惑
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寔執
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
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
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啟又群吠之狺狺
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以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狺音銀安危亡於
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而待燃
柂可以正船也音徒我反前書賈誼曰措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今之勢何以異
此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閃榆傾佞之貌行傾佞者則榮也
闚而見榆用榆音輸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
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
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促河清遲也
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髒高亢婞直之貌也佞媚者
見親故昇堂婞直者見棄故倚門婞音幸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
皆高言也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
為芻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賤而懷德義也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也賢者
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
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
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
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
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
揖三公何遽怪哉前書酈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高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

豈不違北杜預注曰違異也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
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
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分別坐也坐者皆屬
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
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
數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尚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
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曰竊伏海瀕承暴公子舊矣舊久也
乃今方遇而忽然謂死也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
驚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
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名也時諸
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韓詩外傳曰周子高
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之柴車弊惡之車也
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
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
明者矣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
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足平王死和復欲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荊山之
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
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
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
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為
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
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之故號為尊
更啟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
其夙心寧當慢慠加於所天平恕也敬壹故謂為所天事在悖惑
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
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

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長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遲仰之劉攽曰正文仁兄案二○漢未書相呼為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之稱劉表與袁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亦有仁君作君之字是以貴下賤握髮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史記曰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灾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人不知己知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軻也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之譖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見孟子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己其嗟可去謝也可食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己而至君門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輯屨貿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疢動膝灸壞潰人有四關十二節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傳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寧陽縣故城在兗州龔丘縣南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齊也音子隨反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辭也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忠信為周阿黨為比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云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曰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名午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諡法既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子圍為章華之臺伍舉對曰君為此臺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數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芋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劉攽曰注楚靈王子圍案文多一子字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云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

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反以為戮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言石能除己疾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竭與共構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穴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論語之文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行事故君子之行動當常念如在己身也庶眾也言眾事恕己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疚病也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勃鞮以逆文為成勃鞮晉寺人名披左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袪及文公歸國呂甥郤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郤之難告之言初雖逆文公後竟成之也傅瑕以順厲為敗左傳言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以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縣屬涿郡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興起學校比於魯衛也庚桑瑣隸風移碨𥗼瑣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碨𥗼之山居三年碨𥗼大穰碨𥗼之人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乎碨音猥𥗼音盧罪反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曰子路將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孫楨亦以文才知名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知名轉為平原侯庶子

邊讓傳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馮衍傳揚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為諷也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荊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荊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

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乃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為樂今君為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舉國苦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史記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陳蔡二國先為楚所滅也乃作斯賦以諷之胄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胄胤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隍氏之女而生老童是為楚先楚辭曰帝高陽之苗裔兮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繹周成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伯齊桓晉文也○劉攽曰注與齊晉強案文少一爭字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號國語曰商伯大彭豕韋左傳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傳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馳仁聲也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神武威發如電雷之斷決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亂理也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嬿婉嬿安也婉美也婉嬿嬿音於顯反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祕玩爾乃携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徑肉林登糟丘史記紂作糟丘酒池懸肉以為林也蘭肴山竦椒酒淵流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辭曰蕙肴兮蘭籍桂酒兮椒漿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回望兮冀彌日而消憂彌終也楚辭曰望瑤臺而偃蹇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宓妃洛水之神女也湘娥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齊倡列鄭女羅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子曰激楚結風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左傳曰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陽阿解見馬融傳金石類聚絲竹羣分被輕袿曳華文方言曰袿謂之裾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桂羅衣飄颻組綺繽紛組綬也綺綾也縱輕軀以迅赴若孤鵠

之失羣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嬿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颻以輕逝兮似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跌蹉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縈繞纏結爾乃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神化化譌音花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咨嗟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言其貞也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籥如笛六孔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比目魚一名鰈一名王餘不比不行今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游魚出聽孤雌感聲而鳴雄枚乘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羈雌孤雌也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衆變已盡羣樂既考考成也歸乎生風之廣夏兮脩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廣夏邃房下羅幃來清風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毛嬙毛嬙也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美者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若秋葯被風葯白芷也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張衡七盤賦曰歷十盤而屣蹈也惆焉若醒撫劍而歎醒酒病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土階墨子曰虞舜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萊蓬蒿草萊之閭也爾雅曰髦俊也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協韻音乃來反百揆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尚書武王伐紂

不期而至八百諸侯繼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納伍舉蘇從之諫罷淫樂聽國政所誅數百人所進數百人國人大悅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穀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蕭恭乎上京。言楚尊事周室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續漢志曰大將軍下有令史及御史屬三十一人進以禮見之。讓善占射，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脩刺候焉。朗字景興魏志有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吉凶尚書曰格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也西雍文王辟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齔夙孤，不盡家訓。髫翦髮為髫也齔毀齒也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亨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鷄多洎之則淡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也函容也洎汁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悁邑，悁邑憂憤也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展陳也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說苑曰子奇年十八為阿宰有善績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以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搆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傳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給敏也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窘迫也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嘗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富貴者為人所載於典籍也貧賤者不載於天錄天錄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言通塞苟若由己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命也陳平敖里社，陳平為里社宰分肉均里中曰善哉陳孺子之為宰也曰使平宰天下亦猶是見前書韓信釣河曲。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為吏釣于淮陰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大斛四斗曰鍾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荊南沙。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帝以誼為長沙太傅見前書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伯樂卞和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謂德行政事言語文學也炎後風病恍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

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爲之誄讚，以昭其懿德。

侯瑾傳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爲資，暮還，輒爇柴以讀書。爇古然字。常以禮自牧。易曰卑以自牧牧養也。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覃靜也。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爲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爲侯君云。

高彪傳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爲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常從馬融問，從來有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國語閔馬父曰誰令閔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寵也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俾使也。整我皇綱，董此不虔。董正也。古之君子，卽戎忘身。易曰不利卽戎司馬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枹鼓卽忘其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左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尚書勗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曰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地有九變，丘陵山川，孫子九變篇曰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爲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衆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爲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之道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通九變之利知用兵矣○劉攽曰注有圮地案孫子圮當作地人有計策，六奇五間，陳平凡出六奇策孫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人而用之也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得於敵者也生間者是反報之者也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總天地人之事而諏謀於衆也無曰己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臣賢案前書韓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此作廣野案廣野君酈食其無韓信師事處蓋誤也周公大聖，石碏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石碏殺其子厚也前書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左傳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己眞，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合時者不足觀也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後遷內黃令，帝勑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亡。子岱，亦知名。

張超傳

張超字子並，河閒鄚人也。鄚今瀛州縣留侯良之後。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爲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

書妙絶時人世共傳之

禰衡傳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滿反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陳羣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趙稚長為蕩寇將軍見魏志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典略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噉肉故可監廚也〇劉攽曰注有腹大案舊作腹尺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氾濫于天下尚書帝曰咨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俾使也乂理也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旁求天下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尚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疇誰也熙廣也載事也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言不敢懈怠也惟岳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公孫弘傳贊曰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以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閭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魏文侯燕飲問諸大夫曰寡人如何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鷙鳥累伯不如一鶚鄒陽上書之言也鶚大鵰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前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也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尚書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如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堂牧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之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胄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蹋地來前躡馺足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捶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始也臣賢案撾及捶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

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撾而去足知參撾二字
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
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杜預注左傳曰衵近
身衣也音女一反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着
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怍羞也操笑曰本欲辱衡
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雅正
也言大雅君子不當爾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
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勑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
晏衡乃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說文曰梲大杖也音他結
反坐大營門以杖筆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
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
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
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
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
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
莫肯興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
爲屍屍冢之閒能不悲乎劉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
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
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
因毀以抵地抵擲也表憮然爲駭憮然怪之也音撫衡乃從求
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
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
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
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祖長子射射音亦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
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
雖一覽猶能識之識記也音志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
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
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
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劉攽曰按覽當作攬文無加
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
船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
曰死公云等道○死公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劉攽曰按注勿當作物又少云字也
何物者猶言何物老嫗古語如此者多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之問事也
解見宦者傳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
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
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爲貴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之所之故情
志動而篇辭作斯文章之爲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雕斵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
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禮記曰不辭費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考證

邊讓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日知錄曰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二十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為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禰衡傳于是先解衵衣○衵諸本俱誤袒從左氏傳杜注改正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獨行列傳第七十一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必也須得狂狷之人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尙分流爲否異適矣人之好尙不同或爲或否各有所適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扞於强禦謂劉茂衞福也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戴就陸續也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范式張劭也蹈義陵險死生等節繆彤李善也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措置也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爲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傳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帝亦然故言始也立趙飛燕爲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螽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其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之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崔琦傳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爲繡衣使者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持節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縱舍也使者車變易姓名閒竄歸家閒私也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脩尙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

玄第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勑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為費貽不肯仕述○劉攽曰案文亦字乃合在不字上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曾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業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也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王莽時官酤酒故置酒士也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為任永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卽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傳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侯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嬀州東沮音阻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今并州孟縣也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

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為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為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盂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書宗正丞一人，比千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為諫議大夫。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溫序傳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

彭脩傳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本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改曰毗陵。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休，假也。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閤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解見文苑禰衡傳。朱雲攀毀欄檻，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尚方斬馬劍斬張禹。上欲殺之，雲攀折殿檻。西京雜記云攀折玉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貰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索盧放傳

索盧放字君陽（索盧姓也）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因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文○（劉攽曰案少一者字）鬻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字少勸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爲正公食采於汝墳也）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爲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下棺）

(輴也)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里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導，引之騎。)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晨門肆志於抱關。(解見張皓傳。)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勑縣代嵩，嵩以為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傳

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湩，(湩，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閒相。

王忳傳

王忳字少林，(忳音純。)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忳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

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息自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斄音台)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忳咒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傳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醊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續傳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閎字子春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勑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為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太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劉攽曰案文上嘗當作常)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續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傳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有人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夜反）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逕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猶昨日也）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計哉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肜傳

繆肜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肜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曰繆肜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肜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肜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肜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傍以為窟室

書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
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
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
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
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傳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袁州縣少與同郡雷義
為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
讓義前後十餘通記記書也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
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
求無已說文曰詭責也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
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
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絝以去主疑重所取
重不自申說而市絝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絝還主
其事乃顯重後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
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
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
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傳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初為郡
功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
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
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
以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
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
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
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
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
人義遂為守灌謁者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云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桓後遂稱云馬融以為灌者習所職也應奉云如胡公之言則吉凶異制馬云灌習也字義非也高祖承秦灌嬰服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豈其然乎
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
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傳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
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
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為
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
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常賃灌園恥交勢利為考城令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卒奐後為考
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
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
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
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
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
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
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
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
帝時以冉為萊蕪長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遭母憂不
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
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

車載妻子，捃拾自資，袁山松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劉攽曰：注遂誓不敢受，案敢當作取，誤作敢，遂妄出受字。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爲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制，制書也。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勑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壙中也。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音義云：隱，人立可隱射也。隱音於靳反。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子堅，李固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爲貞節先生。諡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尅曰節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爲立碑表墓焉。

戴就傳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鋘吳。毛詩云：不吳不敖。使就挾於肘腋。何承天纂文曰：臿，今之鋘也。張揖字詁云：臿，刃也。鋘音華。案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鋘字。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彭卽搒也。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墯地者，掇而食之。掇，拾也，丁活反。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墯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彊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騃，忸行無義。忸，忕也，猶言慣習。騃音吾楷反。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卽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奉勝上就爲主事。

趙苞傳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埶，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

苞殯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鄃侯鄃今貝州縣也音式榆反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傳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高士傳向長向字作尚字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說文綃生絲也從系肖聲音消案此字當作幧音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幧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幧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也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爲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匄於人或悉邀諸乞兒俱歸止宿爲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脫易節素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僞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爲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傳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爲五官掾百官志曰每州皆置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咒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茭乾芻也搆火其旁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志誠

劉翊傳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辟爲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拂种暠之子也乃爲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爲之柰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禮記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之子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爲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爲具殯葬嫠獨則助營妻娶寡婦曰嫠無夫曰獨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餘車

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傳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考。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之，遣就師學，為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乘履方正，不差二也。惟此剛絜，果行育德。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張武傳：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太守第五倫嘉其行。○何焯曰：第五倫為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始分立。此吳郡由拳當作會稽。

范冉傳：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注：謝承書曰：奐字子昌。○何焯曰：下文王子炳即奐字也。與謝書互異。至於李公名輩已高，不得與史雲為友。李公被難在桓帝建和元年，疑史雲之友別有一李子堅。史家因氏與字偶同，遂舉李公以實之，大書於前爾。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易繫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中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於河畔沈璧禮畢至于下昃黃龍卷舒圖出水壇畔）箕子之術（箕子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也）師曠之書（占災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緯候之部（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鈐決之符（兵法有玉鈐篇及玄女六韜要決曰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卻敵報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請糧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失士吏卒之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泄符所告者皆誅）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按爾雅曰賾深也區域也）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郎顗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闓陽為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日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筳專注云筳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筳音大專反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望雲解見明帝紀省氣者觀城郭人畜氣以占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也）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孔子之言鄭玄注云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前書武帝時李少君欒大等並以方術見少君拜文成將軍欒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掌也）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司空又以讖文拜孫咸為大司馬見景丹傳）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各見本傳）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各見本傳）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夫物之所偏不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硋或同（硋五愛反）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禮記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繫辭之文也）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取遺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以為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為失也○劉攽曰正文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案此文不成文理

姓者不明非范本眞蓋中世張衡爲陰陽之宗郎顗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謂襄楷蔡邕楊厚等也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表顯也

任文公傳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州縣父文孫明曉天官風星祕要文公少脩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嶲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爲治中從事時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舩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餔時湔水涌起十餘丈酈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推曆運之數也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一○劉攽曰書本有賜字不合刑去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捷健也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絶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爲石筍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傳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郪丘漢改爲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潠埤蒼曰潠噴也音巽執法奏爲不敬執法糾劾之官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靷在馬胸音胤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瞀亂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觥音古橫反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傳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

（陽縣東）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脩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飴作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壅水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傳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尼首，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之。（○劉攽曰：主簿曰，案文多一曰字。）獲聞之，卽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軾，所以禮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喬傳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上方診視，（說文曰：診，亦視也。音眞客反。）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閒，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傳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

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謝承書曰倫甚異其遺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第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也舉孝廉為壽張令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兩皆為聘娶皆成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齊國薦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稍遷荊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達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敕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閣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劉敞曰案文勢不當用兩政字蓋上政本是治字避作化後人謨也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注云皇大極中也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尚書咎繇陳九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臣懦弱董督也勗勵也得以免戾寔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選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念存遯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甍亦棟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疇類也尸祿負乘夕惕若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怵惕戒懼若危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柴車賤車也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墓謂塋域墳謂築土時博士渤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古亂反

楊由傳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文川縣西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哺當作柿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為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并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

白向社中木上有鳩鬭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傳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所容因名焉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旒宛陵縣屬丹陽郡旒以舟濟水馬蹶足是以不得速蹶屈蹶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傳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前書曰觜觿參益州之分野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脩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郃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也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世字子明宣帝時爲前將軍見前書也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爲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郃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爲新城長政貴無爲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幷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檛破從者頭生開筒得

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書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歸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傳

廖扶字文起(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傳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必逃王止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淫人富謂之殃)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傳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隱於壺山之陽(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藝術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脩志銳意典籍至乃踰年身不出門鄉里莫得睹見公車徵不行卒於家也)李昺(謝承書曰昺字子然鄴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卒也)北海郎宗(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常負笈荷擔賣卜給食齊服間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昺孔喬等前比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書州徵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爲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以爲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恥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屬上遁去終于家子顗自有傳)陳留楊倫(見儒林傳)東平王輔六人(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陵人也學公羊傳援神契常隱居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徵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

家。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原憲居環堵之中也）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笥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為失望。（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禮記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以諂事宦人為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眾，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疏。（文章雖美時獻則不用也禮樂識貴代末則廢）及其陶搢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也且人之所欲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墊猶掘也）至乃誚謨遠術，賤斥國華，（遺術謂禮樂國華謂懷道隱遁之士也）以為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濟萬代不足以喜）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考證

許楊傳反乎覆陂當復○臣會汾按前書翟方進傳

　此下有離云者兩黄鵠大字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唐檀傳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蕭肅也謂屏牆也言人民至屏無不肅敬）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揚舉也）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陰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傳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謝承書曰穆嘗養豬豬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豬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追以還買豬人告語言豬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劉攽曰杜賣者人相欺案文多一杜字）後舉孝廉以高第為主事遷繒相（繒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也）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為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為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謝承書曰穆子孚字允慈亦為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傳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

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傳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宜發五陽郡兵郡名有陽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郡之類也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傳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傳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傳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尅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傳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爲益州牧扶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襃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蜀志曰密字子勅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密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畫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密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臥在第舍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密之文辯遷大司農而卒

郭玉傳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診候也音直刃反弟子程

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閒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針石之閒，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傳

華佗字元化，（佗音徒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旉。（音孚。）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音才計反。）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裁七八九。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腳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療也。佗便飲藥令臥，破腹視脾，半腐壞，刮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〇劉攽曰：注且用寒水，案文且當作旦。）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咽，喉也。）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虀甚酸，（詩義疏曰：蘋，澹水上浮萍者麤大謂蘋，小者為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魏志及本草並作蒜虀也。〇劉攽曰：注蘋澹水上浮萍者，案文此者當作也。）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代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者也。）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

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匈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朞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為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佗別傳曰有人病腳躄不能行佗切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即行也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為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也）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劉攽曰普依準佗療案文不全須有一病字）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鴟顧身不動而回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引挽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阿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黏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劉攽曰注本字書案文多一本字）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閒漢世異術之士甚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

膽也常屈頸鷮息鷮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鷮毛萇注曰鷮雉也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白鷮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鬚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徐登傳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州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酈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謂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易曰枯楊生荑王弼注云荑者楊之秀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禁架即禁術也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光武改為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懅梧支也懅忙也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和猶許也俗本作知者誤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為立祠堂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炳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費長房傳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說文曰兩人對舉為扛音江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念也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荊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

公或在宅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卽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勑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劉攽曰又書坐客使至宛案至宛市鮓謂長房身也不當作使字當作往字]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薊子訓傳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今曹州縣句音劬]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卽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或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酈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並猶且也音蒲朗反]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傳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左慈傳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

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仙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元放於下坐○劉攽曰放于下坐又下放曰亦可得也案傳未書以字稱亦無或用字或用名者明放皆當作慈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劉攽曰案文多一竹字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劉攽曰案文當作拊掌大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勑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幷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劉攽曰後操使蜀反案文少一自字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鑪酒肆也操懷不喜喜音許吏反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劉攽曰案文當作走入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如許爲事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魏文帝典論論郤儉等事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賈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也

計子勳傳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傳

上成公者宓縣人也○劉攽曰宓縣人案宓當作密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傳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爲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編姓也盲意名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姚吳大夫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劉攽曰問之案文當作曰吾殿下夜半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傳

甘始東郭延年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

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一著藥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遊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啖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欒大之徒也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要閒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劉攽曰註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文當云連年請于女生求見授按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傳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翕如在胎之中嗽音朔○劉攽曰註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案文多一習字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為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王和平傳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還訛。寶乖玄奧。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考證

許曼傳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何焯曰今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卽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

薊子訓傳共摩挲銅人注酈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黄初元年○三國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潁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孤竹謂夷齊也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或靜己以鎮其躁謂逢萌之類也或去危以圖其安四皓之類也或垢俗以動其槩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或疵物以激其清梁鴻嚴光之流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分音符問反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蹈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彼雖硜硜有類沽名孔子閔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者論語曰孔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沽謂衒賣也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之文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也

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篡字諸本或作篡法言作篡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然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為篡篡亦取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註云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前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毛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其詩曰孑孑干旄在浚之城易賁卦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蒲車以蒲裹輪取其安前書武帝以蒲車徵魯申公也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字子容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論語文也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則回瞠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論語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野王二老傳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即就也易曰即鹿無虞也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帝王紀曰按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為近之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郟鄏陌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傳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字作尚。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人說無疆也。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傳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劉攽曰：案萌北海人，則當是逢，非逢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絶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怨，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卽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謂君臣夫婦父子。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掛東都城門，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也。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盎，盆也。哭於市曰：「新乎新乎！」王莽為新都侯，及篡，號新室，故哭之。因遂潛藏。及光武卽位，乃之琅邪勞山，在今萊州卽墨縣東南，有大勞、小勞山。養志脩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荅。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秖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卽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儈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謂之論○劉攽曰：案謂之論都不是，當作為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遺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鄉佐主收賦稅者。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也，故襄公讎於紀。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鬭日。既交刃，而黨為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勅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横，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以穀樹皮為綃頭也。綃頭解見向栩傳。黨服此尚書以待見也。○劉攽曰：注服此尚書以待見也，案文少一諸字。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

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傳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閻陽也前書曰太原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灘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壇也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傳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浩博也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

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傳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尤吾為脩遠。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寧州也。）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宅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去。亡也。）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以女妻人曰女。女音尼慮反。）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遠也。）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閒。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爾雅注。惙怛。憂也。菲菲。高下不定也。惙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唌音延。讒言捷急之貌。）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建。立也。言己無慙於獨立。所以適吳者。冀異州之人貴尚賢德。）聊逍搖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舍其車而就舟船。）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冀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茂。盛也。臭。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委結。懷恨也。究。窮也。）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訕。謗也。鄭玄注禮記曰。恇恇。恐也。）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閒。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冢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葬畢。妻

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字伯通

高鳳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酈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劉攽曰正文按教授業不成文理明衍此一業字若存業則可去一教字也 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鬭，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寧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所陳諫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薨諡宣侯即曄之父也 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為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恥聞禪讓；許由隱於潁陽聞堯欲禪乃臨潁而洗耳 孤竹長飢，羞食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 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名猶且不顯，況怨累之為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弦揆日嵇康臨刑顧日景而彈琴也論者以事跡相類故引康為喻

臺佟傳

臺佟字孝威，佟音大冬反 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 鑿穴為居，采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謁康高士傳曰刺史執臺栗之贄往 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傳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語餘聲也音乃賀反 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傳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 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稱，然皆

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君為堯舜之君哉豈若使是人為堯舜之人哉○劉攽曰注與我豈若處畎畝之中案文多豈若二字）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僊傳曰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皇聲鳳來止其室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赤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也）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兔罝為事（罝兔網也毛詩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故瑤以為事焉）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傳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嘗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憙驢鳴（憙音[illegible]記反）良嘗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遯辭詣府（遯遁也）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傳

法真字高卿（高一作喬）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懼音紀具反）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謂詩書禮樂也）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毛詩曰袞職有闕謂三公也）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

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陰老父傳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邪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傳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班布也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解見獨行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左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雖泣而無所及矣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傳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劉攽曰正文案苦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一艮字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疏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枉違遠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嚴光傳字子陵一名遵○何焯曰遵君平名也史家誤仍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之語不以前書校之耳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列女傳第七十四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詩頌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尚遠也。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爲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嫕、李姬各附家傳，嫕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任一操而已。

鮑宣妻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之言也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注禮記云耒耜之上曲者也說文曰耒耜曲木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沮喪也怍慙也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曹輩也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屈音渠勿反「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姜詩妻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落落也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周郁妻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禽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公並解見文苑傳也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曹世叔妻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踵繼也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融兄名續見馬援傳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隲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前漢曰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託采藥於吳時已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始而言之也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何有言若無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隲悝弘閶也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則推讓之美失也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螘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隲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傅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待姆也毛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言執箕箒主賤役以事舅姑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中內也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素先也恒恐子穀負辱清朝。三輔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也聖恩橫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閒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去矣猶言從今已往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之瓦毛萇注云瓦紡塼也箋云臥之於地卑之也紡塼習其所有事於紡績也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

季妹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不自名己之善也）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作起也）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劇猶難也）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潔清也謂食也左傳曰潔齊豐盛也）是爲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也）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八歲入小學）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敬愼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論語孔子之言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爲母何以朞至尊在不敢伸也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二適者猶曰不二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淫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陝輸不定貌）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窈窕妖冶之貌也）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

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猶不然也）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影響言順從也）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論語孔子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之堅者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為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女曰媛）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惷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易繫辭之文也）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韓詩周頌之言也射厭也射音亦毛詩射作斁也）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昭智之妹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解見文苑傳）況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亡無也）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陳文矩妻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

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安衆縣屬南陽郡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脩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龔勝臨亡並有遺令令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衣字或作瓜，見項原列女傳。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許升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靁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袁隗妻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融爲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它人之賢者猶邱陵焉，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爲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龐淯母

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

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讎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己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劉長卿妻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寡婦曰嫠）縣邑有祀必膰焉（膰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膰焉）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軿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周禮考工記曰輈長六尺鄭衆曰謂轅端壓牛領者）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陰瑜妻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魏書奕字伯益嘉之子也爲太子文學早卒）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勑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勑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爲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盛道妻

犍爲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爲齎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

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董祀妻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竝不差謬適河東衞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女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掌拒掌音直庚反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此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戹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

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冥音瞑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眥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遠陽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兜離匈奴言語之貌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徒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列女後傳琰字昭姬也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婦人之正其節操有蹤跡可紀者及幽都閑婉有禮容者區別其遺風餘烈以明女史之所紀也管彤赤管筆解見皇后紀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曹世叔妻傳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何焯曰司馬彪云馬續述天文志續字季則見馬援傳末

孝女曹娥傳迎婆娑神○困學紀聞云曹娥碑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五日迎伍君傳云婆娑神誤也

皇甫規妻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按唐張懷瓘書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

董祀妻傳追懷悲憤作詩二章○何焯曰按董卓傳卓以牛輔子婿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略陳留潁川諸縣殺掠男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當在此時蔡邕傳邕在長安寔從弟谷謀東奔兖州又欲避逃山東時未必以家自隨也蘇氏以董卓既誅邕乃隨坐不應文姬先罹禍亂疑此詩爲後人作考之不詳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東夷傳第七十五

東夷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事見風俗通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並在東方也夷有九種竹書紀年曰后芬卽位三年九夷來御也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卽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卽位方夷來賓也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曰嵎夷暘谷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太康啓之子也盤于游田十旬不反不恤人事爲羿所逐也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后發卽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卽位征于藍夷也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也及武王滅紂肅愼來獻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尚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誥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淮夷康王之時肅愼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持所棄卵銜以歸母母覆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爲名宮人聞之乃更錄取長之襲爲徐君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也

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汪水與泡水合至沛入泗自山陽以東海陵以北其地當之也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赤驥盜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造父解見蔡邕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鬭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徐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己得天瑞自稱偃王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鬭爲楚所敗北走此山也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土疆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脩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左傳楚靈王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淮夷會于申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幷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爲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東走度浿水居秦故空地稍役屬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也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邊前書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縣彊迫之皆亡出塞因犯爲寇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貊人犯法不從騶起宜慰安之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肜威讋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劉攽曰使驛不絕按鄭驛中國可有之不可通於四夷自前書皆言使譯使卽使者譯則譯人故合作使譯此書內有自作使驛處則是後人不曉妄改之故國

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憙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曰仲尼學官名於郯子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索或作橐音度洛反）其侍兒於後姙身（姙音人鴆反）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牢圈也）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蘭即欄也）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貀（貀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大珠如酸棗以員柵為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彊勇而謹厚不為寇鈔以弓矢刀矛為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蹏占其吉凶（魏志曰牛蹏解者為凶合者為吉）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椁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圍之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劉攽曰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有俎豆案文多一此字）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脩宮室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

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按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驪掌賓客之官、如鴻臚也、)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為四郡、樂浪玄菟真番臨屯也、)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熹、暮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靈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襚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其昏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為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鬭、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騊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華麗、縣、屬樂浪郡、)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阸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也、)殺掠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葅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鬭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

桓之閒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並屬遼東郡)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卽王險城也)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夾音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家人皆共一槨刻木如生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爲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閒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以相監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云(魏志曰毌丘儉遣王頎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以八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武帝年也)濊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番音潘)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以幷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單大領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句男女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緜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祠虎以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

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閒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緜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爲飾及縣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嚾呼爲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爲蘇塗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建大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秖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爲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扁音補典反）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絜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絶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諟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也諟音是）光武封蘇馬諟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豖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劉攽曰使驛按當作譯說已見上）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按今名邪摩推音之訛反）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暝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鵲或作雞）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爲鏃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以丹朱坋身（說文曰坋塵也音蒲頓反）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爲樂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

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眾，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鯷人，（鯷音達奚反。）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事見史記。）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鬭，摩礪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噉食之，以為上肴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扃，關也。）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耳。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嬴末紛亂，燕人違難。（謂衛滿也。）雜華澆本，（衛滿入朝鮮，既雜華夏之風，又澆薄其本化，以至通於漢也。）遂通有漢。眇眇偏譯，或從或畔。（偏，遠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考證

東夷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臣會汾按魯莊公四年楚武王卒子熊貲立是爲文王時周莊王四年也莊王爲繆王十世孫相去三百餘年安得有滅偃王事此范氏沿襲異聞之誤

句驪傳國人懷之○懷魏志作惡

三曰弁辰○臣會汾按晉梁二書皆作弁韓當從改下云弁辰在辰韓之南弁辰亦弁韓之訛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南蠻西南夷傳第七十六

南蠻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高辛帝嚳）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診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黃閔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僕鑒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鑒字為豎者妄穿鑿也）（結音計）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干寶晉紀曰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槃瓠憑山阻險每每常為害糅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槃瓠俗稱赤髀橫裙即其子孫）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聲也）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優寵之故蠲其賦役也荊州記曰沅陵縣居西口有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槃瓠子孫狗種也二鄉在武溪之北）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姎徒（說文曰姎女人自稱姎我也音胡朗反此已上並見風俗通也）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逮于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荊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毛詩小雅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顯允方叔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注云方叔卿士命而為將也）明其黨衆繁多是以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共侯擊破之（晉文侯仇也）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其水遂無次且不設備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也）莊王初立（莊王名旅穆王之子）民飢兵弱復為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左傳晉楚戰于鄢陵晉郤至曰楚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也）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賨布（說文曰南蠻賦也賨祥冬反）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也）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徼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

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零陽縣屬武陵郡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爲郡擊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漊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漊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作唐縣屬武陵郡孱陵縣故城在今荊州公安縣西南孱音仕顏反明年春發荊州七郡及汝南潁川施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充縣屬武陵郡充音衝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棄營走還漊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年冬漊中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以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漊中澧中蠻四千人並爲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零陽縣屬武陵郡也著赤幘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元年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衆至萬餘人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閒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郎於是以右校令度尚爲荊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並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廖音力弔反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也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滸人是也萬震南州異物志曰烏滸地名也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閒伺候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並以其肉爲肴葅又取其髑髏破之以飲酒以人掌趾爲珍異以食老也交

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質亦贄也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爾雅曰黃髮鮐背耇老壽也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尚書大傳作別風淮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事見尚書大傳稱先王之神致以薦于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為南越王傳國五世前書南越王趙佗真定人也秦時為南海尉佗孫胡胡子嬰齊嬰齊子興也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阯刺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合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以豹為珠崖太守即就也威政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遂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阯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為髻於項上也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交阯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麊泠縣雒將之女也麊音莫支反泠音零嫁為朱䳒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脩道橋通障谿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領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眾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逴音卓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徼外蠻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劉攽曰按國名葉調王名便此作調便衍調字也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

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駮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曰五升也）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前書曰槐里人魏尚爲雲中守以斬首捕虜上功不實免馮唐言之於文帝帝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劉攽曰注前書曰案文多一尚字）哀帝即拜龔舍爲太山太守（前書曰舍字君倩初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爲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爲桂陽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兒音五兮反）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爲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衆轉彊盛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爲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阯合浦烏滸蠻反叛招誘九真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儁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音審）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代本曰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

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荊州圖曰副夷縣西有溫泉古老相
傳此泉原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並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爲陰陽石陰
石常濕陽石常燥盛弘之荊州記曰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於陽石之上按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
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云夷水巴郡魚復縣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江也
○劉攽曰注夷水巴郡魚復縣按文少一水字）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
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
宿旦即化爲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
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代本曰廩君使人操
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縷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
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也○劉攽曰注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按文少一不字）廩君於
是君乎夷城（此已上並見代本也）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
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
巴中以巴氏爲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
（○劉攽曰巴氏之君可有爵耳民何故輒得之疑衍民字）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
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
民戶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說文幏南蠻夷布也音公亞反）
（毛詩四鍭既均儀禮矢一乘鄭玄注曰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十鍭一百四十九俗本鍭作蒙鍭
作鍭者並誤也○劉攽曰注按鍭三羽當九十九若四矢爲一鍭則三百六十無緣得一百四十九未詳）
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建武二十
三年南郡潳山蠻雷遷等始反叛（潳音庸）寇掠百姓遣
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
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蠻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
蠻許聖等（巫縣屬南郡）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
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
依憑阻險久不破諸軍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復
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

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叛
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黃穰
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
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
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
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
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華陽國志曰巴夷廖仲等射殺之也）昭王
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
田不租十妻不筭（優寵之故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筭之錢復音福）
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倓蠻夷贖罪貨也音
徒濫反）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夷人安之至高祖爲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
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
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爲板楯蠻夷
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
鋒數陷陳俗喜歌舞（喜音虛記反）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
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
從至於中興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數反
太守蜀郡趙溫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三年巴郡
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丞
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尅帝欲大發兵乃問
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
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爲義人其人勇猛善於
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
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

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故城是也至楚文王始自丹陽遷於郢續漢志云南郡枝江縣有丹陽聚也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巂昆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葉榆縣屬益州郡葉或作楪臣賢按前書曰西自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巂昆明今流俗諸本並作布巂昆明蓋寫字誤分為布巂也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辮髮隨畜遷徙無常自巂東北有莋都國東北有冉駹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駹東北有白馬國氐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遯水東至廣鬱華陽國志云遯水通鬱林有三郎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柯異物志曰牂柯繫船杙也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根木可以為麪百姓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桄榔木外皮有毛似栟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鋘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蕉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擣稻米片又似麥麪中作餅餌廣志曰桄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栟櫚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麪赤黃密緻可食也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南越志曰番禺縣之西有江浦焉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華陽國志曰尹珍字道真毋斂縣人也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為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忲忲奢侈也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略吏人莽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

穀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克而還，以廣漢文齊爲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脩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閒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爲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取其嘉名。於道卒，詔爲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楪榆、梇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姑復縣屬越巂郡，餘六縣並屬益州郡也。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縣屬犍爲郡。朱音殊，提音匙。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僰道入江，在今嶲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渡瀘」，言其艱苦也。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行也。○劉攽曰：注「通博南」出「直不韋」，又「宗族實之」，案文，「出」宜本共是「置」字，「實」當作「寶」。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

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爲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克。朝議以爲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棄之。大尉掾巴郡李顒建策討伐，乃拜顒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顒卒後，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爲太守，討定之。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以仁恩，少年閒米至數十云。少年，未多年也。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自此以上，並見風俗通也。九隆死，世世相繼。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箄音蒲佳反。縛竹木爲箄，以當船也。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茤音多。其種今見在。鹿茤人弱，爲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爲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箄船沈沒，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

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嶲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嶲唐比蘇楪榆邪龍雲南也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度蘭滄水也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罽解見李恂傳毲未詳帛疊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蘭干細布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爲布也幅廣五尺絜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見華陽國志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爲金有光珠穴博物志曰光珠即江珠也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歲化爲虎魄今大山有茯苓而無虎魄永昌有虎魄而無茯苓也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凡二品珠也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酈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行無人常數百爲羣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屩子土人織草爲屩數十量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屩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屩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屩子相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對而泣即左思賦云猩猩啼而就禽者也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耳無它飲食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貊色蒼白其皮溫暖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見華陽國志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爲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爲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爲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嶲唐城○劉攽曰按嶲唐自是縣屬永昌後人不知妄增越嶲二字太守王尋奔楪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郡國志曰屬永昌郡也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爲破虜傍邑侯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撣音擅東觀作擅字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汙澤因名爲邛池南人以爲邛河在今嶲州越嶲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之餉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讎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

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畟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為枕相贈畟音側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巂水伐之，以為越巂郡。巂水源出今巂州邛都縣西南巂山下前書地理志曰言其越巂水以置郡故名焉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禺同山在今巂州揚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略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以為軍候。更始二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為邛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為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即授越巂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巂。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以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巂郡齎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安漢縣屬巴郡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為立祠堂。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種，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縣賦斂煩數，五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殺遂久令。遂久故縣在今靡州界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眾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

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楪榆擊之，賊盛未敢進，先以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天子以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為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後順桓間，廣漢馮顥為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莋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劉向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朞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東觀記輔作酺梁國寧陵人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詩周頌也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

（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詩人誦詠以爲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山海經曰崍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邛來山一名邛莋故邛人莋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還者也有長貧若採八度之難陽母閬峻並坂名）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言詩人雖岐道之阻但以文王之道人以爲夷易今邛來嶮危甚於岐）繈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爲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解見陳禪傳）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並載夷人本語並重譯訓詁爲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今並錄東觀夷言以爲此注也）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提官隗搆）與天意合（魏冒踰糟）吏譯平端（罔譯劉脾）不從我來（旁莫支留）聞風向化（微衣隨旅）所見奇異（知唐桑艾）多賜繒布（邪毗𬙋鋪）甘美酒食（推潭僕遠）昌樂肉飛（拓拒蘇便）屈伸悉備（局後仍離）蠻夷貧薄（僂讓龍洞）無所報嗣（莫支度由）願主長壽（陽雒僧鱗）子孫昌熾（莫穉角存）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僂讓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義向化（繩動隨旅）歸日出主（路且摽雒）聖德深恩（聖德渡諾）與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綜邪流藩）夏多和雨（莋邪尋螺）寒溫時適（藐潯瀘漓）部人多有（菌補邪推）涉危歷險（辟危歸險）不遠萬里（莫受萬柳）去俗歸德（術疊附德）心歸慈母（仍路孳摸）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墝埆（犁籍憐憐）食肉衣皮（阻蘇邪犁）不見鹽穀（莫碭麤沐）吏譯傳風（罔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攜負歸仁（蹤優路仁）觸冒險陜（雷折險龍）高山岐峻（倫狼藏幢）緣崖磻石（扶路側祿）木薄發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歷髭雒）父子同賜（捕茝菌毗）懷抱匹帛（懷稾匹漏）傳告種人（傳言呼敕）長願臣僕（陵陽臣僕）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燿之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汙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令姓田名）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牛毦（顧野王曰毦結毛爲飾也即今馬及弓槊上纓毦也）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爲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郡國志零關道屬越嶲郡）殺長吏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蠶陵殺長吏四年犍爲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

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宣帝年也）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爲傭夏則違暑反其邑衆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籠（按今彼土夷人呼爲雕也）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爲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毦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本草經曰靈羊角味鹹無毒主療青盲蠱毒去惡鬼安心氣彊筋骨也）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牲（郭璞注山海經曰毼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鬭敵死乃止）其人能作旄氈

班罽青頓毞毲羊羧之屬青頓毲羧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曰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闟茸貫匈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龍角神龜為獻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紕氐罽也音卑疑反毞文卽紕也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煑以為鹽麡羊牛馬食之皆肥麡卽麢很也異物志狀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樹掛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香美逐入林則搏之皮可作履襪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為琳音子兮反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為徼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

白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武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倉洛二谷之間常為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卻敵分置調均竦起數丈有踰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緣而上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酈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峨嶔岑隴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煑土成鹽因以百頃為號也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氐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名建也龍頟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及王莽篡亂氐人亦叛建武初氐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齊鍾留為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後亦時為寇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文約謂文書要約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綏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綏耳儋耳也獸居謂穴居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謂護匈奴中郎將及戊己校尉等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劉攽曰案此部字合作郡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沉沙棲陸之瑋寶珠玉金碧珊瑚虎珀之類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賨幏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軨積於內府火毳卽火浣布也馴禽鸚鵡也封獸象也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卽死績其毛織以作布用之汙以火燒之則清潔也傅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而沃之冀僞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燁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也○劉攽曰正文軨積於內府按軨字誤當作軫字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荊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狡筭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伐鹿茤不得乃歸中國故言肇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仞彼方徼鏤體卉衣憑深阻峭蠢小貌也鏤體文身也卉衣草服也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既孚改襟輸寶孚信也襟袵也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南蠻傳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臣德潛按吳得姓自周命氏以後將軍之官始於魏獻子衞文子周末置前後左右將軍安得高辛時先有此號范氏之說本於風俗通此不經之甚者

又零陵蠻○臣會汾按注陵當作陽

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文獻通考作伺其便應從之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七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西羌傳第七十七

西羌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衡山也)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也)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河關縣屬金城郡已上並續漢書文)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嫠嫂(寡婦曰嫠力之反)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其人山居而多風水土剛強)王政脩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太康夏啟之子盤于游田不恤人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也)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后相即太康孫仲康之子)七年然後來賓至於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泄啟八代孫帝芒之子也)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邠今豳州也岐即岐州也)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於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武丁殷王也易曰高宗伐鬼方前書音義曰鬼方遠方也)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殷頌之文)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帝武乙武丁五代孫無道為偶人像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代之行天神不勝而僇辱之又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遂被雷震而死)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梁山在今雍州好畤縣西北古公文王之祖也岐山在扶風郡也)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太丁武乙子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見詩小雅采薇篇)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晉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于牧野(尚書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孔安國注曰皆蠻夷戎狄也)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記)王遂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夷王穆王孫名燮也)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見竹書紀年)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廢丘漢曰槐里也)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二水名)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並見竹書紀年)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周

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獂邽冀之戎狄即狄道獂即獂道邽即上邽縣冀即冀縣也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也洛川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之改曰臨晉今同州城是也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皐之戎杜預注左傳云楊拒戎邑也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左傳曰單浮餘圍蠻氏杜預注云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當春秋時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左傳莊公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杜預注戎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二十四年戎侵曹也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事並見左傳僖公十二年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瓜州今瓜州也事見僖公二十二年允姓戎遷于渭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見左傳東及轘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晉文公欲脩霸業乃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王聞穆公賢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遺戎王以女樂由余諫不聽由余乃降秦為謀伐戎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脩霸業魏絳晉大夫見左傳襄公十三年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汧山隴山之間也在今隴州汧源縣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郅郁郅縣名屬北地郡後二年義渠敗秦師于李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徒涇縣名屬西河郡及昭王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為酋豪云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劓截鼻也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間今此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公今欲復之兵臨渭首滅狄獂戎獂音丸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

種任隨所之或爲氂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彊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爲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幷六國以諸侯爲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旣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頓兵彊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氐音丁兮反五縣並屬隴西郡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姐音紫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安故縣屬隴西郡枹罕縣屬金城郡枹音鈇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義渠姓也行視諸羌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爲畜牧安國以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詛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彡姐等七種羌寇隴西彡音先廉反又音所廉反姐音紫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爲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自彡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欲燿威德以懷遠爲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爲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燧烽也

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衆羌遂還據西海爲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衆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袵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旣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卽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持節如舊及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

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湳並皆強富數侵犯之湳音乃感反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即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入大榆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羌反殺掠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以方略爲其渠帥二年秋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允音鈆街音階縣名屬金城郡爲羌所敗殺五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爲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允音鈆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郡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爲牢姐種所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時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爲種人所信向皆從取計策時爲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衆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春秋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追殺之惡不仁也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言帝王好生惡殺故不以爲功也史記曰白起昭王時爲上將軍擊趙趙不利將軍趙括與六十萬人請降起乃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咎由太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効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爲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以賜有功者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以謁者竇林領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爲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爲下吏所欺謬奏上滇岸以爲大豪承制封爲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以事詰林林辭窘窘窮也乃僞對曰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謁者郭襄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抵罪於是復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以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卑湳種羌婦吏爲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安夷縣名屬金城郡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爲寇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湳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後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與諸衆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傅育代爲校尉移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副討破之於是

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故城在今洮州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畔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卽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鬬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剋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須旦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爲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爲明進侯七百戶以隴西太守張紆代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既殺傅育狃忕邊利狃忕慣習也狃音女九反忕音時制反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遂將衆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〇劉攽曰案文當云自擊數起伏兵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育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閒者斬首四百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闐等相結以子女及金銀聘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胡會集附落種衆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爲校尉稍以賞賂離閒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爲校尉尚見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徵免居延都尉貫友代爲校尉友以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構離諸種誘以財貨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渡河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爲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共爲寇盜衆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大夏縣名屬隴西郡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胡

三萬人討之。（五營，卽五校也。雍營，卽扶風都尉屯也。黎陽營，解見南匈奴傳也。）尚屯狄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戰。盱斬虜千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年，尚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爲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十二年，遂復背叛，乃脅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以酒泉太守周鮪代爲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初，累姐種附漢，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爲讎，黨援益疏。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其種衆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明年，周鮪坐畏懦徵，侯霸代爲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爲奴婢。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隃麋，縣名，屬右扶風。）西戎爲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逃亡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龍耆，卽龍支也。今鄯州縣。）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分流左右，在今鄯州。）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失衆，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千。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

先擊敗隲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眾羌反叛徵免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為校尉其冬隲使任尚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縣名屬漢陽郡）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眾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隲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為諸軍節度朝廷以鄧太后故迎拜隲為大將軍封任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眾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鍾羌又沒臨洮縣生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縣名屬漢中郡）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輔都尉都郿也）時羌復攻褒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為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名屬隴西郡）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移居張掖五年春任尚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

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安定徙美陽（縣名屬右扶風）北地徙池陽（縣名屬左馮翊）上郡徙衙（縣名屬馮翊衙音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太半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眾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誘殺降者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眾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眾據樗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綵帛一億已上杜季貢亡從滇零六年任尚復坐徵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以杜季貢為將軍別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餘頭以畀得者（畀音必四反）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擊破之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侯霸馬賢將湟中吏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百餘級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

八百餘人楊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爲校尉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衆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闕賜號多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參以失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爲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尾猶尋也）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

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沈爲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四年春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爲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尚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王冬任尚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尚兵到高平（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因合勢俱進狼莫等引退乃轉營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斬首五千級還得所掠人男女千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爲羌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賕枉法贓千萬已上檻車徵弃市沒入田廬奴婢財物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儆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幷涼二州遂至虛耗六年春勒姐種與隴西種羌號

良等遂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氐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將萬人擊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首施謂首鼠也）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璽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戶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死者四百餘人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氐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爵）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降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將種衆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各有差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官卽雍州之域也）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水舂卽水碓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前書音義曰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也）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無守固）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前書音義選懦柔怯也懦音而掾反）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馬賢以犀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其冬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為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羣羌皓復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郡臨洮縣）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級四

年馬賢亦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詣賢降賢復進擊種羌且昌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遼將軍復以馬賢代爲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徵賢爲弘農太守以來機爲幷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內侯衞之外言以文德要來之）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劉攽曰三君案時寘二人語何緣得三明是二字）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文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爲亂行）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虐或作庸庸薄也）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傅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爲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遣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郃陽令任頵追擊戰死（郃陽同州縣也頵音於筠反）遣中郎將龐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頓美陽爲涼州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罕種羌千餘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以趙冲爲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種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於是罷張喬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䜌北界（參䜌縣名屬安定郡䜌音力全反）三年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詔冲一子爲郞冲復追擊於阿陽斬首八百級（阿陽縣屬漢陽郡）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爲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衞瑤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鸇陰河（續漢書建威作武威鸇陰縣名屬安定郡）軍渡未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愷義陽亭侯以漢陽太守張

貢代爲校尉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於是離湳狐奴等五萬餘戶詣並降隴右復平並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爲鄠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前書音義曰牢價直）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爲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卒以前南陽太守第五訪代爲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以中郎將段熲代爲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并力寇幷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以濟南相胡閎代爲校尉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烏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胡閎疾復以段熲爲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奐傳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湟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無慮都凡也）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爲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爲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蔥領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鬭隨勢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

亂隴右焉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傯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以烏驚桴擊鼓槌也革甲也鞬箭服也左傳晉文公曰右屬櫜鞬鞬音紀言反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爲兵負柴爲械轂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前書班固曰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肆怒之貌也睢音火季反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邊有警急即插羽以示急也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徽纆而爲虜說文曰徽糾繩也纆索也發冢露胔死生塗炭胔音才賜反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眾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奏猶上也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飈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前書楊雄曰蒙盾負羽也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顱音盧廣雅曰顱顙也支謂四支革皮也其能穿竄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汙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痾於心腹也根謂盡其根本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埶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爲父師歎曰象箸不施於土簋不盛菽藿必須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臣賢案史記及韓子並云箕子今云微子蓋誤辛有浩歎於伊川也左傳曰周平王之東遷也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及秦晉遷陸渾戎于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將爲患也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氐豪分種遂用殷彊虔劉隴北假僭涇陽涇陽縣屬安定郡朝勞內謀兵憊外攘憊疾亟也音白拜反

後漢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西羌傳至於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臣德潛按商頌殷武之詩祀高宗之樂也首章叙其伐荆楚功二章言昔有成湯自彼氐羌云云葢舉成湯時遠夷慕化以責荆楚非高宗時事范氏混而爲一矣

太丁之時注太丁武乙子也○監本作武丁子也臣會汾按武丁子爲祖庚祖庚弟爲祖甲祖甲子爲廩辛廩辛弟爲庚丁庚丁子爲武乙武乙子爲太丁則太丁乃武丁四世孫諸本俱誤今改正

督右扶風仲光○段熲傳注作种光

戰於富平河上○以本紀參校河上應作上河

後漢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西域傳第七十八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爲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犂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宣帝改曰都護。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犂發兵攻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吉漢以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哀平閒，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並復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單于璽爲章和親遂絕西域亦瓦解焉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幷，且音子余反渠勒、皮山爲于寘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龜茲讀曰丘慈下並同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眾，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寘，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劉攽曰置戊己校尉案戊己本兩校今此下文云又置戊部候則此時當但置戊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閻詳足明置戊校而已後人不知妄增己字亦非章懷以前失之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書甘英作甘菟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禧音喜基反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在敦煌西界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

海之間，（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也，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illegible][illegible]日注宜禾都尉居也，案文也當作之。）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柳中，今西州縣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窘，困也。高帝自將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七日方得解。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人主之操；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屈恥也。）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前書揚雄諫曰：前代豈樂傾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言皆計其所得以出算。軺車一算，商賈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大畜無文，以此言之，無物不算。）夫豈不懷，慮久故也。（懷，思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前書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也。）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入朝，稱臣奉貢。）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殖，生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也。）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修政於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也。）帝納之，乃以班勇（班勇，超之子。）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窴、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窴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首猶服也，音式救反。）曾莫懲革，自此浸以疏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東流，（葱嶺，山名也。西河舊事云：其山高大，生葱，故名之。）一出于窴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

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蔔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曰陂音彼義反文下亦同史記曰陂山通道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續漢書曰寧彌國王本名拘彌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四年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為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己校尉○劉攽曰案文多己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也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為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十里

于寘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為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于寘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為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為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僰欲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劉攽曰國人殺之案下文言輸僰死已經月此時安得云殺之蓋是不從字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輸僰時輸僰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自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傅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劉攽曰漢書中案漢當作前并大

秦國一字亦無國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王。

子合國居呼鞬谷，鞬音九言反。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自皮山西南經烏秅，前書音義音鷃拏又云烏音加反秅音直加反烏言之如鷃拏也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為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為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塈之。塈，飾也，音火既反。一曰堊，白土也，音惡。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圜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抱朴子曰：通天犀中有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為駭雞。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閡音五代反。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

珍異疑傳者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驛也)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氏音支下並同)居藍氏城(前書藍氏作監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翖侯後百餘歲貴霜翖侯丘就卻攻滅四翖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劉攽曰案文多一王字)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翖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圖即佛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㲪(毾音它闔反㲪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諸香石密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栗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楨松白草(前書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犂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

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勑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謚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鎭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黄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嬀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嬀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爲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爲烏壘國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爲嬀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爲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寘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寘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正○劉攽曰案文正當作王但遣將鎭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爲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卽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寘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

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寘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為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為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且音子余反。下同。）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反。音畜。）于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為。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壻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寘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寘。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為質。約歲給罽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劉攽曰。案文少一字也。）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百里。領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為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為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為王。更以遺腹為磐槀城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龜茲于寘為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勳為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為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劉攽曰。案文亦多己字。）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

乃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云。（○劉攽曰案此文不足當云其人口貧羸者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云少一其字一者字）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

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慴，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己校尉索頵欲廢後部王涿鞮，立破虜侯細致。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己，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鞮，獲首虜千餘人。涿鞮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鞮弟農奇爲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己校尉鎮車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劉攽曰按和帝置戊己校尉案此上文云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是也下不合添一己字）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

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爲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季母叔母也）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爲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爲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

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妻
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
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
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
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阿羅多
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爲
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
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
之略前書張騫漢中人爲博望侯武帝時以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
則地廣萬里帝從之班超奮封侯之志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丈夫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語見超傳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
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
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
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籯金而賜龜綬
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皆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後服則繫頭顙而釁北
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
驛○劉攽曰驛案當作譯說同上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
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
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
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
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
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罽賓本漢所立殺漢使者今悔過來順使者送至縣度歷大頭痛
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崢嶸不測之淵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顯遊天竺記云西度流沙
上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葱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沙揚礫過此難者萬無一全也
○劉攽曰往過此難者案過當作遇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

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
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
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
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人殷樂無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
其土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田無時節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靈聖之所降集
賢懿之所挺生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陁天爲諸天無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
何處成道利益衆生乃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爲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剎利
種迦毘羅城白淨王摩邪夫人可爲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
等卽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
與我爲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爲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
無量衆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維摩經曰
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鱉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佛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
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
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
遂爲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群賊劫奪人麻波斯匿王收捉剜其兩目棄入阬中爾時群
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佛陁達摩佛以慈悲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如本而騫
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
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
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
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欲也不執著爲
空執著爲有兼遣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
欲觀其徼故曰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
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維摩經曰爾時毗耶離有
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
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
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

須彌山入芥子等也。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精靈起滅。滅謂死輪回無窮己。因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隨業報也。）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贊曰：逷矣西胡，天之外區。（逷，遠也。音他狄反。尚書曰：逷矣西土之人。）土物琛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匈猛之性，何所憂懼，何所拘忌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

宋　宣城太守范　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南匈奴傳第七十九

南匈奴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為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比者醢音火今反呼韓邪單于之孫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單于冐頓單于八代孫盧閭權渠單于子也名稽侯𤟭𤟭音山諫反東觀記曰單于北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冐頓單于父自頭曼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劉攽曰注單于比匈奴頭曼案北當作比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匈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諡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輿時以比為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薁音於六反鞬音九言反下並同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芳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與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略邊郡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遑暇也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元帝之代與國和親而單于驕踞自比冐頓冐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曰淳維自淳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冐頓當始皇之時為鳴鏑弑頭曼代立控弦三十餘萬強盛與諸夏為敵國冐嫚無禮寄兄高祖戲侮呂后事見前書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璽綬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與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颯相牚距單于終持此論語詞悖慢與此類也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脩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谷音鹿蠡音離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前書曰南郡秭歸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勑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勑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為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

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三分損二爲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蹛音帶又音多)因白單于言薁鞬日逐夙來欲爲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眾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幷得其眾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爲櫓)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卻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脩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郴丑吟反)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

臣拜詑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左傳曰文馬畫馬爲文也)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薁鞬左賢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緺綬(盭音戾草名以戾草染綬因以爲名則漢諸侯王制戾綠色緺古蛙反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戟曰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千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劉攽曰案文少一使字)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大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支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爲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爲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異姓大臣

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
戶諸官號且音子余反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
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匈奴謂天
為撐犂謂子為孤塗與此不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
前書冒頓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四姓為國中名族常
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
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
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
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
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
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
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
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
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
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
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
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邏音力
賀反邏今言探候偵邏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
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
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
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
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
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志北
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
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
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勑
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
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
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
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
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
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
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
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賞郅支單于背德受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郅支即呼韓兄
名呼屠吾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報答之辭令必有適適猶所也
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
先祖舊約欲脩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
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
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
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
郅支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遂保國傳
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
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
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
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
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
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踈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
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
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
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
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九一矢

四發遣遺單于。（鞬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為鞬，藏箭為韇。韇丸，卽箭箙也。發，四矢也。四矢曰發，見儀禮也。○劉攽曰：正文矢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遺字，蓋上文已有齎字也。）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言更請裁賜也。）念單于國尙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言不齎持往遺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衞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緄帶各一。（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緄，織成帶也。音古本反。）又賜繒綵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為常。（弔祭其薨者，慰其新立者。）丘浮尤鞮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於慮鞮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薨。北匈奴護于丘，率衆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醢僮尸逐侯鞮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胡邪尸逐侯鞮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肜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臯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肜、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劉攽曰：案文，行某官當有事字。此傳中凡十處少，皆當益之。）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劉攽曰：案秉傳不為大將軍，又真為度遼，此多一大字，又行當作為也。）時臯林溫禺犢王復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劉攽曰：案驛當作譯，見上。）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音

（子余反下並同）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劉攽曰案文前當作隨）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卒音七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獫狁堯曰獯粥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墝埆之人屢嬰塗炭（墝埆謂險要之地塗苦也墝音苦交反埆音苦角反）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詔增用之也）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勑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雇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薁鞬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劉攽曰案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明參匈奴二字或云取其胸皮）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令音零）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

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漢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劉攽曰案文多一人字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還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塞在朔方郡窳渾縣北窳音愈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地名右部從匈奴河水○劉攽曰案匈河自是水名安出奴字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劉攽曰案文少單于二字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劉攽曰案文多從字言故事如此置從事二人耿譚以

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劍四具羽蓋一四○劉攽曰案玉劍四具非是駟當云玉具劍四又衍一駟字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爲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爲單于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難測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

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胡罪反)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

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廆為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畏懦者斬)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為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以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溫禺犢王名烏居戰)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閒為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逢侯部衆飢窮又為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去塞者絡驛不絕單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鞮單于檀永元十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脩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安帝即位之二年也)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

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龐雄擊之○劉攽曰案文少一將字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遼將軍慬音勤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慬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顧反也讓責也反顧責韓琮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于檀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被擊敗陳謝死罪還所鈔之男女五年梁慬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永初七年改為元初元年夔免以烏桓校尉鄧遵為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為真將軍焉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鄧遵為正度遼將軍此後更無行者也四年逢侯為鮮卑所破部眾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子右薁鞬日逐王諸降胡萬餘人會立為單于既被鮮卑所破部衆分散若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為永寧元年永寧二年改為建光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為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為將軍○劉攽曰案一傳中處處皆云度遼將軍推三處沒度遼字以後又復舉之明此三處脫漏也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

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眾代為將軍其冬傅眾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卽位之年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為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則在河北也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校尉耿曄代為度遼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為永和元年曄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殺然不能制下卽是不堪其任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眾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

種類繁熾不可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謨謀孔安國曰謨亦謀也即是古書之重語）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等也）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不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並具朝錯三章之兵體因梁商論其長短故備錄之此乃兵家之要）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曰涼州近羌數犯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兵衞護園陵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移朔方就五原郡）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

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漢安元年（順帝永和七年改為漢安元年也）秋吾斯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薁鞬或作薁鞬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玉具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軿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為抵對即今之鬬用古之角抵也○劉攽曰注今之鬬用案用當作朋）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為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之年）至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三年改為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年（桓帝之年）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為單于也）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夷狄無字既無典誥故某者即是其名○劉攽曰注案此是兩說中間當有一說二字）屠特若

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靈帝熹平元年 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光和元年靈帝熹平七年改為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者死。張脩擅斬單于呼徵，故至其罪也。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為中平元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醢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其元海為亂晉之首。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遂止河東平陽也。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廚泉立。於扶羅即劉元海之祖。呼廚泉即劉元海之叔祖。單于呼廚泉興平二年獻帝初平五年改為興平元年。○劉攽曰：案下文立字當屬此句。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元年，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謂歸河東平陽也。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留呼廚泉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五部國。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眾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祕計，然後得免也。太宗政鄰刑措，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幾，近也。今言政鄰刑措，鄰亦近也。不雪憤辱之恥。逮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如眾星之相連屬，言其多。候列郊甸，火通甘泉，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即出入畿內。世宗逐樓煩、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築朔方，今夏州是也。按夏州去京師一千二百里。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單，盡也。言盡用天下之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死亡與殺匈奴相當也。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衛。虜庭分爭，謂五單于爭國，呼韓邪遂來臣服，因請款塞，永為邊衛。前書云：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呼揭王為呼揭單于，奧鞬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為烏藉單于，并呼韓邪凡五單于也。罷關徼之儆，息兵民之勞。匈奴既降，北庭不儆，備勞者並得休息也。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詔單于毋謁，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劉攽曰：注贊謁者，案文多一者字。南面而朝單于，朔方無復匹馬之蹤，匈奴既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跡也。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奴之盜。王莽篡之後，狼心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為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開邊隙也。釁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諸夏如布帛之裂也。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通宣元之舊好。報命連屬，金

帑載道報命相屬言其往來不絕金帛常載於道言其賞遺常行而單于驕踞益
横內暴滋深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
使者辭語悖慢也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遑暇也忍
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雖得驕踞悖慢之詞而忍其羞愧思其患難但以善言報謝而
已徒但也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移徙幽并之人增益邊屯之戍卒
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
爭言衛霍之事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事也帝方厭兵間
脩文政未之許也帝厭其用兵欲修文政未許猛夫扞將之事其後匈奴
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比季父單
于輿以比為右薁鞬日逐王日逐即南匈奴單于比也奉藩稱臣永為外扞天
子總攬群策和而納焉總攬群臣之策善均從眾與之和同而納其降款也乃
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
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
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既
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烏散更相馳
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
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漢之塞地晏然無事矣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
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
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軍走曰北也三千餘里北虜烏孫
遂奔漢北乃空地三千餘里也其遂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
械在手曰梏音古督反銘功封石倡呼而還為勒石立銘於燕然山猶前書霍去
病登臨瀚海狼居胥山也封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
地而漠北空矣漠北既空宜即還南虜以居之若因其時勢及其虛
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眾居之于時遂為邊境若還
南虜於陰山即為內地也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
變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年績勳燕然乃居永元之歲中人以上始可預其將來竇憲庸才寧可責其

謀慮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為呼韓邪單袁安之議見從
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方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也於後王竇憲欲立北單于安議不許也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若從耿國
袁安之議即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弘遠也而竇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
之規狠戾不端專行威惠三捷言勝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為臣不忠即其人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
也又章和二年竇太后臨朝單于屯屠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
無北念既滅北邊即宜構成南部更請存立其何惑哉
庭永元三年將軍竇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即授璽綬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
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誘誅之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棄
蔑天公言竇憲斬日逐刊石紀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亂緒滋生孽栽南北俱存即是
並恩兩護以私己福乃招其禍斯則棄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
翁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悖史直筆時復存其實言也坐樹大鯁永
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由竇憲請立北庭遂使餘[illegible]滋蔓即是坐樹大鯁永言[illegible]
事深可恨哉載事也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疢毒胡可
單言單盡也單與殫同也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
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原百世
不磨矣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漢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遲使得專為一部則荒服
無忿爭之跡邊服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遂為巨釁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
魏武雖分其眾為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丘
墟帝宅懷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謂分為南北庭也羽書稀聞檄書有急即插鳥羽其上也
野心難悔終亦紛紜紛紜之事其如上解
劉攽曰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此卷不知誰依之最為淺陋不與前同亦疑其將終篇故特草
草耳後之讀者將以為傳寫之誤漸記之云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南匈奴傳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事劉攽曰按秉傳真爲度遼行當作爲○何焯曰下文云鄧遵始眞爲度遼則耿秉耿夔傳言拜者皆行度遼事行不當作爲

單于每龍會議事○何焯曰龍下當有庭字

桒蔑天公注天公謂天子也○何焯曰李云天公非謂天子猶大公耳困學紀聞云劉貢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今觀注引前書謂禿翁卽天公其謬甚矣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縟細者爲毳也)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說文曰悍勇也塞謂不通也)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鬭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杜預注左傳曰不以道取爲略)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爲聘幣壻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鬭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簂音吉悔反字或爲幗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氀毼(廣雅曰氀毼罽也氀音力于反毼音胡達反)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銜也)鍛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幷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乃託付也屬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畔爲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前書音義曰丁令匈奴別種也令音零)烏桓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偵覘也音丑政反)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簒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

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强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關在代郡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蓋當時權置也下兵馬掾亦同也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烏桓校尉於上谷甯城甯城縣名前書甯縣作寧史記甯城亦作寧寧甯兩字通也開營府幷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劉攽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字此下文降時亦無之緣下有乞字遂此誤有允也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

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慬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廆爲漢都尉廆音胡罪反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曄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烏桓遂圍曄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衆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峭音七笑反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蠟反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

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卽以柔爲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爲弓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豽音女滑反鼲音胡昆反貂鼲並鼠屬豽猴屬也故天下以爲名裘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常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肜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劉攽曰案驛當作譯見上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肜求自效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爲王滿頭爲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埶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以家二人爲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爲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也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得之也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宮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

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名屬代郡也)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爲率衆王其至鞬爲率衆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爲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爲數道攻南匈奴於曼柏(縣名屬五原郡也)奠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曅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羊財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曅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漱音所救反)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衆君陽嘉元年冬耿曅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廆率衆王侯咄歸等(○劉攽曰案魏志此衆字作將字言率將胡王等出塞後乃封爲率衆王侯長也)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爲率衆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曅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衆詔賜夫沈金印紫綬及縑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鞬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弃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歠音昌悅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

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
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
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
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
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
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
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
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
夏鮮卑寇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二
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
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
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
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
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
猾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
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周有獫狁蠻荊
之師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漢有闐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
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
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埶有可否故謀有得失
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
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
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
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私鑄鐵煑鹽者鈦左趾榷專也
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算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算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
義曰緡絲也所以貫錢故曰緡錢一算百二十也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
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繡衣
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杖斧分道逐捕也
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相車千秋為富
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
悔者也武帝時齊相主父偃諫伐匈奴之辭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
財富充實○劉攽曰案富字當作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
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
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
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
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
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
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
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
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蚧音
介搔音新到反埤蒼曰瘭音必燒反杜預注左傳曰疽猶惡創也方今郡縣盜賊尚
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
后棄慢書之詬詬恥也音許豆反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
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
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蹙國解見西域傳豈與蟲螘校寇
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
旰食乎旰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劉攽曰案文今當作令夫專
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
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
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
逆執事廝輿之卒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輿衆也有一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
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

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不入幕府。為士卒費。謹烽火。邊無失亡也。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衆。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是得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為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左傳曰。楚大夫薳啓疆對楚靈王曰。晉之事君。臣曰可矣。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元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子用反。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為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郡。射中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埶互彊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閒。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蹶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鮮卑傳野馬原羊○何焯校本原改羱

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歆魏志注中作欽

湯伐鬼方○臣德潛按此又誤以高宗為湯

各將數千騎奔還○數千通鑑作數十為是

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烏集魏志注中作烏侯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自序

宋宣城太守范曄

吾少嬾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憒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沈約云曄自序並實故存之

後漢書注補志序

梁剡令劉昭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繫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騑冠章車服贍列於是應譙纘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曆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卽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脩以濟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則偕泯雅言邃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尤解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藝文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煙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寔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曄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員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應寫襲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入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羣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曆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缺過乎榱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簣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纘緝理慙鉤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工孰曰文類比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覩兼鍾律之妙素揖校讎參曆筭之微有慙證辨星候秘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略時或有見頗邀傍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誚

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
書文字舛譌恐誤後學臣謹參括衆本旁據他書列
而辯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
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謹按
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
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已後至永
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黄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
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
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
漢紀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爲東觀漢紀
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
薛瑩作後漢紀一百卷泰始中祕書丞司馬彪始取
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
定東觀記爲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
書一百二十二卷祕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
城太守范曄盆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
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剡令劉昭者補成之
唐章懷太子賢詔集當時學者右庶子張太安洗馬
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革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
史藏諸周寶寧等同註范曄後漢書儀鳳初上之詔
付祕書省傳之至今靖洙悉取館閣諸本參校二年
九月校畢凡增五百一十二字損一百四十三字改
正四百一十一字

原任詹事臣浩謹言按范氏後漢書隋志云九十七卷唐志云九十二卷論贊五卷今論贊附於紀傳共九十卷蓋自唐章懷作注付祕書省傳之至今其篇第如此唐志又云賢注後漢書一百卷以紀傳中分上下卷者凡十也劉昭注補志三十卷陳振孫云本別爲一書至乾興初孫奭建議校勘補亡借闕館閣書目乃直以爲百二十卷今考經籍志云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氏本劉昭注則志之合於書亦不自奭始矣晁以道謂范書創爲后紀及采風俗通抱朴子詭譎事失史之體按呂后有紀見於前書不可謂創何焯云東京諸后臨朝者六范書自合史家之變未可譏也王喬左慈附見於方術原未予立傳又何譏焉陳氏又云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今考章懷注所引續漢書文多與志同其言足信然先范氏而有作者若劉珍之東觀記謝承薛瑩華嶠謝沈袁山松諸家之書張瑩之漢南記今無一存者而彪書之志以附於漢書而傳非其幸歟范氏原未嘗爲序卷目皆後人所定一志而分爲數帙一傳而並列數人皆非史氏之舊馬班可作當不謂然然作者便於編輯讀者便於檢稽不啻爲晉宋以後史書導之先路矣茲奉
勅校勘監本漶漫剝落有他本可據者釐而正之疑不可考者仍之刊誤諸家在景祐以前者間爲補綴自吳仁傑刊誤補遺而下有前人所未及發者亦分別采輯以備參考刊刻既竣臣浩復與同事諸臣詳審校勘錄爲後漢書考證若干條汲深而後知綆之短掃迅而後知葉之多爲悚爲慚罔知所措臣謹識

原任詹事臣陳浩庶子臣朱良裘侍讀臣齊召
南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原任編修臣
杭世駿檢討臣萬松齡恩貢生臣曾尚溶等奉
勅恭校刊